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五冊目次

莊渠先生遺書十二卷 （明）魏校撰 明嘉靖四十年王道行刻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苑洛集二十二卷 （明）韓邦奇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二二六

莊渠先生遺書十二卷

（明）魏校撰

明嘉靖四十年王道行刻本（四庫底本）

莊渠遺書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校欲行周禮
於後世、其說頗爲迂闊。所著六書精蘊、欲以古篆
改小篆、而所列古篆文多杜撰、尤爲紕繆。然校見
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
據亦具有根柢、無忝於儒者之言。其御札問經義
諸條、亦多精確。惟郊祀論一篇、謂見於經者獨有
南郊無北郊、而以社當地祇之祭。不知大司樂方
丘之文與圜丘相對、圜丘爲郊天、方丘爲祭地可
知。未聞祭社於澤中之方丘、且於夏日之至也。又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與燔柴於泰壇祭天之
文相對。皆北郊祭地之顯證。校乃引周禮陰祀用
黝牲、駁祭法祭地用騂犢爲附會。不知周禮禮記
不能強合、先儒辨之甚明。無庸橫相牽合、自生糾
結也。

莊渠魏先生遺書敘

他日讀書則常誦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之語不能休意謂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乃今讀莊渠魏先生集而衷考其行則先生蓋其人與先生

仕正德間當是時凶閹擅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媢意春秋左氏開元天寶間詩晉二王帖若唐顏魯公字書則已足夸示自矜重次者圍棋酌酒而已乃古人脩已以

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其先生資材既別志識夐異始爲南刑曹則思業乎其官覃精法理既而畢之尚友天下之士矣心經略游思宇宙凡丘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

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學于天地萬物其學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麋鹿之間則思其君處臺省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要不獨斅

納論思講說獻致即其寄懷贈荅書命問遺所以忠告善道陳誼責難謟翼匡捄靡所不用其極可謂切切偲偲斷斷侃侃通天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

稱殘闕斷爛不經之書繁其人矣先生綱分縷析發明聖人代天覆民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因而不革則天地可以位奠萬物各止其所而安且追

憾于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而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溝洫河渠之往跡轉漕都會之形勢車騎

馬步田牧之便利與否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胸懷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得窺其藩屏耶又病學者多言貿道虛文妨實嘗曰人

從開闢以来虛文日勝一日
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
由至道今須塞兑深根還濇
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斂停
畜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
其機只在此心操則存舍則

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
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精蘊
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閒
要不獨是正古文變易俗書
而已當是時
上方雅意稽古禮文正學之事

而時宰弗悅遂擠以歸悲夫
悲夫正直難容奸諂易合葢
呂惠卿章惇之徒更進而韓
忠獻富文忠諸公絀至如元
城涑水衆君子且目為邪等
奸彙而惟恐復用矣此又世
道升降之會國祚隆替之機

而豈人力之所能為也與不
然君子在位聲應氣求以類
而升陽內陰外彼其人才國
用禮教風俗寧至如後来之
汙下匱詘也與尚友前賢三

嘆隕涕他日舟過姑蘇解后太守王君問郡之故語及先生亟知慕重因託君爲余鈔寫一部君不鄙余委以序論將圖梓行余何人斯敢效斯役乃君侯崇正至意不穀私淑雅懷又不能已已遂論次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之平生歷履言行政事則先生入室弟子鄭君伯魯誄述備矣

嘉靖辛酉夏吉滁上後學胡松敘

莊渠先生遺書目録

第一卷

奏疏

講詳郊祀大禮疏

乞褒崇先聖疏

復姓疏

乞休疏 七章

患病不能面辭疏

經筵講章

康誥 二條

說命 一條 先生進講止二次此下二條乃其備稿也幷附錄之

孟子 一條

第二卷

講義 計十八條代桂文襄公作

發明心箴

進顏曾二章講義

皇極講義

御札問曰驛曰克

冬至進易卦月令講義

孟子講義 二條

大學講義 一條
論語講義 四條
列女傳講義 一條
內則講義 一條
御札問風霾
御札問禘祫
御札問禘祭祀天祀上帝
御札問思慮太多勵精太急

第三卷

書

復王濟美 二
與張常甫 二
與王純甫 十二
與查原博 一
與裴大典 一
答方時鳴 一
答周以發 一
與李一清 一
寄李立卿 六
與徐郡守朝儀 一
咨毛希東 二
與胡永清 十
與邵思抑 二
與俞子積 四
與張巡撫 一
與桂子實 二
與夏惇夫 二
復周充之 一
與尹令 一
答陳應和 一

答湛源明 一
答黃起亨 一
答胡郡守孝思 五
與高汝白 二
與金士惇 一
與霍渭先 三
與胡純 一
與郭尹 一
與唐虞佐 二
與錢元抑 一

與方思道　一
與徐用中　一
答程本虛　二
與顏惟賢　一
與陳宗獻　一
答黎世謙　一
答周道通　一
答聶郡守文蔚　四
答鄒謙之　三
答沈景明　一

答杭聘之　一
答呂仲木　五
與王直夫　二
與穆伯潛　一
與丘以義提學　一
與聞靜中　三

第四卷

簡書

答歐陽崇一　四
答薛僑　二
與顏禹錫　二
與李子庸　一
與李敎　一
答李明德　一
答利賓　一
答徐伯仁　一
答林相　三
與劉汝桷　一
與聞人提學　一
與黃汝玉　一

與沈一之　三
與鄭室夫　一
與應元忠　二
與王郡守克敬　二
慰費主事懋賢　一
與錢治徵　一
答唐應德　四
答馮用先　一
答方時舉　一
與彭通判　一

與邵子存 一
與王汝中 二
答歐陽崇道 一
答聶丹徒 一
與薛君采 一
復王道思 一
慰羅達夫 二
與陳原習 一
答王時行 一
答路賓陽 一
答鄧魯 二
與何子時 一
答甘欽采 一
答王長沙子正 一
答喻吳江時 一
答陳元誠 四
答張希虞 一
答王宗尹 二
與李司業汝立 一
與黃宗賢 一

與崔子鍾 二
與周行之 二
與郭水部 一
答熊悅之 一
與俞休 一
與王資穆 一
答林烈 一
答蘇駕部木 一
與唐音 一
與方叔賢 一

第五卷

說

體仁說
祠堂圖說
地理說
觀海說
參字應明說
寬字德裕說
顧壻芸字說
鄭壻若曾字說

從子希明字說
定余氏三子字說
贈唐一麐
第六卷
序
周禮沿革傳序
六書精蘊序
禮記纂言序
朱氏遺書序
廣東鄉試錄序 代考試官作
廣東鄉試錄後序 代考試官作
自京口入浙紀行
第七卷
譜牒
李氏統宗譜
第八卷
譜牒
李氏族屬譜 王氏錢氏二譜附
第九卷
公移

嶺南學政
第十卷
公移
河南學政
第十一卷
拾遺
書
與王純甫 四
與鄧魯別紙
與胡永清 四
與余子積 二
與夏惇夫 二
與邵思抑 六
與桂子實 一
與聞靜中 三
與吳德典 一
答潘希召 一
與張常甫 一
與蔡希淵 一
與崔子鍾 一

與徐子榮 二
與王時行 二
與梁仲用 一
與陳宗獻 一
與王誕敷 二
與徐子謙 一
與胡希曾 一
與毛黃門 一
與方時舉 一
與支孝先 一

與呂仲木 一
與鄒謙之 一
復徐曰仁 一
與楊實夫 一
與王天宇 一
與唐應德 三
與林勿欺別紙
答簡中丞 一
謝錢清戎 一
謝郭侍御 一

與徐郡守朝儀 一
與胡郡守孝思 四
與聶郡守文蔚 一
與王郡守克敬 一

第十二卷

拾遺

書

與嶺南社學師 一
與河南列郡守 一
答呂德 一

答韋懋賓 一
與陳克修 一
答王民熙 一
答曾太平 一
寄參姪 一
與楊尹仁甫 一
與吳德翼別紙
答金世龍推官 三
答俞獻可知縣 一
與王時行 一

與徐少叅 一
與利僉事賓 一
與顧禹錫 二
與聞靜中 一
與陸浚明 一
與陳子醇 一
答沈一之 二
與馬嘉定 一
答周舉人 一
復喻吳江 三

與王直夫 一
答宋尹 一
復王郡守子正 一
答吳長洲 一
答鄭希大 二
答林烈 二
與尹惟中 四
答蔡潤宗 一
答何子時 一
與王綸 一

與鄭壻若曾 二
與周士淹 四
寄從子希哲 三

奏疏　　　　門壻歸有光校正

講詳郊祀大禮疏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臣魏校謹

奏爲昧死應

詔陳言講詳郊祀大禮事臣聞禮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祭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昔我

太祖高皇帝祀

天圜丘祀

地方丘厥後合祀於南郊遂爲定制其心必大有不安者矣是故不憚變古肆我

皇上以上下之分陰陽之義將復

太祖初制改定厥制其心亦必大有不安者矣是故不憚變

祖然則如之何而心乃安曰心天心也空空無我精義入神而毋容私焉合乎天心則心乃安今

聖制前定斷以不疑而猶詢群臣親降

綸綍俾各陳所見聞蓋欲如帝舜之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武王之汝則有大疑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也臣愚不佞既弗能曲學阿世亦罔敢面從退言竊念先王制禮宮室也主中霤冕服也尊黼黻飲食也尚玄酒大羹皆莫能忘其始矧

太祖實始開創我

國家一旦聞議變

祖戚戚痛傷厥心口囁嚅弗忍發默而勿言乎又念三代而下聖人之心學不明儒以訓詁溺心而六經成糟粕歷代每有制作則諸儒持論各挾勝心寧悖經而弗敢悖傳記寧違先聖而弗敢違其經師名爲聚訟世又下衰文獻通考復掇諸儒糟粕成書賊心目塞天聰明弊也久矣

天挺

皇上志欲度越古今一則若稽先王二則若稽先王惜乎群臣未能因心以廣治酌古而通諸今日我

皇上之

詔行親蠶於北郊也乃舉千百年之曠典而群臣弗能推明周禮使我

皇上之慊於志而但引用文獻通考襲漢魏之舊儀若應故事者臣誠惜之欲舉周禮開廣

聖心會得痟首之疾弗果今玆
郊祀大禮臣愚過慮誠恐群臣不深惟聖經之醇
祖訓之重詳究制作本旨洞達幽明而輕易變易旣非
先王之典而徒取
祖宗成法紛更之則我
皇上之心滋有大不安者矣惟我
皇上之更定
郊祀何心也惕然動於中惟欲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
也乃天心也
皇天后土實鑒此心
祖宗在天之靈實鑒此心非敢愜小

祖宗制度也非敢示天下爲美觀自作則也
天地
祖宗實鑒知之臣旣推原我
皇上之心復述臣一人前後所見異同著爲
郊祀論二篇以開明我
皇上之心務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改之而心安改之可也改之而心未安
弗改可也謹寫成二本一乞留備

御覽一下禮部看詳臣不勝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奏
聞伏候
勅旨、

郊祀論上

臣少有志古禮常論郊祀其言曰天地分祭合祭
之議久矣愚請折諸孔子孔子贊易曰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在禮曰郊社禘嘗尊無二上巍巍上帝
與皇地示並列旣非所以尊天蕩蕩皇地示猷於
上帝而不得獨全其尊又豈所以尊地哉雖然孔
子贊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在

禮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宜若可以合祀然夫天地
絪縕以氣化也男女媾精以形化也上帝皇地示
之尊豈若父母之夫婦胖合邪或疑分祀天地周
禮文繁也夏殷而上其禮簡質今無所於稽安知
其不合祀哉夫唐虞秩宗典三禮周禮大宗伯掌建
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先後一
揆夫天地合祀則瀆矣臣昔所論著云爾嘗語友人
李承勳莫能難也而戒臣持論太早自信太過言
若逆臣耳者厥後臣學頗進益知義理無窮不敢

傲然自賢又從而考諸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伯雨師皆序天神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皆序地示也初未嘗言皇地示考諸尚書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祀天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社稷也亦未嘗及皇地示湯之伐夏也昭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亦未嘗及皇地示臣又徧考傳記曰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且郊特牲而

社稷太牢於郊曰大報焉於社曰美報焉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曰郊以明天道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則曰社以神地道而終之曰尊天而親地也亦皆不言皇地示周禮封人設王社壝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古人造字地土也社土示也諸儒釋社曰五土之神故以社爲小而欲別立北郊祭地以對南郊祀天其言無所考證且五土者各止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言也后土者總大地全體而言也乃知皇地示即后土異稱如昊天上帝一稱天皇大帝也其名本出緯書而禮家

因以南北二郊對此亦緯書而禮家引之以釋經傳耳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說者誤解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此南北郊之議所自出也不知聖經總言神祇各以類應故曰天

神皆降地示皆出求天神當於陽生求地示當於陰生凡神皆壇其象圜凡示皆坎其象方經又言凡祀神示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亦泛言陰陽感格之道非專謂冬至夏至日也以經考之六經皆無南北郊惟此一章又出於諸儒之誤訓其不足徵也明矣況大司樂分樂之言後世皆莫能曉其義止當闕疑闕殆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祭法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凡傳記言南北郊者亦惟此一章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今槩

言騈犢附會顯然以經正傳之訛則言南北郊者
無足徵矣復請折諸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
帝也朱子釋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省文胡
氏又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後世不當崇
地抗天周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祭社稷而別無地
示四圭有邸舞雲門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祭地
而別無祭社則以郊對社可知矣臣所考郊祀禮
制聖經賢傳皆可徵但禮必有義臣求之而未得
也虛中以俟之盖學不可以不思而思之道貴乎
切近貴乎優游不可強迫也其後臣學鞭辟近裏
天聽明若有開者始悟人稱上天下地者皆猶名
言未造實際者也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
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魂魄后土亦
我體魄之大者耳人之靈安得有二也故楊震謂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而程子曰天地無二知淵哉
言也豈惟天地一體人與天地亦渾然同體形骸
雖各間隔而一氣相貫通人但知軀殼內是吾身
而不知通宇宙是吾身故好名好勝作好作惡種
種私妄緣軀殼生若天地萬物一體則能廓然無
我痒痾疾痛舉切吾身矣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

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大不可惟心無對上
帝至尊豈有對邪
聖質高明試以臣言默加體驗將洞然貫天人矣地不
可與天對夏至亦不可與冬至對聖人扶陽抑陰
一陽之始生也聖人重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若有對則是復見天心姤見地心也貞下起元
在一歲冬至子月爲復在一日夜半子時爲復在
人心靜中養出生生善端也是故聖人之學在求
仁而求仁之功在主靜今夫制律者候黃鍾治曆
者正日纏皆始於冬至也臣今所見如此昔者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以爲非也今臣生
四十八年矣尚覬有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
視昔乎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聖人之心其愼重也如是
矧我
皇上孝子慈孫之心哉臣不肖又安敢縱言及於禮哉

郊祀論下

臣昔嘗論日月不當配天其言曰按禮家謂郊祀
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

以爲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復立之郊以萃之是曰合渙之道今曰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乎報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於東月生於西王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日月則無取於斯義矣旣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重祖也 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於郊其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又祀百神也禋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薦於上帝百神則分遣乎群臣曷爲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爲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漫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嚴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淆矣且郊之日庶民猶弗命而聽上刻群臣

乎今惟主祭者專一而群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 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禋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爲二而祭之於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於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人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況配天必以祖以其功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則非天胤曷爲豐昵哉 臣又嘗論五帝之祀非古其言曰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凡祭祀之聯事皆首言五帝大神大示亦如之是蓋文誤否則諸侯去籍後所增也禮家謂東方蒼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與昊天上帝爲六夫天人一理民無二王孰謂天有六帝乎槪自周之末造諸侯僭天子位在

藩臣而臚於郊祀然猶不敢盡同天王故魯郊祈穀實祀蒼帝秦作西畤實祀白帝其後增畤以祀黃帝赤帝青帝蓋閔諸國僭禮而并祠之憫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志矣是時北方諸侯無僭郊者故闕黑帝漢高曰是待我也乃備五帝之祀諸儒莫知其源流故議論紛如也臣昔所論著云爾厥後考求

國家典故見我

太祖論及

大祀甚嚴必有精意默感者則戰慄不敢發口孔子戒學者毋輕議禮臣自後不敢輕言臣今所言者亦禮之文也非本也

皇上所言修德法

祖親賢愛民禮之本也

皇上則既知之矣臣復何言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我

皇上篤行之耳乃若禋祀之義臣請爲

皇上詳言之古之祀天也以器則陶匏以席則藁秸以牲則特以位則不壇掃地而祭是何心也誠以昊天罔極顧萬物莫可報之故略吾外心而竭吾內

心是曰精誠之極非祭時發之也乃積之於平時也其心平時恒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吾一人肆於民上昔者禹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吾飲食菲矣特牲而心安吾衣服惡矣陶匏藁秸而心安吾宮室卑矣掃地而心安其或志不在民厚自奉養也而薄於天心其安乎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臣敢稽首以獻

乞褒崇先聖疏

爲褒崇先聖事臣惟孔子以布衣爲百王宗師歷代崇德報功固已漸次併舉

國朝尤爲加隆尚有千古闕典未及舉行端有待於

陛下也昔者周封微子於宋以奉殷後孔子繫宋子孫自正考父適魯始爲魯人孔子周流四方而遂旅居魯晚年惓惓二國不忘者以魯父母之邦而宋其祖宗根本之地也魯於今爲曲阜縣孔氏子孫家焉宋於今爲歸德州臣所至考按圖志始知微子廟尚存嘗有孔還鄉莫能紀其世矣漢梅福請封孔子後以奉殷祀不報後世褒封爲衍聖公宋亂從高宗渡江建家廟於衢遂分爲南北二

宗北宗在曲阜者
太祖俾襲封衍聖公南宗在衢者守臣建言
孝宗官爲世襲五經博士誠以先聖子孫所居故
國家致其隆厚於先聖祖宗所自出之處乃獨未有
表章之者臣所謂千古之闕典端有待於
陛下也昔者宋儒朱子居於建寧而其先徽人也
國朝以其講道有功集諸儒之大成故兩處皆霑
恩典況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垂憲萬世有天下者凡
可以崇德報功尤當無所不用其極伏乞
陛下深惟先聖道配天地亘古及今特

勅禮部表章選孔氏子孫賢者一人來歸宋之故墟援
衢之例官爲世襲五經博士建立家廟俾世守之
因守視微子之廟以歲時往省殷湯之陵庶幾有
以上慰先聖在天之靈千百年闕典
陛下一旦舉行實可以作則萬世也
陛下天挺英資臣因奏事敢有所獻竊惟古之帝王務
學必務求師伏願
陛下能自得師於千古以孔子爲宗萬幾之暇莊誦孔
子遺訓毋若書生章句講說每讀一言儼如親聽
聖教務求反之於身曰朕何以能若是乎其所告

誠則曰朕得無有是乎察之念慮之微驗之政事
之著曰朕之所爲有合於聖訓否乎以
陛下之聰睿循此用功日慎一日則孔子之道
陛下親得其傳矣孔子之道何道也堯舜相傳之道也
陛下爲堯舜之君則天下之窮民皆將鼓舞而樂堯舜
之澤臣不勝大願緣係褒崇先聖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顓差承差　齎捧奏
聞伏候
勅旨

復姓疏

爲復姓事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陛下以孝治天下臣生斯時敢忘本始臣故李姓高祖
恕刲股救母鄉人稱爲莊渠李孝子娶高祖母金
氏生臣曾祖琳兄弟四人於行爲二魏士珣之妻
與高祖母兄弟也無子養琳爲子因改姓魏高祖
李恕係長洲縣二十二都十一啚魏士珣係崑山
縣三保三十二啚兩家
國初洪武各占民籍至今曾祖琳寬厚有德長者實
始昌大厥家魏氏遂爲士族士珣夫婦甚賴之後
庶出有子曾祖亦不復歸宗子孫居於崑山易世

之後迷所自出因與崑山李姓爲婚厥後宗兄李
方始大合族爲譜族之人曉然咸知尊祖敬宗臣
父封主事奎雅意復姓弗果臣登進士歷官中外
從弟庠由太學入官皆有籍於
朝不敢輕改臣敢追述先志爰具家世源流上達
天聽乞
勑吏部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是實具奏改正貼黄戶部
改附冊籍庶幾子孫相承不昧本原爲此具本差
家人魏悅齋捧奏
聞伏候
勑旨

乞休疏一

爲乞
恩休致以保名節以延壽命事臣昔官南京刑部正
德九年欽蒙召爲兵部職方郎中臣以患病再疏
乞
恩放回原籍調治正德十五年欽陞前職越明年夏
勑書及門適當
陛下龍飛之始臣不自度其不肖黽勉赴官教無根原
事無漸次疾惡過甚獎善太輕不能宣揚
陛下之風教嘉靖二年五月初十日臣父封主事魏奎
不幸在家病故萬里阻隔至六月二十七日臣始
聞訃匍匐奔喪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不可復贖臣
今免喪居常自念士之立身惟忠與孝臣今無可
用力以報臣父惟有致命庶幾以報吾
君耳柰臣稟氣甚薄自少多病兢業自持僅保無事少
有縱肆疾病交攻殆者數矣天常扶持而全安之
臣於病中默觀天人之際凡所以誘臣之衷而啓
其爲善警臣之躬而禁其爲惡者蓋無所不至臣
實弗克勤德慢天棄天及遭大故又弗克自怨自

艾立堅固志用勇猛功而乃過求安逸揆厥所由
皆因心無定主一念之善暫或順天隨復汩没一
念之惡固已逆天又復浸淫是故善日以消惡日
以積天始絶意於臣數降臣以災疾也心者神明
之主百病之所由生也致病惟心治病惟心臣昧
於心學弗克奠安天君十二官交失其職百邪侵
焉目眩而損其明耳鳴而壅其聰風寒外襲則戟
防痰喉飲食内傷則洞泄下迫此其顯發之證也
乃若伏藏之證尚多有之臣每回光返照内自五
臟六腑外達於四肢百骸無一而不受病者非天

絶臣臣自絶於天耳天之所棄人亦棄之至於過
惡上
聞
皇恩浩大曲加優容不忍揖棄臣感
恩圖報罔當死生以之但臣元氣多耗神爽易揺扶
復知進而不知退則必決其性命之情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臣自不能謹疾保身恒以死生存亡
為慮其語近於不祥豈宜上塵
聖聽竊嘗聞之人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
陛下天地父母也故臣有疾痛勞苦籲而陳之

陛下以自乞其不肖之身伏乞
陛下憫臣多病察臣不才特
勑吏部容臣休致庶幾保完名節優游以延其天年臣
未死之前尚當肄習古禮詠歌古詩以少助
陛下太平之化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為此具本差家
人魏悦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乞休疏二

為乞
恩休致以保餘生事臣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嘉靖
二年五月初十日臣父不幸在家病故至六月二
十七日臣始聞訃匍匐奔還原籍守制嘉靖四年
九月終服闋臣該赴部聽用因患虚怯等證抱病
踰年不能起復至
京一瞻
天日之表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吏部急字八
百六十八號文憑一道復除今職竊念臣斗筲庸
才已試罔效蒲柳弱質因病早衰自遭憂患以來
病久成痼

聖恩浩大起臣於閒廢之中再加任使臣當竭力圖報
死生以之柰臣血氣已憊精神已虧風寒外襲則
軟肺痿喉濕熱内攻則洞泄下迫耳鳴目眩鼻衂
齒齲此其顯發之證也臣每静中澄神黙照内自
五臟六腑外達九竅百骸無一不受病者莫大之
患可畏之釁伏而將發念之可為寒心從容燕養
訪求醫藥自輔尚可保全餘齡若更奔走於宦途
勞瘁於戎事必至摧喪其生矣伏乞
聖明廣天地生生之德不忍一物失所憫臣多病察臣
不才特

勅吏部容臣閒住俾得盡其天年
陛下聖德龍飛方舉堯舜之政臣幸得爲堯舜之民與
康衢擊壤之童叟共樂太平臣不勝大願爲此具
本差家人魏悅齎捧奏
聞伏候
勅旨

乞休疏三

爲懇乞
天恩保全衰病事臣昔任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丁父憂服闋嘉靖六年正月内復除江西按察司

副使整飭贛州兵備臣病甚不能赴官奏蒙
聖恩欽准致仕本年十二月初四日接到吏部急字九
百六十四號文憑一道復除今職踈遠小臣一歲
之中再蒙
陛下收用憫臣不堪戎務既曲賜於保全念臣嘗司文
衡復改授以新
命臣感
恩思奮義激於中誓將捐軀報
國柰臣受病深痼蘊積有年心火上炎腎水下滲因
循弗治則陰陽不相爲用幾於廢人驟而治之又
恐元氣愈剝幸蒙寛
恩得以優游田里正欲尋訪醫藥考求病源未及施
治而
恩命忽降自天臣孱然病軀遂起奔走從事内搖其
精外勞其形豈惟舊疾彌增必且變生他證
陛下雖欲惠養生活之不可得已况臣昔者典學嶺南
祗奉
勅諭思以崇正學迪正道於一方躬行弗逮學無本原
教無等節疾惡太過獎善太輕怨謗叢於身大
貽斯文之玷

陛下明見萬里容臣事雖有過心本無他復有中州典
學之命臣自揣不稱人其謂何已試罔功再
命祗辱伏乞
陛下廓天地生生之德爲臣造命特
勅吏部容臣仍舊致仕安分自守頤養天眞臣幸而生
全於堯舜之世當與擊壤父老共歌太平私效華
封之祝臣愚不勝惓惓爲此具本顚差家人魏悅
齎捧奏
聞伏候
勅旨

乞休疏四

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消天變事臣聞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今
天地降災沴以警動我
國家譬則父母譴怒發於聲色也
陛下恐懼修省躬禱於
南郊正如人子負罪引慝祗栽以見父母也前期微雨
灑塵庶幾父母之悅懌矣及禱之日風乃大作雲
散而收似父母之怒猶有未解者陽亢巳極雨澤
徂期飛蝗蔽天赤地千里其勢且復見矣以

陛下之精誠豈宜有是臣嘗反覆思之竊以爲致今日
之災者良由群臣不能皆以
陛下之心爲心獨使
至尊焦勞而上下情志否隔也今欲體
天地交泰之道以和召和則莫若親接群臣使之各舉
其職有事皆得面陳欲群臣各舉其職則莫若精
擇其人進賢而退不肖臣備員理官猥從九卿之
後既弗能寛大仁厚務持天下之平又弗能忠讜
直諒極言天下之事不肖之當黜無以踰臣詩云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臣誠有之不敢逃罪伏望
聖明早
賜罷黜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乞休疏五

爲患病不能供職乞以原職放歸事伏蒙
聖恩陞臣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聞
命自天俯僂在地瞻仰
覲闕病不能興竊念臣八月十九日執事於
山川壇感冒風寒翕翕躁熱臣以元氣之虛也不敢
用藥發散靜以鎮之浹旬而愈遂出
朝參無何復感風寒視前稍重臣靜以鎮之如初再

浹旬而愈十月初二日臣執事於
悼靈皇后陵積傷勞倦夾以感觸寒邪身發壯熱委頓
而歸臣愚執德不堅輕信庸醫不求真病源不察
合色脈拘執偏方用藥發散太過邪氣脱若去體
而元氣索然不絶如綫坐令輕病變重重病變危
呻吟床笫間萬念俱巳灰冷惟報
國一念炯然如丹而筋力不堪馳驅矣方將上疏
請乞骸骨而
寵命忽臨委臣以象譯之事崇臣以禮樂之司臣感戴
之深固巳刻骨忠誠所激誓將捐軀奈何力不從

心病勢反覆沉痼調理弗痊伏乞
聖慈憫臣蒲柳之質察臣樗櫟之材特
勑吏部容臣以原職放回原籍休致俾得從容燕養保
全其天年是迺續臣命於天也臣不勝大願爲此
具本令家人魏悦抱齎奏
聞伏候
勑旨

乞休疏六

爲多病懇求休致以保餘生事臣昔冬傷於寒汗
之過劑發泄真氣太多主蟄封藏不固今春氣升

無以爲發生之本上盛下虛罷極易乏風氣乘於
顛病從俞入遂得痛首之疾久而下今滯於中焦
脾土受傷轉輸失職飲食雖納不能運化滯而生
痰風痰黏絆腸胃之間兀兀欲吐發而爲眩運立
則欲僵坐則欲偃以病在首者數矣進受火氣炎
上痰飲迷漫心包絡間恍惚善忘甚則憒憒不省
人事靜自思惟勢難久生嗟臣之甫弱冠也慨然
有懷唐虞何幸斯
今躬逢堯舜在上遠泝精一之傳臣不幸乃抱狗馬
病不獲隨麟鳳之在郊寒谷自隔於陽春靡草獨

枯於盛夏詎非命耶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父母
之慈也惟憂厥疾伏願
聖明廓天地包容之量推父母愍念之恩特
勑吏部放臣致仕俾得生還故鄉狐正丘首儻未即死
尚得以沐浴膏澤咏歌太平以續康衢擊壤之謠
也臣下情不勝哀懇之至爲此具本令家人魏悦
抱齎奏
聞伏候
勑旨

乞休疏七

爲病困再乞
大恩放回休致以保餘生事臣以多病上疏乞骸骨生
還荷蒙
天恩不忍指棄臣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病小愈即詣
闕祗謝供職不料觸冒暑熱忽爾霍亂陰陽不得升
降氣絶復甦既而嘔逆上吐暴江下迫病勢雖少
殺而形氣若脫腹枵然空矣良以時值赫曦大火
熾然若蒸而臣內有濕熱相火合而成病故其勢
熛悍可畏今死生尚未敢知幸而不死非靜養數
年決不能完復也古語有之曰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
臣之病力氣奄奄若存若亡呼天天高弗聞呼父
母父母遠誰爲之恤肆惟我
皇在上克寬克仁其於群臣蓋之如天勤而撫之若父
母臣敢暫息呻吟籲於
陛下之前伏乞
聖慈憫臣沉痾之疾察臣危迫之情曲賜保全放臣休
致俾得生還故鄕從容蒸養以保全其天年皆
陛下大造之恩也臣不勝至願爲此具本專差家人魏
悅齋捧奏

聞伏候
勑旨
患病不能一面辭疏
爲患病不能
面辭事臣家
天地大德賜臣骸骨生還時值天暑可靜而不可動未
敢就塗今將遠離思欲一瞻
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隨擊壤父老謳歌太平不料
臣病憊甚首顫目昏身弱足痿不能詣
闕
面辭特令家人扶掖下階遥望
闕門叩首致謝逌邇輿病而行尚賴
陛下之福生還故鄕雖不敢獻野人之芹尚當私效封
人之祝爲此具本令家人魏悅抱齎奏
聞伏候
勑旨
經筵講章
康誥講章一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
命作新民

這是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事而擧新民以終之
已是語將盡而意未盡之詞乃是汝服是事弘是
廣應是和武王告康叔先發嘆詞纔說道汝年雖
小而責甚重今日至難化者殷民然民心不和實
由君德未廣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使包涵徧覆
如天地之大則殷民誰不鼓舞相慶如依父母之
安乎是能輔助我一人以安宅天命而作新民心
矣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既安則天命自安民之
視效在君君德既新而後民德可新也是知天命
係乎民心民心係乎君德而君德又係乎臣下之

文修故武王於康叔一則望其弘王二則望其助
王也夫武王聖人何待於康叔之弘與助而諄諄
命之者聖不自聖弗自用而用人也臣嘗論之明
德新民乃武王全體大用之學是學也武王得之
於文王文王得之於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此帝堯全體大用之學也武王論新民必曰
惟弘王論明德必曰弘於天益之贊堯首曰帝德
廣運孔子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帝王法天者
也此心不能弘大便與天不相似豈復有全體大

用之學哉我
皇上聰明天縱有聖人之資莊敬日強有聖人之志宜
乎
上帝用休下民祇若以享聖人之治矣然而未盡然者
其故何哉臣愚願我
皇上深念保天命在安人心安人心在修
聖德修
聖德又在恢弘
聖心廓然太公如天之無私覆如地之無私載如日月
之無私照虛以受人則萬善咸備謙以受益則萬

福攸同豈惟成堯舜文武之德又將享堯舜文武
之壽所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再於
今日身親見之矣四海蒼生不勝欣願之至

康誥講章二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這是武王告康叔以敬慎刑罰的道理嗚呼是先
嘆息封是呼康叔的名皆所以警動其心而使之
聽也敬明乃罰這一句是綱人有小罪以下這幾

句是目眚是不知誤犯終是[illegible]故犯式爾是有
意爲之災是不幸適爾[illegible]這都是分別
其情之輕重也刑罰本[illegible]不盡心必須
以敬爲主事事務要推[illegible]情真罪當乃
可加刑但立法有經常用法有權變方能盡得人
情且如有人犯著小罪的論法雖輕推究其情不
是誤犯乃是故犯非人作孽乃自作孽公然出於
有心這等人姦惡可惡最能敗常亂俗不可不殺
之以示懲戒此即帝舜之刑故無小也又如有人
犯著大罪的論法雖重推究其情不是故犯乃是

誤犯非自作孽乃天降災偶然出於無心及到官府又能輸情服罪這等人皆愚可矜宜從寬恤而不可殺之此即帝舜之宥過無大也是知凡欲定罪必須得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若欲明理必須存心故武王提出箇敬字來說舜典所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正此意也臣嘗考之皐陶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可見人君用刑只是代天行道人臣問刑又是代君行道固不當有私惡亦不當有私好必須大公至正合得民心方纔合得天心仰惟

皇上事

天如事

親時時對越愛民如愛子念念哀憐更願以公平廣大之心布愷悌慈祥之政戒法吏之深刻而重循良刪法令之繁苛而務寬大使春生之德每行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常溢乎陰慘之外和氣充塞

國祚靈長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臣愚不勝惓惓

。。說命講章八（先生進講止二次此下二條乃其備稿也幷附錄之）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這是商書說命篇傅說戒高宗法天以治民的言語天是上天聖字指人君說憲字解做法字傅說說道天高高在上未嘗有耳以聽凡世間的事無一件不聞得未嘗有目以視凡世間的事無一件不見得此無他只是一箇至公無私而已人君爲天之子凡事皆取法於天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悉體天而行亦出於至公無私則人君聰明與天爲一矣欽若是敬順從又是順治人君旣能法天聰明

出於公則群臣必體此心自然同寅協恭而祗承於帝百姓必體此心自然心悅誠服而從欲以治矣羞是羞辱甲胄是兵器戎是兵衣裳是五等章服干戈是兵器傅說又說人的言語所以文身本不起羞但出得輕易則未免反起羞辱人的甲胄所以衛身本不起戎但動得輕易則未免反興禍亂此二者雖以爲己要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要當謹於篋笥不可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要當嚴於自治不可有所輕動此二者雖以加人要當審其用於己也允是信休

是美傳說又說言語甲冑衣裳干戈這四件是法
天聰明的條目王惟戒此四者之患篤信於此使
心不蔽於私而能明焉則言動賞罰各得其當朝
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傅說以此
告高宗可謂善於責難而得相道者與臣嘗考之
皐陶陳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武王誓師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知帝王致治無非
法天以順人心耳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而聖不自居德業日新而心若未至誠
真欲追古帝王之盛非徒慕高宗中興而已也尤

願時味高宗之言勑天之命始終此心聲爲律而
身爲度刑當罪而賞當功則與天合德而覆幬之
下罔有不尊親者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惟
聖明留意焉

孟子講章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
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
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心學精密洞察天理人欲之幾微故隨事剖
判天理在一邊人欲在一邊以决取舍同一罷兵
息民也若人臣以利開導君心從人欲那邊則其
害至於喪邦人臣以仁義開導君心從天理這邊

則其效至於興邦句句皆是實事非空言也後世
讀之者乃只作一場話說在紙上講求皆知重仁
義而輕利及到事上理會却顧利而不顧仁義故
臣嘗謂三代而上是天理世界三代而下是人欲
世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爲利害所
昏則皆棄其天性舉世滔滔也自非聰明睿知如
我
皇上之達天德安能救此陷溺之人心哉何以知
皇上之達天德也臣因明倫一事而知之昔我
皇上入繼大統群臣咸請不得復顧私親是天下爲重

天性爲輕也是未免於懷利去仁義以事親也
聖心不安至欲歸藩以養
聖母是誠何心也大舜惟欲順父母視棄天下若敝蹝之心也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故萬世綱常卒賴
皇上而大定昔之議禮者亦皆悔悟感歎跂望
皇上與之更始一事若此推之事事皆然都要辨别箇天理人欲去利而惟仁義是從則何三代之不可復也惜乎有君無臣每議一事輙顧忌利害之私而反以仁義爲迂闊使我
皇上天德不克施於政事之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

以扶持宇宙者在是所以鎮安生民者在是利人之私也人各私其私中國所以爲夷狄人類所以爲禽獸也惟願
皇上爲世道作主更博求同心同德之人光輔太平但今專以科舉取士資格用人多是貪戀爵禄口談仁義實則利害根著於心必須多方訪求不次拔擢乃可以得真才也先儒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更願
皇上内省心術之微一念動處察其公於天下邪私爲一身邪公於天下者此天理也順而充之私於一身者此人欲也逆而遏之復察群臣之心術觀其發言行事志在天下國家與或專爲身謀與志在天下國家者必君子也任之勿貳專爲身謀者必小人也去之勿疑又有託爲名高而實懷利者此則小人之尤去之尤不可不速者也但願
皇上之心常與上帝合群臣之心咸與
皇上合則於行王道也何有臣愚不勝惓惓敬誦所聞以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一

門壻歸有光校正

講義 計十八條代桂文襄公作

發明心箴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也久矣

陛下始孳孳講求理學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大慶敢提劄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

體皆守位聽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緊要若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豈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只要常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臣又聞之古人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沉潛蘊畜全在內裏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則厚而有力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願

陛下體而行之臣他日更提四箴之要與此互相發明

御製十六字箴

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希聖君子勗哉勿僞

進顏曾二章講義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顏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緊些又反失之顏子真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臣願

陛下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茲在茲真箇去做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有進處便是顏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

言語文字上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驕慾
氣不得謂之志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顏子初用功
未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
功臣願
陛下立志如天之高循序用功如地之實只守夫子之
教纔得用功不差
博文是要開明此心若徒尋章摘句未免支離破
碎反自窒塞聰明講官解說數行啓沃亦少願

陛下親讀聖人之經將緊要處就自己身上體貼玩味
務要依他踐行暇時觀史惟於治亂興亡大處留
意不宜多記損心有得有疑因召輔臣講官從容
●顧問大臣有事當親召對必令稱古先聖王所行
爲今準則特勑公卿舉海內賢者於朝
陛下與之相親講明聖學久之胸中豁然大明矣
約禮是要防制此心
陛下崇高極矣富貴極矣可欲滿前此心易得自肆臣
願
陛下以禮制心恭敬撙節退讓而毋敢或驕視聽言動

都就規矩準繩上行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與夫
暬御之人都立有品節限制少有過差大臣匡拂
言官抹正不憚速改初雖矯揉久漸純熟矣周禮
天官一籍最是周公格王精義後世人主私意不
便皆莫能行天將有待
陛下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不差第二又怕間斷顏子
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皆時想

像聖人道理無處捉摸令分明確實昭昭就在眼
前而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
道理在我矣夫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臣願
陛下優柔厭飫以禮義養心篤信之深必能篤好篤好
之深必能篤行功夫常接續而不間斷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
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繁因示以總要處
吾心渾然一理是箇統宗會元日用萬事都只從

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
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悟於心不覺其
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至言亦
只作一場話說而已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而
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理
因擧下學功夫以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
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

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
懇篤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間隔使道理常得流
通一箇忠做出千萬箇恕來及到純熟便是一以
貫之也 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子一以貫
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
陛下一日萬幾若只於零碎上用功而不知有總會的
道理殆不勝其難且繁而與造化聖人不相似矣
臣願
陛下常存一箇實心推之千般萬般政事都要以公減
私且如愛己則切愛人則緩此是私意間隔必須

推那愛己的心去愛他人必不肯咈百姓以從己
之欲矣責人則明責己則昏此是私意間隔必須
反那責人的心來責自己必能有言逆於汝心而
求諸道矣此乃聖門仁術也

總論

臣惟孔子萬世帝王宗師顔曾二子親學聖人而
得其宗者也其功夫皆同曰誠而已矣
陛下所謂萠哉勿僞可謂深契顔曾之心夫於穆不已
天也至誠無妄聖也誠信不欺賢也故曰賢希聖
聖希天若何謂之無僞但求實踐不務空言其必

爲善如渴思飮如饑思食其必不爲惡如寒畏氷
如熱畏湯此之謂無僞口說身不行昭昭則修節
其爲善惟恐人不知冥冥則惰行其爲不善惟恐
人知如金濇鐵如粟雜秕此之謂有僞
陛下中心不欺君德脩矣更須鑒別羣臣辨其孰誠孰
僞以此而示好惡以此而定取舍則臣德亦脩矣
伊尹所謂咸有一德也夫百官亦衆矣
陛下豈能人人而察之宜法乾坤易簡之理首鑒別三
四輔臣又與輔臣鑒別六七大臣使大臣各鑒別
其僚屬責以訪求海內人才引進忠良去邪佞

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今君臣勢隔情不
相通
陛下亦何由鑒別宜體天地交泰之道尊禮輔臣置諸
左右朝夕納誨宣召大臣訪以政事夫召見猶有
時請復
祖宗舊制特許大臣有事請見詣左順門報名召入便
殿從容面相可否則大臣進見無時彌得相親矣
次及侍從臺諫外暨監司郡守或不時召問以得
論咨訪不惟可察群臣忠邪
陛下亦得以周知天下之故矣臣又恐
天威嚴重群臣一時震怖失容有懷莫吐伏願
陛下假以溫顏略去形迹使人人皆得自盡此我
太祖所謂君臣同遊堯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之道也
臣愚惓惓發明皆古帝王聖賢心法伏惟
聖明採納見諸躬行天下幸甚

皇極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洛書九數五居中央參天兩地而成五數之統會
也在天下則王居中央在一身則心居中央故禹
陳九疇配以皇極道之統會也皇建其有極者天
下惟君最尊惟道理最大君不能盡道道理天下
何所宗名雖至尊實與凡庶何異故周公曰其惟
王位在德元必須君心略無偏邪行出來的事事
盡善大中至正更無以加與天下做箇樣子易所
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論語所謂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五福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天道所
以佑善也人君所行不善天弗降福於其身豈能
福及天下皇極之君克享天心一身全備五福又
推以福天下之民體天行道善則以福錫之勸民
為善惟時厥庶民都趨向這道理又與君保守這
道理皇極之君德尊位隆又有福善大權故能鼓
舞天下無一人不為善則亦無一人不受福詩所
謂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無位者人在上有位者淫朋比德皆所
謂私意偏見道本天下公理人惟各有私心相與
阿其所好結成朋黨自昔人君深惡朋黨而欲去

之忿疾愈甚交結愈深雖震以雷霆之威而不能
去今能使庶民無有淫朋群臣無有比德朋黨不
待禁而自消惟在人君建立大中至正之道有以
深服人心易所謂渙其群禮所謂一道德而同風
俗也君心若有偏邪身先自陷於黨邪人迎合附
和眞爲朋黨者不能覺悟反猜疑正人以爲朋黨
天下之禍從此始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皇極之君以盛德居尊位人仰之如天之不可階
而升必須廣大包容俯而就之如天之下覆萬物
方能委曲成就人才庶民之中有猷有爲有守此
乃中人以上之資人君固當常念在心不合於極
亦不陷於咎此中人之資人君亦當受之而不可
棄諸度外棄則流於惡矣人才造就得成見於貌
而有安和之色發於言而有好德之誠人君那時
錫之以福則是人歸於皇極甚速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未必無一長可取不可慢易

凌忽之使其有言不能自達情不得伸伊尹所謂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高明大
臣之有才望者亦安能無事盡善不可嚴憚顧忌
而不戒之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人君之心當平
如秤不得偏有輕重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國家所賴惟在賢才群臣之中有能有爲者其才
固可用矣人君更須鼓舞作興使進其行則才德

兼全必能保我子孫黎民國家自然隆盛若有才
而無德心術不良用之多生事喜功反敗壞國家
元氣矣人君代天養民凡厥治事之臣皆代君養
民必須厚養以祿保全其廉恥節義之心方可責
其爲善君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饑
寒切身如詩所謂室人交徧摧我則惟賢者爲能
至死不變中人而下必將喪其所守而陷於罪戾
矣士風既壞嗜利無恥不復知德之可好於此輩
無好德之人而錫之以福使其在位則必貽禍於
民是乃人君自用咎惡之人不得辭其過矣人君

不能體恤愛養群臣其流弊必至於此故易曰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之君以身帥天下又敷布其言以風動天下
之民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有意而爲之
不能循其自然之理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
正也是皆生於人之私心王義王道王路皇極所
當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之體也是乃所謂天

下公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公私不容並立故反
覆歎咏人當去其私心一遵乎皇極當行之道私
心旣去則皇極公平廣大之體本來如是人固有
之會其有極者收攝天下之人於極也歸其有極
者盡納天下之人於極也至是則天下之人皆在
道理中矣敷言如詩之體言有盡而意無窮悉從
聖人廣大胸襟流出故其感人也深後世人主無
聖人廣大胸襟而欲模擬言語設教意味淺促豈
能觸發人心之天機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敷言在昔先王所傳箕子述之又更端替說皇極
之敷言是乃烝民常理是乃垂世大訓非君之訓
乃上帝之訓也蓋道理本出乎天人君之心純是
道理與天同德口裏說出話來便是代天說話可
見人君一身終日是代上帝作事口代天言手代
天工賞是天命罰是天討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庶民於君聖凡雖極懸絶道理本同皇極之君其
德光被天下庶民因極之敷言是訓常誦於口是

行常踐於身亦得明其明德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華故皆感其生成成就之大恩不覺讚歎極其尊
親之辭稱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王也者
言爲天下所歸往也大抵皇極之建不建君心有
天理人欲也皇極之行不行世道有君子小人也
此是總要處不必於煩碎上用功只要就此辨別
得明執持得定常存天理爲主隨事克去人欲之
私使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天下太平矣自古皇極
之君惟有堯舜禹湯文武人生其時幸而得爲皇
極之民下此雖英雄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

自不免慙德豈能表正萬邦令
上天錫聰明尊爲天子更願德爲聖人布昭大中至正
之道宇宙俱在吾
皇太和元氣中上下並受其福率土之民何幸躬逢其
盛
御札
朕聞講以洪範第七疇之二段曰驛曰克者恭傳以驛
爲金兆克爲土兆似有未安旣心有疑須問於博學啇
見卿其爲朕詳明指說來聞
仰惟

皇上因講官說經未安問及微臣臣不覺手舞足蹈自
慶於心曰
上眞可以爲堯舜矣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易曰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
皇上每讀經史有得有疑輒賜宣問則何堯舜之不可
及也請因
聖問所及而陳之夫義理有當汲汲講求者有當闕疑
而不必講者蓋講求義理正欲實踐履於身而見
諸行事故當汲汲乃若文義有不可通者則當闕
之而不必解若穿鑿牽彊則反汨亂吾心之虛明
有害於聖學矣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又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古人卜龜之法今已失傳
但以大義推之先王每事盡合造化夫造化之所
以爲造化者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筮法貞悔旣
屬陰陽則卜法雨霽蒙驛克分屬五行可知周禮
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悉從陰陽變化出來
經兆皆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悉從五行變化
出來但不知五行如何分屬漢儒去古未遠尚不
敢質言註疏但言今之用龜橫者爲土立者爲木

斜向徑者爲金背向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
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何如後儒奈何必欲穿鑿
牽彊立說今但當闕於所不知
皇上所當知者先王終日對越在天奉順天道人事旣
盡遇有所疑又以卜筮質諸鬼神若親聽命於天
愼重如是此則不可不知者也仰惟
皇上聖質超越古今正宜廓大胸襟講求聖王心學之
要開天聰明不宜屑屑於文義閒鑿破混沌臣竊
見講官所說多滯於小小浮泛文義而於帝王全
體大用之實罕有發明自昔輔臣專用此術蒙蔽

莫肯求賢今幸天啓
聖心超然默契千載不傳之學但一己之聰明有限天
下之義理無窮伏願
皇上益務謙虛不自滿假二三輔臣尤宜[illegible]所不及
不可徒為稱美之言無益聖德而反阻聖學之進
上臣事君以人特勅在京三品以上官並科道官
各先舉學問淵源操履篤實堪以講明帝王心學
者疏一二姓名上聞不稱則連坐舉主以後參[illegible]
陸續訪求事下吏部看果得人則請會內閣輔臣
推擇置之講筵輪備顧問

皇上與之從容講究每論經義必問以今當如何行或
訪時政必問以此事與古合否賢才日侍左右啓
沃必多
聖心洞開得以博通天下義理而施諸政事之間其視
徇局於數臣中解說數行文義者相去萬萬矣此
乃今日作聖第一急務臣愚不勝惓惓
。冬至進易卦月令講義
臣惟
聖心澹然無欲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
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
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
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
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動
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
先王法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
禮記曰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
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日短至者冬至夜六十刻晝四十刻為極短自此
乃漸長也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
出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凝然純一之謂齊肅然
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
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觸冒醫經所謂君
子固密不傷於寒也身欲寧者醫經所謂無擾乎
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也禁嗜
欲者醫經所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故君子遠絕

欲事也安形性者內靜其心外靜其身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

臣惟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氣融融生意盎然獨盛嘗體驗之分明吾人仁底意思也、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幬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隱然藴蓄不泄至春薰蒸之久生意充周雖陰崖

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莫先乎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思慮沈潛藴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吾

皇春風和氣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

臣敢稽首以獻

孟子講義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心學淵微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理又教人以察識擴充功夫凡有四端在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者只因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連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察識知得這是善端就這一念推而廣之便可充滿全體人人可以作聖也正如火之始然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但要常接續他故苟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

亦無難保苟不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窒塞阻礙雖父母亦不能事矣臣惟孟子學已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三代以下往往做不到聖人者只因將這道理祇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驗弗能察識既被人欲遮蔽弗能擴充又被人欲擱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今四海困窮極矣天生

皇上以救斯民也臣願

皇上勿牵滯於文義將聖賢說的就見諸行道學問政事而為一先王惻隱之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功德覆冒萬世

皇上一念親親昔者蔽於群議鬱遏幾數年未能擴是
心也既而一旦開悟遂定萬世綱常能擴是心也
事事若此則四海何難保哉願因親親之心推之
以仁民今天下小民困於賦役窮亦甚矣而大臣
多務因循小臣專事承奉莫肯爲
皇上實心愛民者況生民之膏血日削而國家之用度
日增
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事事阻礙民亦不被其澤必須擴
充仁心以行仁政痛節用度廣求賢才俾天下得
大甦息乃可以望太平也先王蓋恐之心匪以爲

名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若撻於市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
溝中彼爲人臣尚爾況
皇上爲人君者哉其發憤當如何也先王闢諫之心德
盛而益恭位尊而愈謙願我
皇上從不敢自足之心而擴之虛懷以納諫好問而不
自用舍己從人群臣有稱美者明示以謙抑至情
使進忠直讜言以匡不逮先王是非之心昭若日
月願我
皇上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常於正大處推廣而毋察細

微常在道理上推廣而毋任術數凡用一人必先
辯其人之心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行一政必
先究其事之利弊利則興之弊則除之愼重而勿
輕改延訪群臣使之直言
聖躬過失朝政闕遺生民休戚咸得上聞覽觀前代治
亂興亡以考今日所行之得失久之
聖心豁然大明矣臣惟孟子之學堯舜以來相傳之學
也仰惟
皇上卓然有堯舜之資而群臣多章句書生莫能以堯
舜之學啓沃

皇上臣愚不勝惓惓敬誦所聞以獻

。大學講義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
君之職惟論一相而已若得一箇好輔相大臣則
群臣箇箇都好那大臣須是斷斷誠慤務實而不
務名始終表裏如一別無技能材幹可見此正是
他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處蓋論大臣與論群臣不

同群臣須要有才可用大臣只要善用人不須自家有才也其心休休者誠然易直慈良如青天白日可見如春風和氣可親也其如有容者度量汪汪恩怨俱忘小大並蓄能容受得許多也見人之有才能就如自己有的一般未嘗嫉人之長形已之短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求得這等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世世爲君黎民百姓箇箇安樂其利無窮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由他好賢樂善薦

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人都來輔佐朝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故能致天下太平也此是三代以上人君爲治第一件大事故孔子筆之於書曾子又引來以釋大學平天下之義真萬世之法也仰惟
皇上英哲天縱卓然三代以上之君而治弗能及三代以上者患在有君無臣耳必須求三代以上這等的大臣使之引薦今日海內賢者聚於
朝廷相與講明三代以上之學而施諸政事則三代以上之治可坐而復也人才甚難何由知其可比三代以上輔佐臣有一譬喻國之有妬臣如家之有

妬婦千方百計只是要獨專其寵阻絶勝己者使不得近前耳臣願
皇上親命大臣各舉其所知若能薦勝己者此休休有容之臣也勝己者不薦惟薦其不若己者此媢嫉之人也一忠一邪自難逃
聖鑒之下矣

論語講義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人臣事君凡有三様人君皆不可不知一様是忠

正之人其善易知也一様是奸邪之人其惡亦易知也惟有一様庸鄙之人雖無才德可觀亦無過惡可舉却能貽害天下國家故孔子特指出此様人來以戒萬世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設爲疑辭教人徹省以見此様人甚不可與他同心協力輔佐朝廷也只因這様人識趣卑陋惟一身富貴權利是圖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干求惟患不能得之固不肯爲天下國家謀及其既得之後世味深入於心戀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又豈肯爲天下國家謀哉人而至於苟患失之則

朝夕爲躭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領望緘默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時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妬能以杜人之進而恩張威以攬君之權舊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得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明白正大可爲萬世切戒而自古及今庸人常擴高位竊重祿者盖因此樣人多能謹畏自守而以和柔悅人故人君不覺而信用之也然則如之何曰人君正心以照臨百官不取其順從而取其能匡弼不取其循默而

取其能敢言不取其尚同而取其能特立則正人日進庸人日退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擧仲由冉求爲問孔子抑之以大臣甚難稱也所謂大臣者必其以平日所學之道開悟君心輔養君德君所行合於道邪則將順之君所行弗合於道邪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肯曲學阿世凡世俗所謂功利所謂權術皆弗敢陳於吾君之前吾道得行天下之福也君不我聽吾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之義雖祿以萬鍾弗顧也此即禮記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始終一出於道盖古之大臣類如此不惟可爲萬世大臣事君之法亦可爲萬世人君觀大臣之法

皇上欲求大臣更不必問其才但察其孰能以道自重而輕富貴孰能格君心之非孰能引君於當道則自默識之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人臣事君的道理孔子告以勿欺也而犯之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亦萬世人君取臣之法

皇上欲嚴別群臣必取其忠信不欺者臣而欺君罪莫大焉然欺亦有差等一曰大奸包藏禍心變亂是非熒惑主聽此欺僞也二曰積弊苟且成風相率爲文具莫肯務實此欺慢也三曰過悞心本無邪而謀國或未審薦人或未察因而敗事皆是亦不免於欺妄也然欲臣之不欺其機亦在上而已

皇上推誠任賢則群臣自不忍欺矣講學明理則群臣自不能欺矣公聽並觀則群臣自不敢欺矣歷代人君深惡人臣之欺而莫能禁者其弊有三一曰壅蔽上情不能下宣下情莫能上達故欺蔽易生也二曰猜疑上以術防下下亦以術待上故欺蔽愈多也三曰苛察小事欲致詳大事反多廢故欺蔽益甚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威如雷霆人臣有犯顔敢諫者皆效忠於君忘身殉國者也人君宜大開言路以招來之言而當則嘉納以奬其善言或不當亦優容以宥其狂庶幾君身有過失朝政有

闕遺人人皆欲盡言於上矣古語曰興王賞諫臣又曰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非萬世之法鑒哉

列女傳講義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列女傳者漢儒劉向采輯上古賢聖婦人事蹟作爲傳記以敎後世此章是說胎教之道言古者正見後世之不然姙子懷胎也寢必以正不斜其身坐必以正不偏其身立必以正不偏任一足正味乃食不正之味不食後世好用炙煿之物尤爲有害割肉不方正不食設席不端正不坐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目不視不正之色耳不聽不正之聲晝時所接皆正到那夜靜之時又令瞽目婦人審於音者諷誦古詩道說古昔正事古人胎教無一不出於正如此故其生出子來形容端正才德自不凡矣蓋子在胞胎時精氣神未定與母氣相流通母感於善則善母感於惡則惡此自然之理也臣惟胎教之法曠千載而不傳矣猗歟

聖母誕育我
皇上暗合古人胎教以故
聖德夙成今萬國臣民咸賴我
皇上早生聖嗣爲天下本臣愚惓惓伏願
皇上以古者胎教之法親誨後宮懷孕在身常正了此心不得起一妄念事事依着正道而行更助以雅樂胚胎未生時聖質已具此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誠不勝欣願之至

内則講義

内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内則禮記篇名内治之法則此章是說蒙養之道
凡國君初生子時選擇諸嬪御中與凡可任其事
者寬是大能容也裕性緩不迫也慈仁而愛人也
惠有恩及物也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重也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慎小心謹畏也寡言静默也此
婦人之全德蓋得坤道之純者必求此等婦人使
爲子師蓋赤子初生時純一無僞雖未能言然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其知識亦漸漸開全在人保養
着他則能完其天真先王所以慎重之至那時便
爲之立師後世多忽略反引壞了他到得出就外
傅時不知已雜了多少人僞此古今一大限隔也
臣惟子未生在胞胎時譬則天地混沌子既生在
孩提時譬則天地開闢之初若胎教不至是鑿破
了混沌何以保全天地之純蒙養弗至是初開闢
時便壞了亦不復成造化矣小學首載此二條深
得先王正始精意臣惓惓悃誠惟欲爲
國家億萬年計故敢稽首獻此遠謨臣愚更望
皇上特勑太醫院檢録姙婦飲食起居禁忌及安胎便
産方法豫曉後宮斯亦保合太和之一助也俟

皇嗣誕生臣更選集禮經先王蒙養之事詳悉以
聞

孟子講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固能無所不知然若
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的事混著要緊的
如理亂絲抽不得箇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然
識得箇先後緩急之序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只
揀緊要的做仰惟
皇上一日二日萬幾
聖躬亦勞矣若不急所先務而徒日親朝政覽泛常之
奏章日御經筵講瑣碎之文義雖勤何補今夫應
天下萬事者此方寸也不執簡御煩而以煩治繁
汩吾神明耗吾真元則方寸且弗能治矣臣竊望
天顔每覺
聖體清癯縷縷血誠惟願我
皇上急所先務凝精完神以回齊天之壽今日所當急
者三一曰明實學謂將聖人切要言語實踐諸身
而發揮於政事不可效書生尋章摘句及操筆爲

文辭也二曰識大體謂恭巳南面以天下事分任
百官而責其成效今未免君行臣職大臣行小臣
之職也三曰接群臣謂親召見延訪不惟可以明
習天下之事亦得周知人才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
中然吾只一身天下有許多人無緣箇箇親得須
就許多人中急急求其賢者親之使爲我轉去親
愛許多百姓那時纔得恩惠周流君只知愛人不
知求賢教那箇不好的人去殘害百姓便與自家
殘害他一般不得謂之仁矣仰惟

皇上至仁惻怛盎然天地生物之心而小民未被其澤
者百官有司多非其人往往阻礙隔任也臣願
皇上急親賢之爲務如何可以得賢一曰破去資格而
開薦擧之門二曰深懲媢嫉而崇推讓之風特勑
群臣人各擧其所知大臣各擧勝己自代宋儒程
明道嘗上養賢劄子乃王道第一急務也臣敢稍
首倂錄其言以獻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
論語講義
固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二句文義頗難曉蓋古今人言語不同請擧今
人語以况因是依託他做主人家宗是尊敬他在
門下蓋古之爲臣者與今之爲臣者不同古者人
臣得親近君便思量何以報國惟有薦賢是一大
事只管去廣詢博訪那踈遠之臣有好人來到京
師觀國之光便去延訪接引他到家欵待昔聞其
名今又會面曉得他眞箇是賢便薦拔他也得親
近於君那引薦的終身出其門下同心報國不敢
有負所擧近臣待士固當如此那遠臣却要自重
他雖來延接我却不可輕往苟非其人後必貽玷

必須擇其道德可親的纔依託他爲主他日便被
他薦引我亦可以終身出入其門而無愧蓋彼之
薦我爲公不爲私我之依他以道不以勢孟子所
謂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旁云門
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
其切論也後世公卿大臣不務薦賢故亦不肯接
士士之恬退自重者皆恥往來其門惟有奔競之
徒趨走門下謟諂而諛不公薦於朝而私相汲引
此古今世道升降一大關繫也伏願
上特勑公卿大臣各存至誠至公之心以薦賢報國

爲一大事凡大臣進退專視其所薦之多寡公私
則公卿大臣皆肯詢訪人才謙恭下士期爲國家
得賢矣

御札

連日風霾繼作朕心憂恐必有其由卿可爲朕言之無
隱

臣惟風霾者陰邪蔽遮太陽下土不得仰其照臨
象君心有所蒙蔽未解也似雲非雲弗能爲霖雨
以澤下土象人君有德惠阻而弗行也天氣高亢
而不下交地氣隔絕不得上達則變而爲風霾象

人君深居九重弗與群臣相接則壅蔽所由生也
皇上欲息風霾則今日至大至急者莫先於君臣相親
皇上親接群臣則爲天地交之泰和氣所以致祥也
皇上不親接群臣則爲天地不交之否乖氣所以致災
也臣祗承
聖諭先述大義以對復發明聖人希天之學續當奏
聞

○○○天說 四條

一帝王之學終日對越在天以其迪知天命也今夫
人君郊見上帝其心肅恭曷敢萌一邪念以上帝
降臨之也及居深宮臨暬臣則不免惰慢便是藐
天吁可畏也人皆以蒼蒼者爲天故相隔遠不知
吾心中有天日鑒在玆是故一念善邪則上帝用
休一念惡邪則上帝震怒不可欺也乃若好名以
爲善弗出於誠是未免以天爲可欺也詩云上帝
臨汝毋貳爾心書曰先王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願
我
皇上請事斯語

一帝王之量必也與天同大無所不包乃克肖天纔
狹隘急迫便與天不相似如何而能與天同大亦

惟廓然太公胸中空洞無物事來順理以應事已
往則釋然不復留滯於心譬如天體太虛時作雲
雨旣散則太虛復如初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與天同也若私有作好
私有作惡査滓宿留胸中阻隔凝滯殆不勝其小
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願我
皇上如堯法天則帝德廣運如堯矣

一古之帝王恭己南面如天運於上而無爲惟擇人
以任衆職責其成而已我
皇上勞心焦思以憂萬姓而膏澤不下及民由未嘗擇

人所以委任責成之道未至也是故古者君逸臣勞今者君勞臣逸願我

皇上執要御煩日召三四輔臣曁六七大臣面議政事察其某也賢某也不賢賢則任而勿疑不賢則亟去之更求賢者然後使分擇天下人材各擧其職則天下之賢恢恢乎有餘裕矣帝王之治莫急於求賢大臣事君莫大於薦賢報國

皇上面勅大臣各擧所知召而察之參以臺諫之公議審以輔弼之平章則賢才彬彬而出矣

一天道下濟而光明

皇上不接群臣則其人之賢不肖皆無由而知若親接群臣則可以辨別賢不肖諮訪既多亦得以明習天下之故矣伏願

皇上先親輔臣次大臣以次漸及群臣其親輔臣也每朝日講畢留與論道而質所得所疑每日調旨進呈後召見面相可否不時召見或並召或獨召皆勿拘廷試後總召見大臣諭以有事許不時請見面議仍以時宣召如吏部問以若何用人戶部問以若何理財或獨召或與侍郞並召亦皆勿拘講官日輪一人以備顧問群臣之中大臣有薦其賢者必召見訪以政事因察其人臺諫有大事亦得召見今日感召和氣鼓動人心莫急於此願我

皇上速爲施行

御札

朕每觀書見論祭義曰祫曰禘但不知其義何謂卿可措陳之使朕得聞其旨

伏承問及禘祫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

皇上聖孝達天德固已默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求其名義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異同擇其可徵者以對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心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爲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則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

顧我
皇上常齊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臣按祫有二有大祫有時祫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祧祧則不祭故時祫惟遷六廟之主於太廟至於大祫則凡已毁廟未毁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子孫之於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祧然其恩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爲大祫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

臣願
皇上常念
祖宗一脉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祫禮

臣按禘祫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祫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祠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爲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殽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禘莫重於祼孔子嘗嘆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間祀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蒸冬

祭也周禮所謂以蒸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特祠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祫

○○● 右總論祭禮

御札
朕聞卿禘祫之義論朕惟禘祭王者所重之祭我
聖祖之制何無此舉古之王天下者嘗有此祭者幾君
朕欲聞之朕又聞
郊祭曰祀
天宗祀於明堂曰祀

上帝夫
上帝即
天之主宰何爲焉又古者祭
天地於圜丘方丘取冬夏二至以爲陰陽之始又有合
祀之說不知皆起何時也卿其言之
伏讀
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
皇上真聖人之資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
俗儒終身學之往往牽制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
皇上聞言即悟渙然不逆於心纔一二言便了大義自
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曷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遇
也更得博求二三名儒有實學者以備顧問朝夕
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學之要述生民
困苦之狀陳帝王經世之略
聖心洞然豁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真
大聖人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
禘圜王者大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
特制此禮在創業時却未有此禮可行故我
太祖止立親廟追帝
四世祖考所謂禮時爲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

闕矣前三代夏商周也皆嘗行此禮而商周之禮
不可通於今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未嘗行此禮惟
唐宋行之然不盡合於古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答禘禮之問
虞書肆類于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
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
判誤嘗辯其非
聖諭謂上帝即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天人一
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
分而爲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問
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然考
之周禮不合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
胡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於郊祭后土於社而
已人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
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
有一箇主宰獨運豈有兩箇主宰並持故知分祭
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同牢餡

於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爲學始於漢儒科舉取士始於隋煬帝資格用人始於拓跋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於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問

臣自少有志古禮嘗與同志講求今幸躬逢
聖明何忍默而不獻誠以天下事有緩急今四海困窮所在人相殘食此豈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時耶若欲潤色太平爲事則是以禮樂爲虛文矣我
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惓惓惟願
皇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乃今日急務制度文物在所可緩況今學士大夫知禮者甚少知樂者絶少徒使
皇上勞心焦思誰與討論哉宜勑下禮部博求能通禮樂者薦之來京使之考求先王遺法以備他日任使仰惟
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於天但
聖體清癯臣縷縷血誠竊以爲今日第一義莫大於保護
聖躬焉耳

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故於不急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留神恐非善德養身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敢稽首以獻

御札

昨卿以爲奏所以因盡忠愛云朕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或於無益文義亦不免留神夫此等之爲奏的何益但朕不能自知所圖之宜卿當就是三者明白實指在朕有所知改勿憚疑可也

臣聞詩書稱堯舜禹湯之盛惟在乎好問好察舍己從人聞善則拜改過不吝茲承
聖諭仰見我
皇上胸中廓然無我渴於聞善勇於改過眞堯舜禹湯之用心也臣不勝欣躍慶幸之至謹條析以對

一臣疑我
皇上思慮太多者竊窺
聖容血頰不華於色心脾二經受病爲多蓋思慮最傷心脾也甚則飲食少進舌不知味睡臥不寧血不歸經非保合太和之道也然思慮多亦有二病其一苦心太過終日汲汲強思其所不當思此一病

生於好勝人其一游心不定終日營營雖思而
自不知其所思此一病生於不立已書云思曰
睿睿作聖帝王心學全在於思今乃反爲心害
者蓋天下之事有萬其多茫然致思不知從何
處下手故孟子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而必
曰先立乎其大者蓋天下萬事其主宰全在心
此是箇根本歸一處此心有箇主宰則當思而
思不當思而不思便有箇綱領可挈思此一事
更勿以他事參之便有箇端緒可尋此乃乾以
易知之理千聖相傳心法也臣敢稽首以獻

一臣謂我
皇上勵精太急者今天下萬事不理其大勢如人之身
四肢百骸筋脉皆緩弛而不舉此其致病必有本
因救病當有漸次若不詳察而一曰遽求速效就
一肢一節上整頓便欲如無病人非徒無益必且
大傷元氣故書稱明作有功必曰惇大成裕易稱
用馮河必曰包荒願我
皇上恢弘聖度包羅天下於胸中講求得一箇規模次
第將天下運量得轉親接群臣日偕率之使各修
舉其職則可以恭己無爲而待物之自爲矣書

有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帝王之德與天同度
者也臣敢稽首爲
今日獻
一臣謂我
皇上於無益文義亦或留神者人心本靈人性元善只
因有所蒙蔽聖賢爲之指示出來字字句句都是
說我自家身上道理自聖學之不傳有等腐儒不
知切己體驗反沒溺於文義間或尋摘章句將聖
賢言語解釋一番是謂訓詁之學或掇拾話言將
聖賢言語綴輯一番是謂辭章之學臣一言以蔽

之曰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
皇上日御經筵而講官所說多是纏繞文義其於帝王
經世之大用聖賢立教之宗旨罕所發明
皇上時或汎灑宸翰恐亦未免有意於文辭其於帝王
經天緯地之文殆未可同日語也臣嘗自歎又復
自慶曰聖王之不作二千餘年矣今我
皇上天挺英睿卓然古聖王之資惜乎群臣未有以古
聖王之學啓沃我
皇上者臣蒙厚恩嘗竊私恨雖然自古未聞借才異代
以四海之廣豈無一二人潛心聖賢之實學可以

啓沃、
上心者乎但患求之之道不至耳伏乞
聖明留意臣不勝欣願之至

州府□□
宗王道行校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二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三

門壻歸有光校正

○書

○復王濟美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忽蒙惠書感慰無量諗聞令親有志爲己之學此固僕所願交也而乃過聽於塗欲執弟子禮相見僕惡乎敢當惡乎敢當僕鄙人也生二十四年始獲聞敬齋先生之學而輕弱之質終莫能自強乃聖門一罪人耳二三年來賴天之靈得一二同志朝夕以所聞切磋似若粗見爲學端緒而栽培未厚體驗未眞茫乎其無所得問以質諸高明之士則議論又多不同而蔽錮之深終亦莫能棄此而從彼也夫師者傳道受業而解惑也今以言乎道則未聞以言乎業則未修以言乎惑則斯未能信二者無一焉豈敢輕爲人師也哉荀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嚴然後道尊楊子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夫模範不足而爲人師則不嚴不嚴則道不尊道不尊則師之禮自我而廢矣願以鄙意達諸令叔翁先生以謝來命之辱抱病家居不獲晋謁以叙

契闊之情惟東望悵然而已

○

○與張常甫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近者送敦夫因得與朱守忠邂逅詢以年兄起居始知爲王堂元老所留尚未得遂便養初志即欲作書奉訊而小舟楮墨弗便此心慊然今忽忽又二旬矣曩承諭纂輯春秋周禮註疏秪以備遺忘便檢閱而已決不至於狥外爲人此足以窺高明之所存而淺陋未免爲過慮也然揆以愚見終有未安夫聖賢所說許多道理本自具於吾心只因世人迷而弗知故聖賢爲之指示今讀聖賢之書便當尋向自己身上體貼做去若滯於言語文字間則是逐末忘本矣明道先生有言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纂輯之事縱無狥外爲人之意亦恐未免分却向裏工夫況古之聖賢其學皆深造自得不得已而著書皆從廣大胸中流出昔和靖謂伊川践履盡一部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試觀其書何等親切有味愚見如此高明其自擇焉

與王純甫

敦夫北來有書奉上想已達左右矣別一二日得

尊兄維揚所慰書讀之不勝兢惕近來覺得平時雖號講學只是悠悠泛泛度日間斷處多以故全無得力仔細點檢病痛皆因不能立志之罪天理人欲不並立譬如越王勾踐復讎直須臥薪嘗膽方做得成趙宋晏安江沱護只說恢復畢竟不曾取得中原一塊土此有志無志之辨也存養省察工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敦夫謂只因心不痛切故工夫不覺散漫了此言良有味也三復來教直是痛快喫緊實用功者自別南北參商去尊兄聲容日遠所願時惠藥石之言匡警不逮使得免於小人之歸則校之受賜也大矣一得之愚亦不敢不自竭也朋友之職所係甚重今人多欠缺了直須視人之惡便如自己底惡一般自家要爲善便須要大家都爲善方能不廢朋友之職也傳聞人言尊兄對客間亦談及詩文駸駸有好意此固未必然但恐不知不覺留下了些種子他日終會發也昔過太平門見有老父與一十四五歲童子並走爭先因竊自嘆吾輩既有志於道而與詩人文士輩爭長則何以異於

此老父哉向託敦夫寄語不知曾道及否士夫議
尊兄在儀部時頗覺放寬一步不及在府學時方
知窮困能堅人之志熟人之仁愚意竊以爲未然
禪教中魁傑人猶能如龍如虎世間富貴功名縛
他不住以尊兄之卓立豈以簞食萬鍾而貳其心
哉爲此議者殆淺之乎其爲丈夫矣然在尊兄則
聞人之言便當内省諸已不可謂他說我不着而
忽之也來諭謂弱底人終不濟事而病某之逐人
向上說一般話深有取於崇志之剛此論甚精切
但某之苟且處則校亦有罪焉耳古人學問篤實

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故與之交游者自
然有箇感發處今與渠交二年矣只因自家不曾
實用功夫祇以空言講說故不能有所感發況又
資其多聞所講者又未必全是切已說話自家猶
自拖泥帶水安能救拔得水裏底人靖言思之良
以自愧

與查原博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緬
想尊兄亦未能無離索之嘆也校家居簡出有時
散步田野間但見村落蕭條望之別有一般悽慘
氣象詢諸父老咸謂有司苛政日朘月深部使者
無可赴愬惟泣而籲天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觀
一方如此則四方可知矣尊兄今方僉憲八閩綱
紀列郡仁民愛物之心素所抱負正宜大爲一方
造福但恐行部所至未能遍歷窮鄉小民寃號之
聲未必得而盡聞也愁苦之狀未必得而盡見也
所願留神博聽以通達下情激濁揚清以興起吏
治正已以先之賞信罰必毋爲大利害所動搖
朝廷數十萬生靈不忍使之困於貪官汚吏之手
將見威名赫於上下恩澤流於遐邇異時顯庸於

朝由此而發舒於天下豈不大爲明時之光哉同
風切勝欣願之至正已之道無他請無忘舊日所
學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即向自己心
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恁宴安
古人因甚見義必爲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著精
彩看來有大便自有箇奮發振作的意只此便是
得力處亦便是著力處便宜於平日以義理浸灌
涵泳此心令其栽培深固則臨事愈覺著力矣詩
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淺陋之見高明其自擇焉

永樂大典

尊兄自離南都薦紳之士嘖有後言盖未知尊兄之心而徒摭其跡以生謗議耳平時交游之士亦不能自解於人言此則莫能曉其故斯管鮑之所以難遇也因憶曩在南都時交游有聞尊兄之過肯相規者終亦囁嚅而不發盖憶尊兄必不樂受盡言也當時深以爲非妄意人當少壯時多激昂自進中年以後此箇意氣漸衰因循汨沒忽焉而若忘者衆矣尊兄天資生得來合下寡過今年已過中而進學之心精神鼓舞不倦此誠何處得來深可敬畏不知何以得此於士夫間也嘖言思之

終莫能曉朋友之職視人之過便如己過一般暇時輒爲尊兄追省其過最後忽若有得焉但淺陋之識不足以窺高明亦未知其是否也請試陳之尊兄其自擇焉竊謂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伊川因論曾子易簀亦謂後人雖有好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皆爲此也尊兄天資謹厚固是近於中行但終覺少箇

剛毅的意以故日用之間或未免有容易放過去處更願尊兄常常涵泳剛毅氣象公私利義之間猛省精神直窮到底剖判得明便與一刀兩斷不令牽惹黏連與時養成天德之剛當此世界人欲橫流之時壁立萬仞一毫汚染不得砥如中流砥柱豈不大爲吾道之光哉文公論陳忠肅公一言一行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惟其析而精之也入毫芒故其擴而充之也塞宇宙門人有問義利之辨者文公謂但心以爲近利處即便捨却與時精義入神只有割捨不盡的不消慮其割

捨過甚此言於吾輩深有益也狂瞽之言率爾輕發尊兄幸恕忽焉

答方時鳴

曩聞執事以復命往京師久稽奉論歎夫來訪始聞從者已還南臺繼脅來教何慰如之承需改亭歲記深荷不鄙校後進無似執事折輩行而與之交豈敢愛數語但以愚意有未安者不敢不自竭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有過而內自訟者也執事一旦忽覺前日之過而奮然欲改之此其悔悟必有深切懇惻處又恐此箇意思久則或至於忘故

復以改名亭㢆幾目見而神受之則此心戚然萌動其能改過必矣凡此等處正如人有病頁痛一般雖使自家言語形容亦說不得決非他人所能形容縱使十分模寫得似亦只是添得一重障礙與自家心地上實功元無分毫之益且如執事曰用間要爲一事覺得過差便與截斷莫爲只消改之一字已是多了此處豈容他人着得力也又有旣知其過欲改而未能處此却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必須猛著精彩提起自訟意思當下便自退聽矣他人言語到這裏亦使不著也愚見若斯非

敢違命千萬亮察永淸以言得罪其於世故關繫匪輕執事抗章申救甚切此誠忠愛所發但未知天意何如耳

答周以發

左遷之事當置之度外況公論如彼其昭昭也達人大觀無物不可執事諒已悠然於懷矣豈俟余之贅言哉嘗謂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何爲其欣戚於其間耶且如以人譽而得官此吾命該得耳因人毀而失官此吾命該失耳彼何能損余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正此意也貧富貴賤此皆吾分宜爾人固莫能逃彼譖人者自喜其計之得行殊不知自君子觀之但[illegible]添得一箇小人之名耳其何能困吾直可付之一笑承以出處見詢深荷不鄙但愚意以爲君命不可違末拜而歸不幾於不受君命矣乎之任數月以後惟高志所欲爲其誰曰不可請裁之

與李一淸

前歲余病殆純甫入問曰病中覺有進否余對他說前次病中使令人不如意輒怒此番覺得心氣稍平不怒矣前次病中急欲病好其實無益秪增病耳今次只一味調理藥石不管責效病亦自易好純甫曰此二事大難得後純甫病余入問復以此二事告之純甫深以爲然今復舉似吾兄以效獻芹之意伏惟採而納之不爲無補於病云

寄李五卿一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即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切

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聞命豈謙光之談邪夫沈潛在我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不爲豈有欲爲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才識既優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於好處蹉了往往心有未密察理有未精使在他人便敢撑駕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闕却沈潛工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乃逡巡欲爲不爲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須知纔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心一轉移間耳尊兄試於日用間體驗便自可見

二

靜中來承惠書深自刻責多過謙之辭此蓋尊兄盛德之所存其視淺淺丈夫萬萬矣尊兄所處當於古人中求之校安敢不以古道而處尊兄近者得於道路之言未知虛實夫爲人上者安能每事盡善正宜廣詢博問以通達下情校以尊兄之心爲心故有所聞不敢不告庶幾可裨見聞之所不及傳聞邑宰中有貪暴害民爲兩浙之最者欲棄印綬而逃尊兄聽王汝霖之言追令考滿公論清議不歸怨於汝霖而歸罪於尊兄以昔者仰望之隆故今者責望之備也兹事不識誠有之否更請尊兄於此益振風裁去泰去甚不可有一分徇人情之心以激揚濁世使 朝廷數百里生靈不爲暴官污吏所困則德澤流於遐邇威名赫於上下他日澄清海内亦舉此而措之耳校又聞之直道難行正人未易合蓋自古已然矣今尊兄當上下難爲之時宜有窒礙行不得處而亦若以利欲當盛德之所感化大才之所斡旋開悟變通所易到識鄙抑亦不無一二還就其間思欲補偏救弊隨時以立功名邪此語亦有時而非其心決未嘗忘天下而終其身不肯枉尺而直尋今之人事未至不可爲便欲枉尋而直尺故與聖賢作爲天地懸隔此正公私義利之辨王伯絶異之分更願尊兄將此二端日用之間常自勘驗務令直截分明壁立千仞以大爲吾道之光幸甚幸甚尊兄常以篤實得力處印證若於此處纔有放過便不得爲篤實者矣狂瞽之言幸爾輕發尊兄其毋忽焉

與王純甫

昔我與敦夫語每愧深厚惻怛處不及古人敦夫

謂此雖勉強須是本原上涵養出端倪來枚自體驗知學以來聰明開發似亦勝前而德性深厚懇惻處終覺多愧臨事時分明見得天理當如此吾心亦欲如此而蔽固之深不能得發見且如過墟墓當興哀也而未必有惻怛之意過窮困雖可憫也而未必如疾痛在身心與理打成兩片無如之何纔急迫求之便往往至於暴氣尊兄用功親切此等處涵養得當自不同上古氣化渾厚民生甚淳自少至長涵育在善教中自然有深厚懇惻氣象後世氣化漸漓人生稟質多駁自少至長良心斵喪處多轉使人薄故生於今之世而欲其深厚懇惻如古之人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但未知功夫當何如用耳尊兄於此體驗必有得力處願以教我幸甚幸甚

與徐郡守朝儀

不腆敝郡屈吾年兄為守下車之初仁聲布於遐邇小民自慶何幸復見康平之治一二父老咸欣欣相會曰吾今庶幾其有瘳乎朝夕引領以望善政而年兄方且不自滿假延禮士大夫詢訪得失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枚忝同年深欲一見備陳吳氓昔日窮苦之狀今日仰望之情而病體在告未能入城此懷徒耿耿耳乃蒙數數存問近者偶送故人次於胥門之外又辱干旌賁臨勤勤下問鄙有他客至不獲盡所言然盛意不可虛辱也竊觀年兄善政可紀者甚多然皆隨事補益如愚見更欲年兄舉一郡而甄陶之以懇惻愛民之心施剛果濟時之政壁立萬仞凜乎不肯動搖凡世之所謂毀譽利害者一切不少芥蔕於中自為國為民外了無他心正身以先之使寮寀莫敢不出於正延見長吏詢訪士民俾之悉陳利弊毋隱覼縷先定次第罷行俾吳氓悉蒙至治之澤集一郡之長以治一郡之事異時功德在人固將廟食百世矣由此而宰制天下亦舉是道而措之焉耳年兄大度士也故枚敢進其狂言惟年兄裁之

答毛希東

汝病新愈又有骨肉之悲殆天拂亂汝也汝宜自寬毋沿舊病人心平時易散漫疾病哀苦中卻覺致一發得來直是痛切驗得何如此念久漸散緩他念便生常是重者先發試自省察便見此亦是為學一箇關捩子也

與胡永清

自兄之赴　詔獄也士大夫知與不知咸謂禍且不測洶洶傳聞爲兄食不下咽寢不安枕者亦屢矣復聞　聖恩寬大將歸故鄕立御相約候兄西湖之上喜不可言詎意今復有遼左之謫耶然原吾兄初心固將以死殉國今尚爲輕典不待排遣胸中固當泰然也計吾兄不能忘情者令尊文倚閭之望耳夫孝莫大於顯親吾兄此行其爲榮親多矣定省常禮曾何足云况吾兄今在萬里外此心安而後親之心安能勿以思親鬱鬱成疾乃所以慰其親也嗚呼天於豪傑之士其生之也難故其成之也常若有以相之遼左之謫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復因循廢學是爲棄天學焉而不務大成亦非所以承天意也竊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却於自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吾兄自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

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撇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他人心放猶放得近公却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將聖賢之言切己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尊體近來何如養德養身元無二理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天地間氤氤氳氳一箇生理充滿流行於四時而春氣融融尤易體驗分明吾人一箇仁底氣象也人能求仁常存得箇善底意思便與天地萬物血脉相通胸中和氣自然充滿天地好氣亦相湊泊孔顏之樂正以是耳夫子所以謂仁者壽也且如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又如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然求仁莫外乎敬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累墜亦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

處則自然生敬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同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吾兄試將孔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優游涵泳就自已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知敬則知仁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明者幸毋以人廢言遼左高寒願自愛

與邵思抑

貴體多恙殆不必過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使之備嘗險阻吾輩既無大阨窮患難宴安酖毒易以溺人惟有疾痛猶足動心忍性若復因此舒肆是自放倒其爲棄天大矣吾兄既已識得此意願常提撕猛拔則進德孰禦焉

與王純甫

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聞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敘生祖母孫其辭不無回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未安邪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如此舜則負罪引慝至誠爲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大倫無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名之無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使人疑夫繼母之不以慈處吾兄乎舜之負罪引慝肯爲是言乎凡此愚意皆所未安出示思抑亦實疑焉故敢有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友人有過吏部望見吾兄者謂兄傲然之色可掬也不知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又有謂吾兄天資直是峻截但傷於少恩者其然邪其未然邪仰慕深切故有所聞悉以見告吾兄其自察焉文公嘗言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最承當性與天道說實出於精思然過亦甚矣似與昔致知易簡說猶是一模脫出也更願虛心遜志以求先儒之言且毋自信太過吾兄家業素貧非勤苦則無以爲養賢兄弟七人而兄爲之長想各有分職俾之治生但人情喜佚而惡勞見他人頗有力能潤親戚而吾兄已貴乃獨常使甘賤貧勢將有甚難處者想吾兄懇惻一念有以動之亦何難之不易也

與邵思抑

校屏居僻壤間無嚴師畏友先後夾持間中易得墜隳思欲取友於四方因循未果乃蒙故人不我遐棄惠然先施侍教數日受益良深頻行復申之以藥石之誨敢不敬承夜以期無負吾兄之盛心未審別後若何進修想高明之資當一日千里也校竊謂人苟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且不屑為也更願高明以此猛省有則痛絕之庶幾

用志不分得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則何聖賢之不可為也

與余子積

近會周世亨極稱吾兄居家有守居官有為不勝歎服又謂兄量頗褊隘嫉惡太深好作詩譏刺人惡其然邪其弗然邪許台仲來訪云在余子華處得會吾兄反復論性袞袞千餘言子華色怍而辯愈力氣象剛勁樸實良可敬愛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容貌辭氣之間儘有麤疎不耐點檢處仰慕深切故有所聞不敢不悉以告吾兄論性皆述

成書恐只是明理之學更願就性情上實用功夫方為已有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其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承問已發未發之旨自愧欠缺處多不敢率爾奉答願與吾兄共進此道來諭政繁少暇不得以書冊相親竊意日用之間書冊之外恐亦無處不可用功也

與李立卿

故人入函谷久不聞起居第切馳仰海內窮困極矣日望吾兄大用匡濟時艱才高者多怨名重者

見毀間邵報怨見彈文及聞縉紳飛語深為世道隱憂吾兄素有器量凡世之毀譽榮辱一切不以動心此自資質有大過人處令胸中自應泰然也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更願吾兄深自修省自念慮之萌以至言語之發及乎政事之施不使小有不正及毫髮之不誠則彼之攻我者皆吾之藥石也吾友夏惇夫嘗言溫公相元祐有旋乾轉坤之功只是積得誠意久能感格上下之心若尊寀才力為之能幹得多少事許崇志嘗言豪傑之才未用須韜晦常如在匣太阿若先發

露鋒芒安能濟得大事此言深有味也呂仲木馬伯循韓汝節居家何爲願屈己下賢廣集衆善勤攻己闕思抑來訪云永清在遼左甚適家亦平安但未知何日得賜環耳

復毛希秉

來問種種諸疑只是一疑大抵人心是箇主宰更無主宰之者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略綽提撕當體便在本不須大段著力義理吾心固有若常涵泳自然使有滋味悅心病中若欲恬養只此養德養身之道已備初做亦未免生習久自熟汝毋

有間往往當下亦能領會只因不曾時習久之此箇意思依舊昏塞遺忘却只管要求邦悟處又欲別尋路逕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常抱不決之疑也今莫若習持敬功夫就放去收來處體驗知有欛柄入手此是生死路頭此處得力則其餘功夫皆可次第而舉矣人持敬拘迫固難久然亦不可尋箇和樂敬中自有和樂心莊則體舒若要尋和樂便是知和而和如何得不放倒飲食亦自有恰好處過與不及皆不可但與其過也寧不及耳

與張巡撫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是以若是其急也恭惟明公以　天子大吏奉　璽書鎭綏東南一夫不獲時公之辜其任禹稷之任也其心禹稷之心也茲者天毒降災於吳氓俾不獲康食自冬十月至夏五月雨小民枵腹捍田曰天其憫我乎今則已矣不可復爲矣心絶志悲哭聲徧野待斃而已小民奄奄有死之心毋生之氣老弱相呴甘爲餓莩壯者非徒則死耳等死耳聚而爲盜以逭死焉禍自此興而亂自此作勝而殺之

吾民肝腦塗地矣是何異於毆之殺人而又殺之也焉有仁人在位而忍視其民死也嗚呼數百萬生靈大命將絶延續厥命猶幸而賴明公一人耳嗚呼閭閻窶人憔悴萬狀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見也寃號達旦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聞也厥或有流涕痛哭以告者其能信邪公若臨敝境親覩茲患固將寢不安席食不下咽凡可以活民者雖殫竭心力固不憚爲之矣統內細民引領望公至曰微公其誰活哉此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也人之言曰今上下困窮以賑濟則公帑竭以勸借則私廩

空憂乎其難矣然則坐視其死乎凡事豫則立及
今講求豈盡無策及今措置豈盡無財伏願下令
先慰吾民曰所不與吾民奏請蠲免賑貸者有如
天日用安定之遏其思亂之志早以哀痛血誠奏
聞　朝廷之上先祈蠲免之恩次乞賑貸之惠截
留上供綱運查理侵盜錢糧不足則丐　朝廷接
濟一請不聽則至於再再請不聽則至於三　朝
廷必不忍遂棄東南也　國家內帑空虛有司之
力誠有限量然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固無終
窮一聞湖廣水災遂捐百萬吾蘇獨非王民乎蕞
爾吳壤地利能幾何而　國家征取以鉅億計小
民樂歲不得一飽竭力上供今百五十年矣是世
世忠孝有功於　國家甚大也今茲歲凶　朝廷
豈忍坐視數百萬生靈餓死而不一救之邪天聽
雖高公爲國大臣瀝誠以告萬無不從也昔也以
一方而當天下之賦今也以天下之大而救一方
亦罔不濟荒政在人禹稷救之豈一手足之爲烈
哉郡縣親民之官也明公布德施惠非郡縣孰與
致之民乎願先簡別守令以提其綱然後頊科條
其寮屬選委賢能而汰其才不勝任者黜其志不

在民者所至延見問民疾苦可使及今講畫荒政
以觀其材他日因之以責實此唐虞詢事考言之
法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明公誠能召問父老
詢訪士夫下而群黎亦各周爰咨諏所期閭閻之
情盡達郡縣郡縣之情達於明公而公達諸　朝
廷之上廣集衆思兼總群議畫爲條品次第施行
他日舉而措之天下亦運之掌耳其於一方何有
語云活千人者後必有封伏願明公仰思　國家
付託之隆俯痛生靈困苦之極一念惻惻感格天
人於以延續數百萬生靈未絕之命吾見功德在
人廟食百世天將報公壽考胡福慶流子孫無窮
矣歲在庚午吳會大饑怨氣薰蒸疫乃大作小民
死者百餘萬人餓莩滿野屍閡於川時逆瑾擅
朝有司懼罪而立視其死耳未亡之民僅存喘息
比歲恒歉而征斂日益煩苛東南膏血竭矣今茲
歲凶設又弗救是眞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矣
抑校願復有言焉今茲水患豈惟天時亦人事耳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今東江則湮矣淞江經
流也其下壅弗宜洩故吳之南偏歲被水患婁江
東迤北匯爲陽城昆承諸湖舊有白茅塘受之以

泄於江而塞也久矣故吳之北偏歲被水患吳地
邊高而中下昔人象爲盤盂一有淫雨水勢瀰漫
四望成湖吾民之不爲魚亦幸而已非大疏白茅
及淪淞江下流則水患曷其有極耶此大勢也細
論各處今田無高卑蕩然漂沒矣救而僅存必圩
小而岸闊堅者也其潰而不可救必圩大而岸善
崩者也設令平時修築圩岸分其大圩以爲小圩
高築堤岸廣闊堅牢雖有大水民力亦尚可支豈
若今滔天之患也哉昔文公南康東浙救荒咸以
興水利爲請謂爲務一而待范文正公守鄉郡請

修水利以救荒今與其役民之饑然後丐　國家
百萬之粟以延殘喘俾坐而食焉孰若力請於
朝早指數十萬之財大興水利豈惟拯一時之艱
實百萬年無疆之大利也病臥閭閻久不敢陳論
當世之務玆者目擊愁苦耳聞呻吟心怛焉如割
一二父老泣而告曰我公未來聞公仁聲公既來
止聞公仁言今餓且死其有仁政以活吾民乎吾
情莫能上達鄉士大夫弗爲我昇有道一言於上
固吾儕小人命卒之時也禹聞善言則拜故是以
忘其鄙陋敢採輿人之言達於鈞聽情迫詞切伏

惟明公寬其僭易舉而施行之斯民幸甚斯世幸
甚

與胡永清

人有四自遂左者細詢吾兄起居似猶有故吾氣
象以高明之才立志而久置之阨窮放棄之餘使
得大肆其力於學豈非天將降大任於吾兄耶願
吾兄祇承天意毋自失焉所聞子積易春秋疑義
不知彼答云何昔有請於文公先讀二經者先生
極言二經難讀勸令先讀四書其教人往往稱是
令高明之學將以爲己乎將以爲人乎若欲切己

爲學莫若先取四書循序讀之不待考索不費說
辭句句切於日用反覆諷誦乎心便覺灑然逕承
思惟義理源源自見意味深長此於高明變化氣
質涵養德性之功當大有助易春秋非不切已但
此乃聖人妙用深奧精微斷得於今日身心大段
闊遠況象數失傳事迹難信大費考索辭說故文
公嘗謂四書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
高明其擇之緩急先後之間必當有辨

復桂子實

恭惟高明難進易退之節夙爲縉紳所欽昔者見

不可而退今者見可而進其於出處大義揆之精矣而猶博謀遠及淺陋走也不敏何足以知之來命祇辱左右去　國日久萬里造朝固將一望至上顏色不知爾時聞乘輿已出否乎百司除日進擬畫可而行不知高明姓名曾徹行在否往歲孟夏邵思抑來訪出示吾兄前所寄書時從者北上久矣道遠無由奉答其於瞻仰徒切惓惓歲莫會許台仲詢知吾兄改尹湖之屬邑吾儒澤民之功歛而施之於百里固當沛然也

與胡永清

久矣不聞故人起居曷勝惓惓之至今子來館半年矣氣習無能改於其初深用慙負然其質頗有過人者雖既往弗可追矣而猶有望其將來也竊患天所以相吾兄不知比來用功復何所得讀易時起從令子備觀皆參取先儒之說間附己意得之爲多但聖人精微恐不止此吾兄之學所以超出過人者只爲勇於力行故所見雖淺却是切實更能深造涵泳聖言反求諸己則所至豈可量邪若瑣瑣滯於文義間非惟不能補救其所短恐亦不能成就其所長也

與夏惇夫

與故人別又三年矣伏承指教區區立志用功宜有一日千里之勢而今歲只如是人明歲亦只如是人何也當時思之不得其說邇者深自修省始知平日學問全未有得力處只因大段欠剛故志氣易得散漫工夫作輟無常有退無進思欲振迅一洗舊習而未能尊兄不我遐棄時惠警策之言儼如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庶不墮落小人之歸幸甚幸甚

復周允之

相望千里邈無會晤之期曷勝瞻仰近世一種學議論直截高妙能聳拔人然反求諸躬未免知卑禮崇約文博禮若與聖人之道不相似然昔者嘗辱吾兄面命及別後寄詩二章駸駸乎覺已先入其說矣故校不憚諄復累獻所疑而吾兄嘿無一語見教豈鄙言不合尊意遂置不省邪今承來諭似有督過之意謂校有所隱而弗言豈校之心邪道乃天下之公理正當相與講明而固守之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此校之心也誠意講車累承下問謹條一二所疑錄具別紙

別紙

誠意一章乃聖賢喫緊爲人處文公章句或問說得十分痛切吾兄只合將緊要處提掇示人令有深省處今翻騰許多說話累千百言汎而不切章末添說敬添說擴充又出一段新意愈覺拖枝帶葉未免將持守之功爲講說之資前書所疑意偏枯而詞蔓衍不審尊意云何

人不能誠意只是自不肯誠禁止自欺務求自慊工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此是誠意一箇關捩子也今謂毋自欺以下是釋誠意之義直至愼獨纔是下手工夫未免將聖賢喫緊意思說得全散緩無力了

小人揜飾謂是天命之善不可泯滅故其端復萌此說出於東萊甚巧似非究極之論蓋天理人欲只在幾微之間正要人精察明辨小人見君子若發一點羞惡之心欲改其不善而從善這纔是天理復萌若惶恐被人知要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全是人欲此非羞愧自爲不善乃羞愧人知其不善也何處得有天理來又何其幾迭爲消長之有

與余子積

吳門之會侍教連日極荷警發受賜多矣竊窺吾兄精神丰采大不如曩時以案牘勞形所致也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絶願保合冲和明道云節嗜欲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躋魯齋云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存是要規言哉言也吾兄其敬聽之禍亂頻起尋就戡定伯安之功社稷攸賴思慮先見喟然益懷永清也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前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永清癸左書問亦深疑之今亦無論其他如栽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

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於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之心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

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隮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爲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愚見如此未知然否高明幸有以教之

與尹令

久不覿面政聲日聞小民咸欣欣然望大惠之且及已也而仰首以俟崑邑幸甚曩者獲見執事孳孳好善虛襟受言思欲竭愚慮以裨萬一頃疾病之弗間弗獲一登使君之庭此心恒惓惓也乃者竊觀閭閻窶人相聚疾首蹙頞若於丁田銀徵歛太急勢如倒懸而里胥尤甚破家者踵相繼矣問之言與淚下且謂鄰封皆無之亦非經常之賦不以咨貳尹而獨致憾於使君譬若人子有患難爲之父母者恬然不一引手救則怨慕之心固其所也況貳尹實受命於使君哉催科之政須通計諸色財賦乃知緩急今貳尹專委一事料嘗受綢遝之累勢必以嚴刑驅之小民危迫之情當何如也

伏願明使君以父母之心爲心亟罷前令停免丁田之徵如不可停亦請使君親任其事寬與之期輕示之罰使闔境疾首蹙頞之人莫不歡欣鼓舞以戴盛德豈不休哉

與王純甫

舍弟嘗覿盛德之光但自幼失學不復能道左右精進之功以助鞭策懷仰之渴何可言也關巳復補澀曹柄用伊邇世道人材願精入思議豫加訪求也惇夫久不得書千積永清源甫皆得相會否思抑數通書伯潛起居何如崇志想數得相會枝離群索居汨沒荒廢巳甚病中涵泳仁體覺得胸中漸有一般融融意思和氣發生天地萬物血脉不至斷絶若私欲一萌便有一般邪氣與和氣相反只提起涵泳意邪氣自消若不遏之於微邪氣一感和氣便都消鑠盡了待覺得又須重新整頓起來日用應事時若渾厚包涵慈祥愷悌便與此箇意思合若忿累殘刻昏縱便與此箇意思相反靜時易持動時難保日用工夫最難得合一因思明道先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及求義理栽培充拓得去數語然後恍然覺有箇下手處平日每

愧不能深厚懇惻只因不曾做得此等功夫耳相
望千里深恨不得就正於高明今特舉似數語願
兄決其是非也

答陳應和

別後緬懷冰蘗之姿隱隱心目寮友咸望吾兄有
令子承來諭乃復差池天命固有遲速邪昔竇禹
鈞夢神告以無子而夭盍行陰德禹鈞如其言凡
可以濟人者無不爲之其後神復告以有子而壽
世所傳誦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者也范文正
公記其本末以勸後之人校蒙厚愛敢以禹鈞爲

祝今叔事佐望日崇呴煦成雨露叱咤生風雷若
一以慈祥愷悌爲主如先哲所謂臨政不合着心
惟於恕上著心則人之家被德澤多矣天錫祚胤
當不啻如禹鈞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執事
其擇之承寄測景臺量天尺感感

與胡永清

別後悠悠我思日以勤只吾兄還 朝機會奚若
語默去住云何重雲蔽日率土憂疑誰抉浮障以
扶東明乎聞 上居宮中澹然無他玩好惟勤
讀書陽德之亨庶其在此但 聖躬微弱恐劬

書或非所宜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日用間轉移
變化引緒資培之功妙不可言理學失傳後世專
以書冊爲務其汎而不知要者反以溺心疲精勞
神天機窒而不發深足歎嗟有能切己體驗者所
得固亦無窮但專于此則易入於枯槁偏滯於天
地生生之機不相湊泊今日忠愛吾君之深者宜
莫若勸以修習先王禮樂遺法以養 聖心元
長善端導迎和氣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矣自古
國家敗亡多起於朋黨之禍今其勢遂成彼此忿
激愈甚似有鬼神交鬪其間者願吾兄以至誠大

公之心消融其隙一以愛君爲念且置舊事勿陳
釋前忿生後福否則其於唐季牛李之覆轍吾兄
不可一日立於朝矣子積思抑皆有書勸吾兄堅
卧勿起爲今始究人益憂兄忠憤激烈雖處善以
動或動非厥時耳故人意良厚高明擇焉可也

答湛元明

校天地間一棄人尚蒙垂念懷我以好音慚悚慚
悚怨艾之餘頗覺此心出入往來若有路徑放去
收回在握其機恨未得面質也聞南雍絃歌盈耳
猗歟偉歟但古人詠詩隨事取義妙在動發天機

且更唱迭和彼此相成則可以引續善念恐不必拘以五倫也

與王濟美

盛德久未拜謝榮行過我病卧於床弗獲請教别後積有馳情糧役一疏譬如拯溺救焚亦足小試康濟之策但恐終歸有司文具耳嗟乎兹事本末甚長更僕未易數自古豈有建都於北荒棄地利全仰給於東南者乎亦未有數千里餽糧而無通融之術者乎二者已足坐耗天下加以冗食冗費漫無紀極而又有坐食之冗兵賦役煩苛風俗侈

靡有司者又從而侵牟之四海所以困窮也安得吾君從頭整頓一番使人歌舞堯舜之澤不然塗炭未涯也

與余子積

思抑轉致尊教意懇然可掬不惟苦口亦苦心矣不肖安敢不自力以終貽故人羞邪閭諸立卿云吾兄少衰矣其然乎其未然乎兄松柏之質受氣厚完而猶若是矧蒲柳之質耶歲莫一友過我見校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學以神明厥德吾所居必灑掃消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窗以漏月光至昧爽時恒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室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校慕古人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疎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多矣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今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造化矣校聞言瞿然又曰生生之謂易吾輩學皆枯槁偏滯如何

得生良由不習先王禮樂之教耳今禮壞樂崩而三百篇自在學者祇玩其文所得淺處若朝夕諷詠命弟子歌之與同志更唱迭和節以鐘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更能相與舞蹈妙處尤不可言大抵善念非引續則不能深長惡念非消融則不能蕩滌先王禮樂之教所以誘人入於善而不自知也校愚不足與此而深有味其言吾兄長校豈止一格所見當又別也願益以教我校平日學不得力只因此心收聚時少游散時多悔艾之餘頗覺此心出入往來若有機竅

放去甚速收回亦速而持久甚難臨別請問友人徐指示曰其機在目校聞之躍然而喜深恨不得面質於吾兄也

答李立卿

辛未之春送兄大江之滸以篤實沈潛爲贈別後六載兄過余東海之濱竊見兄議論宏闊氣翮發揚因以自滿相戒後復勸以毋爲出匣太阿念之宛其如昨不知爲別十有一年矣緬想德業日懋但未知收斂向裏攝於密微處何如天地混沌而後開闢閉藏而後發生今天下困窮極矣大司徒

之擢天固將大用吾兄願完養厚蓄以大厥施也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畜聚恒淺應用易踈古語塞兌固靈根可謂識其機括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也兄昔議論英發故敢以此爲獻校自少亦頗有志於學昏惰無成良由勇而無剛不能畜其全力此心收聚時少游散時多善日以銷惡日以積今方自怨自艾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不知終能寡過否也玆承下問且稱辛未丙子二年每見學每加進愧負曷勝

答王純甫

校也處義弗精賴兄裁割犂然當於愚心此由心體麤踈故應用炤察弗到殆天假良便救此輕脫也承教效法於坤惟平實乃能廣大勸於人情物理用功且自謂更嘗差多觀省加密足占吾兄別後精進其賜不啻韋弦也但覺英氣時復逼人豈剛大發越固難自掩邪近每讀象山講學之書明白正大深歎其卓識超然妙契聖傳但辭氣軒輊竊疑其猶有虛氣驕志存乎其間恐去淵寂尚遠

不識吾兄以爲何如天道淵乎微哉校豈能窺測但所以厚吾之生玉吾於成者往往而是校也棄天甚多故每慙懼耳海內名士甚多校所甚服者惟陳生激衰及吾兄爲最萬望時賜教言鞭策不逮至懇至懇

答黃起亨

久不挹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蔕願開拓萬古心胸虛

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聞起居煩叱姓名致意

與胡永清

別後又兩月矣瞻仰昂勝惓惓竊聞君子愛人以德故昔敢以不進則退之言奉獻左右吾兄視太公出將武公入相之年尚自遠在而遂有趙孟之偷此枝之所深憂也自茲以往將敬端士而畏之矣畏之則疎而褻狎之人進矣雖好讜言或姑置之矣置則人不復言道古今而譽盛德者多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韓相國休廣平曲江流亞也素善挺之而惡蕭俛晚年乃曰嚴太苦勁蕭軟美此恐必有受病根源不可放過也吾輩三四人情同骨肉子精最爲苦口枝不敢後也願吾兄閒中涵濡聖賢遺訓維持此心至懇懇西山發揮武侯六十四陣圖奉以備覽玉髓經二冊容抄畢納還欲借一二書冊希付舍弟就彼抄畢送還天氣嚴凝惟冀善自保燠不具

二

正歲天運一新恭惟吾兄年彌高德彌邵法天行以自強至祝至祝歲奠承賜箴砭之孟敢忘大惠韓魏公有言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告於人亦當爾枝所以深服子精吾兄懇惻之心也舊講學未合退而反求極有紕謬處但未知吾兄曾經察否枝平生學苦不得力因則又求今亦安敢自執第因此頗易着力當下操舍便明雖然又懼其差毫釐繆千里也則常以孔顏之言自勸惜也畀弱不能猛進耳有所疑録具別紙

來諭病丘卿論治頗似少年縱横時而無真實懇惻畏天命悲人窮之意至哉言矣責善朋友之[illegible]海內人物如丘卿論治能幾交游窮幾人吾兄不可放過論治不合且姑置之惟發其惻怛之心此爲正其根本又當推其樞機丘卿惻怛未至只爲易言以故蓄積不深輕於漏洩但恐吾兄自所睇意則先動氣此却當自責矣子精書云夏間有書附希曾會間頗一問之書紳與銘盤跡相通也實相遠也吾兄嘗察之否乎請遂言之子張務外其心茫無着落夫子說與言行觀辟就身上用功言行俱從心發出忠信篤敬功夫自內做向外來又恐未言未行時疎漏繼之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工夫至此渾無罅隙矣明道先生默識此意故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可謂妙契聖心子張當時書紳亦甚感發但此意思却淺蓄德不深與夫子所謂內自訟默而識之工夫何如譬如今人銘齋及書座隅初亦有警久而玩焉漫爲陳迹矣湯之銘盤自是聖心懇惻又書此以置左右目睹則怵於心假令子張書紳同此一模流出却是淵騫位中人矣文者非他是出於人之心也心安從生是出於天地之風氣也故文格不能不與時高下雖同時或不能齊吾兄

試觀孟子之雄辯與子思之淵懿何如文公之詳明與伊川之簡重何如是皆超出風氣者而猶不能盡免又如明道醇和而氣脉却促伊川有拙直處而氣脉却長皆有所關係校論文格其感深矣噫豈惟文哉平生守拙詩文皆屏絶不爲日諷咏三百篇間或未識作者之意因竊採漢魏以及盛唐其調每下漢初語意尚渾涵魏晉漸覺發露其後費雕琢矣冲澹閒遠之趣爲之頓衰慨然有感古今風氣淳漓不同學問之淳漓亦異竊不自量志期返樸還淳來諭謂校辭不能達意誠然誠然

校既不屑後世語言而埀遠惻於古心聲所發正自不免隨在風氣卑弱中吾兄豪傑眼力逈別雖然兄亦不免擇合而受弗及相與究竟所疑雖小事上皆可觸悟也

答胡郡守孝思

正歲敷和天地交泰敢賀君子道長歲莫承教愛恐勞執事不敢造謝而別十事郡人稱誦快然而喜更願持以信必吳氓幸甚射以觀德固男子所有事但黑王相公所處亦似有理公謂何知仲木世方仰如泰山北斗願且毋出其書君子當愛人

以德謹具別紙請教

久聞仲木先生篤信好學海內推重校嘗恨弗獲薰瀹盛德因請叩學問淵源以自砥礪豈天誘校之惰俾無緣親仁邪乃今何幸承示仲木演釋諸書受教多矣厚重老成言語前後可質其曰此與志學次第却異曰知格物則下七者皆知曰學者當華舊染之汙不然血肉之軀焉能學貫天人曰此知行並進之旨若曰先知而後行等到幾時行得却是後世以博洽爲知矣曰若先立乎其大者則他好自換不得至哉言乎雖然有疑亦不敢隱

今未敢瑣枓條以請若曰讀易人懼爲惡玩圖人易從善曰學者果能識此當日就到顏子欲罷不能之境曰爲文不可謂藝易修辭立其誠曰氣能入虛則能盡性虛能實氣則能踐形其然與其未然與校意更欲進此言之則輒爲不言則就正無繇竊惟千萬世而下學者只當以夫子爲師讀論語如聽聖人親咳侍地去行務要體貼來做工夫當自不暇自不衒語言假如當時有一弟子退將夫子教言敷演解說衆必駭聞夫子既我師諸弟子雖前輩長者且緩之待我求得路逕已定却將

他學聖人樣子勘驗自家我若未是舍而從之彼如與師訓未合亦豈敢遵信雖則如此又當極其尊讓不敢輕有貲訾却似判斷一般不肖平生常苦學不得力困則又求淺陋之見今亦何敢自信但覺頗易著力不識高明以爲何如願因執事以爲階就正於有道者

與高汝白

日拜疏陳謝後久不聞起居王時行云見吾兄於白鹿洞忿心釋然以消信乎感德之感入深也校困學無朋常思海內賢者以自鞭辟竊惟孟子心學淵微其大要有三端發於善邪順而導之惡邪逆而折之夾雜邪因而轉移之齊宣王不忍易牛人常有是念孟子教以察識擴充可保四海梁惠王問利國亦人常情孟子明炳幾先知此隙一開末流不可復制其善惡兩岐如好樂之類一於導之惡將伏藏一於折之善且弗萌孟子爲之機轉使向於善者專則惡自消日用間循此用功頗覺得力求諸夫子之教則有當著力者有無所容力者渾若造化涵育薰陶嗟乎善念固當擴充必兼培壅引續則愈深長惡念固當遏絕更當蕩滌消

融則自脫落故夫子教人妙在感觸其天機使不容已提撕警覺使此意忽當新顏子稱循循善誘可謂妙體聖心校輩去聖久遠謂宜篤信以求深造愚陋之見敢請質於高明曲者思就繩病者欲求砭願不我遐棄幸甚幸甚

與金士惇

傑回承諄諄之誨隔千里如面談謹當佩服人從京回成道士惇忠厚篤信不容口至誠有以動之也嗟乎人惟心密乃能謹微無謹於微天德成矣此士惇所長但事亦有當執體要者若過於煩碎

瑣屑不免鄭重周章則與乾坤易簡或不相似傳聞在京師密於交際往來之禮獨振頹風但緣此日不暇給僕夫亦為之告勞其主勤瘁可知矣古之聖賢或不如是士惇必曰此禮也吾身雖勞吾心常安愚則謂尊賢之等與親疎之殺天實敘之故雖朋友之中交誼厚篤亦不能齊禮文隆殺因之以異矧非朋友而泛交者乎禮有相趣也相揖也相問也相見也而後及於朋友焉今士惇槩欲從厚恐其勢有所難行吾人與天地參宇宙間事業當幹者何限乃困精力於此堯舜之急先務哉

未然乎天地大化聖賢心學一動一靜相乘而靜常為主今終日勞吾之形恐其汨吾之神也校昔居南都寡於交際失之不及今乃以勸士惇譩過猶不及惟欲士惇歸於中耳何如何如

答余子積

得永清立卿書始知吾兄滇南之擢悵然有懷共惜賢者遠去立卿又謂兄德愈進而身愈健少慰朋友之憂想兄處此裕如也三月朔始領吾兄所寓希曾書如渴得飲日所述友人之言高妙超絕其所自得為多近考之聖門不盡合以其略稽古之功也賈太傅有致火致日之譬讀之爽然吾兄疑之良是但其鞭辟得力處亦當取以自輔也承諭其機在目此乃四勿之一端缺其三兄得無有未察乎校靜中默觀五臟六腑關係陰陽門戶以答然始知此心通竅於目而能視通竅於耳而能聽通竅於舌而能言通竅於百體而能運動此心若走作數者皆其透漏之路也而口之透漏為多目嘗舉塞究閉處根諸數雖然口之透漏豈若目之透漏為甚也蓋常竅通關於目此心之放皆緣境而生聖學權輿從此放出卻從此收入至為簡易兄謂目當閉時心亦放去此辭似精切但未知纔舉眼時便已被境牽引透漏與明處透漏亦總一般惟特目之人透漏開悟其機乃在於耳而不在目願兄默而體之更以見教承諭出處之義詞婉而意確深戒夫愛之情令嗣進修何如天氣漸暑願兄從容靜養自愛

復高汝白

承諭出處此故人相愛之情也校定天之廢才分當杜門以求寡過今聞漢池有警若上章弗允勢不免扶病而行病必不可強則徐圖之耳遠承教

言平正發實讀之心開目明因而轉移天機妙處在此日用得力最多高明曰否所謂長得一格則見又別也雖然願於起念處更加研別何如以易體之吉凶易辨正惟悔吝難免以善惡交互耳大抵人心立得箇主宰則全體渾然在此隨發處研審則其應用燦然支離空寂均之有偏然其差處皆於毫釐而其後不復自覺吾輩講學異同正宜各相救正以淺陋窺之高明似與以立本與研幾處相混不識果然否也便中得常賜教幸甚幸甚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覿　天顏對　上第一義安出信闇何如儻有未合願益存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近讀春秋窺聖人撥亂反正次第只是識得輕重緩急分明而寬大從容故能不動聲色而卑自治耳純甫金玉君子執事與之漸摩必有日新之益也病中言不能悉

與胡純

主上英資天挺而上下扞格不得大有爲久矣今令尊爲御史大夫而遜菴爲太宰此誠挽回世道一機但闕　上好明察遣人四出羅事汝宜痛自謹飭常念曰吾父今受天下重任吾守禮法可以增父之光豈惟天下咸受厥賜吾一家亦福澤無窮矣若稍縱肆上累吾父豈惟隳厥家聲將天下之怨咸歸焉閉門斂跡縮首避名勢此吾姪今日事也舉業雖久荒廢但汝天資過人間中尚能溫習乎

十四事贈胡永清

一開悟　君心妙在因機順導　上好讀書就於書上開導勸以勿滯訓詁務求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

一今日第一義莫大於通君臣扞格之情先勸吾黨將順　聖美釋　上之疑勸　上先延訪大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群臣忠邪

一今日得　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人不知自陷於黨今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爲心日以善道輔　主士大夫將自

愧服若不免於輕且激則將愈疑天下之心
一宜勸　上愛護精神廷廣嗣續或諷或規因事勸
之則言易入仍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
聖躬　朝廷一日二日萬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
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明
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擧更相推讓以
興人才特敕大臣先擧所知者人各以類擧所未
知試以唐虞詢事考言之法大臣進退重在擧賢
敬賢庶幾背風已詢訪
一聖上英資將大有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

宜勸　上面敕大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次第罷
行以救天下窮困大臣不勝任別求賢者代之務
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
一宜勸　上恢弘　聖度勿使有所芥蔕於心
一宜勸　上畏天常察天之災變恐懼修省
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選
有捷法許群臣盡言時政得失擇其能直諫識治
體者拔擢之仍責臺諫有闕自擧而殿不稱之罰
一上雅意重守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
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

御監出守皆可行也古之守令有君道焉今特僕
道耳若非重其職久其任天下何由太平、
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有大興革與其求中策下策
莫若勸　上廣興北方地利撥糴減漕此爲上策
一他日禍亂終起於邊宜深留意要在選有威望大
臣修明紀綱愼勿以吏事制戎事
一周公理財自王宮后宮始今　上恭儉宜勸以四
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項科條冗費盡革以
寬民天下孰不欲舞　聖德
一宦官之禍皆起於雍蔽若君臣同游則不動聲色

而自消矣
與胡永清李立卿
別後有懷如渴按已扶病入京抗顔復臨諸生有
覥面目所至當爲國求才唯使科擧而得人也雖
奔走空度骨肉樂爲之令徒勞何補比上聞
聖德日新深爲世道慶但小民未沾膏澤有甭於
日則怵然我心吾兄身侍五雲倘念百億爲蒼生
命隨頓塗受辛苦其憫惻又當何如也黃河淸今
上生今黃河復清前星其將耀乎願贊君相布寬
洪惻怛之政以迓天休自京口入京感慨良多錄

具別紙請教過歸德乃宋故墟因上褒崇先聖之奏篇終效野人獻芹未知可否幸政教天氣正溫願若時調燮保合太和不具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如渴嘗一奉書不識已達左右否明良相逢千載奇遇願從容鎮定順機開悟　聖心天下事立一大規模却次第從頭整頓慎勿因一事觸激如治亂絲而棼之也

與郭尹

張柱史南還寓書奉問想已達下執事矣吾蘇民

力久竭內實彫弊而外被富庶之虛名若吾崐則又加以綱紀久廢小民尤爲嗷嗷以易象之蠱之時也過此不可爲矣明公之來殆天憨斯人之窮特遣福星以延續厥命也公初下車誦言日至多不根之言校諗於衆曰吾嘗識其人也是固能茹剛吐柔不激不隨者也囂囂之言殆噬腊肉而遇毒乎且雨露雪霜造化亦並行而不悖茍當矣雖震之以雷霆亦不爲過但不可常耳既而家中附書至極言神明之政數十年所未有衆始信愚言之不誣也雖然愚意更願明公若持衡秉權因物輕重一付之無心校狂直且恃昔者故舊之情率爾言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天氣正溫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與唐虞佐

維時春意融融充盈宇宙萬物茁然以萌此天地之盛德氣象也然其根乃從陰冬沍寒之時閉藏極於嚴密夫然後薰蒸醞釀盛大流行是故聖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於主靜吾兄以易名家其於乾坤端倪閱之熟矣校敢以所見質之高明噫天下之事惟簡可以治繁未有以繁

治繁者也惟靜可以制動未有以動制動者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二

來諭獎借太甚惶恐無所容昔者隨時之疑殆出淺之爲丈夫者然必舉似吾兄盖生今之時若與世俗絜長短易墮墮了人若以古人與自家較量便覺得不可及處甚多茍有發憤進步處也承示楓山行狀愚意頗未滿其諸未免於辭勝乎

與張常甫

承諭明刑弼教此非俗吏之所能也昔居刑曹幾

陸沉於案牘乃今復為廷尉平仰視皐陶如在天上蓋皐陶之學以天為主其心純乎天德凡事俱是代天有為今也胸中私意填塞如秤失星乃欲強持天下之平豈能酌其輕重也愧甚愧甚年兄不棄時賜教言以警昏惰至懇至懇

與錢元抑

昔居星溪之上久坐室中時出而適野曠然得大觀乎天文四壁為宇渾渾乎六合一家也日星升沈四時卷舒乾端坤倪軒豁呈露時至則草木欣欣向榮氣反則歸根復命可以睹造化之全功焉

一自入朝廷戶之間所見咫尺神爽每為之不怡然猶匏繫於此者吾　皇天挺英哲於食芹而美冀欲一獻之也老兄半神瀟灑望之如畫圖中人翛然有出塵之趣久與之處則此心憐憐惟欲人為君子惟恐人不為君子大有助於名教也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每令人一唱三嘆令嗣令姪進學何如天氣漸向熱惟冀若時保燮天元不具

與方思道

神交半生乃今始得一見又交一臂而失之悵惋悵惋公固天下奇才也自古脫略細故人闊綽能幹大事雖然願公為在匣太阿毋為出匣太阿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收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公於日用間其蘊蓄也恒多其發泄也恒少所進詎可量哉語有之曰狂夫之言明者擇焉敢以芻蕘為獻

與徐用中

承諭朱陸之學此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之盛心也正欲面質所疑無何而執事行矣請卒其之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偽故學

須完養本原漸次開天德明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正氣化渾厚未開時也文公廣大剛健篤實明睿此固作聖之資且精力超絕今古使其自少便從根原上培養開廓起來如顏學孔可以優入聖域今未免為多才多藝所使用志或分幾於鑿開混沌潛龍以不見成德愚深惜文公見之太早也象山振古豪傑其學超然默契根原而氣質太麤譬如渾金未經鍛鍊查滓尚多也愚生也晚其於二先生曾不能為役非敢妄議短長特欲求正於高明耳

答程本虛

聞汝巳隔關千里生靈命脉繫於汝身有稚鋒刃者仁人所宜慘怛也昔所論學非是支離乃傷於急迫非可久之道耳見元城必能正之李守備松死於王事守巡逃責反歸罪焉忠魂誰與昭雪聞其逐妾有子而悍妻蔽之官與小叔襲此一脉寧忍使之絕乎今汝建牙嶺西自是天意莫若先收養其子徐勘其事白諸撫巡奏請於　朝以録其忠以繼其後茲乃激勸一大事也本虛其盡心焉

與胡永清

聖恩寬大吾兄得以從容燕養保全其天年疾其有瘳乎雖然有心病有身病吾兄之身病亦心病有以重之吾兄恁地聰明其於死生已能了悟而於疾病常過憂始也因鬱致病今復因鬱增病何明於大而暗於小乎曷若坦懷任之死則死耳縱種種危急終不以汩吾胸中之和心泰則神怡神怡則身康不求卻疾而自卻矣何如何如枚方尋逺初賦非久當會吾兄三江五湖間也

與顧惟賢

古人明我明德於天下者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我身始要修我身又自正心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乃我身主宰此巳是說到盡頭處乃學之統宗會元也下面三轉甚緊正是提掇箇起頭處教人先儒不免說得散了如何是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蓋萬事都歸一於心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歧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如何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蓋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吾若覺得是惡又是明處但通體暗只有這些子明須著開大致知是要推明破暗開而大之也如何又說致知在格物蓋

心體本明暗處是有物蔽我良知也故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巳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孟子所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書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皆此意也愚見如此未知果能弗畔矣夫願吾兄反覆思之還以一言定其可否至懇至懇

答桂子實

惟公素自任以天下之重遭逢　聖明託以心

晉知靡不爲其於死生且不遑恤矧世間一切利害得喪曾何足芥蔕於胸中乎寵辱不驚殆未足爲執事道也必也蹇之反身修德泰之包荒夫之壯於頄咸可以備弦韋之助也言乃心聲出言或疎得無存心之未密乎志惟氣帥氣盛過猛得無持志之未定乎更宜既深觀省加熟此言殆爲弟試之藥矣令嗣執弟子禮甚恭校不敢安亦不敢讓乃知家法所漸久矣今日從耕　帝耤倦不能與俘回力疾布此言不能悉

與陳宗獻

一別忽已改歲其於踏仰爲勝惓惓跽乎世道相交大抵以貌而省齋甚矣法家相承牽主於刻而省齋獨恕宜天之昌其後也省齋行無何而三法司紛多故矣衆咸服省齋之知幾且處之無跡也校多病求還釣磯天之棄才不可強也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省齋遡來佩韋其益奚若此養德養身第一義也經時春氣氤氳生意充盎宇宙藹然吾人之仁也若忿怒躁急時便覺無此氣象省齋驗之何如

答李立卿

承教多矣詩詞文體視昔皆有進豈筆墨蹊徑亦時爲之那槪自天地既闢不知翻覆幾多纔有今人許多文藝直是無端吾人只當返樸還淳以回造化痛定錄讀之惻然當時治兵門弊元元塗炭朝夕皆心事定後追思使覺瘡痍滿眼故略陳撫定方略而於出奇制勝處皆不忍言也嗚呼仁哉奏篇善因事以爲功真救時之長策但其間亦有見得太敏不及深思處略救得些便放過了淺見若斯不識高明以爲奚若

答胡永清

吾兄袖却活國手段也須康濟自身若彼病纏縛不求擺脫非豪傑矣人年老則氣衰其性宜緩而反躁急於壯年者脾土受制肝木自甚也凡見此證不可不過爲之防怡神養性便是無上藥方也何如何如

答夏惇夫

吾兄閉關自修此盛德事也校多病自救不暇安能發藥於兄乎雖然請試言之吾兄天資甚美純正有餘而剛大若有不足從容涵養固成就其所長而勇猛奮發所以補助其短者尚覺有所未至

也以故人情物理研究或未精斷置或未當況今精神又非少壯時比照管自是不能到矣往事今不必論只問新功何如願常提撕莫放頹惰時以古聖賢鞭策自家愚見若此未知是否吾兄擇焉可也

答黎世讓

別後聞汝備嘗險阻人不能堪固天所以玉汝也南方松栢不歷冰霜幾與凡卉無異大丈夫處窮之節正須受得摧挫挺拔出群纔有根器可致遠大

答周道通

三復書陳誼甚高惓惓誨我以道且欲曉諸人人甚盛心也顧淺陋何以克堪拜命之辱雖然執事既以古道教我豈敢唯唯以負執事嗟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近之汲汲欲出者皆聲臭也欲成名者也慨自孔孟既没惟明道深得其傳正以完養不輕發耳今所纂輯表揚不知是似明道還肖否道本天下公理人惟各有私心不免因同異以為取舍何由廓然太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淺陋之言高明其擇之

答聶郡守文蔚

日論此心出入闗竅與收攝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為難到這裏一字也着不得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得這欛柄入手精彩當自迥别也虎行如病鷹立如睡皆畜其力而企剛牛為纔輕易發洩便浮泛無力矣諺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又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高明其毋以人廢言

答鄒謙之

日睹儀刑消得鄙吝受益孔多雖然竊有疑也古人不云乎克己最難兄之言學若易易者纔一開口便有一副當見成話頭恐攔阻了進修實功却治不得真病根敢謂之葛藤願兄希顏之愚為曾之魯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着實用力到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塞兌固靈根此機括何如

答沈景明

遠承寓書奬借太過愧甚不敢當愧甚不敢當竊念校平生無他長惟好善而已昔官留都體羸多病常杜門自修或告曰某善士也則忘病亟往見

之至則所見不如所聞若此者屢矣而終不悔以故前後得益友數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令故舊半凋落而枝亦且衰矣追思往年恍若隔世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每用憤歎恭惟執事邁往之資年富力強仕優而學謂宜博求四方善士與相漸摩他日德業進修不可量也欣願欣願維時天氣滯暑大火熾然若恭靜爲躁君惟寧定可以遠熱善自保愛不具

答施聘之

慨自天涯一別十載於茲緬懷故人宛其如昨雲

翰飛墮若挹丰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論也吾兄天才逸發利器百未一施遺蹟巾廢凡在交游皆不覺爲兄五嶽起方寸隱然誰能乎吾兄曠達襟懷吞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蔕壯哉壯哉吾身安從生出於天地天地會有壞時矧於吾身譬一浮漚起滅於海乃絆卻虛名生許多畔援歆羨達人大觀可發一笑也天氣滯暑火老候獨願加調攝保固天元不具

答呂仲木

三復寓書溫恭退讓儼如登君子之堂而式瞻儀刑有溢於言語之外者矣噫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當今之世先生其人也雖然嘗覽易解諸書及應酬之作似非作聖之功唯善人能受盡言故有懷不敢隱嗟乎大道散爲天下裂也久矣辭章訓詁皆易以溺心必也一洗而空之願意孔顏返樸還淳以回造化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敬爲高明誦之

與王直夫

陳元城過余山中坐林泉間商量舊學其人超然絕塵如鳳鸞翔於千仞語校曰學者立志須能如

伯夷餓死西山乃可入道又曰學者自期待當以聖賢超責當以禽獸乃能獨截得人欲緊嚴又曰學者須判別臭腐神奇超乎萬物之表與天者游則清明在躬汩於私欲墮落利欲坑塹則滿體皆血肉腥臊矣又曰人能勘破生死置之度外則名利不須說擱矣又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卻是把講字代學字聖門何嘗有此又曰天地萬物皆我之師胡爲專泥古人糟粕枝深有味其言敬以告執事高明以爲何如

與穆伯潛

初聞調命爲兄悵然胡書類之多蹇耶旣乃釋然曰玆天所以大造吾兄也兄篤實沈潛神明內蘊造聖之資也而靡於文字之官不無滯於詞章訓詁是故瑩矣而未光今得超然一脫斯累蕩滌而熔徹之日新之盛德固有匪夷所思者矣欽仰欽仰維時火老候濁金氣肅殺一番玉宇澄清陽氣潛藏於黃宮實基於此愚故曰聖門之學惟在乎求仁求仁之功莫大乎主靜若非推陷廓清亦未有能靜者也淺陋之見願高明是正之

與丘以義提學

軺車所過多士欣欣信從感動之機亦旣有隱於中矣鼓之舞之丕變厥舊固有引領而望之者矣願高明加之意焉日承枉駕獲睹儀刑信孚謙恭固有不言而化者矣承諭嘗從事於作敬功夫此聖學第一義也但愚意竊謂心是吾身主宰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若有所添却是別尋一心來治此心其勢必至拘迫血氣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書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禮曰虛中以治之其言最爲要妙可久可大之功也躬所未逮姑誦所聞高明取節焉可也暑中奔走校文形神勞

止今旣竣事端居無爲天清地寧復還吾舊其樂只且天王補心丹方藥奉助含養元神鑒納是荷趙子常春秋集傳十五卷聞已求得之不勝欣慕願錄全帙見惠蓋自昔說春秋者多鑿惟子常論著有所據依若更向上求之則聖人經世之志可得也

與聶郡守文蔚

舊歲免裁因會計不早定故實惠不及小民今歲有　詔漕運折色若干甚大惠也聞會計在邇願早定畫一之規揭示各邑鄉村使愚夫皆可與知

千里之內誰不歌舞盛德可泉每定裁數輒先期出票曉示小民胥吏雖有神姦不及措手公明察如神亦豈無遺照但願每事執要而毋好詳則吳民蒙福多矣

二

承惠南軒節要讀之警發良多但刪取大意終未能知尚覺有冗泛語安得暇日相與商量數條庶幾究極歸一處也今先舉第一條求教太極二字聖人贊易始言之論語中未嘗舉以教人今貴許多說辭旣云太極所以形性情之妙又云明動靜

之蘊似皆推測而未得要之皆葛藤也竊意南軒天資高爽英邁超越常倫而下手功夫一時尚未端的故文公表其墓稱先生之學始皆極於高遠而卒乃就平實今掇其未定之學示人正恐誤後學也淺見若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聞靜中

大河横流僅有砥柱大火爍金清風泠然宇宙間少此樣人不得吾兄孰乎自守人莫可得而親疎卓哉願兄益求所未至相望數千里何以贈之剛大二言敢以獻於執事

答呂仲木

昔者不度進其狂言吾兄應之如響斯答有若無實若虛今於吾兄見之矣雖然愚意終願吾兄從今伊始盡斷訓詁辭章而超然深造聖域也維時春氣微溫生意盎然萌動充暢以久仁滿盈於宇宙間藹然吾人之仁也然其原乃自冬氣閉藏嚴密中來夏首連山商首歸藏此聖學第一義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為祝

答歐陽崇一

兩承教言恍如親聆故人謦欬深感惓惓厚情或告我曰崇一移疾南還矣以故久不答書今乃知傳者誤也克己最難近年講學者固多英才然言之太覺易易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執事今為師匠尤宜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校卧病衡門日惟震无咎而憂悔吝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高明幸有以振我

答薛僑

承諭瘵痔幾殆此固輕信庸醫徇毋乃欲速之心使之乎噫天下事皆若是矣三折肱成良醫因是警惕進德何可量也令兄遭變固有定力然甚果終未免輕從此惕厲乃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頻德色則阻進修矣何如何如令兄樂聞善言想不以為忤也傳聞改官水部終日勤勞象山輪管庫三年其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亦嘗以此自驗否仕宦易奪人志切宜牢立腳跟骨少肉多終易頹塌也何如何如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三

原王道行校刻

門壻歸有光校正

書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蒞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枚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寃人也不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爲之反覆思惟也枚愚鈍所經歷如

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爲重願密與程參戎謀之使胸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爲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决可信也

與程本虛

聞汝亦心爲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

與薛僑

聞汝南征跂余望之久矣及過余而余乃在海上歸而悵然收鈔細務何足以溷汝然潔廉惠愛使行旅欣欣然咸願出於其塗則其益亦非小也不寧惟是縉紳過者日得相親其善者可爲吾法其不善者可爲吾鑒且得廣詢博訪開拓胸襟人有未同勿強聒與之講學我之虛驕與謙抑與只接物間亦自可驗也昔曾寓一書至京師不識已達左右否惟中愷悌君子而爲姦民所誣願爲世道

計力扶公論幸甚幸甚便中草此尚容後布

與李子庸

竊惟吾兄孝心純篤夙喪慈母哀悃終身弗事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速曾不憖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枚卧病空谷中山川阻脩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均勝惓惓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充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爲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

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昔者承諭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爲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顔子以克己顔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眞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眞僞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與霍渭先

別久瞻仰高風曷勝引領間寓書懇貞白言死期且至屬以墓銘想天祐吉人病今有瘳矣嗟乎自古豈有不死之人哉而衆厭每生故常怛化吾兄達生如此足以占灑落胸襟矣死生大事旣已勘破此關則人間世寵辱利鈍又何足以芥蔕哉雖然鈙猶有疑也吾兄旣齊死生其於身後名何有而奚以墓銘爲哉乾之始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其超然爲何如也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

別紙

崆峒集奉覽其文學史記學選最後學子惜其未嘗反而求之六經也蓋晩而與校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汩於辭章今而厭矣靜中時恍有見意味迺其不同則從而錄之校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校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與李枚

令先公安厝不知卜以何日是新阡亢是附舊塋山川阻修吾病不獲執紼言之痛心汝少不更事凡事只遵照令先公舊規咨稟於令堂及謀於族中諸尊長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寧過於謹畏毋得輕忽也待人接物常宜謙恭此須出於誠篤若裏面驕肆視人莫己若而外面作如此聲音笑貌却是詐矣傲固凶德詐尤賊德之大者近世講學好說大話欺人固爲可惡然俗學卑陋沈溺科舉中只要做好官不思量做好人尤可厭鄙也令郎長養想能行久矣愼勿姑息太過愛之適以害之胡

純家貧族中尊長又多貽擾儘能撑持靜菴有子矣余忝驕惰慣了聞甚不肖未免爲訒齋身後憂柰何柰何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木合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冗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季明德

承示學問主宰全在忠信而其樞機自不妄語始若匪鞭辟功深何以能如是欽仰欽仰但觀論學二書言之又太易易似與聖賢訥言敏行相反恐非所謂立誠也大抵吾兄天資過人不患見不能及只患守不能堅不患不能發揮只患不能檢束

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惟高明擇之

答歐陽崇一

純甫間至南雍其爲吾道喜但未知彼此能虛心相從否邇來講學者衆吾道其復興乎但往往好爲空言與晉清談何異昔者禹陳克艱舜不敢當而歸之堯皋陳知人安民禹歎雖堯猶難只此可見唐虞氣象若在後世便只管說去更不顧行矣廻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緊吾兄是望

與王純甫

嗟夫世道之衰極矣人才至於今每下則以科舉壞之也而邇來講學者衆天其將興斯文乎而又往往好爲大言太橫愈散徒長驕肆不知天意終當何如而兄適爲大司成此誠一大機會也願兄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夫子循循善誘人所願惓惓汲引使人才丕變一番愼毋高亢自居則物情不通多士無繇興起以吾兄之才之行而不篤意於斯文校將何望焉崇一賢寮也而講學似訥行敏言者願兄積誠以動之則所助必多矣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耳以實惠易

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真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汝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汚此與盜賊何別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頹塌故也承問

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爲才高易肆也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旨哉言乎

答徐伯仁

慨自聖學不明吾民久不蒙至治之澤矣汝小試一邑毋曰民寡是即孔門之爲邦也若誠心惻怛子惠我民民欣戴之真如父母只此便是三代矣所示鄉約諭民條章俱惇本善俗憂深思遠之事但須先有一段誠意感孚於民然後因機導之庶幾不爲文具言不必文亦不必繁只須直說使婦人孺子皆可通曉保障一節上下恐難行此實有聯絡氣勢而隱然無迹乃善耳海鹽吳布政昂循良吏也地近凡事可以咨詢天氣漸熱願請共自愛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跟不定只爲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同窮凛凛松栢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爲已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賢者亟懲創之鞭辟近裏著己朝夕以古之學識

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嘗聖賢之旨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懲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徐信而陰自恣者宜烱察之勿爲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功夫却儘可望也義

利辨別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譏以自牧此不是強爲須真簡默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與王純甫

聞將移疾歸寓書問候無何而留別書至卓天假丘壑匪欲以安佚遺兄固將望之以完養厥德大庇斯民耳願勿虛送日月昔歲夜夢孫真人問余養生之道答以飯後當爲言之既而悔過請教真人贈余茯苓盈斛其中有如貫珠者余頓還赤子乍有知識以前真境吾兄在夢真人呼將與語未及而覺夜於養生茫然弗知何故乃有斯夢兄昔抱奇疾究心於此願有以教我

與劉汝楠

予曰才難不其然乎匪天不降才良由人多不能自成其才耳故人佐郡無以相告惟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夜昔少年筮仕刑曹人情物理懵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寃每訊一重獄必夢先祖告誡以故日惕一日不敢任血氣輕易箠撻人有怨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倦則自責曰聞事兢挽鬚誰能即瞋喝盡不推是心此皆拙者所經歷故爲高明誦之

與閩人提學　又崑邑諸士夫

頃承使節辱於敝邑考校士類准公雅明而復崇奬貞才表章遺烈甚盛德也疇不祇服但彭烈婦入祠一節尚以傳文未詳致屢明慮而未允其等義不容默輒敢誦其所聞昔烈婦之喪其夫也其時家業陵夷無以糊口而舅姑並沒煢煢靡依雖存夫兄六人雅不讀書識禮況有贅姑意若冰炭而居烈婦度物審時灼見其有不可以存之勢而秉心塞淵又篤守夫亡沒不復歸寧之節且知其兄介菴鄭公之賢真可以託其孫是故以義自裁先託其孫於舅氏然後從容就死死出於丈夫豈昵愛夫婦而忍情於母子間哉嘗聞其遺婢抱子以適舅氏時飲乳其子出而復召召更乳之撫摩良久如是者三纏綿然而不舍訣則其託孫處死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之情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使當其時家雖貧而舅姑未亡亡矣而其家守禮或烈婦之兄弟存存而未必賢孫不可託如是而死猶爲可訾今既自全其烈而又善遺其孫孫卒賴舅氏以有立及今子孫爲良醫於藩府則烈

婦之奇節遠識殆無間然矣比之見祠三貞並相上下彼既已尸而祝之烈婦乃不得俎豆於其間其於缺典爲何如也某等不佞謹稽諸舊乘參以故老之言直陳如是伏惟執事詳而察之俯賜俞允若夫鄭節婦之孀居七十三年白齕自保始終一節可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執事因已諒之矣不敢贅辭亦惟早賜施行使一節一烈隆然並祠匹夫匹婦有所觀感其有功於名教豈小小哉某等辱在下風不任惓惓瞻望之至

與聞靜中

戴司寇亦一時名御也御猶嚴然也知人之鑒諸曹濁其而多高才上之人倚信焉負其勢劫持同寮使從已胡希曾以一廉處群污中上下交徧摧之屹不易節既而胡永清李方卿至部中若增而重才高足以壓制小人也及得余子積張時峻善類益多而朋黨分矣校入官時小人道消久遂不復有黨今吾兄爲司寇子部多賢者是皆非又何足論但希曾一時矯廉之功不可忘也故爲吾兄誦之校觀近世士大夫爭以文學議論相高而莫肯事事何異於晉人之清談哉刻所謂學當務有本有用若詩文已耳則適足以長傲竟何益哉吾兄有志於世道人才願於此加意

答黃汝玉

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汩利高者騖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爲人父母其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與勿庸忿之姑惟勸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毘陵有毛司諫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問也推類而廣之

邑中薦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己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己潔廉愛民懇惻推此道也繼緬可行也刻文獻之邦邪

答沈一之

校昔妄謂學須反求諸己然非篤信聖人或能自誤以故一遵聖賢之言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見到的然處方敢自信雖然猶恐易差也茲承來諭厭時學之自高可謂確論吾兄篤信矣更願於反求處加之功何如何如承問祔祭事校詎能裁決哉但既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竊聞禮時爲大順次

之勦固宗子今旣未立後而吾兄以尊行權攝遷使之當尊則非其時亦且爲不順但當隨其叔父祔食俟立後再議耳

答林相

小兒蒼頽而傾才高而奇遽爾短折此吾不德獲譴於天又不善教所致也怨艾莫追矣所幸小孫風骨頗異技雖不德祖宗積善也久其發於玆乎來諭比擬大非其倫固以寬吾不知陷吾於惡惶恐無地所示條約鄉約甚善甚善但條約所論功夫須體會爲一纔是立本纔是易簡否則只是湊

合也反求諸心還能虛否若有意氣在便易外馳江右禮俗吾甚愛之慕之鄉約須與俗約並行更與鄉士大夫講究宗法譜法欲大合族必立宗子族長族導族正相輔而行鄉約亦須立導蓋禮俗須是士大夫倡率則上行而下效也保伍法更宜講究只就鄉約中默寓軍法不可明言義總之名亦不必立在臨時命之耳性理節太草草明道先生遺言最切於後學吾嘗與陸伯載欵說三代而下命脈實在此欲提掇出示人未遑也周禮沿革傳乃吾未成之書尚覬有進序文傳出甚是不安

宜毀之吾兄靜齋忠義奮發死生以之不合則致奉身而退此有大臣之節承示周太卿可繼靜齋不勝欣仰惜無緣一見也吾氣體尚如昔不必遠念

與鄭繼夫

別久不獲再見顔色瞻望有懷時見一二大篇流佩正論余已爾相識石門腸偉哉偉哉歎天下固多英才無端被他伏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牽了一輩故判然成古今經術是皆爲風氣所驅者也求其豪傑之士自當度出風氣不作三代以下

人物當英助之聊致祝望之意

與應元忠

吾兄天挺英才而[illegible]而行專佛學之空瞞一似缺却磨鍊功夫今天深陷於[illegible]言大之[illegible]吾兄也承前古人遊衍多在[illegible]以行武公淮仙玉爲法卓越如此敬服敬服更願奮發大勇如夫子之發憤忘食孟氏之所謂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始得百尺竿頭進步耳從今何以驗動情哉但就日用間忿怒處或著實體察或是德性上發來或是血氣上發來此一大證見也佛學與聖學其差毫釐

而天壤易處願精察之若不參透此關終被達磨
踏在脚底做不得振古人豪也校不幸喪子令役
喪孫此天譴否德欲喪吾也昔者汰不盡之污蔵
今欲一切淨盡之而畏天以終身吾兄不棄願時
有以振我廣右之事承諭乃知其精詳足見憂國
憂民赤心但孫方伯昔嘗同察似是同年吳德巽
輩人令若此可駭也

答王純甫

參姪會試特令請教門下後以陸路寄書竟弗得
達校甲午喪子以達破憂以敬易哀令春復喪孫

爾時百念俱忘恍若見性始悟釋老之幻聖賢若
可企及而連續爲雛校之否德天實厭之或大警
之敢不一洒胸中污濊畏天以終身未知何日得
以樂天也海內同志莫如吾兄相交數千里外願
常有以振我嗣續之計方此悶之未知天肯宥吾
否敦夫久不得書維時淂畧願靖共自愛

與王郡守克敬

承問四事此吳中膏肓之病小民所由困窮也明
公欲從新整頓一番吳儂孰不歌舞盛德校雖不
敏聽於下風不勝欣幸竊承執事下問敢不罄其

一得之愚第恐匹夫匹婦不獲盡其情則事終未
善已命二三子博訪民情土俗所宜俟有成說乃
敢以告丈量一事令且就緒矣采集士民輿論先
以上聞其弊根最盤錯者各圩總數與各圩細數
不同總數常多細數常少然有一簡易法可破又
便於民蓋總數之多者乃書手作弊專爲做荒欲
多免糧也細數之少却是小民每年還糧實數今
但據細數查對各圩還糧原數不欠即已就將總
數差處改正不惟弊革且不擾民况侯在吾蘇功
德甚大廟食百世令蘇民無長少咸謂明公百年

難遇欲望公復爲况侯所爲特抄况侯奏減蘇州
重額田粮疏稿奉上此外惟願明公提紀綱惜精
神督各縣可也代各縣不可也小事海涵大事斧
斷靜若泰山動若轟雷昔者嘗面告矣更願加意
幸甚

弔費主事懋賢

日令先公趨朝校卧病弗克出迓心殊不安則又
自解曰公康強固無恙有如解組南還遠候江滸
未爲晩也詎意遽逝太速辛巳一別遂爲永訣耶
每數歸期遣人偵候一日張允清報云鵝湖公喪

且至矣亟扶病出吴門問諸郵傳杳無消息允清又云傳者妄耳返棹未數日復遣人偵候則云靈柩已過矣山川阻修多病弗克一往弔哭盡傷我心每念筮仕初即蒙令先公以范文正期待今日月逾邁道德日負於初心俯仰慚愧自度無可以報令先公矣惟願少湖文星抗志高明超然如在天表不以一毫塵滓累心赤誠以報國樸素以承家使天下咸稱願曰卓哉此子乃鶴湖公之善教也校忝通家與有光矣幣一匹奉充賻儀聊以將遠忱鑒納是荷

與錢治徵

承顧愧無以爲忠告惟是守己愛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還喬木疎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答唐應德

別後恒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之書既以妨於心學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書或後世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爲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己者邪同己者邪長吾游心汩吾炤心不可不精察也聞嘗以讀書爲業次此恐未合於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却便至於此頗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留下些種子他日能爲害也

答馮用先

校也生今而好古志大而才疎固天所棄也日故人過我偶因事論事是何足以言經綸人從心上

起經綸必也養得此心篤厚懇切可以對越神明庶幾感格上下所至響應才識意氣小小能解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今人多學養子不知只患未誠心果真切自能求民所疾苦也世豈有赤子號而慈母嬉嬉者乎天久晴明利於收穫樂民之樂更願憂民之憂不備

答方時舉

伻來知尊體常欠和失於問候校淺之爲丈夫矣乃蒙長者下問欲消鄙吝之萌愧甚愧甚敢述其

所聞人間世最難透者是死生一關透得此關一切順逆得喪又何足道必須提起此心方纔炤勘得破若逐事物家何由超然也宋太祖詩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淺見若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王純甫

鄭壻書回述吾兄聞校喪子喪孫意沮色慘茲承數千里致慰且有楓山之祝深感厚情校昔少年筮仕時有王舉人診校脉曰他日類楓山寧非素定邪今不敢望其壽但願天早賜一綫是天赦吾也承教簡略數言而有無窮之意雖然竊有疑焉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慎獨之功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内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嘗壞矣吾兄志大才大而作用處不免孤高得無少偏乎願更加察也

答唐應德

遠承書問感荷無涯罷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要說縱斬絶之猶恐牽纏況可引惹乎君欲因此轉移人才却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也文公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彭通判

聞名久矣日承過我望見顏色知爲古貌古心君子人也王事有程期雨中不能留客中心闕如屢欲爲陽羨之游擬從容承教屬家中多故未遑此情恒惓惓也聞有子夏之悲老景遭此旅懷其何以堪緬惟石屋古樸之姿朝著中着不得仕途中著不得自當於山林中求之昔者爲七十二峰主人亦是暫主若千峰玉立萬壑鳴璆天將盡畀之延清風明月爲主賓昔人有言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又云秋光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校與應德雅欲久留相親吾儕之幸也

吾鄉之幸也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每用此快快溽暑在邇願爲道自愛

與邵子存

嗚呼令先公高才服善樂從人言憂國憂民出於惻怛勤儉之德儀刑於家兵一時正人也而今已矣嗚呼傷哉聞葬度已後期弗獲比於執紼之役中心缺然令先公正人汝爲冢嗣必也執禮遵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室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

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子存汝自猛省若此得無爲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遮汝了　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清德三則汝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身出入以事干之子存汝自猛省他日做官把　朝廷公法來做私情心下還過得麼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忠厚之至此聲一出求託汝者必多妬忌汝者必多況又是大比之年汝宜絕足不進察院大巡必愈重汝兩司必自敬汝若不能自持出則譊譊輕言入則瑣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人令先公不享汝食矣

令伯父想不我信不敢輕致書以全交也相見爲我致敬

答歐陽崇一

歲莫王汝中過我自咎只於宛轉世情和合議論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校聞之悚然受教多矣今承來教亦如之信行斯言則昔日講學異同皆不必論矣日用間行事疑礙必多凡所切磋皆實事求是矣世之變也君子自以爲有餘其治也自以爲不足故爲吾道賀校遭百罹天大儆之而亦牖之幸於性情有得力處學問之道無他其用功在

復性其收功在定性然不知定性則亦不能復性矣

與王汝中

別久瞻仰如渴每欲懷以好音而與南歸之便茲値良便病中不能作書昔承教時每見自訟只於和合議論宛轉世情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至哉言也假令聖賢復生所以箴砭汝中者亦無以加此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著已篤吾亦誠訥訥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何如何如

答歐陽崇道

嗟夫嗟夫東吳民力竭矣外被富庶之名内實旣敝區區彈丸黑子之地而當天下之半其何以堪物不極不返今茲天遣福星固將大濟此一方之民也幸甚幸甚願以周文襄王端毅爲法開拓心胸集衆人耳目爲耳目乃能盡民閒利弊一二罷行之邇來吏道貪殘猶與鼠同臥忽聞有所劾治打草驚蛇自此亦當嚴憚矣王守竭力爲吳氓賦役二事豈便謂能解倒懸亦且得伸一口氣而困於多言微公主之又只作一場話說矣恐終爲人

所阻愚見賦當寬民吏莫增科壹以便民爲主匪專革弊役當少優士大夫不惟杜其多言亦國家待賢之禮也別久瞻仰如渴天假良會旌節旬宣吳中枚適以病不獲晉謁道生靈困苦狀與其仰望之情伻來忽蒙惠書重之以腆貺感荷無涯承念嗣續匪公之厚德直道安肯爲此言銘刻銘刻枚入子三人矣自度精力稍勝前而有所不足方尋醫問藥爲補此一段造化未知天意如何

答聶丹徒

病中久不聞尊叔父起居恒切懷仰忽承執事書如覩顏面枚也進道不勇日月將不待人執事方富年謂宜立志如天之崇而循序用功如地之實上以古聖賢爲我師胡乃執禮過恭下問於枚得無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儻高明不以人廢言日用間有得力處及疑礙打不過處相與商量不敢不盡其愚也今日至難爲者莫如縣令然仕宦廟食百世者亦惟守令爲然枚每見從政者始未嘗不憂勤渴欲聞善久而識達世故浸異於初以一邑惟吾獨尊虛美者多不得聞其過也此乃恒人之情高明決不爲此然不敢不以告也

與聶郡守文蔚

天厭吾德喪予賢孫怨艾之餘始知病根俱緣不勇虛底天理不能勝實底人欲天故大儆之今敢不自淬勵畏天以終身自量精力未衰寡欲而博施儻天赦吾尚可以得子也僻居窮鄉無由通起居爲勝懷仰令姪遣使至敬附此書所願大進此道敏行訥言以靜御動屈以尺蠖未也蟄之以龍蛇何如何如

答胡郡守孝思

多病久疏故人伻來忽承書問恍然若覩丰神承

諭行事必近於王欽仰欽仰嗟夫王道之不明也久矣其故何邪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其故何邪此無他關却天德也若篤吾赤誠上下誰不響應如不吾信請觀温公當時豈無才過於温公者乎至於感動天人則邈乎不及遠矣温公嘗謂劉忠定公云天人元無兩箇道理只因有這軀殼須著思誠又云自不妄語始卓哉言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敬爲公誦之

與薛君采

校雖未及識執事而神交久矣王令下車蒙寄聲

惓惓校何以得此哉昔嘗後見老子解集竊意執事默而好深沉之思天資本自近道第從前似嘗役心於辭章後乃落其華而就實習心或猶未忘聲利天下所趨知動執事不得但未知思慮尚穉累心否聖雖學作号所貴者資執事既有其資矣願益篤志聖學如易所謂知崇禮卑者不崇則不能超然不卑則不能去切己之實病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故敢效其區區古之善修黃帝老子者今莫知其若何用功矣凡涉訓詁者前後自不相入一章之中亦首尾衡決獨執事之書貫若一

也雖然校生也固不固則不能叩執事之微言明道有云此言論道非所以論爲道也不知此書是欲發明道理是欲指示人功夫令循循有入處若欲教人下手願提掇一二言而毋貴辭乃真迷者之指南也天氣漸寒願若時深根寧極不具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祗辱執事年富力強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豈直末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爲害道大矣承

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熏處發熟處難忘縛溺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復王道思

昔承下問校嘗誦其所聞隨問以答紹所未逮慚負實多不謂高明乃能聽受志向有加於前欣羨欣羨所願立決定志用刺苦功勿認意氣爲志勿以大言蓋之虛擡此心不在本位克己最難事事

不肯放過猶未免有錯也管見若此未知高明以爲何如王純甫心學淵深人品超卓屈已以親之當有益也

復胡郡守孝思

伻回嘗復書請敎王亞卿過又承寓書詢及周禮沿革傳成否惓惓好善之心公之盛德也此書尚未成自量精神未衰欲完養以觀有進耳承寄秦安志筆力雅健追古作者自非博學高才詎能若是加之以端重又嘗有恂恂之意則當於古人中求之矣見海漕策爲之駭然校雖不敢踰度然此

天下大勢亦可以理推後世水官失其職也久矣而考工記數語尚存有曰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曰凡溝必因水勢凡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今倡議者不知留察其地脈否曾度其水勢頸書云海濱廣斥世所傳千里長沙即其地也既是浮沙則漲沒不常開通未幾淤塞隨至勞費將無窮况河運必須所至有居民瀕海之地恐不能興旺也伻回急不盡所欲言若他有長策出人意表者便中願亟還敎校所欲急聞也

慰羅達夫

杜門幽居如臥空谷故人如達夫非不寤寐有懷而無由一通起居慶門有大凶變欲奉慰者數矣竟以乏便而止負罪負罪達夫孝心天至其於哀痛固當倍百徒旦情雖然孝有遠者大者所願抑抑至情順從先王之禮篤志好學成身成親達夫自致於聖賢則親爲聖賢之親啓聖大中所以流光百世也達夫昔奔喪過姑蘇昨校聞之也後不及往弔人頗傳聞言論風旨如愚之固陋更願達夫於自聖作聖處精察之絹一匹奉充賻儀千里

微誠藉此以將幸納是荷

與陳原習

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校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汎汎以求亦未必得願精求之求得後却取別紙開看何如何如

答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跂想吾兄進德甚勇其於瞻仰曷勝惓惓今茲承寄三天悟易說高明所見固自卓爾不群雖然吾兄豪傑之才也根本不帖帖地鞭

辟近裏着己固嘗用力其於致力或未遑伊川有
云立言貴涵蓄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何時得
一見相與剖天根月窟之秘以闡心易邪

答路賓陽

南都一别十有六年而始會於淮陽今又十有餘
年矣故人之書屢至枚鄉居如卧空谷非惟不得
候望顏色亦無由可通起居恒切懷仰承諭着實
之益只此一言不勝私喜乃知故人進德修業加
於曩多矣每歎交游中别之十年或二十年比再
見之聲欬日隆才識日進而完然赤子之心非復

曩之時矣如吾兄所稱古人脚踏實地做者何可
得哉何可得哉但所指功名捷徑者則恐未然凡
立功名者上雖有愧於道德必不決性命之情以
饕富貴也今邊備大可寒心吾兄昔在上谷必能
洞知其利弊不知若何處分乃可以銷　國家莫
大之虞中州在今日視他鎮爲晏然一有事則藏
然爲砥柱　國家任用意當在此二處俱求一圖
盖欲知山川脉絡也惟時天氣漸溫盎然吾人仁
底氣象擴而充之六合同春也願若時調燮以迓
天休不具

答唐應德

總總中承賻弁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
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枚未之能也億而屢
中枚亦非所料應德適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
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
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别生
出弊端專内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
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胡中丞孝思

枚嘗謂今日事最大而勢甚難處者宜莫如黄河
久欲請於執事以乏良便而止茲因便風敢布一
言黄河變遷亦多故矣要其跡多在今山東願選
於屬官中洽貫而有文學者得數人指授以方畧
令循行遷徙處考古證今盡爲一圖令他日治河
者有所憑據以發其獨智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圖
成早得賜教至懇至懇

與王純甫

枚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内自
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

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哉然吾兄剛大之資迥
與枝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
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與吾兄共
進此道

復沈一之

承教衰年宜有接助枝豈敢不屑爲但不知耳執
事若肯見教幸甚幸甚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
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繁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
翻禪學公案推倒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發
動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抬此心不復在本位而
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明眼人觀之亦自易破
靜夫若實用功令雖路錯畢竟肯回頭也只怕不
肯切實克己耳

答鄧魯

別後屢得故人書噫汝之惓惓於吾亦猶吾之惓
惓於汝也聖雖學作号所貴者貸汝資問自近道
但未嘗死中求生勇猛用一番功來天理人欲不
容並立要須誓不與賊戴天乃可決勝耳

與呂仲木

小兒短折兩承惠書深感通家之誼近見詩樂譜

惓惓哉吾兄好古之心意未嘗不欲推今世爲序
虞也猗與偉與但此生不知而作吾兄盛德善不
必其自已出也而樂取諸人亟爲之刊行爲之奏
請毋乃未深察與吾兄心體至虛至平試問枝言
而少加察將惡之矣蓋其術本不能誤人而借重
於道德名賢反足以誤後學也樂之道圓而神其
妙全在散聲矣此天籟所以混融也散聲多者不
可損少者不可益天然而然或傳開元詩樂直以
一聲叶一字文公深疑之此殆神解謹奉采蘋譜
一篇試求知音者布之八音何如何如

答胡孝思

承諭隸楷興而篆廢壞愚謂廢則由之壞則當罪
斯篆古人天然之妙悉從廣大胸中流出傳久而
譌六王畢四海一李斯適當同文之任乃以小智
穿鑿妄改古文此與漫滅先王法度同一軌轍也
李陽冰作篆高古上配李斯真可雄視百代但其
妄作殆有甚焉只如謙卦一字而數體此何爲好
奇逞恣故也尚可以語心畫也哉愚意欲考定六
經一復古文之舊但枝既多病又無同志者彼此
前董以故事竟落落難合也昔所寄六書願一一

正其紕繆至懇至懇便中草此容俟後布

與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矧別已
數載我思當如之何昔之大儒自少卓然欲學聖
人卒其所成就尚不能自滿其意吾人學已後時
若不立決定志勇猛用功日復一日必大負於初
心矣元誠心學先絜勿欺志行卓爾不群汝與之
相切磋必大有益也

與王純甫別紙

子言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漢唐篤行者固不乏人列之於德行則不
可恐所學未是孔顏之學也兒輩管幼安爲潛龍
且謂去舜一間如此豈但優於冉閔乎恐未免過
人之蔽也
論孟子處語意卓絕但不免有過處枝嘗歎顏孟
之學固自不同亦由不幸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
子則許多英氣不知不覺暗消常自以爲不足矣
純公最淳厚而其言露圭角處亦時有之枝每見
此陽然內省蓋吾人去聖彌遠尤宜於虛志驕氣
上磨礱默思聖人德容以求融釋脫洛也有若言

行氣象似孔子恐其學未免求之於外曾子謂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真知聖人心學者也以
此觀文中子不是從本原上學只是從外面安排
續經非吳楚僭王但氣象自陋耳
一貫忠恕之論深悟聖賢宗旨但以忠爲正心事
恕爲修身事此猶未免小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
周流無間吾人被人欲間隔必須發箇真實懇惻
底心逐事事上打透故忠恕不是兩箇功夫通大
學格物至平天下都包了大要只是一箇活底敬
也

嬰兒哺乳一段妙甚
正心修身體用之說甚當而意未完誠意正心修
身一節密似一節誠對僞言似容得惡在惡是萬
善之鬼賊故曰毋自欺正對偏言是過不及有所
說得重本體受他累也修只是檢點恐發用處不
覺有偏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方有小偏也到
齊家治國平天下更不說節序都只從身上說起
而闕紐歸誠意
相望千里會晤無由有不合處千萬一一批示

與林相

自汝之別吾旦夕念汝亦旦夕憂汝汝之才可以
大受可以深造而今則未且道何以故汝自思之
吾欲與汝下一語曰放心以遠易曰聞言不信汝
必信未及則又爲汝下一語曰汝喜事以爲功爲
所牽引汝信乎汝疑之乎古語其心之出有物采
之又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又曰心卧則夢偷則
自行使之則謀又曰心於重處發熱處難忘皆至
言也大學以定性爲極然不見性亦無由定矣且
道如何見性莫引陳言直舉心所自得處說達夫
曾有謝書未知已達否答王純甫書錄其別紙

答甘欽采

爾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
心也欽服欽服林廣文往有書來復想達左右矣
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與道其
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
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
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柢就後提有知識後說起
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
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究考
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其

病痛却都放寬校爲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
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
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
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
此是千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
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
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其別
紙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鄒謙之

久別愁如饑渴茲行天假良會校聞也晚又復無

緣伻來口書超勝馳仰承命欲校爲下頂門一鍼
惡校何人乃敢校何人乃敢來教自病常恐常流
是必因用以避懼又病無成佛作祖志與歷付僧
較短量長是必發其眞心超凡以入聖不暇爲葛
藤如此是已鍼着百會其穴想周身血氣亦當動
瞑眩一番精神大變換矣欽仰欽仰每見吾兄所
作文字明白疏爽而力稍輕今停蓄收斂也久氣
象必深沈言語必簡非惟不當以故吾相待亦且
絕筆不肯爲人役矣何以故學佛者說我不是應
付僧他直把來作黃葉飄飄看又不看作葛藤也

出處猶語默死生猶出處只在反求我心莫要粘
帶莫被牽引便常超然明道云外面有些罅隙便
走又云涖無大小其要只在慎獨故爲吾兄誦之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高明毋以人廢言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
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
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續東還承吾兄寄所答
子靜之書令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
目睹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

不自滿假之心也敢以所聞對象山振古豪傑也
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容客氣
何如慎勿自怒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
枚接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一者之類惜也吁
噪巴甚上焉者展下焉者成中焉者爲其所驅若
先讀晦翁書作而讀此若驚若疑不有無助若先
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以過而聞焉矣
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況子靜乎假令孟子親
炙孔門參於顏閔曾參之間固將皆爲太和當歛
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
容使麤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
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爲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
能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
病夫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
正好自鍛煉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輕我
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
若是眞金儘教他做烈火僕還有些查滓却藉他
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

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
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
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
寒陽德潛藏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天眞不具

與王純甫

蒙陰令言邑去令武城太遠難於寫書子游絃歌
武城在其邑中二十里弟子周士淹回錄吾兄大
學解語意卓絕受教多矣但恐天資高未嘗用過
苦功夫來說得易易耳愚見錄似別紙請教紕繆
處毋吝一一是正至懇至懇老子解渴欲一見之

千聖相傳俱是教人反樸還淳夫子老子說得尤切生於衰世故也不如此何以挽回造化但老子說得未免矯枉過正耳後世目爲異端非惟不知老子恐於聖門宗旨亦未必知矣

別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箇機竅識得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爲這道理就在當人血

氣上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氣用事常多其始是就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剗不潔淨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我人則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難於名言謂之曰善沖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說起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入處定靜安慮然有功夫吾兄說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靜若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故曰執持而後靜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靜學至於靜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靜也到此動靜合一乃爲眞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

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懇切

新親古字互用大學新民作親書親逆作新易大傳易知則有親讀作新纔與可久語脈相貫古書似此甚多若不識古文古韻便多窒礙校謂新民是明我明德於人之變文只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證之自見壹是句猶云同此也否則與皆字重所厚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中庸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同意傳文容後請教

答喻吳江時

書至知故人在鄰邑喜甚喜甚噫割雞得無用牛刀乎枚多病杜門忘世久矣雖然每聞守令一番政則喜動顏色其不善則蹙頞久之何也民吾同胞故休戚若在己也故人之來吳江數十萬生靈今而後得所矣前政足以爲鑒其先有張明道者足以爲法張嘗及吾門其人學佛無世俗一副當名利心故平易安靜民依之如父母然視卓魯尚未及必也淳公乎扶溝晉城此眞故人之師也作回先此奉復

答陳元誠

可琛至得元誠書未論言語何如只溫醇氣象自藹然溢於言外病我叙文自信太過無虛心屈己之意又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我懼說到此可謂苦心矣深感深感枚且老喪子喪孫惟此大難而志不少衰惟恐懼修省此無他欲自致於聖賢也古無自足之聖賢枚今去聖賢甚遠何敢自足耶佛老之學自少年見得與聖賢別今更見得同則是中道而叛聖人也老子又不可與佛並言乃若是處雖出於佛亦不可棄但恐實陷溺而不自覺如此則全賴元誠救正也書尾

适嚴伏拯雅介 學

靜修之言引而不發昔聞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落昧三件把著一件便不是今人多賴動爲靜此正是元誠心學淵微處故能發胸中所蘊然此是就已靜上說不知未到此地位如何用功纔得到此既到此地位還有功夫用否千萬枚言毋吝指教疑義錄具別紙願一一訂其是非

別紙

純甫氣魄甚大人品孤高然學似信佛勢已不可反雖然吾猶欲其反之故枚答書引用佛語而折

衷以吾儒之言使知佛學縱有妙處亦不出於聖人佛所謂塵指妄念也必先有這種因時纔發出來故曰前塵此語亦自好但起念都說是前塵動得是處也說是緣影則大謬矣精蘊中辨佛處亦儘多

翻篆而楷凡楷本從篆翻因取便失了本義自宋來好古者每每欲正之但欠精詳耳字莫備於小篆昔嘗讀之每覺其未安自思古人若如此豈不自然何故卻如此蓄疑不敢發後忽見古文乃與吾意暗合又有舊時思量未到忽見古文豁然開

我心見得既多乃敢說李斯是小智穿鑿造古文
者其心大以密故凡學問之功經綸之法造化之
秘觸處自然發出來非吾強說吾但識得與他發
揮或因而附已意耳六書若止象形則不足以盡
變第三卷字下曾畧爲之分別體例就象形論須
會之以神毋泥其形乃得天然之真稽實待虗以
此言易已落第二義以後六書亦不如此
混沌是對開闢言此是先天一之所由起有一而
未形到開闢初有一自此有二而萬生矣這都籥
後天吾心一念不生時便是混沌

當其無有器之用此是老子語妙甚與聖人亦同
大抵造化從無立有從微至著故學問要反本研
幾
大抵有質纔有文文勝則喪質人知文勝之弊而
不知盡去其文之弊恣睢自用與夷狄禽獸同如
秦是已老子夫子俱生周末文盛時俱有志於反
樸還醇挽回造化夫子說得平正老子便覺矯枉
幷不滿於先王惹得後來處士橫議秦人出來一
切掃去文遂不成世界矣
容再思之十一元也到十便反元方好再起百千

萬一如之凡事皆如此此承反於一而言無此句
意亦足今除之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
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
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
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日行遲月行疾正是天象示人君逸臣勞之義先
儒反之然於天終不合也
內經云心藏神又有神闕神庭穴妙甚雖然此神

明升降往來之道也非神之宅也諸臟皆實而心
獨虛故神都於元誠涵養精深必有超悟處願開
其天天發亮則太和元氣盡洩不成造化矣惟其
體玄閟聚光耀只在日月上發故天元全人體內
幽只開竅於目露洩神光目爲之使故人之天元
全
閉口勿言則於求放心甚易上文言心之全體都
奔在舌上舌不言亦有動意故下即引此句欲其
閉口以固此心即仁者其言也訒修辭立其誠之
意若嫌其是仙家語改曰善根何如

電光以下語意本出文公因嫉五峰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

明道見湯瓶便知陰陽消長之理見石壇濕便知天地升降之理燮字大則爲調和陰陽小則爲調和飲食字意故有抽添火候之言初不就修煉上說但修煉家不能外耳

二

盧可琛回有書奉寄想已達左右矣可琛行後始得見所與二三子書眞切懇到深造自得之言也但所答梁生說却未免支離豈欲游戲翰墨耶枝雅不欲元誠作詩書意似不謂然夫詩之有律猶文之有騈儷終是俳體古人決不屑此未論三百篇只如枚乘阮籍陶淵明皆涵蓄有餘味亦可陶天眞也雖然此猶是捺下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何暇假此乎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意獨推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於吾兄使得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罷絶之何如與其俯狥人情孰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自得當益淵懿願時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先妣父母鏤銘拔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請以此爲謝不識曾達左右否

答鄒魯

各在天一涯忽得汝書若從天而降何喜如之雖然其喜也乃不勝其憂也又不勝其懼也吾將苦口言之乎汝聞言必未我信雖然汝亦知吾苦心乎嗚呼後世英才不爲少矣往往汝溺於身毒之教只爲自家立脚不住爲其所驅一過棒喝師遂失其故吁可嘆哉亦可鄙甚昔者汝也好說光景今并撤開胸襟中滯礙若小釋者然而流蕩難反矣只爲無實功故被新學撓動又去湊合佛學謂與聖人同聖人之教以三綱五常爲主佛教欲絶滅三綱五常還可謂之同乎慈湖侮聖賢大無忌憚而汝好之何耶所示對竹數言大是脫空晉之

清談未必如是今之講學能切實用功者無如陳
元誠試就正之何如新學大抵敏言訥行先利後
義說得太易易然高揚此心不在本位所行不復
可檢點明眼人決不能瞞也試一省看何如餘具
別紙

答張希虞

往古來今人生何限矣其存也能不與禽獸同歸
者幾何其沒也能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此無他
皆由志不立及用功不精專也天理人欲勢不兩
立果能不與賊俱生以死決勝則何人欲之難
除也古人一日千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別三
歲邪明年必得會晤當豫拭目以須也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
而肯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
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
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之爲民父母者往往學養
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爲虛文瘝
痌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
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

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
之以天下不足爲榮困于泥塗不足爲辱後人胸
次小纔爲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
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
屑此然微芥蔕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
終日在大化中應物而不與俱往守正而不主故
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便願數懷我以好
音

與沈一之

子程子有言不學便老而衰謝故人莫春書颯然
有衰意何邪吾人學不大進只爲被凡心絆却故
天心不純拙者所見不知高明以爲奚若端峰遺
範當自有親切人言恐不足爲重輕汲汲似猶有
好名意何如何如

與呂仲木

王子崇西行老母病不及奉書其後託可泉轉致
不知曾達左右否天下之望在兄一人傳聞吾兄
頗有衰意怵然動心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吾
兄完養有道人言諒非真然亦可助內省三代而
下學聖人甚難甚難者但知識神之爲神不知全

其元神也前書舉文王必如是乃能純乎天德管見若此能不畔否願就正於高明邇來作何功夫想益深造自得願有以振德我

與歐陽崇一

羅達夫過我聞知令先公遘疾心常懸懸今歲林相來則聞吾兄已奉喪南還矣緬惟孝心純至其於哀恫固當倍百恒情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哀毁滅性聖有明戒所願強加饘粥輔養精神孝莫大於尊親願吾兄務其遠者大者篤厚懇惻致其身爲聖賢則顯親爲聖賢之父啓聖太中所以

流光百世也山川阻修病體羸弱弗克趨弔中心缺然素紗一匹奉充賻儀鑒納是荷

與李司業汝立

別汝忽忽十年矣古人有言士別三日刮目相待矧十年邪其所樹立造就當何如也欣羨欣羨吾山林之日雖長媿無所得惟是死生關畧有得破人間一切虛名浮利直是悠悠胸中差覺無事耳

與黃宗賢

承惠寄雲中疏藁足以占經濟大畧矣欽仰欽仰竊惟執事所抱負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語意頗覺抑揚得毋猶有人者在邪或恐鄙書而燕說之此則愚之固也雖然不固不足以發執事之疑而助其觀省哲人斷國信於蓍龜雲中事勢竟當何如執事沈幾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惟時天氣漸暑願恬養自愛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坐令正人困玆多口雖然玆乃天之降禍邪將天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

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王汝於成否邪今玆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悄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與王汝中

昔在山中夢汝中偕伯載訪我校謂伯載曰汝中言甚懇切而學不加進何哉無何汝中果至消息亦大矣但所謂不進者陰陽相反乃神靈託以告余謂校不進也敢不自惕未知汝中內省以爲何

如大學功夫定性而已矣此心容易牽動何由止
止汝中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
害天性所願養澁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
輔吾仁凝然如山亭亭湛乎如水澂澂其於進德
何可量也

與崔子鍾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
精深欣仰欣仰校也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
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
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㤀驕氣

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即是談天
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深斥陸學愚意陸
學且未可非彼其功夫雖麤却是實做也淺見如
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周行之

吳氓亦嘗荐臻荒年然未有若今茲歉歲細民救
赦不欲生若此其甚也今年麥熟苟延鄉人有為
令於山東者談彼中戢荒尤甚乃若河南則口不
忍道耳不忍聞痛心痛心吳中糧額太重雖良有
司盡心法終不能盡善雖然若匪盡心小民受害

那復可言昔者南昌況侯奏減七十餘萬石郡是
以再造其後戶部持三十餘萬石古額不肯蠲除
賈似道公田之類是也周文襄公設法隨糧起耗
使輕者不失其為輕而重者折為輕齎以救其困
其後派折之弊百出則以等則太多也王端毅公
復更其法隨田起耗重者差覺減輕而派折之弊
終莫能革天水胡侯始驗糧均派昔之神姦不剋
自除而輕重復不均文安王侯乃為之牽攤其耗
愚夫愚婦可使戶知凡沙瘦水深者則為之量減
其法視前政最善而弊不無者有司度田未必實

也此非法弊乃是人弊若得良有司踏實求有利
而無害矣宋人爭差役雇役利害議論孔多今吳
中實利雇役而有司以差役為名其害百端大抵
官得其一而私費其四五甚則有破家者矣王侯
始立雇役之法小民式歌且舞今更欲講求便於
小民而復士大夫亦既有成畫矣二者皆吳中永
久之利而言人人殊蓋或未究其本末也吾兄素
善拜亭天下之事非憂國憂民無所用其心其於
鄉邦利弊固已燭照而數計之矣乃聞深不滿於
二法校且疑之未得其說敢請問於左右以求至

當之歸病卧衡門瞻仰故人如渴無由一通起居敍因小壻王一誠卒業南雝附此問訊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辟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

侮聖人之言者葢學狠和尚捧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頓了無限後生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與郭水部

一别十年忽承干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真切磋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欲滋斯言或可充韋弦之用也

答熊悅之

吾兄忠赤之忱潔白之操因心自然有大過人者來諭懇懇憂國惟恐不能保晚節是憂善哉言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使在位者皆能持是心太平可望也海賊盤根雖久然無難拔者近日之事本只該捕盜事勢相激遂致用兵主兵者權輕兵法不立遂至敗北賊徒追我師但觸下體不敢傷上體蓋欲自開後門也以故我軍死者甚少但船與兵仗盡爲所得今聞湯總兵且來若能整肅軍法而無張大其事激彼民攻彼寇寧漏有罪而不忍殺無辜開其黨自相斬捕不日可平也傳聞遠方不知賊巢虛實多信流言

又有生事之人造爲征亂語吾兄膺留守重任必能靜以鎮之但恐此中事情言人人殊未有能得其的者故敢以告亦煩與撫公及操江公一言先定廟算嗚呼兵動於外福生於內廟算若善不知是救多少生靈廟算不善不知多少生靈肝腦塗地也嗚呼士大夫要幹大事者必須視民如痛內一般自然上帝默祐易於成功若有要避禍及立功底心便是逆了上帝帝乃震怒功何由成況此賊本不多人今日平之易於反掌若張大其事奏聞於　朝鵝一　朝廷謂寇盜不足與輕動兵端

流禍豈有極也私憂過計故發此迂言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吾兄其留意焉

與王憲副克敬

傳聞有尊恙或以爲瘴也或以爲滯下也皆不可知所可知者必焦勞吾民所致也公之於吾蘇可謂良工心獨苦矣天祐吉人想勿藥有喜校適有兄子之喪不獲躬候謹遣人問安總兵何日至其人智勇不問可知矣未知仁與信何如其嚴何如易曰師貞丈人吉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願公與之深語其人若銳於立功不可也專於殺戮不可也不嚴於立軍法期期不可也兵能分而不能合能合而不能分不可也合數百惡少爲曹人有必死之心我軍雖衆不可見利直前而不顧後患也必也上下文武合爲一心首去貪酷之吏嚴僨軍之誅賊必破膽開賊生路凡互相斬捕者有賞解散其徒者免罪來首自歸者宄軍非賊首但解散及來歸者俱赦不罪故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也凡用兵有機今日事勢固須調兵不若乘其機激沙民使用命又不若乘沙民之機諭沙賊使自歸昔者唐高

仁厚出兵五日而平蜀寇數萬只是一箇誠心愛人開賊生路而已校書生不知兵哀元元之無辜聊陳管見助廟筭之萬一惟高明擇焉可也

與余休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况無故而不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経從吉施施爲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貊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墓遯菴葬李敉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

爲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憐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遞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與王資穆

聞資穆今歲不得與於賓興人皆稱屈雖然天難忱斯安知天意不大警資穆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邪大丈夫自視何如顧揚其親豈在一第今秋榜已掛事又屬陰矣天公每張此一段公案令人自參人竟不悟枉自勞攘許多許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物作孚又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人能反求以此自照勘則於世味得失自然輕矣資穆今用何功夫讀書有得有疑可寄我一商量否

與鄒謙之

伯載誦吾兄書樂與四方講學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也雖然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爲學者也行必顧言義必勝利吾兄亦嘗省其私乎高明今方爲人師匠一言一行後進楷模願以聖門訥言敏行爲主人心多動則不能自還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緣境出入亦不自知敬爲吾兄誦之

答陳元誠

歲莫林烈至得元誠書改歲而劉叔憲所寄書亦至一念未起時語意超妙足見元誠心學淵微但他語不無滯處來諭相見乎離非殘乎離此固元誠獨得處然道理未有不可通於人者更思之何如神閑神庭語出内經心藏神亦内經語也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鄙見如此不知

高明以爲何如

答林烈

士淹回道汝意極懇懇學患心不眞此心若眞何事不可成來書人鬼之語甚切此是善惡已動念時功夫更自體驗善惡未動念時有功夫否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答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爲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人

天方向用宜積亦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惟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爲役而志不敢自小者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維時雨洊害稼暑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

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燮理吾身陰陽毋爲偏氣所沴也

與唐應德

此行天將有大造於應德也應德天植忠義而於消息盈虛之理或未深察其微故天牖之使操心也危而慮患也深他日出而任世道之責可以萬全不輕於一擲矣天平數語極其苦心當時一似死内積不之省過後始驚懼眞至理誠言也銘感不敢忘銘感不敢忘聞欲秋涼過我敬灑掃先人之廬以俟近日讀詩欲以雅頌之音銷鑠群慝閩

元崖有詩解應德若有之便中願早寄示

與唐咨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秉此戒然大有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麥入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焉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恭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傍何不相信如此

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

與林相

跋余望汝久矣徐亞參樾過我始知汝已回嘉禾抱病未出則未知爲舊病與新病與吾非醫不能治汝之病雖然亦嘗默而思之凡病之作十二官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心爲天官何莫不由之是故致病在心治病亦在心苟能握其樞旋乾轉坤在茲秋凉望早過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溽暑中驗之尤得力也許台仲暨錢釆之沈靜夫曾相見否李參過嘉禾特附此信百凡作縣事可盡告之是固有志爲民者也

與王宗尹

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雖然頗嫌爲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嘖嘖滿人口固當由古之人觀之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分一也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乃天德也吾以堯舜之道望汝故不以頌而以規汝前書媿不能

如羔羊大夫而欲爲兎罝野人意則甚善語或滯矣羔羊名大夫也兎罝自是十亂中人昔者文王舉大顛閎夭於兎罝詩人因而咏歌其事肅肅若誠敬之極功也施於中林而終始表裏一致矣春秋傳論舉冀缺而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盖其源流如此李參受萬宰令過杭欲得一見故人問爲政臨民之道此可與言者也闡曾太平多善政并煩述以告參

與閻靜中

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廷屬僚諸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郎回衣冠坐廳上戒閽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爲國柱石爲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者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

成就之者天下事大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加之意焉

與周行之

日李康惠公爲刑部爵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邪吾不能屈巳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動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巳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巳成物之功也鄉別於嶺南枚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識尚可爲韋弦之助否爾齋公旣去前所行二政勢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與方叔賢

枚以空言鄉學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春秋傳所謂於是有隱慝焉敢不惕然內省吾兄昔也無子而今有子茲乃天祐善人願兄丕惟進德以祇承天意恭惟吾兄平生最高處全在服善故曰學繼學作者所貴者資今位日崇望日隆萬一好善之心或不如初則雖有過人莫肯告矣吾兄昔寓錫山枚嘗爲先此長會今乃闊焉數年南望天一方曷勝鄉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且使國人交儆我吾兄之年視武公尚壯其心亦猶武公之心也不知邇來作何功夫承惠大學原中庸原受益多矣可疑處亦往往有之以未得尊命故未敢旨當有書答純甫論大學錄求是正

與陳元誠

近讀詩以雅頌之言銷鑠群慝覺於性情有功安得日薰元誠咏歌舞蹈天機更當流動盈滿也讀大小雅至於宣王之詩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周其遂長乎或曰宣王中興之主也胡不責平王而下反追咎宣王邪噫宣王之於周固若下弦之月矣惟患其虧也而可自盈乎哉一時君臣其德精明而之天地深厚氣象中有一事便形於咏歌文公

論周世宗一言極好曰爲善須教顯顯地做蓋至於養頌則無可言矣其眞文而不慚者與所以胥而爲亡秦也斯意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與羅達夫

達夫別我去清風明月猶疑見達夫丰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己以從聖人顏欲率聖人之言從己毋乃揞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顏子之旣竭吾才也昔者之舉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盡韓魏公歲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公視文正爲蟲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故黙不言達夫聰悟絕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好易之者韓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薦宰今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欲有爲未知得行其志否袁與吉相去遠近若何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門增歸有光校正

○說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氤氳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

○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歛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

○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箇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

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學須涵養本原

○窮理所以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是自鑿破混沌也

○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只[illegible]實[illegible]活潑潑百果纍纍總是大[illegible]生氣[illegible]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illegible]使不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

○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日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

○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

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

○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為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

○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

○夫理冲漠無眹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故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

○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

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

○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

○萬物出於五行五行一氣所分也萬物出於五常理一而已何以亦分爲五邪或曰理不可分木之氣合此理而爲仁金之氣合此理而爲義因氣而分也曰五常者非他五行之理也離氣而言之無乃混而無別乎或曰木得此理爲仁金得此理爲義曰然則理空虛無一物因氣旋生此五者出來或曰木之理曰仁金之理曰義曰然則一理包此五者五行各得理之一偏請問如之何曰只是一理在木爲仁在金爲義或曰一理之發在子爲孝在臣爲忠其分殊也五常乃未發之理其本亦殊

邪曰五行之靜氣亦各異故嘗爲之說曰理具於氣未發則五行通體而總爲五常已發則五行異用而散爲萬行孝出於仁忠出於義脉絡相貫也

○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志不懇篤工夫散漫無成

○禮主於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已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

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絶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天地定位各止其所氣交而和萬物乃生男女者陰陽之大義也和氣濫則爲淫氣猶欲忘返何以異於禽獸之雌雄牝牡相逐哉嗚呼世俗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其別乃聖人立此以防故閨門之隱牀笫之安天命至此毋易鈇鑕詩首關雎其勸深矣

○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但從軀殼上起穢我靈府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德性之知意味與聞見之知迥別識得此理涵泳默體諸已然後意味深長

○抗志高明超然如鸞鳳翔於天表一爲富貴所縛栖栖籠中之鳥俛首受制於人矣

○樸素恬淡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僞薰灼盡鑠其天眞矣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即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淸濁厚薄濁則滯塞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

○吾性元是聖人只被氣質自害學而弗至於聖却是隨氣質所使志反聽命於氣也

○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汙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集久之本體渾然是善

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

○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着落

○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查滓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乳得其統攝理亦固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

○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已安既寢而與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

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以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原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從而天理常流通矣

○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究養厥德大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惝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群私合爲天下大公

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與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與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

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似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

○人君尊師重傅而其大臣推賢讓能上下習而成風穆乎唐虞氣象

○治天下須見得大規模又識其先後次第廼可以言治

○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耶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教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耶君恭已於

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治天下者當以公天下爲心然後能盡用天下之善人君謙虛聽納於上博謀諸群臣以及庶民延見天下民牧命內外之官各不憚屈己以務咨訪轉聞於上求天下之賢者集於朝俾之朝夕講求天下之事燦然畢陳然後兼總條貫畫爲科品次第施行

○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巍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

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淸明之都邪穢汚濁塡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僞一箇巧於爲惡之蠹蟲反不若禽獸之蠢蟲矣

○鳥兮弗可爲鳳獸兮弗可爲麟異類也人與聖人同類其形同也則其心同其心同也則其性人與聖人同也然而有弗同者聖人無欲人有欲矣謂聖人不可學自賊賊人者也然則馬胡以弗能使爲驥乎曰馬之蠢其氣弗能自變也人爲制其踶嚙而已至靈之謂人乃亦弗能自變化其氣質邪

○學以希聖爲志則日用所講明踐履皆當求作聖之功常以此勘驗決不至陷於訓詁詞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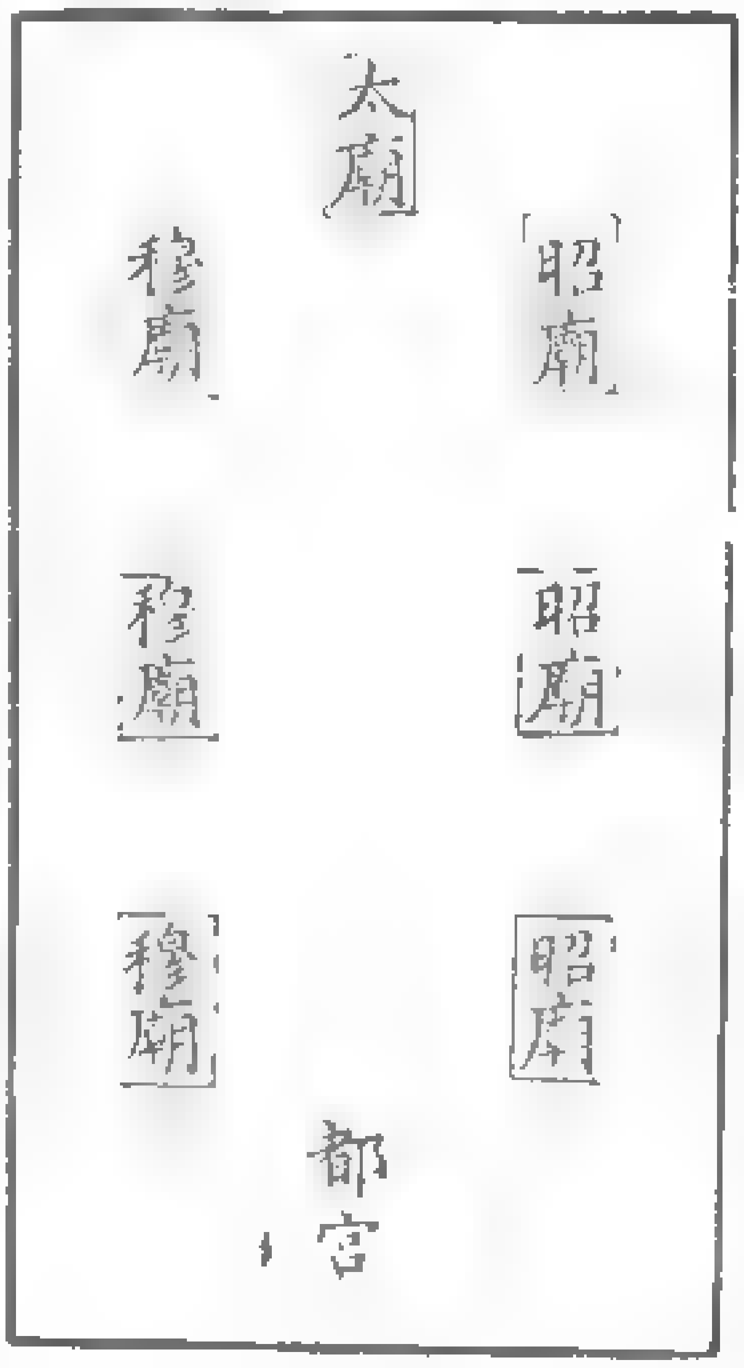
○○祠堂圖說

祠堂之制前爲同堂而分其後以爲四室祭位則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以順祖考之心祠位則各尊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而有常尊以申子孫之敬室之中其東爲昭第一室又東爲昭第二室其西爲穆第一室又西爲穆第二室室各有小門昭穆既定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子孫亦以爲序易世昭王升祔則昭遷而穆不動穆主升祔則穆遷而昭不動如高祖而昭則居東第一室曾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禰居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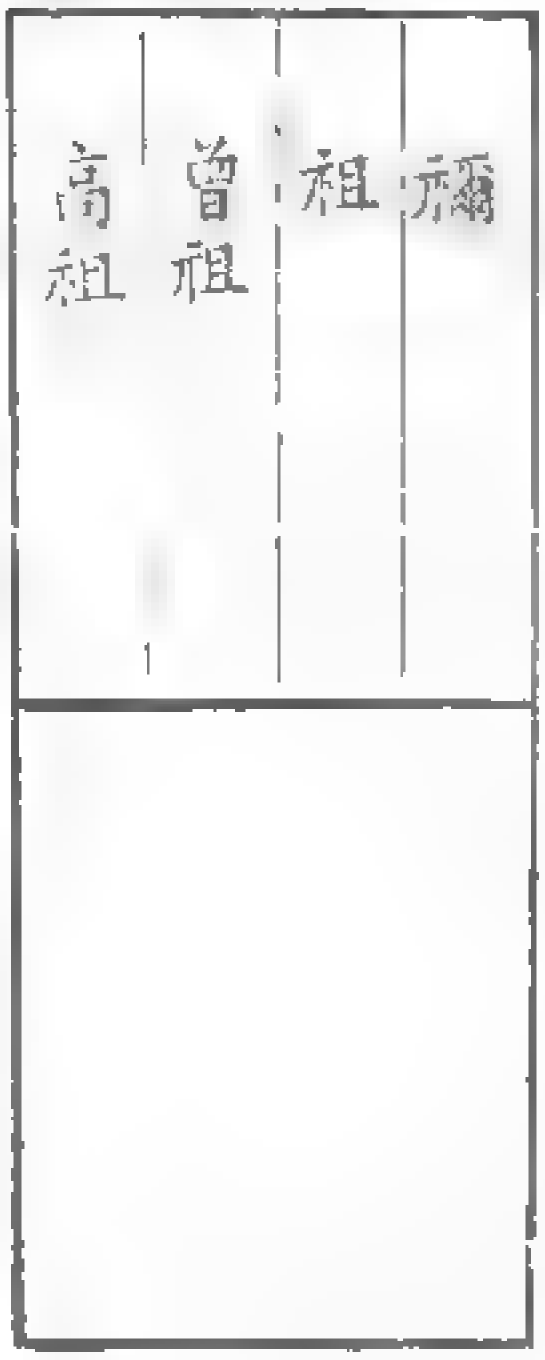
第二室高祖而穆則居西第一室曾祖居東第一室祖居西第二室禰居東第二室春則特祀於室夏秋冬三時則合而享之於室其位則統於高祖之尊正其南向曾祖而昭則西向而居左之第一位祖居右之第一位禰居左之第二位而西之第二位空焉曾祖而穆則東向而居右之第一位祖居左之第二位禰居右之第二位而東之第一位空焉祠位與室故昭穆但分左右而無所嫌祭位同堂故左右當分尊卑而有所避祠以奉神於平日則所申之日常多祭以禮神於一時則所屈之

時常少庶幾尊尊親親之義咸盡矣謹列數圖而各繫其義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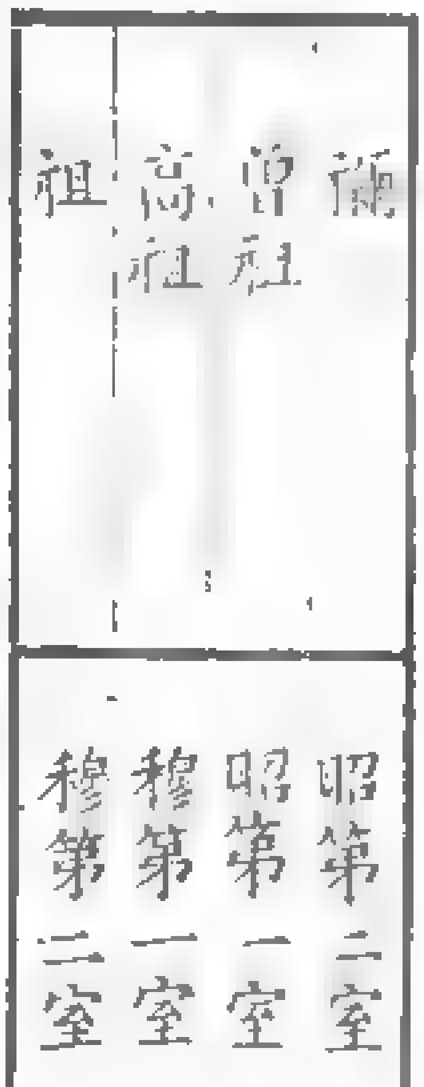
古天子七廟圖



朱子祠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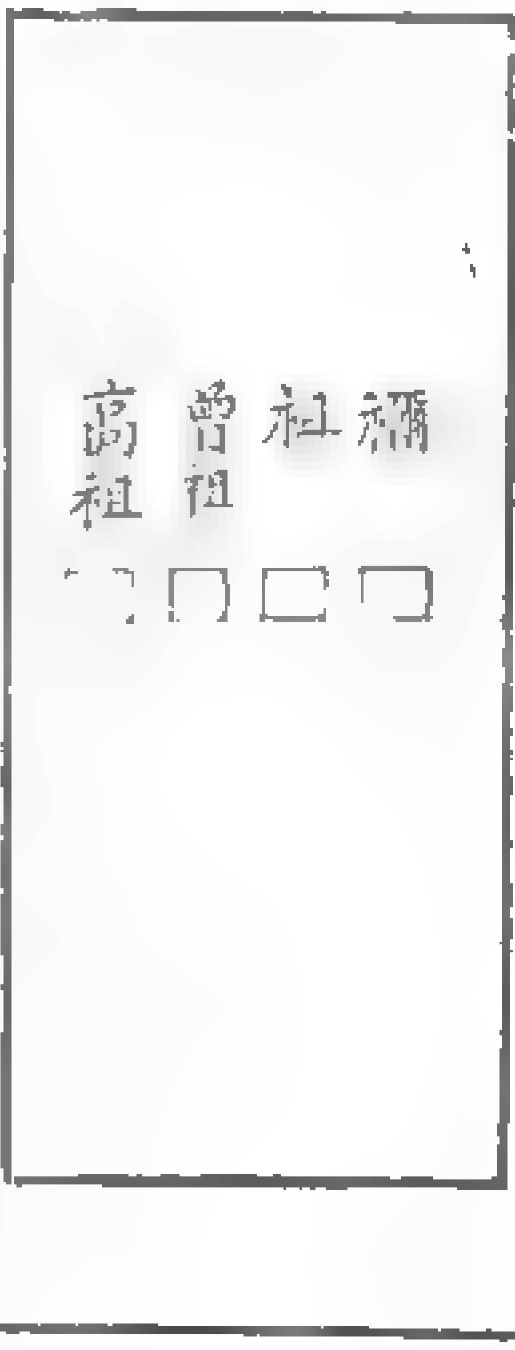
按古之廟制以中爲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爲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爲先今旣以西爲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爲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群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 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爲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爲二圖



○或曰祠堂旣序昭穆則當以左右爲分今並南向何也曰此緣子孫之心以尊祖考也天子諸侯得祭其始祖故以太廟居中群廟從左右之列士庶人惟祭四代而不及始祖乃虛其中而以祖考分列左右則皆不得申其尊矣如以高祖居中曾祖而下從左右之列則於高祖尊矣而曾祖禰終亦未得申其尊也況高祖親盡則亦當遷而乃居始祖百世不祧之位其心恐亦未安則所以尊高祖者亦未爲至也又況尊尊親親須當兩盡自誼而言之有高祖而後有曾祖有曾祖而後有祖有禰

其分固有尊卑也自恩而言之由禰以及其祖由祖以及曾祖高祖其情不無隆殺也若惟高祖正位祖考昭穆相向則人子終身不得以南面奉其親矣豈能安於心乎故因古禮而變之四代皆爲南向以申子孫之敬祖考各居室中而不相見又得以各全其尊非惟子孫之心安而祖考之心亦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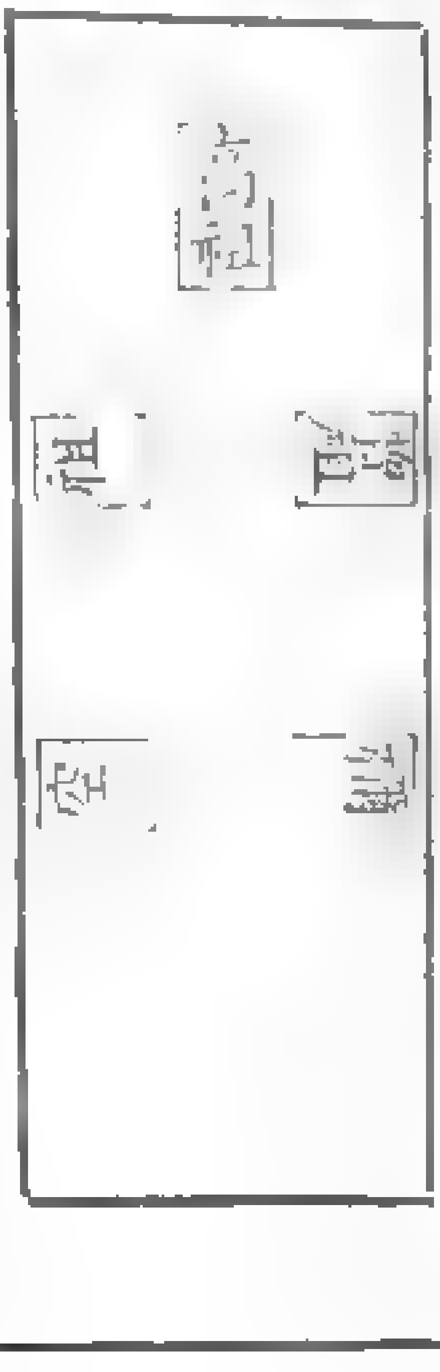
朱子祭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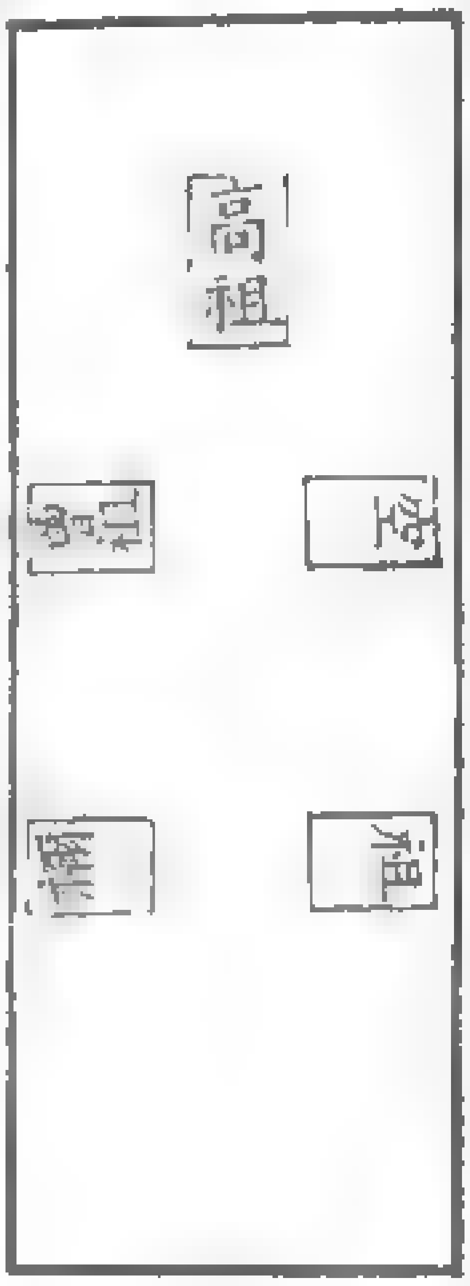
○按古者祫祭於室始祖旣正東向之位則群昭皆列於北牖下群穆皆列於南牖下雖父子相對而不以爲嫌以有始祖之尊統之也今旣莫統於尊而猶四代並列則父子祖孫相並竊惟祖考之心

必大有所不安矣子孫而以非禮禮其祖考於心豈能自安耶今放古義擬爲二圖於後

高祖穆圖



高祖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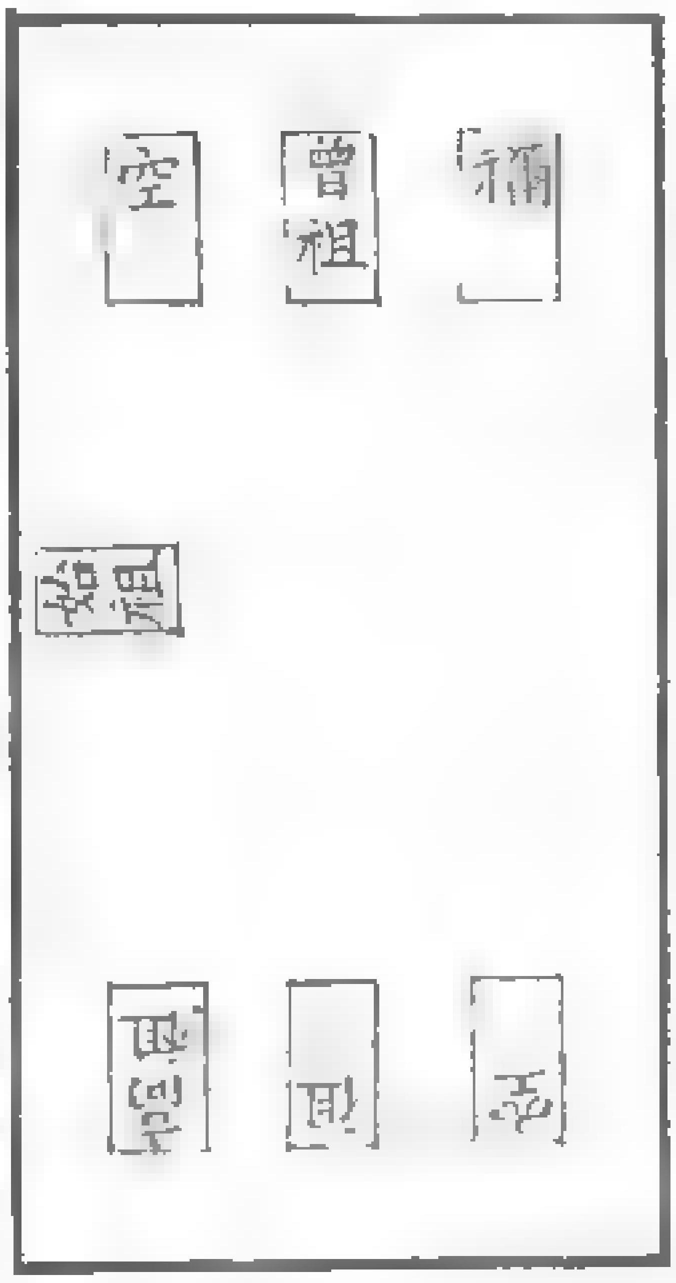


○或問四代並祭必統於高祖之尊何也曰此緣祖考之心而義起之也自子孫觀之則四代皆吾之祖考自祖考觀之則其分固有尊卑不敢僭踰其尊也故必統之於高祖曾祖而下皆從昭穆之列然後祖考之心始安耳然則曾祖昭則空西之第

雜著卷五　二六

二位曾祖穆則空東之第一位亦有所徵乎曰徵之朱子而已矣今列其圖說於後

朱子論四時祫圖



○中庸或問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

○○地理說

蓋枝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爲何說俗師皆能賤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擧似堪輿家亦莫知余爲何說也而見諸說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爲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

雜著卷五　二七

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爲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成歲地理逆則氣聚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呼玄矣故大地之脉成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麤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華夷也

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南氣散而弱知恭禮義世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絶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何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蜀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矣舜感德遠

覆北陲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樞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於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且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槳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於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碣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固世道升降天人固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

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

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起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連轉壅遏大河秦川乃一水壑也鯀湮水闘智則多爲隄而功數敗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河乃安流是故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於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

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嵩里平原作祖然後與
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
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與無德也而
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
易維王南絡大峨山爲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
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
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莫
若宅中國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
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
長權准宜填以恩信葱嶺以東西域諸國處於大

龍拔下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
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左弱水界之不與中國同
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爲佛教流入中國遍於四夷
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弊天地
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眩人耳余所
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言無當矣乃若辨五星九
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
精微而非余所能及知也

○觀海說

余與客觀海間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胸次蕩然
闊矣子盡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
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
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
望江河縈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
孰闚其下吾將以爲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
耶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爲體囿於耳目
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
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
有極耶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跡所不
能及則信目以爲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

猶是耶蓬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
安能拘之耶海於天地之間其爲物大矣然誠自
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
現於海巨細萬類人以其形與海絜小大乃曾不
能比其巨類之一而又何以哆然爲哉言山之高
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頹然其下矣雖衆
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今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
天之體六合之內外卷之不盈分焉人緣軀殼以
自私七尺之形至與蠢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
天地耶斯可大哀也已

○○參字應明說

參姪學於余余問先兄命名之意曰西方有參宿取義於玆按天文志參明則臣忠子孝遂字之曰應明且告之曰父子君臣人道之大者也是乃天之所命而吾所得以爲性者也爲子不孝爲臣不忠則爲逆天之命而自贼其性矣人失其所以爲人而違禽獸不遠矣是故學莫大於忠與孝大者旣立而後百行從之參其勗哉

○○贈寬字德裕說

其邑某名某子曰寬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

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寬大則包物小則爲物所包矣人知天之寬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寬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囿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寬虛則容物小則爲物所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寬者虛故耳坤二而虛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虛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寬也能無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寬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虛者可漸學而能矣盍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寬而有久義荀子眞積力久乃入裕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蔑以加矣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顧壻芸字說

顧其季子芸頗自謹飭吾兄以其子妻之嘗命其字曰立之表叔李某來以告余曰善哉芸去苗間草也劉章之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余嘗以况克己之學且告之芸矣厥

後芸補弟子員進而游太學表叔與芸偕來請卒受教余告之曰人非下愚孰不欲爲善而去惡也哉善根之弗能植銳爲惟苟惡是務贼而復生其端無窮去之弗可勝去也無亦惟是贼吾善根培而壅之有惡則刈勿以害吾善嗟乎善惡之不兩立也久矣匪善勝惡惡卽勝善人惟善根之弗立也而惡得以固其根驕驕桀桀惟日張皇善不復茂矣乃嘵嘵訾敷人曰彼胡得爲惡噫天下之能立苗者寡矣視己之田蕪穢不治乃舍而芸人之

田雖曰不愛莠而自害其苗吾弗信也表叔曰吾老於農知則莫我若雖然吾藝吾苗於田曷嘗藝莠而莠常亂吾苗吾不知彼胡然而生也曰信乎苗生有種嘉穀之熟也農善其種而藏之及春而播厥種其擇之也惟精苗未蕤蕤而莠茁然而長矣彼得水土之氣則生豈待種乎農惰弗力去遺種在田既其來歲且盈畝矣謂芸曰善有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斯降自上帝者也惡本無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是生於物欲吾性無之惡生而弗去伏藏於心遂爾厥

種他日遇物則發延蔓無窮矣請問如之何曰恒存汝心善根自固惡根自消隨事省察而克治焉善之萌芽暢使條達惡之萌芽剗滅俾無餘焉毋俾之滋盛難圖也表叔曰吾不學聞子之言吾心有戚戚焉曰攻惟人性皆善耳然則人何以爲惡斯易爲善斯難曰人自莫肯用力耳吾苟欲爲善何善不可爲苟不欲爲惡何惡不可去哉聞之天下有不可長之苗與曰無之孰謂天下有終不可去之莠邪芸謹對曰命之矣今而後其曷敢不自力

○鄭壻若曾字說

鄭壻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顏曾氏而止耳顏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內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君子之學涵養本原凝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弊焉徒聰明以狥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句萌鬱然有塞意久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喟然嘆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故質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曾其默

識之[illegible]小慧無令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斷外[illegible]其然[illegible]之魯乃可幾也

○從子希明字說

從子希明如希於首請字於實命之曰誠甫季父顧余曰爾盍訪諸對曰唯乃告之曰而學以變氣質也愚也希至於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自誠明者聖希天也自明誠者賢希聖也由愚而明士所以希賢也而幼也蒙今長神識日以發矣志向於善則開聖賢知見而日進於明志弗向於善則開愚不肖知見而日淪於闇爾尚敬之哉請益

曰辨惑則明孰辨曰嗜欲之迷人也惟食與色惑則敗德喪身而能辨之勿近可欲弗以亂爾心庶幾明也已矣庶幾誠也已矣

○○定余氏三子字說

㑨字德弘起於乃父存日雖於㑨義未切而其切於㑨之身程伯子云西銘言弘之道於乎民吾同胞也矧於親同胞乎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傳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㑨也思父母之大德忘兄弟之小怨其仁已乎㑨乎㑨乎吾久不見汝而

惓惓汝思汝能信受吾言否乎煥字德中乃父已弗知之矣外舅實命之煥義未切吾更字之曰德潛蓋歸諸於外舅而易之煥乎煥乎豈有不篤實於內而外輝光者乎汝當況潛用功昔者學問之日淺若眞所謂鹵莽而耕之者矣曰然若眞所謂滅裂而耘之者矣曰然汝今改是[illegible]揚名以顯父母終七歲而孤今亦旣受室矣而字未加終本俗書於義無所取已孤不當更名吾以義起之造化消息盈虛其道密微吾舉物理況汝火旺於夏其馘也不揚火囚於冬其馘也反烈物禁太甚故

造化乘除其間火老陽也亢則爲虐過剛也夫故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又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終乎終乎字汝以德收吾願汝之退藏也而弗願汝之輕躁也吾願汝之巽伏也而弗願汝之露揚也以吾與汝通家之故汝雖未得見吾固當知有吾其敬聽長者之言毋忽

○○贈唐一麐

一麐旣冠來謁告之曰願爾篤志賢何人也聖何人也希之則是又告曰願汝强力開汝天昭塞汝人竇正道是迪申告之曰願汝純德照徹暗塞塵

垢蕩滌深造聖域

龍渠先生遺書卷之五

（門墻歸有光校正）

○序

○○周禮沿革傳序

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也爲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天下爲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顚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剏廼規規襲秦故常剏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雄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

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興邪天將有待邪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校不敘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闊於事情與都乃古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 皇先公厥心廼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 皇尙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 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恫瘝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 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 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六書精蘊序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官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予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

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枚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枚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

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鑑孟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也俗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楷官府之繁苛亦書楷之叛經離道者後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删定秦人焚之亡樂二籍儀空焉世惟周官儀禮僅存石[illegible]學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注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説而已耳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猶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與斯文與曷絶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與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千古之

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古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皋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君守郡適倥傯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先務哉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離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克之爲聖學焉達之爲王道焉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甚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祿立門戶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喪於多岐含旃而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枝始讀朱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焉耳遡流而窮其源歛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刻其統紀條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爲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略具矣學者推毋以糟粕視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乎其猶可傳也

○○廣東鄉試錄序　代考試官作

惟

皇御極萬邦咸慶作曰天其將啓堯舜之治乎元年天下大比粵按廣東監察御史謝琳謀于左布政使王了按察使汪鋐等曰貢舉大事也矧逢景運惟茲海濱黎獻其臣其植掄拔者及先期聘四方文學餞而迎按監察御史沐敬受

命來代盼治厥事曰予其輟他務處中以治之維時總督右都御史張嵿總鎮太監韓慶總兵撫寧侯朱麒鎮提督副都御史蕭賢咸贊襄曰予其經武俾文教聿興而紹監察解銘審錄寺副汪和亦與贊焉及期御史敬臨於衆曰惟古賓賢經能惟今精

古其毋顓文藝乃請教授應奎黃文雍曰其綜文
衡汰厥浮華惟實彥是登教諭周天錫張琦萬樹
林文炳訓導黃珠陳思順鄭復曰其分閱五經文
必根於道毋尚枝葉時提調右布政使章拯左叅
政周用以舊服正法度監試副使陳祥僉事李中
糾弗共者肅以常刑叅議徐度孫懋副使胡訓王
大用胡璉僉事王宗源汪克章沈炤臧祐伍都
指揮甯淮李淮等咸協心於外以胥有濟遂合提
學副使魏校所簡士三試之拔其尤七十有五人
遵ㄧ

制額也錄成獻於ㄧ
朝奎當序諸首簡竊嘗聞之古者學校教民其德六
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
六曰禮樂射御書數皆實學也貢舉之制始於族
師閭胥月書其行而終於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惟今鄉試有
錄殆古賢能之書也雖然奎初不知諸生誰氏所
校者一時之文耳道德行藝無得而稽焉其賢其
能未知與古奚若文則燦然盛矣有稱道德者有

談仁義者有及性與天道者視古閭胥所書敬敏
任恤族師所書孝弟睦婣有學若陋小焉然皆紙
上語耳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諸生之言其有德者乎我不敢
知行其可信矣乎我亦不敢知惟自踐爾言乃不
負所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敢以
是爲諸生勗昔者驩兜舉共工於堯曰方鳩僝功
匪徒以言也帝猶吁而弗用曰靜言庸違今諸生

皆以言揚他日修身刑家平均天下慎毋違爾今
日之言否且不容於堯舜之朝矣敢以是爲諸生
戒

○廣東鄉試錄後序ㄧ 代考試官作

我ㄧ
國家立學教民設科取士其在廣東歷五十餘科矣
名公鉅儒先後相望科目與有光焉此我ㄧ
皇上龍飛第二科也巡按御史涂敬等以庚之朝入院
昭告于ㄧ
天地神明誓公無私以進賢報ㄧ ㄧ

國壬之朝以出天氣清明人事整暇僉喜爲
國家得人賀謂文雍盡序諸文雍不佞請廣其意以
告多士夫道充塞宇宙何古何今何遠何邇然自
三代而降人才治化何如也遡而求之三代之前
人才治化又何如也宇宙之間如有大限隔誰若
謂今之不能爲古譬則人老而衰不能復少壯矣
异哉斯言道無汙隆學有明晦茲其爲古今之別
爾古之學也以實行今之學也以空言古之學也
以求道今之學也以干祿士遂利誘靡然一趍於
文心術旣壞故其學術益以支離而人才治化閣

然其弗振矣作新變化是誠在今不此之圖謂古
不可復是未知天地之運一盛則一衰未有衰而
不盛者也今
天子英哲天縱粹然堯舜之資方將稽古正學上遡精
一之傳萃天下賢者於
朝交修厥德俾分敎於四方以一道德以同風俗然
後使民與賢出使長民使民與能入使治民則天
下之民無一夫一婦不與被堯舜之澤矣此萬世
一時也天下大勢西北者其原也東南者其委也
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而盡於東南天下之水皆

發於西北而會於東南底居橫海之間乃天地之
盡氣也氣已盡而復發泄之故山川嵋奇毓爲人
才多發豪儁秀而能文而渾厚剛大之氣或有所
不足故古之聖賢多起於中土而南粤迄今寥哉
無聞豈氣之鍾於人者固有弗全邪曰否人心與
天地相通山川詎能限隔至善莫如堯舜至惡莫
如蹻跖係其心存亡何如耳一念天德堯舜在茲
一念人僞蹻跖在茲常存厥心顧諟天德行著習
察動皆以天勿汨以人僞是聖賢復生於今也故
曰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

此心此理同也道本在我顧自諉曰弗能且上誣
其君曰是何足與有爲也則亦棄人也已文雍與
諸生有一日之雅竊覩文獻之盛故於錄終進之
以聖賢德業庸厚望焉若謬爲大言一則曰堯舜
二則曰堯舜而其行識禽獸不遠焉則是相率而
爲僞也已文雍惡乎敢文雍惡乎敢

○○自京口入亦紀行

京口艀楫橫絶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
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
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鹽利甚博患亦彌深今

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
也爲遠圖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緫之議要皆
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於江不啻倍徙而吞大
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後
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
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趍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
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
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
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
識矣妙在通融爲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賤則隨

在廣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人辟
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無糴麥粟倍給於軍
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
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
害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害及百
年今—
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於此時變動自是
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
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

嘗轉漕武帝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
虛耗昭帝恭儉一旦盡罷之—
上恭儉愛民如做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
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
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
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爲定格一斷以
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於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
姓誰不歌舞—
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
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

強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
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
圍皆應觀形勢之起伏其間強弱自相爲牝牡信
天造而地設也觀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汴坦而
無備豈帝王之都宋太祖謂遷洛陽未已終當都
長安耳吾欲循周漢故事據天下之上游省冗兵
以寬天下真英雄也自彭城入汴萬甲中原固在
仰稽聖神經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豪傑所
以成敗興衰與其攻守之畧蓋有可言者俯察生
靈困苦之狀無路達於—

九重深思地利不興萬無致太平之理斯地也夏用之以貢商用之以助周用之以徹今乃鹵莽耕之滅裂耘之不復有相之道海內所由困窮也堯舜衆農師禹盡力溝洫文王即田功蓋天子之職王於代天養民而守令又代君養民令也數易卒制又多匪人地利誰與興復必也隆重守令大略如西漢時治道乃有根柢戰於中原步不如騎騎不如車車可以戰可以守騎便衝突可爲游兵因思溝洫法存戎騎亦難蹂踐豈有晋宋之禍也枝所至風雲相迎河山如待天寬地寬眼亦寬覺得收攝

只在方寸深愧主宰不立未免衣食遂逐天化悠此心收卻根本上露生端倪纔與天地同流若放去自由便被軀殼私慾累住違禽獸不遠矣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六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七

門壻歸有光校正

譜牒

莊渠李氏統宗譜序

我李聚族莊渠乃今散處而共祖實之府君譬若大樹無根何生矣嗟我族人誰非我祖傳種同氣連枝骨肉之親也族散而無統骨肉且將漠如塗之人吁可愛哉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而宗法立爲大宗立百世不遷以統族之親疎小宗立親者彌相親也蓋五世親盡乃遷宗法亡天

下無善俗好古君子顧念其本根則謹修其譜牒以合族而譜學惟歐蘇二家傳校稽諸古國史奠系世辨昭穆家之有譜如國有史乃立統宗譜自我莊渠一世祖始而盡於其五世孫別起爲圖五世至九世則玄孫各爲高祖自系厥後以禪於無窮正適貞繼而系前支庶區別而次後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蓋取諸歐陽氏繼以世譜於正適詳焉曰其猶有古大宗之遺意乎則又立族屬譜爰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下盡於吾之族昆弟凡宗人有服屬者咸在吾與族昆弟之子若

孫生則附之親屬始竭猶未忍相棄也盖取之蘇氏復取祖系親盡者奠諸前曰其猶有古小宗之遺意乎二法相爲經緯瓜瓞綿綿百世如指諸掌我李孟莊一支譜所謂直下子孫也凡我族人如木附枝於法固不敢立爲大宗而事之自當加隆焉耳矣此統宗譜所爲作也統宗譜大合族而其圖故世譜專載正適代錄其適子其庶子其而廢子所生不復書族人惟賢者特筆以附見又與宗圖自相經緯凡修譜則族人各以其譜來會譜成分而世藏之代命賢者一人嗣修嗚呼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誰其不重譜牒哉然而或修焉或否焉顧子孫賢不肖何如耳其世篤孝敬守墳墓厚親戚修譜牒而勿替之則天下咸稱頌然曰斯其文獻故家也祖宗有光矣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我後之人尚其顧念我祖宗而毋疏遠骨肉也哉

大宗小宗圖說

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親昆弟其相爲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爲服大功九月

繼曾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爲服小功五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爲服緦麻三月

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別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君自我作祖別於尊也始興者亦稱別子自今起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別子者世爲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爲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群居勢當有所統壹古猶今也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倣古之別子其世適倣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爲服固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延及後嗣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叙錄

昔帝顓頊之苗裔曰皐陶在唐虞爲士師以功德錫土姓其國於六者周衰楚人滅之後罔有聞其

以世功賜族者以官命氏曰理暨於利微逃難殷墟爰始更爲李氏古謂理官曰大李之官黃帝理法曰李法故因而稱焉而後之人訛云食李而改自臯陶顯於堯舜之世爲讓德爲其學以天爲氏矣後千有餘歲而聃在周爲柱下史以知禮爲孔子師厥衰世之多事也則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漢興而李氏著姓於隴西後之數百歲而唐神堯有天下追論繫世則遡祖臯陶時以國姓賜其勳臣而族類多混矣李姓蕃衍於四方代有顯者世遠莫詳我所自出今故不敢紀諸遠紀其近而可知者曰宋編修府君隴西之裔也從高宗渡江而南寓吳爲始遷祖構望鄉樓於葑門人稱磚橋李氏所遺象笏手澤尚存而譜帙闕有間矣故老相傳又云編修府君之子仕宋爲金紫光祿大夫實惟莊渠始祖之大父考之葑門而無徵也按故傳疑焉而錄其可傳信者於譜最曰莊渠一世祖茂實其子諱始以詩禮傳家七世孫方草創譜牒文獻始有徵孝子則恕信昆弟節婦則始祖妣顧氏開先厥後迪之妻戈氏准之妻鍾氏麒之妻周氏自祖宗積德且也二百年而始發於枝噫其名敢

忘本哉

○○統宗圖

○第一世　二世昭　三世穆　四世昭
○五世穆　六世昭　七世穆　八世昭
○九世穆　十世昭　十一世穆　十二世昭
○十三世穆

○○○已上見家乘

○○世譜

一世

莊渠始遷祖諱茂實字實之考論其世宋遺民之子也而生於元自葑門磚橋出贅婁門東莊渠城顧千十八提領家爲壻子孫之興自玆始其鄉曰習義其里曰孝廉長洲縣之二十一都也始祖以耕讀爲業悃愊無華壯歲不祿妣顧氏辛勤撫其孤年踰七十白首貞心故我李世有節婦滎陽城湖陰終圩之上子孫以昭穆祔厥後水嚙而淪於湖嗚呼傷哉今有事望墓以祭適子諱庚子訓

二世

徵君諱譚字吉甫鄉人稱爲坦然處士生元盛時元徵之不起後老矣及見元之亡而際我　太

祖之興宋遺民之孫始免於左袵徵君幼失父怙恃母以生及長事母孝愉愉如也友其弟怡怡如也母樂其養嘆曰我不幸喪夫幸而得是子不覺我爲未亡人也徵君亦自傷曰吾髫齔喪父自爾劬勞上荷母慈噫覩先妣之撫幼孫與徵君之事母吾族安得不昌乎徵君穎悟而篤志嗜學爲時聞人古貌古心鄉人多化其德與學士虞文靖公集游嘗爲銘硯期我胤嗣之昌詩禮傳家自徵君始年八十二以壽終娶唯亭張氏自後張與李世爲婚姻

自莊渠始祖再傳而有孫七人其後日以繁衍析爲長房吉甫府君之適子孟莊是爲長房庶子五仲芳二房季和四房皆生於元叔常五房恕六房信七房皆生國初洪武弟訓一子廷玉爲三房今惟六房一支遷崑山信義者最顯恕字彦行信字彦立鄉人所稱二孝子也彦行自幼孱重若老成人平生無疾言遽色孝友天至母袁氏嗽病篤百方治終弗愈勺水不入口彦行迫默禱於天請以身代刲其股肉救母彦立亦刲肱肉從外來兄弟不約而合乃煑糜粥勸母嘗之母病即愈鄉人以其孝誠動天也爲作二孝子傳吳文定公寬題曰母病無醫實可哀弟兄何自笑顏開傳文不作傷生詠四體元從父母來

叔常三子其幼棄爲道士又棄其一孫爲僧二子單傳皆無後五房之祀遂絶豈非吾族永鑒哉嗚呼佛老殄滅世教其徒坐而蠹食吾民王法所當首禁故吾族有棄其子孫爲僧道而自絶祖宗之類者皆削不書蓋深以罪其父母

三世

寓耕翁諱孟莊好讀書通五經大義抱朴不樂仕

元孝敬行於家信義著於鄉人稱長者生元元貞二十四年卒洪武八年娶婁塘張氏適子允庶子安謙慎　國初諸房皆占民籍惟二房四房後以事謫雲南曲靖衛軍役死各遁其義兒著伍子孫居莊渠者世苦清勾往若棄市至則雇募人替當以生還爲幸鄉人鮮送者亦多破家嗚呼兵弗寓於農又弗土著故世爲民害初元人無政強食弱肉　太祖糾之以嚴而惡大姓長洲重故家陸伯祥者暴發而富有司則舉爲糧長虐其鄉人然終不敢與故家均禮鄉人被害者輙呼二官四官

故我以故不得肆惡而恨過之他日坐事則誣李二李四不應罪而連坐充軍也孟莊庶子安贅鄭氏謙贅陳氏者亦各緣妻族坐事籍沒充軍法網亦已密矣安謙俱無子丁盡戶絕也

四世

田樂翁諱允字士中魁岸俊爽見義勇爲永樂中有司舉爲糧長廉潔自慎重升合不多取於氏衆稱鉅族長者生元之至正辛亥卒於 國朝宣德三年享年七十有五娶王氏適子道純庶子勝廣女適齊門顏孝子季秉

從弟梅軒翁諱琳字以誠遷崑山仁義有司後亦舉爲糧長積三十餘年催科未嘗施鞭朴專以誠長者處氏區氏懷其德終不忍負之既歿如失慈母至今猶稱爲佛子家也梅軒翁幼鞠於從毋夫魏士珣因從其姓旋不逮曾大父而竊聞里中父老相傳曰老官寬厚有德人也貌如其心聞人有過口終不忍言惟聞人善則喜而談之不置終身不忍罵詈人雖甚觸忤之終不恚怒但徐呼小郎則人皆尤之曰汝柰何犯長者至此蓋其厚德有以感人也子鏞仕爲玉山縣儒學訓導

司訓公字闇遠卓犖有大志魁傑人也有司強稱邑弟子員治尚書數舉進士不第成化十六年貢於 朝廷試授以學職自 國初以來先世多長者朴茂惇龎可勝重任然皆隱居不肯干仕進故吾族出仕自司訓公始而佐又不盡其才也司訓弟諱鍾人稱朴隱翁朴隱翁字元律校嘗逮事大父母竊見大父朴茂而長身言必謹行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常詢讓之則召而敎勸諭之使悔而改下至疾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昧爽起家衆與衍畫諸務夜則俟人定時編

視門戶扃鑰乃寢平生無他玩好暇輒觀書有得或忘寢食性復嗜飲然亦依稀知節也知不食之怨難懇語子孫以抑絕之若踵不相合濟然安之見紛華意飄不樂處之大父娶王氏勤儉之德與大父同壯歲即却環瑱紛黛弗御大布之服雖敝猶整絜若出於新大父在試欵未嘗忘君嘗讀大明律者我 太祖畫一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新例出於群臣一時有所奏請因而施行耳今充軍者日報也而曾不足以禁頑而徒爲貪酷吏舞文作威福因太息曰爲臣豈無張釋之戴冑者耶則又

誦其言曰誰與以此聞於　上者吾蘇以田賦之
太重也與水利之弗興也而民之死徙者衆大父
常傷之則究心水利之學曰吳地邊高中下形如
盤盂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淞江全受震澤
下流而中多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過
劉家港入海西迤北地彌卑下則匯爲陽城昆承
諸湖舊有白茅塘受之以泄於江而今塞矣此吾
蘇第一患也海口潮汐漲落易壅泥沙錢氏有國
時設卒撩淺其法可迄今守也而廢也久矣數使
人言於當道冀以　上聞意懟未嘗不在民也大

母疑重有戚目未嘗左右顧大父偶失愛於伯祖
大母聞之則治具延兄公呼二兒使侍食爲伯祖
圓俊爽士歎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
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大父一日嗛內姪之
子曰畀幼也乃數犯我大母曰汝母族惟一息耳
柰何不能寬容大父矍然稱善其內助皆此類也

五世

諱道純字伯純繼母鄒以財私其子曆伯純讓而
弗爭事之加謹以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也生
國初洪武卒於正統十一年妻鄭氏以賢孝稱適

子璿庶子璣
初酷吏張同知徼以死脅伯純父士中承他籍軍
役曰汝欲爲鬼乎爲軍乎士中理直不撓曰吾寧
死不忍無辜以禍子孫遂死於獄復逮伯純掠治
強誣伏竄軍籍中同負冤者千數百人歷患難二
十餘年嘗哭謂子孫曰吾昔順繼母心遺汝至薄
矣今反以禍遺汝輩哉何時得見天日旣而況知
府鍾下車公廉吏也相率赴愬蒙奏清軍役各終
厥身子孫復占民籍衆皆鼓舞今有雪冤册存於
官伯純先業富厚世以積善聞於鄉閭不幸父子

遭軍禍破家子孫遂貧不復振幸而遇況侯實惟
再造之恩其亦爲善之報也哉況侯又嘗奏豁吾
蘇糧額數十萬石郡人世蒙其恩

六世

東園翁諱璿字宗澤徙居固涇因族葬於是距莊
渠舊業十里而近生洪武二十三年卒天順六年
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妻張氏適子方庶子
遵吾族自始祖妣顧氏以貞節傳芳至六世而得
節婦二人爲皆宗澤之族昆弟妻也
迪廷啓妻戈氏其生以永樂十二年上距始祖妣

之歿蓋未百年也汪啓蚤世戈年方艾哭謂舅姑
曰令吾不忍葬吾夫也遲十年兒成童矣使送爺
竟舅姑弗忍違其志孀居三十餘年人皆多其志
操
淮清叔妻鍾氏其生以景泰二年去戈氏近矣鍾
父母無子愛而憐之贅清叔爲壻不幸蚤喪鍾年
二十有八父母俱亡舅宦遠方繼而亦卒內外省
煢無依族人利其改嫁也則侵奪其產鍾氏澹然
弗與爭晝夜紡績自給養其二孫勤苦萬端屹弗
改節弘治十四年卒享年五十有一矣鄉人高其

貞潔相率狀其行於有司屢請旌表其門閭以旣
歿而復汝自幼則見吾從伯母何嘗有憂容曰汪
汪如汎流也慎哉蔡吉與人言輒泣如孫傷之至
其節操毅然人亦莫能奪也
從啓弟達娶吾從伯氏事徐夫婦甚謹亦旣有分
業矣兄卒則獨其產讓徐之後子不能以養其父
母撫其兄之孫自奉薄甚或屬或出不宜食而
奉親則甚豐鄉人多其孝友徐氏有賢行孝事舅
姑如事父母家貧遇凶歲自度力不能活人也則
命家婦曰計煑飯用米若干而多煑爲粥鄉人饑

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饑矣而餘力可
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
子庠宗周內外斬斬所居矮屋三間而五女長矣
容至寢不聞婦人聲妻鄭氏孝事後姑恩愛若母
子娣婦性多恚柔以下之情若姊妹終身無間言
蓋化其德也夫喪煢煢獨與幼子參居紡績以養
曰虀羹菜飯無厭時汝大母常語也小子識之
先君諱奎字孟文以枝貴　勅封承德郎南京刑
部主事而吾母張氏封安人先君生天順六年二
月三日而大父夢文昌之星降精於家先君天性

至孝年未弱冠聞大父之在官而雨霑服體盡濕
也則必往代之而爲塘長而爲糧長大父得以佚
老終身水利役事伍姓者貪酷吏也每行縣則塘
長驕肯受杖有死者惟陸祥以重賄免而吾父死
而復甦他日又行縣大母哭語人曰長男昔代爺
死裏得活今該少男代之雖然吾終不忍也先君
聞之慰大母曰兒自往耳弟弱詎堪大杖邪是時
幾再喪生校兒時尚憶大父母欲觀杖瘡先君終
不肯而私與四叔祖觀之則相持泣也臂若虎齕
蓋將護三月纔愈伍動大衆開京口河先君與其

役大父在家病危殆先君心忽悸動夜寢不安而家人至紿曰老官有病今瘳矣先君哭曰是欲欺我勿回耳遂冒禁而逃其夜行闘林木有聲則驚以爲虎也蒲伏不敢動良久乃行先君抵家而大父適以是日愈復往終役故　勅詞褒先君云孝感有徵義聲無忝蓋指茲事也先君未營宮室先建祠堂其制前爲同堂而分其後以爲四室祠位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面而有常其祭位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居歲時奉祀惟謹祝文則用御製教民者卒嘉靖二年五月

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嗚呼痛哉葬長洲陽山之中麓

七世

一木居士諱方字思式幼師事祭酒陳鑑與吳文定公寬爲同門友補邑弟子員五舉進士不第以詩鳴於時思式尊尚祖禰痛惟上世譜牒不傳由莊渠始遷祖以來世爲冢適族屬日以繁衍散而群居將以收攝宗族爾時故老猶存及見先世遺事思式朝夕諏焉創爲譜牒積十有五年而成凡我族人各知祖禰所自出者思式之功也思式謂譜所以自尊我祖宗若冒他人顯者爲祖是自絕其本根也不孝莫大焉故斷自莊渠始遷祖而下列其所可知者記事拙直寧質而俚不敢爲虛飾故其言鑿鑿可信其法前爲總圖每世復爲譜詳其生卒葬娶某氏子某人有善行則書之今存其法不敢廢每歲續增修譜則據以筆削思式爲宗適年彌高矣見族人尊行者雖稚年執禮彌恭故舉族無長幼莫不敬服生永樂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弘治　年　月　日享年

娶王氏以　年　月　日先卒適子

周廣子鐸欽

爲廷器季和之後與思式爲親同姓矣廷器有孝行母張氏老而喪明性多恚人莫能可其意者廷器能委曲順之得其懽心廷器出其妻妾嚴奉事之終日不敢寧居然終不悅曰須我孝兒來也廷器歸則指數曰大婦某事慢我可笞若干小婦某事慢我可笞若干廷器如數詬責之妻妾亦安以爲常不敢疾怨也思式修譜時苦貧乏久未繕寫廷器則助之費譜成與有勞焉

莊渠始祖六傳歷二百有餘歲而枝始顯於朝鄉

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䟽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入家廟乎

庠子秀校之從弟也以太學生仕光祿寺典薄鍾氏卒後數年爲節婦周氏麒之妻也君子曰雖家世中微周之父兄也賤爲隷於官初非有詩書禮義之教也而周氏天資衷粹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幼事父母長而事舅姑雖甚勞苦人未嘗見其有倦色父母舅姑疾怒之人未嘗見其有愠容家

貧饑寒切於體亦未嘗見其戚戚也年二十三喪夫孤孀貧窮守死不他適雖節操寒於氷霜而人亦未嘗見其有矯厲之行也然久而相與心服之噫以周氏之美質使生治古盛時充養以婦學則其貞順之德庶幾哉爲九族宗師矣

周氏同時有節婦李氏者孝子信之孫女也於吾族爲尊屬矣嫁爲里人陸行妻行死無子凍餓不能活或勉之再醮節婦且哭且詈欲喪其生時父楠已前死乃歸依其兄清清死依其姪禺禺又死依其姪之子秀三世貧窮患難節婦終其身甘寒

與饑晝紡績不足或繼之夜其貞烈性之於天不自知其異於人也人亦相忘無異之者他日校賙給宗族特致粟於節婦鄉黨始嘖嘖稱羡其賢

八世

周字文則生正統七年先其父卒娶胡氏適子鳳

莊渠之族中衰仲芳一支六傳至參爲戊子貢士文則之從弟洧狠而貪莊渠祖屋數椽宏大壯固族人相承二百餘年矣洧豪奪之盡毀其故有司舉洧爲糧長其貪如狠牧羊也後以乾没官錢糧瘐死於獄家人信巫曰神怒遂棄尸弗迎葬也弗

敢成服也弗爲設几筵也而家破矣鄉人咤曰此其積惡之報也與哉噫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而爲親者諱校之修譜也稱美不稱惡矣惟洧也得罪於祖宗則直書而不隱以示戒焉耳洧之子孫有能耻之尚其葢前人之愆乎

九世

鳳字孔祥娶王氏鳳生而穎異鄉先生見而羡之曰一木有孫矣長而落魄以死鳳無子古者大宗無後則族人以其子後之鳳固吾族大宗也而於校爲孫行矣其生乃與吾父同天順六年族人未

有可爲後者去之三十有餘年而鳳之從昆弟有子矣校將爲之立後則又自念曰幽明又隔矣無復有父子之道矣故不得已而謀於衆以次房攜主宗祀也僉曰鳳也之叔父鐸也在鐸字文振思式之中子其母陸氏妾也贅錢氏而歸生子志憲志憲卒憲之子孫他日代爲世適矣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七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八

門壻歸有光校正

○譜牒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孝弟也者本其所以生也爾身從何生也曰吾父母遺體也父安從生曰吾祖宗傳體也而忘之則其心死諸昆弟伯叔父何親也曰同胞也而忘之則其手足不仁然則子孫非曰吾有之也吾祖考散而成體也是故昆弟之子猶子也一視同仁也先王教民仁其九族立愛自親上本高祖下逮於玄孫而旁及諸父昆弟衰則五服以相戚也祭則紀之以小宗五世親盡而服窮矣而宗易矣而情何盡矣由親同姓以往懼其漸以疏遠也則大合族而統之以大宗故親者彌相親也而疏者雖百世猶相繼毋散校之立統宗譜以合大宗也則始祖以爲主代上下相承無間也其道曰尊尊詳適而畧庶則又立族屬譜以厚吾小宗也而高祖爲之主矣前後相附以互見也其道曰親親詳近而畧遠與統宗譜相錯前表莊渠始遷祖世系錄其自適而分著我自出也廼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

而盡於吾之族昆弟圖成而五服之屬四世之宗
咸萃焉油然生其孝愛之心吾與族昆弟之子若
孫生則附生則附親屬雖始竭而猶未忍相棄也
子孫續爲譜則遷祖考親盡者莫譜前復自其高
祖始而改紀其親屬尊尊親親無窮也修譜必也
告於大宗以統宗譜相質校復采耳目所覩聞談
祖宗時故事命曰世說子孫而閒之庶其音容若
接矣乎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也而弗念厥祖
弗哀其父母劬勞自戕賊其心也昆弟而路人自
瘝痺其手足也是豈人之性也哉其無乃份流失

與物欲逑與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凡我族人其毋
忘本哉

○○五服圖說

○○○上殺　　下殺

○父斬衰三年　　父爲長子斬衰三年

母齊衰三年　　庶子齊衰期

祖父母齊衰期　　孫大功九月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曾孫緦麻三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玄孫緦麻三月

旁殺

○昆弟齊衰期　　昆弟之子齊衰期

從父昆弟大功九月　　從父昆弟之子小功五月

從祖昆弟小功五月　　從祖昆弟之子緦麻三月

族昆弟緦麻三月　　昆弟之孫小功五月

世叔父母齊衰期　　從父昆弟之孫緦麻三月

從祖父母小功五月　　昆弟之曾孫緦麻三月

族祖父母緦麻三月

從祖祖父母小功五月

族祖祖父母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緦麻三月

五世祖免爲親同姓
六世而親屬始竭

父母至親也故喪三年至痛極也此喪禮之大綱
五服因是以生矣父母之於子其痛同而庶子以
尊加之故降而期則以降爲正服而長子三年爲
加隆焉耳以傳重也祖尊矣故自三年而期而孫
以尊加之則爲大功適子死則適孫爲祖承重三
年故於適孫加隆爲期也曾高祖尊同而恩殺矣
故不敢以大功小功服之而爲之齊衰則殺其數
爲三月也曾玄孫緦同不可加其月數也此皆正

統之親也昆弟一體也自吾父而推故期從父昆弟自吾祖而推故大功從祖昆弟自吾曾祖而推故小功族昆弟自吾高祖而推故緦也世叔父自吾祖而推當大功矣以吾父一體則加隆而爲期其報服與庶子同昆弟之子猶子也從祖父從祖祖父自吾曾祖而推也故小功族祖父族祖祖父族曾祖父皆自吾高祖而推也故緦而報服同以旁尊不可加之也此皆旁親也尊卑之體適庶之分親疏遠近之等恩義曲盡矣

祖系

一世祖諱茂實字實之二世祖諱吉甫生一子孟莊其一支爲吾高祖𢘑世次爲穆

我李宋南渡故家也女貞之亂高宗棄汴來遷於杭時則有編修府君者從而南寓吳葑門爲始遷祖其子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於古爲始興而世系不書者無徵也故今定莊渠始遷祖爲一世是爲實之府君生元之初宋滅而華夏盡爲夷矣其子吉甫府君生元盛時元徵之不起優老矣及見元之亡而遇我 太祖之興再立人極宋遺民之孫始免左衽

○○族屬圖

高祖　曾祖　祖　禰　昆弟

○○附圖

○○子　孫

○○○已上見家乘

○○世說

我 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驅胡元於沙漠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越明年而吾高祖生自此天下太平矣享年八十有一卒正統十四年三月七日是歲也元之遺孽也先入寇英宗蒙塵高祖母金氏卒景泰三年三月十日時景皇帝中興故君出虜入而天下不傾也

高祖彦行府君有馴行闇若與古符其孝友因心而發生母袁病篤迫默禱於天祈以身代弗得遂刲股救母弟信亦刲厥肱孝誠相通不謀自同乃

饘粥食母母病遂瘳兄弟創亦遄愈孝誠動天
人閭閻言鄉人至於今猶然稱之曰二孝子也
高祖有子四人而吾曾祖行三出後芘山魏士珣
族曾祖彝宗大生洪武三十二年時建文君在位
傳至宗為繼高祖之宗與弟松今居郡城敏宗學
贅荻溪王氏子孫今居荻溪生洪武三十五年是
歲也而 太宗靖内難聰宗文生永樂八年傳至
權為繼曾祖之宗權父瓛能道祖宗時故事高祖
之後惟此一支居於莊渠
高祖與魏士珣同娶於金而士珣無子則育吾曾

祖以識府君為子魏故農家世積善得曾祖而家
道日隆遂為巨族士珣夫婦甚賴之後魏出有子
而曾祖亦不復歸宗
曾祖寬厚有德言貌溫溫聞人之過口終不忍言
性聞人善則喜談之不置終身未嘗詈人雖甚觸
忤之終不恚怒但徐呼小郎則人皆不安口斂柰
何犯長者
吾蘇蕞爾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財賦當天下少半
郡城繁華四方商旅輻輳過者嘖嘖羨富饒豈知
鄉民彫敝其力穡者終歲勤動僅能還官樂歲尚
咨寒饑遇凶歲則餓莩滿野殍塡於川錢糧自此
虧額矣有司鞭撻血肉淋漓吾曾祖嘗舉為糧長
積三十餘年專以誠長者處區民不忍一施鞭朴
區民化其德終不忍逋負之至今稱為佛子家吾
父亦嘗為糧長有祖風然區民漸貧不能無逋負
者又三十年而民力憊甚歲率拖欠以為常有司
督責糧長賠納多破家亡身矣嗚呼 天子仁
聖非大蠲賦無由活此一方民也
有惡少嘗不快於曾祖三放火來燔屋廬輒心怖
而止一日自首伏曾祖以酒肉勞之曰儂可罷休

茲謝好事其人感泣遂為善人
曾祖始居信義舊宅在真義浦東莊渠之族中衰
而信義與矣吾祖別治宅於浦之西信義之族亦
惟我一支為盛噫起家艱辛子孫詎能盡知邪曾
祖生永樂七年卒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曾祖
母顧氏生同年以成化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先卒
是時國家全盛極矣然自 太宗遷都於燕控制
形勢天下始奠安而吾東南困於轉漕民力亦竭
矣
曾祖族葬傳塲字圩與新宅隣曾祖歿後人夢其

騎從甚都呼曰上帝以我公直今爲神矣
吾祖新婚適有訟事里媼呫囁私語曰新婦不祥
曾祖母怒曰官事年注月定偶值婚期柰何作此
離間語其賢明皆此類也
伯祖闇遠號一默有大志魁傑人也其所交多一
時豪傑有司強補邑弟子員治書經數舉進士不
第以歲貢授玉山訓導後世以尚書相傳遂爲仕
族生宣德四年是時　宣宗不親政而能屬任元
老稱太平天子卒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伯
祖疾革則語家人曰速治我後事吾且從　上賓
天是歲　憲宗登遐
伯祖母沈氏好潔其所居室常自灑掃無纖塵
伯祖三子從伯父涇清伯號菊泉□□之宗貌清
癯讀書以詩鳴爲鄉人師有祖孫二世受業者繼
娶不慈一哥庭椿游蕩死其子炤繼高祖之宗
淮清叔贅洪墟鍾氏幼有奇質父友見而異之曰
是兒清徹一似雪晴新月遥映梅花長乃嗜酒御
童僕少恩一夕大醉溺水從者援之遲遂咯黑血
死時從伯母年二十八矣鍾故富家父母既歿伯
祖宦遠方尋卒於官從伯母煢煢無何族人利從

伯母之改嫁也則稍蠶食其產且盡從伯母讓之
弗與爭晝夜紡績自給養其二孫庭楠庭朴勤苦
萬端屹弗改節弘治十四年辛享年五十有一矣
鄉人高其貞潔相率狀其行於有司奏請旌表門
閭以既歿而寢校自幼則見吾從伯母面常有憂
容口江江如決流也慎默寡言與人言煦煦如恐
傷之至其節操毅然人亦莫能奪也
庭朴五哥嘗學醫有老醫語之曰汝用心過不通
也學醫先守常法正治不愈乃可從治汝今好奇
不肯就病治病輒求隔二隔三治之此未學行先
學走也
淛清夫贅吳涇胡氏子庭樗今居吳涇庭楎徙陽
城村四面皆湖也伯祖之後多讀書能文而貧不
振廷楎六哥目不知書而敦篤異常家亦温飽鄉
人倪姓者以軍籍誣我伯祖往見清軍御史不屈
則以大義質之其人震怒伯祖䏲行而前曰昔者
勾補軍伍惟恐乎民不爲軍今清理軍伍正恐乎
民爲軍其人爲之霽威伯祖復抗章奏於　朝事
竟得白子孫賴之
大父元律府君朴茂而長身言必謹慤作事必周

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忍笞也召而教戒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眛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俟人定徧視門戶扃鑰乃就寢暇靡他玩惟好觀書有得或忘寢食忙後常黙坐移時休養精神迪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與衆同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悅厭世俗之侈靡也則有志淳古之風故自號朴隱也

吳固澤國也禹貢揚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下　國朝而田賦登上上亦旣竭澤而漁之矣而水利久廢莫之興也吳人以水田爲命歲數被災大父意悒然不樂也乃講求水利之學曰吳地邊高中下昔人象爲盤盂不大決其下流注之海則胡以止湖翻矣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也今淞江全受震澤諸水實惟經流而中多阻如腸胃病噎然西進北地形愈卑則匯爲陽城昆承諸湖故有白茅塘受之以瀉於江而今塞矣此吾蘇第一患也大父木訥不善文則數使人言於達官冀有聞於　上者弘治八年東南數大水　孝宗命侍郎徐貫治水於吳一時工程惟開白茅重大而有

司者多文具勞而無功大姓復有私萑葦之利陰持之者大父憾之終身正德十六年　武宗命撫臣尚書李光嗣復治之白茅遂通其他水利亦未能盡興也

大父嘗嘆圩田窪下恃岸爲防岸崩則禾蕩然滅矣必也大圩分小圩牢築岸脚使耐風浪

大父嘗嘆海口潮汐漲落易淤泥沙五代錢氏有土時設卒撩淺其法可迄今守也而廢也久矣

大父嘗嘆世衰則刑繁今新例充軍者日報也而曾不足以禁頑而徒爲貪酷吏舞文作威福也每誦張釋之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又誦戴冑之言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則又歎曰誰與以此言聞於　上者弘治十一年孝宗厭新例之冗瑣也則命群臣廷議舉要而刪其繁定爲問刑條例大父猶恨一時大臣不能將順　上美惟守大明律以一民也

大父嘗謂縣丞簿最爲親民矣而祿薄少自慎重宜增俸以養其廉庶可爲民造福也

大父嘗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

口誠上達君子繞放肆則日就曠蕩泣其下曰真
下流小人命校書置屋壁以自儆
大母王氏外大父張仲侃魁傑士也獨奇愛大母
曰此女吾白圭之一日見大父撫其首而異焉遂
以歸於我大母體貌豐碩凝重有威寡言笑每乘
舟未嘗左右顧岸鼻額一黑子宛如玄珠被服惟
布素鮮敝尚整潔若出於新壯歲即却環珥粉黛
弗御大母性孝一夕天寒使婢以衣覆女孫則哭
曰人言母憶兒兒不憶母吾母在家而寒也誰以
衣覆之哉

曾大母性嚴諸婦少有當其意者惟大母善事之
能得其歡心
季父幼多病大母憐愛之異甚夜卧置之腹遺矢
亦不移
大父偶失愛於伯祖大母聞之則治具延兄公呼
二兒使侍食焉伯祖感嘆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
人敗未聞以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
大父一日嗛內姪之子有所恨過之曰畢幼也而
數犯我大母曰汝母族惟一息耳柰何不能寬容
大父翼然稱善

大母嘗語吾子孫曰莊渠之族爾家本根也其勿
忘
大母嘗戒子孫鄉鄰與若平等勿以我富而驕勿
以彼貧而憎
蘇民困於重賦勢且不能聊生宣德初元有　詔
蠲重額十之三而戶部格弗下蘇守況鍾則抗章
以死爭得蠲數十萬石大父嘗嘆曰微公吾民不
活矣近歲　詔有司立廟以祀夏忠靖公原吉周
文襄公忱大父嘆曰二公血食於吾土固當雖然
必以況侯配枚官刑曹每錄重囚則大父輒見夢

告戒之精爽若生
大母晚歲中風語多不慧而形益肥善飯以無齒
不能食也吾母則跪而哺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
母自浣滌大母且歿嘆曰吾淵汝多矣願汝子孫
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
大母以正德二年十月十五日卒越明年四月十
三日而大父卒時校在官畏法網不敢請告回也
嗚呼痛哉是時　武宗不事事宦官劉瑾擅權毒
痡四海又二年始伏誅而法網解矣然群小用事
不衰也大父生宣德十年享年七十有四臨終曰

吾今獲考無所恨惟孫枚在官弗獲一見吾欲成
爲清白吏其以田三百畝廪之以養廉
先君諱奎字孟文而人稱爲竹泉翁短而豐下色
温體舒性仁厚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坦然無欲害
人之心也以枚貴　敕封南京刑部主事而吾母
張氏封安人先君生天順六年二月三日而大父
夢文昌之星降精於家是時　英宗復辟聞處士
吳與弼賢遣使往聘之至則以爲左諭德不拜復
遣使送還與弼厲志聖賢爲我　朝學者倡嚮自
有科舉而士彌賤若與弼可謂高鴻在寥廓矣

先君未弱冠聞大父之在官而雨露服體盡濕也
亟往代之而爲塘長而爲糧長大父得以佚老終
身水利僉事伍姓者貪酷吏也而勤政然不辨淑
慝每行縣則塘長駢首受杖有死者惟陸祥以重
賄免而先君死而復甦他日又行縣大母哭語人
曰長男昔代爺死裏得活今該少男代之雖然吾
終不忍也先君聞而慰大母曰兒自往耳弟弱詎
能受大杖邪是時幾再喪生枚兒時尚憶大父母
欲觀杖瘡先君終不肯而私與四叔祖觀之則相
持泣也譬若虎餂盖將護三月纔愈伍動大衆開

京口河先君與其役大父在家病危殆先君心忽
悸動夜寐不安而家人至則紿曰老官有病今瘳
矣先君哭曰是欲欺我勿回耳冒禁而逃晝伏夜
行聞林木有聲則驚以爲虎也蒲伏不敢動良久
乃行還家而大父適以是日愈復往終役故　敕
詞褒先君云孝感有徵義聲無忝蓋指兹事也
大父仁慈雖甚愛先君而先君孝謹奉之若嚴朝
廷嘗一夕大醉扶歸從者曰及門矣則蹶然醒見
大父言動無少差退入室則惛醉如初也
先君未營居室先立祠堂其制前爲同堂而分其

後以爲四室祠位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
而有常尊祭位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各統於尊
而暫屈歲時奉祀惟謹祝文則用御製數泯者世
俗嘗僕從其主姓先君各因其本姓以爲稱曰吾
令不奪人姓他日亦免混亂吾姓也
正德九年枚之召爲職方郎中也則語先君曰今
邉帥挂重兵隨　上居大内而藩王有叛謀兒義
不可出也先君曰汝内自斷勿謀諸人親戚聞而
交勸我多事矣自是移疾不出者八年中間嘗有
召命時宰議處枚於銓曹先君意不能無動一日

闕　上私出遊幸則大駭爲之隱憂語校曰古今詎有是事汝當藏修遂初志耳校官南曹頗名執法人有謀干先君以撓之者至則閽其名卒不敢嗚呼校之出處辭受實先君有以全之也

吾家由先世以來未嘗有亭沼也而校之移疾而歸先君特築精舍前爲小亭臨池曰汝可濯纓於斯矣其後土屋數椽因其舊亦蒔以花木使成陰曰汝可游焉息焉於斯矣則又語校曰家務勿以經心也吾自主之吾欲汝惟志其遠者大者焉耳鄉人二三子來學則館轂之四方朋友有至者則

歎曰吾以爲書院也而田舍也何以歎蓋歎其朴樸有古風也而校則語之曰此侈於疏野矣亦嘗出戶觀野乎天文四垂爲宇六合一家觀生意於苑囿臺池間也則已感矣乃相與歎先君之儉德曰遠矣哉

先君好賓客人見其時而豐也而莫知其恒於儉也自奉澹薄如大父時人或弗之見矣而先君則歎曰昔者吾也逮事父母得一甘脆未嘗以爽吾口則持而進之二親今而子孫以奉我噫吾何忍嘗則庋以待賓客

先君治家亦既勤只而人未嘗見其勞也蓋事有漸次使人各程其能　武宗崩年而校爲典學使者將行先君與吾母戒曰嗟吾兒嗟吾兒汝毋以已長格人毋以求備取士教則莫如身矣他日聞校罷斥學官之不職者則寓書曰兒亦知夫師儒之清貧乎而弗恤之而徒責之使砥行也人得無弗堪乎

先君鄉飲一嘗爲賓退而泣也先君之泣蓋傷大父昔者鄉飲旅於衆賓而今顧居上也

嘉靖元年以上　母后徽號恩而先君與吾母賜

四品服越明年五月十日先君卒於家不肖校督學嶺南弗獲永訣終天之痛尚忍言哉葬長洲陽山之中麓卒之明年而大禮之議起徽號三易乃定

嶺南陳激衷有道之士也一見先君歎曰吾閱士多矣若太公厚德君子哉先君既終校門下二三子各爲叙述其言不同而稱厚德則同

先兄子賢面常帶笑容天性樂易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胃氣積傷於酒煎熬真陰多飲而少食竟以噎亡

先兄不事事而竭力爲鄕人捍灾歲大雨且傷稼則先馳會鄕父老與謀曰事急矣赴水必以土某涇口可壩爲堰以遏水衝其圩岸善潰則爲之增高倍薄某處可立大朋車牟水某家速辦船戒乾土用也量地遠近及田之多寡以起役夫曰先從吾家始則爲立期會定賞罰奔走督責不憚塗泥人有持酒勸之者則卻而弗受曰吾今何忍沾唇事成復酬飮口不言勞一日閒枝與客講學則語枝曰吾爲汝一言而終枝其放心而已矣我乃枝而不知求閒論孫吳兵法曰是謂多詐勝少詐耳

先兄一日以事過里人其人出不遜語甚倨也先兄默念此改常矣則以善言慰之是夕其人暴死使當時小有忿言則雖至若擬矣先兄娶顧氏以產厄死時正德十有三年越明年寧王反罪人得而 武宗南征天下匈匈又二年 武宗病猶畱而 今上入嗣大統社稷幾危而安天也

季父橋泉翁字仲文長身而日微露幼多病不慧長而精悍嚴明嘗學醫善切脉理前知人死生巳而棄去則專治生埒於封君後乃爲府醫學正科待缺未上也生天順八年是歲 英宗崩而 憲宗嗣位我 朝宦官之禍始於 太宗而成於 英宗晩年益明習天下事內侍不能大欺也君臣不相親自 憲宗始然能久任大臣天下以寧 國初重薦擧天順而後始以資格拘矣校嘗歎後世科擧也取士資格也用人而文法也制吏治四海所由困窮也以吾季父之材能有如擧爲農師寬假約束使盡地利於北方則其利民豈淺鮮哉枝嘗語季父曰我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非計也則莫若修擧虞集遺策矣曰集之策何如曰京師瀕海萑葦之場也集請如浙東捍潮法化

鹵地爲桑田募富民使闢土能以千夫耕者授以千戶以萬夫耕者授以萬戶功成則世襲以官季父笑曰我多多益辦耳季父娶趙氏宋宗室之後也

嘉靖九年枝致政以九月朏還家而季父以八月十九日前卒後十一月二十三日而兄卒嗚呼痛哉是歲也而 上更定大祀禮 后出北郊親蠶罷孔子王爵

四叔祖行節魁首巨腹形短而肥少時嘗一賭賻曾大父召而戒之則歎曰人非草木過不能改是

我非夫遂終身絕賭性寬厚家人侈衣食趨竊利孔弗訶也坐是先富而後貧則鬱鬱不得志而病風痺言笑常如哭聲卒弘治十五年時 孝宗清明有志圖治而天奪之速噫此我 朝治忽大機也

外王父張叟諱澤世農家而外王母曰季姥外王父生而樸愚自少出贅季之族人以其無聞知也百方侮之以為笑樂有勞役則曰汝往尸之佗佗終日未嘗憚煩官府有所誅求則曰汝往應命至則受夏楚而歸未嘗疾怨外王父惟一拙誠自居

而季之族人久自懟負不復施其巧知君子曰張叟年既耄耋而德如嬰兒庶幾哉無懷氏之民與人人如叟刑可措也外王母貞順慈良孝敬勤儉外婉而中慧通詩書謹禮度內外宗戚咸尊事之下至婢妾亦樂其德來則相率懽迎去則戀戀不忍相捨也吾母能言矣聞人談外王父短長退而以告外王母驚曰兒莫如是此之謂學舌故吾母於終身於人是非耳雖得聞口不復道也吾母能食矣外王母之王母與他兒食而不以及吾母退而以告外王母驚曰兒莫如是此之謂爭食故吾母終身甘淡薄於飲食未嘗有所揀擇也嗟乎以外王父之愚與外王母之賢而善教也而所生子多不類天其萃美於吾母乎而吾母之生也外王母之王父驚喜告人曰兒女子大有福德

詩

鼻祖道上世之事也吾家聚族莊渠實之為始遷祖弁乃始祖則力田質樸有古風貞氏姚以貞德開厥先二世祖吉甫惇行孝弟迪子孫讀古人書彬彬為文獻家矣

古我鼻祖始基莊渠於璞未鑿於醇未漓渾渾一

脈匪丘今丘

繄先妣顏壯儀而嫛婉育二雛遐日奮翼鄉如何

其逢天百罹其究如之何百福是臻

徵君吉甫王孫溫如戀戀母孫兄弟于于和氣盈

門厥慶乃餘

鼻祖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呼天孝子情迫也高祖篤孝母病祈以身代弗得遂刲股救母弟仁亦刲厥肱母食之遄愈孝誠動天也

號呼天乎天高弗聞母氏誠死我何用生

兒呼父兮父不我應母生獲延逮恤我命

呼天二章章四句

萬石長者恤民也吾蘇賦於民重矣能不能償有司誅求急曾祖長區賦三十餘年寧自受責不忍鞭撻一人人亦不忍逋負之既歿如失慈母

縣官召翁汝督萬石汝辦弗前死不償責
翁退慰民汝勤罔佚樂輸奉公世忠於國
翁歿以泣汝勞實多輸租已畢室中嗚嗚
民各前喏儴忍累翁我倹我勤我聊自充

萬石四章章四句

烏婦孝事姑也大母病風痺善飯不能自食吾母蒲伏哺之大母益充肥吾母抱扶不勝其重遺矢則親滌除勞甚弗敢自愛也大母語不慧然德吾母不忘每嘆曰吾命恃汝願天好還子孫多多孝汝

老我齒齷兮我腹長鳴傴汝哺我兮死我復生
老我齒齷兮我胃長虛傴汝哺我兮我癯而肥
人啞笑吾老兒哌哌我謂冢婦人中之烏
汝孝天知天胡然報之子吽天以祈曰有子如烏曰有孫如烏曰孝且多

烏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王氏錢氏二譜附

〇高墟王氏族譜叙

校大母王淑人出自高墟以賢德來與吾家自信義至於高墟數里而近逮今歲時往來猶之東西隣也高墟之氓力耕而好酒其始戶口阜殷今耗焉散矣校童子時識其處宦游而歸問其室廬皆已易主惟王氏故居獨存然多以酒病暴死校乃拊心歎曰吾蘇固彈丸地也而財賦上供居天下少半民竭力且不支剝重之以酒禍邪其母謏曰大政使然矣大母有姪春每過余輒醉醉則大呼曰若可爲我譜以毋忘吾姑校惟王氏得姓遠矣則未知嬀姓之王與姬姓之王與其居於吳則未知晉東渡者與宋南渡者與文獻一無可徵所可知者我太祖再造華夏乃洪武三年智凱占籍爲民越明年戶部家給一帖紙敝尚存後之人其有與乎文獻之可徵莫大於是矣古者治道各從其抵是故大司徒掌人民之版土地之圖我太祖令民版籍爲定其政黙與古合大司徒夫家之法實寓教養其中智凱編戶時少未有室其父福三無恙年猶未艾也有司者舍父而以其子毋

乃以教化爲迂邪校今考論世次定以福三爲王氏始祖且勸之以孝弟力田毋荒於酒申之以孝弟之義曰哀哀父母至尊至親祖宗何人吾父所自生昆弟何人吾父之所生族昆弟何人吾祖之所生吾弟敬所尊自絕吾本根吾弟愛所親骨內塗之人一樹千百枝葉葉落歸根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〇校帖智凱父福三休闇逮事大母徐四口之家田不能十畝井地之法行福三當始受田至曾孫珪爲餘夫生子乃別受田珪字廷佩校兒時及見王太公長而髯偉如也取墻裏張生一子四女長女爲吾大母外王父張仲保魁傑人也奇愛吾大母曰此女吾自主之一見吾大父謂有福徵故以歸於我大母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故施及其子孫春嘗暴富有司攀爲糧長幾破其家禮不下庶人小宗之法固通於民間也春爲繼祖之宗而其宗

之者鮮累繼高祖之宗也而宗之者亦鮮古人有言曰余寡兄弟而不忍也骨肉有幾其交相愛哉

題吳越錢氏世譜

會稽錢某氏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也視余以文僖公所修大宗譜因流光譜而增述之者也文僖而後則其子孫所續書然亦久廢莫之修矣武肅暴貴傳國且百年唐衰而建邦宋興而納土大有功德於生民異於夥涉之爲王沉沉者非神明之胄詎克爾邪流光譜撰次世本起於帝軒轅氏代相承也其道千古若今日事乃無復闕有間者槩余所能知矣而某真爲武肅苗裔於越人户知之我 太祖嘗錫其家以銀圖書曰忠孝子孫今某寶藏惟謹天語褒嘉爲龍爲光適於上世所受玉冊矣（一作何嘗九鼎大呂）某之父暉舉弘治己未進士以文行知名恒緘一篋固甚病革屬其妻曰吾子克肖乃授之勿輕也其後某長矣請於母欲觀之其母賢母也曰而謂篋中有物乎而父好權而不輕取餅常無粟（一作穀）詎有金此必上世典籍也某固請之發篋乃流光大宗二譜也今兩浙之錢咸祖武肅相與通族然莫能通譜者多矣某問余譜法余嘉其孝行乃告以大義人本乎祖其初一身也分而千百其身骨肉同也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聯其骨肉使毋散也夫譜何爲也哉所以尊祖敬宗而大合族油然生其孝友之心也非以夸美於人也非吾祖宗也謂吾所自出也微而冒他人之顯者是棄吾祖宗也其不孝上通於天矣非吾祖宗之子孫也謂他人顯而猥攀附他人亦謂吾顯推而附吾是誣吾祖宗也其不孝亦上通於天矣譜法無他信以傳信著以傳著而疑以闕疑其贗者乎有削而無筆

錢氏受姓考

錢氏受姓謂本諸彭祖帝軒轅之苗裔曰陸終世爲火正有子六人後皆爲顯諸侯彭祖其三也此錢氏所從出之祖也彭祖之苗裔曰孚仕周爲泉府因官爲氏此錢氏所從受姓之祖也然莫知其爲彭祖何別相傳在周之時而莫知在何王之世矣譜稱孚親彭祖之二十八子盖彭祖生陶唐以前而孚生於周曠千有餘歲而父子相繼乎斯已疏矣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泉府士也於法不得賜氏豈自廢府登於大寮與或曰私氏也史不云乎居官者長子孫因以爲氏今庫氏倉氏古倉庫吏之後也泉譌而爲錢亦莫知何時錢譜若剪

田器也詩云庤乃錢鎛國語周景王鑄大錢則其譌也久矣後世以錢代泉而金琮之後因居南陽白水乃更其姓爲泉其貿亂有如此者謂白水爲泉此自漢以後語耳古未有之也或曰籛彭祖姓也其名鏗或曰籛其名也後之人乃去竹而爲錢夫籛俗書也古未之有也而古之人乃以爲姓若名乎其下便有如此者戰國有處士丹秦有御史大夫產此錢氏之始著見於史者也產子孫居下邳漢有廣陵守讓避王莽亂徙居烏程此錢氏始遷江東之祖也其在六朝晉有青州刺史端宋有太史令樂之然錢自得姓以來亦越至於武肅始大著所謂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者非邪

世系

古武肅王化家爲國暨於忠懿王讓國以爲家余謂其不宜混之於大宗譜某曰公有命我敢不從雖然未知此若言何謂也曰君臣禮異然則若之何曰周禮有之當與其世系余讀太史公世表其猶有三代譜歷之遺法乎師其意可也余遂言曰大宗小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援以斷國論則是未知大人世及以爲禮也正統旁支者天子諸侯之

禮也比而同之於有家則是使族人得以戚戚君
也雖然則又有難者某曰此若言又何謂也曰適
庶有定分吳越有國與五季相始終立子以賢不
以長其舉常在於支得毋紊正統乎若爲別之請
問曰貴命世治則定於立適世亂則擇而舉賢權
以達經者也變而不失其正國是以昌禮封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其昆弟則臣之
矣雖適長也不得嗣爲君則固臣於今君矣其視
支庶均之爲別子也宜各爲禰附麗於後俾無干
國統

大宗譜

封建滅井地裂細人無世業以活其大人乎無世
祿以養而宗嗣乃輟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王
澤易竭宋天子褒大忠懿王之烈與國同休世世
官其子孫勿絕噫斯其世祿之遺意乎余語某縣
忠懿王而下世系不可復列當爲大宗譜以合族
之人如領斯裘挈其法取諸蘇氏而世自爲處也
父子也別以著代也兄弟也合以連帶也其曰適
子某庶子某者於禮未盡愿今更之曰繼子某庶
子某別子爲祖大宗以繼別小宗以繼支蘇語在
宗法中在古魯有展氏亦越有柳下氏晉有荀氏
亦越有知氏亦越有輔氏皆支庶與爲大夫於別
之中又自爲別者也忠懿之季惟演以文章爲翰
林學士官至使相是爲文僖公仁宗降帝子嬪於
文僖之孫景臻拜駙馬都尉生也封公死也封王
於是大長公主老矣從高宗南渡賜第天台諸若
此者在禮皆當尊而爲別或曰貴莫崇於王公胡
以弗比古諸侯表其世系而乃下與卿大夫絜曰
古今禮不相襲宋因唐制封建秖寄[illegible]名焉耳爵
則有列土田實未有徵周禮內諸侯祿也外諸侯
嗣也匪真邦君族人其將爲之服斬乎無亦主於
齊衰三月是故事貴正名名必與實協

宗法

○○大宗小宗圖

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昆弟其相爲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爲服大功九月
繼曾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爲服小功五

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爲服緦麻三月
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別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君自我作祖別於尊也始興者亦稱別子自今起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別子者世爲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爲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群居勢當有所統壹古猶今也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放古之別子其世適放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爲服固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廷及後嗣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宗譜

宗社屋而華居胥爲夷矣我　太祖肇立人極遼民之子始免於腥羶余謂其宋既隕姓錢亦踣氏爾後不可爲大宗譜矣然則若何曰爲宗譜可也而其法則取於歐陽氏繇高祖逮於玄孫每五世則一更端也乃玄孫復爲高祖以各綴其所生而禪於無窮期父子相仍兄弟聯次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親屬有服者各相通也大宗小宗隱隱其中形分而氣連末異而本同余語其閭汝之先自台而遷其處者實惟大宗君道存焉上世錢券猶在也我　太祖大封功臣嘗取以爲式其今雖不敢以庶民爲君之服服之乃其祇事之禮古今一也宜亟通譜歲恒往來若也生不相聞死不相弔恝如行路之人矣所貴乎故家者謂其能惇孝弟也不邪謂其能崇禮讓也不邪然而弗大合族則是弗敬宗也弗能敬宗則是弗尊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水倍原而流竭木附榦而扶疏尚其念哉

○○五服圖

上殺
父斬衰三年
母齊衰三年
祖父母齊衰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下殺
父爲長子斬衰三年
庶子齊衰期
孫大功九月
曾孫緦麻三月
玄孫緦麻三月

旁殺

昆弟齊衰期
從父昆弟大功九月
從祖昆弟小功五月
族昆弟緦麻三月
世叔父母齊衰期
從祖父母小功五月
族祖父母緦麻三月
從祖祖父母小功五月
族祖祖父母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緦麻三月

昆弟之子齊衰期
從父昆弟之子小功五月
從祖昆弟之子緦麻三月
從昆弟之孫小功五月
從父昆弟之孫緦麻三月
昆弟之曾孫緦麻三月

五世祖免爲親同姓
六世而親族始竭
父母至親也故喪三年至痛極也此喪禮之大綱五服因是以生矣父母之於子其痛同而庶子以尊加之故降而期則以降爲正服而長子三年爲加隆焉耳以傳重也祖尊矣故自三年而期而孫以尊加之則爲大功適子死則適孫爲祖承重三年故於適孫加隆爲期也曾高祖尊同而恩殺矣故不以大功小功服之而爲之齊衰則殺其數爲三月也曾玄孫緦同不可加其月數也此皆正統之親也昆弟一體也自吾父而推故期從父昆弟自吾祖而推故大功從祖昆弟自吾曾祖而推故小功族昆弟自吾高祖而推故緦也世叔父自吾祖而推當大功矣以吾父一體則加隆而爲期其報服與庶子同昆弟之子猶子也從祖父從祖祖父自吾曾祖而推也故小功族祖父族祖祖父族曾祖父皆自吾高祖而推也故緦而報服同以旁尊不可加之也此皆旁親也尊卑之體適庶之分親疏遠近之等恩義曲盡矣

第宅志

作室以傳子孫古人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非邪然其興也廢也大命在天小命在人其永命存乎積德矣志第宅以毋忘祖宗之舊陳思王角吟云起家難難難難難保家難難難難可以一詠三嘆其從而之他者亦附見焉雖別散分離庶幾哉猶可復聚也

丘墓志

古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志丘墓以系孝子慈孫之思嗟乎爾身何出祖考遺脈體魄攸藏其曷忍忘

科第表

古者鄉舉里選尚矣自有科舉也士始輕雖則云然士匪此則無以入仕顯親報君樹功揚名胥此塗出作科第表噫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後下自應不在此

恩澤表

宋以忠孚神其大夫士大夫士亦忠孚以成風錢氏與宋一代相爲始終其受天寵至渥也當時見謂忠孝子孫作恩澤表以爲世勸其受恩於異代者悉書天寵一也

蘇州府知府[illegible]
原任道行校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八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九

門壻歸有光校正

公移

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案驗

當職祇奉

上命將與所諸生朝夕從事今欲宣布

明詔俾爲師爲弟子者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顧身教之弗逮弗克表率一方其奚敢騰口說以驕惟願諸生先辨厥志褎然服儒衣冠將爲君子儒乎將爲小人儒乎志於德業者君子儒也志於富貴者小人儒也日用功夫稽之以聖賢之訓合則加勉弗合則亟改之一以聖賢爲法令不繁立條約惟以

國朝奏行德行經義治事三法考校諸生以行黜陟凡我合屬長吏各學師儒同爲王臣各圖報

國表正風俗養育賢才以對揚

天子之顯休命庶幾嶺南人材繼出發舒山川之靈翊扶

國家之運當職與有光焉所有事目畫一於後擬合

通行爲此除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即
行各該所屬一體遵行仍刊發各學人給一册朝
夕省覽抄案官吏具依准類繳

計開

一德行者爾諸生立身之本風俗日偷矯誕苟惟務干名浮薄者相與非笑胡不自思人無德行其何以爲人願爾諸生各相勸勉惇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觀法其賢者而訓戒其未賢者反躬自治吾何所長因以成就其美吾何所短務以揉正其偏則德行之未至者皆可企而及之矣

一爾諸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正宜志在天下國家講求經世之務出而待用却乃學爲無用之空言及其入官世務皆所不習是自敗壞其才也願爾諸生各量材藝所能如禮樂兵刑水利筭數之類專治一事或兼習他事參考古制務求可以施行於今庶幾學有實用

國家異日亦得真才仍選習禮生員講習文公家禮鄉射禮及古今禮制表率鄉閭共成禮俗

一國家以經術造士諸生治經宜先講明義理以身體之然後據所見發而爲文則學有淵源可以成德可以達材今乃惟務剽竊聖賢之言綴緝文字故聰明破碎志氣萎弱人材治化由此而衰願爾諸生各準書程熟讀精思深求經義務爲有本有用之學力救此弊

一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宜推賢讓能月終教官爲期會諸生使各推擇某也德行可尊某也材藝可重各陳實事月朔提調官集衆覈實乃書於册季終提調官參考諸生試以經義治事參考德行定其優劣第爲三等申送本道察其賢者能者集其宗族鄉黨審無間言特具申請以憑薦聞如有過惡彰聞顯有實跡者具申黜退其善未孚於衆者勿輕贊揚以儲遠大之器惡未彰於衆者宜事涵覆以生悔悟之心愛惜人才宜體此意各該學教官通覈長短及其進修功夫仍令諸生各錄經義所得所疑及治事業次以憑按臨查考儒士有善一體訪求其有過惡者不許冒送科舉

一守令民之師帥風化所繫其崇重學校倡率作興道之以正而毋以利誘勸諭父老各勉爲善以訓其弟子如有勸惰殿最攸存師儒之官專主教化

已弗能正如正人何其敦勵行檢爲諸生先相與
講明正學師之賢否以弟子員成否之數而賞罰
之如有不顧名節挾公法以濟其私上有善惡廢
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當其論如法按臨之日仍考
察德行然後考其文學以行黜陟
一當職歲廵歷一遍勢弗能與諸生相親今倣古法
提調官及教官選於諸生務求志行端謹資禀朴
厚朴識通明者津遣至省助之廩餼當職朝夕與
之漸摩激勸以成就之俟有成效乃遣之還以倡
郡縣延請郡則通請各邑之秀者縣則自選其邑

各延明師聚而教之異日轉以分教各鄉擬與窮
寺觀淫祠改創書院社學以教多士庶幾人材衆
盛性
國家之所任使其浮薄誇誕險詐者雖有文藝毋得
津送蓋心術先壞無由正其學術也
一社學宜於各鄉擇子弟端謹明敏者聚而教之延
請有學行者俾爲教讀日以文公童蒙須知令其
演習以收放心初授以養蒙大訓四言五言口誦
既熟乃授以小學近思錄四書然後治經觀史知
識稍開毋得教以屬對作文散其淳朴先教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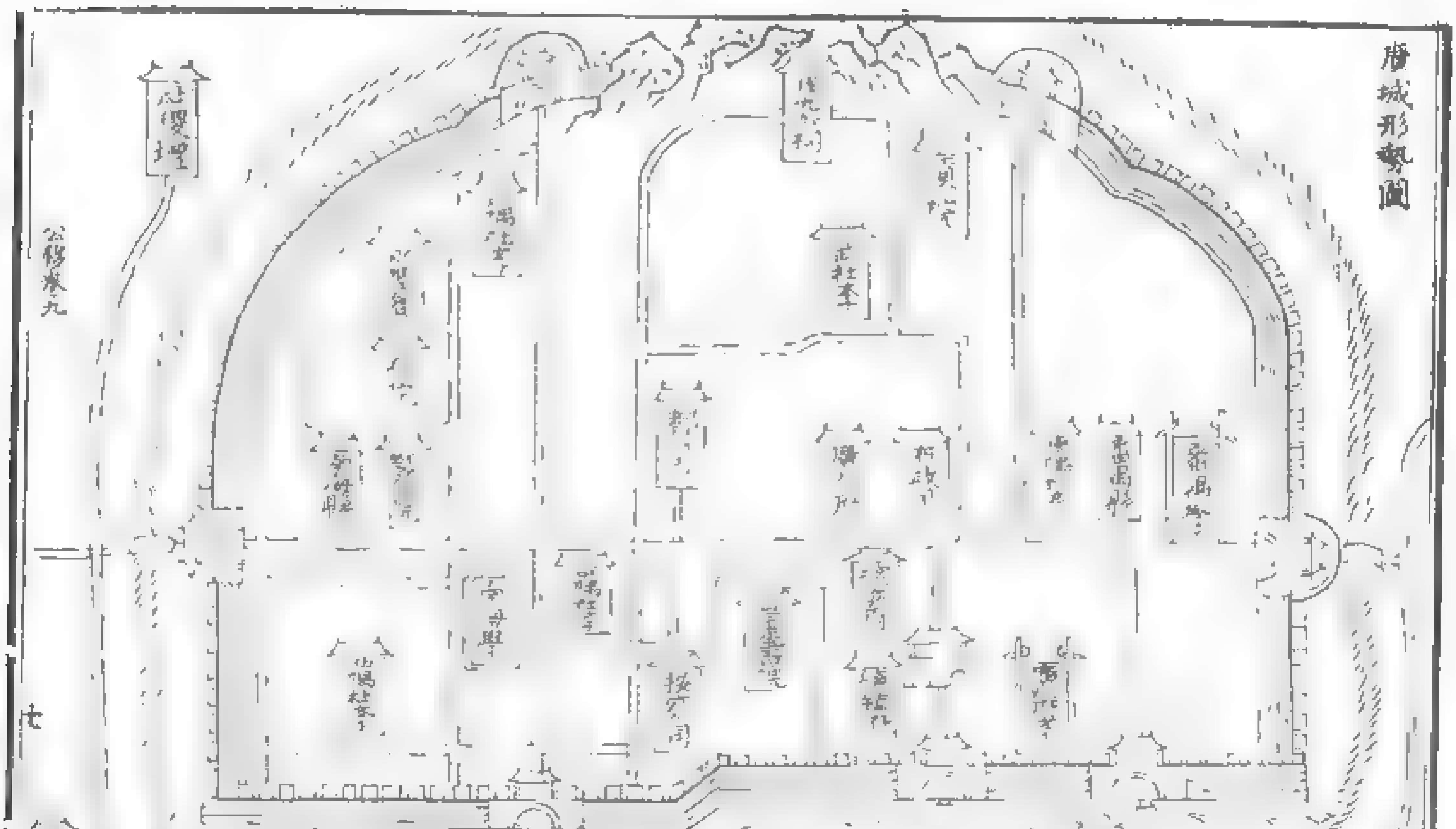
字直解大義既通乃教之演字漸長其辭次演一
句又次而演通章又之自知作文之法凡此皆蒙
以養正之助也候按臨日社學之師各率其子弟
來見考其率教者進之退其不率教者因此賞罰
其師
一醫學人命所繫嶺南瘴地既多冥病復少醫藥夭
閼之由也各屬長吏其體天地好生之德擇通明
醫術者集數醫教之各專一科候按臨考試有疾
病者分使治之視其功效以行賞罰醫術未通者
仍禁毋得行醫

一
卧碑及
敕諭內事理節該前政申明供照常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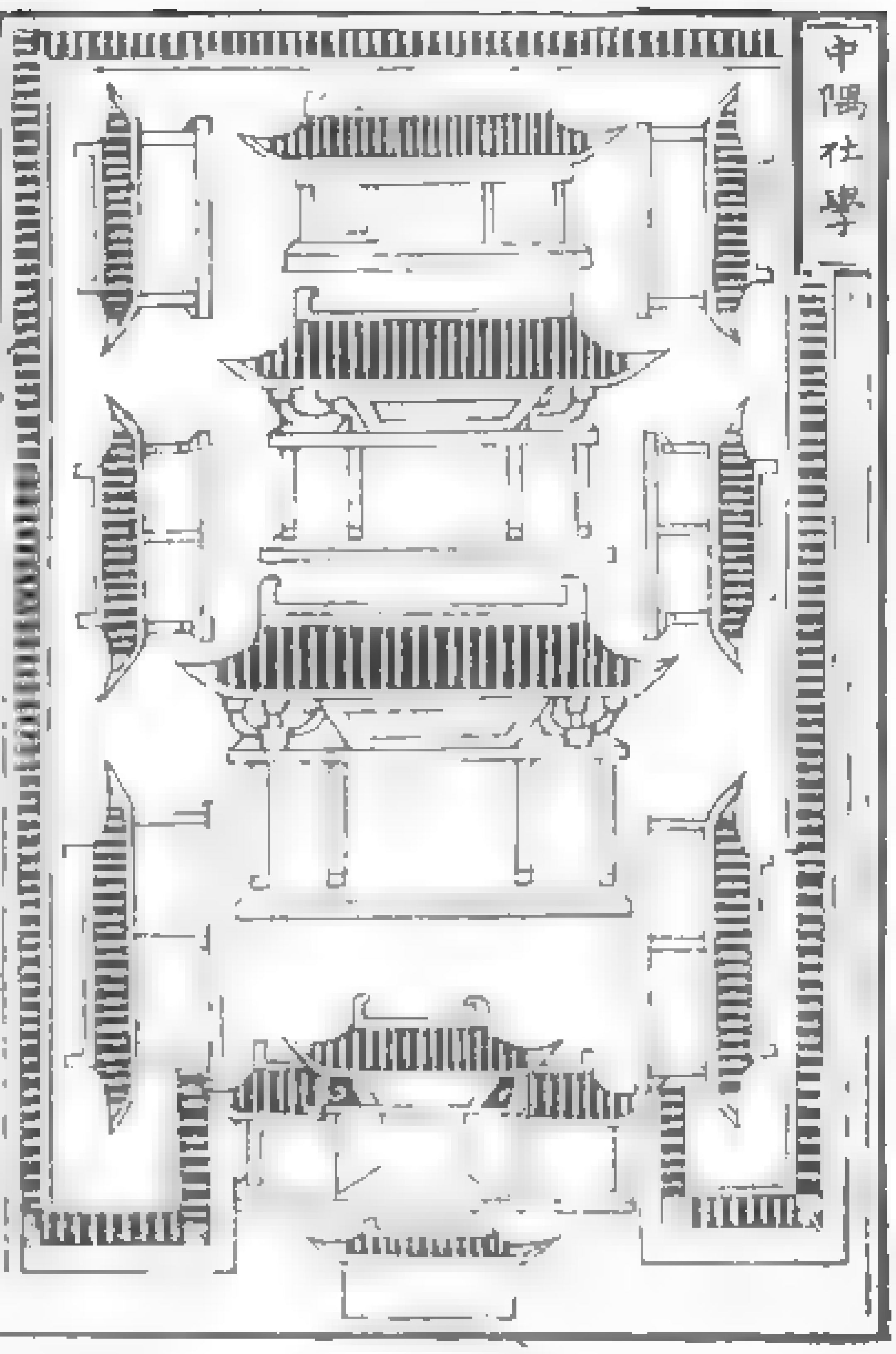
正德十六年八月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毀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廣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財莫斯為盛社學教化首務也久廢不修無以培養人材表正風俗當職怵然於衷擬合就行仰廣州府抄案委官親詣各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載於祀典不關於風教及原無勅額者盡數拆除擇其寬敞者改建東西南北中東南西南社學七區復舊武社學一區仍量留數處以備興廢舉墜其餘地基堪以變賣木植可以改造者收貯價銀工料在官以充修理之費斯實崇正黜邪舉一而兩便者也抄案官吏先具依准仍將毀拆興建過緣由造冊繳報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中隅社學



學址　在城中石頭廟巷舊址爲定林寺地廣三丈二尺深一十八丈

學舍　大門三間　習禮堂三間　延賓館三間　燕居三間　號舍三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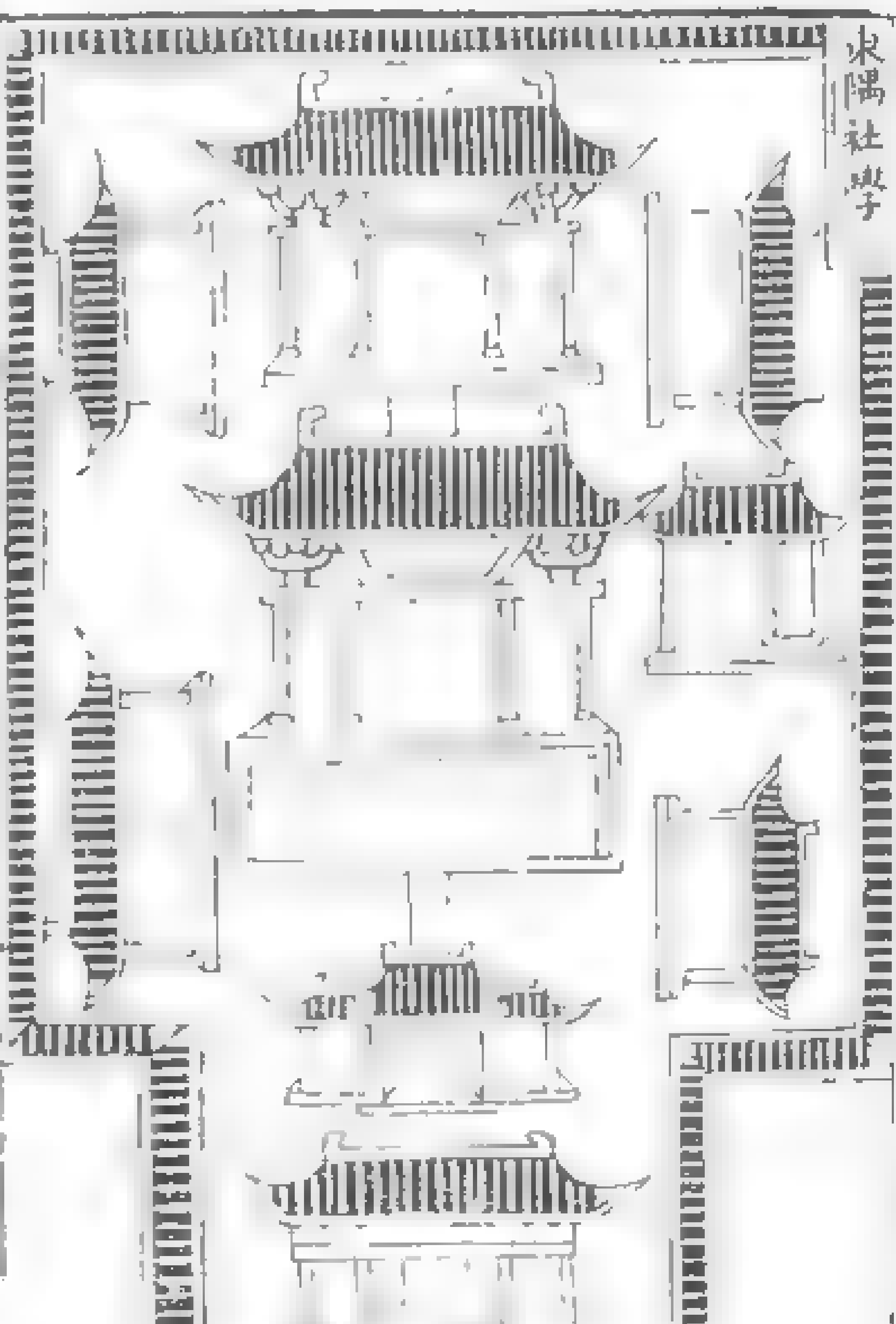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八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八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一十石一升零三勺

八

東隅社學



學址　在番禺縣之西舊址爲真武廟地廣八丈一尺深一十三丈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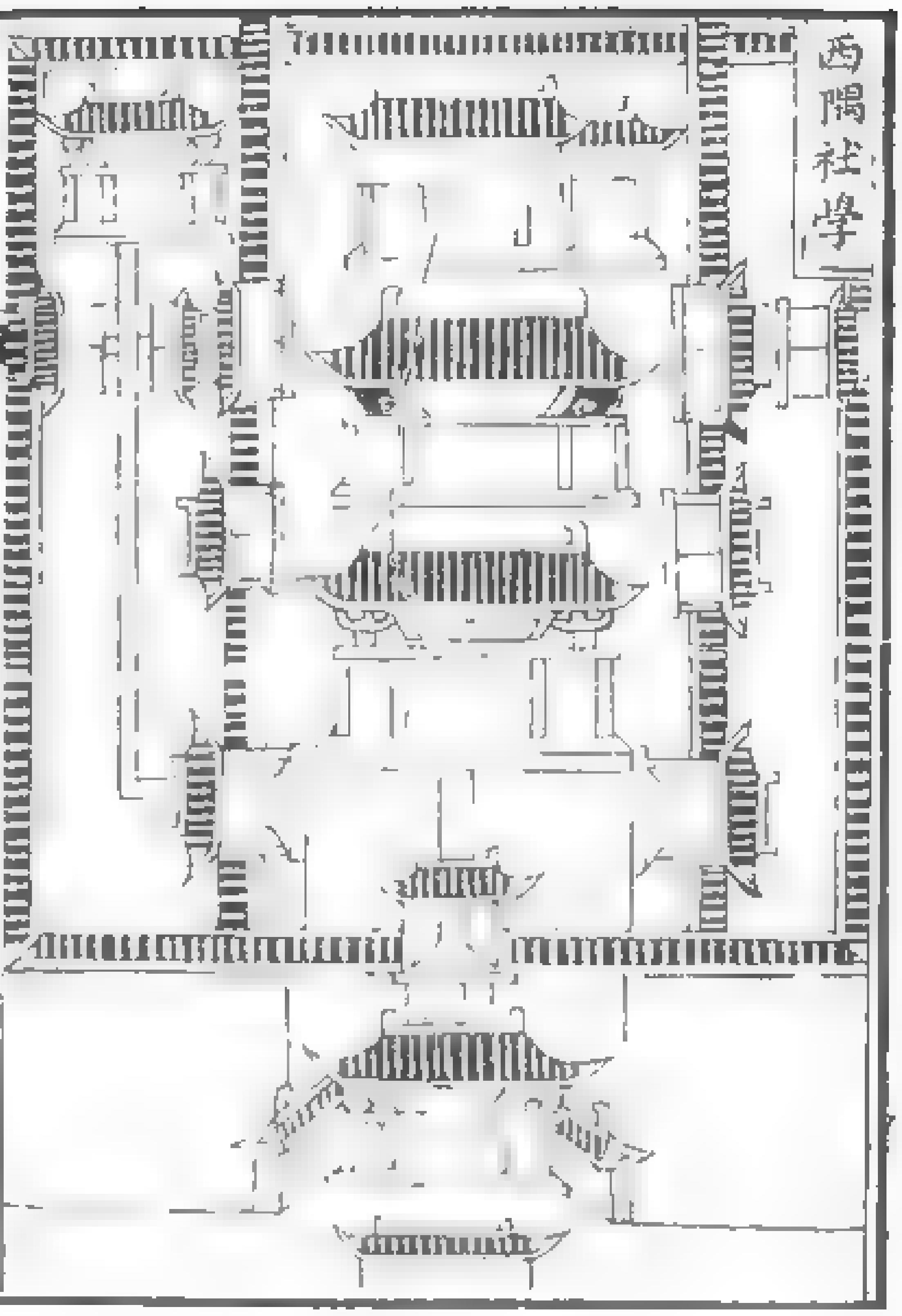
學舍　大門三間　二門三間　習禮堂三間　延賓館三間　燕居三間　號舍十間　射圃亭三間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七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七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一十石零四合九勺五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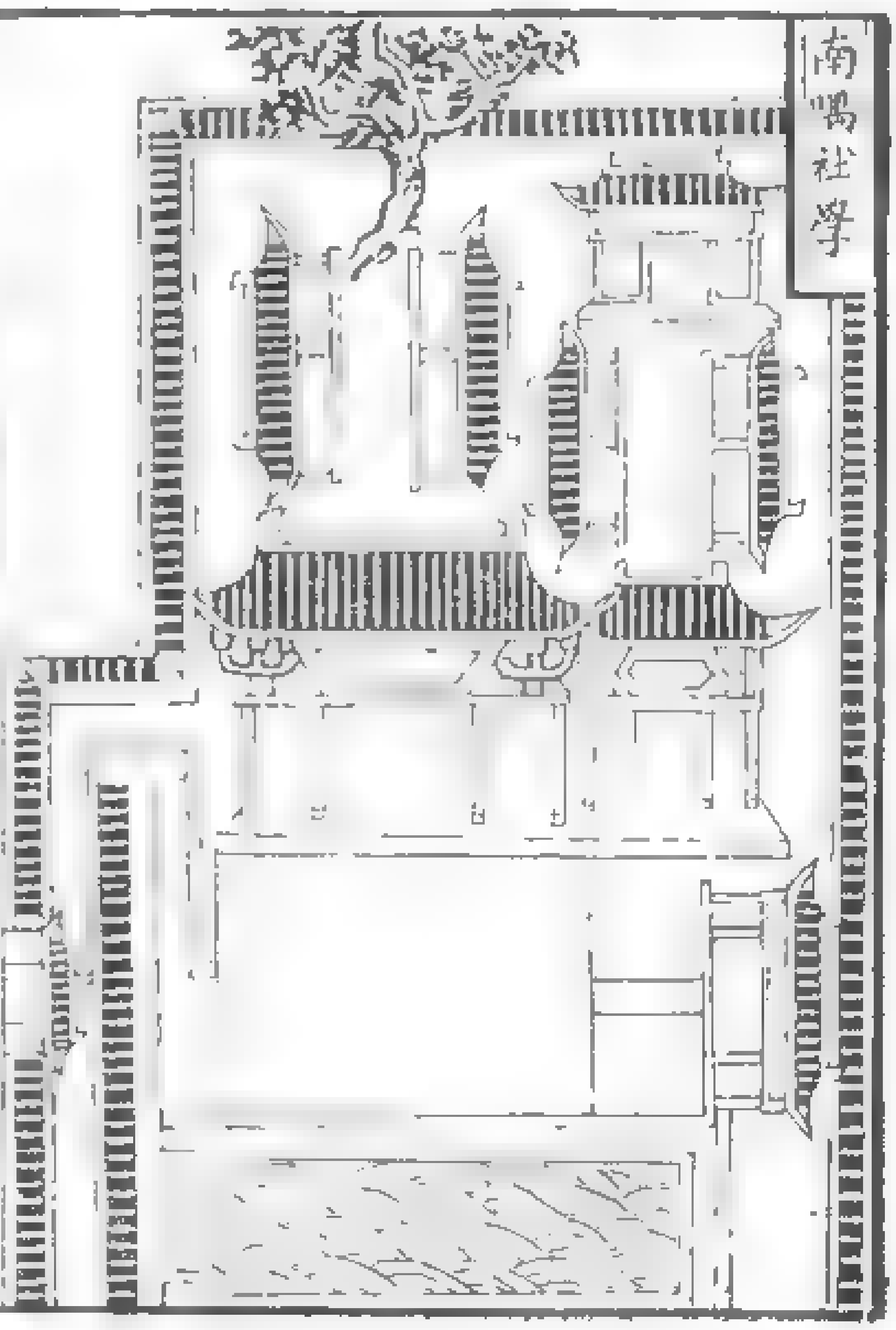
九



學址 在城西西市街舊址爲五顯廟地廣九丈五尺 深一十九丈

學舍 大門一間 習禮堂一間 東西齋一間 東西軒間 東西居室六間 月泉井一口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三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三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五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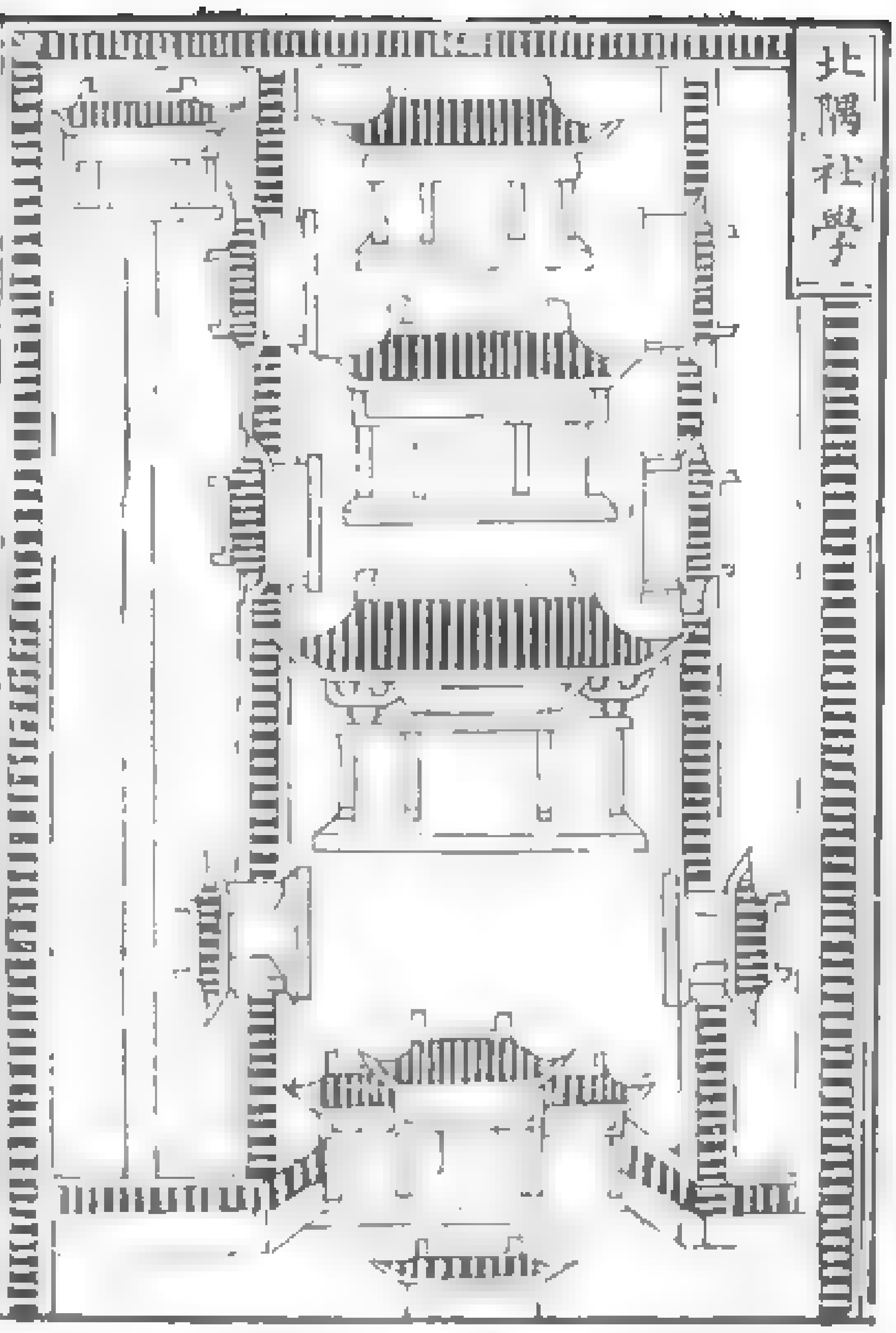


學址 在南門外礴子巷舊址爲西來堂地廣一十五丈深一十二丈二尺

學舍 大門一間 習禮堂三間 延賓館三間 燕居間 射圃亭一間 號房八間 塘一口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二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二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七斗八升二合

北隅社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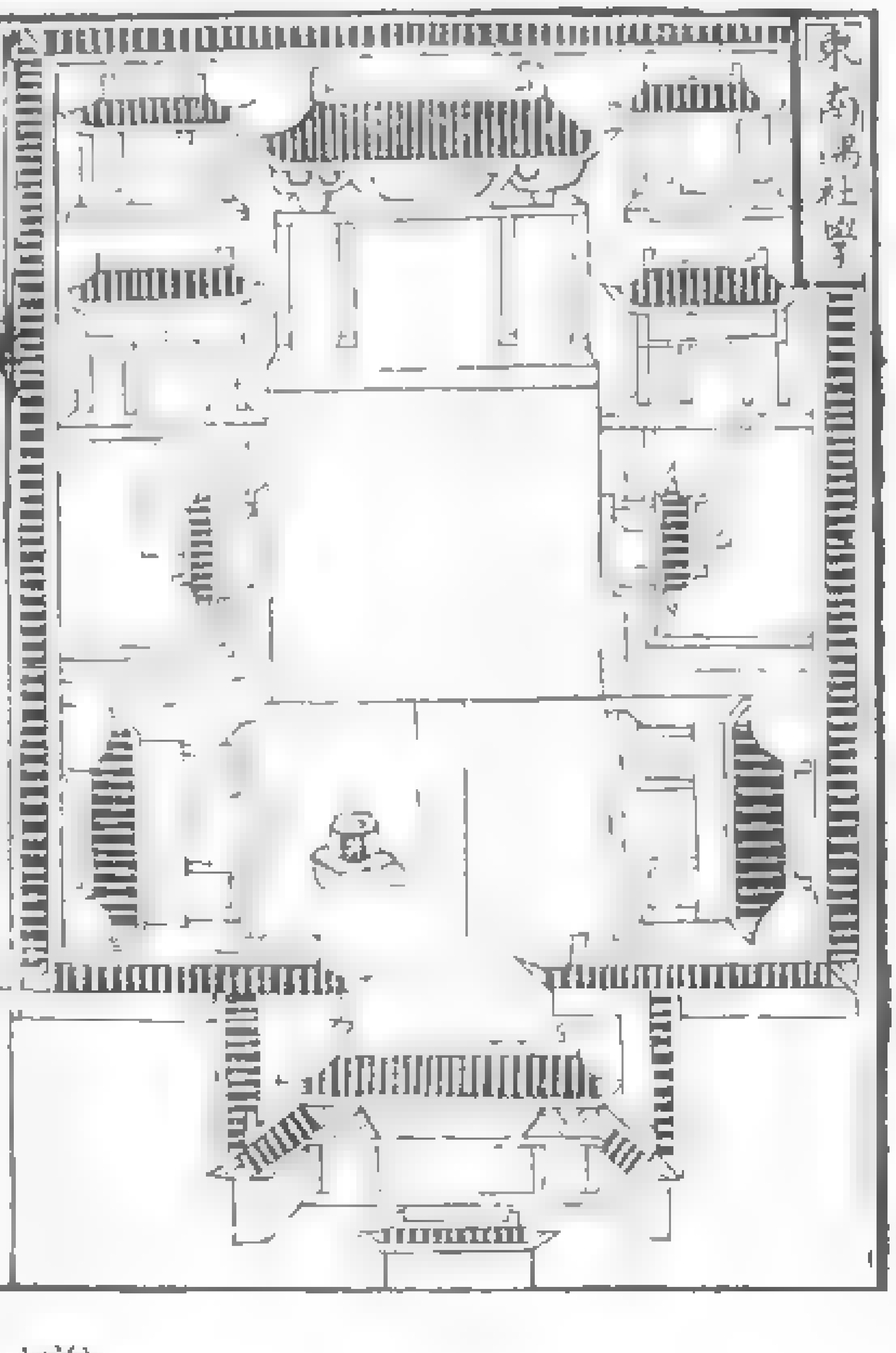


學址　在城北順天門街廼大雲寺小府君廟二潞祠之故址地共廣二十丈深一十三丈一尺

學舍　大門一間　門亭一間　二門一間
習禮堂五間　延賓舘一間　燕居一間
射圃亭一間　內號舍八間　外舍五間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六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六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九斗九升六合

東南隅社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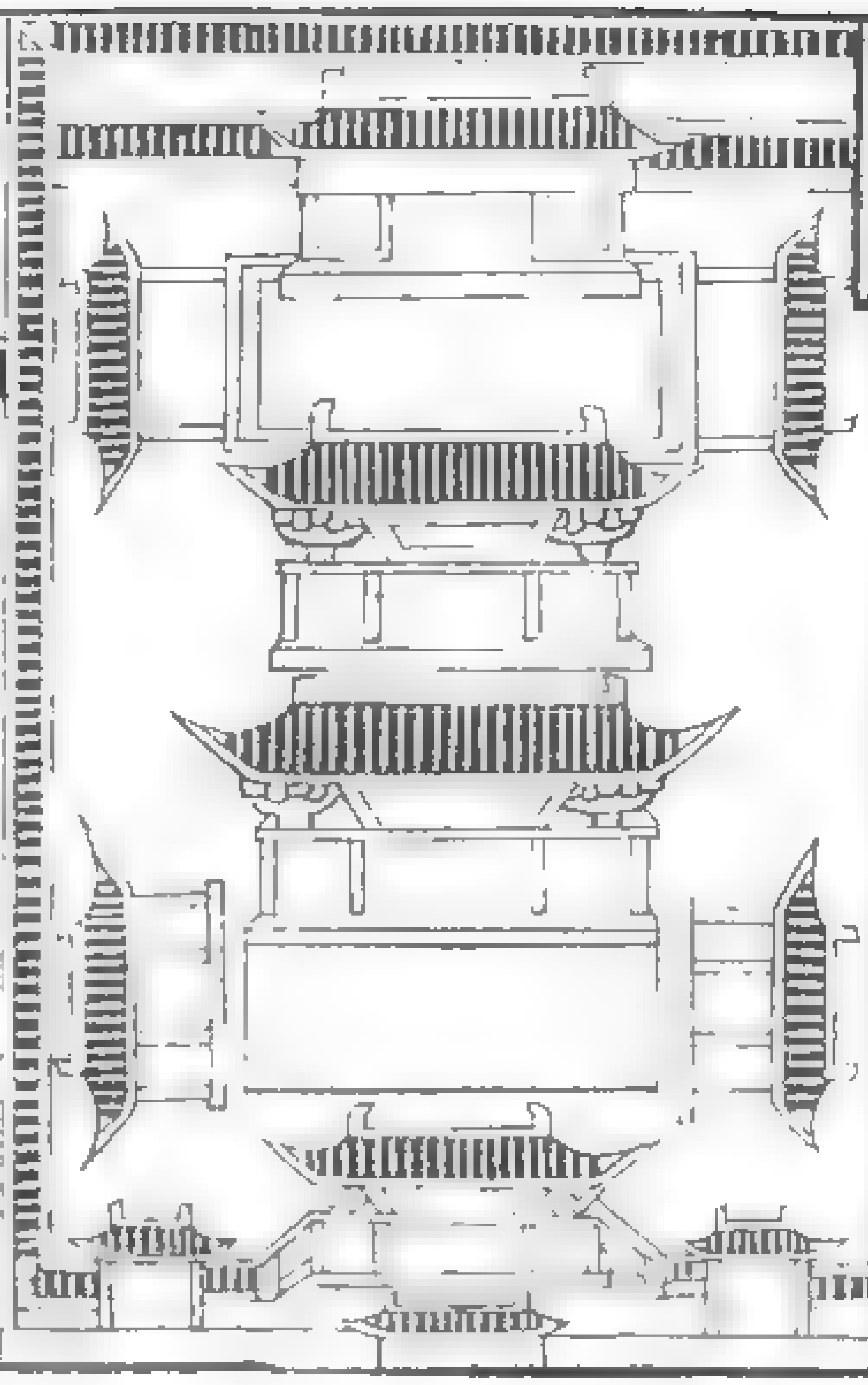


學址　在南城外永安橋之西舊址爲大王廟因地淺狹後市民間地一隙共廣四丈八尺深一十四丈三尺

學舍　大門一間　習禮堂三間　延賓舘三間
燕居一間　號舍十間　井一口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九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九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一十石一斗五升六合五勺

西南隅社學



學址 在西城外蜆子步舊址爲小天妃宮地廣四丈五尺深一十九丈二尺

學舍 大門 三間 習禮堂 三間 延賓館 三間 燕居 三間 號舍 十八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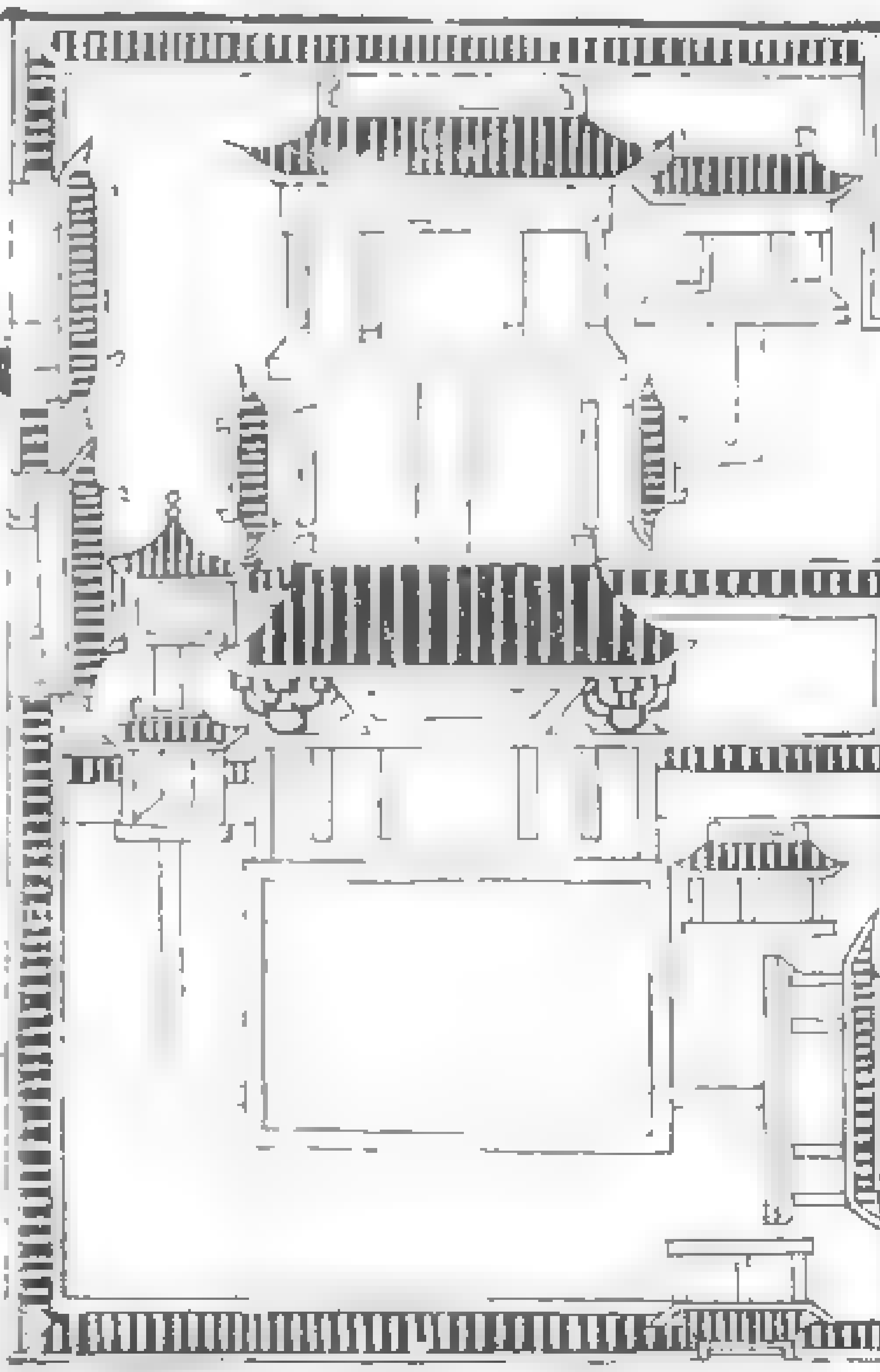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五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五斗

一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九斗四升二合五勺

自

武社學



學址 在城北二牌樓街舊址係李指揮之宅因地淺狹徙市隣居者四家地共廣六丈八尺深一十六丈九尺

學舍 大門 三間 習禮堂 三間 延賓館 三間 燕居 三間 射圃亭 三間 號舍 四間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四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四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八斗八升九合

頂格

論民文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興
社學以正風俗事
朝廷以文德治天下教化與太平本職欽奉
勑諭典領學校風教四方竊以人才之賢否係於風俗
風俗之美惡在於漸摩近見得廣東一省係古南
栽地稱鄒魯民雜華夷文獻固有源流淫邪尚當
洗滌與其治於為惡之後不若化於未惡之先況
民有彝倫本乎天性好善惡惡皆出自然奈何閭
閻有使[illegible]教化無切實之功相染為風遂成
弊俗苟不曉諭叮嚀何以轉移變化本職深愛爾
民做好人幹好事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守本分業為太平民不犯刑條何等快
活不致禍敗何等安康今乃愚信邪妄好訟強凌
弱衆暴寡淫侈耗財放縱敗家傷倫亂俗有關風
教今特欽奉
勑諭興復民間社學訓教蒙童以為育才之本其民間
一切故弊有礙
勑例教法者悉行禁約區處今先行曉諭汝四民毋得
有違違者依律問罪定不輕恕所有諭目禁約開

頂格

示於後
一教子弟以興禮義
民生有欲非教不善方今
聖明在上禮樂大興茲欲一道德同風俗必當後刑罰
先教化然學有小大終始今社學之設所以正其
始於先於是教以大人之學斯可成其終於後凡
為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歲至二十歲未冠者
俱送入社學社學之教不專於念書對句務要
教其以親敬長隆師親友習禮樂養性情守教法
禁游逸玩好戒驕縱如此教之斯可變化氣質
為大學之[illegible]空教子弟念書對對念得對
得同[illegible]但不知子弟性情何如氣質何
如事親[illegible]友何如手不執灑掃之事身不習
於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正樂目不見正禮隨子弟自家
資質[illegible]多[illegible]意妄行習與性成惡人同歸者
也至於入大學之時氣習已深不復自知其非所
以循於一偏而不能有成者衆矣其間有能成者
亦資質之美而已故聖人有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立學之後不論文
武貧富之家皆一體遵依社學教條毋得違悖

〇一立學之後汝四民如有能從教化朴實尚義好詩好禮善處彝倫能和鄉里篤教子孫足爲一鄉欽信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於社學之師訪問得實書於揚善簿內以待本職查考以禮褒勸

〇一父兄如有故違不送子弟入社學者提問坐罪

〇一倡優隸卒之家子弟不許妄送社學

〇〇禁火化以厚人倫

孝順父母是我

太祖高皇帝親口教詔汝民第一件好事父母生我愛我如金玉痛我如肺肝子一有病爲父母者祈天

禱地問卜求醫以至廢寢忘食惟恐子身一日不安人子或湯爛火傷父母即撫胸滴淚愛子之心人人如此爲人子者以父母愛我痛我之心去愛痛父母何患不能孝順父母者乎今四民之中有父母生時觸怒得罪可殺可咼父母死日即火燒路棄可痛可傷此固火安之陋習亦由有等師巫謬彰邪說惑亂民心以西天爲極樂火化爲歸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火化乃炮烙之刑父母何罪不思愛痛深恩顧乃以仇報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飄散其神魂日後雖有思親之時祭之不享哀之無益禽獸同歸天人共怒家道凶亡子孫衰替皆本於此自今以後切須聽我教誨生時盡心孝順死後隨力葬埋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貧者穴土藏棺存禮而已不許輕信風水家禍福之說及興廢某房之說停藏父母至數十年不葬以致屍棺暴露鴉餐狗食傷害天和變生瘟疫惜哉痛哉曉諭明白聽者省之

一民間有義舉助丧及周恤患難孤幼者里人當報於社學師書於簿內待本職查賞褒勸

一禁約之後有火化者子孫依律死罪工人各行重

治

一未葬者限一月葬畢違者里甲鄰人族長呈送問罪如過限不呈訪出一體治罪

一葬親者不許乘時強占他人墳地違者治罪不恕

〇〇闢異端以崇正道

禁止師巫邪術

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聖子之類大開壇塲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僞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燒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晴

損民財明違
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採生興鬼道以亂
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因成於舊習法實在所難容
爾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
巫之家亦有災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
救護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
說求神可以祈福免禍則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
理甚明人所易曉今我
皇上一新政化大啓文風淫祠既毀邪術難除汝四民
合行遵守廢人祭先祖之禮毋得因仍弊習取罪

招刑
一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聖子尼姑及
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首各歸原
籍另求生理買賣故違者拿問如律治罪
一民家只許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隱
藏邪術者訪出問罪決不輕恕
敦朴儉以保家業
夫四民之家有千金之產者有一金之產者奢者
以千金而不足儉者以一金而有餘何也奢者勉
強隨人妄用無節口好肥身好艷驕淫姦盜由此

而至所以雖有千金亦必至於困窮儉者隨分守
已節用省事減嗜慾務勤儉循理避禍不至喪敗
所以一金之家反能長久而不困窮今之四民每
每如此聘禮則厭彰儀物嫁女則多耀搬粧設酒
則將無作有鬪勝則借假為真只取一時好看不
思後日有無此愚偽之俗禍敗之機也何不及奢
從儉以圖長久受用不致眼下窮乏古人云人能
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極有理願爾民思之
念之無貽借侈之罪
一民間酒店賣酒假以賣酒爲名實乃誘人取利大

傷風化府縣官訪拿治罪
一服色居室婚喪祭葬有違
國朝禮制者府州縣拿問治罪
一爲父兄者有宴會如元宵俗節皆不許用淫樂琵
琶三絃喉管番笛等音以導子弟未萌之欲致乖
正教府縣官各行禁革違者治罪其習琴瑟笙簫
古樂器聽
一不許造唱淫曲搬演歷代帝王訕謗古今違者拿
問
息爭訟以免刑罪

照得廣東多好詞訟其故何也民不被教喪失良心故也陰險詭詐是殺身之藥貪利害人是斬身之刀強梁者不得好死教唆者到底傷身賭博淫行者終身破敗剛忿不忍者多致官刑今特與爾民約凡有父子兄弟夫婦不相親睦及爭財異業以致飲酒博奕打鄰罵里教唆賭博姦淫盜惡誹爲不善打點誆騙等項以每月朔望兩日相會里人於社里中有過失者許自陳說或族長鄰人陳說如小事有不平者衆人勸戒處和事關大惡者衆人明言責敕如有不從擇老者數人同至其家

責勸如再不從許地方隣人同族長赴各該衙門呈治如有互相容忍不行勸責呈治者事發之日一體治罪

一里中如有能改過自新變惡爲善以循理教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社學之師訪問的實書於改過簿內以待本職查賞

化愚頑以息盜賊

照得廣東地方如從化新寧恩平等處往往爲盜殺人刼財本職雖非理刑心實切於教化且爲盜之一事未必盡是爾民之罪亦由爲民父母者養

之無道教之無術禮義不聞良心喪失田疇旱潦而不知賦役繁苛而不恤饑寒迫身不顧廉耻但求一時之活不顧後日之誅於是惡桒鄉閭貽禍親戚強者得利富者少分善者無依弱者必死遂成大盜流毒四方其間弊病難以悉舉今爾民於無事之時善心有時發見即當自家思量我如此做賊固不勞耕作不煩稅役可以足食足衣且歷觀昔時爲盜之家今尚有幾家得存不至滅絕者乎況且如今

聖明在上天下太平何不乘時歸化萬一不然未免家

散人亡縱使逃去別方亦是一生百死肉膏草野骨餧狗猪終爲無祀之鬼父母妻子奔亡祖宗墳陵丟棄到此時節討揣心回要做好人亦做不得豈不恨哉若爾民自謂實有勇力死亦不怕此便是至愚至蠢者也千日殺人一朝必敗豈有做賊而能長久者乎本職深惜爾民樂於禍敗而不思求活所以誠心直說明白曉諭使爾民從此向化做箇好人取些安樂福壽豈不好過殺人爲盜東逃西避終遭刑戮者乎

一

詔書有能遵體各歸原籍耕種者許爾自來聽教本
職即與爾立社定鄉約使爾各安生理曉諭之後
如有能先來聽教者重賞不欺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毀
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各處廢額寺觀及淫祠有
田非出僧道自創置也皆由愚民捨施遂使無父
無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禍於無窮本道已行
各處凡神祠佛宇不載於祀典者盡數拆除因以
改建社學今歲適當造冊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
為社學之田是除生民無窮之害而興無窮之利
也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即便行仰各縣通查廢額寺觀及淫祠之田清出
歸官召人佃種分撥各社學供給師生就擇佃人
看視社學有餘則量撥儒學冊內明白開註仍總
立碑學宮存照以防侵占絕姦欺隨田糧差各隨
土俗議處明白呈奪以為永久之利其清查完日
各造冊繳報俱毋違錯抄案依准繳來

嘉靖元年四月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申
明社學事當職欽奉
勑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
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
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効仍免為師之
人差徭欽此欽遵竊惟古人八歲皆入小學其教先
行後文禮陶樂化篤信力行由此而入大學故進
善者多今之教舍行趨文使蒙者益以荒惑童習
而長安之故為善者少間有質美好學者亦不免
蔽於末藝若名世者其無文王猶興者歟故有由

俊秀入府州縣學者多懵然不知小學之事豈復
知有大學工夫手執詩書口談仁義考其行曾無
異於常人不免任氣滋欲逐世奔利甚則下視宗
族陵奪鄉里以道為迂以禮為執一以廉耻為沽
激雖與之言不徒不信且反聚而笑之此無他心
已久放欲反作主如醉未醒如夢未覺悻悻然自
以為是不復自知其非雖聖人與居恐亦不能化
而入矣豈不深可惜哉鄉無善俗世乏良才有由
然矣原其所自非民之失教之失耳觀諸曲禮少
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亦未嘗

不後文先行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皆聖人至
教萬世人人所當學者也然則社學之教其可苟
乎今之各里社學館舍淺狹讀誦雖存禮樂盡廢
故特建各隅社學大館以為諸生學習禮樂之所
以禮樂讀誦互相啓迪務求作新以期化民善俗
育才成治為師者其共勉之慎毋曰三代闊遠難
行所有合行教條開具於後仰抄案回府轉行所
屬遵行具依准類繳
一每歲各州縣提調官以正月望後啓學先一月具

書致禮請師明示各里以啓學日期前期數日師
至本隅各里擇生徒年長有禮者四人或二人先
往社學大館迎師一里同具一手帖開報其生姓
名住居年歲月日及父兄籍貫以其人為尸其仕
宦生理在某街巷某教讀請書或在本家讀書總
付本里年長生徒送赴本隅社學大館每前一日
學師於隅內生徒各里點一二名或三四名共輳
六七十名或百名同一日坐齋肄業每日晚命各
里生徒一人用一小紙帖寫其本里次日當坐齋
生徒姓名歸往其家報之明日本生赴學即帶自

已名帖送回學中交納其餘班未至者各回本里教讀學舍讀書或歸本家讀書初見不用拜禮行拜而已生徒初相見分班亦行拜禮

一生徒當日者須黎明至學先生前一日列生徒長少之序掛於門內東西兩壁生徒至依序立於兩階下點灑掃者先以序入執事其餘軒舍以役人代之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錄之怠忽者教而責之次擇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圓揖就位靜聲端立良久以觀其德容

命執事者擊雲板命坐年長在上以次序坐務使從容嚴靜良久命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或以童蒙訓或以大學之道白直教之懇切以開其志趣稽古以增其見聞不須屑屑講解文義只要責之使行於身如此是君子汝所當學如此是小人汝所當戒彼古人已行之孝弟如溫凊定省之類須告之曰此是古人實做的事汝能如此溫凊定省便是學若不能實做溫凊定省之事徒然念得講得亦何用今教汝之後常訪察汝果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

痛責不恕凡所告者皆以生徒職分所能知行至於起居出入動靜食息皆當實教不須告以性命高深之理躐等無益之言徒增口耳之末而無益於身心也教畢仍命復位坐看記所教蒙訓之類年小未能看者教之誦記退食擊雲板亦以班揖出館之後察其有不能隨行後長或傲慢鄉里者責而教之

一復午學升堂如朝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分命詩章各以簿抄寫字要端楷有善書者錄之其詩或詩經或律詩絕句擇其得情性之正音律之和者

年小者代寫寫畢教以歌咏務令莊敬和平明白通貫歌風雅者用正音歌律詩之類或正音或越吟始命各生讀成誦令善歌者數人同歌數次於是衆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於先生之前用鍾鼓其餘笙簫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靜聽歌畢者命復位坐聽其聲容溫雅廣大者錄之清麗俊逸者錄之靜正簡淡者錄之如躁迫俗弱妖豔淒楚者教而華之年小未能歌者但令誦記聽歌而已歌罷退食擊雲板如朝儀

一復晚學如儀就位立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未出位

者命坐每班十人出就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
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四拜習揖畢復位西拜揖
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肅愷悌者錄之鄙倍
者教而責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習禮畢請善琴
者教琴擇生徒可教者教之迎琴案焚香進先生
位前請聽琴學琴者就琴案東西立在位者俱拱
立靜聽凡鼓琴皆用正操除淫怨操不用聽畢先
生復位教琴者退於後館教琴其餘所當用之樂
亦以漸斟酌教之諸生在位者聽雲板命坐以班
出講習六書九數五御之法酌其簡明者教之御
雖今日不行亦當講明以備古人一藝有餘功者
聽其退於後館習樂歌詠命持重者二人臨之有
失禮放肆者稟責勿恕務使諸生和氣相親禮文
相敬以成善教年小未能講習者在位誦記蒙訓
或教以嘉言善行晩擊雲板執事者撤先生書席
如儀揖退留直班四人侯先生退後而出夜歸仍
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蒙訓之類即以所教之事
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常常訪察如有徒能講
誦不能實行其事者重責勿恕
一生徒既教琴者以三日一次午後至學聽教後退
於後館習彈每生只許教二三操既能者免赴館
彈習其間年長生徒如有不習科舉之業願學樂
歌詩者除坐齋日外命其午後常至本學後館學
習有琴者命自携琴如有士夫鄉人善琴好樂者
許社學師生時以禮請午後至學有父兄能敦尚
禮樂以教子弟者本職查訪禮勸
一朔望拜聖人前一日之晩命執事生徒拂拭設牌
位香案牌用木臨期用紙書孔夫子先師帖牌面拜畢焚之每朔用一日坐
齋生徒望亦如之拜聖人畢退別館拜先生分班
相拜畢抽籤問講蒙訓之類不能者責乃退每月
朔望放假
一每月初五十二二十二十七四日習射聽先生預
期具柬請其賓或請某教讀學師行射禮賓或不
足則師生自設禮行之初射命初坐齋之一日生
徒午前至學觀射次射命次日坐齋生徒觀射餘
倣此擇生徒知禮者教之觀其德器優者錄之其
餘觀射而已此日不坐齋
一生徒固以少長爲序若其間有良賤之別者亦當
更處以存大體毋得混然不通
一生徒有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須前三日禀

於先生給假教以禮儀雖蔬食菜羹務盡孝思以申報本之義以成化家之道如有忌日燕笑違禮者痛責勿恕

一有冠婚喪祭之家許託本里年長生徒就先生問禮量其力之厚薄以酌輕重一遵先王之禮不許安於舊俗逆禮亂常及私用淫樂作佛事違者許拿以法懲治

一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於事親敬長之餘須歌詩學樂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誘勸言笑動止不許習為

市井之徒務求做箇好人大則化家善俗爲利用之器苟不見用亦不失爲君子保守家業上承祖宗下垂後裔斯不陷於禽獸無忝所生慎毋自暴自棄爲師者務要以此等言語終日提撕爲生徒者必須篤信師言勇求上進所行教規令諸生各抄一本以備檢閱省察

一生徒有過失者或居家得罪父兄骨肉或出外得罪鄉黨朋友或自己所爲有失即當直告於先生朋友求知己過不宜以不善之事自害其身大凡偏惡之人未嘗樂於偏惡由其不聞師教率意妄行日甚一日養成是性性既偏惡見善人必嫌聞善言必毀正如街市常人見大君子所作爲必驚駭以爲不是由其昏閉不知故也今生徒有過不肯告於先生朋友求知改者是自棄其身而甘於爲惡者也先生察出重責書於改過簿內以待本職稽考

一生徒衣服俱要儉朴不許用紵絲紗羅及違制服色但許用布絹爲之出入不許騶從輿馬如違定行究治

一生徒有好酒博奕逸游驕縱者切察其事痛責深

曉錄之改過簿內如不改許送提調官懲治毋得苟容本職訪究

一生徒有不服師教悖逆非毀及有傷彝倫者呈送提調官治罪訖仍申本道區處學師錄於改過簿內

一生徒如有資質可教能遵守學規日有進益者或有資稟異常志行不凡者學師時常選擇錄於揚善簿內待本職按臨歲考之日查取考送府州縣儒學教養學師須從公具由開送如生徒不可教者不可因其父兄富顯冒送以阻後學之志

一隅內有貧甚不能具棺舉葬者許本里生徒告於
先生度隅內有力之家遣其本里子弟生徒告之
集百家之小費自足以濟一家之急如有仗義捐
巳獨濟之者學師錄於揚善簿內待本職按臨以
禮奬勸庶幾隣里相助激勸人心
一有喪之家服未滿者不許燕飲歡樂違者社學師
錄之改過簿內以待本職查究
一開學之日各里父兄固當以禮往見但人衆事繁
恐妨教事至歲晚罷館之時父兄當率子弟拜送
各申待師之敬四時無事不許輕至社學請師求
對如欲問禮須詣年長生徒請問先生議行務從
簡靜以成教事毋致送往迎來以荒學業
一歲晚罷館之日許生徒年長者四人或父兄里老
先期半月具手本稟本州縣掌印官其社學以某
月某日罷館提調官務要以禮待送或社學在遠
鄉者修書遣里長老人禮送謝師之禮社學已有
措置不必重瀆爲民父母者毋得違禮慢易以致
教化不行當職查究

諭教讀

竊謂學無二道習有異途童蒙之教欲一之於正

道而不使雜焉以壞其良心者也今有等生徒安
常習故以爲社學之教皆非當世所急只是多讀
書熟作文中舉得富貴便了不知我
太祖高皇帝立學教民則先行後文設科取士則以文
觀行豈徒文而已耶夫文既不足以盡學則讀書
作文安足以盡人道欲盡人道而不爲小學大學
是猶欲飽而不求食未有能免於饑者也且小學
是童蒙身上實事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學此學書冊記載不過欲人知而行之至於大
學所謂明德德不是紙上之物明不是口耳工夫
古人雖未嘗不多讀書要在得於身心苟不知學
雖讀書五車作文一世不過增口耳之欲攻紙上
之談而已於身心何干故曰書生多欲少剛胡不
自愧自反六經四書人誰不讀實學乃爲有益徒
記及以蔽心所以學者徒能記得甚多講得甚精
作得甚好亦只是一場閑說若所爲不善口誦心
違是侮聖賢之言也夫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聖賢豈貴於空言也哉今之童生七八
歲時止是讀書十歲之外便學作文父兄師友皆
是欲速一或博記能文即稱之爲有學不知養正

與明德工夫一分不曾做得將何以謂之學乎亦嘗有自悟而進於大學之道者蓋由質美而然學校中未聞以此而教人也且古之聖人亦待小學大學而後成今之學校如此欲才之多得乎其間知大學者又多有滯於講說訓解之一偏而不自覺雖能談玄說妙於身心上若不得力不免終為利欲所奪此只在童蒙時壞了所以多轉不得若不變舊日社學之教而復止於督取書課是乃限人以紙上之虛談而不欲其修人道之實其則縱而使之徇利貪欲積惡無耻欺取富貴而已若在常人之中則多強梁懦弱父子悖逆兄弟為讎骨肉是輕財利為重甚至殘忍刻利陰害詐謀雖絕滅人道不顧也

朝廷設學教民育才果欲如此壞之乎當職叨任教事深思自責敢不以古人之學望諸士民而欲其有行有文以盡人道之實而乃以文藝限之耶由此觀之社學之教至重至急凡為師弟子者當慎修其事毋復安常習故以誤後學

一教讀師皆有成人之責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耻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令而後宜虛心自責篤信力行以稱師儒之職不宜妄自菲薄以誤風俗所行教禮教讀之規各里師生俱要抄寫一本互相體悉同心輔教以成美俗庶幾補助

朝廷政化之萬一有能遵依不悖為衆所稱信者當職以禮褒勸俟各學大館教禮之師有闕補用如違定行革退

一教生徒須先引其志趣責其恭敬增其見聞察其玩戲以至坐立拜揖居處道路飲食衣服皆須着意照管提撕警覺使之日歸於正然後足以成之不如是必有一暴十寒習染一偏之病求其不流於卑下者鮮矣

一日所讀所講之書須擇一二章切於弟子身心人倫日用者白直講諭就以子弟所當為者發明責在子弟身上如講孝經即令他歸家如此事親此不是講書是借古人之嘉言善行以教他做人與講科舉之書絕不相同不可念誦浮詞泛然都作一場話說

一日所讀之書皆用正書不許私讀幼學詩及吏家

行移等書讀書皆用正音午間不許作對句只抄
寫風雅頌之詩全章或一二章或前人律詩絶句
教之歌詠以與其志趣養其性情不許歌金榜富
貴等詩以啓生徒急功利之心
一寫字專習一家正字務令端楷清健不宜取法今
日吏家軟俗之體最爲可惡及寫字式不許寫金
榜富貴求仙等詩須擇有益身心之言本道有前
代法帖分教
一生徒往社學大館習禮樂之後如有因仍兆學不
服拘管者及有違學規者重責書其過以行查究

一生徒之父兄待師之禮每宜加厚常見有等父兄
惡先生責其子弟者故使教者樂於苟且曲順人
情以終歲月所以教法不行生徒無忌是乃棄子
弟於無用而養成其敗惡之性也凡各里教讀之
師其間生徒固有往社學大館教禮之日但教禮
之師已有措置不用生徒供給爲父兄者宜各盡
禮於教讀之師不許因而計利以慢師儒污薄風
俗
一教讀不許罷閑吏員及吏員出身之官或生員因
行止有虧黜退者丁憂者及有文無行教唆險惡

之徒下至道士師巫邪術人等各宜先自退避學
規已行之日如有隱情冒教定行查究
一社學規仰各府依式刊行務要對明字句不許差
訛仰所屬印給里長坊長分各社學刊畢先繳本
道查考

嘉靖元年六月　日

為表章風化事切惟嶺南自昔吏道多污遂令石門清泉亦蒙其耻被以貪名百世不能易也晉廣州刺史吳公隱之嘗題以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到州清節愈勵千載而下聞其清風尚能使人興起今其碑刻具存唐廣州刺史宋公璟開元賢相衆推為天下第一人其凛凛大節肅乎與嚴霜烈日爭高也當時立有德政碑遺跡在學概合表揚仰廣州府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行委教諭袁吉擇省城淫祠寬大者改為德政祠樹立舊碑如無相應祠地就於光孝寺或玄妙觀内擇宮室堪以為祠者塑像立碑因命僧道守之事體尤便訓導雷樂前詣石門相度僧寺改為廉吏祠表其所題貪泉遺跡仍刻明道先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之詩使官於嶺南者由石門而來咸知所勸此係褒崇先賢激勵後進事理毋得遺錯不便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為學政事訪得潮州府學生員李承揭陽縣學生員黄坪等志行資質俱可與進牌仰潮州府即便津遣後開生員至省激勸漸磨其間貧乏者助其廪餼使得盡力於學潮陽人材倍於各邑而有志者絶少仰府轉行該縣提調官及教官時加獎勵毋得自安於淳靡之習責有所歸具依准繳須至牌者

為崇正學以闢異端事照得粤秀山一城之鎮故有觀音閣今改而新之崇奉宋廣東漕憲周元公遺像順民心也山之左為迎真觀右為悟性寺因併廢之塑奉程淳公正公遺像南有仁皇廢寺塑奉朱文公遺像即其舊扁更為濂溪明道伊川晦菴四書院迎真觀之左有天竺寺改為崇正書院合祀四先生廣之諸生來講者使散居各書院斯實崇正黜邪之大者也必須得人庶可集事擬合選委牌仰廣州右衛指揮李松暨同武生黄澤黄節將佛寺銅像鎔賣貨工修塑立先賢遺像查取淫祠神位座案爐瓶鐘鼓應用僧道驗無度牒者送官問革還俗其給有度牒者歸併光孝玄妙等寺觀迎真觀田原係官府置買仍入官召人承佃寺田係僧田納糧當差者仍給還寺僧選年老無家小心謹慎者每院二人為廟祝行府寄名養濟院月支米三斗給之俾之灑掃門庭崇奉香火承委

官員惟勤惟愼務殫厥心事完之日具由回報抄
牌官吏先具不違依准繳牌
爲作興人才事照得本職每歲廵歷僅能一周所至
不過數日弗獲與諸生朝夕相親今欲集一省有
志之士館於崇正書院相與講明正學訪得廉膳
生員鄭弘夔劉一夔等增廣生員蔡大列等附學
生員劉孟薛僑等初入學生員林錦等或學行可
稱或資質可進除揭陽已面諭知縣陶禎外仰府
轉行該學并海陽饒平湖陽程鄉各學凡有志願
學者俱該學給文徑令赴省其資如劉一夔等該

學具白有司量爲津遣助之廩餼人孰無志故今
更不列名行取以廣爲善之路乃若激勸之機在
良守令誘掖之方在賢師儒願相與體悉此意播
告諸生咸使知之毋以卑陋自安毋以高亢自阻
庶幾無負
國家作養之意具依准并起送過生員數日繳報
爲崇獎師儒事當職祗奉
上命自愧德薄弗克與正學於一方亦惟我二三師
儒之官是賴日當職廵行高肇雷廉四郡考按諸
生文行各學師儒咸殫厥心公於勸懲勤於訓迪
固多有之如化州學正陳常存心篤實立教謹嚴
高明縣學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林啓俱文學
優長行檢端愼當職深有望焉善善與衆共之擬
合通行除外牌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
事理即行該府州縣備禮獎勸轉行各學俾知所
勸其餘果有學行俱優當職一時不能周知者該
府提調官其爲我博加詢訪開具實跡呈上一體
獎勸牌具依准繳
爲科舉事照得今歲大比正
國家賓興賢能之年在下者當自重不可有求於上

在上者當廣求不可有遺於下本職先廵歷潮州
府歲考生員參取文行列於優等其有志講學者
又經續考以行激勸但該郡人材素多原取數少
合再甄收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
內事理即行各學將後開歲考及續考優等生員
起送應試其有行檢欠修不爲衆所信服者提調
官及教官訪實申呈定奪毋得混送應試該府提
調官仍會各該縣提調官及教官務推至誠之心
期於薦賢報
國毋得容纖毫私意上負

朝廷下玷名教天地鬼神亦當殛之先照案申呈前
來候考畢總造冊送道稽考抄案官吏具依准繳
來、
爲毀淫祠以正風化事切惟廣東之俗大抵崇尚鬼
教所在淫祠布列巫覡盛行而雷郡尤甚節該行
仰各府縣拆毀淫祠興建社學其間悉心奉行與
奉行未至固係於有司之良不良然未有若雷郡
之全廢閣不行者也必須委官方得集事仰抄案
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
原委官知縣章昺王祥主簿盧璲教諭葉秀訓導

林啓等通查境內淫祠及廢寺觀盡數拆毀以祛
數百年之惑變賣地基收貯材料以興社學凡可
以便民者從宜爲之田糧入官其師公師婆火居
道士聖子人等俱令首官改正追出袈裟法衣神
像經籙之類當官燒毀敢有仍前修齋設醮跳鬼
降神者依律重治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承委官員
務崇正道勿信邪術敢有阻壞風憲行事者教官
審具帖呈稟教官不行盡心本職訪出或另委別
府官員查出定行究問不貸抄案官吏具依准繳
來、

爲毀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省城番南二縣各鄉淫
祠數多原無社學今欲興革必須委官方得集事
擬合就行牌仰高明縣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
林啓增城縣教諭易文彬新會縣訓導蕭濬從化
縣教諭唐仁新寧縣訓導倪廷玉分詣各鄉通查
一應淫祠盡數拆毀收貯材料變賣地基興建社
學凡可以便民者從宜爲之仍除地立社以行鄉
約其合用皂隷民壯行二縣取撥敢有抗違阻壞
風憲行事者呈道重治民間所延之師逐一查訪
仍會里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留之其浮薄輕賤白

行干求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各鄉孝子節婦義
士用心訪求或表章其墓或存問其家候事完之
日通行造冊繳報、
爲崇奬師儒事訪得萬州儒學訓導楊謨慣於操持
民懷其惠勤於訓迪士感其恩近以親老思養懇
求致政州之士民爭爲挽留擬合奬勸仰瓊州府
抄案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行仰該州
轉行訓導楊謨原籍遣在學諸生一人存問其母
以禮致請楊謨復任仍通行各學教官知會其間
果有學行俱優本職一時訪察未周者提調官爲

我訪實具姓名事跡列上一體崇奬毋得遺錯
爲風化事當職巡行廉郡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畧舉
所當興革者於後
一廉志亂雜無倫毀譽失實宜命教諭柯守仁等重
加草定延諸名士筆削
一廉郡生靈凋敝已極其禍皆由採珠而志不能備
述其艱苦大失作志綱要修志者宜首及之
一廉郡之前舊有一祠廟既完整且當要道宜改爲
忠清祠祀漢合浦太守費公貽孟公嘗宋陳肅公
瓘俾往來者知所瞻仰

一石康知縣羅紳及其子鑑同死賊難父死於忠子
死於孝廟貌尚存後石康縣廢併入合浦宜修葺
之名曰忠孝祠合浦縣春秋遣官具祭
一呂祖恭謫欽州舊與文公交游者也宜立祠廟
一孝子施敦宜立石大書表其墓曰明故施孝子墓
仍擇永安淫祠改爲孝子祠以祭之
一劉節婦李烈女宜集其鄉老詢訪信如人言各表
其墓一曰明故節婦 德妻劉氏之墓一曰明故
李烈女墓
一合浦有僧綱道紀司而無僧道所有印記宜貯府

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長異教覬覦復興仍禁
民無得給度
一靈山檀上舍以死捍患宜與立祠
一名宦鄉賢宜立二祠學之師生議當列祀典者具
實跡條上
一近歲林公錦有功於廉甚多其所存遺跡宜亟修
之俾勿廢以慰民思
一立祠表墓者各遣教官祭告其英靈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官提調官會教官及
諸生推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以生員有學行
者爲之

右仰廉州府抄案轉行各州縣及儒學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雷郡採訪民風考按圖志今畧
舉所當興革者條具於後
一珠池中館廢罷空閑公館改建學宮萬衆鼓舞稱
快但立學以文廟爲先多士有所瞻仰前堂卑窄
非稱宜以玄妙廢觀正殿改建大成殿觀門及旁
屋改建櫺星門基址易價充費觀舊有田其改爲
學田
一玄妙觀因其廢而廢之舊設道紀司而無道士一

人所有印記宜收貯府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
長異教使之復興
一天寧寺僧一人而占田三十六莊影射差役坐享
厚利蠹國殃民司政教者所當治也庸僧不通內
典不守清規本當盡數入官既告願讓田二十莊
爲學田姑示寬容僧死毋俾他僧接管以崇異教
每大禮習儀宜於學宮展教慎勿於寺中俾復得
以藉口興建
一寺田觀田既改爲學田宜分其所入以爲四積其
二以修葺學宮及社學其二以廷社學師及均給

教官雜用以寬府縣備辦禮器等費有餘則以賙
生員之安貧者歲終府司遣官集送用過數目以
憑本道查考
一寇萊公祠宜命人守視十賢堂附祀文廟之旁窄
隘弗稱其以懷坡書院改爲思齊書院崇祀昔賢
其一翰林學士蘇公軾其二正言任公伯雨其三
門下侍郎蘇公轍其四丞相李公綱其五丞相趙
公鼎其六參政李公光其七樞密編修胡公銓數
公皆天下名士流寓於茲邦人尊而祀之雷之人
物未有顯如數公者豈山川之靈不發於本處之
人邪余故名曰思齊以望雷郡之士正字秦公觀
蘇公門下士難以並列與唐柳公仲郢李公邕俱
改入名宦祠衆論或未合令師生再議列上
一鄉賢名宦祠宜與修葺郡無孝子節婦祠令宜補
立學之師生集議當入祠者具實跡列上
一廣濟寺乃係私創宜毀以滅跡其寺田改爲學田
附學於學凡郡有孝子義夫節婦生當存問殁當
表揚者於此取費
一天寧寺銅鼓并各寺院銅皿送學鎔鑄祭器以絕
怪誕

一府學前舊有民居宜以官價易之充拓學宮規模
一圓通寶閣鎮涴塔六祖眞玉堂東岳廟五顯三官
三師地府諸廟上元諸菴一應淫祠俱應盡數拆
毀
一雷志舊載寺觀及珠池中館俱與刊落
一四姑堂廢宜與興建其以天寧寺後堂爲之立神
位於內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宮提調官會教官及
諸生共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則以生員有學
行者爲之

右仰雷州府抄案轉行各縣及儒學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南雄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畧舉
所當禁革者條具於後
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譬則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今南雄之民皆不祀先祖是絶祖考血食而忍其無所依歸不孝之大者也有司宜嚴加禁約悉毁外神責令專祀先祖
一淫風流行始於男女無別南雄丈夫懶惰却令婦女出外傭生過嶺挑擔則與雇夫同行買賣則與販客相接或男女同席而飲或翁婦同堂而食旣

已混亂無別必然姦淫無耻爲民父母者深惡而痛絶之嚴加禁諭教以內外男女之別養其羞惡之心有故違者罪其夫及其父母
一婚姻儉約從禮則男女各得及時今南雄成親女家父母兄弟姊妹及親戚男婦俱送至壻家或中途設讌男女喧譁或同送及門尊卑混雜晝則宰牛讌會夜則聯床厭飲壻家貧不能具酒食遂至長大不能成親最爲醜陋之俗有司宜嚴加禁革教以親迎之禮不許女家親戚陪送違者罪其家長

一送終人道大變南雄民有父母之喪皆不以衣衾棺槨爲重惟務供佛飯僧或暴露屍形而動經數日名曰保奏或廣開壇醮而直逾五旬名曰過七有司嚴加禁革責令遵行喪葬家禮
一書鋪當禁之書一曰時文蠹壞學者心術二曰曲本誨人以淫三曰佛經四曰道經誘惑人心先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責取各鋪并地方總小甲鄰佑結狀如再發賣前項書籍重治以罪再不許開書鋪仍大書告示張掛關隘去處不許從外省販賣前項書籍私入廣東境內不時差官盤驗以詰姦

弊
一南雄民風愿慤乃有外省無籍之徒度嶺教書單教子弟詞律因而教唆起滅詞訟大爲民害有司宜悉禁革敢有潛住民間教書者拿本道重治罪及其主人
右仰南雄府抄案轉行各州縣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東莞考按圖志詢訪民風畧具一二所當興革者於後若其詳則有望於令長之舉行師儒之建白云
一鄉賢祠舊所舉列聞有一二未厭公論通學師生

其採訪功德實跡堪載祀典者會議列上其未應
輿論者毋得濫舉

一創名宦祠凡有功德於民堪以廟食者具姓名列
上

一表章熊飛忠義祠立於榴花村以義士趙必瑑並
祀若必瑑祀於鄉賢則專祀熊飛可也

一廢額寺觀及淫祠田查出均撥各社學量撥贍學
以為永久之利

一委教諭劉蘭訓導舒清方輅親詣在城并各鄉逐
查一應淫祠盡數拆毀變賣基地收貯財料量與
社學以教子弟立社以行鄉約毋得縱容豪右減
價承買姦頑集衆阻留其各坊巷鄉村教子者委
官悉心查訪仍會里中父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爾
之浮薄輕賤干求為師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

右仰東莞縣抄案畫一繳報

門壻歸有光校正

公移

河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學
政事竊聞北方學者樸實不尚多言當職自愧躬
行弗逮豈敢騰口說願爾諸生卓乎立志丕惟古
聖賢是師朝夕誦法其書宛似面聽教誨務求體
之我身勿徒出入口耳善者加勉有過咸許自新
惟怙惡不悛乃名教所棄也訓迪蒙士尤宜先行
後文俾其純樸凡我郡縣長吏學校師儒同心以
正學術作人材為事師道久廢尤宜自律律人
國有明法豫惟天地之中風氣渾大鍾為人材大者
聖賢其次豪傑爾諸生所狎聞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慎毋自暴自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儒學一體遵行
各具奉過日期繳報

一為科舉事照得今歲大比之年賓興賢能
國家重事也當職為國求才所至參考諸生文行一
時豈能徧知必須上下協心庶幾事克有濟擬合

就行仰汝寧府抄案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
事理通行所屬州縣文書到日提調官速會教官
考選儒學生員擇其文理平實典雅已在取列者
從而審察其素行採訪鄉評其間果有過惡彰聞
衆所共棄者文辭雖工責令退避以俟修改果能
改者亦當職所容也若有素行稱於鄉衆所信服
或抱負材識傑然出衆而拙於文辭者特取而進
之儒士監生應試者提調官一體考選俱送該府
提調官嚴加覆考各查上科應舉名數量增一倍
俟按臨坐府送考期在四月上旬牌至乃刻日期
其不預送考者各在學肄業勿妨其功此係

國家開科求賢重事務推至誠至公之心期於薦賢
報
國勿徒虛應故事責有所歸案至各具奉過日期繳
報、
爲巡行條約事切惟上下之際當以誠意交孚今往
往曲爲奉承過自卑屈至於政事則多務爲虛文
當職實所深耻今請悉罷苛禮凡事着實舉行其
請託需求乃時俗極弊吏胥常態學校禮法所出
豈容有關節交通然禁防不可不謹擬合畫一通

行
一官吏師生俱毋得出郭迎送及跪於道傍城中毋
用鼓吹所至提調官遣巡捕一員帥人迓諸境上
因以防護衛所亦如之每遇古蹟則以告過一鄉
則言其俗將至一舍許遣其僚若屬一員與醫偕
來教官遣兩生來迓因以勞問及郭門遣佐貳一
員教官一員諸生四人迓於郊門及近郊出迎俟
駐爲官與諸生皆前相見用兩生導以入過城門
及旌表門閭各衙巷公館神祠若寺觀淫祠則皆
轉身相告商賈俱勿罷肆惟讀書之家父兄子弟

聽其拱立於門送亦如之庶幾禮簡而情親若加
以非禮之禮是恍之不以道也待我爲何如人
一知府相見登堂行禮立則於堂之東始終無自屈
滕
一所至用禮生四人立於堂之圯各官相見畧倣新
官到任儀但自上而下以次立齊吏典而下以次
跪齊俟禀其官其人見參拜而退不必跪聽發放
有不及處禮生相之
一府佐州縣正衛指揮及守禦千戶暨師生有事皆
正立相向從容禀說勿行跪禮若有過戒飭聽其

跪以示恥罰
一長吏相見後各具圖志及舉政教所當興革者學
之師生採訪風俗美惡條上
一民間有孝子節婦山林隱逸有懷材抱德者武家
子弟有通兵法者諸生父兄有興禮俗者厚民之
家亦同大家有興地利務衆力穡有功者醫家有
精通方技者皆具姓名列上
一明倫堂講書各遵憲綱敘坐毋得譓避坐時常存
肅敬毋得因而舒肆有失儀者屏立堂下示罰
一謁

文廟前一日儒學開報鄉賢名宦祠有未當者師生考
定列上
一寺觀惟
太祖所定歸併叢林係是有額其餘悉係無額與淫祠
一體當毀謁
文廟後有司畫圖具數開報相度以興社學
一供應出民脂膏務從儉約
一書吏門隸人等當職嚴加防範如有需求財物師
生宜即陳禀重行究治若私以賄交通是與彼同
爲小人也今日以贓饋人他日必受人贓事發一

體究治
一諸生有請託者即是素行不謹不必更考其文藝
一府州縣各置門簿諸生每日有入公門者記其姓
名與事歲終類繳候案臨稽考
一北方稱呼甚醜惻然不忍聞士類何忍出口寧無
羞惡之心乎宜從此痛絕其弊務期敦勵風節養
成正大剛方之氣
一當職家世業儒並無親識遊客中州如有在外詐
稱所在官司即便拿問遞回原籍毋得輕縱
一近年文移太繁變成吏胥世界今後務遵

國初洪武年間悉從簡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行附近衛所一
體遵行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爲遵崇聖蹟事按上蔡縣古有羲皇畫卦臺地產蓍
草神聖遺蹟宜莫有靈異於是者矣本職親往省
視遺址尚存周垣頹圮羊牛來牧廢爲荒墟蓍草
亦不生茂雜出於小民壚墓之間絕無叢生者矣
舊俗相傳白龜祠廟塑有羲皇神農軒轅遺像皆
草木被體混處佛像中褻瀆神靈莫斯爲甚中門
今亦閉塞盡塑佛像羲皇至尊下與胡鬼爲伍是

國司風化者之責也擬合釐正仰汝寧府抄案轉
行該縣提調官親詣本處因厥遺址繚以周垣守
視惟謹前門扁曰羲皇聖蹟闢其中門撤出佛像
扁曰天生神物祠廟盡撤佛像毀之其三皇遺像
欽遵
太祖遺訓圖繪廟壁廟之北壁大畫先天圖前置香案
上立高大一座牌位表曰太昊宓羲開天聖蹟廟
之左塑一龍馬背上旋毛具河圖之數廟舊名白
龜以蓍草生處神龜守之也右塑一白龜不必具
洛書之數其上畫爲紫雲有司時常葺理毋使廢

壞每歲春秋二丁後教官一員親往省視回申提
學道毋得遲違及因而有所科擾案至先具奉過
日期續具修過緣由繳報
爲申明社學事當職欽奉
勅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
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
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効仍免爲師之
人差徭欽此欽遵當職所至詢問社學每府州縣各
設數處然皆卑陋湫隘名存實亡教讀姑取備員
而已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惕然有傷於心今擬與

提調官經畫其事原設社學各因其舊而以爲小
館各延教讀聚附近子弟讀書其中可增則增可
更則更務從其便別設一社學大館延請明師專
以禮樂爲教小館生徒各量地遠近爲節班輪入
大館絃歌揖讓其中大館師與講說書中大義令
其退而服行必擇地之寬大閒曠者旁置一射圃
若有淫祠及廢額寺觀則撤而新之事體尤便經
畫既定然後興工營建既成當職別有教條頒示
小館教讀提調官會鄉之父老及在學生員推擇
其大館師提調官會同學之師生推舉上自鄉先

生次及山林隱逸次及監生生員務求衆所信服
者提調官踵門敦請以賓禮待之小館師父兄自
行供給大館師有司供給之必須置買社學田乃
可經久提調官政多弗暇先命教官一員及生員
數人規畫而後提調官爲之措置因是亦可以觀
其才此係
國家化民成俗重事愼勿徒爲虛文案至先具奉到
日期續具行過事宜繳報
爲考正祀典事今畫一於後仰抄案回府提調官規
畫下汝陽縣撤淫祠改建施行先具奉到日期續

具行過緣由繳報

〇一古人祭因國之在其地者蔡仲克庸祗德見稱於周公實始封茲土今宜舉千載之闕典立廟祀之斯國太公祭爽鳩之義也蔡世子有身死社稷特書於春秋英風凜凜至今尚有生氣宜祀以附蔡仲

一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邮漆雕公開蔡公冉混而列於名宦鄉賢幾於瀆慢今宜擇寀祠高大閒曠者改作書院祀之增司馬溫公光謝上蔡先生顯道以興後學高山景行之思

為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為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為重冠禮以責成人事昔者聖人始制冠禮茲惟人之一初將責之以成人之道是故不可不慎重也自入中州見諸生童稚垂髮者皆偃然復加帽於首是欲自附於成人也亦有年既過時而弗冠者是自廢成人之禮也擬合改正仰開封等七府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凡年幼生員教官召而誨之務執童子之禮恭慎謙卑秪許垂髮毋得加帽犯夫子速成之戒年長過時者使人勸其父兄請賓擇日加冠以進德修業期之其童生未入學者一體遵依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為激勵士風事切惟士人讀書當先識禮義廉恥斯乃立身大節也自入中州見士人每每陳乞惻然

於衷料檢故牘則有告乞補廩者有告乞補增者有告乞應試者狀內皆有老爹醜聲今雖改正稱呼而陳乞者尚有只此一念試自判斷果出於義乎果出於利乎君子小人從此而別昔吾夫子深惡鄙夫孟子比作墦間乞兒斥罵士人讀書至此固當心開目明養成正大剛方之氣堂堂天地間為一大丈夫何忍墮落作此輩仰開封府等七府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徧告諸生互相砥礪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勿輕陷身卑賤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遺書卷之十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拾遺

書

門壻歸有光校正

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說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爲天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擔當說出不經人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爭也明道先生有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至矣此說最爲完備浩然章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既謂之配還好說理氣無别否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别誰是理邪誰是氣邪其人唯唯曰未也衆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邪其人不能自解校曰理非别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遠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惡邪一邊便說不去矣願吾兄更精思而默識之可否幸速旋教烏反哺羔跪乳此是物性稟得來孝至於鵜不復知有母是他性中元無那理世間又自有孝鵜此意恐儘有商量承示伯潛進修動履憂喜相兼伯潛固吾畏友也曩嘗大進一番今别後又復一番精進校輩慚慨無地矣但其病體則深有可憂者竊惟養德養身元無二理願以孔門求仁之旨告之若只恁謹嚴固亦自好但恐拘迫太過則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其二

吾兄處晦觀動其於治亂興亡大故固已默會於心傳聞 主上英姿天挺此大有爲之機也乃以與禮忤格黨禍將與天下倒懸誰與之解校嘗

以天時人事覘之文同既死　上必注意渭先
氣盛而才雄銳然以興致太平自任此亦有爲之
機救憂其過也且懼其輕也又恐人言激之則愈
甚也願兄以公天下爲心正其學術隨事補救其
偏愼毋輕與之辨論疑定以鎭之從容以誨之順
其機而轉移之天下安危將繫此人身上兄不可
不加之意也

別紙

承諭孔顏所欲勿者非禮也疑救并視聽言動本
將勿之信斯言也則與仙家目既不視魂自歸肝

耳旣不聽魄自歸肺何異豈救辭不別白與竊謂
心放處正是非禮孔顏所欲勿者在此非謂絶視
聽言動便是放也大抵人心通竅於耳目口體天
君莫位四者守位稟命何待於收惟此是心放出
走作則四者皆其透漏之路而目爲甚故曰旣從
此放出却須從此收回此乃孔顏所謂勿也心學
淵微吾兄剖析於毫釐正救千里之謬深感惓惓
至情但此心往來機竅更願吾兄默而察之何如

其三

別後每以吾兄抱病爲憂陳知縣鯨過武城不識
曾使之診治否竊謂吾兄欲求萬全之安非主靜
不可屈之以尺蠖未也必蟄之以龍蛇夏首連山
商首歸藏此乃聖學第一義吾兄天資蓋世苟能
從事於玆凝精完神深造自得其於却疾也何有
嘗與宗志論此甚詳不識曾舉似吾兄否元中超
邁絶倫而學未精確貞壽輔仁正友朋責也不識
吾兄何以告之

別紙

兄薦朱生久聞其名未得面會今亦未敢致書質
疑煩兄自以己意往問一二至懇

周禮春官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古今註者皆
欠了然
大司樂圜鍾爲宮三段古今註者皆莫能曉其義
願求箋註數語
律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所從來久矣筭法甚精
然其術易窮故不得已而用半律變律但旣曰半
曰變則非律之本聲矣宋元儒者始爲隔八相生
乃旋宮之法非定律之法定律自當依周禮六律
六同之序陽律皆左旋陰呂皆右旋其法往而可
返彈於無窮近世又謂黃鍾之管長三寸九分釐

賓九寸乃黃鍾之變而非黃鍾也其說何如求一
折衷之論
古詩三百篇皆可合於絃歌願求譜數篇見寄近見允薦大成樂譜甚精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琴學久絶允薦既能之願譜一二見教孔門甚重瑟千萬留意

其四

國家以漕河故河淮泲三瀆皆拂經汶水東注而障之西久則將變其他禍皆小惟大河此傾將使千里生靈魚鱉校深憂之而未有以處之不知高見以爲奚若

與鄧魯別紙

聖人說話都是教人切實做工夫如學而首章聖人分付要如此如此假令有一學生只管去念衆必驚訝以爲病狂喪心嗚呼此乃後世記誦之學設有一生只管對人解說學是如何習是如何衆必驚訝以爲病狂喪心嗚呼此後世訓詁之學設又有一生要求勝夫子夫子說學他便要說以不學爲學夫子說習他便要說以不習爲習如此衆有不大驚訝者乎此即慈湖是也此正棒喝禪師訶佛駡祖者也魯生魯生胡不觀鷹乃學習都是實事空言使不得也

與胡永清

校不才一歲之中　聖恩荐至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寧不感激思奮嗟乎欲致太平求賢爲一若學術不正人才不興而期得賢萬無是理昔我　太祖開設學校固先行而後文科舉取人亦因文以觀行師儒從有司自辟譬如大家延師今科舉弊壞已極士不務實學惟務空言師儒多非其人教化所由廢也校昔不自度其不肖强欲更張但俗學溺人已深此官終難行志雖勞何補且撫巳內作亦無顔復臨諸生吾兄知我愛我與其使罷精竭神較閱掇拾俳偶之文而實無補於世孰若使之優游林下發明周官經世大法及條春秋撥亂綱要庶幾可以助興太平王汝於成惟兄是賴敘賢渭先避嫌不敢通問俟得請後奉瀆也

其二

傳聞元山病故　上必注意渭先矣世道之責
吾兄不可不自任　明主可爲忠言但救其末
流不若正之於本指陳闕失白發姦弊不若因機
而導之其機安在群臣不得而見無可致力者聞
上聰明好讀書惟有開陳古聖賢讀書之法使
上自求之庶幾有大開悟但古聖賢讀書與後世
絶異其差只在毫釐間不可不辨也病倦言不能
悉世道可憂處將來何者爲甚願吾兄常籌之庶
幾轉移救正容易著力也

其三

近讀吾兄執中一奏不覺心開目明其於　君德
國體關係甚大而切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不我誣
矣校嘗學春秋頗覺聖人撥亂次第此莫逷是第
二着且道第一着何先請兄靜中洞察天機所向
必能中其肯綮也

其四

上祈雪於南郊十七日有事於大社是日祭畢而
大雪此吾　皇精誠感格也噫以吾　皇之
英明而導之以聖學明乾坤易簡之理體天地交
泰之道其於太平何有吾兄精忠體國聞此亦當

皷舞惜乎有君無臣不能不爲之浩嘆耳

與余子積別紙

嘗謂古人讀書主於體而行之與後世惟事講明
者異武王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康保民汝丕遠惟商耉成
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弘於
天若德裕乃身夫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古聖相傳
讀書之大法明戒也聖人之學大以密校近讀周
禮見其區處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建立規模綱中

有紀紀中有目編布至爲精密誠聖人經世大典
也而久鬱弗彰校頗發明其義務求可以推行於
今吾兄深思善悟懇惻直言敢錄天官冢宰及太
宰分職奉上請教願兄且勿開看先將聖經及諸
家註疏閱遍思量聖人包括運用處然後閱此則
彼此得失瞭然便中求摘紕繆匡其不逮更願兄
留意此書於世道大有助也

其二

承諭徐州水災重大民窮盜起賑濟無糧勸捕無
術自病書生之學未適時宜此固足以見吾兄憂

勞惻怛之盛心矣枚不佞敢再以書生之論上瀆
高明今日事勢困窮極矣願吾兄方寸間常以爲
稷之心爲心凡可以救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請命
於　朝力言百姓饑且死懼散而爲盜賊以貽
國家憂積誠意以動　上安知廟堂不惻然而
念之乎否則受人牛羊求牧與芻而不得孟子所
以語平陸大夫者可謂無遺策矣錄寄春秋繁露
二章讀之未能深了豈內經所謂知其要一言而
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邪趙氏僻辭固有鑿處
然考訂該博功夫精專足備一家之學恐與程氏

本義大有不同也高明暇時熟玩當自見之

與夏惇夫

在滁事簡望尊坐鎮雅俗使善類有所矜依其益
多矣雖然勿以事簡而弛防閑也御下不可不嚴
也臨事不可不慎也山水雖佳幸毋終日徜徉觀
之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汝節天下奇才也而未
必能遜志於學吾兄痛相切磋彼此必大有益也
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
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
爲何如

其二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想今已有次第恨道遠未獲
聞其詳也承諭令音歌古詩同於俗樂云云深得
慎重謹密之道但枚所取者正以其曉音律耳感
人天機莫神於樂此乃後世一大闕事枚嘗小試
於嶺南頗有效驗食芹而美故欲獻之吾君也伊
川不答溫公甚善但在枚則可吾兄舉似源甫則
不可彼正病於不肯盡言今又益其疾矣天氣正
溫充盎宇宙願兄養德養身自愛

復邵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頽惰之餘賴以振迅然
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鞭辟近裏
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
矣惇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
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
用間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
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
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
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
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掃地　朝廷選擇而起

吾兄大慊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令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兹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救何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其二

故人日以遠悠悠我思吾兄親切用功日用間想有得力處天德本自完具却被己私障蔽重重自非決堅定志用勇猛功如何得透出校因學不得力未數而已知[illegible]夫子宮牆故人不棄願有以振我秋令嚴[illegible]天高氣晶願兄法天推盪胸中陳垢以收攬昭廓清之功不具

其三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儆昏惰之資而畀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畧獻所疑今復纍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處可見善乃天真性之本然惡乃人僞從軀殼起

故不可無澄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然立志于積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麤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可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間矣躬所未逮幸爾奉答慚負慚負

其四

來諭若以奔走廢學古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待安安而後用功邪明道有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當責志吾兄以爲何如

其五

別久寂不聞起居伻來喜動顏色吾兄蒞政臨民不識此心常精明否儻因而汨沒却須求一出塲也禮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又曰虛中以治之此言論敬極爲親切邊事本易處分而　廟筭或欠整暇盖未知敵虛

實也中國大勢盜賊實惟近憂然莫如山東爲甚今機械已萌矣吾兄所論列必切事情使中幸有以教我

其六

永清南還吾兄朝夕又得親一畏友此殆天相二人也吾兄明敏有餘却似剛毅不足故於沉潛之功決定之志未能自慊於心與永清處當甚有益永清豪傑之才但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功未免從前欠少近告以體仁功夫躍然而喜但未知別後得力處何如願以孔門程門所示求仁之方與相切磋台仲數得相聚否近適之質好善之志深用嘆服但其用功次第未知何如莫於閒中消了日月責善輔仁朋友之職願各努力相勉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余子積來訪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講明禮樂爲已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卧家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必當有辨高明其自擇焉

與聞靜中

卧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考功深爲　朝廷得人賀今　國家紀綱尚存海內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考覈之期天下之治係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兄天下之望成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尚其勗哉惟吾兄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堅立萬仞以澄清天下爲已任勿爲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

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年兄一生勳業成在此舉尚其勗哉

其二

校昔官南都聞自劉公寔爲吏部端居簡出惓惓於賢別人才爾時世道方傾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隱然爲一時之重吾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秤亭人物雖然校不惟欲兄爲衡鑑更欲兄爲大匠今世人才衰微須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別紙

天下大勢有緩急故君子之應之也有經權今國家之事亦孔棘矣若以常法應之恐未足以救茲變也東南大水數百里生靈將化爲魚不識當道何以救之乎

其三

源甫所載革除時事雖有史才其包舉也廣其考訂也精其臧否也正今亦不必改竄但取其所載事畧以朱墨別之凡朱點者錄出便可成書矣墨點者亦不可棄別錄出之以備料檢故事愚見如

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又源甫所查者多吏部兵部事吏願託相知者備查戶部禮部工部及刑部事各衙門亦然但有關係者皆科條錄出可以大備我　國家典故不但可補史氏之闕遺也校昔見兵馬司所取妖人南赤肚供招備載藥劑分兩製法可以延年可以生子不覺吐舌君子作事當爲遠圖此事奇甚必且傳播四方豈無癡人欲嘗試者但云假造秘方殺童男童女和附子等藥爲方則其術不復售人亦不談之矣吾兄老成持重必能深長思招議中決不草草也未知此事畢竟何以處之

與吳德翼

校讀尚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凜然生祗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惇古誼校嘗竊謂吾人材質易爲氣禀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答潘希召

承諭某近已回頭但猶未轉步此誠可為吾道之喜但以愚見窺之某豪傑之士才高氣雄此等人既已回頭不憂其不能轉步但恐未肯回頭耳然此亦難以口舌爭要在積誠意以感動之耳古人只在實地上用功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存養真箇是存養省察真箇是省察故朋友之際相勸而善工夫最多不消費許多言語後世只為實地上工夫不及古人故議論愈多愈鬧承諭近讀孟子只覺深得一格子此等必有灑然自得處

第恨離索之遠不獲面諳以領教言

與張常甫

往歲會於吳門承諭天人之際逮今猶覺凜然年兄既已識得此意其於戒謹恐懼之功自不容已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處但未知虛心受善及廓大規模處比舊何如枚竊聞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立志直截要學聖人則日用所講皆聖人之學便自見得箇根本簡要處決不作枝葉瑣碎功夫其於訓詁辭章非惟不屑為實亦不暇為矣年兄聰明過人又多材藝恐於訓詁辭章未能絕利一源故區區有懷尚欲以此瀆告耳

別紙

嘗慨心體湛如太虛只因軀殼上起種種私意便如漫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我身從天地來天地開闢會當有混沌時我身有生固當有死何嘗海上一漚風前一塵死生已透更無關則人間世所謂名利聲色關者更無難透矣而後心體超然天德自見且道世間貪生怖死底畢竟免得否人何不自省悟愚見如此敢呈似吾兄以求是正

與蔡希淵

吳門一別相將二三十年吾兄則既老矣而枚年亦踰艾不敢復以世俗常禮筆墨陳言凂長者記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請以是為高明獻承示新刻太極圖解及政竄西銘足占吾兄精力沛其有餘不然豈其皓首而猶游戲翰墨耶未知元公純公見之還首肯否

與崔子鍾別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難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

間鈌却行著習祭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遡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愢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徐子榮

別久瞻仰曷勝吾兄位望日隆當自任以天下之重挍天之廢才也乃扶病入汴抗顏復爲人師慚負慚負過歸德考按諸生乃徵子所封先聖祖宗所自出之地也曠百年無表章之者蓋有待於
皇上焉耳挍謹具奏以請事下春官願兄與西樵共成茲美此萬世一時也

與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始有虎丘之會竊覩吾兄所存剛大尚存精神視舊則歛藏矣此因可喜然猶未足深喜者欲吾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挍嘗謂人能虛己從善則天下之善皆將歸焉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吾兄若於此處著力所進詎可量邪更願沉潛以求之勇往以行之沖澹以守之毋以敎外別傳亂吾
聖門宗旨使彼此失是也

其二

別久曷勝瞻仰古之大臣不用則天下仰之用則功被天下何哉其誠素積有以感格天人也故曰才與誠合然後能勝天下大事吾兄今當暇時正宜勤懇大進厥德訪求人才講求經世急務以古
聖賢豪傑自期待毋徒養望自高也何如何如

與梁仲用

挍無似誤蒙敎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菴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通竅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者舌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操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妄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挍方咸其輔頰乃以艮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陳宗獻

枝多病惟泉石之與居鶴鹿之與游世與我而相忘久矣意猶依依在天台雁蕩間者念省齋素巷之真率也渺山川之阻修歎聲問之日疎茲得泰黃門出宰望邑今而後彼此得以常相聞矣昔歐陽文忠公每見學者好語吏事以其有及物之功也 國朝設大明律後法例日多吏莫知所遵守弘治間刪爲問刑條例其後奏行又復增多省齋一生爲刑官最久平恕多及物之功今當閒居取舊例而閱之中有難行者私論其故因機上聞此天下之福也校嘗怪大明律中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因何不行起於何年何人奏請死罪真犯雜犯法家承用已久莫知其原省齋必能究其本末也便中幸賜教

與王誕敷

傳聞吾兄治郡勤勞久而弗懈此蓋忠厚惻怛之心不容自已吾夫子所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者也但爲治亦當綜執體要振揚紀綱庶幾恩也所施周徧廣闊若徒屑屑庶務屈首於簿書聽斷問則將有偏而不舉之處此理勢之必然也然吾所謂體要非簡畧庶事也深識治體舉其大可以包羅細事而無遺也吾所謂紀綱非專委任他人也分政百職吾可以坐鎮於上而責其成功也校讀經史見古之人雖位有大小時有汙隆然其治皆先有一定規模然後次第施設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年兄大度士乃敢進以此言

其二

傳聞貴治災傷頗與敝郡相似何辜斯人罹遭酷罰哀哉年兄素寬厚觀茲艱難其於慘怛固當倍百恒情也目下荒政檢勘宜早蠲免宜寬下司奏行或觀望上司意嚮所在大絃急者小絃絕顧明諭屬吏一以救民益下爲心庶幾少延垂絕之命年兄尚念之哉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愛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然德冥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楊守承芳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慎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爲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

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奔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吾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氳氳盈滿於胸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蔕於心以雜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諸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乎易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

茲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所縻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氷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媢於知已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吾兄呑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蔕人間世利害得喪寵辱關心只爲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滅豈能汨吾胸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却就軀殼上起許多意思維絆却浮名如蠶自纏自縛不得堂堂自由世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生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維時春氣氤氳生意流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與毛黃門

久仰耆德願見而未得階乃蒙辱先以書儼若承教左右嗟夫聖學不傳久矣空言溺心異端惑志

願長者一振頹風行著習察而後道可明也維時正得秋而萬寶成更望收歛歸藏以法造化不具

與方時舉

枝病弗獲詣起居懷仰懷仰人物志稍增於舊頗聞有後言或未必面告枝辱過愛故敢以告願精覈之更博訪之死而是非未定者姑徐之又如唐節婦周賢婦皆古人所難而名不出於里門恐潛德尚多不遇君子表章遂爾湮沒二婦尚無志例不當書故未敢白恐前此或有類於是者衆司人物權衡者不可不留意也朱節婦鄭烈婦已載五

貞祠而傳不之及衆皆訝之未諗尊意云何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蠶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與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汲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枝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鎬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

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已而從人也春氣漸溫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涵養既深益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高撲此心不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語蓋之未知流弊何極吾兄身繫海內重望愚意深望高明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　國家典章長於兵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奇源甫薰沐德容蚤知鞭辟近裏者已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與鄒謙之

昔者請教承問發於屢空邪抑億而中邪善哉發藥矣空空願學焉而未能億則決所不敢然而人苦不自知譬如病者不自知其病得明醫指示而後曉然投以瞑眩之藥而後疾脫然去體矣吾兄既知病證願賜藥劑使無深入膏肓至懇至懇六書精蘊中三卷知字四卷忠字六卷格字二卷靈字與來教有相符處願取一觀訂其得失幸甚幸甚承賜東郭文集骨骼開張明白痛快善啓發人受教多矣但其間有說得甚是者題而殊不切於

其人者豈應酬之體當如是邪信如是無漏佛菩
薩亦時復爲應付僧邪鄭増若曾嘗受教於涇野
令卒業南雍獲在鈞陶之内何幸如之願加鐵鈇
汰其査滓底於精純至幸至幸

復徐曰仁

病卧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
深懲吾黨各立門户之私意極惓惓焉惟道乃天
下公理愚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
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爲心故曰大
舜有大爲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

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地
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己者則以爲是異己者則以
爲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
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俾得聽於下風彼此
坦懷盡言無隱各陳所學質其是非驗之吾心性
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言參之天地萬物之理
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
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爲大家豈不快哉若欲
仍立門户不求同理而求同己則亦未如之何矣
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邵思抑過我道

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聞其詳令會晤朱
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
既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爲他日承教之地也
至懇至懇

與楊實夫

惟時孟春和氣絪緼充盈寰極間萬物欣欣咸有
生意吾兄爲蒼生之望願體此意以福斯民嗟乎
時事日益非矣每讀殷書周雅喟然不能爲懷想
吾兄在位者當倍慘怛也舊歲吳下大水嘗奉書
吾兄勸當途大施蠲免賑貸之惠意弗得達令民

之憔悴極矣而徵歛益苛是何異於毆民以塡溝
壑也斯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矣願勸新中丞速
解一方倒懸之急幸甚幸甚

答王天宇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
爲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
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爲聖人之志以故纏綿於文
辭揣摩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
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卓哉奧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微諸孔門或有未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尚覺欠耳貫傳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其二

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使中毋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爲多賴天之靈偶有所見而又得之弗完體之未合恒用歉然深願應德撥轉天機莫被葛藤纏去也雖然又不可落空不識高明以爲然否

其三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不揣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跋余望之

與林勿欺別紙

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内臣大咁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兀厓回天則兀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答簡中丞

修門一別八載於茲瞻仰厚德寔其如昨海顛多盜屢作屢止屢止屢作要皆販鹽之徒目前之禍尚小他日爲東南大害者必此也　明天子挈長江表裏之封付公經畧必能爲　國遠慮坐消此莫大之憂欽仰欽仰天氣正暑願請其自愛

謝錢清戎

日旌節過敝里校偶出弗獲迎迓中心缺然承賜腆貺深感厚德兵不去著世賞清勾上下俱因一夫行戍輒破數十家而禍未已也故曰難盡法者莫如清戎而易積陰德者亦莫如清戎恭惟執事秉國之鈞叱咤生雷霆呴煦成雨露東南億萬生靈仰以爲命先正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校不佞敢述小民仰望之情獻於臺下幸毋以人

廢言

謝郭侍御

聖天子方殷憂在上共惟道長方振風采於臺端今日之事虜勢可憂未若漕河可憂之遠也漕河可憂未若中原盜賊將起未起可憂之大也等而上之憂端齊終南願披丹誠爲　明主忠言之自本而末沿流泝源俾天下蒼生轉禍爲福幸甚幸甚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蠲免賑濟今則蠲免尤急自來官司

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熟者必累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沒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蠲免之恩下令禁戒庶絕茲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久雨後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水勢滔天窮民乘機易聚爲盜況於素爲盜區者乎昔承垂問盜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賊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巴城塘浦東西二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閘盜賊當閘風屏息也父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梭採與人之論達於台座伏望年兄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可也

復胡郡守孝思

承示所定名宦鄉賢允愜公論千百年缺典一旦

擧行甚盛甚盛枚不敏豈能有所贊襄爰擧一二缺遺告於下執事伏俟鑒裁名宦若漢都尉任延太守第五倫張霸梁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宋知州閻象通判徐奭僉判司馬光知州孫覺李光鄉賢則高士若龍丘萇忠義若張秉孝子若龔明之篤行若陳之奇名臣若王葆流寓若黃士毅毅嘗受業於考亭之門其他可稱述者尚衆願命三學諸生悉心蒐訪科條其人參以史傳而明公詮定焉垂示永遠以爲法程枚不勝欣願

別紙

鄉賢有沈旣濟者觀其選舉議及請冠中宗之年書武氏之事乃經世之識也嘗坐楊炎薦左遷終身後陸宣公爲之申薦更願考訂其人俞琰神仙家似不可與其所作弦歌毛詩譜願就其家訪求之此書渴欲一見也

其二

別後風伯所阻遂不果行有虛尊賜文選及陽冰法帖已拜嘉貺嗟乎文章字畫皆生於人心又繫於天地之風氣故不能不與時高下雖豪傑之才亦未免囿於風氣之中雖然天地氣化渾厚澆漓

固各有時而吾人返朴還淳豈無其道論其要不越乎此心收聚放散之間耳每讀易至於大畜小畜未嘗不三歎爲對非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傳聞荒奏已得請小民歌舞德澤願刻日散布民間廣沾實惠

其三

承示樂府其格雄渾其調悲壯沉鬱或婉而麗蓋兼衆體而雜出之者乎雖然校不敢贊而敢獻所疑古詩中聲之所出所謂人語乎天爲至人言詩乎天爲至言故可被之八音其極動天地感鬼神

而況於人乎今所傳三百五篇非盡孔氏之舊以其繁聲多也而後世莫能非之知言者鮮知音者彌鮮樂府要皆出於風氣多屬繁聲其勁以急者胡樂也有殺聲者必有殺心其靡靡者俗樂也有淫聲者必有淫思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高明以爲然否天氣正寒願若時疑固天真不具

答聶郡守文蔚

林廣文過我首詢吾兄起居且聞所以不出之意甚慰遠懷豪傑樹立自別今之講學者好說心當動而不靜不復知人生而靜爲天根來書獨深取

蟄龍之譬山林之日長道義之功深足占吾兄造德矣達夫邇來用功何如校勘其辨自聖作聖之別不知渠肯俯聽否彭石屋完然赤子之心而講學頗闊步相會淺不曾獻得一服藥也

與王郡守克敬

今吳下惟糧長爲苦役公十分盡心莫不知感大抵其害有四一曰起運此大政使然由今觀昔固自有間雖然宿弊實未盡除士大夫度量小便欲邀功生事減去加耗使糧長重困願加優恤二曰收頭此其弊在有司今蒙禁革立爲櫃收之法甚

善甚善但姦頑細戶不納者有司不肯查姦書總結在糧長戶上則又累矣願加之鑒察三曰大戶此則士大夫不能無責今既自允則無此累矣卻有姦民二三石上下者恃頑不納煩查照近年楊二守事例令糧長查報難徵人戶文冊在官先行追併四曰包賠此須設法開墾荒田實爲永久之利調收極不便於糧長極便於小民舊歲聽糧長自收小民十分嗟怨今歲願仍調收但須督有司耐煩着實催徵不致噴誤以累糧長乃爲兩便大抵收糧之時小民可憐而糧長可惡允糧之時糧長又可憐而允軍可惡交允之時允軍又可憐更有可惡者安得如公輩布列上下內外使人人安生樂業乎校所採民言若此敢轉告於執事傳曰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門壻歸有光校正

拾遺

書

與嶺南社學師

慨自古風寖薄庠序之教廢也久矣本職承　命督學茲土深爲是懼爰興社學訪明師僉謂如先生者模範謹嚴宜憲蒙士茲者館舍告成敬修書幣延請諏以陽月巳卯日啓館伏望體　聖明化育之心念本職惓惓之意毋惜俯就先期賁臨早敷德教於一隅可豎風聲於列郡庶幾遠近相承教事大興古風復見於今日本職不勝至願惟冀鑒亮不宜

與河南列郡守

校鄙人也嘗堪中州教鐸今來已晚又迫賓興之期大懼弗克選掄以上副　明天子求賢之意恭惟執事一郡之綱也諸生素行某也賢某也材或某也不肖久已知之雖有未知朝訪而夕可得矣敢竭誠悃求助於執事忠莫大於以人事君願殫厥心稗校成此盛舉州縣長令暨於師儒與諸

生彌親其知彌真而與校未信也執事與之相孚願達此意共濟登斯有三善焉一可以為　國得人二人知所勸可以為他日興教化張本三所舉得實不至於長詐偽之風反傷大體校不勝至懇

答王郡守子正

伻來承卜問惓惓於吳氓甚感心也顧淺陋何足以當之閒命衹辱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校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為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鄉其宗

族鄉黨或暨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為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贖米民自以不擾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之二者固急務也如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猫捕鼠一擒而殺惕矣伻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奇悢悢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即孔門之為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汙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為之也時新居鄉亦嘗

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冰之清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嘗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為教所謂神而明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既苛擾又以刻急濟之皆由其拗性擅心所致也

答章樾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充之滿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復本

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場話說矣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泣鬼神唐人尚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言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嘗其爲四六也宋人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迥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願執家究心焉乎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與陳克修

暑中不獲入城看汝此心缺然之任巳決數旬矣部中諸事想俱悉其本末昔　太祖嘗言朕蓄百萬兵於京師不曾費百姓一顆米以開江北諸屯也工部特設屯田一司想專爲此今廣屯如故而大困民財不知其弊起於何時願爲我考究顛末詳以見示至懇

答王民熙

承諭克己之難自非懇切用功豈能知此艱苦狀敬仰敬仰雖然此莫只是後天苟知人心惟危常存畏意蓄吾全力纔覺萌動便逆折之擇其甚者與之塵戰必也誓不與賊俱生滅此而後朝食庶其先天乎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慚愧慚愧承問中庸指歸且未作五經巳付之忘言惟禮記經文不可不刪定容他日爲之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尜王泗守過我備言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爲赤城之人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瘝痌疾痛不關於身令若此真民之父母也來諭所舉戒懼慎獨足見留意於切巳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失是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首把明明德來說中庸則首舉至善指示人亦猶大學之提起知止也中庸之戒懼慎獨乃隱括大學八條目只是一箇活敬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功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着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劄楷

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録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間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來至而至至而不至近則調燮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尚慎之哉

寄參

自汝涖任後久不得汝書至今懸念周子楣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袁郡云會彼中士夫往往皆汝恃才而傲慢人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嘖有煩言惟范太守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妬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憾於心則加勉何莫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折挫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省加密競業轉深久之自當孚應古之學者必先理情性汝之性情素傷於褊急而於寬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

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煅煉一番此最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儻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況主母不在內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泊今居官尤當儉泊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說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護短終短有銘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與尊幼俱平安汝不必掛念一縣經綸四海同顧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楊尹仁甫

吾邑九保鄉民朱朴有賢婦曰周氏朴伎人也自少角時為婚以睚眦之憾棄置終其身然以賢婦善治家也猶委之內政已而他娶賢婦處之如當再娶者化其德願以妾禮自居不敢與賢婦均禮朴他日携外婦歸再娶者亦不見答懟不能堪賢婦數教勸之已而外婦死情好如初賢婦教誨之力也再娶者及外婦所生子女賢婦鞠育之不啻

若自己出子女長成猶孺子慕朴壯歲死賢婦哭之甚哀竭力持其家賴以不墜再娶者於吾家有中表親自兒時已知其事今賢婦老且病矣

與吳德翼別紙

錢進士來致尊命問修辭立誠此吾兄不恥下問之盛德也枚承命祗辱長者有問不敢不對正欲求賜教也今畧箋數語未知然否忠信所以進德也德者非他吾心固有實理也若無真心早自與理背了必須發真實懇惻心方可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有實心必須作實事句句都是

實話若容易出言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噫最泄漏處莫如口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而不肯便至此非真知也知終而未能終之道理便有缺陷皆與忠信不相關此心若真知是真知行必力行

答金世龍

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不知邇來作何功夫同年中合志者爲誰同鄉中合志者爲誰四方之士所交者爲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

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驕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儆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昔好爲深沉之思其後又若欲趨捷徑者今其究竟得力處何如日用間最可自驗皆實學也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

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痾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

之爲陽春也

與王時行

古有旅人歸人之目吾兄今始還蕭真行者之赴家也古語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信是樂事惟心亦然一自孩提有知漸離卻真境久之不能自還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又曰其心之出有物采之一語最警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也緩則無功急則强把捉非可久之道此須尋恰好用力處而自行持吾兄喜易時亦有妙悟處而越出者多夫學易者非學其言也學與造化相似也願吾兄體易日用間一言一動務求合天然道理而不敢輕則懸空之論奇怪之見一字亦使不著矣

與徐少參

故人過我時約以他日還當再過我故别時未及盡所言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爲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爲瞑眩藥否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吾問人才汝嘗言嘉與武

守吾心慕之每訪其郡人皆言不肯幹一事亦不能幹一事此若言何謂也

與利僉事賓

昔者伻來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升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蘊一部别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八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吾不知耳吾離群索居也久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屹如底柱不爲風濤所震撼乎能扶浮翳以開東明乎宴安鴆毒能勿懷乎人之學强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佩韋緩則佩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真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媿其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鑠人讀之雖明公鉅卿所建明盡爲所掩真文忠公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置皆鑿鑿可行也

與金推官世能

嘗讀書至甘誓費誓啓嗣位卒罹有扈之孽伯禽
撫封於魯年尚少也而當淮夷徐戎兵衛應之皆
整暇可以見禹周公之家學皆切於實用自科舉
之學興卒皆空言無益故有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之譏吁有是哉吾昔少年筮仕得
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彊余
志者幸遇胡端敏公同寮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
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無
見同寮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
而情常先得只是虛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感

服也康誥呂刑此法官之規矩也咎繇爲古今刑
官第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爲主而
好生一言者真天心也敬爲故人誦之

與聞靜中

傳聞狄人內侵蹂踐太原至於上黨今散而之他
不知回舊巢邪抑改而他圖邪入寇之謀出自俺
答及吉囊之子邪或小王子尸之邪小王子不足
憂所可畏者俺答及吉囊之子不知吉囊居河套
中寇陝以西易爲力何以靜而弗動邪吉囊之子
能爲俺答下否諸子克和否此可閒而難也黃毛

韃子素強今不知能爲狄後患否此可招而使也
三晉之民天下莫強焉今荼毒甚矣此可激而用
也但患文武才畧持重識機變者難井陘阨塞雖
出此道可虞猶未若東北可虞之甚也華宮新與
狄婚言之可爲寒心近見黃掌科奏差邏八意甚
嘗見胡靜菴李遜菴之籌邊如運之掌今九原不
可作矣病臥空谷消息苦難真吾兄素體國又宦
留都必有的報真見便中幸示慰

與陸浚明

承惠春秋纂例辨疑弗及面請教退而究其說皆

哉其用心也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以啖趙陸三
人同心而相繼也亦專門之蔽既極故天啓其衷
子厚尊之亦是情其於周禮未精故考論往往失
是尚未若趙子常之言春秋豈後出者勝與雖然
聖人經世大義則恐繫乎其未有聞也枚嘗作春
秋經世欲以發明聖人之心而力不逮僅至隱公
而止謹奉左右請教有紕繆處願賜批抹指摘得
以商量至懇

復顧禹錫

昔胡端敏公之爲大司馬也以十事要說內一條

欲練兵於京輔肘腋蓋欲陰制大同而潛消其變也時有厄之者端敏亟去國故人莫知其謀而大同遂成大癰疽勢將與身俱亡可爲痛哭李康惠之爲大司馬嘗奏雁門寧武兵備寡弱虜騎若侵大同迤西一帶透入朔州忻州則山西大可憂今其言驗若蓍蔡矣又言東北兵備尤弱若虜騎入懷來白峰兩空之地則一路俱少隄防大可寒心今皆莫之省憂萬一震驚此處豈但可痛哭哉大抵我　國家以吏事制戎事而吏事又多虛文也賈誼復生當若之何昔人有言滿眼清才在朝者

病夫無以繫安危枝之謂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願在位者同勉之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懷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爲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座隅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爲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質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已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有警省處勿使汩沒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若

答沈一之

承諭措葬又甚盛舉也可以大厚頹俗有司愛民惻怛擇高土爲義冢塋令民無力者葬其中仍令親隣人出錢米薄助勿作佛事勿獻羹飯便可送終一洗鄙惡俗矣今俗做羹飯只要把酒食作散場卻是樂哀也季秋祭禰恐不必行生日不受賀而獻考固極情深此意却甚懇至也土地之祭不經當改作中霤此即一家土神也惟插秧收穫却當賽祭土穀之神此即古之社以方也聖人深體民情爲之禋祀後世上既不行故民間各自

祭耳遠承下問忘其固陋姑誦所聞高明擇之

答馬嘉定

佇來知貴體已康復甚喜甚喜更願凝神定慮以保萬全之安承惠腆儀感感日過嘉定始知昔人興水利若但通潮水而不通湖水是謂水背原而不長又不於下流設閘壩以是開而復塞今幸遇明使君願爲練川生民造命洞究厥原委斷而行之此廟食百世之功也賦法役法勢將動搖人人異議惟明使君公心爲民獨悉其利弊之實願言於南岷公持之如山則一郡永受大惠矣顯望顯

望

答周舉人

來諭下問惓惓無乃借聽於聾乎承命祇辱雖然請姑誦其所聞立志欲堅而毋認虛氣以爲志用功欲其切實而毋易易於言也發言當有倫次而毋雜雜則爲游言必其多游思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六書精蘊奉覽其中所論多反本還元或可爲帝弦之助否乎荷亭書且毋論其言只氣象褊率已可厭惡但近日後生輩好大言殆有甚焉此書反若酷吏中趙禹矣

復喩吳江

來諭賦役法已定一郡之民受福無量不但德被於一邑而已欣忭欣忭更願修舉水利以爲永久之圖此廟食百世事也立齋閒錄已領　國朝少野史此書僅有功雖然史才甚難昌黎文章鉅公而順宗實錄殊不饜人意此無他作史者但求載事而不以經世爲志也何如何如

其二

月盡天且凉吾欲過垂虹看汝而汝使者適至心之默相感固如是耶承問作六書精蘊之故吾昔皆周禮沿革傳今復著此二書一轍六典壞於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則惟以秦爲師若能得古人之心法而會天地之純視無道秦豈直盬難而已精蘊作後吾將正六經今已正大學矣卧病衡門每聞善政未嘗不喜動顏色嘗舉以告甬齋齋曰此吾門生也有志向上吾勸以節用而愛人能用吾言但松陵驛華之歲可省費五千而執不肯從也絹銀之惠近日交際多用之在故人則不可何事非道何事非學從用返璧

答尹惟中

與故人別不覺踰年矣慨日月之易邁媿德業之無成願與故人寸陰同競王泗守昔爲杭倅過我吾問以平生學問得力處何如答云亦嘗署縣署郡當政事倥偬時及遇盤錯處平生學問不得力便覺漏綻包羅不來展拓不去吾因歎康節有詩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見施爲南軒敬齋箴云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文公有詩云事至理明隨理應動常有靜在其中至哉言也敢爲老友誦之

與王直夫

時值溽暑病軀不敢出門當此遠別不能一執手中情闕然贈言者多矣吐詞皆成珠玉吾但中以一言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天下萬事皆本於心此心制之一處則何事不辦雖有甚難者苟能朝夕服念更歷已而詢諸入則何難之不易也

答金推官世能

蒞任今已三月餘矣民情土俗必已周知願求所以致訟之由與夫息爭之道因寓轉移之機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又訟有孚窒惕

大患在於下情不能上通是故平易近民非但守令之體司刑者何莫不然也

答宋尹

下車未幾頌聲載道亦可以見民心之易孚矣更願益加詢訪規模漸次了了於胸中然後畫爲科品見諸行事以大慰細民之心至懇至懇大丈夫志在天下國家不爲相則莫如爲令以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令也故曰一縣經綸四海同偶檢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奉上備覽其爲韋弦大矣

復王郡守子正

枝不度德輕作大學指歸過蒙賜以序文冠於篇首枝何人足以堪之學問之道千言萬言大學總而歸之三言序文直指爲心學又約而歸之一言有德者之言自别信乎所謂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者也入刻後更願惠數冊寂而能照感而遂通二句妙甚愚意更欲贅云寂而能照而不爲物先也感而遂通而不與俱往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弄斧公輸之門良以自哂夜夢應德不知有消息否

答吳長洲

枝於明道先生不能爲役三代而降道足以上繼孔顏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康節天挺人豪也惜其局於數學然其超然萬物之表視人間世之功名富貴若將浼焉後學亦未易攀也象山固足振古豪傑卓然先立乎其大者其心青天白日其言震霆驚雷足以大振俗學之卑陋雖然詩詠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書稱文王之敬忌以枝觀於象山似與若此不相似然來諭自言放心未易收力行之功聖賢之所難此非常用力者不能道枝則

謂此事亦甚易亦甚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其何難之不易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其何易之不難也雖然所謂求放心者亦非謂兀
然默坐以收此心也若是心彌難收何事非心日
用間亍事謹畏皆所以求放心也故曰仁者心無
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爲
明其取節焉
別紙
承示嘉作大篇舂容而短章工於造詞政事之餘
乃能飾以文學若此信乎天下奇才也文而加之

以骨詩而加之以風味所向無前矣雖然較不敢
頌而以規昔者明道所至書視民如傷而曰某常
愧此四字信斯言也恐不暇作爲文詞矣承惠工
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
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却是有用之才惜乎
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答沈一之
昔我 高皇時所重在貢 聖意謂外國獻
方物中國貢人才其後科重而貢輕矣今得一之
可以增重來諭遂授欲進言既承下問不敢不盡

其愚以易時義當之黙則无咎无譽語則凶悔且
吝矧言天下事亦大難必須自家有醫國手段說
著便切病原用着藥便對病庶可立效也
答鄭希太
承問喪禮枚弗能詳也姑誦所聞以對古者過時
而弗葬則主喪者弗釋服不論闋與未闋也喪禮
莫重於返哭是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孝子慈孫
至痛在此若墓上釋服從吉是廢返哭不迎親之
精氣以歸也斷斷乎不可魂帛當埋於家亦無埋
於墓上之理盖墓藏體魄神棲於廟致死致生不

可混也
其二
別後有懷高誼形往神留初八日鼓枻橫絕大江
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
利故民窮甚於吾鄉北上日聞、 聖德清明深
可爲世道慶但沿途每接士夫好爲彌文苛禮而
少真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世難諧俗出既無補
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迎對之不無愧色何日
始得釋負相携而撫孤松也天氣漸溫願若時頤
養天和不具

答林烈

聞汝遍來甚是興起深慰我心昔有問文公門人誰勇曰未見勇者今求之孔門惟顏與曾可以當之顏曾立志决然要作聖人不肯頃刻放下譬如漢高祖唐太宗若未得混一寢食斷不遑也以此自策勵何如何如格物功夫一物不放過只此便是博處

其二

堅雖學作今所貴者資汝質樸茂固已近道更願大厥志只問作聖當何如更不求第二義知本而

必循序精進而勿退轉乃能有成耳

與尹惟中

別後猶如見顏色不知已自春徂秋矣衙寓長書回徐少參過我皆盛稱故人廉潔惠愛遇事有執持而未知學之原流曰有本者固如是願故人益充養此心視民如赤子視官事如家事事太守如事兄視各縣令如手足而胥爲一體有善則歸其長過則自歸士大夫家有事至我者與其以法裁之未若以禮處之使其心也服而法不廢何如何如天氣尚炎惟冀若時自玉不具

其二

董相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願惟中終始以此立心則正大光明可達天德而寄百里之死生矣訓釋頗猥似不必刊板嘗歎古書傳於今者何嘗列其人編次其人校正某也題跋云云哉近世容易便成一書又有幾許附名者薄亦甚矣昌黎云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

何如何如正得秋而萬寶成胥有豐登之慶矧爲民父母之心哉喜可知矣願爲民自愛

其三

自故人入閩聲聞日遠蔡舉人至稱故人以兄禮事長官至義所不可則確乎不可奪其待士夫亦然忻慰忻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願惟中常存此志操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願惟中開拓此胸襟南土瘴熱養靜自愛何如

答蔡惆宗

汝文體善自變化不謂汝數奇雖然棄周鼎而寶

康驗自昔已然矣既知大命則小命固不違郵也雖然汝歸方將舍其所長益求所未至則吾願有言汝也認理過精得在此失亦在此動有成說不能觸其真機文若爲所礙者昔人借禪喻詩曰不陟理路不落言詮禪語亦病夫理障法縛者此言皆偏然汝因此蕩滌胸中空豁豁地廠幾天光發新其進何止百千里也吾嘗謂上舉業者天地萬物悉移入紙上種種非真澄波定形各還本色何樂如之

答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顚實揚休皆充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王爚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至艱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靜菴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甫帥曰曲盡人情事勢萬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居家不同衙內關防宜極仔細若兵事畢分疏一道便當爲此一道窮民作主凡官府貪酷者宜預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鄭壻若曾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遠志當

自消驕氣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數易失之過高以好名之心而鬪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僞勝而天真微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省得汝平安書甚慰聞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不可不慎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決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速根可拔矣

其二

屢得汝前後書深自刻責所求病原儘覺懇切終未沉着程子有言這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發決堅志用勇猛功日用間讀古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貼力行合則從不合則改見得的然處方可自信雖然猶未也收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根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間耳人心操則存舍則亡收之甚易放之亦甚易不可不慎也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

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恩曰曆象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今弟有美質宜數勸以瑕言過行功夫勿輕為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真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矣謙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其二

人皆曰士淹有進而吾未之喜者吾以一日千里望汝若尋咫間能幾何哉邇來用功奚啻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何以贈汝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何以贈汝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其三

古之達人棄千金如輕塵脫萬乘如敝屣義重故也汝能見義不見利求慊於心且悔昔之動氣日用間事事若此充塞宇宙在茲買諸人則已貴賣諸人則已賤人皆謂之拙或哂其癡豈知如是則心安纔用智術縱能得贏餘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大心必大不安矣康節有言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深可玩味也

其四

昔日入城汝兄弟問皆懇切吾甚喜之但皆不曾究竟到底求一確實功夫為立命處則吾又有憂終恐淹也規模窄洶也意氣雜勇猛精進使吾大喜此吾之深願也吾年且老修持不勤只騰口說真可羞人近體大學從原頭做功覺得聖人指示發端處與收功處極是端的前此枉自沈埋甚欲與同志者共之今脫去塵累此乃天玉成汝正好大用功而拘拘猶故也循循猶故也無乃未副天

意邪切莫負天切莫負天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憂汝思非爲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爲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眞爲弟子否則雖見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之士文王所不能與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太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說閒話爲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銘諸心

其二

科塲在邇汝肯勤苦用功吾甚喜甚喜但吾更願汝愛養精神爲上不可太耗之節宣之弗至反生出病來却是欲速助長之過也王太守在此惓惓愛民而困於多口傳來語言想多不公也陰雨連綿半年低田已多渰没今朝夕在此車戽細民窮苦不忍見不忍聞尚未知天意何如

其三

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老常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莫於閒中送了日月也六書精蘊舊歲已成矣今歲欲完周禮以愛精力尚爾遲遲

[illegible]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原[illegible]校刻

苑洛集二十二卷

（明）韓邦奇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苑洛集二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考隨錄五卷。乃嘉靖末所刊，汾陽孔天允爲之序。當正嘉之際北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倡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呂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錄所紀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間如議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敘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

刻苑洛先生文集敘

大司馬韓公苑洛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一卷二卷爲敘三卷爲記四卷五卷六卷爲誌銘七卷爲表八卷爲列傳九卷爲策問十卷爲五言十一卷爲七言及聯句十二卷爲塡詞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卷爲奏議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卷爲語錄巡撫大中丞樵村賈公取付省中刻之以表憲一方若曰文獻爲可傳耳於是外史侃推敘其畧昔孔子學夏商之禮歎文獻之不足徵至於周禮則曰學之用之從之焉是有周之文獻昭然可攷而據也然文托獻獻紀文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矣苑洛先生當代之儒賢也蚤植學於庭闈崛蜚英於館閣敭歷恭踐保釐翊承議制敘物聰明純固所謂亨於天人嫺於大體位著之表儀典刑之舊德故其爲文類非丹雘斧藻之事蓋帝王統治之猷聖賢傳心之學人物之汙隆風俗之上下性情之所感宣聞見之所著錄其辭不一其陳理析義卓然一出於正其揚教樹聲翕然一矢乎

聖代之彝卽大夫攷政事士攷學聞鄉國之人攷孝友睦婣之俗雖不必別求載籍其經法攸寓可按集而省焉然則謂公爲當代之文獻不亦信乎故刻斯集也允矣其垂表憲也時嘉靖三十一年冬十月河汾孔天胤謹敘

卷之一

序

洪範圖解序
正蒙拾遺序
樂休園詩序
啓蒙意見序
刻關西奏議序
梁園寓稿序
順天府鄉試録序
歴官表奏序
北畿鄉試同年叙齒録序
易林推用序
澤州志序
王公行實序
北司獄中聯句序
陜西奏議序
南渠存稿序
介一集序
忘樂序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永和孝行圖序
論式序
正蒙會稿序
律呂直解序

卷之二

序

賀封考功郎中忠竹錢公七十序
壽特進少師大學士嚴公七十序
一田贈公郤金序
送王侯東歸序
送大司徒松泉夏公之南都序
賀太守吳公初度序
贈孫子子魚謫南川序
賀翁府典寶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王公
八十序
送遂谷子詩序
贈龍湖張公
簡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序
送判府歐公北歸序
贈大方伯松崖方公致仕序

贈南考功正郎沱村史子考績序
贈邑侯王君獎勵序
贈大司寇貞菴周公考績歸南都序
贈長教王君九載考績序
贈張乾溝序
賀沈母太宜人八十序
贈大參俞君之雲南序
贈衛侯獎勵序
贈太守鄧君獎勵序
贈馬母許孺人八十序
賀汪母太宜人七十序
贈戶部副郎李君之南都序

卷之三

記

河中書院記
劉烈女祠堂記
高先生祠堂記
大理左寺題名記
郃陽張侯救荒之記
同州重修州廨記
[illegible]城縣重修
文廟記
重修[illegible]廟記
[illegible]生祠記
仇氏安貞堂記
朝邑縣大慶關新建戍城記
木軒基跡記
王氏世德記
郃陽增修城學記

卷之四

墓誌銘

大明廬州府同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韻公暨配[illegible]太淑人合葬墓
誌銘
大明一峯屈先生墓誌銘
大明岢嵐州判官周公墓誌銘
大明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
曹公墓誌銘
大明中順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
飭松潘兵備副使前山邵公墓誌銘

大明河南府通判王公墓誌銘
大明劉太孺人墓誌銘
大明馮翊胜公墓誌銘
大明太行逸人墓誌銘
大明贈昭勇將軍潼關衛指揮使姚公暨
配封太淑人劉氏遷葬墓誌銘

卷之五

墓誌銘

大明趙太淑人墓誌銘
大明閻太安人墓誌銘
大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大明鄉進士趙子春墓誌銘
大明中順大夫四川夔州府知府劉公德
徵墓誌銘
大明通議大夫大理寺卿龍湫王公墓誌
銘
大明嘉議大夫貴州按察使安心于公墓
誌銘
大明中順大夫夔州府知府韓公墓誌銘
大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
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大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
墓誌銘
大明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卷之六

墓誌銘

大明叔祖考朴菴府君暨叔祖妣陳孺人
合葬墓誌銘
西河散人墓誌銘
大明茂才趙生仲禮墓誌銘
大明傅太宜人墓誌銘
大明南京刑科給事中首山史公墓誌銘
大明張山人甯墓誌銘
大明處士一菴尚公暨配郭孺人王孺人
合葬墓誌銘
大明監察御史楊公墓誌銘
大明大梁驛驛丞張君墓誌銘
大明登仕郎臨汾縣主簿幽齋雷君暨配
劉氏合葬墓誌銘

大明純齋處士楊公墓誌銘
大明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李公暨配東
人合葬墓誌銘
大明處士權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誌銘
大明處士任君墓誌銘
大明席君墓誌銘
大明外孫庠膳生員南陽張士榮墓誌銘
大明王安人墓誌銘
卷之七
墓表
明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進階嘉議
大夫劉公墓表
明前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
呂公墓表
明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明贈中大夫光祿寺卿馬公墓表
明奉政大夫承天府同知許公墓表
明提督操江南京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陳公墓表
明叔祖考武清縣知縣墓表
明裕菴處士曹縣紀君墓表
明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墓表
明清軒處士富平紀公墓表
明堂弟縣學生韓汝聰墓表
明故蒲城畄公墓表
明贈文林郎河津縣知縣逸恬樊公墓表
明四川瀘州吏目屈君墓表
明湖廣高竅巡檢司巡檢贈文林郎山西
襄陵縣知縣尚公墓表
大明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北澗
王公墓表
大明文林郎長壽縣知縣贈承德郎工部
虞衡清吏司主事趙先生墓表
卷之八
傳
葉母還金傳
王太安人傳
郭宜人貞節傳
李烈女傳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

陳公傳
嘉議大夫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鹿公傳
王安人傳
韓氏三世貞節傳
韓邦靖傳
烈女小桂傳
朝邑三廉吏傳
大明盧氏縣訓導張公傳
周氏世濟清忠傳
卷之九
策
山西鄉試第二問
山西鄉試第三問
山西鄉試第四問
山西鄉試第五問
順天府鄉試第二問
順天府鄉試第三問
順天府鄉試第五問
卷之十
哀薄命 七首
買劍曲 八首
玄菴
雜意 四首
晉溪
渭濱叟
周公居東
鶴聲至
徐世勳
駱賓王
張紫巖浚
殷湖
人不歸 二首
金臺送士人歸關中
槃谷
東廓遺叟
富陽民謠
集杜律二首 獄中
集杜古風二首 獄中

集李絶十首 獄中
集李古風二首 獄中
齋居 二首
九日邀石泉大司寇 二首
春崗
送唐中丞撫蜀
送梅溪
送光祿大夫王子之南都
萬給舍擢山東少叅
送錢銀臺自考部之南都
盧秋官辭京部之南部爲親也
詩寄鏞溪一首
節婦義女
西盤冢宰奏功入京
浙上送遂谷
送劉司訓罷歸蜀
再過霍州
平遥夜坐
同戈懐古
送高郁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麗水道中答慧岩
聞舍弟下獄
出獄至蒲
詔獄
懐慧岩
具慶受勅
送焦少師閣老致仕
懐友
聞
車駕幸北邊
獄中對菊
獄成坐欽訓謗
孫羽上太初
雲中道
晩至沁州書懐
畢尹祈雨有應
慶源堂
送介溪宗伯承天祀
陵
靈石道中

六言
榹亭道中　二首
再過榹亭　二首
盤石道中　二首
卷之十一
七言
世芳樓
送南太守之保寧
劉中鎮萃美
劉吏部考滿
七里灘
長子和沈提學沁州壁間韻
東烏嶺
送劉尚書自日講學士下南都
秋旅
送僉憲張君按關西
山東參議致仕歸
下獄
獄中有感　二首
山西副使致仕
雜興　八首
入晉陽
獄中憶五泉舍弟
晉陽致仕
挽
解
岳墳
送蓬谷子　二首
蘭谿夜坐呈慧岩
慰遣嚴州士民
喜友見訪
送兩洲宗伯
送慧岩歸
桐廬舟中
西盤尚書
別端溪尚書
怡椿軒
送世寧晉郁共筆
蘭谿九日
答無涯郁御史

南行
甲子夢中
聞舍弟至
書南關壁
徐家園竹
潞州分司大雨
晚下竹竿坡趨靈石
高平懷古
丹坪砦
盤陀驛
長平 二首
李將軍和嵩山長平驛韻
自高平趨潞州和菊軒韻
平陽四首
魯提督 二首
哭雷仲華
介休三首
緜山
潞公宅
郭林宗祠

得恕夫書
韓信廟
擁店樓
渡桑乾
部拔滿雲岩里
答浙客
釣臺 二首
竹
梅答宗元
謝却洪尹贈金
魯橋神
醉翁亭
聯句
偕遂谷子登映江樓
再呈遂谷子
遂谷將行告別
再會遂谷觀瀾閣 二首
會遂谷子大然閣 五首
留遂谷子
九日約遂谷子飲遂谷子旋勝以下字令二

人不能從
於保假寺　二首
遂谷將行餞之　二首
別梅溪　二首
岳墳
謁廟
松崖方都憲號
夜話
闕城
登天寧寺
夜歸宿公署
索戶部夜話
慧君將賦歸小酌話別　四首
將適雙溪
別慧君
獄中　三首
梅溪赴滇南
獄中　七首
獄中懷程以道
獄中懷呂道夫

獄中懷呂東石
言別

卷之十二

詞曲
滿江紅　廣武道中
金菊對芙蓉　閱兵鴈門登城
滿江紅　袁仲禮
踏莎行　袁仲禮
滿江紅　吳中秋
踏莎行　春思
滿江紅　客思
踏莎行　盟臺
玉樓春　客中春
踏莎行　韓信廟
西江月　春思
沁園春　重陽
鷓鴣天　鎮虜臺宴諸將
西江月　同前
臨江仙　三月三十日
西江月　易水

祝英臺近 妾薄命
臨江仙 重陽
末遇樂 妾薄命
謁金門 春樓
風流子 京華
臨江仙 塞上
臨江仙 同前
滿庭芳 客夏
風入松 客春
燭影搖紅 端午
中秋月 别舍弟
踏莎行 夜餞良謀進士入函谷巳巳
踏莎行 送童推
醉蓬萊 七夕
蘇幕遮 風雨春暮
木蘭花慢 重陽
襄城遺曲 瑟奏
踏莎行 秋江
黃粱夢 謝仕歸
漢宮春 過驪山山下有華清池溫水数泓
長安月 驪山
踏莎行 劉道長生子
浪淘沙 華陰諸生賀崔長教會試
踏莎行 于少保石將軍
踏莎行 客中清明
水仙子 秋思
折桂令 金陵
駐馬聽 春思
同前
滿庭芳 洛陽懷古
綿搭絮 邊城春遲
同前 邊城秋來早
駐馬聽 寄答世亭進士壬申
綿搭絮 咸陽懷古
清江引 四首曉秋
駐馬聽 餞堯甫舉人時在關中弘治乙丑
水仙子 同州道中懷古
滿庭芳 送宗周舉人巳巳京師

朱履曲 邊城夜雨
駐馬聽 二首過河州
寄生草 六首岱陽懷古
朱履曲 思歸
新水令帶過折桂令 秋思
朱履曲 子房從赤松子遊托世
新水令帶過折桂令 別仲平進士辛巳
雁兒落聯得勝令 閨中秋遊揚蔚夫飲 弘治乙卯

卷之十三

題奏

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
慎刑獄以光新政事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消天變事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公考察事
乞給馬匹以實營伍事
預處邊儲以濟缺乏以備急用事
選將才以裨邊務事
分守官員兼理道事以裨地方事
墩軍大缺盔甲器械不便瞭報防守事
鄰境官軍殺死總兵官員事
怯懦將官燒荒遇賊奔敗事
親王至鎮欲要赴闕事
實潞鎮以振兵威以防虜患事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遴軍引誘虜賊大舉入寇鄰境有傷防邊患事
久缺極邊要路參將官員事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地方疲備乞處稅糧以蘇民困事
議處年久浥爛預備倉糧以濟時艱事
安設兵馬防禦虜寇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

卷之十四

題奏

議處通賊要堡以遏虜患以衛地方事

添設緊要縣分官員以備地方事
惡逆攙宰尊長搆賊殺死多命贓官枉法
故勘肆獄淹禁生靈乞
恩差官急救以伸大冤以決久訟等事
下情激切懇乞
天恩頒辭料價早
賜夫匠修理府第以全母子居處事
地方災異自陳不職嚴糾庸官以圖消弭
事
倉糧事
傳報大舉聲息事
來降人口傳報聲息事
請官專管庫藏以便收放防革奸弊事
大舉聲息事
搶分緊急重大達賊累次深入攻圍城堡
事
風憲官員患病危迫事
卷之十五
題奏
薦舉地方賢才事
北虜大舉深入官軍奮勇追殺斬獲酋長
衆賊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事
自劾不職乞
恩罷黜舉劾將官不能追虜以致殘傷地方
事
大虜事
擒斬賊徒地方已寧事
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祿養事
乞
恩題遷事
恤災固本事
公薦舉以備任用事
虜中走回男子傳報夷情乞討火器以防
侵掠事
卷之十六
題奏
大舉聲息事
大舉虜賊出邊事
大勢達賊擁衆深入各路調撥兵會合迎敵
官軍奮勇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人

等事
欽遵
勅諭因時察發征兵事宜以防姦慝以衛中
華事
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
舉薦文學官員以備擢用事
舉賢才以裨治道事
遵
勅諭專職務舉薦所屬賢能官員事
謝
恩事
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
卷之十七
題奏
乞
恩休致事
乞
恩休致事
再乞
天恩休致事
懇乞
天恩休致事
乞
恩休致事
十分病危再乞
天恩休致事
乞
恩休致事
久病不時舉發再乞
天恩休致事
舊病大作乞
恩休致事
舊病大作再乞
天恩休致事
久病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久病危篤調理不痊乞
恩休致事

久病不痊再乞
天恩休致事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衰年耳聵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卷之十八
見聞考隨録
卷之十九
見聞考隨録
卷之二十
見聞考隨録

卷之二十一
見聞考隨録
卷之二十二
見聞考隨録

泛洛集目録終

苑洛集卷之一

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敘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峯氏因律呂之變倡洛書之奇乃推數而條之經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用而範之爲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聦合無毫髮爽其爲占也若蓍五十用者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

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爲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揲歸終始皆自然而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人玄潛虛之倫安能與此哉淵乎大哉羲文之學見於易箕子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爲九峯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不師傳其功懋矣當宋之方崇本實範成之兆此彼諸儒明道章德詳釋經

皆因[illegible]以來傳者之常不得與於斯也歟辛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鰲峯氏補其缺疑而明擇之正發後明然其有陰陽蓍惟奇偶而考占未備焉至於今其說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此範學傳授之秘也著之編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正蒙拾遺序

學未足以一天人合萬物不足以言學吾讀正蒙

知天人萬物本一體也混沌之初也一元之氣渣滓融其湛然清虛而萬象皆具一極中易所謂太極天之性也及其動靜繼成之後氣化形生並育並行是天率天之性而行是之謂天道夫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人生之初也天賦之理無偏不倚凝然靜一而萬行皆備於其中書所謂降衷人之性也及其感通幾微之際形生神發隨接隨應是人率人之性而行是之謂人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夫子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流行上

下之昭著者至於鳶鳴蟬噪蟻走蝇飛皆天道也親親仁民忠君敬長明體適用之大者至於一言一動之發一事一物之處皆人道也君子之自强不息即化育之川逝如斯夫道一而已矣道也者豈皆指其發見流行顯仁之用踐履制作彰施之功夫豈論於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際哉不有邪乎黄白耳雛未之見也羽血骨肉心肝腸腎缺一而雛不完邪則雛之極也不有核乎仁種耳木未之見也花葉枝幹根株果實缺一而木不完核則木之極也邪核者即雛木之本體不雜乎雛木不離乎雛木而為言耳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萬物天地之子也子有不肖父母者乎天地萬物其始也先有生後有成其終也先消成後消生生而少少而壯矣壯而衰衰而滅矣天之開也斯昭昭之多積一萬八百年而大始成地之闢也一撮土之多積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山以漸而高矣海以漸而大矣君一開闢為天地山海則若是之高且大也則是人一出乎胎也即髮委地而鬚拂膺堂堂七尺之軀經營幹理迎達萬變矣木一出乎核即合抱參天果實俱完矣有是理乎其消也天昏

知其日削其圓地吾知其日損其方山吾知其日卑矣海吾知其日小矣但其化幾微人不之覺彰如今日前之世萬民萬物濟濟林立忽一日而盡皆沒滅亦可傷也是故造化之運消長之機方混沌即漸開闢方開闢即漸混沌如圜無端無一息之停長於子漸至於巳開闢極矣消於午漸至於亥後混沌矣自子至寅歷三時而形象備自酉至亥歷三時而渣滓盡然則一元十二辰混沌者六辰開闢者六辰一歲之候晝夜之道也唐虞三代當午之正時雍風動之化其盛極矣自此以來運度數離日進於文明後此以往澆漓訛賊日趨於漸盡嗟夫今午日昃一代降於一代造化老矣孰能挽回唐虞三代之治乎創業之君守成之賢主不過服藥節食使少病康强爾固不能紅顏黑髮如少壯之年也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聚散變化之客形爾又曰知虛空即氣則無無察乎此則先儒所謂道為太極其理則謂之道若老氏所謂無佛氏所謂空不辨而自明矣孔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君子反經而已矣凡此皆正家之本有諸己之所以也謹為之俗

樂休園詩序

雄山仇子既家食乃作園園名樂休既而詠以詩既而賢士大夫之過於園者和之既而和之者與公爲集而仇子沒矣仇子之孫以序屬君若森刊諸木夫樂者情之一也無往而不在樂休者休之樂樂之一也夫樂者情之正物以天自足於己而不累於物者也何假於園與詩哉夫園與詩適以寄此樂言此情而已樂固不在乎是也然夫情既熾而物是役世之人知樂之真者鮮矣夫何得是樂之真也則雖無是園與是詩亦樂也夫何不得是樂之真也則是園與是詩喪志而逐物者之娛也夫樂無往而不在者也憂不出其位者也時行則行所以儆戒盡瘁者皆樂也用止則止所以省身勤家者皆樂也古之賢聖所以憂勤惕勵無時不樂者防此樂之或喪耳夫苟既休矣而榮名利達之所不繫遂乃軒然自得快然自好徜徉於山水花木詞翰之間置生事於不問此衆人之所謂樂而君子之所甚憂者也其如眞樂何哉如吾仇子則知樂之眞而不役於物者也何以言之觀仇子之家範可知矣觀仇子之家範則其所以憂勤惕勵者可考也而所以處乎休者可考也然則仇子之樂豈真在於園與詩哉

啓蒙意見序

夫易理數辭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數者計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興也辭以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爻繫辭以達義極深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羲而先天之義微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盪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此先天本與其生與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為之本圖書為之原卦畫為之明著策為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曾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則識之於册將以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非悟焉則自為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啓蒙之備其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未如之何也

刻關西奏議序

奏議少師大學士邃庵楊公先後巡關所經略疏
也弘治中
孝皇用言臣議
勅公以[illegible]中丞督馬政尋改撫全陜未幾
令總制三邊正德中以大學士謝事歸
今上以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起復總制奏議事類三
茶馬巡撫總制卷十八凡一百九十四章大抵皆
籌邊策也先已板行然各為一帙侍御劉公東而
為一復刊之蓋欺諛流殺有風斯世也以序屬奇
夫國之大事在兵而邊兵為尤大邊務者在今時
尤當為處畫而不可頃刻忘者也昔漢唐宋之
興也當胡虜之盛冒頓突厥皆一時傑桀迄今則
儼然強大鄰國矣當其時君臣上下日夕講求惟
和親征戰控馭之務是故備邊之法為良詳我
國家隆興當胡虜之弱元自太祖以來保有漠北世
祖奄有中華承平百年諸虜皆化而與中國之人
等前代當承平之時武備雖弛尚有備邊之兵元
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廢矧其人驕佚怠惰服食
惟漢南之民豈惟與中國之人等且中國之不如
矣我

高皇遣將北定中原元順帝遁漠北而大命革矣又
値我
文皇之英武乘百戰之威提兵北狩窮追遠討彼以
素習屋居粟食之人一旦而處露宿茹血之地身
不勝甲胄手不習干戈駿奔脱生之不暇又安敢
向南發一矢哉當其弱也是故備邊之法較先代
界焉距今幾二百年彼之生養教訓復其故性而
内地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往歲虜入上谷則犯我
畿甸入雲中則掠我太原入上郡則環慶以北所
過無遺民幾已可虞漸不可長也漢儒有言識時
務者呼為俊傑公之文章著在關陜侍御公獨取
是編而表章之揚先烈作國兵先兵知時務之要
者哉白時海内豪傑如霍衛者振奮而起當我
國家之素威挫彼屢勝之強虜為中夏千萬年之計
孰非公之遺教孰非侍御公表章之功哉是編也
燦若景星人所快覩奇也安能贊一辭

梁園寓稿序

山林多隱逸之士田野多廢閑之才不然多宏碩
之器此世亂之徵也載觀往古有道之時國數千
里之遠處內丁賈之外無餘人間有一二則懸車

之老或曰先之夫也乎讀夏臺王先生梁園寓稿
爽以補其□源有感焉先生名之夏人所著有敝帚
集山林樵唱克復日驗録及斯稿敝帚係弘治中
已刻之本中書先君為之序茲夏尹高君又將刻
是稿先生曾孫紹善從予遊請序之稿首先生問
學該博義理淵微文章典雅詩律清新生褒元之
季不屑尚仕隱居中條山講學稽德若將終身焉
洪武中徵拜翰林編修召之□先生同時同德杜
公徵拜為尚書兩關四賢共惟登庸焉昔箕子有
言五事曰聖後民用章□乃平康五事曰狂後民

卷之十

用徵國乃不寧元至正間非無鷹揚豹變之人以
供排韻熙績之用當其時上恣下慢嚳敗倫斁其
夜頷額數同罔功志功名者掩藥而不錄志道德
者珍修以自藏於是上新日孤同脉日絕群雄並
起而天下大亂矣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武之德承神天之運先後布之氣
創緒業成湯武弔伐之功致堯舜平協之治凡資
以為耳目股肱之用者彬彬濟濟景附雲從多先
元之遺賢也夫天下之治忽係乎賢才之出處
而乎德占之善謀國者所以冀異百閱終宋□

鉉金鼎之雯徙獲而東周之執旨為淵以驅魚為
叢以驅雀哉是故漢有一傑焉而何者秦之邑吏
也韓信者楚之亡將也

順天府鄉試録序

仰惟
皇上中興起運
聖學緝熙明德峻極刻先朝之辭弘
祖宗之舊而於人材一事尤加意焉嘉靖戊子當鄉
試之期順天府府尹臣黎奭以考試官請
上命右庶子臣韓邦奇臣方鵬主其事而同考試官

卷七

則署員外郎臣鄒尚我主事臣方一桂臣吳麟行
人臣楊春芳助教臣薛僑教諭臣李憲臣李粹然
訓導臣孔善臣何祭也
祖宗之初司文衡者不惟其官惟其人耳比後乃一
切皆用儒官取人之途既狹而欲收得人之效顧
不難哉邇者
皇上用廷臣議凡內外京官進士出身文學著聲名
者每經各一人而其餘儒官濟選之報皆亦加嚴
矣此入院監試則監察御史臣自道隆臣吳鎧先
其經理而臣吳會任提調之責維時士之就試者

三十五百一十七人三試之中式者百三十有五
人
制也事竣乃録其姓氏及文之尤者爲録以
獻臣當序諸首臣惟我
皇上以非常之主龍飛特起而於文衡之司今特用
以非常之選者此無他冀得夫非常之才可責望
之深付托之重凡我諸執事其不自懼以求自副
乎此無他其道惟公與明耳公則取之有其本而
不才者不得以亂真明則照之有其具而不才者
不能以亂真明非臣等所敢知也是惟孜孜於公

以求自盡而免於覆之咎焉由是而求之非常之
才其庶可得乎夫
聖天子垂情如此諸職事戒懼如此凡以爲諸士子
也諸士子其亦知所自懼求以自副乎此無他以
非常之事業自期待耳今觀諸士子之所陳郁郁
乎燦燦乎非道莫之言也究其歸皆斯道之精微條
事物皆斯道之殊散論其洽皆斯道之顯發即是
而觀之諸士子其能建非常之事業以自奮者必
此無他行是言也勿虛遠焉耳惟時諸執事不得
其職而有以咎

聖天子之休諸士子不有他言而有以慰諸職事之
望矣此無他惟我
聖天子非常之德澤覆育如天地浸漬如江河如臣等
一草一木之微孰不自盡其生生之化乎經曰元
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其惟今休與諸執事諸士子共非常之遭
際何如也共非常之榮幸何如也凡我諸執事共
勗之凡我諸士子共勗之

歷官表奏序

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之左史録公歷官表奏彙

爲卷帙而分類有七曰論建曰題奏曰辭免曰稱
賀曰陳謝曰應制曰雜言十卷一百六十二通嵩
嘗見公将
聖天子之倚眷者日已益切十閱歲則都俞佐則
元輔矣且見公德望所推天下翕然而仰之爾而将
之矣及得是編而讀之乃知
聖天子所以倚眷公及公之大作獲信遇之隆有所
自也惟古昔名臣碩輔際昌明之運可皆也登名鼎
彝垂光汗簡其發之也宏必其蓄之也富然亦其
大要惟一當有當天下之才而相不有當天下之

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責禹稷伋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勝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爲所難辛甘燥濕欲其調劑黯闇汙濁欲其茹納非包荒之量忍毀之堅其何以濟昔有宋之命相也非才俯一世名冠一時者不得預其選自今觀之有高下之不同者非其才之不足蓋度之未恢也是編也其經綸憲究之宏猷通權達變之妙用鳳翔豹變之文章無不畢見中間曲折調護則又見其心勞力瘁牖巷之納遇困事以就忠將順以成志有非尋常者所能測至於

不知公者妄加詆誣公豈惟不之較有蹤而論救者夫何古今以爲難者而公獨處之易哉聞公方六歲書過目即弗忘即能解義理在庠序皆人即以公輔期之然則公之才與度蓋得之天而養之素者也書曰吉哉乃言惟服

聖天子之納善也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公之銳稱也嗚呼盛矣哉

北畿鄉試同年敘齒錄序

戊子余及綸亭方公彼

命士考順天鄉試明年中式諸君子以北齒錄而請之序余已里居壬辰余復至京師諸君子請余序夫鄉試有錄矣復錄此者存厚也宋儒有言士以忠厚爲本厚者萬善百行之首也是故厚於國者臣之忠者也厚於家者子之孝者也是錄也諸君子朋友之厚者也朋友且厚矣而況於國乎況於家乎然則諸君子爲忠爲孝即是錄而盡之矣忠與孝萬善百行盡之矣茲錄之刻也其益博矣乎故事余嘗序諸首而綸亭序諸後綸亭余戊辰同年也齒則先余五年是故進綸亭於首而余後焉亦以厚也余又以厚而爲諸君子倡也諸君

子其勿忘厚乎夫峭焉而訐非厚也比焉而同亦非厚也諸君子其察厚之道乎

易林推用序

五星連珠日月合璧所謂七曜齊元之法數之始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天運之全數也微秒不盡餘數也三百四十八一歲月運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六甲相乘六甲之全數也月甲之數非造化之正而聖人無取之者乾坤之大用也今夫端陽之日非正氣之正日也諸家之術用之必驗六甲非氣之全日古經數必用者乾坤之用

不可遺也數雖萬變不容然實不過於三元再倍而六得全日三百六十六離日之所餘轉不能齊於全日無損焉聖人倚數于此矣是數也以天運爲體以月運紀年以甲子紀日歲餘三時四餘益一支干起於兩上元之首三百六十年一運之始推自坎中至直日之爻千歲可坐而致矣爲京氏之學者此其階也

澤州志序

予友文山王子仲和之守澤也有邦亮采文典是敦爰命儒學正郭君撰州志志成將刊之屬予序

夫志紀也紀其實也是故志貴實而已矣天下類有作焉實則鮮矣其何以徵乎是故采風者惟焉自吾朝邑言之副都御史李公以鄉舉與方一統志之作也諸生華以進士之稱纂修者弗能正也北洛大川與漆沮之名相去遠矣申督恩恭四賢之大節遺而不錄懷丙之瑣細胡取乎夫進士登科錄可考也川源地理之顯著者也四賢之事史所載其明也一統志館閣名臣所述也如斯而已矣他何望焉故實者鮮矣是集也其足以徵與王子論篤博雅君子也其必有以名實矣是故可以正前失矣

王公行實序

王公既没於是丹徒靳宗伯爲王公墓表杜鄖王選部爲王公志銘高陵呂太史爲王公傳泰安胡太史爲王公狀而王公歷履始末詳矣王公允奚不驕所爲皆大度直言故立朝多所論列王公能面可否人人或有過枉較彼出入以是譴謫王公王公以是重得罪於人而王公益直言不屈也今觀四家之所稱述大率皆類此可爲王公行實矣

北司獄中聯句序

余既爲守臣狀所徵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餘日東巖以直禮言疏受二十餘日又是各出所悰相得甚懽或物或志爲詩以一從聯止其意不求工也故雖指摘某句不覺有其言然余與東巖相聞已久今日則動息飲食不須之人所謂遺次顛沛之時於是相知始自無道巖日斯文世又何幸也乃得東北之朋可以世間矣顧余蕩其跡逆雖非若東巖之沉毅淵然皆則同年也其生則同心也今又同守大血之言而不逆則老之

道以達其變也況余之得罪不在於守臣之狀東
巖之得罪不專於言禮之蔽天下容有諒之者其
卑復偶有相同矣君子以同道爲朋誠若東巖之
云哉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亦不輕於絶交惟其
終之不可以輕絶故其始不輕定交於可絶之人
若其本同而末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
諂之奸友以義合者也請終絶之何恤朱穆之貞
孤其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消消以成江
海雖在千里勿忘箴規亦不得爲蘇章之矯激友
之時義大矣哉昔管華並學齊名海內夫何未幾

一則東服道德爲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爲千
古罪人一念之頓遠矣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
爲時所棄斥遂荒唐曠達寄情於神仙蜩蟬之間
自以爲迥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
此兄今日責善之切務也余與東巖其懋勉之乃
今各録其詩一通以誌意而復爲前說云

陝西奏議序

侍御張公欽承
天子明德巡於西嶽既年餘奏議皆成巨帙昔陝藩
臬諸公請刻以傳公按陝也風采凝肅威動河西

群司自執事諫息屏悄奔命趨職罔敢或後一時
感慨明作賢士大夫往往誦說今復獲見奏議焉
大言不切於時務不關於經世則雖富如相如奇
如子雲徒爲君子唾吾所夫建議者泛言遊說虛
談汗論徼焆紛紛罔裨實用遂使晉史目爲通行
諸司揮而亦視膽録者執筆稱害依准者措紙浩
歎消耗之千摘其浮濫之甚者以爲話柄則亦何
貴於言哉今觀公疏纍纍萬言中間昭功勅罰
於骨刑故佑善懲姦防微剔蠹結久滯之獄發積
弊之隱是皆可示戒可用勸可底行是故廷綏撫

鎮之論
天子爲之收回成命
特賜爲納自餘諸章部院復逆僉同亦多
兌命昔漢人以識時務爲俊傑宋人以彈文爲經世
然則群司自執事奏服於公而收明作之效者有
由矣是故藩臬刻而傳之奏議凡若干卷計若干
通

南渠存稿序

南渠大中丞實嚴王公號也稿録公所著也存稿
録其存者也録其存亡者多矣奚其亡公遭天蕩

之變盡沉之江也公子南臺經歷石得之家笥訪之朋舊家之公署及故吏有潛錄之者詩九卷文五卷疏二卷蓋十之四五耳然已富矣昔成公舟覆於江流數十里幾至金山舟尚不折公扶桅柱而立水没胸時同溺者書生公曰吾平生無逆理事今若此命也書生姑慰解之曰尚未可知公曰已若此知為江邪海邪何謂未可知舟子溺者抱鼓檣浮於江漁舟拯之舟子言公溺乃集數舟追公適潮逆湧覆舟上流衆環視擾策無所出乃截新舟下衆曰採新者必有酬斤呼新舟至共鑿舟

底出公及書生公曰水深吾兒幼必死矣衆人鑿兒艙舁出之憇兩公登岸公曰尚有隸數人豈可吾父子獨生而遂性乃令鑿隸艙皆出之嗚呼長江天蕩之險大風舟覆漂流數十里鑿舟而出無一溺死者異矣哉聞之傳紀古之人有蒙大難而不死者必天地鬼神有以相之天地鬼神夫豈有私於人哉必其人有大德行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後獲其應然必使之遭此者蓋將顯君子之窮申祐命之公以為下上勸也嘗稽公之發祭公之安清操峻節忠言惠政行已立朝足以式士類而範官常是變也當死生大故之此乃能從容就命不忘拯同難之細人即此亦可以徵其所養矣謂盛德君子矣豈可謂適而遭辛而脫哉若斯稿之風調川李陸諸公評品已詳而讀斯稿者亦能自得焉故獨取公之出坎陷而亨貞者詳著稿存之由且以昭德感示天應云

介一集序

留生泂溥刻其父介一集來問序介一起家名進士拜官行人姓介直聞諸於時早就里居因以介一自號里居者二十餘年故得從容於詩文今卒

矣泂溥二生刻之夫人子於其親之手澤雖物玩之微且珍藏之弗忍遺也況詩文乃前人精神心術之所運所以詔來裔而示後進者仁人孝子忍弗傳乎且二生者亦嶔秀能詩文是人能以身傳其親之道者豈徒托之木而已哉若此詩詞文格讀此集者能自得之固不俟吾言也

志樂序

昔子輿有志於樂孔子拒之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寄何人也議及于斯竊有志而未能也故曰志樂天夫樂出乎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宜其意于

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
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
久矣周衰失其眞樂記遺其制夫猾於諸侯之僭
殘壞於秦火之焚漢儒附會於其前諸家紛紜於
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
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變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
補湊牽合取其一應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
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乎人心固已疑矣又
何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是編也一以質實爲體
敷施爲用諧聲爲止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

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
如風之行水如織貝之經緯乎文綺雜象錯列
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附之以
己意期於宜人情而承詩歌非雖不必符合乎考
天文參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
辰日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圜丘
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示出用之宗廟而祖考
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
他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
而已矣頤絃薄拙亦惟可以措之行事矣其視位之

不失乎樂之情爲耳若夫究其功用極感通之妙
探其本原繼變倫之志以求古人之絕學以備一
時之制作則有待于有言以俟君子云

永和孝行圖序

嘉靖乙酉旂洛子中撰南閣

王仁而克愛也入汾謁
王見　王恭而有禮也內中旂洛子撫管陽再入汾
謁
王則　王愛益博禮亦至矣　王之言曰貴不期驕
爲善最樂我　宗室祿位既崇高矣乃復剝民以

益依勢以陵轢所以光
祖訓而保邦家哉旂洛子心善之意
王行既有所成德必有所本也既而世子出
王孝行圖冊假觀焉旂洛子曰嗟夫此
王所以恭而愛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王克孝焉則仁不期愛而禮不期恭矣經有之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夫
王孝則自能愛而恭焉觀　王之愛且恭則不必考
圖披冊而　王之孝固可徵矣昔武王誥康叔曰
率由典常抗乃服命弘乃烈祖世世孝德則

王能光
祖訓而保邦家也必矣　王曰善哉言矣寡人將進
之死洛子曰孟軻氏有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則
仁人皆有所不爲達之則義在　王擴而充之矣
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論式序

論文之一體也自春秋迄于今代有作焉春秋秦
漢之文富而麗雄而健淵宏而博大波瀾轉折變
化無端入口膾炙擲地金聲莫之尚矣魏晉之文
介乎漢唐之間至唐則去春秋秦漢日十倍矣而
況於宋乎而況於宋之衰季乎
國家中場以論取士上之文優者刻之以式士子而
士子式焉曰程文成化以前類春秋秦漢體也弘
治間則效唐而專於韓柳或效宋則亦專於歐蘇
嘉靖初年以來一二文衡之士效衰宋之體刻之
錄間考之士見其非時體然也而未見秦漢之大
妄以古文批士之窮鄉僻邑之士以爲其古文也
而效之夫衰宋之文枯澀萎弱已不足觀而效之
爲程文者已不及矣而士子又未見衰宋之文也
止模程文而效之又不及矣文之衰亦至此乎夫

論議也譏也譏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國
之堂指陳曉告縱橫馳騁切利害覈析毫釐聳聽
者排乎人莫得而難之衰宋之文正如吃人獻說
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嘶聲之下惴惴焉畧達乎
已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其爲高下可知也因取
自春秋以及唐宋論之平正體裁約合舉業者十
數篇爲晉宗子弟式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諸子
弟其知所從事云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劉先生正蒙會稿
見遺初弘治中余嘗爲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
繼見蘭江張子廷式正蒙發微詳[illegible]及于易者顧
於予之解畧焉嘗欲合二書而刻之今見會稿則
難易兼備矣乃取解結焚之使廷式見之亦將焚
其發微乎先生嘗爲郡守權璫慕其名而超遷之官
至大司徒先生不樂居其位時權璫方以勵精嚴
肅責廷臣先生每朝故布素[illegible]則痛飲而臥不
治事以冀不合于璫而去璫果怒欲罷先生後竟
中策士之料弗獲遂及璫敗內閣諸大臣議也使
璫果成其逆劉近山雖爲州其身亦不從逆然亦

竟致仕先生有人父之才有休休之量有堅貞不可奪之操乃一蹶而不起世皆不知先生耶其亦知之而不敢言耶語云負大任者難釋抱大智者難伸其亦先生之稱事曰大耶故因序其稿而著此使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論其世焉

律呂直解序

解數學者類以筭法棄之古文訓之識者益難律學尤其難者直解者不文欲易讀也戰國嬴秦之間律學幾絶矣兩漢諸儒著論頗多馬遷班固爲之宗而固尤得其正至晉荀勗號爲知音能以竿

鐸爲全手子二十三聲莫不中律勗樂既成奏之阮咸以爲高中聲一黍勗以爲妄及撫得周玉尺較之所造樂器皆高一黍勗始服咸精附萬寶常擊食器聲若成韶當時律學諸君子以寶常條佼之子恥與同列咸常生于族神定乎中聲者矣而咸位下條常生賤品是天不欲古樂之興也唐宋以來制作紛紛殊無一定蔡西山氏上宗班固斟酌馬遷以下諸儒論議者爲律呂新書亦略明備矣然理雖顯而文隱數雖备而意深弘治間余爲冢子時爲之直解正德巳巳余憲西蜀王公刻之淡州尚書崑山周公爲御史時刻之平陽都憲蒲田方公爲布政時刻之杭州州幕洪洞岳君溥刻之同州至今四十餘年律學諸君子或謂黃鍾用九不用十無體數新書不當分體用夫謂作樂用九不用十可也黃鍾無十擬術度量何自而生天下之務廢矣此論蓋未嘗讀直解而得者新書何嘗分體用直解始分之耳論者徒見直解附於新書是之下而不知實非新書之說故云以是知余爲讀直解而得者也或謂必求中聲不當從事於器數夫聖人之道有下學有上達惟聖人則一以貫之學者

必由下學然後可以上達求中聲而不由器數正猶孟子所謂不由善信而欲至於聖神也天下之事學則熟熟則精精則妙妙則神矣且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爲法度以教萬世孔子在齊聞韶當時必擊而搏拊者非若夔倫也其夫如此者器數存故也若謂聖人既往法不可傳則五經可焚矣或謂太玄無形太陰無聲者得其如一絃可也無絃亦可也而荀勗寶常安用八音哉夫聖人之禮有本有文建中道於一身被中聲於八音是以爲金爲石爲絲爲竹爲歌爲舞爲玄爲黃

有文有武有羽有干有繁有簡有疏有數不一而
足合此以祭祀之非娛客之際哉夫八音使各協
操中鏗鏘當饗食豈可乎不可乎故君子不爲靡
靡之虛宂必制作之實用皆節之周密矣至獨
樂哉制事立法度物乾則大而天地日月小而衣
服盤盂皆其用也其器物而不道者乎

兖洛集卷之一

兖洛集卷之二

賀封考功郎中思竹錢公七十序

嘉靖丁未公壽七十視聽聰明精神凝固顏色渥
潤鬚髮始斑言動若弦仕人公子銀臺大夫景山
公迎養南都初景山官天官勳部公封承德郎署
員外郎景山官考功封奉政大夫郎中十月十二
日初度也群公畢賀賀皆以文景山復以文屬余
夫人固貴于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矣福而匪德
者辱故人有年壽有福壽有德壽惟德則尚壽也
箕子演疇用昭福極首之以壽而曰貧極曰疾極
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奚以壽申之以富康寧
而曰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奚以壽故以
攸好德終焉夫攸好德則其壽千萬世未已也公
今七十猶健期順未艾兩膺
封典
勅誥焜煌厚蓄好禮榮享康養景山孝嗣無方百順
迎和可謂壽而福矣公之初封也
皇帝勅曰行敏端方操持謙慎常親仰孝教子惟忠
不誕鍾仁之本大開積善之基其再封也
皇帝制曰厚德在躬隱于世紹榮及書康斯作德之

報使作公好德之篤輝光何以
上聞若是衆其子又曰進上之道是訓行公其行
之昔伏生九十傳經於漢[illegible]八十振直于唐
文彦博八十有五平章于宋自漢以來千七百年
間九十若八十不知幾千萬人而三公獨以壽名
四[illegible]至今存可也是尚壽也公自是而往上成
聖[illegible]下行素履繼年進老而不知更以景山之賢
常階峻封必極顯揚仰追古人求辭後世蓋無量
也豈止為百年之身而已哉公世官陰陽正術以
父號竹隱故取思竹自號云

送王侯東歸序

丙戌部使者分行天下督邊境[illegible]決告最部使者
旌蔚陳牲加幣益以廣品侯者徵而納之民曰此
盛舉也益大其烹乃鐵為供張於縣事士大夫銘
功於旌常賀為明年丁亥院使者代
天子西巡華嶽謂侯為後將役之侯[illegible]有罪
蔚耳時之通禮知縣不能避也院使[illegible]酷[illegible]
閣發者當之何謂通禮哉乃告之刺史方伯刺史
方伯曰人情也請原之院使者曰法官也安用
情為請如法於是刺史方伯下之郡守郡守曰此
非人臣[illegible]復請於院使者而院使者從以決解遂罷
侯曰侯行矣吾為人曰侯以功獲罪[illegible]夫禍福
相為倚伏造化弗可先知得[illegible]何[illegible]折肱而免
戍侯之被旌也謂非騰有日矣抑孰知其為戾階
乎侯之歸也又安知無隱福哉侯亦可以自慰矣
昔朱浮下河東解印綬去者二十人二賢者與入
為士之作況有命從古皆然侯亦可以自慰矣

一田贈公郤金序

贈公[illegible]川柱史方君父也一田公號也郤金公郤
負公者金也古之人出則入食其力居則自食其
[illegible]惟田為本商君賈君子以為貨殖云夫厥土黃
壤田之上也歲取十千田之穫也若乃廣斥之田
雖耕耨擾播人力無以施其工風雨露天澤難
以神其化其能厚獲矣乎故農者務上田云公既
以一田自號復自贊曰天包無外而斂之一掬地
載無餘而實則不足義乎而[illegible]仁源而穀種
熟然則公所耕者方寸之地乎仁[illegible]思蓋[illegible]壤之
心自修大啓百[illegible]矣仁者義也公郤金事
見之有[illegible]馬入公[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官[illegible]以[illegible]一邁年有
男子云馬[illegible]也過[illegible]於閭歐牧僕[illegible]居數日

何有死男子大惜懷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肖金自求納公款誠懇再卻之男子始信公感謝大哭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大秣馬待上而男子竄伏奪馬自公參大數日僕死以報無道我且彼惟當之人命大役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有金至重餽以贖其必無後患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邪擇畝修而穀種熟苗不愧於自耕者矣是故恩愛浹於家庭行誼達於鄉閭九族化焉四鄰式焉有本者如是爾然則公所務者田之上上其道壞者也西川柱史復奪秉鑿與時而興而相潤身潤國以潤民推公所獲以食天下其顯揚於公者無既也是豈十千之富徒潤其屋者邪所獲厚矣人力天澤蓋兼得之故為之序且貽日務廣田之田者旌務廣心之田者得男子者頌於茲爾落

壽特進少師大學士嚴公七十序

嘉靖己酉春正月二十有二日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壽登七十百僚群辟罔不忻慶各爲文以賀而南都諸君子共圖爲公祝謂曰惟上天篤生名

臣惟名臣克享天心惟聖主篤任名臣惟名臣克堪主倚惟天最難甚非至平通徹三極而無間天實不私壽之周公人臣之極也尚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堪天心豈易享邪惟聖主最難遇聖主者不世出也而又備高天下之德縱高天下之才富高天下之位人臣者非其器冠朝廷而絕百工何以克堪其任使哉自昔繼世之主莫盛於成康非召公求舊業三朝之壽何以成刑措不用之化非惟公永弼亮四世之壽何以成道洽政治之休有周八百年之祚自此基焉天壽之主任之匪誠之也然則名臣之壽將以壽國家壽萬民豈一身之慶一人之祥哉公躋七旬精神內固氣血猶執耳目聰明步履輕健顏色清和比符接也

天成嚴重公恭侍移日比出殿庭諸侍者皆困乏疲蹶公獨從容舒泰若無所事事者驗今徵後可試即今日也非天所以篤壽乎公者能若是哉今

天子聖神龍運中興才猶勅庫徵廣運學貴精微群臣必當其意者每嘆人才之難得而獨於公

特加樂眷蓋公自拜大宗伯即蒙恩數入侍西禁籲參機務及

簡武輔每掌獨
召顧首輔有莫得預聞者晉有輔恆虚武輔不設以
專其任運籌帷幄都俞吁咈和喈協稱親猶父子
密札下問日至數四或字而不名仍特進祿一品幾
十年來
恩寵日隆
聖天子萬壽無疆公蓋與有休矣然天豈私篤壽於
公
聖天子豈私篤任於公哉公之所以奉答而對揚蓋
有高出於群僚之外者公幼為江右奇童自布衣
時學已成名即抱台輔之望既而登進士入翰院
讀中秘書乞不石居進修涵養則益淵懿宏肆矣
公才浚明敏達冠絕時髦每
召對或面授筆札裁答隨應進隊詰問應對如響無
不中事幾可
上心者定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當事之邪轉危為
安幾否而泰矣
聖天子勵精率作責效臣下明無不照莫遁於鑑滲
法無不施無問於崇卑一不克宅即加詰究中或
有甚難處若公潛黙之轉移牖巷之進納曲折調
劑鈞定解紛議有人不及知者皆人謂身忠請惟
天與
惟宗知之公之隱衷惟天與
聖天子知之任於公樂與之異受人之所不倦之勤
勞謙之恭自待元輔之體是故人壽之
聖天子任之今
聖天子垂治大化泰已南面千以壽
國家於億萬載之長今天下之民用協戊見安享太
平成登於仁壽之域抑誰之力歟是公一身之壽
其衍而為
國家天下萬民之壽此所以酬
聖上者皆所以答天休也古人謂通於天下之謂達
然則公之壽不謂之達壽已乎

送大司徒松泉吳公之南都序

古之大臣負康濟之才者必於其難而見之書曰
若涉大川會其難也易曰利艱貞濟難之道也稽
之古昔事有所弱則經畫之難事有所阻則展布
之難人有於縱則獎抑之難非名德君子曷以濟
之戶部司天下錢穀而南戶部則總南部之錢穀
前南司徒疏陳部政之難備悉仁恤狀論其時皆從

歲有所逋而年支有常額必取盈經費難也窮則
變變則通乃不能以自專而勢有所不行發和糴
也仕南部者咸以清暇自居安于無為上之人一
或督率之嚴則目為多事怨議横生振起之難也
今歲春南司徒告目欽大宰疏名
上請
天子簡公畀之
命下之日廷臣共喜以得人慶吏部司大夫高君諸
僚以公及予皆故部屬也將贈公以文屬予嘗觀
古之人當其窮也坐視浩嘆不能自溢於常法之
外既制於時又牽之已則吾之所司十已去其四
五矣念積習之頹而無異入之漸人孰能堪不幾
於用罔亦此難之尤難也已惟公敭歷中外幾四
十年自部屬歷藩臬總制運儲副貳而京卿後則
官跡徧宇內閩粵滇桂林兹行也遇弘濟之才
大作之忠鎮以素習之重畢窮弊絕困悱悱能無
人因後志以趨命當昔之難而行易以濟之昔之
難者今則易然南都之儲無足處矣經行之公共
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用此正留都之所
當有望於公爲是則

望天子簡畀之意也諸大臣明揚之意也諸君子贈
言之意也

賀太守吳公初度序

十一月十日公初度部陽尹李君某介某請文曰
且曰我公之撫我也情同造化某心感之非文
莫宣今適其誕日也漸謝之我死洛先生爲莊洛
子曰施之厚則感之深感之深則形於言言不足
以盡其情也則宣之於文自夫群分類聚之情見
人之所施者異而其所感者亦不同故德同道合
彈冠結綬則謂之朋是爲君子之施感遷比曲附
二天三窋則謂之黨是爲小人之施感朋進而邦
則榮懷黨進而邦則扤隉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
其彙初九方進而一九即隨之世之所以泰也否
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彙初六方進而六即
隨之世之所以否也始而一人之公私終而關
一世之隆替咸繫時哉亦大矣自李尹之治部陽
公之治吾西安也亦以撫循爲先一時與撫屬之
剔交上遞下殆十餘邑皆李尹治行爲諸邑最
公治行爲諸郡最是故公以李尹爲賢而好之李
尹蒙公之澤而感之則可見公非作好李尹非阿

私喜善者同是公而已矣昔周公以貞長天命爲壽之基夫與賢之公畏天之大者也天下之泰可以致之况一身之泰乎公壽耋期可徵也

贈孫子子魚論南川序

孫子子魚論南川將行死洛子携樊子恕夫孟子汝愿趙子子春趙子汝完弟汝度子汝聰子汝襄子餞焉主賓既洽罇俎畢陳汝聰子曰淸瑙初發星河在天征車不可留矣死洛子曰時哉觴之汝襄子曰臨長河而出涕望霸陵而銷魂悲莫悲於生離者矣死洛子曰情哉觴之汝度子曰遊海之東既駕而子安之雅麗斯陳衢州之役既行而嘉州之淸新繼出吾有詩以壯子魚之行矣死洛子曰文哉觴之汝完子曰感牛山而起舞臨陽關而三疊吾將歌以侑觴矣死洛子曰壯哉觴之子魚避席而言曰金罍已過玉山將頽鯨也不勝德酌矣鯨也不佞弗若於時弗狥於人志遠而稚阻心勞而寡與情發于既醉感生于長別悲夫于是樊子振袂而言曰吾聞子魚之治洪洞也夙興而夜寐可謂勤矣薄歛而節用可謂廉矣澤施而仁博可謂惠矣茲行也何以昭黜陟而示懲勸哉而

子曰有是哉千章之木風不停何潔之土毀當室孟軻見沮於臧倉子路見愬於伯寮勢也命也烏足異哉趙子曰有是哉好惡情也邪正類也吾聞憲官之按山西也能湫子端溪子何閑子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而憲官皆劾之至於政今會當舉世之所此棄者也而憲官[illegible]薦揚之情也類也子魚之[illegible]其如情類何哉子魚[illegible]將[illegible]諸君子之愛我[illegible]情矣至矣極矣其將何以命我哉於是樊子[illegible]死洛子曰是[illegible]先生哉死洛子曰智生于疾疾生于[illegible]出於[illegible]困窮拂鬱玉汝于成南川雖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冉求之足民言游之禮樂孰非可師者[illegible]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子魚之謂乎于是子魚[illegible]然若有所得曰[illegible]受教矣[illegible]請書之于春死洛子曰可子魚名鯨同進士出身

賀[illegible]府與貲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王公八十序

公給舍復軒君父也今年壽且八十矣公經明行飭早有盛譽以博士諸生仟[illegible]而位儉道[illegible]行[illegible]人多借公而公

顏酒如也
上沖年豪飲於群臣時加御戲或怒而呵之公輙以
禮强諫
上然其忠實不怒錫祿米文幣其後從多[illegible]
上者十餘騎公曰是豈特醴酒不設耶罷去會闈
條皆被譴公獨超然不累既歸經訴歟而獨與鄉
者賢者樂其日用後學儀式皆三月九日公初度
也越五月有二日
太廟丁成禮備
皇上推恩臣下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後軒君僚佐
巖巨君石峯李君練溪胡君松溪李君近山羅君
以公受封之慶適八十之期咸以爲榮稱賀於以
文命余夫壽者天人相待者也基於天成於人天
者一而人者二是故天篤者壽德厚者壽和迎者
壽夫或弗既其天者人伐之也或自勝其天者人
致之也二者未盡矣是故古人原諸天謂命爲於
初非人所移蓋清純鍾其氣凝定毓其質則淪矣
弗侵壽自享矣然强德篤我天乃自成于人其指
真慾必浙蓋嚴恭寅畏堅其精明則血氣循軌精
神內固上可以奪神功敗天定下可以保命[illegible]

初在孔子所謂大德者必世語有之和樂不應導
迎善氣者壽善受之天者完復之德者盛矣苟拂
道日困於心憂虞時衛諸志所謂大者或爲之搖
焉是故從無弗利動無所忤優游豫悅歲月自供
益人之迎者又所以爲天之助也斯三者一係之
天一係之已一係之遇是故兼有之難矣公今八
十康强若壯問天錫以難老也爲士而脩爲臣而
忠其幾用哲安恒秉義其德不亦成乎給舍君弘
器遠到陟要登榮贊勳名於盛世光諸孝於庭闈
服養固已無方矣自給舍君而下四子十五孫者
桂芳蘭茂又皆休昭堂構志紹箕裘克類而弗墜
焉　曾孫若雖孩提在襁然已玉粹珠輝可玩而
樂也然則公舉目咸順適恰悅之境無違厄于犯
之戚所謂導迎善氣者公且得之是故壽矣傳曰
聖人在位而王道得人多壽今公生際
明時躬逢大典
龍章恩燿章服輝煌華階崇銜一時均錫其所以慰
適其心者又導迎之至也公之壽自是益無疆矣
余聞之西極之山有玄鶴焉累身而朱頂千年而
羽始齊蓋得我氣之精者也東極之山有蟠木焉

不萃而翠葉三千年而實始成蓋得仁氣之精者
也外皆生於烟霞之外長於雲山之上雖彈射
所不能驚斧斤樵採之不及其待於培養者亦淺矣
是故觀諸物理云故曰壽者天人相待者也因書
以爲序

送遂谷子詩序

遂谷子謫廣南與余遇於越海之上萍會他鄉相
看若夢締歡言於傾蓋擁離涕於交臂悲喜可知
矣昔送遂谷子赴北山之役時維□當三月也迄
遂谷子還余已得罪出判平陽行援滄海動隔關
河又三年余來按兩浙遂谷子則瀟灑江上身
遂客矣于時湖平江闊日白天青傷感序之易流
概升沉之靡定舉目山河之異向者故里之思悲
時追昔悵然興懷且兆余生事茫茫後會知何地
耶詩以送之

贈龍湖張公

簡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序

天下之重天子主之輔弼之臣佐理之輔弼者經
綸宙亮代百僚熙帝載懷萬國鎮四夷旁逑平治
於衆艱一日身後安任至大也古今皆崇重之而
我
國家尤極其選非才猷超衆品聞望振一時莫得與
嘉靖戊申元輔以言卸
閣且請
簡賢以自副
上報曰少待蓋
皇上嚴惟圖治其難其慎不與他官例也今年春元
輔再請
上報曰命命冢宰會文武臺諫集議北闕下疏名上
請
上親前簡公俾與元輔協恭命下之日朝野懽騰謂
皇上之明克宅克俊謂公之簡賢於夢卜而南都諸
縉紳衣冠耆公而儀式者也爲文賀焉非賀公也爲
天下賀也夫輔弼之任誠重矣然上有一接之寵
則下必有十朋之益而位極百僚之首則必有極
天下之全古之人固有戡定削平動蓋一世者鮮
有悔於乾又其有清脩峻節名高千古者乃搢紳
於坤此一偏之長而非全德之器惟乾之九二皆
施於利見其德文明也惟坤之六二不習無不利
其德直方大也涵衡於乾弘濟於坤包坤大用其

全才君子孰能與於斯哉乾易為也而坤難為
也而利才之全與不全故耳輔弼重任非全才君
子孰能與於斯哉公蚤歲大魁天下固已俯視一
世矣繼翰苑中秘書爲
天子門生涵養極研浩乎大成潤遊館閣歷中外
幾三十年作日大望日隆士林快覩咨受知於公
最久備悉公論其治身行己之道撫世酬物之宜
因中求正郎事授理虛盈伸縮天下之事任其消
息之中且留心世務近自都邑遠至邊陲於凡錢
穀戎馬鹽法水利地理星曆莫不考究盡其精詳
細大不遺非所謂全才者乎畢命曰惟公懋德克
勤細物迓衡弘濟以副經綸寅亮之位以成參庸
當有之業非公孰能與於斯哉夫難致者位雖有
者才難際者時哉觀今古雖大聖大賢終身不遇
位不能以必得也賢人鍾間氣而生如麟鳳之不
常出才非可以常有也雖宏俊之賢居可効之位
克細繹之以盡其能而後可成用湯不式之治非
不易逢也公際乾道大明之盛非授知
聖主簡擢元輔以康濟之全才居輔弼之重位可謂
古今極難得者矣其將明揚天下之士俞咨敷施

使小大各得其位以效用於明時永保乎治之休
而無艱難之虞上以酬
聖上之知遇下以答天下之仰望固公之責也昔曰
四海之內咸仰我繇時乃風又曰敢對揚天子之
休命咨其師以其爲公望且以爲公賀敢曰非爲
公也爲天下賀也

送荊府歐公北歸序

公吾邑侯之父戒日將北歸矣吾邑諸君子以公
繇來也賓秉化理匪直空行爰動念懷之情載興
詩歌之頌而取未贈言之古亦如斯矣越惟辛卯
之春吾侯敷政甫及六月庶事浚明兆民忻戴既
竭在公之忠思侵庭闈之孝于是迎公于梓里就
養于花封維公之子雖貴顯不忘庭訓吾見其慈也
維侯承歡朝夕養以大邦吾見其孝也由是孝經
之貝標準斯建紹問是衣敷錫無疆吾邑之[illegible]
齡則于天衆依典刑于神命孰不[illegible]
孰不爲子咸興孝思其世但一人之[illegible]
而已其是不必考[illegible]
侯之治亦有徵矣昔明明之化原于家庭刑于之
教本之父子則吾邑之民不[illegible]化不令而行者

是蓋風火之機動于感孚之下和平之休遜于山
澤之感自弗能已矣傳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公
及侯之謂歟載惟諸君子於公啻毛遐隔非芝蘭
之交勢分相懸無瓜葛之附而贈戀之懷油然不
忍者豈非沐侯之德深感侯之德至而然歟古之
人飲泉思脉見玉懷山凡吾人四境晏然五品不
斁者孰非侯之澤公之教哉故公之來也吾人仰
之公之去也吾人思之

贈大方伯松崖方公致仕序

人臣以進言爲忠士以勇退爲義忠者臣之大節
義者士之美行言矣無補於當時退矣不關於世
教斯亦泛言苟退耳復何足以爲忠爲義哉歲乙
亥冬浙江守臣假和賣以媚貴近公爲大方伯方
伯掌一方財賦出納無不由焉守臣召公語之故
且侈言貴臣之能生殺予奪人以挾公公固執不
可守臣强之益急公嘆曰吾受一方之寄乃不能
爲
國未圖爲民敷錫則亦已矣顧欲聚斂以奉人容身
爲邪耶上疏乞歸避於私室於是郡邑竟不能遂
集數萬金於藩司別藏已而
朝廷以公素有貴望弗即允命公乃復起視事守臣
將取所集金獻之公故弗即給容具疏
上聞辭旨甚激切留中不出公以諫不行義不可留
復乞歸
朝廷乃出公監行之
特旨命公起公三疏竟辭去於是
朝廷從諫之明遇臣之禮公事君之誠致身之道兩
盡其美而無負矣嗟夫
朝廷之德浩乎乾坤之大公之節凜乎泰華之高斯
民熙熙然獲覆盆之賜又有如霖雨膏澤之潤而
海內遠而臣文而士莫不有聞之廉隅聞之足
以書之史册風乎當時傳諸後世爲一代之榮也
豈公一身之忠一人之義哉雖然忠不忘君義不
絕物以時考之方將大有所爲其誰能遐棄今公
哉公今歸矣此後所以酬時以答
大休者乎若曰姑行也可以姑止而避謗矣則非予
之所敢知

贈南考功正郎沱村史子序

南部考功郎中史子三年考績入
覲史子先爲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正法度作士氣外

謂者幾年今銜遷至郎中史子爲人直而不激廉
而不耀止而不諒外和内剛樂易而能執官遊所
至風裁昭聞聚德治行表表在人耳目官箴士脩
無炤與也又焉用考哉經言考績某爲中人而立
乎必率作而後舉必稽察而後見中人也夫其無
待而興聲實見於世上下信之遂邇揚之若史子
儔者焉用考哉聖人不得已而立此考法激中人
也古之人立德立言光垂於百世已且然矣而况
於有位者乎後世且然矣而况於當時者乎使虞
廷當時皆如五臣焉用考哉於如伯鯀孱功如共
工於若孱不足懲也而考法立焉俾人畏而勉矣盡
而勉成中人也我
國家稽官論材上稽唐虞三代之制損益裁度用集
大成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察其勞簡爲其高
下視其身言進陟有差亦以待中人也若夫茂才
異等則又不俟再考過簡而超遷焉如吾史子又
焉用考哉初嘉靖丙午史子爲上第時大冢宰太
薦主事可吏部近大冢宰又薦郎中可行省察知
政事然則史子果無用考也此行也史子其勉
矣序以贈之

贈邑侯王君[illegible]剛序

我
國家稽古率作黜陟幽明內則冢宰外則憲臣憲臣
舉冢宰所陟之憲臣刺冢宰所陟而黜之舉刺者
激勸之所進退最重典也嘉靖己[illegible]監察何公督
盥已一歲[illegible]上侯治朝邑將二[illegible]察雖開院
山西然陝之內安河南之河[illegible]按治
監察一歲得代將入
覲舉刺群吏與憲臣三旅與[illegible]陳牲旗
幣[illegible]張[illegible]明揚于衆示異等也[illegible]侯之賢宜
聞於
朝
綸綍有限則監察舉止山西[illegible]舉也
先是監察唐公李公[illegible]于是二尹張
君二尹王君[illegible]文以贈
大勸而後有爲[illegible]有爲亦非
君子之志也[illegible]不計功是
故觀其所由而君子之[illegible]不明
儀物不備是故君子不可以[illegible]
傑之心紛天下[illegible]以不廢者也

忘故車服庸功懋賞勸者勵而怠者興矣夫侯才
乂士也非見利而進必勸而始趋下善者也夫侯
才乂士也沮之而强顔就列斥之而忍心弗去侯
能不思所以高賢哉故曰非君子之志也由是而
志得仲行有孚令聞益達將以施於一邑者大施
焉故曰侯自此升矣

贈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歸南都序

南京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至京師既竣事
陛辭將歸朝卿大夫因公西臺和韻之章屬而賜之
奇也公門下士乃爲之文惟有虞氏三載考績成
周氏六服大明當其世作百工於惟時倡九牧而
其嘉古今稱治莫盛於虞周惟我
國家稽古建官遠宗其道近通其變百七十年以來
上下交脩中外勵翼雍熙太和之治虞周而降孰
有盛於我
國家哉惟公弼亮三世夷險一節所以輔成我
國家之盛者茲考也其大畧也然公之已考者六而
其未考者三公始于新安也脩廢舉墜別徭整政
愛民採文振德養道浮於天災馨教浹於士類稱
循良擢繼爲御史凡止中宫之佛事上關外之使

宦竪乞恭於廢閑刻奸興於幸寵又其大者恥屈
身於權璫之門始罷其官繼中以私介然而弗移
稱風節焉嘗丞大理矣稱平恕焉又嘗兩任都御
史矣稱貞肅焉又嘗兩拜部侍郎矣稱浚明焉今
爲大司寇數歷兩京聲望益隆於是天官卿引公
於
奏天門下北面稽首對百僚以揚休命
九重而奏最
天子曰都往即乃司於是春官卿奏言公功業篤既
貴及於先人宜慶延於後嗣
天子曰俞勿替舊典於是公自孫碩膚引年謝事
天子曰嘻爾精爾力爾尚康强其勿因我此公之已
考者天下之所共知者也其未考者則獨知之
公平相器也奇其學事公而察其所安公有容無
我斂多能而若無他技相度也棟隆井冽可人受
而克勤細物相才也厚重如山弗可激之怒弗可
始之喜相節也當今
明天子勵精求老公方懋厥德與時
朝廷下白麻之詔置之黄閣之地公明十朝之益以
酬三接之寵相與保

國家熙和之治於千萬年者諸君子之所望也
朝廷簡賢圖治之意也是爲序

贈學教王君九載考績序

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夫司政者治官也司教者儒官也是風化之由也官義則士自從之官利則士習亦從之官者又士之由也今歷數十年以來環數千里之地吾未見夫言義之官言且不聞而況有爲之者乎治官教官之弊也久矣而司教者爲太甚始則官壞其士終則士壞其官士相尋風化益壞昔余德輝以爲弊端積不可不亟拯而力救之朝議公之太息識者以爲名言作而振之弗在貞一君子乎君燕產也少事經術能詩文開晚謁天部繼教海豐教華陰教華陰亦既二載矣將赴冢宰考績華之諸生介郝生請求所序贈言語曰君之教華陰也義以爲尚利以爲恥故昔者當者斂者曾者沉潛者高明者同仁湖之三年間終始惟一故士悚之上與之士懷之故群聚而保留之上與之故獎皆發下焉夫[illegible]之教也其亦昔之僅見者乎華之上但以當今[illegible]而興起者矣昔成化中[illegible]行[illegible]氏吾邑侯有南門[illegible]氏[illegible]以[illegible]侯以[illegible]武化[illegible]訓人才[illegible]者[illegible]大名之[illegible]若郝處氏之介正是[illegible]也是昔在[illegible]蘇侯之啓教也然則[illegible]有[illegible]起者乎行該行也陸而爲治官則將其一邑[illegible]而爲教官則將教一郡焉蘇侯治之則世稱師教之則也則人一邑一郡之上又將有[illegible]華之上乎[illegible]余門[illegible]友也其[illegible]爲之序

贈張乾溝序

世固有不言而能行無名而抱實外樸而中華者不可忽也醫士張乾溝者其近似乎世亦有尚談高論以衒其能陽秘陰露以神其術使病家視之如造化有生殺之攻者其用則殺人者非挺與刃也又張之非人矣予年十四學醫十年來未得其要漸多醫楊某者其著聞者也予堂弟病延楊至予素暴之陳辯[illegible]列管紋舟於縣南之運[illegible]花釣魚以樂楊從容問曰予聞醫之道其要在究病源察脈理識藥性審天時然乎楊曰此其綱耳病源要於究虛實虛虛實實者死補瀉得宜可生也脈理要於察生剋生生剋剋者外子母相乘

可宅也君臣佐使藥性之要也君以主之臣以輔
之使以行之而又佐之功不至則驕溢橫出者亦
或一君而四佐或三佐而二君察其受病之淺深
可也五運六氣天時之要也氣宜涼病宜溫加溫
藥氣運溫病雖涼加涼藥涼一於溫溫一於涼死
矣詳是四者而醫道備矣予曰然楊又曰病有三
百六十日脉有三百六十度藥有三百六十種時
有三百六十變予頗厭其太拘楊曰使若知醫之
經傳乎內經本草其經也秦越人淳于意華陀孫
思邈劉河間李東垣諸家所著其傳也且誦其書
甚悉予又心服其傳記冉思曰此楊之言皆予所
知者予之治病無起死回生之功而楊其能度越人
予心復疑之嘗弟勿藥其耳疾命而楊去楊自尚
其術非隆禮乃皆不能致其德丁卯予有其百計
迎楊來并薦之名醫數人環視咨嗟非能治有法
乾溝者自言能愈疾張形容朴野髮背矣少楊問
曰汝能究病源察脉理乎曰不能汝能識藥性無
天時乎曰不能楊曰汝皆不能來何為者張曰但
能愈疾耳乃出藥十餘丸楊曰此丸之後更何藥
予張曰無楊曰此疾合後調理消尚百貼張不答

諸醫知予疾難治也托張而散予鄉有泉大夫許
無所出持藥告諸人曰吾見之病篤矣而命醫者
人山人也惟神其俗之藥也而予既日煩渴不
能察張以竹葉糯米麥門冬前湯與之而安問飲
藥以米粥少加白煮肉耳張辭去又二十年予撫
晉陽感於其疾者求諸名予召楊至且為之先容
曰楊樹廣記群醫不能及也乃誦其所謂究病源
察脉理識藥性審天時之要而劇罪即功予郡
藥三日事急矣晉王遣典膳送數品曲膳自
言能醫出開結枳實丸三十枚楊笑曰我用防風
通聖散大黃朴硝尚不能行枳實豈推陳致新者
哉予以其藥品雖無益亦無損試服之明日而通
予呼典膳而問之典膳顧楊曰君不用防風通聖
散之名乎傲爽用防風以發表防風通聖中用倚
黃佐之耳非排湯之劑也楊默然矣三曾相去二
十年如合符節漢人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
何耳又曰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此之謂也然今
知天下之事自有在醫術庸哉者惟附哉予自
陽湖市歸悵若失因書以贈之

賀沈世太醫人八十序

太宜人鳳崗廷尉沈公母鳳崗貴封太宜人今年
二月七日年八十矣夫七十稱古稀别八十乎是
可賀也太宜人貞靜恒一老孰内則是閑凡知德
者所繇道知鳳崗爲人子而又篤孝者乎初鳳崗
爲給舍時歲在戊戌太宜人壽七十然其時太宜
人先以
太慶貴恩封太孺人矣鳳崗有友二人焉趙太史氏
尹太史氏撰沈太孺人壽文賀者故今八十以文
屬莬洛人莬洛人者亦鳳崗友也爲之序曰山蘊
粹而玉生玉既孕而山潤前人之善慶必垂於後
後人之善福亦延于前其物理之自然天道之必
至吾于是徵之沈氏世德云故有太宜人之德則
有以篤鳳崗之賢有鳳崗之賢則有以衍太宜人
之壽人孰無母母有壽者孰有太宜人之德人孰
無子子有貴者孰有鳳崗之賢惟太宜人閒閑靜
女質箴士行絲枲不停其機卷册恒化其側義撫
伯氏之孤順綏贈君之怫奉先祠之獻享而盡其
誠隨中饋之豊儉而致其潔蠲脩婦德孝竭翁姑
中罹太緩獨持家政晚收册教訓子人成是以振
沈氏之中衰膺

俟于之成也今尚八十不杖不扶自是老而康期頤
從[illegible]鳳崗幼有至性夙承世訓學以充
其[illegible]不以進[illegible]群業於翰苑益上
朋于[illegible]人矣[illegible]一時聲望雅重士林異
日爲名[illegible]所必至也古之孝子有一念誠
累[illegible]起[illegible]者知鳳崗之賢謂無介于太
宜人[illegible]不可也因太史曰樹德明道以光壽于
太孺人千萬世者仲子之責也其將之謂與古之
賢母有斷機授[illegible]而子以大顯者與鳳崗之賢固
皆太宜人之餘慶也尹太史曰不知仲子之賢益
[illegible]
觀太宜人身教之全其斯之謂與太宜人姓張氏
泰州名族父兄皆與進士爲時名人沈氏雖[illegible]
然族名[illegible]公以太宜人歸贈公贈公亦
以鳳崗[illegible]中厚蓄不[illegible]而歿所[illegible]
雅太綏者也仲子鳳崗之行次

贈大參喻君之雲南序

君余巡浙時屬交也以河間守參知浙省政事[illegible]
我
國家内置中書省設參政以貳平章外置十三行省
設官如中書參政以藩臣重[illegible]之[illegible]職名[illegible]

雖君茲行也其能舉是職而無負焉矣人固有未行而知其能事固有未爲而知其成非億中也驗其已然而決其將然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余其有以試君而驗之也哉君昔尹臨海也以循良稱而余時巡浙東與故嘗與之矣君昔按關內也以清介稱而余時代罷舍是故嘗被之矣君昔守眞定也眞定爲畿輔大郡當天下要衝守是郡者鮮無失墜君則弊蠹興廢蠲平理政訟應酬寬裕不期年而眞定治被其澤者懷出其途者悅言天下郡守者必以君爲最而余適自關內趨京師道眞定焉是故嘗見之矣其治河間也猶夫眞定也而益宏以領是故嘗聞之矣語有之善規者必能圓善知者必能方天下之理一也濵之民固臨海關內眞定河間之民濵之事固臨海關內眞定河間之事以尹臨海者治濵則惠施矣以按關內者治濵則威行矣以守眞定河間者治濵則庶政浚明矣是故可以稱職而無負也夫宦成而怠心生治成而易心生名成而驕心生古之人鮮克有終者多矣君懼之敬之謙之如臨海時關內時眞定河間時胡怠胡易胡驕哉以已然而驗將然以已然而保將然皆自夫君也君其行矣君之僚某某僚故事當以文贈河間侯徐于銘余門牆友也且以君爲予猶屬友來請序君諱茂賢號月樑

贈衛侯璧勵序

我

國家統馭群工大明之典總之一人越在外服惟茲憲臣獲專揚刺故一撥之下榮比十朋而超階允升于茲邁迹能省周之碩纍歸正我朝邑行鹽辭池爾然東臨大廈防于西據太平寵子鹽利天成取之靡盡轉販之徒群擾君市奸日以滋訟日以繁私日以滋公日以削衛侯曰吁其咎在民其責在我我既在茲發茲嚴刑茲義固放乃嚴其禁少其躍行獲者咎繁之輸徒之獄成而繫于是人鮮冒法解商肆逞爲聞于上巡鹽使口部並加獎賢承我者師憲綱明明有典有冊于衛能成獎閔勸厥勸諸爲閔勸署之休詞備以盛物用加之榮寔顯爾之能且牲首之聲定布爾之成休享侯既奉檄吾邑諸獻將紀之旌常焉予惟國明彰以功車服以庸我

祖宗稽古圖治不倦不遑今
天子綜核勵精頻笑是重羣臣業業奉法莫敢褻侮
侯兹承兹厥惟光式匪侯匪教侯亦有遣匪侯匪
澤侯亦邁種厥德既使之錫各脩其職而已矣場
有之益用大作命自上宣或得之而勵或得之而
肆侯其勵式書有之乃汝教工下承其命宜得則
興勸奬德則興急侯宜德哉諸獻曰可以爲侯贈
矣遂書之侯名傑山西夏縣人

贈太守鄧君奬勵序

初君未下車也同人問焉予曰是能樂職者乎同人曰何以知之夫江漢始流人知其必致海者其源大也干將莫邪在匣人知其必利者嘗試故也君昔教榆次而化行嘗之兩院使參昔旌之府三年而擢清水尹清水治最秦之兩院使亦參昔旌之擢守吾同天下之道一而已安有善于教而不善于治良于治清水而不良于治同哉君既涖政未朞年繡衣使者以爲賢下檄奬之[illegible]化彌彰生牲庶品秬鬯二卣旦日顯示于衆咸俾見聞風百辟也初兵司集諸侯兵大閱制邑若道條式紀其鄉兵至七氣精習器械整肅者侯兵咸不與而稱服門此同州兵也兵司大悅報最於繡衣君之奬者本兵司推薦之力也君今戊子主考京畿鄉試所取士也往賀焉君避席問政焉戒知遇圖報稱也告之曰爲政之道中而已矣嚴以立法而寬以行之惠以澤民而義以裁之廉以持已而約以助之才以集事而敬以將之恭以接士而誠以率之詞訟不以聽斷爲察而務消伏可也敲朴不以速辦爲能而期完足可也興革不以無益病衆而急先務可也由是數者而無倦政事不立者乎同諸士曰吾鄧侯克遵先生 訓請銘之旌常爲侯賀宜爲侯壽焉

贈馬母許孺人八十序

母孺人副憲馬公元配翰林吉士君母以副憲公官誥封孺人云歲丁未予入賀吉士在告中圖歸養焉予就省之謂實投歸未晚也吉士辭謝予曰一日之養勝三公吉士是也得命歸今年母孺人壽八十六月廿八日初度吉士予戊子主考京闈文場爲文無解賀焉初副憲公自諫垣左遷揚州丞稍遷至滇南副憲滇南者世云萬里獎南也母孺人皆從副憲公又往謁國士

數年比得稗歸而上天降割矣母孺人方中年當大變獨持家政辛苦萬狀然猶勤節致積延師於塾訓吉士學既成而吉士病正德丁丑暴端丁亥病皆危甚滾床越歲乃興寤當病時凡起臥藥食母孺人日夜護持若嬰兒乃又辛苦萬狀吉士曰非母則一朝永滅母實再生也夫母以慈為道者也母孺人中遭家變竭力訓子猶母德之恒也至於吉士兩遭危疾得母以平母孺人實再劬勞矣蓋慈之慈者也子以孝為道者也吉士色養志養甘旨之奉顯揚之道循子職之恒也至於乘官就養若將終身其人情所難乎謂孝之孝者也即是一者母孺人壽百年可期也稽之載籍植德無於自我聰明天道也衆多益寡稱物平施天道也吉有富人術者謂其不壽富人後貲至年始中身而貲盡壽延九十母孺人婦德式內固宜偕老齊眉矣而中道煢煢無天誰恃吉士竭孝抱德罔宜乎格壽母矣而又辭不貲之富貴以奉朝夕凡為母孺人也母慈子孝持此二不盡之積則知母孺人壽百年可期也

賀汪母太宜人七十序

太宜人四子長春谷君南京太常寺卿次宗凱君戶部員外郎宗伊君兵部主事宗召君中式舉人主事君今為叔氏中丞公嗣太宜人丙申歲以春谷君南京給事中時封太孺人戊戌歲以戶部君工部員外郎時封太宜人今年壽七十十二月十八日初辰也人子于親所深願者惟壽為重人必壽而后能享多福子之孝于親者惟顯揚為大是非以其富貴榮之也因其子之賢且貴而親之善以彰况婦德之貞隱在閨壼尤不能不賴于子古之賢母隨業京師尤能從讀非其子為名賢為名卿孰為銘旌之方用傳諸後世哉太宜人四子皆賢貴則太宜人之德可徵而其壽之無涯者亦可徵矣夫壽者得之于天全之于人傳曰命稟于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移言天道也又曰敬則堅實精明者壽和則怡悅豫樂者壽言人道也天陰陽剛柔雜揉絪縕固有修短之不齊率其固有完其本真不自絕于天者寧幾人哉太宜人年及七旬康強若壯步履輕健不杖不扶望者不知其為老人其得于天者固已厚矣方其從父在室女德幽閑及其盤裝于歸婦道歸謹中柄內政母儀孔式針絲

[illegible]能不學而能孝紡女訓授卷即迎翁姑悅其孝
妯娌讓其恭鄉閭悅焉茲不以徵乎春谷君員外
郎君主事君舉人君伯仲四難金玉交輝聯翩科
甲照耀省寺祿養之榮孝婦無方夫一子之貴人
所難得況四子皆貴乎一子之賢人所難得況四
子皆賢乎賢者未必貴貴者未必賢況貴而且賢
乎太宜人善獲其祥子迎其志處逢順之地怡悅
豫樂可知矣春谷君已陟崇階柄用指日員外郎
諸君駸駸晉顯歷階可待異時樹勳業于
明時垂芳華于簡冊太宜人名因之而顯豈特隱于
閨壼而已哉太宜人四川彭縣尹汪公元配憲長
楊素菴之孫教授楊桂溪之女

贈戶部副郎李[illegible]之南都序

嘉靖丁未君來守[illegible]同[illegible]也先漢之遺風
猶存又益之君有弗治者乎明年而報政又明年
行省諸平章行[illegible]史郡太[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都院使監察院使亦[illegible]之於
朝下之冢宰冢宰亦[illegible]闕君明年[illegible]南京戶[illegible]外
郎君僚二守董君節判常君州幕秦君述其[illegible]治
之良欲文乎新政之道焉請文於予夫古之君子

所遇有難易為治無二道治身治人治家治國一
而已矣而況於舊與新乎可以治同者弗可以治
部乎君之治同也儒以飾吏廢務彬彬有藝道焉
剖決酬答案無停積得果義焉臨民發政上交下
接緩急適宜圓通無礙識達理焉夫藝而流則文
果而流則忽達而流則隨質以濟文曰藝詳以濟
忽曰果介以濟隨曰達昔孔子論門弟子曰由也
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君能酌而用之
同之治也何難乎今夫驥未馳而知其致千里者
惟伯樂為然已致千里雖常人亦知其為驥也驗
諸舊徵新可以治同弗可以治部乎且州守之職百
責所萃崇五教典三禮若百工作人才理錢穀詰
刑名治甲兵諸曹之政無不總之但所治廣狹之
不同戶部之任錢穀一事耳可以治同弗可以治
部乎雖然治道雖同而規模條貫或異其用故金
一也龍泉之利不可施之以鑿百斤之斧不可
用之以剖審前司不同也守有君道均伸縮予奪
抑揚高下隨接而應皆由乎己宏大闊略皆其用
也部屬之分有臣道焉上有司徒亞有左右大夫
[illegible]若毫釐長短若分寸多寡若合勺皆取裁於

宦官無得而專焉以君之才無施不可也是爲序

苑洛集卷之二

苑洛集卷之三

河中書院記

苑洛韓子河中書院記曰河中書院者故東嶽祠也世人言五嶽皆有神獨泰山神主地下死人人之死者皆隷泰山不與他嶽比故其祠遍天下蒲有祠在州東二里所州人率以歲六月歌舞爲會以樂神云爲其死者之父母親戚解脫卽弗樂神神且害其死者之父母親戚云九川呂子云禮教不興而惟鬼之務有司者之過也今夫泰山非蒲人所可私事也古者禮德則祀食功則祀然制無借神而饗無淫鬼也夫擊鐘鼓灑牲醴羣巫在前三老在後使其婦人女子羣集而奔走焉此天下之弊俗也夫魯有杏壇絃歌之聲至漢不輟何則教化行而禮讓之俗可作也語曰弗琢弗光弗闡弗明言教化之行自上倡之也故導則易流噓則易熾鈍使之然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將正其經焉呂子毀其祠以爲河中書院生徒入院而習業者幾百餘人呂子曰今夫學者羣居而相議也窮志而竭思月月而程之卒歲而計功凡以爲道也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書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至也夫蒲舜之居也故度德而較功莫舜若也清如殷伯夷叔齊大如文中子王通正如文清公薛瑄善人如黄霸諸子皆于德莫可及少而功及于蒲者也呂子遂即書院爲祠以祀舜以下呂子者嘗爲吏科都給事中舉劾無所避忌而留中不出人所不及知者尚多至於甲戌之疏指陳時事累累非人所敢言丙子冬中者出爲蒲州同知呂子毀東嶽祠爲書院也乃在明年五月云得屋數殿廡凡若干間以其中殿爲重華殿重華者即以祀舜配食

者即伯夷叔齊王通薛瑄凡四人以東堂爲名宦祠名宦者凡四十三人漢尚顓周堪田延年杜詩劉祐史弼杜畿晉王濬路述薛善元淑隋楊尚希楊弘丘和党君素唐杜楚客蔣儼陸象先顏眞卿徐弘敏姜師度鄧子儀韓滉宋張稱之范仲淹范純仁趙尚寬宋壽呂餘晦孫威游師雄邢仲連金張萬公把胡魯完顏淳大訛可元太子八札海牙靳克忠

國朝康茂才徐政張焴邢童曹端而以爲鄉賢祠鄉賢者凡四十七人周段干木漢姚平司馬遷張勝

之胡建司張華魏王肅殷敬珍隋薛濬陳孝意趙綽敬肅張文詡唐呂子臧敬播裴遜宗柳範柳澤呂湮裴光柳芳薛珏盧操楊巨源樊宗師馬存亮胡証薛逢趙匡司空圖宋柳開李興姚宗明侯仲良金郤仲正廷璿雕整侯小叔田世英李獻甫陳元凱裴居敬

國朝薛蕃張福馮祥衛述楊堃以旁殿爲講堂五所以露臺爲亭經閣以餘屋居生徒已而太守又盡取其舊屋而葺之爲坊牌四爲儀門一有廂爲井二有亭檢閱田二百有八畝爲祀奉作新屋若干

間又與同知爲文告以諭音爲條約以勸生徒太守者甲戌進士王君治蒲有聲民悅而安之先是時太守適巡下邑不視州事故同知得自治書院事然卒成之者太守也於是太守與嘗善之矣胡止之功又可尚已昔者河水爲患父老乃爲河伯娶婦西門豹令鄴乃不爲河伯娶婦而穿二渠以濟民民獲其利至漢時乃毀令所穿渠爲馳道夫賢者作法不肖者疑焉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故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言繼之者之難也二君之爲書院也可謂美矣予懼其他日之

為鄴令之三渠也後之人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劉烈女祠堂記

烈女既歿三十年死洛子為之傳有二十年鄧侯
始建祠孝而祠焉既而伐石構亭將請文撰述本
末而鄧侯以卓異徵矣既而紀侯數奏至京受鄧
侯之托歸而言之王侯陳侯永終是圖夫自光岳
氣分人無全節雖芹宮碩士類朝甕闕而暮秦庭
矧蘭室麗人能却魯金而完趙璧斯亦不足崇之
廟貌薦之牲牷勒之琬琰銘之彝鼎者乎此鄧侯
所以興思仰止表樹于前而王侯紀侯陳侯所以

濟美協心繼成於後世烈女者朝邑龍門村人也
幼有至性長不踰閑從德度人針絲絕類雖曰不
智其亦心涵大道足不窺外而情見大觀若夫色
雲護翠竹於階異樂擁仙娥入寢此又其母誕烈
女之祥而兆之夢寐者也天人之際靈秀之鍾亦
豈尋常也哉烈女幼字里舍兒未往之家而里舍
兒死烈女聞之易服不食涕泣請殉乃從自謂死
得其所重於丘山義或未當自同溝瀆從死者下
脩而質焉儒曰異哉斯女也夫歸妹天地之大義
從夫倫理之宏綱顧恒一之風久而不作而大過

之行俗之所駭雖子之甘鑄如漿之所笑何烈女
曰天下之理是而已矣衍郎乎此心之安又何恤
於衆口之嘵哉乃攻女飾脩婦容縊而死焉嗟夫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麀聚之羞閭閻相望
鷄鳴之想風雨猶存故再醮之婦稽柴以自悅五
始之女冶容以媚人烈女雖綠蘿之質惟陽是依
而芳梅之隕於春未知乃能含生取義殺身成仁
抑又何所為歟且其就死之際詳擇所託雖化聖
大賢之從容無以加此彼烈丈志士之感慨者未
足論也非所謂得死非難處死為難者乎昔五臬

大夫將採拾烈女之事入于縣志執此傳而泣曰
斯人也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呼斯亡也甚之矣
夫其高標峻節絕塵清風使君子興悲方之至理
則千百世而下可徵矣夫仲尼臨河傷類而悲燕
上適越見似而喜烈女之行尚矣鄧侯王侯紀侯
陳侯秉彝好德之心與賢頌正之志亦不足稱歟
祠堂正堂三間門房一座儒臨察御史識而行
正故烈女質焉鄧侯名相澤州人王侯名思賢樂
平人供大夬紀侯名年曹縣人二尹陳侯名廷桂

五臺人三尹五泉大夫里人韓邦靖死洛子者韓
邦奇依是記者也

高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高諱翔洪武中以明經拜監察御史靖難
之師至江上先生遂守除之義云邦奇自爲兒童
時往往聞父老稱說先生事感歎咨嗟輒泣下數
行顧以文典未徵徒識於心未敢稱述會見侍御
張君芹備遺録載先生姓名官稱適五泉大夫韓
邦靖爲朝邑志爰命次序先生事于書而先生之
事始白於人人矣當洪武時

高皇帝甚眷注先生先生所奏事無不關國家幾事
當上心者及革除
文皇帝素聞先生乃召先生欲用之先生以衰服見
語又多之虜敏左右遂兵之嘉靖元年冬御僕來尹
吾邑縣節慕古咨詢文獻惟日孜孜邦奇乃以先
生語侯侯曰嗟乎世俗之敝也久矣計利者忘義
謀家者背國孰有殺身成仁如先生者哉人當革
除時變通之士比比之推仍受偽官者多矣而過涉
滅頂先生乃蹈之夫殺身者所以勸仁者也而懦
而激民風相之責也乃建祠肖像於五衢之地俾

過者有若有式焉事竣乃屬邦奇紀文勒之石
夫先生之沒至今百五十餘年而表樹之典始與
於今日者豈前人好德之心或有間歟後以先生
爲主之忠發於伏莚之節故論者往往以爲非時
之宜耳昔者武王孟津之會順天應人夷齊乃叩
馬而諫使當時非太公之言則夷齊亦刃下人也
其后亦竟餓死于首陽之阿千百世之下武王不
失爲聖夷齊不失爲賢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
練子寧方孝孺張鶴庵與先生同事者也子寧祠
于江西孝孺祠于台州鶴庵祠于富平又永樂時

有朝貴變姓名爲子寧諱者
文皇聞之曰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於是乎見聖人
之本心矣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

大理左寺題名記

余大理左寺諸君子伐石礱之爲題名碑以文屬
余夫石以題名文以述古將以彰往昔昭後世示
勸戒也夫名者名也名之題也名斯立焉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非求名亦甚惜名
也然名不貴苟得故君子篤實而輝光請以名實
爲諸君子告大理古廷尉刑官也昔周官司刑入

要有五曰清曰公曰明曰勤曰仁此五者刑之則
而名由以成者也是故奉祿而能當清也則有清
名循法而弗撓公也則有公名微暖情偽之必燭
明也則有明名剖斷無滯以由慰勞也則有勤名
匪削以入弗縱以出仁也則有仁名否則獲貪名
焉否則獲私名焉否則獲昏名焉否則獲怠名焉
否則獲慘刻之名焉甚哉名之題乎懼哉名之題
乎諸君子於名也宜無所苟矣是故有名而名者
名之上者也爲名而名者名之次者也僞於中而
飾名於外焉名亦未如之何已諸君子於名也豈
有所擇矣經曰人無水監當于人監張釋之于定
國賢名至今焉張湯杜周惡名至今焉誠如是也
千百世之久史爲之碑而人心之公爲之記雖無
是石若文焉可也諸君子其圖名於碑之外乎是
是碑者寺正孫裕寺副陳京吳瑞評事馮惠潘高
李文鳳而爲之文者余也余與諸君子又與事題
名之旨尤人所指者其於名也可不慎諸是爲記

郃陽張侯救荒之記

歲辛卯當陽九之餘古之維旱雖多方受之而郃
陽惟甚郃陽爲北山之坂去大河北洛五六十里
或七八十里地高而土堅地高則恒風雲氣弗能
交故恒陽土堅則不能受澤微雨則滋而隨焦大
雨則奔流趨下地斥爲溝洫抵兩河之濱而後已
獨澗雨而久禾乃化故他邑皆旱而郃陽之旱爲
甚侯有憂之稽之民謀之匕箸度於心得救荒之
策四焉患而不備備而不讓本之人情而無所拂
請之撫臣撫臣住賞不推行之侯乃停不急之訟
罷送帝之役節浮冗之費循行閭寮專意撫安於
是亡者復饑者與郃陽之旱雖甚於他邑郃陽之
民則安於他邑矣災厄天數也救災人事也天弗
可逃人定則勝傳稱大猷之世無災非無災也雖
有災弗能害如無災郃陽之旱焉能爲侯之災乎
經曰鮮以不淨於天時於侯有徵焉侯名道山西
洪洞人嚴而不刻敏而果足以推行其仁愛之心
云郃陽之士若民爲之立石乃請記侯余門下友
也素知其賢因以是書之

同州重修州廨記

吾同郡侯唐公既新郡廨於是二守劉君英倅節
判張君朝宗發郡倅君溥共立石以記其事請予
爲記是役也自經始及告成閣而堂正堂左闕東

所以堂各一間東西齋各三間東西廊各十五楹後堂六楹退思堂六楹皆極敞而更新之若創建也正德初予謁州大夫見廨宇傾圮適天雨州大夫傘於廳執事者搁席於廊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貪不暇爲也正德末余再謁州大夫其傾圮視昔加甚則風曰弗能蔽矣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彊不肯爲也夫君子之治國也如治家使其家之敝壞若此克家之子寧肯坐視哉夫貪則已矣幸而廉顧乃避勞傷之嫌處侵剋之誚使公私廢墜至不可息何其愛身者甚重而愛國者甚輕

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乎皆非也嘉靖三年予復謁州謁侯見其煥然更新邃然壯麗矣予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賢皆廢與爲然則侯斯舉也非所謂治國如治家者哉乃復問其費曰以千百計問其工亦曰以千百計夫費以千百其用侈民將怨曰太守之取民也有道奚其怨工以千百其役繁民將怨曰太守之役民也有節奚其怨夫用民之財而民不以爲貪役民之力而民不以爲勞侯胡以得此治國如治家公也惟公也故民服民服故忘其勞且費也而宜民以侯爲賢也亦宜夫如是則亦何害於治哉侯姓唐氏名相字[illegible]寧夫大寧都司營州中屯衛官籍順天府薊州平谷縣人侯之善政多矣此指其振廢之一節云

澄城縣重脩文廟記

余生華岳之下長而遊齊魯陟泰岳遊晉代陟恒岳遊梁豫陟嵩岳遊荊楚陟衡岳歷吳越觀於甌閩足跡將遍天下凡梵宇琳宮巍然壯麗者上擬於闕石類皆其徒爲之乃閱孔廟視學宮頹敝剝落者不庇風雨今官於郡縣者獨非孔氏之徒與且琳梵之脩建國有禁例若廟學文孰從而禁

之哉侍御鄭公爲尹是邑未朞年政通民和乃撤文廟學宮而重新之神有依而士有業群情大悅於是學教諭劉道率諸生來問記若公者其真孔氏之徒歟余嘗求史爲循吏傳竟其人必呴呴煦煦然所動於民也及觀其治行乃崩紀綱正法度闢田野實倉庾捕盜賊濬水溝繕城池拘無脩脩武備謹祭祀禮神興學校於是嘆史臣之有識也若公者得不謂之循吏也哉公之長養余已備識於梓樓耶此其行已立政皆孔氏之徒也豈特廟學之脩而已哉使琳梵之徒見之亦將媿曰吾輩

方行天下獨光鄭公丁公諱光溥山東泰安人起
家進士

重脩城隍廟記

我
太祖高皇帝御曆
天命爲百神主洪武元年詔天下郡縣建城隍廟封
爵有差以帝以王以公以侯以伯之等以爵不應
經者設神木號改官民者悉凡吏於其土者始至
必齋宿廟舍先與神誓而後視事祀孤魂則以神
主其祭蓋寄以幽明之責誠要神也古不載祀典
唐李陽冰一爲縉雲城隍廟碑其文不過三數行
然亦非制也我
高皇帝始著之令典徧祀於天下
聖謨弘遠神道設教之心度越百王矣吾邑城隍廟
成化中知縣李公英增拓之弘治中南陽蘇公磐
重新之嘉靖初澤州郭公相再新之二十年來朽
蠹剝落日就頹圯今劉公始加脩葺大有司之職
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曰純
於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
恐其靈也賢者潔己愛民非衎於人將求之神是
故惟恐神之弗靈無以鑒己之誠不肖者黷貨虐
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
隱然神之靈不可昧也自廟之建垂百七十年而
中間長茲邑佐於斯蒞於斯不知其幾而脩之者
四公若其猶有良令也故於神崇焉是役也不取之
民不役之官於有罪者從惟輕之典以示罰故用
而不費成之速而民弗知勞劉公諱尚義晉之汾
州人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謫判泰州稍遷至今
職其先大父諱志嘗丞朝邑亦以廉著云

思萱堂記

情有所感弗能已則有思思之甚而無所泄則必
有所寄古今之人或爲之碑或爲之臺或爲之觀
亦所以寄其情而泄其思也然情之真思之篤者
弗可以物釋弗可以理奪弗可以命裕則惟親耳
此仁人孝子窮天終地而罔有所極者也王母任
孺人卒其子生璦生璇生珙既盡其哀矣殯矣葬
矣爲之誌爲之表矣思之不置乃爲之堂且爲之
扁乃又請余爲之記夫王生之思是蓋出於天衷
之弗能自已者也乃若留宜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念念而思衆衆而慕朝夕如見焉

此人子之常耳王生其知所以愼思乎夫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情則子於父母當無不致其思節飮食謹動息餟湯圖念思其疾之憂也滛心志勵操行博施於禮愛思不虧體以遺辱也勤儉立其本輯睦達其用思以用宏家業也樹功名闡緝濟用光佑啓思所以顯揚也愼此四者可以為子矣否則雖嘔心而出子道何加焉孟子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王生其勿遷乎瓊璇珙皆學生瓊璇余門牆友也乃為之記

仇氏安貞堂記

易坤傳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安順也貞正也順而正婦之道也地道也坤道也仇氏名堂之義蓋取諸此仇氏為潞大族爰及高祖給事君始範于家內外是正子孫嗣守之五世矣今惟循州吏目君楫

瀋府儀賓君森入搗張其緒于是作堂以申教曰有序曰同心曰安貞各有訓言每日會集以禮長而誨幼則于有序堂男之會食則于同心堂而安貞堂則女之會食之所也有序同心訓語載仇氏家傳安貞之訓曰昔我高祖勞于作家詔我後之人凡我內人勿竊勿妬勿不順勿迷夫子勿多言以幻是非而二我骨肉有一于此庸壞我高祖之訓將舉禮議法以行夫仇氏之家既已正矣吏曰君儀賓君思皇思式篤叙弗已者以懼夫極而變久而湮將求終之難圖也夫貞又固也固者所以求終者也考之于易漸之女歸則正始之貞家人之無攸遂則從夫之貞恒之從一則終身之貞察夫是三者而女德備矣又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朱子曰正家久遠之道也然則家之正固在家女之貞而所以為之則者主家者也仇氏之訓諸家也而并庸是以告之而後之人克嗣服之又何患乎終之不可圖哉仇氏取易之義我名大堂吾故始終以易告焉吾邑侯王公數言仇氏之家訓也吾以是詳于仇氏而為之記

朝邑縣大慶關創建戍城記

大慶關新城既成周圍一千二百步高二丈伍尺厚下三丈頂二丈關吏耆老不因子生趙子瓘來問記夫集事非難得才為難才得而事舉矣負才者多知要者鮮才而不知其要則事僨矣故曰人

存則政舉言得才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言不知要也盧陵之盜人爲能治天下以爲難張綱一至而平之鯀之才雖虞廷諸臣亦皆推讓而卒汨陳其五行是豈才之不足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則治平之道易簡而已矣易簡者才而知要之謂也甲辰歲邊人数言北虜欲掠衆下平陽掠蒲坂渡河西入關内人情洶洶大中丞北村路公相山川察形勢謂夏陽以北兩崖山險虜不能渡南至潼關曠然平地而朝邑大慶關其衝也謀築城以戍之且慮工大難舉非得人不足以圖成

察庶僚惟吾郡二守朱公也委重焉公至甫一月西北二工告成余問諸民曰功大而速民其苦矣民曰無苦也朱使君平易近人不作刑威順衆情布公道與士庶父老周謀議擬用人若已惟善之從蔬食之餘躬親勸閱故民忘其勞焉若公者可謂達易簡之理矣彼悻悻数数若雖機變眩智能中藏私慝毒痛生民何益哉余家今來既病且懶未嘗出里門聞公善而私往觀之公聞之邀余入坐曰淳哉朝邑之民数千人一呼而至無敢役無惰上官不勞而功速成余駭然而驚愕然而嘆曰吾入仕來幾四十年凡蒞乎民者皆苦民之難治而怨之而公獨歸德於民焉異哉斯言鬼神聽之矣出而問諸士何朱公之不尤民也士曰先儒有言無求取於人則不尤人宜公之歸德於民也公其達易簡者乎既而工皆告成士民又曰料丁夫公僉派先後勞來以播民和則二尹王君相成之力以終始給事則本關巡檢黃鑑高陵典史耿臣余曰皆賢祿也遂書以為記朱公諱光霽句容人王君諱哉觀城人

木軒墨跡記 弘治甲寅

木軒余友也其締交也志合陳雷情投膠漆之好墨跡者木軒漫筆也及其別也白樓滄海不勝雲樹之思倘檢篋笥中得墨跡焉展而玩之明珠拱璧猶想顏色乃裝潢成軸而懸之且為之記木軒浙東天台人也秀稱人傑粹稟清資余關內長春人也志在四方情篤友誼乃於弘治中歲維壬子月應黃鍾相遇於福州南臺之上夫兩浙三秦相違萬里非西北東南之極乎矧夫吳水閩江之游三山俯烟海之洋南臺之區又千余里矣於是乎盟爾汝洽同心蘭契友誓循伐木之情傾蓋結

然之□矣豈偶然而已哉余嘗聞天台山水之
盛佳麗瓌奇甲於天下心切慕之而身未之登臨
也與吾木軒交如入芝蘭之室倚□坐之僧則因
神暢於是標之覆心沃於界道之永冰雪逼人清
涼透骨矣夫由觥嶽降眉濯蘇生地靈則人傑吾
不知赤城之為木軒而木軒之為赤城也斯時也
余與木軒年各二十七髻未纓冠問道登龍門之
論文分王楊之席晝倚芸窓夜燒藜□未嘗傾刻
之相違也而梅亭風雨之宵時酬麗句芋原鶯花
之候每倒芳樽蓋五年于茲焉一日碧窗嘯月聲

斷琵琶錦瑟華年歌殘南浦烟帆趁舫木軒之北
下也夢繞荊門雨蓋雕鞍聊末之西歸也瓌鎖瀟
水物存人遠覩物思人愛其人而亦愛其□見其
物而如見其人思跡之記也如此

王氏世德記

善必積而後大澤必衍而後長古今世家名族類
則然矣今讀王氏乘而知吾友文山子之所以大
也王氏自善以來稱善世百聚以來古仕籍而友
山子與士李余昆桂枝寶樹聯翩科甲光耀上林
可謂盛矣孰非文山子之餘作王氏來皆文山子

子漢谷府伯自述其家世之典因以問記云王氏
之先本大梁人曰善始避亂居朝邑之伯子村善
以下無可考幾世而生佐佐生聚以材選歷永濟
奉新驛丞調全州府大使性仁信寧受人欺不疑
人也聚生斌以邑掾授中年典史居守官廉中年
人頌之以子貴贈戶部主事斌生崙字汝器成化
辛卯中式入太學司成任公試其文佳其器重異
諸生弘治庚戌登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屢上封事
謫阿迷州同知遷和州知州調亳州稍遷至蘇州
府同知免官歸太史王渼陂稱其負忠挾氣吞吐

風雲排擊山嶽謂卿相可立致也所著有養浩論
綱口丘法子六朝疆宇國重監生有氣岸不苟屈
用世之志老而不衰故號益壯齋卒於殯葬三年
朝雍字仲和即文山子也初名朝鑾丁卯秋試夢
變左庶榜出為今名蓋臨易之也別號文山子
授嚴州府推官歷澤州知州懷慶府同知陞南京
戶部員外郎郎中山西按察司僉事疾作漢谷君
迎養府邸乎文山子擇言而發慎行其餘資性英
敏才識宏遠實有淑乎生徒敦睦刑於家室蓋儒
者之行非以文學論也其治嚴及澤也法嚴行恕

平治世上信比其下悚其忠治而畏且愛之去
而思且頌之益稱其少治非以功名論也所若有
燕石稿枚行之劉流字仲節丁丑進士授三河知
縣調鹿邑陞宿州知州未任卒三河權錢故里也
時錢貴震天下生殺予奪出於造次仲節守法不
阿婺忤其意故調吏部驗死洛稱其當正德時群
閹擅權疇攻倫斁天下靡靡而歲寒顯後彫之資
風急見獨搖之操仲節其其人也朝望字德輝縣學
生早卒劉銘字孝良乙酉鄉進士授獲鹿知縣調
永清朝望國重二子三策生員三獻友山子五子

三省字誠甫所謂澶谷府伯也癸未進士歷官保
定府知府年甫四十餘以疾懇乞歸歸來誦詩述
作纍纍不倦如書生三知三益三畏俱生員三定
三恕仲晃子二三俊生員三傑德輝子三讓三達
子一三復朝璋子二子三聘三友澶谷君子傳鄉進
士登第時年甫弱冠也王氏門著翁者姓胡名世
有聞人時稱顯族而諸生粹美敏秀皆可大成澶
谷君時雖養晦然從諸今昔文學政事山川其會
異時膺薦而與名位建立豈有量哉至如友山子
郎共所至使化春秋時可頌述百七十子之潤當
先漢時雖與龔黃同傳可也可謂澤且大矣嗚呼
王氏其盛矣乎白佐翁而下世次刻之碑陰白德
輝而上行業載之志表茲不詳書云

郃陽增修城學記

郃陽王侯增修城學既竣工侯偕僚屬郡士大夫
介司訓楊君琳茂才蒲君鎔來請記夫城垣固地
方重務在今日尤所當先學校則六事首政在郃
陽尤所當亟初自庚子以來北虜入雲中掠至太
原入上谷掠至完縣入上郡掠至鄜延辛亥春歸
正今傳言虜欲犯三原撫臣檄下郡縣戒嚴郃陽

故城女牆土歲脩歲損民苦其役閱視使者至飭
以磚而使者又不時至或妨稼穡侯易以磚城故
有損薄增築之郃陽古形勝地也被山帶河環以
深塹得人以守雖數萬之虜豈能成月亦不如之
何也昔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甚急
然豈徒而已乎郃陽自乙酉以來歲科榜幾二十
年吏於上者僉不與之袖官學士頃頹至不蔽風
雨侯撤而新之且為通道已酉申戌者一人郃陽
古人材盛也自周卜子夏漢司馬遷之下代不乏
人

大明廬州府同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項公妣配周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晉觀宗之六□有曾孫廬州府同知曰似翁字則孚
廉治則循良號似齋鄉學士仰而尊之也稱似翁
以子南京刑部右侍郎秋山公巡撫時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云太淑人女稱曰淑婦稱
曰順克逑於子亦以秋山貴封云翁生於成化乙
酉七月初八日卒于嘉靖壬辰正月初九日享年
六十有八太淑人生于成化戊子十二月二十有

一日申時卒于嘉靖丁未十一月二十日丑時享
年八十秋山及兄翁將以戊申年　月　日合
葬于姚之烏戎湖山之陽以端溪少司空王公瓶
山大卿項公狀問誌銘云翁諱闇字斯□浙之紹
興府餘姚縣人也其先本會稽人八世祖曰彪甫
以明經膺元世祖聘授安慶知府左遷餘姚□□因
副使始附籍餘姚高祖考諱斯道字汝立號一齋
以鄉貢為樂平府經歷妣陸氏曾祖考諱□□字
克恭妣丁氏祖考諱敏義字邦直妣汪氏父諱璣
字天駟號滄庵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應氏贈

淑人皆以秋山貴也太淑人姓周氏亦姚之大族
也父諱瑞母徐太君門第相若故結好云翁幼而
穎敏從伯父聯學禮經又從邵公文盛邵博學敦
德名儒也自是翁所造益宏矣弘治甲子月湖楊
公典浙試得翁卷動容稱羨遂登名魁亞明年
乙丑南宮弗偶入太學臨期將滿聞滄庵公疾告
歸養大司成楓山章公留行俟附選翁固辭章公
大加器重踰二年滄庵公卒翁居喪葬祔虔恪一
循古禮正德辛巳授大名府判職專捕盜翁多為
間諜所在擒捕無遺地方以寧壬午河南大盜

掌操聚犯山東河掠中外以為憂翁所率驍勇
其北渡無復為犯境者尚清諸郡縣瀕河善崩築
塞之費歲以萬計林簾不自定即衡決少司空章
朴菴公檄翁治其事河政大修用省而功倍矣濬
滑民饑翁資粥多所存活又以米價騰貴緣
潛熾商旅弗通也乃分遣夜航四出巡邏舟車於
無阻邇利有餘路價折者有年甲申入
賀至保定有盜將犯翁問知翁也曰是人名絡忠額
使佐兒郡董諸得相犯寬引太翁佐郡七年撫巡
附洛南行七時公務者四十餘許部上翁取贈滄庵

公如其官應淑人封太安人太淑人亦封安人已
丑擢廬州府同知府三月聞應太淑人訃歸葬一
如滄菴公禮逾三年在鄉之大夫士識與不識咸
悼惜之太淑人幼嫻女工織紝組紃不習而能在閨
時遇父母疾侍不離笑太君曰吾女以事父母
者他日必善事舅姑當婦德矣及笄歸翁事祖姑滄
菴公應淑人備極孝養滄菴公喜曰得佳婦矣翁
遘疾幾三年太淑人湯藥省伺朝夕忘疲及翁宦
大名廬州每當行縣太淑人必爲鎖門戶戒僮僕
無私出每家燕輒語翁曰民猶子也民命也無

其子而忍禁之命將誰與我人謂翁之賢太淑人
內助爲多翁殁諸孫皆幼太淑人躬自訓飭務令
讀書知禮節俾聞隊從家聲又督諸婦務勤儉戒
奢靡皆身先之性好施予鄉黨宗族衣服飲食取翁
好學不倦士多從之遊其最知名則林工部侍
郎蔣公滄譽公楷兵部郎中鄭[illegible]同[illegible]
迪進士俞太有南康州泥行[illegible]
徐少湖舉入鄉貢[illegible]
兩血食爲太淑人雖未學文然聽識大義當其時
齋戒焚香拜

闕受
恩既而泫然流涕曰我先大夫勤苦沒世獨不見此
傷哉秋山每迎養輒不往曰我家婦也當奉先祠
秋山轉刑部以太淑人年高延綏圖終養太淑人
不悅曰汝但盡心王事勿以吾爲念汝不行吾不
食矣秋山始之官嘗聽諸孫讀寶究徹曰吾家
免此矣又聞讀小學失節事大餓死事小曰諸婦
聽之但不願見此也子男四達同安訓導遂所謂
秋山者也正德中諫
上巡遊杖之

闕下遂早卒達國子生孫男八廣大理評事袞國子
生應存學生應[illegible]簑曾孫男四女二銘曰難
諶者天可諶者仁維仁之先克孝于親維仁之實
施德于民允迪君子似翁其人嗟嗟乎似翁道遠
而位邇嗇于前而施也乃蕃衍于嗣世奚必于其身
端溪之狀所謂不可欺者天足以上格鬼神者邪
維太淑人閑閑內行維此顧氏一門之盛淵其源
成太淑人中鄉之餘慶也於衍衍衍姚山之野外
列四獸中容爲馬[illegible]往城以待仁者永福衣譽
千古世之下

大明一峯屈先生墓誌銘

太華之陰渭水之南有斐然君子屈先生卒年八十矣先生温乎其恭肅乎其矩坦坦而易偲偲而直[illegible]神健骨從風格峻偉學者生敬焉予自童子時即識先生今耆已白矣而先生卒嗚呼傷哉先生孫生員依秦邦衞史華峯先生狀來問銘華峯先生爲先生姪鄉之名德時之貞臣也其言固足徵云先生諱弘智字鑑之號一齋姓屈氏其先楚之公族漢高帝徙齊楚家傑於關中始爲華陰屈氏曽祖唐始宏厥家祖文通以才行著閭洪武中

高皇帝[illegible]文通不欲仕[illegible]守令碎脩丙[illegible]之丘令一子[illegible]九成弱冠充縣學生以文章[illegible]入國學祭酒司馬公器重之試陞上舍後授山西隰州同知有惠愛見三原王端毅先生墓碑丗居安人勸俗治內以好道翔族里先生生而穎秀七歲入縣學[illegible]能文週試援筆立就每出奇語[illegible]史[illegible]學憲使多器重之或録其文傳示諸生故關內之多願交先生而先生亦好納識[illegible]是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者然既于天九十一應鄉試竟不第初成化之未創建白河縣臨川伍憲使徵先生充白河生先生曰俊乂之士使當見名天下乃不能自立于鄉邑而欲就僻邑之廪哉且吾父母老非人子遠遊時也至正德[illegible]未創[illegible]采[illegible]憲使以先生年幾六十弗第徵歷[illegible]貢亦不就庚辰先生年七十矣乃嘆曰古者七十致仕吾尚可爲諸生也哉士之所遇古今亦不獨弘智也棄其廪就閑信陽何憲使亦素重先生與之諸生服終其身自是杜門謝事當世顯貴人雖素交厚亦不與向惟理先[illegible]以教子孫耕讀而已暇偕華峯先生講說今古辨析聖賢微旨每至分夜或無服便巾衙往來[illegible]渭之間忻然自得曰此皆樂地也先生[illegible]遠[illegible]義好德恒以天理人心陰隲感報勸示家人因人之行而[illegible]配李孺人亦以內則聞子男二長[illegible]氏[illegible]馮氏次介娶牛氏女二長適[illegible]次[illegible]生牛文[illegible]孫男十含聘丁氏[illegible]氏依[illegible]馮氏[illegible]娶府校李世芳女[illegible]幼孫女四長適[illegible]史[illegible]孫男一天啟

鈍等卜是年十一月十日將葬先生於臨渭祖塋之次銘曰彬彬先生有斐其儀經明行脩乃阨于時嗚呼先生如圭如璋如琢如瑾君子之章白河弗別紫陽是旅鵬搏少志鴻漸之翼天不可道冥命不同其羽可歸匪寒匪窮匪寒匪窮名不已爾抗而讀爾孫爾子繼渭之南維華之陰馬鬣崇崇鬱鬱草茂林匪忠之祥維德之吉先生康哉過者是式

大明嵩縣判官　周公墓誌銘

公諱文盛字時中別號[illegible]中立其先陝西富平人洪武初調潼關遂爲潼關人公高祖清曾祖琮祖鏞父原除陽學正衛母洪氏公天性剛毅倜儻兒時弱冠爲衛庠生鄉試罷不第弘治癸亥歲貢入國學正德丙子授鳳陽衛[illegible]管馬判官適郡大旱數月不雨守復大水漫城公竭誠致禱皆有奇應撫院檄監正陽鈔關關者利所也當是任者多自敗公猶無所染商人稱便焉關有江西豪商王姓專關利往往稱貸諸商商人苦之然恭於總督權宦府陰私人莫之誰何公既監關民吳淮者公強貸其貽魱金強初傲然不服公以計出其所貸金以示之強詰窘歎刑以徇關人畏服庚辰

武皇南征時權彬用事諸將依勢能暴戚福屯於造次公免馬淮陽開衛務又重馬艾日萬計公處之裕如也嵩之額馬歲徵私斂不勝其擾公奏言馬每匹宜徵銀十八兩而民困始蘇至今以爲例後以公事詿罷巡按任君辯復之然代者已至矣公即浩然西歸家居及三年有以出處之節不自激公者公後就任補山西嵩縣州州以缺長民事弛民玩公至不一月政法大脩後署與縣適歲大饑流民集至與人欲逐之公曰彼民即吾民也給米倚寺爲粥以賑偏頭等處賊衆數百人據寨爲亂期寨民令不敢動及賊敗言民皆從民亦可竭日爲備已可疑之以罪公公單騎詣寨民莫不自辯所活甚衆或曰民與賊同處今辯之或當公以故縱其何以辯公曰辯冤釋罪所甘心也戊子致仕歸公生于大明甲申八月十有四日卒時歲戊子某月十有八日巳時享年六十有八配余孺人子男二長鳳來例授散官娶宋氏次鳳翔大學生娶張氏孫男五女二鳳來等將以今年　月　日葬公于余從曾祖塋之

次鳳翔奉孫生承賓狀來問銘銘曰賢哉公也世之沾沾立名者寧殺人以自累若宛猾裎上于天和越全于今矣備頸之伸理何其盛也淮陽之役顧不難哉寃臣太僕其几幾也馬之援乃過于公夫非有才度者乎若夫退漫城之水回彌射之早務之庶徵亦不可謂之適然也嗚呼賢哉

大明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墓誌銘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未時公卒初丙寅以來八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内相凡藩郡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禍曰若干方若萬金也下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首内相不爲禮丁卯公自巡撫延綏都察御史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阿禮又不知賄事適
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内相公曰未見
天子而先謁權宦邪不見瑾回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人言都御史知回院故邪公曰
聖恩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衝公出公歸即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刑天下鍥轂以中士大夫惴惴使者希瑾旨言延綏有糧浥濕過縁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無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緊家罄纔贖將籍公家公亟盡爵世産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瑞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
朝廷遣官諭祭且給全俸葬及今葬事且不能如制而墓銘尚缺郎此銘誌亦足以徵公長者云公姓曹諱鳳字鳴岐別號西野河南汝寧之新蔡人也高祖諱世隆曾祖諱恭祖諱英考諱端以公御史

時封如公官性度爽發廉信不苟妣劉亦以公貴封孺人貞靜慈淑爲中饋式天順丁丑十二月初九日午時生公前一日孺人出泰於外歸見火光如車輪當其前明日公乃生公生而穎異非就外傅器如訓說即了大義甫三髫[illegible]及越諸生尤以檢身斂心爲務天台[illegible]公讚大[illegible]也督學中州某器重之曰曹生非偶[illegible]也成化丁酉以詩經鄉試中式辛丑登進士除徽州府祁門知縣少年初試或爲公難之曰祁土浮俗僞[illegible]健訟當思以處之公曰若使我先逆民則逆必以機械

不得則重刑將有快惟法網者卒不以僞逆祁民
凡公宅分下都長虛心考其成隱奸巧丞莫消其
情然亦不深疾也俗民愛之於是祁門治行爲最
而當時徽之諸邑莫不推先祁門者三府上諸發
公爲冢宰雅知公弘治己酉公考績謁部奏爲陝
西道監察御史陝西士公鄉也當
孝廟勵治之世公獨持風裁崇論正議多所鉗納嘗
奏事失儀爲臚糾上
上雅宥之謂左右曰此曹御史也好官當畧其細過
辛亥御史奏蹟於是封公及劉孺人皆獲封焉巡
卷十四　十二
按江北潁僉事其殺虐不職公將論之然僉事素
善持人短長且嘗忤公而頗新蔡又甚邇或謂公
曰此易與謗階宜寬之公曰身爲風憲而避嫌不
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御
史七年陞蘇州府知府蘇州富饒甲天下俗尚奢
靡且崇祀非鬼親死則多火之公下車首嚴戒焚
以异谷者而禁火葬定婚娶禮不得過制凡民之誕
時序一切務從儉素違者刑之毀淫祠政平訟理
而當時各郡又莫不推先蘇州者弘治壬戌述職
八

對時宰臣奏天下賢有司於廷公與焉[illegible]
尋陞山西左參政湖廣右布政推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延綏地方
孝廟時虜人不入邊場無警武備稍弛公涖鎮則嚴
部伍[illegible]明操練明賞罰推誠馭下將士感悅
各思效力終公之任虜寇數止邊外無內掠焉回
院[illegible]享年五十三歲云公性清介孝友
誠確私危終身不御紈綺不畜婢妾不問貨殖父
母兄弟無閒言與人和易不爲矯激之行處鄉黨
恂恂煦煦若無廟廊貴者宦跡所至遺愛在民祁
卷十四　十三
門則竪碑立祠蘇州則誌列名宦延綏則將士戴
服至今猶有過其宅墓而問且拜者至其不屈身
於權璫危行大節稱重於天下余總河道時公孫
亨守究以術長閣上交下交無抗行無過禮余心
異之及觀公狀乃知公家法源流公蓋貞固而莫
仲邪配劉封孺人繼郭氏子男二大旻以亨貴封
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娶吳氏封安人女三長
殤次適邑庠生員吳一中早[illegible]季適生員[illegible]
蔡俱劉出孫男三長亨生員娶孔氏繼張氏仲亨
郎守究而若治者也今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娶王

氏繼孫氏俱封安人季曾
崇王府典膳娶李氏曾孫守訓守純守約俱幼劉郭
令悉合葬於公域主事封君以翰林吳公狀來問
銘銘曰仰維古之君子居常奉職而不求異於人
及其臨大利害則皎然屹然而不淄不磷吁嗟乎
末世於凡沾沾之節僞人豈如我何者隨撓僨爲
之至於一關大利害則退然遜避然銷沮而忌勝
隨地矣休哉懋哉考公行古之君子公與之并
維汝之陽有嵐其崗隱隱隆隆公之幽堂視此銘
章非公一人之慶乃我家之光

大明中順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
松潘兵備副使前山邵公墓誌銘
公諱鏞字伯倫別號前山邵氏之先太平府當塗
縣延福鄉人高祖諱興從
高皇帝渡江功陞羽林右衛右所正千戶後
文皇帝北征歿
長陵備仍錫羽林曾祖諱貴祖諱備父諱瑛以公貴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母徐封安人生
子二長欽仲鐵皆先卒公季也幼聰穎端重大異
於兒年十九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正德戊辰登

呂柟榜進士以親老懇乞南部授戶部四川司主
事三載考績封公徐安人皆獲封大司徒悉公廉
慎數委徵商稅公皆辭不奉檄贏利所也尋陞郎
中司有羨餘數千金悉籍之官人皆推重郎中而
郎中之猜弁其鄉舍郎公門妾數毆其妾妾苦甚
自斗夜奔入公舍公適往同僚徐安人轉送之同官
郎家而公乃以形跡疑竟出知雲南府公身蒙重
謗界不自泄益有砥礪雲南郡乃稱治巡撫何公
允深實識何公征十八寨檄捕首衆公殫心推鞫
少疑似即開釋乃務好已者銜讒其太自信弗恤

也前軍亦俘數百臨刑稱冤雖言語侏儒難曉而
情狀慘切可矜公以身蔽之爲求死語殺梟無得
俱放歸後諷紀功風憲多方辭驗從事者多斬羅
婦目功公驗以水法即仰伏異狀莫掩其僞自是
獨婦無橫死者捷奏有白金文綺之賜府守下車
處變因越獄輒重繫之多死公食饑疾病務恤問
至然獄亦無虞也後公以日哭聲振戶外詢民遭
負者多錮死公令他有罪者代完而免其當人兩
棠患城門閉其中兩司以上至始啓鑰門即不得
由公白守之鑰課於中官公取以挂府壁位署

收附中施澤滇人戕頒撫按交章論薦知府嘉靖
癸未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備松潘松潘去成都千
里山險途隘轉輸甚難公設法通運人不告勞邊
餉充溢軍儲折色收發副使道主之火耗羨餘留
之道公止收批文銀之出納付之衛有司就贓即罷
去者護衛軍守南路者駱澗催眷一騎諸軍色賞
而虜賊偵護軍來乃多阻險計殺之兵司無所柰
何賂以茶銀始免公設謀擒捕夾其巢立一堡三
墩於上絕松邊一巨害撫巡聞于朝命大使田文
秀為土番強酋所殺虜其妻女公勒兵捕獲斬二

十三人被虜妻女官送還鄉邊地人不知學公按
秀延師躬臨考閱及今士彬彬若內郡風洞瀾山
高入雲表四時積雪不消北風一作六月如冬戍
士畏寒多亡去公原給衣糧給士代則申嚴號令
恩威並施士無亡者遇寇發主帥惟遣將校公乃
撤蓋乘馬身先士卒主帥自是亦被執出祭將某
不法公按治之軍中畏服解之西築運通浮白居
其中左右立二碑左圖山川險易及土番出沒之
處右刻其豫儲選將之法攻戰器械之詳撫按復
交章論薦副使而副使以親老乞休當三上皆不

報初雲南一知州私土官後所欲鬻其子且受重
賄而誣殺土官事覺贓露公當知州抵罪法及公
入蜀知州姻家者同官深恨公會其爲御史雲南
清軍云知州枉釋之犯罪者通判贓多弗能完清
軍御通判引公實分贓否則禁死矣通判從之適
公遣僕至雲南領未支餘金清軍偵獲之曰此乃
公贓然有字可辯則減其數因劾公公累疏具悉
事白稍金給公丙戌大
覲竟以鄰舍郎及此事疑罷公官公長揖拂衣而歸
既而喜曰得遂吾養親願矣自是事二親竭孝無

方初南宮不第歸益勵志讀書每焚香告天願減
壽一紀得早遂祿養孝實天佗也後封公徐安人
次第卒擗踴以禮事兄嫂撫諸姪因禮待切親友
貧無依者所之女不能嫁者賙之家食二十餘年
一字不入公門絕口不談時事惟二三知交飲酒
哭詠而已己酉夏疾作每誦淵明自祭文曰陶子
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此日吾足矣吾足矣
至秋作病猶謂其子恒吉曰顧士知我托為我狀
能白我受誣一事吾瞑目地下矣一事鄰舍郎妾
於雲南付分金也又曰必並洛了謁我墓遂卒恒

吉泰狀請死洛子按狀而叩之天曰昔賢人君子
家謗負毀者多矣然未有不卒白也歐陽文忠有
帷簿不根之謗馬援有薏苡明珠之誣然千載之
下豈以二公爲貪墨淫婁人哉質安能掩世公生
于成化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酉時卒于嘉靖己
酉七月十六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八配金安人子
男一郎恒吉生員娶吳氏女一球姜翰錦太學生
林岱早卒孫男一曰如阜尚幼恒吉將以年月日
塟公于大店坊喬家山之新阡銘曰司農利所仿
爾簠爾簋瀆南訟興得金矢赫赫憲使訟潘爭告

爾鎖爾鑰斯干斯城孰塞爾旨孰縱爾行載鬼一
車只錦乃成歐陽文忠帷簿不根明珠薏苡嗟嗟
馬援不理於人不獲於天嗟嗟君子曰恃心田規
有顧乞我勒銘章靈神洋洋賜曰玄堂

大明河南府通判王公泉谷誌銘

公諱道字純甫世居澤之陵川故曰陵川王氏公
遜其谿故號曰陘侗氏陵有六泉故又號六泉氏
鄉試中式授朔邑令陞臨洮府判起復河南府故
人稱爲王判氏高祖曰九成忠操孤潔不樂進取
曾祖曰杞祖曰景祥經明行修爲儒學生父曰璉

匕而散官母曰韓孺人者家範故又稱爲世德王
氏（潘大夫登其堂題之曰世德王氏之堂有記）公生六歲而韓孺人卒
大母張孺人保育焉時其寒燠饑飽而衣哺之節
其出入起居而扶掖之防陵損而護衛之擇師友
而教誨之是故公獲成立焉其行也脩其養也孝
其生也名鄉人禮之邑宰奇之諸生推之是故朝
邑之政舉焉正德丁丑公至於朔邑嚴捕緝故盜
賊息明聽斷故詞訟簡清荒穢故行田蘇崇文教
故典籍具服上程下故聲稱洽是故天官推擢焉
嘉靖丙戌公至於河南河南多盜設判捕之公知

盜故儆令曰里人弗發覺者有常刑受命弗戮力
者有常刑以賂故縱者有大刑怙勢藏匿者有大
刑是故四境寧焉廣以督運而軍餉充信以撫嵩
而礦徒服智以徵稅而逋欠完是故刺史稱能焉
藩臬交徵公泰其司徵藩司怒之是故服公官刑
焉公既著賢聲於嵩洛未懋賞而蒙說罰心不平
之遂棄官歸陵是故飲恨而沒焉配婁孺人克相
夫子宜儀中饋是故稱內德焉子男三文耕儒學
生歲試冠多士大科可期是故明公之遺慶焉娶
婁氏充耘娶仇氏充籽未娶女二長適宗閫郭廉

次適高平申去疾成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公
生嘉靖己丑正月初七日公卒享年五十有四四
月二十日葬孕秀鄉茔是故爲之銘焉銘曰於維公
河渭之間其名揚伊洛之間思不忘公匪祿之將
而善之爲光匪壽之祥而忠之爲昌孰命爾年孰
顯爾行天道明明穀穀爾嗣終有慶太行之陽公
郎幽堂匪時月之良支龍之康公澤荒哉永無疆
哉

大明劉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卒子僉憲公介書捧狀來告曰孤義不幸

於稷載母太孺人奄忽捐背嗟母太孺人當我劉
氏家運衰微辛苦萬狀比孤義稍致通顯而孤義
不肖不能俯仰於時旋郎選謫幾年來東西南北
數萬里母太孺人皆隨孤義以驅馳涉河渭陟隴
坂渡大江越太行經山海窮深阻勞悴極矣然後
于遂西將藉升斗之祿稍供子職乃遽及此天下
之人多矣悠悠蒼天何其尊降割於我家也孤義
籲號莫追所望仁人君子摘母太孺人之實[illegible]而
銘之庶孤義少伸情事於萬一而母太孺人亦瞑
求慰于冥漠矣按狀太孺人姓朱氏汾州衛人[illegible]

縣丞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劉公之配山東人
司僉事公母也父諱某母某媼太孺人生而性聰
慧貞[illegible]組紃精巧絕人劉翁聞其淑女
也聘爲贈公配[illegible]贈公父也以貢士授朝邑
縣丞[illegible]太孺人既歸贈公務盡婦道事翁
姑竭力孝敬[illegible]贈公弟妹和順無間言內外賓至
中饋[illegible]不豐腆然亦[illegible]整潔翁姑日慶得賢婦焉
事贈公恭敬[illegible]贈公讀書至夜分太孺人女工
亦至夜分雞鳴燃燈促贈公起誦以是贈公學業
有成提學歲試輒高選比家衆析居時贈公既晏

窘于科目止有廩一石田六畝而僉事公兄弟皆
幼弱日用饔飧或告乏太孺人日事針黹持擇易
粟以資用又無婢僕可使翁姑而下衣服飲食凡
刀尺炊爨太孺人皆親操之艱難困苦安心處之
畧無戚容[illegible]劉氏雖貧而不至凍餒者太孺人
內助之力也僉事公兄弟既知學贈公立教頗嚴
而太孺人嚴又甚二子長太孺人過贈公一日僉
事公與人奕太孺人撻且告數之曰爾父艱難冀
爾成立乃爲此破落事豈士之所宜爲者苦言
[illegible]居官贈公以貢士授陝西[illegible]縣丞壬辰贈公

卒于官太孺人扶櫬歸痛贈公志有未酬每召
二子語曰爾父平生篤學期登大科竟不如願汝
輩宜奮勵讀書以成父志庶少慰爾父之魂于地
下也因泣下二子亦感泣甲午僉事公鄉試中式
乙未登進士拜監察御史推
恩贈公太孺人獲封贈焉尋堂官不好僉事公乃謫
僉事公泰州判今稍遷至按察司僉事分巡遼陽
次子尚禮庚子鄉試中式授陝西富平縣知縣人
謂太孺人之教至是有成而贈公之志亦可慰矣
庚戌冬十月太孺人疾作僉事公遠近迎名醫藥
皆不郎功十一月初三日卒于正寢距太孺人生
于成化辛卯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卒享年八十歲
太孺人雖女子不事詩書然質美識合有若丈夫
學士者歲時享薦祖考必盛饌豐潔之儀割烹炊爨
手自爲之一菓蔬未祭不得先嘗僉事公間以遷
謫事告訴笑曰當時順從亦無害既往在取禍何
恨然亦命也崇素儉不事奢靡僉事公無有棱製
羅綺論時服之曰華服必他出方可着不從無以
僉事公羅牲割雞輒戒曰爾俸幾何而欲口具甘
旨也僉事公雖一錢尺布必致之太孺人而太孺

人亦不以絲毫私與人遼陽之行僉事公以邊塞
遠險非所以奉老親欲具疏終養請命太孺人曰
不可恐人以汝爲避難也子男二長即僉事公諱
尚義先爲吾朝邑令治行循良建築新城起重樓
曲處得宜數月工成規模宏遠然無分毫科取于
民士民至今稱之娶宋氏封孺人次即尚禮娶閻
氏女二長適朱濟次適靳朝用孫男四繼龍繼光
繼祖繼皐女四長適監生呂構次適常安次字王
某次字安某僉事公等以今年某月某日啓贈公
之壙奉太孺人之柩而葬焉銘曰屈之久者終必
伸錫之天者感於人龍蛇之蟄以存身嚴冬之後
生陽春女工易業荷家舊孺人早歲何遭迍邅灰
畫荻按孟鄰慈堂立教過嚴格二子文章郁彬彬
鵬飛鯤化搏扶搖僉事昔爲西臺臣孺人寵封龍
章新晚年眉壽福洊臻朝夕祿養雅歡陳子孫濟
濟列麒麟堂前綵服舞簪紳考終仙逝正八旬華
表百尺礎瑱琨巍巍馬鬣崗崎嶇佳氣鬱葱永秀
宅

大明馮翊肆莊公墓誌銘

肆氏世居馮翊之子前鎮今馮翊蓋萬世之郡莫

娶熊氏並卒公子祥瑞琦皆倜儻有智畧雖未究于詩書非其依止有士君子風熊氏之與三子之力也公諱敖字大有少習舉子業未就乃絕葉泰稷遂服賈家遂饒裕成化中携祥行賈過臨清小灘有盜詭爲備往輸于杭既成券忽有公叔而告曰彼偽賈盜也將殺汝父子矣翁忽不見公大驚故以公值構盜毀券公好施樂成人之美里之貧弗能婚喪者每資給之戚里或大会則以孝弟勸勉誨之治家尚嚴諸子姪雖甚愛也然稍涉非道即痛懲之必改過乃與顏色公生于永樂二十年六月十五日亥時卒于弘治三年十二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熊氏家甚豐也公父浩永樂間商于汴拾客百金客泣尋金欲死公寃客實亡金者與客金故人謂公三子之才及公不死于命者浩與客亡金所致也配張孺人子男三長即祥次瑞次琦女三瑞男祿次楠珂男隄什等將以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九日葬公于鎮西洛山原先塋之次來問銘銘曰楊氏族衍東氏浚蟻一念之仁福祉與之矧浩拾金以活汴客予旺報天曾是德乃篤生敖以及于祥瑞琦宗紹川昌

大明太行逸人墓誌銘

丁丑冬苑洛子里居婁君西以書道哭曰西固願見惟先生是與之苑洛子見其西辭夫苑洛子曰美哉西也雅而恭敏而識者也足以與乎越明年戊寅冬西又介書持哀來告曰孤西不穀天乃弗予酧及于先君先君殁爲孤西昔徒見先生然心不忘也顧先君之行泯然無傳孤西所弗忍也惟先生是與之足孤西之志而先君之光也孤西斬然衰絰之中顛哭爲事而弗能來也而又非儀也其將若之何苑洛子受之而爲之銘太行逸人者山西潞之陵川人也性篤于孝母病護床逸人時爲縣學生曰大士也誦書之謂何竊因以介養吾母安能忍之朝夕從于膝下侍藥也數年廢舉業民既大家父老且治舍逸人曰力田爲秋也生子爲老也大孝者不勞親以立名用情者不遺近而務遠功名于我何有哉謝諸生而就養焉逸人嘗占歩有司薦而官之命以事逸人謝辭有司再命之逸人幡然曰斯不可以自見矣乎不然人將笑我以爲瓜也捐家而盜衍將遣而逃其里之訟者多就而求直既而曰吾已試矣夫豈若直哉大仇好

非智也司利非義也繼命于上而聽于下非法也
又將安用之乃徜徉于太行山水之中飄飄乎若
塵外之觀浩浩乎若海濱之鷗閒適脫落物莫能
而□焉自號曰太行逸人逸人姓裴氏諱瑨字廷
器曰六世祖裕以明經爲汾州□□通判河中
府猗氏知府州府裕生斌爲□縣丞斌生彥威彥
威生□□娶崔氏繼娶李氏完生逸人配武氏子
男二長東娶李氏次南先逸人卒次郎州縣學生
娶徐氏女六長適郭惟精次適劉邑縣知縣□適
次適都永恩次適蘇朝臣次適王艮臣次適趙相
惟精永思符縣學生孫男二曰浚□生員曰滂漢
女五曾孫一曰承基逸人生于某年月日時卒于
正德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中時享年六十有七東
管將以明年己卯正月十一日祔葬于□□之先
塋之次銘曰太行之巔頑石□□□□□□□□
宅之太行之麓草木稀稀□□□□如抵如□上
與之游汝與之休彼太行□□□□□傳

大明□昭勇將軍□□□□指揮使姚公□配

封太淑人劉氏□□□□□銘

公諱祐字公□號□□姚氏之先古河中府□□

村人村今隸浙州相傳系出舜公族今其村有舜
祠族人歲時享祀幾世祖思中元至正戊子鄉試
官淮安府桃源縣學教諭既謝事聞河中大荒卜
築揚州府興化縣遂爲興化人桃源公與里沙垂
人交好里人仰重桃源若人名其地爲桃沙庄云
桃源子庸至正辛丑進士歷官永平知府進階右
參議永平公子五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五庚仗劍從義立戰功庚一公陞
雲南瀾滄衛指揮同知庚二公陞遼東鐵嶺衛指揮
使庚三公僉直隸鎮江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庚四公
以小旗從
文皇至北平護衛定公啓建祖也庚五公
韓府護衛小旗庚四公生倫爲公高祖補小旗陞
總旗繼旗生原陞薊州衛百戶從
文皇征北虜因留北平洪武三十二年
文皇靖內難百戶領兵克雄縣涿州眞定陞副千戶
築雁求平攻夾溝大寧戰鄭村垻勝之三十三年
戰白溝河攻濟南陞正千戶克滄州陞薊州衛指
揮僉事大戰東昌下之夾□還北平三十四年□
月

命右副將南下僉事爲前鋒戰夾河藁城大捷進懷
遠將軍指揮同知三十五年克東阿戰肥河大店
靈璧克泗州渡淮
文皇入正大統論功蒙綵段襲衣白金之
賜進昭勇將軍指揮使初
文皇既舉兵至都司力抗
王師不能進然天下爭長
文皇英武乃選親衛已若十人金甲名馬各帥兵突
出平軍望見大驚潰十人者昭勇其一也永樂改
元之明年
上以潼關中原要地調掌衛事命每歲正旦入
朝而以衛直隸宥府
賜襲衣文幣且以符驗授之許乘傳往來是年冬秦
王入
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昭勇曰
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啟也王怒止關外至京白
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
朝廷甚夜不容臣入關
上但微笑旬日正旦昭勇來　朝
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答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
知
陛下非知秦王
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方稱鎮鑰之臣
賜寶鈔明年
上將北伐昭勇來　朝
勅還鎮奸細撒伏膺假借過關須獲斬之後留營
文論不當先誅奸細者
上曰昔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聲威大振于軍
處亦是也會按西鄙事得當
上甚悅十八年四月卒
上悼惜之遣官祭昭勇生深勤指揮使功陞都指揮
同知宣德中鎮守寧夏北虜大舉入寇鎮守負流
矢大戰斬獲甚衆捷聞
賜錦衣白金名馬奏建潼關衛學鎮守仁宗時陞指揮
使掌衛事配李淑人生公貌偉氣清語[illegible]好[illegible]太
保劉公見而愛之妻以仲女是所稱劉夫人[illegible]也
新都楊公椿督學湖廣過關公[illegible]楊旅[illegible][illegible]人
子廷和曰是兒英年[illegible]才稱[illegible]他日也可與[illegible]遊
廷和者[illegible]所稱石齋先生也少師大學士自是益
勵經綸業門論不[illegible][illegible]以陝西左布政孫公

得背疾卒於長安先一日見緋衣白馬使者曰從
在引請不可久稽世明日雷雨大作公歸矣後以
子諫官贈昭勇將軍指揮使太淑人既出自名族
幼閑女則公歿時始年二十七擬欲死殉翁姑以
禮制開諭從之自是奉翁姑撫子女以孝慈聞既
而翁姑前後繼卒皆並祭如禮遇婢僕以恩嘗戒
諸子曰若輩亦人子也勿以奴名之姚氏內範至
今非非皆太淑人遺澤云亦以子諫官封恭人曁
子兵備副使何君以太淑人貞節事言諸巡按御
史樊君已覈實上聞矣公生於正統戊辰七月二

十二日卒于成化戊戌六月二十九日得年三十
有一太淑人生于景泰壬申十月初八日卒于正
德甲戌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長郎
諫先淑人卒娶曹氏太子太保曹潤伯之女次詢
散官娶渭南張同知之女女三長適光祿少卿孫
大經次適濬關衛指揮使黎洋次適百戶郎循孫
男二勝祖諫之子襲指揮使孫女一許娶鍾寶儒郎
政次同祖詢之子儒學生員先太淑人卒時勝
祖合並公於祖塋之側宗伯周公洪謨實銘諸墓
矣茲以祖合詢將以今時葬於卜關東七里王屯

之金盆將以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九日遷葬焉乘
間銘銘曰姚氏閥閱世顯以武彬彬王尚乃學好
古我思逢麻英髦是婿方仰大成緋衣已至貞賢
淑人恒一其德母儀婦道式我內則孝孫處處欲
使勿遷于王山金盆之岡

泌洛集卷之四

苑洛集卷之五

大明趙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贈中大夫太僕卿貞菴趙公之配總督宣大山西偏保諸鎮軍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之母也既卒兼公訃聞于

上曰臣毋荷

國厚

恩封太淑人今殁矣文階三品

國有常經臣令泣血以

請

上稽兼公脊勞報以令

制遣官

諭祭

錫緩調庸以營葬事開攢之期郡守身至陳牲奠桂

詔相秉冊儀采彬彬於是弔者賻者四方來觀者萬夫塞道四田成蹊識士者父嘖嘖稱嘆謂太淑人賢謂兼公名德上非濫

錫下宜榮有也初兼公近侍遂鎮撫歷南京太淑人

旨從祿養咸壬寅北虜蹂我晉陽欲窺畿甸

天子震怒命將薄伐簡兼公悍軍餉將太淑人偶感風寒然亦華也義兼得辭日險又不可恐震驚乃奉閱鄉弟姪侍湯藥甫歷夏秋而太淑人已報辭世矣兼公追念二十年來婉愉雅嬰朝夕藥㜈忽焉及此悲傷痛恨志不懷生久

恩命洊洊光貞采襃乃知忠孝兼得揚顯為終其情始少怨云太淑人姓張氏其先河南項城人曾祖均博通經史鄉試中式訓導開州遂籍于開今開之上盛于申科者本訓導數教之力也訓導公二子哲進士監察御史著舉人郟縣令郟縣太淑人

祖也父勳□鄉善士母陳孺人以內德稱惟生太淑人性穎慧通貞精女工通烈女傳大義父母愛甚求氏踵門不輕許曰是兒非有福人弗能偶也乃擇字直菴公蓋時直菴公父中大夫贈公崇尚義氣鄉閭敬悼故善士結二姓之好云比太淑人歸趙氏贈公及配張淑人皆謝世太淑人恒以不獲事舅姑為歎繼姑樊孺人四子俱幼太淑人委曲承順凡鋭紉悉出其手樊太安悅直菴公性嚴急又好賓客倉卒治具豐腆潔備直菴公每賢兼公兄弟讀書至分夜太淑人亦不寢直菴公綜理

家務日夕勞瘁太淑人譬之曰家頗裕諸子中必
有頡頏者與何曰吾爾汝菴公曰吾甘憧憧不叨
自恤哉凡所以為諸甥也然汝言亦大是待婢僕
以寬雖大失悞未嘗惡聲叱罵禮答姻黨宗戚無
及僕物故內外愛敬之甲申
朝廷上
兩宮徽號以熊公給事中封孺人後熊公進位通政
迎養京邸值菴公病太淑人躬進湯藥敬事者年
少時值菴公歿痛哭輒弗止熊公兄弟泣勸則曰
我未亡人何能自顧也丙申
表注一
大慶覃恩以熊公太僕卿封太淑人熊公撫陝每當
出視事太淑人輒戒之曰汝勿逞怒濫鞭撻吏民
吾甚懼此久之秦人皆知熊公之仁出自內教初
熊公迎養每歲時稱觴為壽太淑人必曰汝能盡
心所事吾母子蒙
恩已足矣及熊公晉陽之別惓惓疾病間猶以忠勤
勉之曰今勿以已為念但云漢官無蚤進回耳太
淑人既丁趙氏宿有御內政益嚴朝夕弗怠終其
服用屏華靡惟爻附脣
大典龍章烏黃命服帷紅而勤儉終始不渝云

夫富而無驕賢者所難知足不辱古今所說太淑
人富且貴矣而不忘勤儉至以忠勤勉熊公自謂
已足是豈尋常女德哉世以男子弗能自拔者目
為婦人然則太淑人得不謂之女中丈夫哉太淑
人生于成化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于嘉靖癸卯九
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一歲子男三長即熊公諱廷
瑞正德辛巳進士七命歷今官內治外攘功在
國史茲不附書配孫氏累封淑人次廷璋官生熊公
以其廕讓娶郭氏次廷瓚陰陽典術娶李氏孫男
四長東國子生次果次木次業孫女四一適王三
表注 口
命一適王三重一字孫庚生幼未字曾孫女一幼
未字以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八日啓直菴公壟河
新阡之兆合葬焉前給事中今人官至事傅君學
禮熊公舊僚也以狀來問銘銘曰於太淑人維閫
之秀靜女閒閒君子是好治爾宮事恭恪有儀廟
祀斯嚴自福來歸於太淑人維女之英從自婦德
君子之行孰富而儉孰貴而勤惟我知足誨子忠
仁子德孔那撫我秦中內修外攘既秦府功子德
令昭尚大之亞維
國相府太淑人慶雲碑峩峩蟠蟠丕寵煌煌

展翁玉鑿瑱磨昔也不遑其苦如荼今茲
恩榮始慰子心惟闇有支坦坦而豫其平如掌中藏
乳貽吉匪四獸祥曾萬馬元吉有祥惟有德者溫
溫淑德儔耦相城我勒斯銘斯銘稱情

大明閻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諱陽隱君子解公之女贈主事閻公滋之
配戶部主事仲宇之母也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以疾卒狀云太安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仲宇將
於贈公之壙而合葬焉奉狀問銘夫女德之治尚
矣閻氏代之大家也閻世中衰矣及贈公之身其

興也勃然太安人修內之勞也惟太安人靜一其
德婉娩其質少而歸焉狀云年十六歸閻氏宜其家人承贈
公之嚴也而委順以終其身無幅脫也必敬無袚
遂也以貞示從也其於翁姑也狀云翁榮壽公姑楊太孺人曲
養無方焉事生也致哀以禮焉事死也故者婦式
焉靈神祐焉狀云太安人待翁疾遇其疾而愈人以為孝感所致昭孝也源
濟乎三男之成器而命之愛而教之勞也農者也
賈宇也學得其養而贈其榮狀云庚寅以主事君貴推恩封國丘城
太安人致慈也難乎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
於家人恕其非意而先其勞妯娌懷之分其績刺

而體其情小姑愛之怡怡乎以讓以親敦睦也祭
雞豚而色字之料核蔬而樹藝之納酒漿而儲備
之賓客之供足矣翁夫之好得矣狀云翁及贈公俱好賓客嗜飲
太安人精於制造善於作酒蔬果酒肴皆預備之若理也若夫析而合
焉狀云翁姑以家口衆大命異居太安人親疏間久不忍析也族黨之婚喪而
資給焉鄉閭之災患而賑恤焉洛而發沿命死而
安焉狀云太安人病起沐浴更衣乃就寢斯丈夫之鮮能而君子之
所尚也其賢矣乎夫男女天地之大義也成於交
愛而毀於放焉狀稱閻氏之興太安人之勞也不
其然乎信女德之治尚矣銘曰太安人子男三長

仲寬娶康氏繼李氏次仲春娶劉氏繼樊氏次仲
宇娶丁氏繼黃氏方氏俱封安人女四長適霍孚
秀次適汪蕃次適謝治次適知州董槐孫男七鏜
娶黃氏鋼娶張氏鈞娶王氏固娶趙氏邦娶趙氏
立娶蔣氏位娶馬氏女四一適生員宋國卿一適
趙汝翼一適李基一適李三省曾孫五繼先紹先
繼元喜兒保兒曾孫女二葬之期嘉靖十二年十
月初十日也維代之陽有崇其尚蜿蜒衍馴鬱
鬱蒼蒼橫彤止生太安人之藏子孫繩繩保此
無疆

大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
御史潘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七月初五日公卒己酉大宗伯以祭葬
請
上曰如制大冢宰以贈官請
上可潘珍准贈都察院右都御史時
朝廷方嚴䘏典三品官兼得者鮮以公名德祭葬贈
官均錫云公姓潘氏諱珍字玉卿蘊玉之華也初
號曰朴菴氏山有峩峯也故又曰峩峯氏以峯之
碧也歸田後故又曰碧峯氏以峯有兩也故又曰兩

峯氏晚而退以畢牧曰益以拙叟云潘氏之先姬
姓周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為氏後服孔儒
閩之三山唐廣明間逢辰公者憫時之亂上書闕
下疏言時事不報隱于歙之黃墩遷于婺源之桃
溪是為桃溪潘氏四世至礽公七歲不言一日母
携之登樓忽朗吟一絕家人驚異及長識趣高常
大度好施人呼為謫仙云初公生汝與公采汝興
進士官至秘校秘校生松年公松年官洪州判[illegible]
參軍參軍生宜議公汶汶生恭議公兆禮兆禮執[illegible]生
涇公紹定間選郡馬郡馬生崇龍公崇龍公生廷

璧公淮西安撫計議値宋亡元興誓不仕守東陵
之節教子孫耕讀延璧公生允勉公無子以兄子
術公嗣術公生虎公虎公生勤才公配張氏生垣
公字循理號閒菴敦尚仁厚鄉稱長者配張氏勤
才公及閒菴公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二張皆贈淑人張妣淑人夢五色鳥投于懷公
生七歲就外傅勤勉敦朴不類群兒閒菴封公甚
愛之為廣延名師躬督課業甫弱冠充縣附學生
提學歲試愛其文取邑縣士戊午中式壬戌登康
海榜進士授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政務循良

不事苛察創建預備倉稱其門曰養惠更拓養濟
院名其巷曰先斯新孔子廟程力計工民不知勞
以治行徵拜大理寺左評事初公之諸暨迎養閒
菴封公不肯行報書曰吾豈能以朝夕盤飧遂舍
山林之趣哉汝當務顯揚亦勿若曾元爾爾於口
體也又曰民命至重汝勿忽於庶獄故諸暨之治
評讞為多尋陞左寺副若渚遷尉西堂改府成以
明敏名充著其實於是閒菴封公封如公官張妣
封淑人陞左寺正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時劇寇
劉六作亂流劫東郡公分巡東兗駐兗州整飭兵

護衛
親藩賊犇至城下攻東門不得入乃去大掠曲阜公
奏曰從縣城而曲阜始寧明年更巡海右都司
某多內援恃勢侵侮軍士怨苦公廉訪獲狀按治
抵法一道肅然更巡東兗再更遼東東寧陞本司
副使巡察海道而遼東撫按以公巡東寧稱也奏
以副使仍巡東寧吏部報曰有
成命矣時沿海衛倉官攢滿得勘吏緣爲奸查駁至
四五年典衣鬻子有隕身者公爲立法不再勘死
者厚恤之會丁閒畚封公憂服闋起巡福建海道
捕擒劇寇三百餘有白金紵絲之
賜括民間私造大船可浮海者買給水寨禁弗得再
造而奸源塞矣陞山東按察使公凡三任山東施
澤既久人心信愛稱爲潘青天云陞湖廣右布政
使尋轉左時以瑞差備承天
皇陵供費甚侈公量司帑所蓄既汰其三之一後分
派隣省及取九江料銀協濟而湖民之困以舒湖
賦王祿爲重近富之屬率賂脫顧派取遠貧下邑
既剤量不平又多逋欠公隨地所宜而賦之民皆
稱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公築遼

將繕城堡濬壕塹清屯田廣積蓄利器械內修大
備明年乞休不許丁張淑人憂服闋改南京右副
都御史提督操江乃教習戰艦船及八槳船皆迅
速如飛追賊無弗及者擒斬番賊徐動等獲其番
物輸之官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召入兵部改左
尋以南京部尚書參贊
廷議以安南將擅問罪公執不可言北虜陸梁邊烽屢警
宜備北虜以急不可懷之強寇安南遠裔又本陳
氏故土黎氏篡之今莫氏復篡之禍亂相仍要方
常事宜先遣使諭以禍福如其欵服則順而撫之
降封受職以奠南荒未可遽勅王師
廷議以成命既下不宜撓阻罷公閒住後師至南中
凡庭如公言而安南平於是南京臺言乞還公
官不報會遇
恩詔公獲致仕是後大臣撫按多薦起公將大用公
而公卒矣公生于成化丁酉五月二十六日距卒
享年七十有一公居常恂恂不事口峻及臨大利
害則英發堅定確乎不可奪居家行得不爲口耳
動止迂怪之習不抑淡明而謹守慄慄勤勉不敢
自逸曰忽可謂亂而敬擾而毅愿而恭矣家食十

年除儆游門道即居溪之北建四美亭即柳溪之
南建休休亭約邑老爲耆英會歡然笑語脫略城
府若無廟廊之貴者鄉後生仰而式之公自綜仕
至里居大臣撫按科道連篇累牘薦者三十餘章
或見其才或見其節或見其學政或見其文章皆
極推讓夫當官而薦是其常也若里居非清德重
望冠士倫者不得與然則公身雖未得大行而道
則亨矣公所著舉業有珍珠集奏疏有愚衷錄省
愆錄詩文有兩峯存稿年紀錄樂業集三錫錄世
業錄凡若干卷藏于家配張淑人丞嘉闕淑且明

知若學士白公歷官中外裨助者多非特爲內式
也先三歲卒內行備載慈德錄中公已自爲誌納
之壙矣子男二長即鏊鄉貢進士母病則割股殁
則廬墓娶汪氏次曰鑾補廩國子生娶王氏女一
京玉適戴綱孫男鍪未聘女二桂英元英未字鏊
等將以是年冬十月啓張淑人之壙合葬焉[illegible]
溪滸公之狀來問銘銘曰維[illegible]己酉公生於排
溪之新阡有山昂宋有水之[illegible]馬於後[illegible]
寄於前鐫堂碑兮千[illegible]龍兮
庇孫侯求

命兮駿奔陳犧牲兮明堂[illegible]兮璣組奠桂酒
兮椒漿於維休哉公之勳蹟銘弗克殫著其赫奕
有赫蔡蔡
廷議出兵公獨抗疏謂不宜征乃奪公官道則愈亨
終用公言安南乃平公謂比虜勢漸桀強宜急爲
備以振邊疆使殘獻之見隹無太原之殘傷於維
邪哉公言之昌用之有效違則弗祥赫赫明明
皇祖大訓胡戎戰爭備之宜慎安南限隔僻在一方
彼不爲患無倚富強至哉
是言公敢對揚公之忠誠寔昭

圖是我勒斯銘用告太史豈告太史以式臣子

大明鄉進士趙子春墓誌銘

嗚呼傷哉吾子春乃遽至是邪子春將篤纘厲其
文張省試子靜曰考也受學於蚤洛先生佩訓茲
終身焉必先生銘我墓考也將服勤於地下矣予
靜以狀來告銘噫吾尚忍銘吾子春邪吾忍不銘
之邪銘之乎吾心割矣然吾不銘欲將孰銘也鳴
呼傷哉吾子春倜儻豪邁而物禮教明達聰碩而
正節操剛傲強毅而服忍讓文章彬彬然蔚如也
使乎南征之志遂而其發明之績又可量乎而乃

遽至是耶卒之時母且八十而子悉髮此子春惓惓不盡之痛恨也萬人皆滐淚矣嗚呼傷哉子春姓趙氏諱芳字子春別號左崗陝西西安同之朝邑箭子村人也趙氏之先本長安人高祖益避元亂始來箭子村曽祖讓業農弗仕祖謹以國子生歷利津丘縣簿五十致仕百歲乃卒封兵馬指揮鄉士大夫宗敬之曰趙老先生祖妣陳封孺人老先生豁達有遠識治利丘聲稱卓然父瓚兵馬指揮封文林郎母陳封孺人有内德京畿多豪右正德中爲尤甚文林明敏執法人甚憚之方以治行進官而文林卒矣子春始學於渭北趙知郡渭北一見稱之曰之子也有聞數十瞳子精明質豊而氣清君子之流歟親愛之有典閒焉正德丙子苑洛子之家食也子春執義經而問焉苑洛子授以否泰二卦子春曰乾與坤消長之間欲紫頻耶芳也何德以堪之問坎離而苑洛子弗答子春曰未濟既濟之相交其後乎非之也之意苑洛子許之曰是可以言進退存亡之道矣遂乎若不義辭說二十六卷以授之俾詣習焉嘉靖乙酉領省薦累試春官弗第戊戌又弗第過晉陽謁苑洛子苑

洛子曰子今強仕文如子學如子大科弗第天也子春曰寬以居之悠久成物春官之首命也先生常[illegible]授芳也弗習人也天將啟焉歸將詳服先生之教期驗於來春矣歸之五月而病又二月而篤乃顧其兄哲曰死生常理也母老而弗能事子幼而弗能教死不瞑目也既而曰母老兄能事之子幼兄能教之遂卒子春性孝友事文林陳孺人終身不違顏色事兄蘭及哲甚恭待時嘗脫内子之簪珥爲蘭之目而目以明族人有死無棺槨者於我殯配楊氏一子世瞻娶許氏二女長安順字謝氏次安貞字徐氏子春生于弘治己未十月十八日卒於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得年四十嗚呼子春吾見其生也吾見其成也乃吾又見其死也傷哉蘭哲將於己亥二月七日葬子春於先塋之次銘曰維沙之苑維渭之陽中有美人如玉如璋有郁其文有成其行嗟嗟子春士林之望孰富爾有孰促爾亡天不可問[illegible]蒼蒼嗚呼傷哉

嗚呼傷哉

大明中順大夫四川夔州府知府劉公德徵

墓誌銘

德徵余友也別且十三年矣今歲再過定州而德徵已卧病執余手曰堪兒爲我教之茲與君永訣焉余心知其不起也姑寬慰之出而泣下比余至京師而堪持狀來問墓銘矣嗚呼傷哉德徵姓劉氏諱文煥別號蘭村德徵其字也亦字子緯劉氏之先蓋世爲山西懷仁人祖忠應戎大同中護衛永樂初調定州衛遂爲定州衛人父傑嫡母黃氏生母王氏以德徵貴傑贈承德郎兵部主事黃氏王氏贈太安人云德徵生而哲靈蓋六七歲善爲奇對諸奇字輙善省識之里中有李溥進士者蓋

稱精鑑一見器異之曰是非尋常兒也以女字之弱冠進學官弟子提學陳公試其文大賞之曰劉生天下士也於是劉生聲稱籍甚畿內士無不推先劉生者蓋提學陳公延與之力也正德丁卯鄉試中式明年登進士第授兵部主事蓋隸大司馬大司馬乃數數對衆稱說主事時朝邑韓邦奇爲選部員外郎長安劉公璣爲大司徒蓋皆善大冢宰相與推薦之曰主事當吏部德徵聞知亟抵員外郎曰天下豈少才文煥何以得此員外郎曰主事賢德徵曰員外郎以主事賢竊恐天下以爲員

外郎私也員外郎文煥友大司徒文煥戚主事尚賢柰何天下無知者獨其友與戚知之何也乃推他主事其後又有辭御史事蓋

太宰用人參以議選內外諸司明習國家事著聲名者充御史太宰獨貢之員外郎蓋薦四十人皆時俊德徵預焉員外郎意德徵且來辭避不見德徵窘其夜排闥入扣關呼曰文煥今日辭御史非前日辭吏部意也文煥生未晬而王母死黃母育成瘁其矣今老且衰可爲御史遠巡耶員外郎瞿然起曰邦奇不知其不便如此事遂寢會黃太安人

卒守制去服闋補客部遷儀部員外郎進客部郎中再調駕部大司馬每條奏議下諸部未能占郎中蓋爲之對大司馬悅之曰若郎中數士董天下事豈足辨哉蓋諸部白以能不如郎中而郎中曰蓋親吏於大司馬乃擢東昌府知府時大將軍彬導

天子南巡江漢蓋彬日侍帷幄一切奏白蓋從之不貢漿天下諸所過郡縣所累巨千長跪稽首始得免德徵嘆曰文煥守此地乃不能遂還

車駕甚鮮困瘁亦已矣柰何剝下溷禮以媚權貴哉

臣不習是也彬大怒叢訖之至揚州行省提督者
彬親信之謂德徵曰知府寧不知大將軍寧重今
天下第一人可敢圖之不則回測德徵第張目熟
視不為應蓋提督心實是之為白遣之彬怒且未
什曰知府不稱東呂乃調夔州夔蜀之僻下郡也
蓋多豪家胥横不服租庸健訟又多無情實前後
知府率因循待調耳德徵既至乃下令曰不用命
者有常刑知府不能行姑息之政也然知府亦不
故刻害汝蓋自是無有弗服鮮有無情者矣夔州
稱治又夔及旁郡多貴人往往倚府為奇貨德徵
卷五　十七
皆不禮之有一貴人射木利蓋未值可四五十金
過索五百金平章司憲司皆已許之德徵排不
與都御史方列牘議鸞且陛首諸貴人臣嘗之初
德徵官京師時又嘗以直忤要司官有氣力者衆
此陛曰知府病矣宜罷然實不病德徵既家食闔
門課讀暇則閱農灌圃與諸生商礐古今有所及
時事者輒拂衣起宗族有不足則之親串交擧之
皆習其化感其惠處鄉里人以禮然性頗豪俠有
機謀口辯故人亦不敢犯事黄大夫人終身不
違顏色以孝聞締交皆當世名士云乃於嘉靖丁

亥九月內疾作以戊子三月壬申卒距其生成化
壬寅三月丙戌年四十七配李安人郎李進士女
也側室任氏子男堪粹美能文雅東士林堅董氏
垣亦聰敏勤學娶李氏皆生員李安人出圳尚孩
提秀毓常兒任氏出女二簡適里人韓永壽桂適
定州衛指揮使陳璣孫男柯堪子也將以是年五
月二日葬城南祖家左之原銘曰何仲默稱德徵
其類殘之評擬杜甫其才甚美學可達於用雖歷
衆事之後彥未能或過也使大其位誠有可述為
權貴所害甚可悼惜今觀夔部之聲東吴之操夔
卷五　十八
州之治其所蘊抱亦畧施行矣德徵雖不逝有天
年堪之粹垣之敏圳之秀將必有副而興者矣匪
難惟也

大明通議大夫大理寺卿龍湫王公墓誌銘

公開人也性貞廉介正德初開守不理於多口
時適大明黜陟苑洛韓公寄為考功員外郎太宰
以守治狀不飾諭考功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
考功素知守才炊之聞公往謁焉公當飯客考功
故久不赴公曰吾當飯客考功請同飯公曰非堪
供本考功曰安行乃曹主事可食者而吏曹員外

郎不可食乃出一盂獨食二豆疏共食之客去
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
無狀民則皆謂守良守後得不黜考功以公達衆
持公議草具待審戚獨立推士也遂定交云公諱
綎字濬伯別號龍湫王氏之先本鳳陽人始祖王
洪以從避兵于開之別駕里遂爲開州人王生福
榮福榮生貴貴生溥陽曲縣丞始封承德郎戶部
主事繼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配牛始封安人
繼贈淑人生公公童時莊重不群少長即知斂學
伯右布政每見而喜曰昌吾宗者此子也弱冠中
卷五　一九
弘治戊午鄉試春試不第卒業大學先後所交知
浚川王公後渠崔公蓉谷王公無涯孟公皆海內
名士乙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楚府度支推
恩贈翁及牛淑人皆獲封升陞本部員外郎署郎中
時權瑾用事群閹倚勢請託公皆不顧未幾贈翁
卒于官邸公哀毀如不欲生扶柩還舁服闋陞河
南衛輝知府公振舉宿廢剔除積奸公移滿案兩
造盈庭從容詳處皆中情理偏學諸生季必嚴試
重行賞罰皆始怨而終服丙子當鄉試臨東塘
毛公以公有文望辟外簾錄文多出公手毛公喜

曰中州之錄可以式矣特疏薦曰知府學問深邃
可學校憲職丁丑當考績時歲荒飢撫按以公素
得人心留以撫之又二年遷湖廣副使初衛輝爲
水陸南北通衢臺省權貴過者連車接轍公惟庭
見一揖耳人固素知公亦不深尤也至湖廣適武
廟賓天群臣奉
皇太后旨迎
今上嗣統臣閹谷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在迎侍中強
公長跪公不屈肆行悖侮公脫冠裂服奔赴
行府伏　啓
卷五　千
王深慰答之而公即棄官歸
今上登極公上疏
參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尋起
復河南鎮筸王鎧橫行河朔間公時爲之總督
參謀副使累經戰陳親冒矢石故致克捷癸未陞山
西右參政時巨寇黄太官擄掠殺戮流毒郡邑公
擒之當道累疏薦參政領攻鴈門行太僕卿公乃
乞歸疏凡三上始得允銓部覆奏謂公有冰蘗之
操州守朱君嘉其名乃表其間曰冰蘗己丑薦起
四川左布政使土蕃抗部繼殺縣守公以恩信諭

乎之會牛淑人疾即具疏乞歸鎮巡係友懇留弗
獲比泊牘都而淑人卒壬辰春起江西甲午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本省地方以
恩詔階通議大夫贈翁牛淑人皆獲贈子行恕廕入
太學公撫江西督逋欠清詞訟革侈俗理陂塘恤
民瘼事關藩臬符驗頗拂衆怒亦舉行之大者上
聞乙未擢大理卿大理自正德以來避部院尊要久
失叅駁之職公力舉行之由是衆情不堪私比者
多不便左遷山東叅政蒞任疾作乞休不允部移
咨留而疾愈甚疏再具未上而公卒矣公入仕來
凡四里居耕田讀書絕不干謁有司曲加敬重其
取與進退大節無毫髮苟可以對越神明日用居
處蕭蕭如寒士平生雖好為詩文然多不存稿卒
後行恕訪之親友僅得三百餘篇痛允氏早亡撫
諸孤若子先世所遺産盡以畀之公生于成化丁
酉四月初六日卒于嘉靖丁酉正月十一日享年
六十一歲有司延其主祀于鄉賢祠云配吳淑人
繼張繼陳淑人子男三長行簡先公卒次行恕官
生娶張氏次行果娶李氏俱吳出女四長適生員
麻秉直次適趙臣俱吳出次適生員劉謙貞四未
字陳出孫男二長申稼殤次申穡未聘行恕等葬
公於漢宮房宮祖塋之東新阡之兆銘曰古之君
子寧身殺容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違衆孤立
不少移乎堅定之守寧窮約終世不苟於一芥之
取正德中如瑾如永成如大用生殺予奪生於呼
吸公卿而下伏謁恐後孰敢與之較禮哉公獨抗
而弗屈雖蒙横逆而道愈亨矣其在大理也推評
叅駁無問大小卒之衆議交口屹然不撓至謫遷
而不悔也官至僉禁而卑宮室菲飲食苦節以沒
陵焉得不謂之古之君子哉嗟夫塚纍纍兮名未
西兮太史碑兮汗青之辭

大明嘉議大夫貴州按察使雲心于公墓誌
銘

公余同年友也精敏絕人余同年三百五十人張
榜甫三日公皆識其字無遺一人故其為士居官
聲稱與筆用不盡才時論咸惜云公諱鏊字器之
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楊之儀真人勝國末諱某歲
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于小乙從戎鎮江遂
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籍滁州曾大父和來省墓其
土遂家于滁和生大父椿軒[illegible]

南溪母張氏成化六年□□以正月八日丁亥生公
公生而靈異少而穎悟甫十九歲廩于州庠弘治
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卒業太學歷事刑
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嫁耶將備
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
學諸生也正德戊辰登呂柟榜進士授户部主事
部送太倉銀十數萬給邊夷餘數百悉籍以付士
者爾部檄主守徐州倉以慎修聞庚午時太宰以
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知名有効士充之且以其
卷之五　　二十三
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南京部寺及府佐以下
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優焉尋改授廣西道監察
御史公有憂色曰朋儕之譏可榮而非重之勝可
懼也而御史之命名乃著遍歷三載奏最於是南
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張贈孺人繼母周及室
余并封孺人事奉
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剔弊風栽自持
時流賊楊虎等大掠河間諸郡聲勢甚猖獗公適
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守逝矣人情惶駭莫爲
守賊登城攉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

衣坐堂中臺南城邏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
驚動
欽差果相率詣臺門乞命公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
刼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懽呼羅拜而去公命
吏數其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兇就縛後按巡官
大宗嫡監軍厮養誘脅大户包納而孝乾没公私
受竊公廉知之詭曰是多詐譎焉有
帝旨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令
償上下肅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武廟而恩籍寵靈緣爲奸利公率衆御史攻之不報
卷之五　　二十四
抗疏再陳至曰不幸進是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
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禄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
御史彭公慎許可獨器公令與張御史淮看詳諸
文字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
彭公言故事官郎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
資階弗可越彭公嘆曰君可謂處廷之吏矣丙子
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
公治之易初考豐士豪湯毛九等負險拒命積歲
不服
上命都御史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

綺之暘壬午
今天子龍飛覃恩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金
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宜聖裔孫
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卿公弗狥
者爲非譖中遂調貴州公曰吾拊心無怍已矣人
言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召見李
姻友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貿裕故廬
屋又茁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
陽乎乙酉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
十有五南溪翁既八十翁之弟率菴居士亦七十

有七皆白首康強歲時公率弟姪洎子若孫殆數
百指拜階下人嘆羨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
一廳自持比歸蕭然無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
支俸七十金至付子弟令綱紀以贍生家始曰裕
乃買田左山上泉之麓搆屋其上雜時花木義興
杭公准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莊若農且爲莊
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睇眺超然有舞雩之意
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吾州時與公游未
嘗輒有造請郡公禮敬焉南溪翁病公侍湯藥如
少兒既卒歛葬虞祥一如古禮比禫則公年亦七

十矣與鄉先生爲湄上會公自里居雖絕不干謁
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俾治者必告有
司傾懷無隱間與務詩文不事模擬而能道己
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俾以幾八十
卌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難老若未艾也乃丁
未冬病胃痛藥不即功以今戊申春二月二十有
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配余孺人繼孔孺
人皆先公卒子男九長野亭貢士山東城武知縣
奔公喪痛感疾後公百日卒娶張氏次咸亭先公
七年卒娶李氏次光亭太學生先九年卒娶王氏

次節亭蚤卒俱余出次貴亭孔出次心亭亦早卒
次復亨小亨求亨俱側室沈氏出女四自孔出者
適滁州衛指揮同知謝承勳自沈出者一字指揮
僉事姚應禎二未字孫男四曰世祚世延郡學生
茂世賢世先世家世廷世驕皆幼女十曾孫男三
曰晉厚居默居易女二皆字筮卜以十有一月二
十五日葬公於家山隴世材以太參胡公狀來問
銘銘曰惟滁之陽山有泉莊山高千仞上有鳳翔
莊景奇絕標題靡窮徜徉瞻眺有冠有童昔我冠
豸冠抱先憂出作風裁入獻忠猷我勸毓世兮

我遺時哉後樂萬景俱宜不忘拯世有拂吾膺吾
嘗其蟬噪彼李陵公年八十黄髮鲐顔謂當百齡
遽爾貞遷公才則豐公位雁穹斯志斯銘斯銘稱
情

大明中順大夫夔州府知府韓公墓誌銘

弘治戊午予與公應試長安會旅邸蒲多士冠
也見其步直樂易心竊重之既聞公登正德癸酉
鄉試明年登進士嘉靖戊子再會京師而公已歷
官至戶部郎中後拜知夔州府壬辰公高蹈歸乃
聞之許判言公善處鄉鄉之縣尹以下無弗善公

且言其康強不似老人當獲上壽癸卯則公季子
綸持于舉人業狀來問某銘然亨年已七十一矣
公諱坤字子厚號上原姓韓氏世爲蒲之蒲城雙
桂里人高祖志川曾祖林祖銳父宦贈工部主事
母李氏封安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有殊質頴敏
絶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人皆奇之未弱冠補
縣學生每試輒居上第既登進士授嘉興知縣嘉
興爲浙巨縣民衆事劇且當吳越閩楚衝號稱難
治公單車之任約爲章程次第而徐理之剗弊修
利治爲郡邑最時宸濠稱亂楊俊寇嘉濠黨也滑

穴公境內府守貳鏡莫敢動公毅然發吏捕之生
員金燦者父爲杭長折價三千餘兩燦禁錮累歲
莫能脫燦力學不怠公悲憐其貧釋之後燦登進
士爲御史初燦既釋懷金幣謝公曰吾爲天下惜
才非私燦也郡之嘉人爲詩歌其廉陞工部主事
督臨清閘
章聖皇太后自興邸駕經臨清嘉公能錫金牌羊酒
勞之今
上登寶位推恩宦贈李安人獲封贈焉既而改戶部
督催湖廣軍餉會李安人卒守制服闋陞員外郎

歷陞郎中公自主事至郎中部尚書皆稱曰能陞
四川夔州府知府夔爲西僻郡吏治多苟且民習
以懈緩寬縱便姑息紀綱弛甚公曰爲政如水火
火烈易避水弱易溺民已慢矣是上陷之也乃更
約束易置府吏以剛克之未朞年治效至不拾遺
南川賊勢猖獗兵備張公謀築隄城中陡方五里
高三丈人以爲必須歲月公計丈任工身自督之
五日而成蜀人以爲神有神明伯夷之歌然公既
方直不隨俗好忤當道意乃解印歸歸則日以讀
書教子栽花種竹爲樂歲時招延故人賓客晏矣

終日人間事若弗知也優游林下蓋十餘年卒公
生丁成化九年十月初伍日子時卒丁嘉靖二十
二年三月初八日戌時公雅好圖書尤邃易學又
樂與人為善每見里中後學有善即極稱揚晚年
尤任真不矯飾人有過必面論之政云配原氏封
安人有內德二室陳氏劉氏子男六邦維先公十
七年卒娶李氏繼郭氏邦紀娶孫氏邦綬娶倪氏
邦綸驛丞娶李氏繼原氏關氏邦經生員先公七
年卒娶武氏邦綸監生娶孫氏女三政兒字李氏
蘂兒未字丁兒未字孫男六女九小釧適生員曹

紳四釧字原氏詩娶趙氏繼王氏釧兒適郭資桂
兒未字說娶孫氏繼關氏諒聘郝氏三釧字郭氏
詔未聘琴兒字孫氏長奇未字誠謀俱未聘玉佩
蟾桂俱未字曾孫女一香兒未字邦紀等以是年
九月二十九日葬公於先塋之次銘曰浦之水水
清清思義有子無忝爾生浦之原原口嶽兮其茲
子視其所履之政如森之川噢之政如筵之宸
公之才如金之鍊可革可從因地而見浦之鬱鬱
乎慰蒼公之幽宮龍首之藏

大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

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卒訃　聞
上命禮部遣官諭祭工部營葬事公甥參知大夫郝
君元洪具狀子詩介子海來請銘曰公治命也予
好公蓋十五年餘比予督撫山西蓋又三年餘每
公禮公必至予寓歲時予亦省公于第蓋自是情
款愈浹洽然公未嘗一言及私予乃疏薦之朝畧
曰都御史璘歷任以來聲名耿耿抱壽淩聚衆之
才有識身務實之行及膺巡撫之任適當多事之
時乞疏求歸而未得一被人言而即罷可當大任

者蓋未及柄用而公卒矣公諱璘字邦瑞號一石
山西太原之陽曲人也曾祖福聚祖榮贈知州加
贈右副都御史配趙氏贈宜人加贈淑人父智至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封右副都御史母商氏
初封宜人加封淑人其世德縣衍蓋載陳氏家傳
云初商淑人將就蓐夫人當前生公既浴而露盖
以是人知其遠到云公幼穎悟度越與群兒嬉每
曰我某官也爾某為符與我乞符用命當就外
傅時轉運翁命師王公槐受易於沈尚書喜得其精
微槐蓋三晉明經士云十九歲充府學生受師楊

公督學政課諸生見其文奇之曰陳生後又士也
由是陳生聲名籍甚三晉士無不推先陳生者本
少師延興之力也少師者世所稱邃菴者也盖素
秉知人之鑑云弘治己酉中鄉試第二刊文爲程
式癸丑賜同進士出身第一授太常博士同官者
羞推博士多識典常也乙卯祀
孝廟享南郊見博士氣宇周旋悅其向答何官盖欲
超遷不果錫寶鏹一時縉紳稱榮云三載考績封
商淑人爲宜人盖從轉運翁知州時階也戊午拜
監察御史勅巡居庸諸關關者崇岡峻壁天限華

卷五　三十一

夷惟數十里或百餘里稍島道通城守之固若金
湯前後監察盖率付下吏閱圖貼竟事耳于是御
史乃躬歷險阨蹤可城守者立將官增戍兵曰勞
一時可爲千百年之計者
上曰御史言是盖迄今邊腹永賴云未幾巡按山東
有近貴求山東取礦砂盖近貴素多內援又衔
上命若御史無若我何御史曰民力竭矣豈復堪盖
此邪疏論之礦役竟免罷蔡河淤塞河流逆決民田
匯爲巨浸而稅尚在民民白之御史御史曰是可
導入漕河者盖後竟宗果入漕粒食乃登云先是孔

關遣回材修未完御史度工定期尋乃奏成
上遣官立
御製碑文特嘉御史績御史以資既深宰司轉遷右
齊務御史執法不阿多忤尊貴人尊貴人盡憎嫉
之迄浙江提刑僉事盖暗官以僉事爲淹滯人多
爲僉事心不平僉事至浙摘發興除不異山東
時既而又遷陝西苑馬少卿少卿亦不以苑馬爲
閒散且盖務息馬時少師楊公總制三邊疏薦少
卿賢遷布政司參政盖督軍餉於是邊儲大足而
民凡稱便云遷河南按察使盖其時豪猾交納

卷五　三十二

宗室侵越法制及發覺然之依憑城社乃罔恒獲
人皆患苦之按察使下令曰自今敢匿人者連坐
捕獲悉正其罪境內肅然鎮守王太監盖殘悍特
甚然又正德特也民不堪命按察使面責之而王
亦知自戢云遷右布政轉左布政盖自此經濟大
畧盖爲著聞乃遷都御史巡撫湖廣改撫延綏盖
比虜寇邊報特甚以都御史已罪邊才也于是
繕城堡利器械足倉廩蒙戍兵選將官邊威盖震
丙子虜賊寇邊斬獲甚多
武皇降勅獎勵定功清平邊增功成有金幣之錫虜

復寇邊復大斬獲捷　聞
上嘉都御史能稱
賜蟒衣三襲前此都御史未有者蓋異數云都御史
二年天官舉常遷奏
上錫誥推恩及祖旦廕嗣入監旋推兵待蓋公亟有
內援者得之既而以轉運翁及商淑人老累疏乞
歸
上曰璘素有才識又曰璘操守清慎已有旨勉留者
用心巡撫地方乃復起視事時總兵郤男參將李
永定把總許國卜雲蓋交納中貴人緣為姦利軍

心顫怨目為四害都御史曰以虐若此坐視之是
都御史縱長耶劾罷之三軍稱快會大將軍彬導
天子北巡邊塞駐蹕延綏蓋三月天子寬仁恭儉惟
彬黨橫甚處之難都御史執大體酌時宜雖彬兇
焰竟不害帥臣戴欽恃其權位又彬黨也敢肆僭
傲都御史怒甚手自擊之有逆子既成獄彬欲
活之亦不聽邊人相語為兵都御史云乃都御史
又引疾乞歸
上亦不許報曰璘素有才譽有疾善自調理以副委
任亦不允蓋未幾而商淑人轉運翁亦先后至矣

公自以前後乞休心本為親乃弟能侍湯藥奉治
命哀痛踰禮幾至滅性疏　聞
上命工禮二部祭葬如例時彬又導
天子南巡江漢蓋廷議以上郡北邊重鎮
天子外巡乃奪公至情固留公候代已而
武皇上賓有不好公者蓋疏論公謂都御史宜罷詔
從之公竟罷去未幾詔進公階正奉大夫云公才
既敏達而性復剛毅茂實敦本崇儉不能為閃倏
媚悅之態為諸生時教讀提刑司有攘金人為亡
金者訟攘金人蓋以二百金賄公公嚴拒不納同

事生濳誘取之而亡金者坐誣後亡金者得直事
發覺同事生皆坐法公獨不汙登甲時蓋有當道
知公者或謂通名可得吉士官公不通名當彬竊
柄時蓋諸司皆以賂賜彬公不賄賂慷慨任事凡
所為蓋時所深避而不肯為者云公生于成化三
年八月十八日申時卒于嘉靖十七年戊戌十月
初七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二配閻氏贈淑人繼周
氏封淑人生男詩官生娶郭氏繼張氏女長適太
原指揮榮恭次適陝西參議郝元洪俱封恭人繼
雷氏先公卒側室段氏生男論監生行二娶張氏

張氏生男海府庠生行三娶張氏誤行五聘秦氏
生女適喬永旋官生毛氏生男諮行四聘包氏張
氏生男讓行六訓行七俱幼彭氏生女孑周元禕
孫男恩女二詩等將以嘉靖十八年　月　日
葬于
勅建新塋焉南之原銘曰於惟那哉公才浚明濟濟
資多士孰不排陳生雍雍顒顒相天子咨名偲偲監
察六郡澄清得金矢於庶訪銘旌常於節鎮山之
東河之南榆之北憲憲令聞我既持斧孰敢越厥
行我既秉鑑孰敢譸且張我既杖鉞孰敢侵于之

疆公奏膚公折馘滿車
天子曰都若汝予嘉蟒衣燁燁龔幣煌煌盃之以白
金錫之以龍岂崇闕巍巍中華賴之蔡河湯湯斯
民戴之吁嗟乎公式有庸豐式勤勤七䟽懇乞投
簪
天子曰咈往盡乃心公既歸止恬然忘世戊戌孟冬
公乃長逝有司訃　聞
天子曰噫
勅葬佳城隆以
諭祭佳城如崗鬱鬱蔥蔥錯錯不足以爲因因偕不

足以爲祥於惟那哉公之德千百世其永昌

大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墓
誌銘

正德戊辰余與公同登呂柟榜甚于識公於南宮
後十餘年同官於晉陽撫臣當歲爲凡藩臬皆列
奏牘而余與公獨弗與余時致仕將歸公憮然抵
余書曰君茲歸矣文魁退乎未能進則弗達將若
之何哉余復公曰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公翻然曰我道無怨無尤翁將什之大也後余起
撫晉陽公亦撫朔方未幾昔乞歸比余起總河道

方擬得再晤而公已卒云悲夫公姓張氏諱文魁
字元甫別號字川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也其先
本山東單縣人勝國之季高祖長公者避兵蘭陽
因家焉曾祖宗信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配某氏贈淑人父讓遞運所大使封承德郎刑
部主事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加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耿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
淑人初弘治辛亥公方垂髫河決城壞家舟而濩
恍行朱衣人披公泊於林杪以免弱冠補縣學生
正德丁卯鄉試中式戊辰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

非肯時權璫流毒縉紳擧以苛刻褫官免公獨
多平反人皆危之非恤也既而逆瑾内外艱服闋
赴部冢宰曰是權璫時執平主事耶陞刑部山東
司員外郎平反如主事時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巡
冀北道初大同當權宰隨駕經過之後地方官緣
爲姦利至是巡按張侍御英檄公勘之公按都指
揮章傑宋文尅削軍資十四萬號貲識寘巨猾陳
萬尚寧於炎荒既而督修沿邊隘口身往臨巡晋
謁伏虜於橋頭堡公以護兵直前迫之皆遁去胡
中丞鋐薦公才賜爵金千兩陞布政司左參議信
守冀北首跳宗室聰瀝長史趙寬太監王普總兵
楊玉數十家之橫罪其黨二百八十餘人權勢斂
跡覈追豪商餘鹽逋稅八萬餘金璽店李瑀通課
上萬餘金充軍儲又閉大同關王廟以釐請罪之
俗毀瀋府墅母祠以絶結緣之妖楊中丞志學命
侍御集皆謂公宜民之仁足餉之不弊強之威可
方古人云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大同副總兵進
公以駿馬金器馳賀於陝公曰吾不以易也是界
也郤之陞苑馬寺卿裁革豪猾私買私賣之弊焉
政以清勑有應請不行權家有甚之繳諭遒再有

政司右布政使尋陞山東左使發賑救荒若羨
餘月計千餘金別貯以資海道備倭之用楊太史
維聰謂公有諒之心剛方之氣清苦之操淪胥之
學經綸之略實有人所不可及者云遷寧夏撫臣
告缺廷議以公久歷關陝大同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初方虜三入公指畫方略捕斬四百餘
名獲賊器甲凡三拜白金文綺銀牌之賜陞俸正二
品虜使侍龍謂公來度筴勳儼然爲疆場之鎮夏
人僉言黄門律亦曰夏州撫臣剛折而柔廢惟公不
茹不吐得撫臣體云嘉靖戊戌春虜由夏遊擊於
寶山湖公得報自率大衆援之虜始遁因襲寒成
疾力求解任不允會大慶推恩封通議大夫誥有
鎮危立利比於南仲之詞於是信公洪叔人讓公
畢淑人皆獲封贈廕一子入監乃有不悅公者罷
公節鉞俾叅知行省政事公力辭以都御史致仕
云既歸杜門謝客鳴琴賦詩時召親故子弟能文
者考德問業終日不倦偶人與曰何錦衣甲馬者
乞斥吾庭耶居數日乃卒云公生於成化己亥九
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享
年六十有四訃

闕特遣河南布政司孫左使存論祭有式揚風紀屢
獲戎功爰念往勞良用悼惜之文兼
賜祭金二百兩大匠一百名襄葬事飾禮備物制也
維公聰察沉毅剛直果斷內行修飭雖隆夏未嘗
裸體安坐盛怒未嘗撫案大叱嚴於嫉惡見吏之
貪汙者如仇讐然服善休休若已有之陞太史鉞
謂公氣清而貌癯身若不勝衣而中剛有制至臨
大事決大疑確不可移云配許氏繼配王氏俱贈
安人淑人繼配郭氏封淑人子二長九德早卒娶
袁氏以貞節顯次三綱官生娶袁氏三綱將以是

年二月初十日葬公於縣西十五里之白雲山來
問銘銘曰郗石休氏大河之濱混混淵淵篤生偉
人偲偲按察爲參爲轶甘彼愬城今成貫黜蕪靖
不矜淵塞有猷公拜稽首對揚皇休燕餘是畬乃
去蟄養清苦之操楙太史言
天子命我伏鉞西疆有功四百我伐用張
皇三錫命金幣斯承惟公大作藎之十朋爰念往勞
天子悼惜飾禮備物用光窀穸傳有太史勳有旄常
維千百年並視銘章

大明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公蒲善士為養而商也生財有道行貨而教義
轉於居積而手不離簡冊志不忘惠澤鄉閭愛之
朋儕宗之士大夫崇讓之厎今有古人風有墨名
而儒行者矣噫公世可謂商名而儒行矣斯亦不
足以有述乎公季子安陽太守君奉狀問銘太守
君予貳司寇時友也僉推入本科本科者貫城郎
教之開詔之掌三法司事並司寇三正之資選云
公諱璉字文光號素菴姓王氏山西蒲州宣化坊
人系出龍門後徙榮河元季始祖仲文爲河中府
掾配戈孺人洪武初籍于蒲仲文生彥純彥純生

秉信公高祖也曾祖宗嚴祖榮壽官人馨號敬齋
以貢士授郃州訓導陞魯山教諭贈徵仕郎中書
舍人配張氏贈孺人以季子中書貴云公幼而
純雅不與群兒戲稍長贈公授以孝經四書即領
畧大旨贈公累試不第家業中衰公乃釋服買弘
治丙辰贈公之郃州諸子皆從祿薄弗給公以易
郃務裕陝間而資漸豐乙丑贈公遷魯山地近行
木麻漆公取良產治器用中度至今土人式之正
德中贈公致仕歸資漸耗費公行貨張掖酒泉間
又營同諸商依酒泉兵憲陳公赴河西忽傳

急趨近塞守者不納衆惶懼失措公從容安慰行
物城下圍列騾馬挽弓抽刀倚城自保陳公行城
見之納入使問曰虜迫近何衛整肅不亂也公曰
第死耳須竭力拒衛安能俯首待戮陳公壯之公
自此布約衛吏陳公義之辭陳公至酒泉適客
賊之變軍將多密約寇為內應陳公孤危無可與
計事者乃召公集諸商耆曰今我與爾輩寄命於
此即有變俱當首禍其為我親軍公率諸商晝夜
披甲胄挾弓刀環衛儼然一稗將矣陳公盡收反
者誅之復貨鹽淮浙蘇湖間往返數年資乃復豐

卷五　四十二

故贈公張孺人暮年樂善好義施與壬午贈公卒
公哀毀踰禮葬當春柩癸未張孺人繼卒公哀毀
如贈公哉明年合葬新阡家衆請析公以見金與
弟姪獨取長蘆引數千單時長蘆守支未獲孫安
人卒太守君及諸女俱幼公聞訃泣曰瑾三十年
勤苦未嘗令妻子今忽棄□謀為撫衛急欲同歸
大名王某故人也為其戚宋商者貸二百金公為
某代償付之宋商不償遂僑滯大名有夫死子幼貧
姑將賣婦為償婦泣曰以一償而子母翁姑離
公憐之問以償婦感激撫子養翁姑終身不再適

忽聞中書君歿中書有弟欲赴至京而中書君已
卒公日夜號泣攜姻孫扶櫬歸蒲以餘資命長子
服賈供二家費辛卯州守請鄉飲固辭始就後再
不赴家有異公曰瑾家世樹德異者何也為文祈
神崇息明年太守君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公作書
以五刑明允勿致枉抑為戒又明年迎養至京
剛祀禮成推恩封承德郎主事次日趨朝謝恩縉紳
榮之為詩文以贈居京六載與金陵熊公杭州馬
公會稽周公張公蔣公胡公南昌胡公杜公關西
張公都城賈公為九老會命工寫象繪形各藏之

卷五　四十一

家為子孫世講討庚戌太守君有安慶之命公曰
汝今為六縣主一舉動理六縣安危也若不公抵
家請就養府邸公以久離鄉土欲日盤桓數月君
重違公意辭行公申戒曰吾不憂汝不能振舉吾
常利用明作但謂某人自信過激成剛狠往抵安
慶前有日方剛不迎而公訃矣公寢疾從日南
至病兆祖中寒明日戌刻卒遠近聞者幾十人哭
皆甚哀初公於相者女代贈公嫁諸人曲其衆撫方
兄弟衆多公身任其勞內則孫安人獨為宵旰當
緊予大人縷悲傷親心不使聞知□錢入命不入私

室每念諸兄弟無依雖在京師猶以鹽引經營以資其用與人交忠信不疑於故舊尤惓惓雖僕厮亦令得所云公生于成化甲午八月初十日未時卒于嘉靖庚戌十一月初七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七配孫安人先公卒別有誌繼孟安人子男三長崇義娶張氏次崇祖未娶卒李出古郢太守君也娶張氏女五長適沈江二適張允齡三適閻一鵬四適監生甯璣皆卒五適庠生劉一貞早卒皆孫出孫男三女四以今年仲冬十又二日葬公于祖塋之次銘曰蒲有美人儒而商江南塞北飛車航本為養親營四方王氏奕奕家用昌兵變孤危無可將我披甲冑事戎行桓桓兵營謀孔臧流血滿城逆屍僵有子負才上廟廊西寧淵澤持刑網公乃致仕慎允明叶勿令五罷令免傷焯以能詰

承恩光本冠俯伏覲

神皇內叶雖登

天子堂璵函錦軸陳寺堂九花彬彬其良朋叶作展勝境時徜徉齋樓圖形各家藏子孫世守思不忘惟公積善有餘慶叶馬鬣繼繼氣鬱蒼止作橫形公之岡千祀萬祀永無疆

苑洛集卷之五

苑洛集卷之六

大明叔祖考朴菴府君暨叔祖妣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惟我韓氏世揚武烈肇基有宋蕭迹先元鎮于蒲關封茲朝邑至于始祖忠謙肅毅守東陵之錦樂首陽之薇始罷武階齊于編戶我先祖平輔府君不遑光德得參府君乃構肯堂惟我高祖府君恭克類惟肖不隕厥聞惟我曾祖府君整其將厥家用宏發貿曾祖生五子長我伯祖考府君希孟次我祖考奉政大夫府君顯次我叔祖考武清令府君倫次即我叔祖考朴菴府君次我叔祖考府君俞朴菴府君儒俊越人茲王是擇我曾祖曰都惟家之愛命之曰英學以世傑爰擇名族卜于媒氏媒氏曰都惟陳孺人其德惟一乃合六禮敬戒歸焉乃事吾大母降參中饋承家繼我祖考府君方踰弱冠奄忽捐殞我先君中書府君紹宗時未及周呱呱而泣而我曾祖乃復惓惓勸于家集諸祖考分授以事曰希孟汝綽而惠其司吾出納庶不召釁敵于鄉倫汝敏而秀其勤于學庶光吾宗英汝謀而紀其行貨乎商庶將有友命汝勤而茂其視我

以此廢有京積怡如戚如庭無間言故我先君雅
容力學臻于大成諸祖考擁翊之功于玆爲大矣惟
我朴菴府君玉立長身沉毅有智既奉我曾祖之
命遂服賈酌財費修宗族之恩廣鄉閭之義外禮
賓親交納當世貴人而吾韓氏益以大矣又嘗先
身解扼士之難煮粥活殍人之饑逐枉判之田誅
不義之僕望廬息爭者之訟迎門多長者之車而
我朴菴府君令聞磨礱益于一鄉矣惟我陳叔祖
妣貞柔淑慧婦道是修妯娌說其恭則孝可知矣
臣妾感其惠則慈可知矣我朴菴府君行聞既成
則其內助可知矣易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吾韓
氏之興不有由哉子男一續宗娶仇氏繼孟氏女
四長適謝閼次適仇便次適白儒次適賈宗學孫
男六邦憲縣學生娶許氏邦忠國子生娶王氏邦
樹承差娶趙氏仇所出邦召生員邦理邦本尚幼
孟所出曾孫邦憲男一仲讓生員聘李氏女二采
蘋学生員樊藻采蘩邦忠男仲熊聘樊氏仲講聘
程氏仲誦聘孟氏女二采蓮采芃朴菴府君生于
正統庚申正月二十日卒于嘉靖二年九月二十
一日壽八十有四陳叔祖妣生于正統己未四月

二十五日卒于嘉靖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壽八十
有七銘曰維嘉靖乙酉十二月有六日我叔祖考
妣併兆幽宅于此中域彼四方栽防坊玉佳氣
鬱葱惟吾叔祖考妣之德吾族世將永昌

西河散人墓誌銘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極
之長滄溟之淵紫萬物莫得而向焉乾坤不得覆
我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不
得寒煖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歸諸
大源契容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不能維
縶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榮
逆不能感激我仿佛之鳳凰萬里之鵬飛翔扶搖
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假之我大矣守道自
號也何爲者其言論幾于窮矣散之意乎守道天
資超越行蹟脫落視世外術數若無懷氏葛天
氏之民也可其中其能與乎列玄洞之儔歟郭氏
閭之人族祖父以來中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
不足者既老衍不長尺寸物里人以守道之能
大郭氏者勸之營產業爲妻子計守道曰汝聞之
耳世羈棲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羅遣之

恩也吾負性在乎之主也夫鶡棲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適遇之恩至輕也夫營金於至暫之寓者猶獲至重以樹至輕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懲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以守道於市者若聞聲於市中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知人或惡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矣今夫人於群衆之中同非德之長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非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

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豈非吾之撰夫禮法者性之縲絏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絏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君士王伯利者閭之善士也中與王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乎守道曰然韻法雖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己避己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

能無妬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寔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潸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湯湯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湯湯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夫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

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國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二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剡邑人娶剡人配張氏子男二長徐起家幾萬金

余所與贍鄰鄉幾千家貲徐並以為道氏繼娶張氏次爵先侄徐守業娶王氏女一適李倫先孫男五孫女七徐之子希孟娶潘氏希閔聘張氏一適商人樊會一適商人王廷祿一適庠生韓邦達一適商人楊紫尚之子希曾娶衛氏希冉聘王氏

稽顙未埒一適
奉府典膳姚本源一適商人何騰一幼未字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夕之土天無呼吸之氣江
河巍巍而高泰華淊淊而逝書昏而夜昭昭象
兩翼而鶴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斯言亦
散之言

大明茂才趙生仲禮墓誌銘

嗚呼痛哉吾仲禮萬人之傑也今遽已矣夫死生
修短常理也吾不傷之吾傷夫其志也仲禮不知
余之不肖也謂行己之學治平之業在茲矣爲信

而深依之探其志蓋欲凌跨董賈比迹關閩者乎
百世之下也殞竟不售嗚呼痛哉仲禮諱天秩字
仲禮世爲吾朝邑洎子村人父世榮亦從余學母
馬孺人仲禮生而穎異幼而端楷卑之上大父老
每曰趙氏兒行不左右顧惟以目視鼻未嘗見與
人交一言其族祖省武子春謂其天生道學不假
修習書一過目記憶不忘博通五經子史諸大家
文章而周易尚書兩經能爲舉子業尤精易占六
歲時世榮遣其兄天叙就師仲禮亦欲往世榮不
許乃終日不食世榮從遣之每誦讀晝夜世然

已起將癈寢而然猶未熄每奪其燈今寢焉年十
五余歸自晉陽仲禮請從遊世榮以其幼恐無受
教之地乃辭之固請來學非於周易已精且熟余
以春秋以來論式示之數日後課一題即單襄公
論陳亡禮也甚奇之自是學愈勤無故足不越閾
不妄與人交常曰光陰可惜也庚子治尚書纔五
十日自亦措且熟余乃試之太守兄及郡陽諸舉
召令論說終始不能一字試以義措於尚書者
其爲以爲神乃謀以族孫女妻之癸卯春鄉泉王
公威試即以尚書冠多士余每語諸生古人建立

事功多在少年如孫策没時纔二十七他日再言
之仲禮曰所遭不同也使天秩當其際豈肯令
孫權保有江東哉余嘆曰此武侯志也是歲秋闈
不第歸途次感疾抵家三月而卒仲禮靜淵沉毅
人莫測其際余未見其喜怒度當亦不過是也而
竟以夭殁嗚呼惜哉痛哉仲禮生于嘉靖甲申十
月十九日卯時卒于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九日
未時年纔二十耳事大叔友愛特重天叙亦以首
童拜名先卒無子仲禮亦當爲初馬孺人數夢兩
獸能入室即飛去二子生生而皆大此其徵也配

韓氏無子以堂兄天祐子光業嗣銘曰余嘗觀關中形勝西自崑崙發脉落於三輔長河自西北而南華嶽諸山自西而東會於潼關水口纔丈餘耳關鎖之密結構之巧天下莫並也京兆扶風漢唐來名賢相望而朝邑又氣止之地顧少聞焉意謂必有建功立德之賢待時特起及見吾仲禮謂文武之器將相之業在是矣乃又少折豈渭洛二水界破天心邪且三水皆崩走不常故氣之聚也則賢才生其散也則隨之而歿如吾五泉大夫靈坡雷子往往皆然可悢哉嗟吁乎紫龍飛兮何日歸

今吾無淚可揮兮

大明傳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卒子武庫大夫學禮余同鄉友也往弔焉學禮衰麻哀泣稽顙請銘初武庫居諫垣弗能緣時俯仰左遷當外補以太宜人年高將力田侍養終身焉伏里舍已七越歲矣洪洋趙公撫陝武庫舊僚也因勸駕而武庫有難色太宜人覺之曰吾兒之不出以我故邪我尚健能隨汝養武庫奉命服官政比遷武庫郎中而太宜人日思少女武庫急欲告歸而繫籍丁公不得遂時相知者又以武庫台當叙遷可使省侍歸武庫朝夕以是慰太宜人太宜人亦雅欲見武庫遷也時吏部方擬武庫補方面而選司以武庫內艱自缺告另和與歎惜云太宜人姓王氏陝西慶陽之真寧著姓清江提舉司提舉公諱道之女贈奉政大夫兵部武庫司郎中傑公之配也聰惠貞靜甫八歲授以內訓諸篇輒領悟提舉公特愛之提舉公官清江時翁諱得才以將仕階官南都贈公隨侍蒙後有遠志遂合二家之好云贈公既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而又廢于庠肆力于學太宜人濟以勤儉故家不告匱

及贈公擯于提學益養浩顧其超然自得有遺世之志凡家政小大咸太宜人綜理姑李孺人卧病十餘年侍奉周旋順適無方孺人忘其苦云將仕公李孺人相繼歿哀毁甚特何辦太宜人故當時人稱贈公之行飄然若忘機者本太宜人內助之德也初武庫幼時贈公謂太宜人曰是兒性格難馴與其過懲而傷恩若預導之叙乃命出就外傅入則太宜人示之以禮夜則口授以句讀又親札影本以課倣書武庫君學既通乃脫簪珥爲束修以就明師及武庫中式鄉試登進士入仕籍而太宜

人又善節理生事家浙裕則留意於用什濟急云
女工中饋事事精嚴尼謹内外非至親未嘗接面
自爲父爲毋爲姑未嘗一日或怠贈公既捐館舍
武庫勸其勿親家政顧答曰年惟女工則未嘗暫
裹曰我有所事事則心安而樂不以爲勞也太宜
人生於成化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二
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一即
武庫娶翁氏贈宜人繼駱氏孫男一女四武庫扶
柩歸將從葬於贈公之原銘曰毋以成子爲慈非
煦煦呴呴之謂也太宜人於武庫也始教之學終

命之仕而武庫生得榮祿養疾得侍湯藥沒得承
治命可謂孝矣若太宜人成之者其他内則懿行
婦女德之恒也維嘉靖丙午相古武庫太宜人
之柩歸於襲之原從贈公之兆乃塋而藏緊草
茂林有崇其碑以示朱永長發其祥

大明南京刑科給事中首山史公墓誌銘

首山子道豐而位儉體乏而用阻志士予今心惻
昔首山子官南都居諫垣也竭節致忠伸志就列
侃侃然彈射勿畏高明巧中者指宗衛之而首
山子能盡正德中比比矣入日既則心跡已白而

山子病天下知首山子者日望其徐而興之乃
矣乃留連二十餘年而竟不起夫於首山子何餘
於賦而靳於施邪嗚呼豈命也于長沙仲淹老于
河汾從古則然哉公姓史氏諱魯字宗道號首山
子山西平陽蒲之大族也曾祖諱仲謙祖諱全義
官者諱臣南陽府經歷封給事中妣馮氏封孺人
公幼聰悟初授書誦聲朗朗即通曉大義頗能雅
不同群兒好學不倦雖昔夜不就燈火學既成章
而尤精舉子業弘治戊午以尚書魁鄉多士入太
學祭酒方石謝公校六館士而公爲監元曰與監

元者性理之學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鎮江府推
官時郡闕推攝政上下交征吏治多苟且公治其尤
者數人而一郡肅清江東公者皆頌之公曰史青
天也然又決人鏡之獄而人祀其興獲倮金之謝
而衆服其廉黎大率之刺而人莫下以私三年而
政成頌興當道交章論薦之日行其史也乃推給
事中北當權瑾之後言路久寒公乃以謙議爲己
任彈射皆當世貴人蓋自吏部尚書以下二十餘
人既而又劾參贊司馬及守備太監曰表裏擅權
淫朋也豎濱宸濠逆節已萌人皆知之然濠權術

巧中嬰之者奇禍立至又以離間與事作者自在廷
無敢言者公乃首發其奸曰濠必為變無疑也又
上疏請省國用以節民財蓋前後二十餘章劉瑾
部韙之曰此切當世之務俊傑之見也會師臣不
合於幸寧寧嗾稔奸枉狀訐師臣守備太監秦詳
稔奸因篡公名于狀曰給事中師臣門下士也遂
罷歸公素敦孝友事封公孺人終身仁着孺人卒
臥地枕塊感疾風濕痿痺幾傷生處其弟知縣君
周情同憂喜人以為難乃又艱關脫封公之難南
都極迎養之懽生則構堂而奉沒則建祠而祀嘗

誨諸子曰孝弟者仁之本也未嘗刻意為詩文然
自典則爾雅絕腐脫俗所著有首山集曰學務自
得文藝末也為人坦夷平易弘人之度恭儉終身
未嘗與人有睚眦絕口不言人短不較人惡寄知
州渝貪狠悖德嘗常視公及肯敗亡民盡欲食之
闔閭其第公問遺如常渝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
奈妻子何惟仁人是矣公卒其柩則令歸之或以
為過厚曰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與人恭雖卑
賤亦為抗禮曰均是人也初公既罷居閉門掃軌
不事請謁惟與諸生商確義理校勘古今為物我

進修之門公素不營產業凡俸薪又不入私室歲
少歉妻子不免饑寒或鬻田園且糲充腸而已
然未嘗有所怨故蒲人曰自庵之後惟公一人貞
庵者蒲[illegible]少參也清介恬取與蒲人重之君子
曰首山子可謂安貧樂道者也公生於成化癸巳
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己亥五月二十七日享
年六十七歲配王氏封孺人先公卒繼吳氏齊氏
子男四長賓治州學生先卒娶李氏賓教鄉進士
娶馮氏繼姬氏次賓化州學生娶李氏賓世聘王
氏女六長適王尚忠次適王元從次適庠生楊鍾

次適庠生傅弘烈次適范學詰次字許徵孫男五
女六曾孫女一賓教等將以庚子十二月二十五
日與王孺人合葬於東原程胡莊之兆賓教持狀
來問銘銘曰維有之天道福善禍淫首山給舍國
士排當其給舍時彈射無所顧忌可謂忠且直矣
窮此繼抱豈歉於古之經世君子哉乃未及五十
而病病二十年而沒位不過郎官禄不繼於廩稍
天未不可諶與首山之子粹然溫仁有首山風殆
將與于經有之積善餘慶天之福首山其慶在嗣
兆然則首山未為不伸也首山之阡有者徵有

斐矣人終以之歸向所膺膺雕作者庶幾無愧焉
上有徵生

大明張雲霄墓誌銘

正德己卯四月三日雲霄以瘡卒年五十一卒之
一日吊者千人焉哭皆盡哀出皆嗟息皆謂雲霄
善士也其疾若斯其年若斯人又烏用爲善哉嗚
呼其爲人可知矣雲霄諱鳳字雲霄世爲朝邑大
慶鄉人自祖父來以貲雄于關昔表分修讓好施
樂德鄉里稱積善之家必與張氏云父貞齋諱實
配郭氏繼配辛氏許氏俱先貞齋卒郭氏生雲霄

張氏至貞齋光克光大其世弘治乙丑貞齋病卒張
氏燬於盜貲産幾盡焚殁者數人雲霄早年倜儻
任放不事家人生業貞齋既殁又遭家中衰內之
兄弟外鮮宗親乃痛自刻厲盡反舊好不數年家
至幾萬金於是睦鄉黨禮親友交納達官貴人張
氏又大振云雲霄性溫雅終身未嘗與人競人見
者皆愛重之配褚氏先雲霄卒繼配劉氏子男二
梧鑾蕭氏栢尚幼女二一聘韓仲祥一聘王義皆
劉所生也雲霄疾爲左搭肩瘡百餘孔狀如蜂絡
治法宜托裏表外消火散毒乃不三日醫輒針破

之令膿入乃撤瘡餌藥道出膿應手而起瘡遂大
發勢固已危迫又一醫進用牟牛巴豆諸劑利數
日而血氣大傷瘡遂內潰不可爲矣蓋二醫者本
市井游惰子本不通方脈偶隨方外士得一二偏方
鄉里小疾皆得效彼遂自以爲能而至此也先是
三月十日雲霄來會時尚無恙余皆之目觀雲霄
之色悶而悴枯而鮮華疾將作矣歸日值之雲霄
部除上令曰我向善飯韓公謂何既而復曰往年
韓公謂郭昔華茾華病月餘今又則我我其殆哉
居五日而疾作又十餘日遂至大故使雲霄因余

言而藥於未病既發即求良醫付之處至此哉可
哀也已故因志以示郭昔此以爲謹疾而命醫者
之戒昔曰人之命成而非惟酒究且極其非命也夫
梧將以是月二十二日葬雲霄於閣之西原來閭
銘銘曰張氏世善之家也雲霄善下也而所遭若
此人所賊於天地固如此邪或曰季世之大災祥
固難諶矣非邪是邪伯道無後許由於賢幽遠難
知有憾也夫惟此令名千載有傳

大明處士一菴尚公暨配郭孺人王孺人合
葬墓誌銘

公之子尚余門壻友也捧同邑趙殷登九經狀來
問銘公諱秉彝字天性姓尚氏別號一菴山西平
陽府夏縣師村里人也曾祖考諱達祖考諱寬父
諱釗母孫孺人公幼即敦朴不爲欺詐及長見尚
氏中衰也嗣爾股肱幹蠱用興家以大饒曰不理
其家非孝也人而不孝非子也弗孝弗子吾懼之
矣吾自食其力豈望而罔之者哉公又以興家莫
大於教子命道習舉子業督責之嚴獎掖之愛恩
慈義方兩盡之正德丁丑謂道曰而家然儒華之
中而弗能秀也而又弗克於衆也其將若之何吾

聞苑洛子者授生徒於河西而往從之苑洛子爲
發沉尚書傳義二十卷俾道誦習焉嘉靖丙申遇
例冠帶復其家一人有司舉鄉飲固辭不就曰冠
帶
恩詔也以壽耆年八十者與鄉飲大典也以德耆
何以堪之壽而靡德古謂之辱不亦益典矣乎人
益與其質公年九十殿試徃俟之至其家僮僕訢
訢子姓繭繭公雙目炯然辭氣雍雍步不用杖坐
不傾欹雅若儒適若偃然試曰斯翁也非中耆而
外發者乎春秋名鄉賢入大祀此國君諸侯容貌

辭氣吉凶卒不爽即公咨此公之福壽命定於天
者固多而德將於人者不可誣也公雖敦本不求
人知闇然日章自莫能掩云公生於天順二年正
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初七日享年
九十二歲配郭孺人先公卒無出繼配王孺人閑
閑靜女克尚中饋事舅姑處妯娌教子婦撫僮僕
上下無間言也生於天順八年五月初十日卒於
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六歲矣
始此其高壽偕老者同年而卒亦世之鮮見者也子
男一即道以尚書應貢入國學娶田氏繼娶韓氏

繼娶鄭氏女二長適解輔次適韓哲孫男三長惟
勤業農娶盧氏次惟肖業儒娶盧氏次惟馨幼女
三曾孫男一篤女二道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三日
合葬公及郭孺人王孺人於村北新阡之兆銘曰
內有善外日彰生有善沒則揚公雖闇然有銘章
夫婦壽同年亡埋玉處鬱葱蒼埴哉平取今幽堂

大明監察御史楊公墓誌銘

公諱本深字季淵號西村陝之延安府膚施縣人也
楊氏之先本鳳川府人曾祖順隨高伯祖武德將
軍從戍關中爲延安衛籍後順亦以延安見山川壯

侍愛之徒原施祖承父咸剀府教授贈奉政大夫
南京戸部郎中母曰氏贈宜人以公兄本源貴也
公七歲入小學嫋冠充府學生有文名癸酉以書
經魁鄉薦試南宮聞贈公之變痛哀毁踰未幾宜人
繼卒公自贈公宜人始卒及虞祔祥禫皆以禮毋
南宮不第報闈戸讀書曰今未盡也足不履市
肆公門乃覺弗第曰命矣乎癸巳竭選吏部授湖
廣荊州府推官苦節砥行淡泊無[illegible]生凡訟至
庭數言即決兩造俱服然後平反數四恐懦者不
得盡其情也石首奸民佐貪令肆虐成役饑饉民

卷六　十八

囂然不寧公往署邑事撫賑之捕奸民抵法四境
寧肅後新令至歸民遮道泣留一邑傾動時土兵
叛兵備鄭君承命公往撫至則召其首長宣布
朝廷威德諭以順逆禍福群夷聽命他如釋陳蠍莊
之枉破王允節之奸士民至今誦說嘉靖戊戌考
績北上屬官贓餽者不閱封却之太守李公笑謂
公曰楊公畏四知耶故荊人效清白吏詞鮮與公
為儷者已亥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庚子奉
命巡視京通倉儲去奸剔蠹夙弊頓革凡運舸不法
者論治之辛丑虜大犯山西公條陳殺伏禦虜方

畧乃論劾總撫大臣毀檳之罪
上嘉納之是歲巡按山東見東人勞瘁不忍峻治雖
寬體甚嚴務以慈惠行之故所歷郡縣民皆安堵
不擾若無遺貴人臨者惟貪吏則不少假借也壬
寅得虜諜者云賊欲掠臨清臨清天下水陸之衝
財貨所聚也乃與都御史曾公會議築羅城是役
也有生人之道民亦子來不日即工事　聞
命銓部候擢京寺仍有白金文幣之錫甲辰再按畿
輔是秋虜犯紫荊公會撫鎮請
命調軍分布關要虜掠荒縣而去乙巳調卷京畿道

卷之六　十九

蓋御史之極選也非資深望重不得與乃丙午四
月二十四日庚戌無疾正衣冠危坐而逝公友愛
誠朴季弟本潔孤弱撫育成立本潔又卒遺孤甫
七歲復撫育之愈於己子姊適董氏夫亡家貧三
子飄泊迎之任奉養焉自生員至未世廉潔自持
取與不苟世俗紛華亦無所好凡舉動必愼矩
度家居獨處如對賓客凡接人待物退遜謙抑居
官所至問民疾苦不設方畛若和樂易與者然持
法嚴肅人不可犯云銓部將錄公功而超遷之而
公逝矣公生於成化丁未三月二十六日距卒享

年六十歲配魏氏贈孺人繼配忽氏太守忠之長女封孺人子男二長吉府庠生粹美可成立娶劉氏次兆府庠生娶劉氏女三長字岳某次字恩生馬某次字文某孫男一女一尚幼吉奉公之柩歸田將卜日以葬以公友兵部郎中傅君狀來問銘銘曰惟上之蒞以端百行惟官之蒞以立百政抑抑臨深冰玉自持爾吏一貪百惡從之一夫横行萬民何罪非故爾吉實妨我惠行憲之風佐府之仁威德時出庶幾斯人

大明大梁驛驛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繼宗字述之姓張氏華陰大員里人祖徽以詩經中鄉試授山西興縣儒學訓導封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祖母陳氏贈宜人父壽用後蔭執彊在不隨以禮記中鄉試初太原為晉故地秦郡縣天下公子王孫皆為編戶而長吏顧比故民心忿不平其俗剛勁勇敢好謀善仇而三晉公族又多至西漢時猶訐告至二千石太原屬邑而晉難治而榆次悍訐特甚其人任俠使氣好勝恥屈長吏稍不平即群聚而排之有陷其身家者不非罷官而已雖給司亦以爲嘗壽俠給不必令皆榆次令缺同舍生榆人也謂壽曰令長可吾邑令既而果令榆次同舍生設酒饌候賀壽至大怒曰我爲榆次令生爲榆次人乃敢浸潤我令家人拉之地壽手杖之即徙居他舍治裝令家人荷兩世壽杖而步至保定榆次丞遣夫騎迎壽壽杖却之至榆次中丞不當起大騎迎令坐之法既視事獲殺人盜賊伏既明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大挺碎其首死擁土爲塚又有不孝子母告之供實令不孝子買一棺來立杖殺之埋堂階右亦爲墳左右纍纍相對曰張知縣不用大明律其法如此自是

嚴刑峻法有犯猾滑之不少假借榆民股慄屏跡頑革九年一節成化二十二年行取自是榆次始可治初榆次群俠苦壽束縛不敢肆百計搜羅無所得成化庚子鄉試檄壽外簾群俠於赴省必由之途設謀陷之求貌類壽者偽曰知縣與馬傘蓋夫隸深戟若知知縣前驅者一人至他縣大家謂主人曰今日榆次縣主至可得盛宴爲館主人素聞壽名盛饌以候前驅密曰縣主久清苦今乘此差欲假數日娛樂可備一歌者既而知縣至主人侍飲至更初從容謂知縣曰此小有宋樂輒令侑觴

知縣笑曰勿令人知命一人走入鄉白金十兩於
地曰賞樂趨出知縣追問何人其人逡巡不前曰
某里長也急起去知縣笑曰可第子明日知縣去
人不知其偽也前遇受巡按徼劫事他邑由他
途入省久之俠告里長科銀里長初故不服刑乃
言俗問科銀何用曰知縣賞樂婦耳按察使疑之
又以壽入省未經此途計得其偽狀事乃白俠行
捶死窮治其黨壽至京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工部事涉內府權貴人多干請有權貴人不知
壽也托壽爲攬頭地壽對使者大罵手裂其帖曰

今番且將就再來者我早朝面奏
天子自是無敢請托者人以壽刑人之狀呼爲張扯
鑽名聞
孝皇一日
上幸後山壽巡視皇城刑人大內聲徹
御座
上問之左右以張郎中刑人對
上笑曰從渠扯鑽中使或謂壽曰
上在後山壽大呼曰今日是何節令幸此何爲中使
驚走郎中六年不調致仕歸母詹氏封宜人君及

發長身美修容儀由承差授大梁驛丞大梁爲天
下要衝河南行省平章自建治大梁百司分列行
於幅輳前後承乏往往弗稱使任多罷去驛丞獨無
所遺失於是遠近多稱說驛丞者未有黠盜流劫
郡縣扞盜司弗能禁官民以爲憂道使者言於都
院使院使曰吾察群吏獨張驛丞勇敢多智可屬
盜事乃有檄檄驛丞果捕獲之又數數得僞印兩
院大喜共表爲驛丞能九年致仕歸守臣使得乘
傳入闕寵異之嘉靖戊子歲大饑君戒家人勿得
徵群逋曰此周急之時也一婦亡金叙君之野獲

之亡叙婦覺亡遂哭於道君呼婦與叙人稱惠義
云君生于景泰乙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
己丑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配邊氏子男
四長璿生員娶陳氏次璣娶王氏次玉娶石氏璣
玉俱太學生次衡承差娶楊氏女六長適叙州府
知府趙偁次適監生賈馮時欽次適朝邑縣生員李
聘次適王廷紀次適生員史廷賓次適承差潘錡
孫男八女八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城
東南祖塋之次來問銘銘曰人言華陰張承家居
三十年嘗直閭里畏服前後華陰丹崇徵之禮加

顯人不與彼不肯是必有以致之矣人固貴自立
非以爵與位言也亦鄉中公遺澤之未斬歟
大明登仕郎臨汾縣主簿幽齋雷君暨配劉
氏合葬墓誌銘
君余同舍友也資稟秀美性質温雅語言進止循
循然謙抑而中節與李明經聘相友善同舍生皆
以遠大期之亦甚愛且重焉君諱復亨字自坤號
幽齋西安同之朝邑縣西關人也高祖昇祖宗貴
曾祖時生考先鄉試中式歷官淮安通判配聶氏
生君年弱冠補縣學生歷試秋闈不第正德中援

例入國學國學生亦皆愛重君嘉靖四年授山西
臨汾縣主簿治易州廠司厚利前後官皆罪
罷君日夜兢惕畏罪從職三年還治臨汾時境內
盜賈鍾等劫掠居民聚散無常遠近騷動君設法
捕之潘臬知君能檄君主盜事盡擒獲潘臬下牲
幣獎勵邑東有高橋年久損行旅病涉君修復
之邑人立石紀其功佐縣事三四年間臨汾人甚
安便之而君不能媚上官乃罷歸歸之日民哭送
之既家食亦惟事由園安日用之常耳配劉氏幽
閑有婦德繼娶徐氏尤爲貞淑十五年米鹽佐治

家君病篤焚香告天願身代一及君卒喪祭大事
皆其經營也君生於成化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卒于嘉靖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九歲劉
孺人生於成化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
元年七月初一日享年四十一歲子男三長儒生
先卒次汝震以侍君疾亦得疾君服未闋亦卒娶
魏氏次汝化娶劉氏皆劉出孫男一子魯將以是
年九月二十九日合葬于新塋來問銘銘曰君雖
不究於科目文則斐然位雖卑而守職則惟汝賢
追昔好而志此期後世之有傳

大明純齋處士楊公墓誌銘
楊氏之先本華陰人元亂徙朝邑街子里至處士
爲七葉矣而徙祖名字無傳祖雅贈徵經歷祖妣
曹氏封太孺人父宗贈成都府衛經歷考
署上上授徵仕郎陞四川敘定州同知妣李孺人
處士名錦字尚絅號純齋性誠篤恬靜見預貴
人若甚之惡少時遊其門物有所弗合也忘有所
弗樂也軒然有氣之人孰能爲之應哉其物無忤
自童及老未嘗至訟庭曰作則爭爭則訟君子胡
爭也鄉鄰有鬬者將況焉或饋之則以之用

兩爭皆允曰擾擾焉非居身之珍也昧昧焉非貞
蒞之道也如斯可也有某氏兄弟相惡枉狀其姪
死罪群輩皆擠之潛賂處士請共証焉處士弗許
曰夫子欲之而以命錦人令之謂何欲因以爲利
有如天道矣初徵仕官富峪與嘉定也道路險遠
曹太孺人老弗克從處士事之謹曰傷哉吾父之
志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也無教二子其嚴少有拂
經即正色弗與言二子謝過始解曰吾懼夫嘻嘻
之吝霜義則曰烈楊氏立於斯楊氏毀於斯二子
其圖之事其兄隆友其弟訓迪縉擧承歡怡怡然

終身不衰曰是帝之明也鞫之哀也敢弗敦與鄉
群僕嚴而有恩曰是亦人子也饑寒休苦弗與人
同情哉處士生于天順二年七月十四日卒于嘉
靖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一配劉氏
子男二長時雍省祭官文而矩容儀彬彬縉紳之
流也娶王氏次時禮壬午擧人粹而立雅而一經
明而行擧且將大楊氏者哉娶孟氏繼娶仇氏陳
氏女一適本村馬居全孫男二曰琝曰瑾孫女四
一字嚴氏一字屈氏一字賈氏一幼時雍兄弟將
以明年二月十一日葬處士於陽邑村祖塋左之
新兆來問銘銘曰吾友程君能言處士天資甚美
言行多皆合論其世仍然程君又言嘗觀華陰楊
氏之族譜明楊氏漢大尉震之後世次甚詳明渭
北有十七房處士族蓋其一乎楊氏之源遠矣

大明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李公暨配東孺人

合葬墓誌銘

公諱宗禮字天節姓李氏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
縣嚴伯村人也父政以公官贈光祿寺良醞署署
丞母常氏贈孺人叔諱本御用監太監
英廟特賜蟒衣玉帶歷

憲孝武三朝皆家眷遇奏公爲嗣公幼習擧子業務
冠選充縣學生鄉試不第援例入國學司禮監歷
事附選給假歸累入鄉試不第謁選吏部授鴻臚
寺序班朝參閑習無差尺寸
武宗登極公充正使捧詔之雲南公通敏善交人堂
官同僚多爲延譽序班六年餘選部將擬陞知縣
公雅不欲出乃陞光祿寺典簿轉錄事公大家故
克慎取與廳事又皆理當官爲之部陞本寺良醞
署署丞三年考績父母獲贈焉從用公年八十餘
乞致仕

孝皇遣中使送歸私第公事之止謹御用公嘗愛之
呼爲四哥而不名御用公卒公營葬事禮儀極其
觀美守制三年簡毋二姬浮近於都城西門外公
擇地葬之初御用公期公必登科甲公思不其志
開明師益友必趨講席錄朋試偕同志友行路費
飲食皆公自備既入仕招延宿客鄉士大夫有慶
餞禮必主之公雖西山之遠必輟公事往從云公
生于成化丙戌三月十三日卒于嘉靖甲申八月
十九日享年五十九歲配東氏亦以公官封孺人
東氏故大家孺人父後又善經理家事遂以貲雄

孺人生于成化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
壬辰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三歲子男三長德源
援例授府照磨娶韓春桂吾妹也皆先孺人卒側
室張氏無子以族子守稱嗣次德潛錦衣冠帶總
旗娶夔州府知府劉公孫女皆先孺人卒繼娶七
氏側室京張氏無子以堂姪慶祺嗣次德滋先孺
人卒娶都轉鹽運司運使鄣州東公女女一適邑
庠生王廷祐孫男一即守稱娶東氏慶祺娶蕭氏
女年十四貞烈飲毒死京張出京張者京師人也
夫亡年少尚書苑洛爲之傳行將不朽是其節烈

女之心無考也將詩書耶抑其非烈女之志也推烈
女之心寧無書高族烈女之心慰矣古今烈女多
矣事之難處情之難決如烈女則古今所無也嗚
呼傷哉吾之爲此一字節涕矣守稱將以是年十
月初十日合葬公及東孺人于祖塋之右來問銘
銘曰吾無忽公家若信而求其故不能得也公
善士也平生無作一傷害事未嘗有偏擠之公卒
時子孫濟濟比孺人卒者殞滅無存苑洛尹拂衆
情而命守稱然後援例而立慶祺不然公已矣因
以銘之俟後之君子思而得其理焉

大明處士權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卒于朝卿余門壻友也捧吾友王殿試一治狀
請誌銘公諱景兆字時仰號質菴姓權氏世爲吾
朝邑人先居江家社遷許村後遷八里庄高祖諱
東中曾祖諱士祖諱福父諱祥世皆務本食力至
王孺人初權氏以貲雄朝邑後稍衰焉公甫弱冠
祥公知公之能立也以家政付之公振奮而起不
數年權氏復中興八里庄言富族必列權氏公剛
稜家若里人咸畏服有不當公意者輒示以聲色
即其人惶恐不自安必悅公而後已里有爭訟必

貲公既判定無能造者然見人有疾困患難必思
周援公嘗曰有親者不可不知醫方書本草不離
左右親病自擇藥劑將進必親嘗之雖數百家俗
競趨禁禨禳喪服冑緋修文學公獨於訓卿業儒卒
以成立暮年行以經為鄉飲賓二府俱辭不至曰
吾安能以高年僕僕於樽俎之間哉公性勤儉家
雖完美且自抱甕視來量入為用以成之不易保
之惟艱也殿試又引吾友唐文獻之言謂公
雖不試典籍而質美暗合若高陵大川罷未嘗登
其巔涉其涯安能測其中之有哉齊文論篤人也

其言足徵云公生于成化壬辰十二月初三日卒
于嘉靖庚戌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九歲孺
人姓党氏亦本邑營田庄名族父澤母史孺人孺
人工針刺務績紡納酒漿以供祭事尊飪以待
賓客奉翁姑孝處妯娌和教朝進等慈而不溺權
氏中興孺人有力焉殿試門文德婦道母儀皆無
歉焉生于成化戊子七月十七日卒于嘉靖庚戌
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子男三長朝用掾
史早卒娶張氏次朝進娶荊氏次卯朝卿廩膳生
員累應秋試娶張氏女三長適周鉉次適高守心

次適高守已孫男四濟經娶王氏寓經聘党氏建
經未聘明經未聘女二俱未字朝進等將以明年
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合葬公暨孺人于先塋之次
銘曰權氏名族世以貲雄既而中衰振起于公
行儉訓後業不在數自奮惟不敢業謂孝在醫
從事岐黃俞荒有秩湯藥親嘗家遂宋利我孫文
教彬彬朝卿為諸儒校附閑靜女君子是述母儀
克盡婦道孔修酒漿烹飪針刺紡績權氏中興孺
人有力歲當庚戌同年而歸偕老齊眉世之所稀

大明處士任君墓誌銘

余為諸生時君亦充華陰學生因識君於庠舍又
十餘年而君就歷德又三十年而君卒矣四十年
間忽忽如昨日嗚呼傷哉初君遣其子今舉人代
伯來就學且曰昔嘗聽朝邑韓先生說易明且盡
令人恍然有悟我心恭之汝往從遊焉至是代伯
持狀來問銘君諱傑字漢臣世為華州人高祖貞
避元亂來遷居華山之西蘇峪口再遷於東里村
遂家焉貞生士中士中生書官昉昉生者老鎧鎧
配袁氏生君資性秀敏年十一選充生員弱冠能
詩文善楷書三十而名弗播嘆曰儒无益人一至

此矣吾安能齷齪與人較甚終身哉遂告歸里舍
然誦讀書史終身不怠暇則於居前隙地射鵠爲
游息或邀里之耆士從容談飲娛樂焉君有雅度
性惻隱有宰輩才一男子投君就役後盜叔氏金
誣君寄藏也君易産償後盜金事白衆喜趨告君
亦卒不自明人曰此令之直不疑也里有死不能
葬者君出貲以助不足則請同志共襄其事人曰
此今之范孝廉也里有斂散衆必歸君則甚平人
曰此令之陳孺子也嘗謂代伯曰讀書以四書五
經性理子史爲要文以典實潔暢爲美泛博浮遝

無益也有司知君累請爲鄉飲賓不就壬寅冬感
疾癸卯春復起尋疾再作卒君生於成化戊戌七
月初七日卒於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
十有六配李孺人先君卒代伯自爲之銘納之幽
壙云子男四進忠娶王氏進孝娶張氏出承堂叔
生員朝嗣代伯娶牟氏繼丁氏甲午舉人代伯娶
袁氏生員女三長適王道次適史吉次未笄孫男
五爵娶楊氏筏娶史氏笠吉苻俱未聘女七長適
承差石汝静次字史權餘未字曾孫一櫰兒進忠
等將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冊壙合葬焉銘曰

厚中積不獲其伸慶邪於其躬於其嗣人晦其名
利玉質之貞永終吉鬱鬱佳城

大明席君墓誌銘

蒲士秦子克明謁余曰吾蒲有百口同居者席君
銘也克明義之今既卒矣敢以狀聞左右夫秦晉
之俗敝也久矣父母尚存兄弟異産而席君豈易
得哉可以銘矣君諱銘字克新姓席氏號玉臺山
西平陽府共縣東靳里人也遠祖
國初以蒲州守禦千戶所有諱清者始顯名配陳氏
生秉德配張氏生魁配樊氏生貴配郭氏生祥號

竹村配賈氏生君君幼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
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豈爲汗粒之
偶不能樹基業于家哉于是歷吳越遊楚魏泛江
湖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曰南席
云自是崇義讓惇宗族睦鄉里親友賑貧恤乏解
紛息訟成人之美納父當世君子雖蒲之州大夫
所將軍不以行伍衆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
孝于親刑于室友于兄弟義以訓子姪故今百口
同爨無間言無二志臧獲忽庭亦無爭者既老以
家事付子曰與一二知契杖屨山水間優遊閑雅

風度君儒士有司乃延爲鄉飲賓初正德中君蓋
以竹村之命援例冠帶云君生于成化十七年正
月二十九日午時卒于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
七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三配張氏子一遇春國子
生娶張氏繼史氏女六長適叉深次適梁志高與
剛王粹俱商人羅鳳梧郭嵐俱州學生孫男二長
東聘晋氏次上遇春卜以是年九月葬君于城東
石庄村新阡之兆銘曰昔淮陰貧身無策敵人輕
之馬援自示其能千金散而復積然則從事于貨
殖之疇者非特以利裕也銘亦州閭之雄傑也哉
至於百口同居可謂好禮矣

大明外孫廩膳生員南陽張士榮墓誌銘

吾尚忍銘吾孫哉舉筆輒肝腸寸裂然吾孫隱而
未見蓄而未泄孰能詳哉古人謂一字一涕吾爲
是銘一字千涕且萬涕矣吾孫姓張氏諱士榮字
仁亨號南陽世爲關內馮翊朝邑陽村人後其父
徙寺後社南陽者吾里名也吾孫生于南陽長于
南陽學於南陽且置庄于南陽將卜築焉未卒前
五十日病亟其母始携之歸寺後然朝夕猶取南
陽水飲食之蓋自洛地至歸直倡南陽也號南陽
者不忘南陽也不忘南陽不忘吾也死者有知神
其在南陽乎此吾所以哀痛之無已也吾豈不達
死生之故哉高祖諱執配由氏曾[illegible]軌配王氏
祖諱瀚配蕭氏父騰蛟累應秋[illegible]歲貢母吾女
外祖吾參贊機務尚書外祖母張淑人吾孫幼有
至性三歲時見庭前舞者屏後側身効之見吾拊
琴歸以兩手作勢告其母曰翁爺如此吾聞之嘆
曰此孟母所以三遷也九歲時讀尚書至璿璣玉
衡吾孫傳引張衡渾天儀説吾曰此書舉子多不
讀吾孫曰安有書而不讀者乎吾親授之明日再授
不肯過吾恐其幼不能悟命姑讀過泣三日曰我
不知如何過吾試答之吾孫即以竹箴書筒爲一
儀象以呈吾大奇之以是知前此所讀書皆知其
義矣十三四時即暢達三場文字侍吾遠宦於外
不及就秋試嘉靖己亥年十七提學龔癸齋取應
秋試乙巳吾在吏部問吾孫致太平之道對曰今
之舉子叢與前代不同五經四書傳註皆
祖宗之制律例者國家之成憲今庠序之士爲文不詳
傳註郡縣之吏治獄不依律例昔周王訓官曰其
爾典常作之師

祖宗制度尚遼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者乎欲致
太平必先正此二者盡致天下之治者在郡縣之
吏而他日為吏者皆庠序之士也吾與一厚倅贊
美一大臣吾孫於戶後聽之客去問吾曰適聞所
論兒殊未論大臣與吾官不同吾官遇有
朝廷缺失即當言大臣不當其必能見納然後可言若
明知其不能行身徒殃而取虛名使
朝廷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也
吾曰然則如之何孫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他
日以二事告契徐大參曰此豈尋常舉子之見哉

丙午吾淑人病孫朝夕侍湯藥吾命應秋試不肯
行屢促之不從吾怒治裝綰綮遣之明日孫逃曰
兒今陳情吾曰陳何情孫曰祖母病矣而欲從事
於功名得失孰輕孰重哉昔天子畢從之若卒啓
遁播之吾容尚得哭不悔吾祖母今疾不容孫子
陳情何也吾地痛哭吾亦泣告之淑人病亟孫
衆號呼天計無所出割股肉以進又禱告所出
香及淑人卒孫哀毀踰禮既殯如儀孫弗聞
扶柩歸京師吾吾家二千里冬寒孫露卧躄傷既
葬廬祔祥禫孝子禮不衰服三年初吾曰撫背傷

毀視稍感厲勞坐于廳命孫召淑人語對曰祖可
入祖母不可出吾曰我病不能孫驚仆于地口鼻
出血左右扶起入告淑人淑人聞其言見其狀亦
驚仆孫出視其祖入視其祖母往來號呼不覺拔
髮徒跣淚血滿膺食頃吾蘇衆為束髮頓首孫曰
真愈邪安我邪吾曰取粥來孫喜見顏面然痛定
思痛淚下如雨紫陽弟曰今日追遑惟士葉耳預
營葬地於吾墓之側曰異日身後以便服勤於地
下云巳酉病不終殤庚戌病亟吾悲泣孫正色曰
死生有命既而曰天下事未可知借言死生尚未
定止吾悲也至卒井井不亂嗚呼吾孫遽至是耶
痛哉痛哉吾孫事父母孝而有道母不喜飲酒終
身不近壺觴花不飲福歷覽群書尤精于蔡子壁
經及朱子周易占于凡律曆天度樂書龜卜方藥
之編皆究其樞要議論宏見出人意表有經理之
才事無巨細處之能當其則汎機應變淵深莫測
善用日臘遇卒之謀故行無不利而少汎逆然動
必以理論必以正無或拂經為吾意其必為國家
宣力乃竟止于是也惜哉惜哉吾孫生于嘉靖甲
申六月初八日卒於嘉靖辛亥正月十一日得年

二十有八配趙氏繼李氏男一可嫁某將女一字生員許三畏長子爾立銘曰吾孫既沒渭北趙先生以書來吊曰張子士林仰重德性閑雅淡之貴處未或先焉哀傷之過宜有之矣讀斯言也吾孫庶自慰於地下乎攸攸蒼天謂之何哉胡李爾年胡富爾才胡嗇爾才胡奪爾年謂之何哉攸攸蒼天

大明王安人墓誌銘

予述提刑孫大夫王安人狀流涕閣筆者數肆傷哉春風不見桃李實榮養而不逮古人所以深悲

哀嘆也安人當王氏中衰以閨弱質與王氏一門爲獲之任憂勤勞悴年五十餘尚未享利負殖殁焉後十三年而子太守君宗古登大科又三年太守君以刑部主事蒙覃

恩贈安人勑曰以孝睦爲令婦以愛勞爲慈母遺澤有加而榮養不逮良可悼也孫大夫曰綸綍煥然足光閨德謂非天錫之報耶古人謂天道雖悠遠而終不僭信夫安人姓孫氏封刑部主事秦菴王公元配也蒲州白茅姓父諱某號某菴婦稱長者母下孺人安人生而閑靜寡言少而佐母嬸妹從孫

姊孺人皆靜默無競淑然自淑母教以女工鍼黹綜組靡不臻巧而又時或過之母甚喜愛謂王孺人曰是兒納良妙麗必爲人家內則也長歸秦菴公事翁姑孝處娣姒和睦秦菴弟妹若同胞翁敬齋公授邠州訓導旅資不給安人脫簪珥充費本如張孺人同至任敬齋公遊晉山教諭兩任歷十二年敬齋公有士望遠近樂下交遊秦菴公日召工匠製器用安人既無妯娌又乏婢僕晝則外應賓客擇紅工食內供翁姑廚膳夜則治諸子衣履備極苦辛張孺人每憐念之安人久益竭力故

敬齋公得樂于宦秦菴公得專意貨殖而安人疾作矣敬齋公致仕歸安人久違父母既獲見益增悲感然無一言述其勞翁姑乃數數言之戚黨以贊其賢小姑黃孺人少折遺孤甥方在抱姑索鍾愛小姑哭不已安人亦有女在抱取孤甥同乳之而愛護有加以慰姑衆思家口既衆情性靡一又無蓄積秦菴公經營四方每數年始一歸中間坎坷拂抑人所不堪安人順受之雖秦菴公亦不盡聞秦菴得以保和兄弟終始無間者安人內助有力焉敬齋公暮年多病損食安人每進饌極其

諱孝惟恐不當意聞少餒即辛勤顏色張孺人久病痺不能舉手安人親為理髮足病者毋痛殺安人以手砭摩張孺人每對人言其勞輒至泣下父母相繼卒安人雖哀痛特甚而不廢翁姑之禮翁姑相繼卒安人相素菴公襄事及祔祥禫祀必罄誠安人痛姑之殁數謂娣氏言每憶從事三十年間居家隨宜術極窘濟輒咽嗚不能語或泣姑呼其理髮痛哭失聲事素菴公終身順正素菴公亦禮重如賓性本勤儉樸素親課諸子讀書不令少逸有過必聲其狀責治之衣令蔽體食令充腹而已見家人溺愛者曰非兒女之福也諸女皆命先讀孝經曉其文義而後及女工中饋諸子娣特慈未嘗少令知勞每憂長子崇義未嗣後有一孫疹發安人驚悸疾益而卒時太守君未冠諸女在閨素菴公又商于外親戚內外罔不悲嘆曰耕而未食蠶而未衣可哀也已安人生于成化丁酉十二月十九日酉時卒于嘉靖丁亥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時享年五十一歲崇義等將以嘉靖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啓安人之壙與素菴公合葬焉嗣世詳見素菴公誌茲不再書銘曰淑行以女君子流

之威如交愛式昭母儀一身之微當王氏衰劬勞盡瘁含辛自持大節以明爾嗣穀穀爾德孔邪受天之祿王氏赫赫定爾之福爾積爾遺如岳如瀆食不二牲祀陳五鼎寵衣與延龍章錫寵松楸蒼蒼高塚嵬嵬從年太史為銘於碑

[illegible]溪集卷之六

明長蘆都轉運塩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

劉公墓表

正德初閹代之殤有劉鐵漢者公也秉猷持憲直躬逆瑾獲罪雖奸瑾死無悔幸而人謀効義天神協靈得再生焉當是時也群臣擅權瑾尤肆虐頤指爲
皇制聲動即天章喜協回生死呼吸撼乾坤干心忤意則汙渚宮墻希旨承頹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燁燁朝廷文章之士牙織錦紬頌德者盈几介胄之夫首功汗級呈勳者填門比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於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於瑾前者則濟濟困鈇焉是何時也公何人也而與之抗昔東漢黨錮之禍如爐如鑊孔褒以投主爭死皇甫規以無名耻生千載壯之皆成仁取義之志公無愧焉嗚呼可以表其墓矣丙寅公總理遼東糧儲爲坐種瑾初擅權一歩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沉庵者以欠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遣家人藥五日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涯張太宰秉此與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若夫公幼而悟長而文持已之行正家之教範鄉之義涖官之政所當書者不具

書而獨取公處死生大節彰彰於時者爲世楷法云公諱繹字以成號斗山姓劉氏山西太原府代州西關人也登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初授户部主事歷郎中改監察御史陞河南衛輝府知府陞長蘆都轉運塩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云

明前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

公墓表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振其大及取名士瀞子高之論痛哭流涕良久自言其族曰昔曰吾際祥久曰天難諶公關中即俊即宅

之賢也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
廉介之操中遭震撼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
輝而弗續志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
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拔豪雄料丁力將築邊墉
以遏虜寇一二渠兇魁罪懼將必當大法或衆倡
亂而公危矣初公以左布政起復入京故事必先
補原職而後徐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
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先相故
大怨誤以公為先相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為
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諸兇幷使者

卷六　三

管屬之林侍郎廷昂奏
勑勘公事諸兇閉之憲使者出帑金大賚乃啓門且
撫慰諸兇謂公必重坐蓋圖悅諸兇心隱其械詔
使窘侍郎弗以聞而公果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
定論功超遷矣公平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橫尤若
此祥邪非邪天邪果難諶邪然公議無泯時士林
扼腕嘆息位雖褫而名弗損身雖殞而道則守後
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繩繩未艾擠公者
今安在也天難諶邪非邪公今已矣何於史冊罪
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子高曰

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頤指
氣使當其時勢摧威刼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忍
洪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自立者公于時明目張
膽數侃侃論天下事不肖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
使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
同數逆而失屢諸鎮効尤焉為政者往往務為姑
息不敢下一令伸一法遂使狂狡之卒衆兇鞠頑
待撫務而勒養恩賂戚至于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
事務政絃而更張之天若厭禍公得大行其道豈
惟遼左永清即大同諸鎮亦當聳聽知有

卷七　四

朝廷矣乃志未就而變即作獨使公一人當之豈非
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晏如之効乃
併大同諸鎮而置不講藩鎮之驕其不遠也已有
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也
吾恐後世莫察比借焉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
刑部郎中顒冉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評載之誌
銘不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
陽府寧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吏科
都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謫起陞山東布政司

左參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于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卒于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明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西河子諱瓚字汝允姓趙氏別號西河諸友以其聞於文學呼為西河子關內馮翊之朝邑大慶關人也未弱冠入為縣附學生以朱子詩累應秋試補廩膳用五年

朝廷用輔臣議令天下郡縣選懷才抱德之士充歲貢西河子應例上春官遊國學歷部事天官考勤籍入仕版選期已屆而西河子卒矣其師尚書韓苑洛表其墓曰聖賢豈夠夠於科目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何其屑屑也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於形迹生民之業無問崇卑無必清濁介在義利之間耳庠序之中誦習之際寧無義利之分耶市廛之上貨殖之際寧無義利之分耶非法無言也非法無行也隱于干祿藉以沽名是誦習之際利在其中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貨殖之際義在其中矣利義之別亦心而已矣西河子之鄉萬餘家皆習商賈若艱于息不啻西河子矣曰何若是之艱哉吾聞之苑師曰馬援微時人不知名乃自表其能千金散而後積世有無用之儒若哉不數年起家數千金而人莫窺其所自也西河子文章典雅楷書深入顏室持己推接人恭信而無僞默而寡辭若拘迂之士而其通敏闇畧又如此可謂達矣孔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漢司馬遷氏作史記述貨殖詳子貢事而深崇之是非徇于利也存魯之業在是矣使西河子得郡邑而治之廡魯之業豈多讓哉顧止于是而已矣豈不深可惜哉其子遂勒之石遂雖不事典籍居喪如禮哀痛若弗能盡者西河子可謂不死云

明贈中大夫光祿寺卿馬公墓表

公諱貴字尚賓以字行號靖川姓馬氏三原丁村人也正統癸亥公没弘治甲子家宰端毅王公表其墓嘉靖癸巳以孫谿田子貴推恩贈官

皇帝若曰處士貴光祿卿理之祖父也篤孝友于家庭化良善于里黨優游不仕人稱靖節之風授受有徒世仰河汾之化其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理者谿田子也谿田子思所以昭

皇恩光先德也故再表其墓以文命予曾祖仕祿服
田求志祖彥真勢力絶人能舉牛馬踰垣度險徙
居王村元亂避兵淳化山中卒全其家洪武四年
天下大定乃返王村村人盡死於兵廬室盡燬乃
徙丁村云祖妣徐孺人太原同知畦嚴先生女也
父仲良仁讓謹飭口不言人過失與人交久而敬
之處鄉里犯而不校嘗有野鴿群集所居廬若忘
機者將卒出未命一編皆篤厚親故鄰里之說予
孫至今珍存云妣傅孺人生公予讀馬氏家史而
知谿田子所以大也夫淵不急則淵不深畜不極

則發不輝光馬氏自仕祿以來論篤可欲代為善
人及公則日新充實益弘世德使當時置之廊廟
之間加之烝民之上其施為建立豈不道光富有
哉乃竟抑而莫伸隱沒岩穴乃今谿田子與焉意
而淵畜而發孰謂非公所不盡哉請詳論公世而
表其墓公幼而靈俊徐孺人教之學乃日夜誦讀
太原遺書即能曉識大意家貧弗能特具紙筆常
以荻畫地學書及長友同邑杜知府棠張教諭潋
石菴士彥華高處士銘切磋講輔考訂歡樂上稽
天文下測地里中極人事然未有指歸也一日徐

孺人語之曰吾聞之爾太原外府君道在中庸不
必旁求也公悟遂專意中庸師處士敬深于中庸
者也又相與研極中庸之理公南居丁村處士北
居巷村間有石橋每相過講有遺論送各期于橋
則止一夕自巷村歸論難不已不覺其踰也忽見
行人過始別去鄉人因曰分襟橋久之於六籍兩
間無弗見中庸而日以自學舉以教人者皆中庸
也吾上解析所著就問退而嘆服贈公詩有公生
質類顏淵之句一時學子大夫皆尊信之公于中
庸蓋手舞足蹈矣永樂中詔舉隱逸有司以公應

詔不就公能用周易六壬皇極諸書占事知來皆奇
驗事親孝父病藥不即功乃割股肉和羹以進疾
遂愈時杜知府師處士皆親喪廬墓人稱三孝子
云公生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卒于正統八年癸
亥年五十預知卒期語門人曰某月日入時大風
吾歸矣果如期卒葬于丁村之蝶[illegible]田杜知府所
相地也門弟子服心喪成時往拜墓涇陽周銘
者過墓必拜告所如還及問公所著有語錄一卷
周易雜占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配張淑人古有恒
言探數原者鬼忌泄天機若御史內漢以來宗冀

水郭之流皆能察兆知先洞照今古禎祥妖孽毛髮莫逃然卒不能自有其身嚴君平邵堯夫蓋能將之以德則鬼神之道自我出矣知公者方且慶延嗣世綿綿無窮豈特身安而德尊也哉御史大夫何栢齋謂當與君平堯夫同傳信矣予又謂中庸之旨原誠明于天道致精一于人心其極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公能升其堂而窺其奥焉雖與程朱之徒同傳亦可也盍見谿田子之與源流深長矣

明奉政大夫承天府同知許公墓表

公弘治甲子舉人歷任承天府同知卒于官父拙庵翁與我先君同登成化戊戌進士公又我省試同年盍世好也乃為之表其墓公諱世昌字順德號東崖姓許氏陝之澄城人拙庵翁諱某歷官至刑部郎中母楊太宜人公幼孤鮮兄弟伯叔既長勵志勤學比登鄉試尼日經學屢試南宮竟不第以太宜人老謁選吏部授太和知縣迎母就養知縣七年太和大治為諸邑最都院使院使奏其旌之凡五上省平章行御史臺諸司下檄獎之者三十二于是拙庵翁贈奉議大夫楊太宜人亦錄

封嘉靖乙酉轉開封府判捕盜不朞年地方寧謐院使又旌之丁亥陞順慶府同知起程日宋父老遮道拜送抵順慶適廣安賊勢猖獗殺官吏攻城甚急公領民兵直抵廣安圍乃解蜀穀不熟而廣安饑尤甚死散者甚衆公夙夜圖賑救之策賴以活者千計民乏種及牛具公告于當道給種買牛而荒蕪闢矣府素苦水城屢崩民且歲苦修役院使者召公圖之乃開渠西山以泄水而患息院使大加稱重命立石紀其功委署涪州小河一帶盜賊蜂起公奉檄勦平都院使設太平宴以勞之且

上其功賞白金二十兩公念太宜人年高蜀道險遠不能迎養發疏陳情終養及太宜人病公奉湯藥夜不解衣及卒哀毀踰禮三年不越戶限服既闋且皇皇然如新喪後除承天府公益勵清操盡心職務

世宗南巡公適署府事百費猥大夙夜奔勞至于昏瘵後蘇者幾再又攻修陵寢開築城池建立觀廟添設司衛皆取辦于府兩院使交章列薦而公因勞遘疾不起矣兩院使諸司憫公廉貧卒于王事各給傳騎送柩家公生于成化戊戌三月十五

日卒于嘉靖庚子四月三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公姿容秀整沉毅敏達強學修行衆方以大科顯仕望之及入仕前後旌奬幾四十章而竟止于是是固南宮失選銓曹論格也而其享年亦竟止下壽天亦不可恃與謂之何哉

明提督操江南京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陳公墓表

正德甲戌余以按察僉事巡兩浙公正位浙閫盖始識公別公二十年而公卒又十五年余叅贊南京機務公孫府學生應龍來請表盖公治命也公謹重周詳内機智而外溫醇與人交夷險通塞不易其初盖士大夫多好公而公亦聲稱籍甚官至樞府榮封三世云公諱璠字汝玉號思古浙江湖州府安吉之荊溪鄉人高祖諱興洪武初實役百戸没于陣曾祖諱翼盖白溝功陞都督同知祖諱文龔金吾右衛指揮同知改溫州衛正統間盖平鄧寇功陞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父諱綱襲指揮同知貌偉才達人謂可繼白溝之爵乃年強仕即殞歿成化丁未公嗣職年甫十七也掌衛事盖十八年而温衛稱振舉弘治甲子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總浙江糧運乙丑

武皇繼統推

恩授署都指揮僉事丁卯總理屯局庚午揚州等處備倭破衛行伏官俸鈔及歲入魚利向從事者盖多入私家公盡措爲公費又革昔日濫軍糧歲計盖四十八百餘石壬申流賊猖獗公爲統帥時武弁多濫叉無治者爲功次有邏卒誤獲防守卒六人喜報公立辯釋之癸酉推浙江都司軍政掌印丁丑實授都指揮僉事盖録孝豐湯毛九功也己卯充參將協同漕運尋有宸濠之變奉

勅符旗牌關防不妨漕事鎮蘇松常鎮四府地方公既受命杏革冗濫歲省軍儲盖萬二百餘石復立石不事事者當之罪初公佰部撥習練兵馬以

迎

駕及是宸濠就擒

上受賀班師入燕公與焉有文幣白金綵花之賜大金鎮海嘉興三衛軍餘四百名貼守金山衛泰剛港崇明所軍人五百名協守潭子港皆文行糧然潭子港已撥入江軍猶影射支糧參剛港所近衛城公皆減革羅每歲省糧盖三千五百四十石若

靖壬午推南京大教場坐營丁亥改團營果毅營
坐營尋奉
勑允恭將通州駐劄驗給官銀兼修河道省中腳餘
銀蓋二十四萬有奇解戶部發太倉收貯陞俸一
級照賜文幣辛卯陞授署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
書壬辰奉
勑不妨府事提督操江兼理巡捕公以江防重務惟
無符驗關防不便行事疏請允給推
恩實授都督僉事追贈祖父如其官甲午春三月公
卒賜葬于木嘉宋萬山之原叅一壙云

明叔祖考武清縣知縣基表

越惟成化之末中幸持權汪直梁芳威勢傾宇內
寵貴震朝廷公卿長跪稽首奉命唯謹頭頓抵墀
雖末銳而下不論也畿邑武淸密邇京左徧四境
最稱難治我叔祖美髯豐頤身長玉立動止儼雅
當度非偉天官卿簡畀而尹之時䀌牧馬斯地爲
害百端叔祖不爲應付䀌怒縛里正縣前杆以示
之曰知縣豈不見此叔祖少擒䀌頭目者亦杆而
懸之曰釋里正則釋頭目䀌怒不得已釋之䀌至
京言叔祖不稱武淸遂罷歸自是杜門不出縣六

以禮敎之不能乃坐叔繼之適應里正也八故昔
里正以爲叔祖必可致乃曰彼縣官自昔里正於
我何預焉竟不見後尹愧悔詣□□平章平
章曰卅八矣致賢豈以威力凡季尹閉門請數次
始一見亦初我先君兄子也生而孤未伯李公貞
姊丘也父母叔祖躬撫教之先君登進士貞亦
中鄉試先後由給事中任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
夫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云叔祖性介直執義
蹈矩動以禮檢兒子姪亦具大衣衽幾可謂幽獨
無愧影衾言不妄發色不假人兒世之多文飾者

則以爲迂云近世評品人物類以膺敏爲高下歷
觀前古與裝撥亂類非脂韋智巧之人所能堪叔
祖縣儒謂終於放逸夫豈有所不足哉大學謂
家齊而後國治我叔祖藏德用世成教於家我先
君表伯孤哀無告者也皆令成立今我韓氏㣧翩
科甲衣冠濟濟皆我叔祖之餘也使其授之以政
作人之效豈不在于大行哉顧泯泯而沒世莫得
而述焉漢之汲黯李膺且不能羽儀皐猷澤潤生
民直方之不能行從古皆然豈世即其所至家人咸
如之旨矣雖君子乃作仁禽且不難哉豈不難哉

叔祖諱倫字秉彝天順七年以叅沂書鄉試中式
云

明裕菴處士曹縣紀君墓表

紀氏之先田不滿三百畝及處士之身有田三千
粟萬石金千斤曹稱大家惟紀氏處士曰吾苟富
矣夫富務施不施則人怨富務與不與則力爭富
務恭不恭則衆妒人怨衆嫉力爭而且富禍之媒
也家之索也將如富何經曰富而禮天祐之吾將
祈天焉於是積義儲以資婚喪延瓜字以待疾病
禮途爨以濟行旅而懷之者多上交官府賓入下
結州閭豪傑而異之者衆內修宗族外禮鄉賓而
愛之者溥懷多則譽發矣譽衆則勢順矣愛溥則
行達矣處士曰吾往利矣是歲也麥兩穗禾兩瓜
牛兩犢馬兩駒而財貨倍入焉於是處士曰吾修
之人而得之天矣行弗可怠也福弗可恃也乃修
堤張河捍青華開元一寺焚債券賑窮乏折效有
綴焉壬申之變流賊劉七入于曹聞處士不忍害
惟求名馬處士弗與戒門賊勢熾矣郡縣且不能
支也君族危在旦夕奈何惜馬弗與處士曰賊干紀
而命旺夫助賊殺人非仁也資馬爲亂非法也旺
則焉敢賊怒焚其居君子曰吾以處士惠人也乃
知義矣處士諱壯字恭明別號裕菴山東曹縣人
也生于永樂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德八
年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四歲朝邑縣丞子年書
之石以表公墓

明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墓表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既歸葬越
明年十二月君弟殿試天祐請表其墓先是君抵
予書曰疾勢留連啓候綠跡予以爲無樂恙耳訃
聞悲嘆累日夫造化之不齊將安問也以君所負
應止于是耶嗚呼傷哉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
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埌仙觀人也嚴氏之
先唐嚴思善之後世居長春之西原思善初諱譔
後以字行或曰唐有梓人節度使嚴譔賦私狠籍
得罪誅而節度從祖褒又封馮翊郡王父氏更思
善原德避譔嫌稱以字思善有大節善推古武后
特來尚峻法思善獨尚寬平令活者其衆來周疾
之論交趾後稍退官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
部侍郎子向爲鳳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向
曾孫端威遷望仙觀父諱堯翽排去滿人君生而

穎異頴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大學論語即通大義
邑侯郜君循良吏也素重人才見君大加奇賞集
遺之十二入縣學受學於叔父堯緩君講習經書
至忘寢食而堯緩君又俊乂士也君盡得其學堯
緩君又以渭北趙永州之賢命君從之遊是夜永
州有奇夢焉歲試兩冠諸生僉憲開州劉君珂有
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先
嚴生者本僉憲賞識之力也庚子中陝西鄉試第
六刻經義爲多士程甲辰登秦鳴雷榜進士觀政
刑部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

卷七 十二

賊案無停積獄幾空虛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
既杖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
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蓋吏許受兇犯賄潛
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
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
按有疑獄數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
刑罰爲威而以廉故不苛而豪猾畏不以賄賂爲
惠而以靖故不擾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爲期而以
信故不勞而成績懋而君又敏達勤慎故並其有
土歟鄉讖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

撫按共聞于
朝戊申徵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
作猶留卒迎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年得
年三十有六君性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
先奉母既長朝夕惟以承歡父母爲念母病泣跪
進食呼天而禱父落一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
父父怒以履踏其面哭而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
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有所得必以語天祐
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爲御史遺書家人
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勢凌物利己損

卷七 十三

人常以天字安在眉頭行無不利矣初絳平陽望
邑君三年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夫絳時僚佐士民
爭以進饋皆不受可取于七人之大節豈以在
去絳而遷北守乎昔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
效郊君登悟爲先夫視君緩居身之珍治絳之美
兩無所歉云

明清軒處士富平紀公行狀

公諱鶴字宵鶴號清軒古鶴唳清也世爲西安富
平盖村里人沒已久矣曾孫道將於嘉靖十八年
十一月初三日衆二代之喪而葬焉道子門墻士

也請表其墓晉三代盛時褒賞甚異下及兩漢德
存一二廉叔度以家僕存主孤遂服民牧治行稱
平民安頌作傳列青史名垂千古無何有焉近代
專較文藝是故篤行之士泯沒遁世矣閩公事親
孝養生送死罔不以禮哭毋終而喪明勤父疾而
傷生其處兄弟之間尤為恭友析産自取其薄饒
沃歸於兄弟撫育族孤有室成業至于捐粟以濟
歲凶煮粥以活餓殍則又行義施於鄉黨者也若
公者得不謂之篤行之士哉俾寄之百里之命郎
無赫奕之聲其視世之取高科司郡邑貪黷肆賊
機械巧中誘惡傾善欺上毒下蕩然無復廉恥者
遠矣然竟泯没遁世焉公生于正統元年三月初
三日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得年四十有
九配趙孺人子男一女一孫男四曾孫男八女八
玄孫男七女四公惠人也身儕於齊民壽則過五
十人謂天道亦無知矣今觀公狀子子孫孫繩繩
衆多閒有聞人孰謂天道果無知哉

明堂弟縣學生韓汝聰墓表

華木千葉者多不實靈駒千里者多難牧天地有
憾造化靳齊人亦莫得而詰也痛哉吾汝聰弟多

而位弗偶咨秀而嗣弗續且不以中壽已矣嗚
呼痛哉汝聰諱邦達字汝聰陝之西安朝邑之南
陽人也我韓氏本慶陽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
以武貴至元中葉以金牌萬户鎮蒲關閫今隸朝
邑又數世卜壠於邑南馬坊頭規模宏碩松栢十
數種植皆百株壠外供祭田百畝吳彦常者世佃
其田取租每歲清明辦牲品餘租供族之生員後
稍稍為田鄰侵而吳亦陰賣之正德中乃計見田
三十七畝與彦常姪雄為符書供租如故事初洪
武初韓祖者始罷武階為齊民亡入洛南縣家史
失其名但相傳韓祖云後念朝邑壠在焉携長子
平輔祖歸朝邑留餘子於洛南今其族亦甚繁盛
云又四世至祖顯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淑人初封太安人繼
封太宜人贈淑人旌表節婦生伯父珏義官伯母
白孺人生汝聰少穎敏美姿容先君憲府君愛之
取為子以祭沉言補縣學廩膳生後伯父以余兄
弟四人供登名仕版伯父八十獨汝聰乃復取回
子之初汝聰赴同州歲試伯父偶得暴疾急召汝
聰歸已易簀不能言汝聰號哭叫血所出號吃伯

父嚬中疾出乃張目一視曰汝歸矣遂卒汝聰謙簡能忍納交時家門多長者車轍然嚴毅有智略人多畏而不敢犯里中有爭皆赴訴多不之官一判則人不敢再辭再辭則傾財助貧者必令勝白孺人之喪遠近賢傑無弗弔送者宗人以爲吾韓氏雞海之梁云生于弘治庚戌七月十七日卒于嘉靖甲辰八月初七日享年五十四歲先以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新阡縣南西原之上因畧撫其世系行實梗槩表其墓云

明故蒲城雷公墓表

公既卒之介一行人既自爲誌納諸幽壙矣嘉靖壬寅介一卒孫縣學生洵溥子門墻友也將葬介一請文以表公墓公諱太初字本仁姓雷氏世爲陝之西安蒲城人今

聖天子龍飛改元詔恩公以壽官公幼淳謹以孝恭聞讀書僅能紀家務性狷介寡合然見趨者蹈不說而同道者則愛重之慎取與其決義見非分之物必懼焉若浼成化初西邊用兵官府給金賜糴寬限以召商人爭趨之公獨不領金衆曰値高限遠奇貨可居也奈何弗取公不答逾年徵糴以年之稔也倍其數皆輸之邊死徙者殆百家後部檯甘肅衆以官佔易布糞尻厚利公獨齎粟合同行者笑其拙抵肅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杖日且二三四邊一時不能貿易有司將併妻子摔楚無完膚至破家以償一日昧爽偕同里數人適野途中偶坐者見來疑其捕已也不暇取所携走見遺金一袋衆競分之公獨不取且曰異哉亡金客見諸君分金而弗顧恐有他故且非分之物得之不祥越月監司獲盜詰分金者皆爲盜指誣而被刼家又皆識其爲家金也竟無以自白斃於獄正德中

縣侯劉東岡大謨以御史謫猶良尹也以公負鄉望辟爲鄉飲賓不就劉親身至其第卒亦不起劉甚高之平生凡與鄉人論談每以力田教子守分爲先家政外則課子讀書洎然靜處而已公生于正統六年辛酉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十三年甲午六月初四日享年九十有四子一即所謂介一也正德甲戌舉進士爲行人司副以縣公致仕朱子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惟仁義則未嘗不利也公不領糴金不貸官金不分遺金人皆嗤其愚也卒之衆皆亡身破家而公獨安樂壽信利

義之相去遠矣因詳書以表公墓為世之貪利而
不思害者之鑑云

明贈文林郎河津縣知縣逸恬樊公墓表

公歿且二十有六年矣子得仁以監察御史擢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將表其墓以文問予予觀樊氏世德知樊氏之必興也予追交公公精神秀爽資性聰敏心意豁如也田園廬室苟合苟完不戚戚以求美不妬勝不曲徇苟志同情適暢飲終日若遺棄生事者得仁則剛毅而通達浚明而仁厚久要不忘有古人風尹河津按直隷民懷士頌聲堙卓然故觀公則知今日有得仁觀得仁則知樊氏之大將不止今日矣公諱勛字功甫號逸恬馮翊朝邑之北石村人也以得仁為河津時贈文林郎河津縣知縣父清齋公為絳縣典史時川蜀盜起清齋公部餉松茂病甚公代領卒事為諸郡邑先榮尹下堂迎勞上官以詩對旌之會清齋公入

覲至湯陰寒病不汗公解衣溫抱如是三日猶不汗且不食夜夢老翁曰是病得艾愈乃迎艾諸分痛灸病果愈其事毋嚴王楊繼毋埋仙楊氏以[illegible]聞公雖不卒學然能識大義初成化乙巳歲大饑清齋公欲公以例入監公辭曰一子侍養真章也以才自貴顯者尚乞歸況以粟易官爲邪且迎伯父義及諸從兄弟就食於榮父樊卽者伯父遺腹子也清齋公撫至成立畀之婚室田業公亦體父志友愛之冬月鄉人有寒者公解衣衣之其人請討值後償公曰豈貪衣者邪配楊孺人亦以得仁官封云

明四川瀘州吏目屈君墓表

君諱泰字道隆姓屈氏本楚公族也漢高帝徙[illegible]楚豪傑於關中遂為華陰人世居義合里祖諱韶縣學生入太學祭酒司馬公詢令六館試之每冠多士謁選吏部授山西隰州同知有仁政祖妣李孺人考諱弘仁以君兄都御史西溪先生官刑部時封員外郎大性淳雅言行不苟曰朱子我師也君大者弗能乃弗能遵小學耶楷書適勁類歐陽詢仗義輕財愛人謙巳鄉人式焉妣李宜人亦以西溪先生贈君生八月而李宜人卒育于李孺人同知公既守廉不苟取比謝事歸又適成化乙巳之荒西溪先生巳為學生君仍田供食父兄弗暇業儒稍裕則長矣就吏一考[illegible]家世以儒而

吾以行□之何為者哉不足調縣丞謁同知公勸之
進後授河南永城縣典史署縣事時西溪先生督
撫淮楊縣里正懼君依勢為威多斂銀賚餽之君
皆叱却正旦各里循故事具白金為節儀弗容進
人僞□衆齎入于堂擲金於地疾馳去有追還
付之流賊猖獗撫司發銀千兩為軍需君典暢進
史君方易其半賊至城陷□焚之吏詣曰賦焚無
稽餘銀五百君通篆入完案唯則知之君厲色曰
國家多難又因以為利耶了孫之於市亦不為此
縣有國戚二張素橫遂近趨媚君獨弗禮家衆大
不平欲辱之一人曰梁兩人素剛安肯甘受則損
盛多事矣幸庵彭公總制河南知君樸供事軍門
屢獲功賞總制凱還論功奏陞四川瀘州吏目
欽賞白金段疋羊酒瀘蜀人鄉也憲司治焉民俗好
訟憲司有難決事輒下君後巡撫大臣行瀘稅多
欠下君典徵事民素畏君皆充欠矣恭收之數千
石君應得其惻懷一二百金未絕君不聽竟留於理
時營建宮室採大木千餘當巡撫及採木司空選
能幹官解木君與焉水手解戶千餘人往返資費
總萬餘成君亡支無纖毫不以瀘之分界居民倚

用郡影射尤沿可悍官亦未敢私禁有司□槐君鎮
鎮分界處也有當民立公側言前悍慢問之曰昌
順民也究之見瀘民百餘人持械嘯聚至君呈貢
司治以法自是無梗民矣庚辰春恩封公年高致
仕歸家居十餘年安分自律非公事不入城郭君
居官十年鄉里居十年餘業業謹篤如一日可謂
難得也已公生于成化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卒于
嘉靖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瀘士
吳子莫曰石南衙不好士人獨與子莫善因飲從
容問之南衙曰泰行素為士大夫輕動曰曾史也泰
佩之若天日及泰游歷四方凡官于郡縣者貪殘
巧中教奸詐善發財賄貨動以萬計民有一怨言
亡身破家剝民之脂膏以媚權貴賢人君子無
如我何者自討之□張已破類皆士人也泰又
心疑之子莫不覺擊几長嘆曰若此者視南衙取
與不苟強禦不畏也泰當□廁哉君子縣學生徵
言以表其墓

明湖廣高穀巡檢司巡檢贈文林郎山西襄
陵縣知縣尚公墓表

正德丙子六月十八日公卒越淺土越三十餘年

嘉靖辛亥二月二十六日公子主事若華奉葬公
于縣東高原祖塋之左制邑韓苑洛表其墓曰比
條之水有長河丙合於崑崙東分為九河九曲圖
乎華夷比之水惟河為大也南條之水有長江上
連乎洞庭下會乎彭蠡一水限乎南北南之水惟
江為大也人見河之大則仰思星宿之海人見江
之大則仰思岷陽之泉納漢沔受閩宿諸流奔趨
遡流而源汪洋淵湃可知矣使河非星海則行潦
耳將朝盈而夕涸使江非岷泉則雨潦耳將秋潦
而春乾安能其大若是乎傳以顯揚為孝之大者

非以其子之賢可以蓋前人之過愆非以其子之
貴可以榮前人之封號潛德幽行前人寔有之仁
因是而可徵也古之仁三公奕世楊氏放雀之仁
著矣九卿顯名于氏治獄之仁著矣公雖歿矣公
之嗣子若蘭若蕙若芳聯翩仕籍而蕙以進士為
部屬芳以鄉舉為縣令二君才名濟濟與日崇隆
大拜未可量也非公陰德之隆可以致是夫陰者
人不得而知也若顯德著聞或以名彰或以位貴
或以祿富身積其德身受其報非陰也必潛德盈
缶泯然無聞於終世然後不盡之惠衍及後人而

前之善始著焉公位不過下士祿不過代耕名不
過見知於閭里使非二君亦壙野蕭然一荒塚耳
故觀公者當觀於崑崙九河洞庭彭蠡以遡於星
宿之海岷陽之泉可也若公居官而守官職居鄉
而篤鄉誼居家而肅家政如狀之所列人之所知
者特沱潛既道灘汊支流耳不足以盡公也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以子孫之慶歸前人之善
焉公諱達字伯通姓尚氏關內西安之武功人以
掾士授山東青州府萊阜倉大使改授義河馬房
草廠大使改授湖廣高數鎮巡檢司巡檢以蕙貴

陵縣知縣三年考績贈公如其官生于正統乙丑
六月初五日卒于正德丙子七月十八日享年七
十二歲云

大明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北淵王

公墓表

公道當而施不既職舉而位不究行修而人不知
中遭毀阻放逸沒世寔泉弗淑君子心惻焉於是
尚書韓苑洛表其墓曰大岱山名不必至其巔但
峯巒聳抱有花有竹有松有柏可憩可亭即勝地
也涉泉者不必至其源但潴而深有荷有菱者

蝦有魚可舟可釣即住境土登仕版者位無崇卑克宅爲醫職無小大就列爲稱公始稽鈔關繼監兌運會計稱當昔豐嗇刷督理邊餉出納惟允懋糧充足三軍咸悅當其併節鎮大臣至與之論確邊機謀議撫政而元戎參佐莫不稱嘆敬服其後明亮不溢於常職之外又如此此其主事員外郎中舉職于部屬者也自郎中陞參議分守關西開司平凉平凉多　宗室且驕橫凌轢官府侵虐小民公均祿糧以洽其本根刑擬置以剪其羽翼姻眷比附者連坐以法由是豪强斂跡官民不擾胡虜有劇寇大肆刼掠公擒其渠魁釋其脅從地方以寧撫臣上其事

天子嘉其功金幣羊酒均錫焉由參議進副使振揚風紀一道澄清乃承祖母之重繼接祖父之變哭葬窆之必誠必信虞祔祥禫一遵古禮起復河南尋進參政整理驛傳關內稱平而公罷歸矣此其歷藩臬而舉職于外臺者也使其進節鎮陟卿相則其贊襄陳力豈不如今日哉彼有重爵棟撓曾美而鼎折一線之外失足則隕百泓之中過覜則陷又惡用登進華之寵閱是論之可哉夫鈔關監兌皆貨利之所藩參臬副皆顯要之官至於大同邊郎涉餘年皆顯而咄中招買之利動輒不貲公始終冰玉自持無毫髮涴染又常以士應女潔一戲終玷訓其諸弟姪則其自處可知矣而當道以簠簋不飭論罷公官夫瓠巴鼓瑟至感流魚奏之于門誰爲之聽哉卞氏之璧徒抱泣于中野而已士之見知古今爲難人不知公豈足異哉雖然方田王公之狀南淵楊公之誌歷歷可述漁石唐公謂之中流砥柱巽軒觀風者采之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孰謂人果不知公哉若貞峰先生沒世而名不稱唐偏中之曰天至高而卑聽鬼神至幽而明聽天知之鬼神知之何謂名不稱哉曾聞之水深而波易動木高而風易撓方田謂公方正自持不習諂媚是故有以招之矣然合抱之良蛟龍之生胡損焉公姓王氏諱納言字允忠號北淵山東淄川人正德丁丑進士孤時思時錫參之石

大明文林郎長壽縣知縣贈承德郎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趙先生墓表

先生卒且三十餘年矣嘉靖壬子子求州太守渭北公與若稚山撰述懿行叩吾友四川行省少平

亨渭野樊子為之狀求贊尚書苑洛韓子童時習知先生素稔狀又實錄也于是表其墓曰士君子胸懷脫落而無所閉藏資性渾懿而恥為機械制行坦夷而不為隱怪此居身百後之道希賢進德之基也今觀樊子章所述豈啻千餘言凡先生生而家士而庠出而官處而鄉乎老無遺大率若此所謂脫落渾懿坦夷者皆先生之所長閉藏機械隱怪皆先生之所恥也世固有雄才宏畧談笑以揮天下之事而胷藏險陂又其有高視闊步問學自修托跡于孔孟而內實在汚人見其飾助揚名登槃陟顯或者歎視于先生而不知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以是而孝于親以是而友于兄弟以是而尊賢取友以是而敦本崇實立教于延津以是而省刑薄斂數治于長壽以是而周貧濟急敦睦于鄉閭是故父母安之兄弟友之朋友與之學曰光大教日弘數民日感懷鄉閭敬而慕之矣以先生之實則雖有服大僚可也乃位不過邸官名不過鄉士人謂甚無徵也而渭北公通達明敏強學飭躬服先王之教甚弘其業發名鄉試賜第黃甲官部屬終郡守宦跡所至卓有令聞而先生以渭北公官工部時贈承德郎虞衡清吏司主事然後士君子之報始伸而先生之心慰矣先生諱龍字虞臣己酉鄉試中式授河南延津縣教諭陞四川長壽縣知縣配仇安人渭北公諱儒字席珍號渭北云

苑洛集卷之七

葉母還金傳

利者人所同欲金又利之重者也世世衰道微士多懷利豈惟後世昔榮夷公好利則成周時已然矣豈惟成周三苗泯泯棼棼焉者以貨弊法雖唐虞時固已然矣豈惟唐虞黄帝時蚩尤始倡亂端以殘其衆而利源以興載觀斯世固有高才雄辯談笑而揮天下之事亦或博洽脩文富五車之書手操班揚之筆至于勞代之利觀戀戀焉弗能引而決之以買禍媒敗者衆矣故見利思義古今所

難也世葉母以閨房之人能返白來無後虞之金斯不足表而揚之以風汙俗乎作葉母還金傳葉母新安人今中書君彬母也隨夫封公僑杭時中書君甫六歲獲遺權函金二兩歸諸母母驚曰無力而有獲不祥環里閭求亡金子終莫得母曰函金于權末賈也蓋罄其產而亡將無生矣夫已利而殺人大不祥將安用是乃命僮僕諸鬨布販者亡金子涕泣言遺狀審果亡金者遂付之亡金子以疋布謝母又固卻之亡金子感泣去明日率妻孥稽首庭下且曰我小子縣誠也惟母子子孫孫永享祿後過門必拜母久不使途則專謁且以母德告諸人人而當世長者聞母還金德歌詠之撰述之集成卷冊云贊曰昔密康公得三女密母曰女三爲粲粲美物也何德以堪之必致之王而康公不聽王滅密密母葉母其見同而康公中書君異也今中書君直內廬日與宰輔供機事而他日晉陞無量矣班彪有言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然則密母知禍而葉母知福邪

王太安人傳

嘉靖丙戌正月初七日太安人卒其子吾友蒼谷

王子以傳聞奇願奇也辱王子知愛以其所聞者序次之初正德壬申王子以山西左參棄官歸養不書王子者或非刺之戊寅薦參四川不起壬午改元奉
詔起用乙酉薦參陝西起才五月而太安人卒王子僶俛出關哭之慟人以王子過禮矣夫王子之志可傷也王子學期壯行而十五年漠然伏里舍卒太豈忘情於斯世哉凡爲太安人也王子淬礪名節如完趙璧而甘心識浩然長往太豈以過行自徇哉凡爲太安人也當王子之爲也方固辭太

安人命之出王子曰毋老矣太安人曰正吾老汝
宜出矧今吾尚健後幾年郎汝真弗能出矣吾將
爾世見汝大行哉王子惕然起駕車入陝進退之
志尚未定也乃遽及此王子之志可傷也其憫宜
已太安人姓聶氏郟人平山先生之配也平山先
生姓王氏名璇字天器以貢士授漢中府南鄭縣
訓導陞宜川教諭以王子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
主事太安人亦以獲封焉父聶翁倜儻慷慨義孚
於鄉閭人咸尊之稱曰聶翁母王孺人敦厚醇慤
太安人生而異常女靜慧婉婉幼能服勤鍼絲終

日聶翁愛之每媒氏至聶翁輒曰女須名儒也時
平山先生秀出士林聶翁擇而歸之初王氏爲郟
大族至平山先生中衰矣太安人適遭其阸年始
十七乃躬操井臼事翁姑曲逢其意翁病久臥床
妯娌事之或稍怠太安人爲之侍且曉譬諸怠者
姑每病太安人晝夜扶掖至手滌溺器君子曰太
安人孝姑性嚴家政必均妯娌或欲獨勞太安人
者姑覺問太安人且曲揜蔽之伯兄父子胥訟譁
誣衆共訾之太安人曰是誠未能感之他日復及
太安人太安人或白之太安人曰誠不足也誠苟至感

宜至哉君子曰太安人藏平山先生既廩食太安
人從內政其理王氏中興焉成化甲辰歲大凶人
相食太安人佐平山先生施穀賑饑全活饑人王
宦世其衆諸饑人死且言太安人不置平山先生
任南鄭時漢中守長者也爲女擇婿因延太安人
試問之太安人曰吾兒已指腹獲耦矣子婦董氏
死南鄭平山先生任滿家衆欲葬其地太安人必
載之歸君子曰太安人義平山先生性介急酒而
益厲太安人曲爲承順終其身敬如賓每平山先
生從外來聞其履聲即肅然成容平山先生既卒

家政悉聽王子王子方以安希樂道爲高人或有
所覬辭受悉聽王子王子曰勿奪吾兒志君子曰太安
人哀初若姊或中饋未備平山先生怒命撻之太
安人持杖入廚惟擊案席若撻聲于婦維多女覡
之有過未嘗面數讓之王子兄弟備至及諸孫亦
未嘗不以義方訓之君子曰太安人慈平山先生
始一貧甚高氏女侍歸皆饑適絕糧平山先生無
何爲汲水經復纖組以腰帶女既飲曰水止止渴
衙太安人抱之泣既貴纖錙銖毋所以贅餘事弗
遣喪未之亡多述太安人懿其事共付擬聞太安

人者皆驩然歸也正德末諫巡遊者多杖死太安
人聞之泣曰吾兒溥溺復自茲始矣君子曰太安
人識太安人生於正統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卒
享年八十歲子男六尚忠娶霍氏繼趙氏尚文娶
寶豐牛氏尚志娶劉氏尚絅娶周安人郎所稱吾
友蒼谷王子也尚明縣學生平山先生病明嘗刲
股太安人疾不赴試提學蕭公鳴鳳移文旌之娶
汪氏尚絅冠帶生員娶郭氏繼文氏女三長適孝
子高光霽先太安人十日而卒次適太學生劉山
青次適里人于思淵孫男十二女十七漸娶徐氏

卷八　五

津儒士娶郭氏渡聘趙氏長適周氏次適生員舒
縉次適劉型次幼未字尚忠出湯娶焉氏滔生員
娶宋氏闌聘趙氏長適周迪次適郗思晦次字郭
上尚文出漸娶梁氏洞娶劉氏潞娶谷氏長字郝
師堯次字高抗尚志出同壬午舉人娶祥符李氏
和生員周安人卒與父廬墓三年父殁又獨居三
年府幼俱未聘長適大學生信陽何大次字葉縣
儒士牛沈裕尚絅出長適高東次字劉桐次字生
員張思次字宋光亨餘幼未字尚明出曾孫男五
女五贊曰女德之貞尚矣郎中房闈門受之斂貲

諸史冊君子固以爲難也周未聞布積穀活饑殍
及忠致誠定行知當儆乎夫夫大賢之極致者斯
亦不足以式內乎太安人者蓋鮮矣

郭宜人貞節傳

慨大淳風既漓季世日偷苦節殊芳視爲身外蒙
垢偷淺戕性命雖章縫之士凡志圖乎膚敏矧
簪珥之人能操存於恒一斯亦不足尚乎作郭宜
人貞節傳宜人姓談氏戶部江西司郎中郭君汝
能妣也年十七歸贈君贈君有二子孟某仲爲郎
中贈君殁宜人未及三十而孟某繼殁郎中甫九

卷八　六

歲值歲大凶鄉人宦而富者見宜人家貧又無依
倚數凍餓幾死謂其志可奪媒聞之宜人痛哭曰
凍餓死小事耳吾不死殉者以遺孤在也吾豈畏
死者卽死可見吾良人於地下媒何以至此哉郎
豎指流血淋漓呼贈君之靈併而誓之以示不二
媒氏嘆懼而退乃力作口織撫郎中當就外傅特
命之學用或不足鬻田爲脩或解衣爲郎中贖書
而郎中學遂成登名正德丙子鄉舉錄矣後郎中
歷州郡至今官濟職有聞者本激勵婦之苦心撫
教也嘉靖戊戌有司以宜人貞節事聞

褒表其門士大夫高宜人之節爭爲詩及文頌揚之乙巳太廟工成禮備
天子推恩臣下贈君得贈公政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宜人亦獲贈云贊曰吾友王瑞溪曰易所謂貞大一者其斯人歟夫古之制女先範女師女師之而男女正萬化出矣談氏之行可謂錫類也

李烈女傳

他女之烈者恥汚之辱已死烈女已能潔矣而恥人之汚死焉嗚呼烈矣作李烈女傳烈女姓李氏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嚴伯村人錦衣衞鎮

帶總旗德澄之女也嫡母劉氏早卒繼母王氏生母京張氏烈女甫六歲而父卒李氏名族門第其高王氏恐其汚也攺事他姓烈女獨與京張氏處張氏者京師人攷稱京張氏夫亡年少烈女不勝其汚也然痛父之無後哀母之無依大哭三日服毒死年十四贊曰將不詳書其事烈女之心無考也將詳書耶其非烈女之志也推烈女之心寧無書焉厥烈女之心慰矣古今烈女多矣事之難處情之難决如烈女則古今所無也嗚呼偉哉吾之爲此一字萬涕矣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陳

公傳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占籍名[illegible]家於泰和[illegible]家史始祥可祥可生道源道源生良佐良佐生[illegible]季生彬通地理學公曾祖也祖[illegible]贈[illegible]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黃氏贈淑人父[illegible]東菴[illegible]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illegible]贈淑人公幼而穎異生五歲東菴公即命就學師所郎能勤勉[illegible]列名號祀

之東菴公爲模大子石刻像[illegible]之[illegible]者王[illegible]嘉公主[illegible]大子及配[illegible]遺公公謹事於家南[illegible]朝夕焚香拜春秋上下請於東菴公致牲品奠祭人有[illegible]朝[illegible]上下[illegible]者皆謂公精誠感格神像來弘治己酉年十[illegible]公山考附學教名士慎許可獨稱[illegible]公乙卯二十[illegible]式九月東[illegible]千秋節[illegible]四[illegible]缺一公郎代缺相祭降[illegible]人知[illegible]丙[illegible]問榜進士[illegible]中[illegible]戊午授刑部廣[illegible]司主事[illegible]公應

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皇親張鶴齡寵恣過厚也曰追獎忠直謂太監何文
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
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怒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
斥絶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老與本等除縣
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東菴公封如公
官帛淑人及配蕭淑人皆封安人大司冦閔公簡
公入本科典章奏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

剏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
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
命江南審録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
部擬公便勘
孝皇遣中官問内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輔臣
曰雖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囚當死特失侯
命耳今既還官宜從紀録法
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
及考古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
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六九月陞湖

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
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推衍
聖制爲十八條自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
品士維公同年御史弟某公表弟某列下第縣學
官爲請公曰顧公論在學校而提學學校首安
可私凡以旨士者何邪閲卷務詳盡一字一句必
加評品口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
師士子鮮有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
爲講解曰吾蓋作師勸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
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某人某事見

口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
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
侵越公曰是導御史不遵
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嘗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
達大體者李在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
下二司矣公白度不可以言語爭乃具疏兼程上
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送黜退
生且欲復廣參巡按送民生十數入學公皆黜革
之守武當者草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

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啓公報曰開中門
則入否則投剌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韋前席辛
未擢湖廣右參政時流賊剏掠南贛提督發兵勦
捕撫臣以公守郴桂益以援南贛也公檄守備
提兵營於交界以候夾攻復擒賊秀於湘江洞庭登
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
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聯郡守頌曰詞章宋玉號
令條侯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
入口抵家哭又幾絕葬處塋哭陛祔祥禫一遵古
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

吾道靈輀入非易管意也豈蔑之以禮乎服闋擢
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崇應整理
鹽法王公薦名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推
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萊
公訃哀痛喪儀一如韋安人之殁戊寅服闋巳卯
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閣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名素擅權驕貴紀
公卿如僕吏副使王公綖出謁入曰谷素尊大嘗
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辱屢不徇人以
非禮之忝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

按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
衆皆默然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
彼雖作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
茶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
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參六曰舉
人才七曰選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而法
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各自便
故胥吏觧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克云陞
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

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
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
群亦不可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
萊蕪礦賊王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
甚猖獗公相機剿撫捷聞降
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
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
妣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蔭孫圻入監讀書初公
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乃一一徵省為其凡事

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開臨清倉夫欽差
倉內官剋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走役者
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
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户至賣子鬻産不能償公亦
因事奏令每馬徵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補云改
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
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擬各官祭服
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杏考政南吏部侍郎遷
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
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

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
民日困腴田多為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
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
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
人心懼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至公從權
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
郎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
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
淳及五縣民心俱服應孫圻殤公以疾乞休
報口御史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

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
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
影射正德十六年
登極之後詔下傾役仍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
疏奏免南京各衙門亦奏公差隸撥並革隸與馬
快照例每年燒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
由是小民雖得息有司猶皆煩不識蘇松等處
稅糧甲天下通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
不納者各户自解命民户自解里完報於是大家率
怨害寺民多受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悔公檄府

候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男暗補蔭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陳洽
於常州府錢溫祠祀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
率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為社倉儲常平或為社
學訓蒙已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及下而不知公者感於繇貴大諸
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既抵家閉門掃
軌不輕接謁進脩者述無閒時日辛丑三月中旬
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丙時卒卒之辰尚兆頫
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一壇官爲營葬事贈工部尚書公容貌偉
秀儀度嚴雅望之知其爲有道人分剛執法人無私
干雖權貴不少假借然謙抑恭愼不以爵位自大
一念好賢之心不啻自口出爲政以人才教化爲
先歷官所至興學校褒節義禮賢俊獎恬退黜奔
競賑貧乏抑豪右凡有裨風化靡不樂行立法雖
嚴然以惠澤爲主故山西河南湖廣所行時士民
號哭擁送道路塡塞事親至孝處兄弟友愛然必以
禮飭家奉先有祠歲時朔望朝夕皆如儀强學日新
老而不倦所著有脩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

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於詞藝
之末整庵羅公欽順曰公爭不佞披集解六經多
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
言滿耳離眞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
寓一揚於斯以日闢公之紛綸以弗迷其所向又
非幸與而胡公纘宗亦曰公之學古學六既蕭淑
人子男三長時次贈補附者世次胙女四孫男二
長郎圻次坦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心一身利
害者士之節當日德時權貴肆聚洸潛者而省閣
當國不降志徧仵當太監之正當今人用之正

神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
毛漠然無所動頓于監察諫垣則嘿然退遜莫敢
與之較是非得失湘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
試依依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閑燕之
政孜孜爲民而貴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羅多
口讒佚沒齒臣忠亡節斯無有矣昔公之節離任
而行也士民輒號泣擁留塡塞道路有出然哉曾
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公卒之辰尚
兆類不冠危坐西廡則平日之矜持於動止威儀
可知矣然則考公歷履有本者如是爾胡纘宗氏

謂之古學也信夫

嘉議大夫總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地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劉公傳

公諱玉字道伸姓劉氏號西溪其先楚人族漢高
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至元代從江遂爲華陰人曾
祖亨洪武初書吏後隱居學究雅不欲仕附於人
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鄉飲行俗稱爲
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
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爰之號
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喜摘古語存義禮至老不倦

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妣
李宜人公甫十歲而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
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
入于懷驚寤而公生天性聰敏逾人六七歲時樸
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論語孝經夕即記憶不忘
稍長就師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手不釋卷隆冬盛
暑或誦讀徹夜成化乙未名邑庠生庚子浮梁戴
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
為成材文時學官怒公欲黜以公尚未成材公既
就試兩題皆為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賞而撻

卷八　十七

學官秋遂中式甲辰登李旻榜進士秋九月劉宜
人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詣推
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奮食炙口公辭曰使君法
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
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決故數數
邀子來故示知厚役必求援寬釋之公乃謝子公
曰在使君尚義則可在則潔身之初當潔白自勵
賑公猶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
哉推官嘆服謝丁未授刑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
撓案無冤獄不數月主事缺名待其尚書江西何

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郎中署有員外
郎亦不得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
主事印主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上事非常主事亦
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
獄卒往往厚索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點獄
事卒曰鎖縊殺一囚是夜夢囚訴冤明旦根治得
狀白于尚書尚書曰要囚也姑置之公執不可卒
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衣奸人依憑權勢
郡縣土賦至輒句攬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往往負
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白尚書捕治

卷八　十八

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
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也縱之如
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請錦衣謝公曰直自
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頭
犯法刑官逮之柰何欺與錦衣
朝廷必服法官乃不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
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縱罪人刑非法有意加
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即當
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責俱抵之罪尚書復
大奇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郎中缺劉邑韓邦

奇侍父福建按察副使蓮峯先生入
覲駐通州邸命邦奇訊公時邦奇來自閩七千里矣
蓮峯先生與公新結男女之好也公留食出生雞
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公曰子饑甚也邦奇
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
也明日邦奇父命蓮峯先生方與同　覲者參政
陳公奕邦奇言陝西有人屈秋官不得門牆蓋公
蓮峯先生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奇時年十七
陳公以手執莕熟視邦奇謂蓮峯先生曰恠哉此
子顔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乙卯陞山西

司郎中遼東巡撫武臣交惡
朝廷命選差剛正官勘問爲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
直巡撫而抵武臣以法武臣枉狀奏公徒行清白
之名而無變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
察之言而重彼罪
朝廷知公爲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以威乾
宦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上官與衛雜處
且當廢而遂我易生日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
者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
試使果爾斂終當不易心命數之不能移也又曰

上君子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
床籌錦而簿地指簿呈公征需亡八千金公嘆曰
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横斂耶取簿付
之火府有妖擲甎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
及首領佐貳官又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
草有火起或米頭有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
院内公乃告於城隍謂城隍與公相表裏皆受
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强暴横行及民之不得其
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恠肆行以爲民患尊神
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殄此災異毋或

曠職以作神羞妖災遂息境内旱禾稼枯槁公將
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
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既而
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重士大夫有三異贈
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剡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嚚訟素稱難
治入其境見六事孔脩四境又安倉庫有餘矣之
積兩問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慮慎之操處
事公平而有勤能之稱爲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
必須不次擢用乃協與論乙丑公陞河南參政承

城縣楊姓者爲豪猾誣告公得狀治豪猾罪楊氏
獲伸爲公立生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
食及公署印事咸從出外公恠問之咸謂使君衙
無滯事人無久留者貨食不便從出別求生理耳
撫按交章薦忝政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使公自
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有乖鞫問糾
治一以至公處之非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枉縱
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瑾故都御史錢公鉞家
末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瑾至果怙勢作

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瑾怒甚衆懼莫敢
言公從容曰
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
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
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瑾聞改容曰慮長好
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
禮善處也初公在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
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
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開至河南陞太僕卿太
僕司馬利近年相沿爲奸胥北包攬代納請托咨

計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焉多不堪公乃
禁革之太僕爲之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
權瑾瑾令邏者偵察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
官太僕官久有污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
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
有騐稿存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運舡多稽
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
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
漕運總兵左璫不悅公乃托此曰都御史豈大于
公侯伯令居其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據

人爭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饋
銀器一卓公怒其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舊綱
所載且知縣叱出瑾旣敗其御史但言公爲瑾鄉
人數數遷轉皆瑾所致往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
故怨公連姻南氏當道欲傾公歸一歲四遷實權
布政遷都御史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
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其知縣科斂千萬金公按
治之知縣饋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卻之按
治益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
起復北京至淮安謁公公不納遂挾私憾其恭公意

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為某御史也但言直平生未
嘗分毫苟取如浙藩一知縣餽金求解職事當時
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某御史色沮
愈恭公怡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
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璀敗當時科道皆嘗
伏謁璀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璀無染故得肆意傾
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
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
宦迹所至皆有聲稱與人言偲偲無隱亹亹不倦
然亦以此得罪于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illegible]

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
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于猖狂耶故公里居
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耒耜為
子弟式雖當今人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
人無貴賤貧富一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孝樸庵年九
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弟泰當京感時疾
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
而避乎知此哉時有名醫某難致公跪於門醫感
而至與禮亦不受曰公為友愛人某獨不得為義
人耶竟弗肯受而去

詔進階己丑總制尚書王公瓊薦起用不果公才足
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雖七
十餘而強健如少年衆謂必有樸庵先生之壽乃
一疾竟不起其亦命也夫公諱闓
字上達別號節菴公生於天順戊寅八月初五
日子時卒于嘉靖辛卯六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
十有四配何宜人側室田氏子男四長國子生娶
王氏繼娶宜氏次娶梁氏石宜人出嘉邑庠生娶
李氏遇渶幼未聘田氏出女五曰長適洪銅縣丞
李鉞曰淑適山西布政司參議朝邑韓邦靖曰[illegible]

適同州生商州南秦石宜人出曰淮適邑庠生靈
寶許俗曰瓦字邑庠生李允祖田八出孫男七孫
女九倩曰衛者王之大門世籍盤一污周公才美
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親資以耀閭里受
賕惟米以潰敝所者衆矣我公試餽乞賑饋
乃辭曰三之禍如路脱罪人之患公今聽其言凛
凛然令人採畜成而患某牛被地跡簞瓢之志
孟子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二於我何也在當
其時閉戶饑死則於陵仲子之傳又非公之志也
予既非時公[illegible]而後可以於此使[illegible]一上宗行

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倖致也

王安人傳

安人姓周氏吾友山西參政蒼谷子王君之配也以蒼谷貴獲封安人云初母劉感異夢而生安人奇於嫡母王幼篤愛之異人父九梅君與平山居士君欽權因出安人平山君詰以誰氏所生或紿以劉或紿以王衆々閧視徐聽安人指園南大桑樹曰我其生於此邪衆咸異之平山居者蒼谷父別號平山居士云年十四王命學女工於蘇姆鍼絲纂組輒盡姆巧乃々人時或過之於是姆歎曰周氏兒妙麗不常我女能爲若師也二十歸蒼谷蒼谷入國學及歷事通政司既竣蒼谷將謀歸安人曰事垂成而欲棄之耶於是蒼谷感其言卒與龍湫浣溪諸子相與講習於京師安人卒以女工業萊佐蒼谷夜誦而蒼谷之學自是有聞矣王氏既世以樹德不積貨業而蒼谷又操行務脩潔故蒼谷雖歷政府至々而衣食綮比其棄官而歸也家無餘蓄安人勤紡績時孕字以奉姑氏供賓客故蒼谷再詔不起時謂安人有助焉安人雖女子然有識度初蒼谷爲舉子時邸巷有惡少横逆於谷不能平安人勸止之乃是晚惡少以他忿縊死谷爲吏給時同官以吏故觸怒太宰蒼谷遂欲去就安人曰柰何以小忿而忘大功且中人計又太宰意未可知也既而竟得考上上辛未六月晦京師大水比舍傾壞衆惶懼詠筏安人從容具饌且給比鄰竟亦無事安人事翁姑以孝處妯娌以讓待童僕以恩平山君之卒也聞卜幾絶服簪珥以治塋凡朝夕奠哭朔祥奠祀皆取辦於安人於又甚精潔也祖姑李年九十衣服必手製飲食居是必躬佐之李病且不起矣聞安人茶至則茶饌至則餒他人奉之則搖首不食娌氏有毀其貼飯出辭語者安人笑領之顧轉怒欲歐則安人匿不可見矣僕春陽得罪蒼谷欲攟伏懲之安人曰遣之足矣或欲拘其衣襭安人皆與之安人雖不讀書而曉識義理白歸蒼谷非賓客祀祭慶會事不施脂粉當居平山之喪安人去世氏既若干年比至郊俗蒼谷奉几筵歸後乃歸穿一布綳歷五見不易嘗亡一劍行坐思之既得乃已曰物雖微非婦慎也蒼谷每集諸名士飲安人輒於軒後識聽其語退與蒼谷評之皆當其理乃於己卯十二月二

十二日以疾卒卒之前二日家人欲問巫安人拒之安人生於成化己亥閏十月初十日巳時至卒享年四十有一子男五同娶何氏合才府常安大卒後兩月而殤女二曰淑媛字何某荷媛積曰覲妻勸起樂羊斷機世稱蒼谷子今之有道人也及勸王安人譜而知其有由矣夫其他懿行淑言固婦職之恒也若其居平山之喪禫而後歸寧則幾於聞道矣豈可以常女子論哉而其所享僅若此蒼谷曰蓄而未發勞而未逸耕而未食豈不信歟嗚呼惜哉

韓氏三世貞節傳

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亦樂有賢姑婦也內德之教其感尤深也我韓氏自先祖母張淑人至貞恒一先嬸雷氏繼之弟婦許氏又繼之一門三節世所鮮見豈非有所倡率儀式而然哉嗚呼我韓氏何不幸三世見夭禍又何幸三世得貞婦也依韓氏三世貞節傳先祖母姓張氏年二十七先祖贈都御史府君卒先君生纔數月祖母性剛嚴先伯父年幾五十怒輒撻之凡呼子婦稍遲不唯即以兩手自擊其股股爲之青我先君爲刑部郎中時

孝皇覃恩群臣親老者許歸省先君奉命至家時先母亦兩封至宜人矣祖母命先母與伯母負不先君他出歸見命二隸人代負祖母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先君罵曰如有皂隸令皂隸代無則不喫亦邪先君笑曰娘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子薄弱且有娠以是代之祖母怒始解病革已易簀就正寢忽張目呼予曰邦奇幾乎忘却一言我死後無與爾祖父同穴予曰何故曰我節婦也豈可又與男子同穴予對曰正爲我祖父守節正當同穴又曰汝仔細商量無致人恥笑氣遂絕有司上其事

聖旨建坊旌表其門雷氏年二十五夫韓繼宗卒遭繼姑之虐怒輒以簪刺其股肱流血淋漓又遭惡叔凌害白端竹磐南山畫理生事夜則閉門慟哭徹夜有司上其事

聖旨旌表其門坊價已領時値饑饉食費之坊牌至今未建雷氏大名府同知爵之妹也[illegible]苦節老而彌篤可謂難兄難妹矣許氏年二十[illegible]夫常邦仁卒無子家用不足辛苦萬狀巡按下所屬舉

節婦本縣以十人應命巡按以其太多取年最少
而無子者三人許氏其一也奏下禮部行覆回啟
勘覆奏下禮部三人家貧無後至今未蒙施行可
嘆哉許氏鄕善七英之孫女也英脩行執禮者
儒生鄕人敬服贊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四五十年間春花秋月夜雨鷄鳴非鐵石肝腸
金玉操履其能堪乎我祖母當易簀之時發死
不同穴之命則五十年來兢業自持可知矣然
尚處順境也雷氏則當其逆然有子可依許氏
則無子矣更何所爲乎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
德信矣夫

韓邦靖傳

韓邦靖旣卒其兄邦奇畢淚而作傳其叙曰昔者
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
被淫刑當時不以爲冤後世且譏其非竊嘗疑之
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便可枉於生
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而
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
玆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其無
因其同己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己而蔽其
善者邪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直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者邪其無樂言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顚或舛
之者邪數者有一焉固也曄也奚其辭嗚呼宜矣
亡弟病且亟謂予曰我病且死兄愛我之深痛我
之至知我之真者也夫惟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
我之真也我即死兄必自爲我作傳肯我之有生
也所聞大人君子之揚我也惕惕然汲汲然求以
副之懼或有焉爲知己羞今兄之述我也可無盡
也弗可過也其有過之者我今已矣進脩若無地
即我負過情之恥於終天矣夫愛我之深痛我之
至知我之真也而可使我至此也乎泣而允之去
弟旣卒予乃爲之傳上懼固曄之禍下傷亡弟之
志弗敢一字無情焉嗚呼痛哉嘉靖二年春二月
十日靖歸自大同謁孔廟揖邑宰拜先壠牲見於
祠堂與諸兄弟登堂稱觴於母氏懽宴終日乃是
月十八日病攝食不豫其兄邦奇爲之遠近迎名
醫皆不即功乃愈益病四月十日衣冠如平生呼
邦奇曰吾將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即爲我戒衣
衾又曰先君之歸柩是月二十一日吾殆待之使
兄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昧爽大雷雨家人悉驚靖

覺雷雨遂逝命二人力掩其耳問曰掩耳者何也
邦奇給之曰醫謂掩耳息氣也已而果大雷雨如
在寢室門牖皆震動而靖不語矣邦奇為之正冠
乃揖首邦奇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二十日
邦奇問曰歸期明日乎靖不應邦奇痛哭曰吾翁
力不能支矣乃又首之俄而遂卒卒之一月武功
康對山來弔曰往年泰山崩吾謂三秦豪傑必有
當之者既而何仲默卒吾謂仲默陝西官山之崩
在是矣今乃知非也乃應吾五泉子靖字汝慶別
號五泉子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也其先為澱[illegible]

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以武官元末以金牌萬
戶鎮蒲關蒲關即今朝邑東境也洪武初至髯翁
始罷武階為齊民遂為朝邑人髯翁者韓氏朝邑
始祖多髯譜家史失其名故子孫相傳為髯翁云髯
翁生平輔平輔生得春得春生恭恭生整整生顯
贈奉政大夫刑部山東司郎中顯配張氏封太宜
人旌表節婦生紹宗字裕後號蓮峯鄉學士以蓮
峯長者呼為蓮峯先生云蓮峯先生起家進士累
官按察副使加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配閻恭人
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靖是夜閻恭人

夢間五色雲中奏異樂王女十餘人持蓋擁一美
童子入寢寤覺而生靖靖生而靈異三歲能識詩
百餘首四歲蓮峯先生命之讀孝經未終篇即能
自誦小學即了大義五歲蓮峯先生抱之讀文王
至德篇忽掩卷若有所思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即
如是武王非矣安得同為聖人蓮峯先生大奇之
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弘治辛酉鄉試二十一登
正德戊辰進士己巳二十二除工部虞衡主事陞
部水員外郎甲戌二十七以諫罷歸辛巳三十四
奉詔起用嘉靖壬午三十五擢山西布政司左參

議癸未三十六自劾歸歸之四月而卒云其在虞
衡也部檄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
往下吏視之靖至庫群宦不為禮乃自取坐前席
群宦不平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靖詰之答曰
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正一斂無預庫事也靖曰
然則我當同耳答曰當罷去曰部官無預庫事
者安得復署案群宦不得已乃如禮既而又檄
監收黑窯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靖至廠數
日群宦欵以厚燕而不言公事靖曰可臨事矣乃
身自視秤群宦笑曰部官佰數其柰何瑣瑣如此

費重厚費而來此欲何為靖北征在官始動以禍
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後適靖次當浙江抽分去
矣抽分者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於商進羨
餘以自白靖曰避巳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
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止課
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靖靖亦自劾求罷賴宰臣
知其事得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
司幕卑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欲無如之何乃建
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率悉發按察
司廢法無所出入皆至今為例初鎮守劉太監者

俗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
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劉家取千金靖一無所
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宰官來浙將索之分司劉
曰某願代奉勿求靖主事也壬申南北直隸諸路
盜起
朝廷命將征剿例工部官一人前除時賊勢猖獗出
沒無常至憑陵郊甸行者多畏[illegible]應行者數輩皆
懼甚假告圖免有泣於尚書之側者尚書亦莫能
決次不當靖尚書知靖素勇敢可使數日靖請投
然請行道數[illegible]書次亦為一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外郎擬往直隸陜西山西河南從征匠班值既見
其民貧甚乃建言宜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
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
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靖歸上疏畧曰
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
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即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
近群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白度金蓮
妖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也賊災異存至迭
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
畧盡天下之人皆以為天心仁愛啓佑
聖衷必將延覽聽納革既往之衍圖維新之化澤潤
生民永昌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徒事虛文不脩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
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甚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
下人心莫不嘗然宜長以為
陛下遭此大變因循恬安尚復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明天下無治安之日流散支離不可
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尚不可而況使之離

曰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將故漢儒有土崩之
言先哲有博沙之喻臣每念及此實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後言
事得罪之人并逆體行取回録用于以收既散之
人心延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慶幸疏上
天子震怒繫錦衣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
得奪官爲民家居八年餘足跡不至城市明農之
暇閉門自檢而已初蓮峯先生既里居邦尚亦遣
爲民人皆以靖性敏年青勸之專意讀書靖曰已
欲脊見聞而以勞事遺父兄豈其情哉遂躬親農

畝胼胝自甘樂如也九川呂子曰五泉子可謂孝
躬力田矣時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
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行今
上即位起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大同靖起自
廢黜感恩圖報輩身之任不挾童僕倚白髮布知
無不爲革奸弊䘏民隱輕徭薄斂訟獄平允權豪
斂迹又以邊陲之地兵糧所係止一分守分巡非
如省下三司並置也而分守官故事無印弊端之
起實由之乃上疏援提學水利例請給關防時又
以朝廷脩定策功賞識乃閣外戚皆得進將封爵

靖以
高皇帝定萬世之策兄終弟及今
上乃大敘所以諸臣何功之有亦上疏論之皆不報
高山陽和等衛軍人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
家占種靖皆奪之歸於官招人佃種乃上疏畧曰
公侯之家平原有廓尚服極望水陸衝要溝瀦
市歲入之利蓋已饒餘豈應復下邊方爭此微利
不過爲鼓鍾之餘緒庖廚之厭棄耳即今邊儲大
困軍餉不繼荷戈之士金于糟糠饔飧草樹前項
地土招人佃種每畝徵糧五升可得千石則一日
之間千人飽食而佃人之利不與焉其于公私不
無小補矣疏奏亦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
奏議乞發內帑賑濟事下該部部不許且駁之靖
憮然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其不行者
責有所歸君何自苦如此靖曰言而不復自謂已
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使而釣名者之
爲也乃復抗疏論列其畧曰臣因大同地方民貧
歲歉且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
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
同有災州縣例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

緩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
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
先年奏報災傷久矣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
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
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
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
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
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
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
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

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
可寬徵者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
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百餘萬兩分遣大臣出賑近時山
東直隸亦饑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拾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
銀之時各處地方任官者豈皆在在饒餘耶亦為
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太倉之銀又未知當時
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
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

不允是大同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
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
苦較之腹裏特為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
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
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穫
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
缺乏每有勸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名雖和買其實
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賈不通無貿易之利此
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絕無惟知科
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

臣比相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
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
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
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
禦腹裏
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
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
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
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
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機

微隱伏圖知
朝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
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
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化果在官乎果在民乎
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
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宠滚錢寧江彬張
銳之屬皆富敵國命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即
無人掌管並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淵源之
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
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
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
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
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
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
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勿放
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無他即內帑之銀是也臣

聞之古之賢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
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
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
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府皆有濫費貴戚宮賜占據橫不
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
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
國計者之憂乃于罷若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
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區處覓
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
奉有明示數政倭潛圖爲
聖朝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應事圖功承流
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以明示天下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免賜立
案及又行查以消時日臣不勝戰慄顒望之至再
復下該部部司頗不說請亦不顧然是侍郎臧公
鳳經界寬大疏薦畧曰臣伏見左參議邢譜何參
夙成早登科甲操心平正而秉儉清恒作官有法

而威富惟乾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任之提學必能
以身率士薰陶德器上可以華國下可以有造其
于治道必有裨補矣都御史楊公志學亦疏薦畧
曰左參議邦靖操持剛正事每法乎古人問學優
長心每存乎澤物乞將邦靖遇有提學員缺推補
則將來賢才日有成矣御史俞君集亦疏薦畧曰
左參議邦靖有學有守動以古人自期有猷有為
志以救民為急上旨下之吏部先是八月靖疾作
雖已平復慮或春深復發遂上疏乞休都御史張
公文錦疏留留臣伏見左參議邦靖學術醇正人

品清高以方壯之年當難為之際輕徭薄斂革弊
除奸一方軍民之所仰賴雖稱有疾尚堪調理乞
將本官陞授兵備副使仍留本道以慰軍民之望
上亦下之吏部不允靖去靖雖虐疾作然感時知
遇欲扶疾視事而心偶有所不說乃復上疏乞休
疏拜即去矣於是御史許君宗魯奏靖去狀而御
史朱君寔昌疏薦靖及邦奇其畧曰參議邦奇邦
靖學問自相師友緒有淵源名節交相砥礪毫無
瑕玷乞吏部將邦靖病痊起用事下吏部時朝廷
方用言官議申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曰

左參議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取乞將本官暫令
致仕俟病痊之日具奏起用不為常例上報曰如吏
部議初軍民聞公去皆號泣遮留之靖紿曰吾赴
省城當即回衆曰吾民不敢久留便君願將明年
均徭一派而去可也靖撫慰而行靖雖一動一言
之細亦矜名節然孝弟友恭尤為切至事蓮峯先
生及閼恭人終身不違顏色己卯蓮峯先生病湯
藥必親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越
四月餘蓮峯先生屬纊之際呼而嘆曰汝可謂純
孝人矣及蓮峯先生卒哀毀幾死水漿三日不入

口未塟之三月寢草枕塊柩下腰絰不除時盛夏
蚊虫叢積振衣羅落形瘁骨立見者泣下靖之疾
實由於此浸淫至今日及卒閼恭人悔曰吾兒居
喪時少能以禮自節豈至此哉蓮峯先生既塟邦
奇廬于塋靖倘廬于寢門之外以奉閼恭人朝夕
至墓與邦奇焚香哀泣陪邦奇必分夜事伯兄知
縣邦彥及邦奇二姊撫甥監生邦謝恂又侄盎邦
奇疾于寢幾一載汗穢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
嘗頃刻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以察其寒
煖補瀉之宜至於瓶溺必命視之以觀其清濁

潤之色婦卒孺人患瘵疾四五年竭事之極其盡
力撫愛諸姪一飯之頃未嘗或忘鄉士夫爲立孝
弟碑爲鄉閭式邦奇曰當先君大故及吾病甚靖
再弟痛楚酸苦之情憂勞悴迫之狀吾不能言而
文不能盡也初大同積弊之餘法度廢弛靖曰紀
綱不立雖有仁恩不行焉下車即按權綱不法者
幾人於是號令風行靖行政以仁民爲本而馭吏
其嚴吏汙貪者輒去之曰民與貪吏不兩立不嚴
於彼以不能寬於此也有枉囚十餘輩靖得其情
檄原問辯之原問曰事經巡按及部寺靖曰吾無

問爾第於爾索因生也原問不得已經從開釋後
當審錄靖猶在告因皆泣告諸審者曰施總許恨
願一王一布政也靖才既明敏而復勤察故訟者
盈庭皆於當日了之兩造只服人稱神君焉滿後
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丙子遷擢
先生賜一段靖製爲衣謂其內恆安人曰今日衣
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初徙
浙江再往大同終其任未嘗置其地尺布寸帛初
恆安人病八九年護床瘻廁安人勸其置妾爲後
嗣計曰汝年幼當有好則也且在浙及爪同年道

中官者好女也以恆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
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其有姿色耳
終卻之靖深沉有謀略而濟以勇果之氣慮定而
發據理而行排山倒海萬夫莫禦識見宏遠而濟
以英偉之才故事至物來衆方議擬未定而靖已
處分矣平居處衆則卑下劣退遜焉如儒生於當取
予進退死生人總然不可奪精思絕人童時先
生試其能以白鏹錢擲於地命一視即收錢即各
曰錢若干皆如其數雖百試不差嘗與客奕皆坐
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著學有淵源自

幼即以經濟爲志其言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
者爲於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待其死
所也不然偷生何爲使天假之年而大其位其功
業豈止於是而已邪嗚呼惜哉配恆安人女一與
元無子以族子仲靖嗣初靖病且亟邦奇曰勵靖
聲之曰死生命也吾兄今不解衣不嘗味者三日
餘形且甚悴我生尚如此我死後當如何尚嘗在
上兄其免曰安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
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將易簀邦奇襲已衣着
靖惟曰是欲往也邦奇涕泣不可以今吾卯凡祭之

下常如我在側也吾弟其永懷之勿忘我也及靖
卒邦奇廢寢食哭絕復蘇道生事殯依于棺壟依
于墓衰服蔬食往而弗懈是是焉塋墓焉常如靖
之在左右也事或有疑志靖之卒欲旌之質朝夕
臨食志靖之卒欲命之其問安於門出入忘靖之
卒欲約之往往恍然見其生忽然疑其死數呼其
名若告焉若命焉邦奇嘗謂其友樊子好夫曰世
安有司馬遷欲其作歟闞漢卿欲其作班之筆乎能為吾寫
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終世報之靖
自五歲知義理所以事邦奇者三十一年未嘗有

一話言之相違一顏色之相失忽焉及此宜邦奇
思之痛之無窮已也大樊妃夫著弟碑曰自有兄
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
於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五泉子兄弟
可謂曠世少有矣嗚呼可謂知言也已痛哉痛哉
贊曰太史公鄠杜王九思曰予自京師見五泉子七言
絕句詩類杜子美及予罷歸為予誦其古詞歌法
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文章之宏麗者乎
若者其行益曠世之英令德之士也敘傳曰迅雷
兆變異夢呈祥大同之民思之不忘泰山之崩而

岳乃傾淮天地人弗能無情引於爾書乃獨弗豈
茫茫宇宙恨也何窮拾遺曰甲申邦奇守冀北既
下鴈門上民父老圍告於邦奇曰先使君之治誠
善矣頗使君守而勿失郎君入李佐會僕名來省
邦奇問曰名來何氏問大同之人謂我如何名曰
名自入大同也歲調三叔新至者惟二叔則雖深
山窮谷婦女小兒皆能誦說其行事之詳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是歲仲冬之變邦奇夜出撫眾眾先
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眾安恐加害來者恐驚
動使君奉衛耳又曰前使君於使君為何人令安

在邦奇曰弟也眾嘆曰使此使君在安有今日哉
使君者謂邦奇前使君者靖也二叔者謂邦奇三
叔者靖也夫靖既去矣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況
五堡變卒戕主帥抗王師玩紀律兇悖悍戾靡所
不至其於靖也感思嘆息於夜半搶攘之時嗚呼
於是亦可以徵靖也已

烈女小桂傳

小桂姓劉氏伶絡也髫頭從良無伶氏聞其慨然
泣不食既長復有伶氏來問父母納其聘歸口許
歸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以其依為緣

民財捲之席棄之中野群犬啖之貧曰小洼之鄉
頗不異哉出自倫族其烈如此秋蝉之出于蜣蜋
蓮華之出于汚泥古之聖賢不係于世系尚矣孔
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小娃撫
有之嗚呼烈哉

朝邑三應吏傳

大名府同知雷公諱爵字廷臣鄉試中式授保定
府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常瘠邑也
歷九年菲食惡衣常祿外無分毫取遷淮安府邳
州知州邳當天下水路之衝州又彫敝近幸過者
每折乾至百餘金天至千餘名公力為裁抑民雖
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
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邃
庵楊公為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縣邳州知州
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為外官時過清苑
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
名天下名郡授子為報年饑游之地公出奏門大
名吞濟院耶我七十年婦若姿婦今冊雖乎至天
名每行縣萬然走馬米蔗白帰在俞縣知縣鄉人
也偶判性數日公知之知縣何以非之何辨非取
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
御史鄉采馬公為郡守告予曰日當先生貳大名
我雖言語亦不敢輕發況敢妄行一事乎數年間
直得一嚴師矣

盧氏縣知縣郭公諱儒字國器鄉試中式授盧氏
知縣不如不叫威行恵施盧氏有礦山吏其邑者
多緣以為利公一無所取人民而愛之

鄭州知州韓公諱邦彥字汝楫鄉試中式授儀封
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
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抵予書曰民思舊尹不
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
不悅者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為御史
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君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
未曾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遷鄭州
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
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
弟不信謂公歷官有之名遂安有尹三縣守一州
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遇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
銷而不耗所積在何處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
之鎔為一餅稱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

官如此竟而沈謝當其時可激揚而持進退之柄
者誰也贊曰可欲哉三君子之後仕也心之馨香
上達神天直足以範官常而振頹風卒皆抱屈而
殁爲諒無怨悔矣不休哉我朝邑之多賢也如寺
丞楊翁㙉知府劉翁僉事王君朝雍左參議韓
子邦靖如冰蘗聲在三君子之後然皆發策建
事衆與自全寡行於千言況于丞名公讓其儀雅
後學式其經術知府學血食於文水著仙迹於晉
陽僉事桂子蘭蘐聯科甲光前啓後君子稱述
左參議忠節文名著聞士林識者謂其爲曠世全

德之英一代詞人之冠固已表表矣

大明盧氏縣訓導張公傳

公諱瑤字獲珍號席軒姓張氏陝西朝邑嚴王社
人本華陰王和村人洪武初高祖入徙居朝邑曾
祖孟真祖順父安母喬孺人公生而淳謹敏悟八
歲時就鄉師授讀稍長授講郎能曉解既弱冠入
爲縣附學生未幾提學盧公歲試列上第補廩膳
時上公寧孟公曉及公皆名士以文學相高人皆
期以大科御史馬公提學遂庵楊公虎谷王公皆
與進六試秋場竟不遇公性直慎或戒動必以度
言必有當居士公又久後生敬憚若師承焉正德
戊辰應貢入國學謁選吏部授河南盧氏縣訓導
公以所學不酬於已欲淑諸人以周易四書訓迪
生諸生嚴聽終日每退欣然相慶謂聞所未聞五
年而教成化洽諸生視公若父母而公卒矣所著
有本義講說四書要義諸生皆誦讀公生於正統
乙丑十月十一日卒於正德丁丑正月初三日享
年七十有三配王孺人繼嚴孺人子鳳翼鳳翔孫
明仁生員明儲明傳生員曾孫彭壽竹白吾又聞
公廩膳時講席疾弟璣受學于公年十八禱於

廟神願以身代既而公果愈而璣忽即死俱亦可
尚也已因首著論亦以見公友愛之深所感云

周氏世濟清忠傳

通政公諱求樂中以明經徵薦直敢言每有論劾
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
公緋衣各令取素衣前帶爲待罪且當視朝果有
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譖公
會旨
上怒公下獄死命籍其家惟木笥一布衣數件召公
夫人問曰從或無條金耶夫人曰或條金寄通

政司淨而本司上歲庫金
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
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
僉事公導彧姪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以
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
我寡婦唯守此一兒今當渡渭我送過河公曰僉
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毋又勞乃下驢徒行從
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於閭外見公徒行來以
為未中也皆迴公至家良久父曰人皆妄言汝中
公曰中矣父曰既中如何步行公語之故父稱嘆
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
惠政卒于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通判公瑄導姪廉謹溫醇鄉試中式授廣平府推
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橐耳年八十讀
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來就問予如此數歲
周氏家至今子孫空乏贊曰易稱積善餘慶周氏
三世清忠而子孫家徒壁立何也若通政之剛毅
造物或忌之而僉事之仁惠通判之醇謹又何也
或曰君子為善之誠初不責報於天斯人道也如
天道何意者天道弗僭遲速未必耳然乎哉

苑洛集卷之八

苑洛集卷之九

正德八年山西鄉試

問黃鍾爲萬事根本樂由之而作焉古樂之亡久矣茲欲復雲門之和繼伶倫之妙舍黃鍾何以哉黃鍾定而十二律得矣漢唐而下制作紛紛卒未有得其術者今舉其要而摘其疑與諸士子商之微若聲若之何吹而和也細若氣若之何候而應也天地之數十而已黃鍾之實何以用九律呂之數九而已黃鍾之長何以用十簀而分方何以洛之律正

而有變何以通之子爲黃鍾之管寅辰午申戌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子寅辰爲陽是矣午申戌何以屬之陽哉亥爲黃鍾之實酉未巳卯丑爲寸分釐毫絲之法亥酉未爲陰是矣巳卯丑何以屬之陰哉十一律皆得黃鍾之數而成者又有三分損益何歟十一律皆以黃鍾之序而間者又有隔八相生何歟調有六十乘五而得者也可詳言乎聲有八十四乘七而得者也可指陳乎哉觀前古治定功成而禮樂作焉我

外聖祖承百王千年大統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諸士子於律呂之學講之有素矣其詳言之毋略

聖人先得元聲而制器數學者當察器數而求元聲大得元聲而制器數上達之妙聖人之神也察器數而求元聲下學之功學者之事也上達不可以頓悟下學亦可以馴致及其成功則一也聖人往矣欲求元聲而不於器數正猶孟子之論聖神而不於善信聖神何自而入哉請因明問而答之天下之事有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神則上達矣雲

門之音既絕舍器數則何所持循執爲荒唐之說者曰欲與古樂必先得元聲不必肩肩於器數之末是未能真積自得而窺元聲之涯者也昔者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爲器數以教萬世使升高者之有階梯孔子聞韶於齊當其時豈擊而拊拊者非皆夔倫也而其美如此器數存故也律呂之學歷代諸儒各有論著而是非頗謬於聖人惟漢之班固頗執其樞而宋之蔡氏爲得其宗郎二子之書律呂可得而言矣蓋嘗考之聲有五也必以律而和之假令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

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大呂為宮則夾鍾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其他律呂亦皆以次而和也氣有十二也必以律而候之假令冬至則黃鍾應氣升伍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呂應氣升三分七釐六毫其他律呂亦皆以時而候也天地之數十而黃鍾之實用九者約體之十以為九使損益無奇零之積乃黃鍾之用數也黃鍾之數九而黃鍾之長用十者分用之九以為十使乘積得九九之實乃黃鍾之體數也平置十二分均而方之冪而員之有餘不足各四而為全分者一冪外四餘不用而得方分者九此非筭員而分方之說乎仲呂之實以三分之不盡二筭以變律之六而得六三之數因六三之積而乘仲呂之實此非律正而有變之說乎子一者黃鍾之律也其寅九則黃鍾之寸數辰八十一則黃鍾之分數午七百二十九則黃鍾之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黃鍾之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則黃鍾之絲數此以一為一者也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黃鍾之實也其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黃鍾之寸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黃鍾之分法

巳二百四十三為黃鍾之釐法卯二十七為黃鍾之毫法丑三為黃鍾之絲法此以三為一者也午申戌本陰辰而曰陽者豈非以蕤賓夷則無射三陽律在位邪巳卯丑本陽辰而曰陰者豈非以林鍾南呂應鍾三陰律在位邪黃鍾一分為九寸林鍾得九之六太簇得九之八南呂得九之五十分寸之三姑洗得九之七十分寸之一應鍾蕤賓得全釐大呂夷則得全毫夾鍾無射得全絲而仲呂則得九之六有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此十一律之生專主黃鍾而言者也至於黃鍾損一而得林鍾林鍾益一而得太簇太簇損一而得南呂南呂益一而得姑洗姑洗損一而得應鍾應鍾益一而得蕤賓蕤賓損一而得大呂大呂益一而得夷則夷則損一而得夾鍾夾鍾益一而得無射無射損一而得仲呂非以十二律之相生而言之者乎黃鍾而大呂大呂而太簇太簇而夾鍾夾鍾而姑洗姑洗而仲呂仲呂而蕤賓蕤賓而林鍾林鍾而夷則夷則而南呂南呂而無射無射而應鍾此以陰陽長短之序而言之者也主於黃鍾隔八下生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太簇太簇隔八下生南呂南

呂隔八上生姑洗姑洗隔八下生應鍾應鍾隔八上生蕤賓蕤賓隔八下生大呂大呂隔八上生夷則夷則隔八下生夾鍾夾鍾隔八上生無射無射隔八下生仲呂非以十二律相生之序而言之者乎六十調者十二律盡五聲五聲各得十二律以律之十二乘聲之五共六十調所謂乘五而得者如此八十四聲者十二律盡七聲七聲各得十二律以律之十二乘聲之七共八十四聲所謂乘七而得者如此嗚呼樂者所以象功而昭德也堯欽明而時雍則奏大章舜重華而風動則作大韶尚

徒極聲容之盛而無和樂之實則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亦聖人所不取也我

列聖相承禮法制而教化脩三綱正而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八風之氣宣而天下之情平矣猗歟盛哉

問論士者以年少則精敏也而新進者多浮薄年邁則老成也而老朽者多倦勤然考之於古有中興漢室而為雲臺之冠者有保障江東而成赤壁之功者有定策隆中而談笑以却曹兵者有決策濟淮而憚譆以退遜師者以折衝而談當世之務或建節而殄威金之志或拜御史而人爲之膽落或任招討而賊爲之膽寒是皆年少者也而建立乃如此浮薄果足爲年少累乎有起自渭濱而成伐商之功者有膂力既衰而止伐鄭之舉者有使秦而士數言存鄭有毅然以萬三百餘人屯田者或以狄仁傑之薦而復唐于周或賀陽城之諫而名重天下或以矍鑠不衰而天子稱嘆或以相業顯著而虜使動容是皆年邁者也而勳名乃如此倦勤果足爲年邁

累乎將用之於年邁者耶一言成天書之誤者非年少之人也抑用之於年少者耶附會新法之行者非年邁之人也二者何居而後可共明言之毋隱

君子之建功也必本於古人士之用人也不拘其迹夫天下之事未嘗不以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天下之士未嘗不以知道而賢不知道而不肖然士之於道也有淺深而其於功業有大小彼體驗焉不知道爲何物者適足以敗天下之事以自僨而已矣人主者操天下之權而用天下之臣亦惟

舉其賢者而進之取其不肖者而退之使進之而
拘其迹則進賢之路不廣退之而拘其迹則退不
肖之法不嚴路不廣則君子或滯於不用法不嚴
則小人或幸於苟容是故少而賢也吾進之少而
不肖也吾退之老而賢也吾進之老而不肖也吾
退之吾知有道而已矣年之老少吾何計哉古者
登崇俊良與之共政摧折鎮定付之以爪牙之藿
咨議論思委之以腹心之寄雖以武王之聖穆公
之賢漢唐而下諸君之英武亦必咨於太公蹇叔
之流或有以興創業中興之烈或有以成治内捍

外之功當是時也擇賢而用之隨才而使之初何
嘗論其年之老少乎且新法之行舉天下稱其不
便而始終附會之者曾布也人將曰年少者之所
爲也是豈年少之病哉人自病耳今以一人而盡
疑天下之年少者不猶因噎以廢食者乎天書之
誤舉朝皆知其不可而一言贊成之者杜鎬也人
將曰年邁者之所爲也是豈年邁之病哉人自病
耳今以一人而盡疑天下之年邁者不猶因刖而
廢履者乎以年少者而言之孝平不造西漢之鼎
已移於臣莽之手矣鄧仲華杖策以從光武數言

之間而天下之大計以定其爲雲臺之冠不亦宜
哉獻生不辰東漢之鹿已犄於孟德之手矣周公
瑾決策以贊孫權一炬之火而江東之大勢以張
其成赤壁之功不亦奇哉老瞞之下江陵也戰檄
一示而羣臣失色張昭輩已倡迎降之議合孫吳
之勢而卻之者亮之所以爲人龍也契丹之寇澶
淵也邊書一告而中外震駭欽若輩已建出幸之
策得高瓊之助而退之者準之所以爲鎖鑰也桓
溫既入關中王景略留心江左捫虱而談當世之
務可謂三秦豪傑之才矣惜溫之不見知金虜既

陷中原岳飛舉唾手雲燕建節而負戡金之志可
謂南渡精忠之將矣惜檜之不見容溫造爲御史
而劾李祐祐爲之膽落其風力可嘉也韓琦任招
討而鎮西夏賊爲之膽寒其威名可畏也數君子
者皆年少之人也而建立乃如此豈奸諛皆如布
者哉以年邁者而言之周武怒商受之虐爲伐商
之舉得太公以爲輔卒成四海水清之功牧野洋
洋之頌至今尚昭昭也秦穆信杞子之言爲侵鄭
之謀忽蹇叔而不聽卒獲三帥被囚之恥良士番
番之戒至今尚耿耿也趙充國以年七十有餘人而

也用其智將之流矣當是時六霖作亂於先罪而脅從於後漢之邊鄙益擾擾也卒之罪弁既服而先零亦降克國之功不亦多乎燭之武以十數晉而存鄭其猶七之流矣當其時晉軍於函陵秦軍於氾南鄭之社稷蓋岌岌也卒之秦伯既悅而晉侯亦解之武之功不亦茂乎天后革唐之號自立為帝罪莫大焉至誅俊辛而復唐於周者張柬之也陽城論列延齡營救陸贄罪莫測焉至於言官而名重天下者張萬福也馬援以矍鑠示勇而天子稱嘆其心可謂壯矣文彥博以相業顯名而虜使動容其儀可以象矣數君子者皆年邁之人也而勲名乃如此豈昏庸者如鎬者哉為今之計者少不必拘也少而如布之姦哄則斥之如孔明諸人則用之老不必拘也老而如鎬之昏庸則去之如太公諸人則進之進而用之者皆賢也年而去之者皆不肖也年之老少豈不得而知之也哉夫天下之事功未有不本於道者也事功而不本於道是功利私智而已然求人才於三代之上道純而功亦隆求人才於三代之下則亦隨其分之所得而為功之所著耳太公不可尚矣孔明可與禮

卷九　八

益夫民之未粹者其餘諸君子或得其一偏而全體之未窺或資之暗合而造詣之未甚故亦能因事而有成隨事而輒效也其下如布如鎬者得免於王誅亦幸矣何道之足云哉

問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詩曰駟騵彭彭肆伐大商征伐之資於馬也尚矣其制始於黃帝備於周官漢唐宋各有其法而我

國家尤為詳悉內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吏以專領之外有行太僕寺矣而苑馬寺設監苑以分領之互市有茶馬也分畜有團長也設官何其備歟既有見馬以給軍又有寄馬以給民既責之以牧養而又責之以孳息印烙以防之也考課以驗之也立法何其詳歟若是者宜馬之蕃盛也夫何一遇小警馬即告乏出帑藏之錢遣市馬之使所謂見馬寄馬者何在乎經有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舉今者必酌乎古今舉古人一二事試與諸士子商確之一馬役三卒內郡之制也令民自畜馬邊塞之制也至於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官給牝馬歸息什一不有暌於先烈乎府兵

卷九

既立給錢而市之府兵既變給馬而用之至
於一繼一馬息七十萬別色爲籍望如雲錦
不有裨於國家乎曰官馬曰戶馬曰戎馬法
亦善矣及保馬之法行而天下之民困當是
時也有得其議而力稱不便者誰歟騏驥盜
驪獫狁忽整居之禍龍驪駁白匈奴肆平城
之圍馬之關於成敗亦重矣然則蕃育之有
官牧時之有殊宜也今欲使在內者有利騏
有貞之多在外者有既信且閑之盛其道安
在將酌古法而行之歟抑我

國家法已詳備今莫若脩其廢墜舉二者何居一
經天下之政存乎法行天下之法存乎人故爲治
者不患法之不脩而患人之未得吾見法具而不
得其人者有矣未見得其人而法有不舉者也馬
政之制
國朝之經畫已備特承平日久忽於吏而玩於民法
固未嘗有敝也敝之者人也今能一振而作之其
所以經天下者沛乎有餘裕焉苟徒是古非今役
役於紛更改革之勞而不知脩復之道其爲治
之累豈小小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矣我[illegible]也請因明
問而復之武王之伐商也有[illegible]之詩焉侯
之征法式也有[illegible]則馬之用於征伐
也尚矣玁狁整居焦穫而宣王成薄伐之功者
以騏馵鐵驪之盛高帝威加海內矣而匈奴肆平
城之圍者以龍驪駁白之多則馬之係於成敗也
大矣此歷代以來所以考成分爲有蕃育之官祈
谷報賜有歲時之祭也以其官而言之其廐有未
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之異其官有三令四
令丞五監長之殊而掌之於太僕者漢制也其官

有六閑八坊四十八監之類其官有主簿直司團
官牧尉排馬群頭之屬而領之於太僕者唐制也
至於騏驥有院天駟有監天廐有坊既置群牧司
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法自河北至許州已
有十八監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
交城又復置監既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
在外監牧之法又非有宋之制乎以其祭而言之
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則祭馬步者
周禮也牲用少牢地用大澤四祭之禮同積柴以
燔瘞地以埋四神之禮與有所禮也至於[illegible]

帑給米粟之兆孫堀烽柴於既衰之後又非開元
噫乎非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立經陳紀於今其於往昔之規斷之以聰明
之獨其設官不爲不備矣其立法不爲不詳矣是
宜馬之蕃庶也邇者靑蜀之賊一與遼關之寇必
警驛既動之馬則多貴
朝廷遣市馬之使絡繹出市馬之錢遂使關閩之下
槽櫪爲之一空價値爲之騰湧此無他良以我
國家長治久安百五十年以來天下雍容於禮樂文

章之化熙皥於富壽安樂之天官雖備也世平則
易玩法雖詳也歲久則易湮其牧在內者有有黃
有驪之多在外者有牧佸其閑之盛不乃辨戎策
曰隼今者必酌乎古將酌古法而行之歟而我
國家法已詳備今莫若修其廢闕歟先人況古者不
通選先王者無過人衆古人一二者而古之勸民
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二人者倍閑則免三人之卒
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然也縱民畜牧官不
爲禁或致馬千匹或致馬數千此邊寨然也是非
漢制乎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治以給一斛五

千刺史折斷東猿歲周察不能戰者鬻之以其錢
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府兵漸壞兵
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是非唐
制乎至於有宋之時有曰官馬者於監牧者也曰
民馬散於編戶者也曰戍馬市於邊郡者也此皆
古人之法執事所欲參酌以行之者而愚生直以
爲不可也是何也蓋彼法之善者當今既以采而
用之矣其不宜於時者則又不可行也我考當時
之制內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吏以專領之
外有行太僕寺矣而苑馬寺設監苑以分領之市

有茶馬撫分蕃有司長也其設官也擬之漢唐宋
豈不爲尤密乎今亦取其賢者而任之取其不肖
者而退之耳既有見馬以給軍而又有寄馬以給
民既責之以牧養而又責之以孳息印烙以防之
也考課以驗之也其立法也視之漢唐宋豈不爲
尤密乎今亦摘其弊而祛之舉其墜而興之耳嗚
呼
祖宗之法至精至備行之天下而無弊傳之萬世而
可法今馬政之未舉者則亦講求之未明修復之
未至耳豈可不責之人而惟法之是咎不究乎今

而惟古之是圖哉夫以我
祖宗精備之法適我
聖天子大有爲之日碩俊簡布於
朝廷群能分列於外服躬寒燠之忠秉明明之節司
太僕者寧無張萬歲其人耶司苑馬者寧無王毛
仲其人耶誠一振舉於萎薾之餘剗剔乎奸微之
弊則一纖一馬要積成群亦何難致之有哉若夫
孝武上自封君以次出馬官給牝馬歸息什一至
安石信曾孝寬之言忽文彥博之議卒行保馬之
法而爲天下之害則漢宋之弊政不敢胥胥爲執

事陳也雖然滌腸續骨醫者之技雖妙不如不病
之爲愈焦頭爛額救者之功固多不如不焚之爲
貴與其畜馬以爲用不如無事而不用馬也昔曰
歸馬於華山之陽此又愚生言外之望也不知執
事以爲何如

問昔先王經國子民必先食貨而重戎兵肆我
列聖法古制治以食貨言之既有邊儲矣復有京邊
存留之設食宜無不足也而何倉廩每至於
空乏既有歲辦矣復有□備貨推之例貨宜
無不足也而何稍藏每至於匱乏稽之於古
二十稅一取民何輕也乃有海內應當之濟
課役皆免賦民何寬也乃有斗米三錢之穀
令自山西所急言之邊已云備而督餉之使
屢遣乎
廷臣祿已云班而告乏之疏累陳於蕭室厥咎何
由乎所以充足之者抑有道乎夫令有緩急
而物有重輕歲有凶穰而穀有青黃食所當
平也幣重則民不堪幣輕則民亦患貨所當
權也二者古人已有定制矣而可行於今乎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

足食之道也千乘之國藏彊百萬萬乘之國
藏彊千萬足貨之道也二者當今亦略施行
矣其有合於古乎以戎兵言之內有五府也
又設衛所以分屬之綜理周矣外有司衛也
又設將臣以總率之經略備矣稽之於古府
兵之制不爲不善何以致番軍之耗衛所之
制不爲不密何以有金廠之擾今自近日之
事言之饑民嘯聚流劫郡縣嘗調京軍以捕
禦矣而飄忽震蕩過無堅城卒難息軍以剿
之京軍抑不足恃耶留[illegible]嘗

何役軍以屯戍矣而邊陲斥突陣無良將復
調京軍以捍之邊軍又不足恃耶其弊安在
乎所以振揚之者抑有道乎夫潰泄丑兵置
而不捕較之捕盜朝歌以安民者孰得是
人而用之盜可弭乎備虜數歲戰兵不戰北
之兩炬疑虜一戰而取勝者孰優得是人而
用之邊可備乎夫識時務者在俊傑數者時
務之大者也諸士子其詳言之毋以俊傑爲
嫌而自讓

卷九　　廿七

有足國之大本有強國之大本食貨者足國之道
也而其本在於節用戎兵者強國之道也而其本
在於安民用既節則國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則
國不期強而自強苟務國之足而不本於節用吾
知所入者不能給其所出雖頭會箕斂民力愈竭
而用益不足矣務國之強而不本於安民吾知本
既先撥而戎狄乘之良民善衆亦且化而爲大盜
矣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請以是爲明問復焉嘗
聞之洪範先食貨於八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
財用周官列司馬於六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
戎兵昔者先王因地制貢則壤成賦料丁起役而

食貨與兵矣我
國家之制既有[illegible]額復有[illegible]存留之設既有歲
辦又復有丁銀[illegible]編之例其經理之詳雖成周之
貢法周之徹何以加焉若足者今[illegible][illegible]不足也貨
宜無不足也今自山西所急而言之於所之便屢
下于[illegible]降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陳于[illegible]室[illegible]有由然哉輸
於邊者有常數而各兵之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林之多供乎
很者有定額而
天潰繁衍乃有[illegible]所之盛況夫窮民之[illegible]欠災傷之
蠲除豪右[illegible]攬代之種貪夫肆役[illegible]之和其欲擊

卷九　　廿八

陳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爲今之計
者宜何如耶粟之貴賤所[illegible]也[illegible]則減價以糶
之賤則增價以糴之是亦古人備荒之一策也弊
之輕重所當推也[illegible]輕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行幣重則子
權母而行是亦古人救時之一法也今之存積節
先王積餘之意備其廢[illegible]非常之用寧不足以
今之預備即先王藏彊之意舉其隊焉不時之需
寧不足給乎夫然後申檢校以閱其實嚴刑罰以
禁其奸其庶乎食貨之可足矣雖然究其本而言
之不有節用者乎無名之賞賜有度不急之土木

不與非時之遊觀有節無益之冗費不設如是而
已耳先王威夷狄平邦國除盜賊而戎兵與焉我
國家之制內有五府也又設衛所以分屬之外有司
衛也又設將臣以總率之其經略之備雖商之赫
業周之詰揚莫有過焉若此者綏夷宜率服也盜
賊宜屏息也今自近日之事而言之饑民嘯聚流
刼郡縣嘗調京軍以捕禦之乃至飄忽震盪過無
堅城而剿之者卒賴邊軍焉是郡縣之變京軍既
不足恃矣窮寇驕縱侵竊幾闕嘗有邊軍以屯戍
之乃至斥突憑陵陣無勇將而禦之者又調京軍

焉是邊關之變邊軍亦不足恃矣噫有由然哉武
弁以甲冑為恥而慕文墨軍士以工賈為業而惡
戰鬭況夫坐作進退之未嘗而卒不知兵敵殺鍛
礪之未第而兵無完器精銳或隱於權門老弱多
充於部伍其欲摧鋒陷敵折馘執俘不亦難哉為
今之計者宜何如耶選將以主兵閱卒以實伍而
兵之本以立簡器以利用演陣以教戰而兵之用
以備治渤海如龔遂長朝歌如虞詡必求是人而
任以捕盜之責備北邊如李牧守雲中如廉范必
擇是人而付以備邊之任夫然後鼓之以爵賞震

之以刑威庶乎戎兵可振矣雖然窮其本而言之
不有安民者乎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扶之而
不危節其力而不盡如是而已耳陞之於古度官
禄量國用以徵其租出口錢計算錢以課其丁或
至三十稅一者漢之取民可謂寬矣而文景乃有
海內殷富之效田有租家有調丁有傭既以為經
常之制而事定度終差老少又以為減除之舊
或至課役皆免者唐之取民可謂輕矣而太宗乃
有斗米三錢之效此漢唐食貨之大畧也府兵之
制不為不善而卒致藩鎮之禍者府兵之制壞而

彍騎之兵興彍騎之兵變而藩鎮之權重至其末
年朝廷行姑息之政強將擁不制之兵而唐亡矣
衛廂之兵不為不密而卒致金虜之變者藩鎮之
權釋而兵始弱保甲之法行而民始困至其末年
主之以非人用之以妖術而宋危矣此唐宋戎兵
之大畧也或始焉粗備而僅致小康或終焉不戢
而卒成大禍漢唐宋之所以為漢唐宋也曷足以
為當時法而執事陳哉

嘉靖七年順天府鄉試

問性載乎理理寓於數數非理莫之理非數莫

彰理之備而數之顯莫過於圖書古者圖出
于河伏羲因圖以畫卦文周因卦以繫辭是
者其用之一也書出于洛大禹因書以第疇
箕子因疇以衍義箕者其曰之一也易至朱
子作啓蒙以盡乎蓍之變範至蔡子作皇極
以通乎卦之用然易之揲以四範之揲以三
奇偶殊其用宜若相背矣其分掛揲歸之法
通變極數之妙考占成業之義乃又泯同契
合者何也竊又疑之易經四聖而始成範乃
成於蔡子一人之手而其數之妙直與大易

同流似非三代以還儒者之所能到也其或
別有所授乎易爻用變今載之經惟九六耳
朱子筮儀四爻五爻之變乃用之卦不變之
爻易無七八之爻也何自而占乎不知於孔
子大傳之說合乎否乎抑亦別有說乎河圖
洛書數之大者也諸士子究心久矣其詳言
之勿隱

對數之爲用有不同而聖賢之著述亦不同其理
則一而已矣理之一則不害其用之不同著述之
不同也聖賢之著述豈與并爲一端臆相之說

此數有是理也聖賢爲之著述以發其蘊耳聖賢
何以知之也揆之理而已矣聖賢之著述一於理
也學者論聖賢之著述也亦一於理而已矣請因
明問而答之道原於一而散於萬原者理也散者
數也天下有不同之數而無不同之理理者數之
神乎也數者理之形象也非理則數不生非數則
理不著合數而言理者虛無之學也舍理而言數
者技術之流也故吾道者合理與數而言之也昔
者伏羲氏繼天而王龍馬負圖出於河所謂一六
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者

是也卦之理寓焉伏羲因而則之以爲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既成文王繫卦辭周
公繫爻辭筮則用之一耳大禹治水成功神龜負
書出於洛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八爲足者是也範之理寓焉禹因而陳之以爲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九
疇九疇既列箕子衍其義武王傳其學筮則自之
一耳易筮起於前古至朱子作啓蒙以盡乎蓍之
變其揲也以四三變而一爻其九變而小成乾一
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抵卦[illegible]

八圖之秘固已泄矣由是十有八變而大成觸類
而長之六十四卦之變而四千九十六卦於是乎
備天下之疑決焉天下之業定焉範筮前無所考
至蔡子作皇極以運乎蓍之用其揲也以三一揲
而綱以立再揲而目以具一一爲一一二爲二一
三爲三二一爲四二二爲五二三爲六三一爲七
三二爲八三三爲九大抵數至於九書之秘固已
泄矣四揲而八十一章成由是觸類而長之至於
八揲而四會六千五百六十一數於是乎備天命
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易之揲四而

其變三三體方而用員者也範之揲三而其變二體
員而用方者也此執事所謂分揲揲歸之法迥絶
極數之妙考占成業之義無一不同者蓋理之同
也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數矣夫易廣矣大矣
而範之數亦與之同流執事疑非蔡子之作愚生
亦謂數學自易以後雖代有作者經世傚於易而
爲之者也太玄潛虛之類支離破碎强合難通未
有如範數之大不用乎易而能準乎易者此必上
世以來有所秘傳混於丹竈之家而蔡子得之於
異人之授不然則蔡子既聖矣乎何以能作也孔

子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乾之群龍用九坤之
永貞用六今朱子啓蒙考占之法四爻五爻之變
乃占之卦不變之爻易之爻非九則六而不變之
爻非七則八也易無七八之爻何自而占乎且於
孔子觀變之說有不合矣意者義理則先儒之論
精詳至到無可言者至於名物度數雖聖人亦有
未及學而或不盡者也夫天下古今理而已矣理
之同也遵之不以爲阿理未同也議之不以爲僭
此末學之鄙見或亦執事發問之意也大哉數乎
天非數不覆地非數不載人非數不成彰往知來

者數也通幽達變者數也藏神顯化者數也數豈
易言哉今執事問及愚生則不敢然也然未知其
是否謹對

問威天下在乎兵而上兵者在於將吳子有言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
固不可以不知兵矣嘗即一二兵法而觀之
途有所不由也不由峭澗者成七國之功由
壺頭者致五溪之敗城有所不攻也不攻華
費者完兵而深入攻鄙郡者衆潰而走死君
命有所不授也叱吳使之說者成霸越之功

拒長史之説必有合格天之業士卒當如愛子
也與士卒分勞苦者若績于河西不恤士卒
饑寒者見殺於安陽數將於兵法合之則成
達之則敗是固然矣然有可疑者爭北山而
敗高陵不可向也或以戲馬鞍山而取勝以
卒神而勝妖術似可用也或以用六甲而致
敗臨泜水而退舍全軍宜矣何退舍淵水者
卒至喪師日夜行三百里敗走宜矣何日夜
行二百里者卒克成功是又於兵法也或同
合而成敗頓殊或同違而勝負特異然則爲

將者將無事於兵法乎其或兵法之變有非
可以常法拘乎文事武備皆諸士子分內事
也毋曰吾儒生未學於軍旅
對有用兵之常有用兵之變常者固兵法也變者
亦兵法也自其常而觀之合乎兵法者知兵法者
也自其變而觀之合乎兵法者固知兵法者也不
合乎兵法者亦知兵法者也大兵者隨機應變因
敵制勝者也何常形之有哉昔趙括能讀父書奢
不能難岳飛好野戰不用古法蓋飛知變而括不
知變也觀乎此則可以答明問矣夫威天下在於

兵而主兵者在於將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
重在於一人爲將者固不可不知兵用兵之妙存
乎一心微乎微乎應形於無窮而談兵者又不可
不知變也崤澠誠不可由也亞夫於是竟走藍田
所謂途有所不由者而馬援之困敗蓋不知壺頭
之不可由矣華費誠不可攻也曹公所以深入徐
州所謂城有所不攻者而沈攸之之走死蓋不知
郢郡之不可攻矣越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
命乃叱公孫權之請而遂成覇越之功董卓挾漢
帝之命皇甫嵩欲赴其召乃忽梁衍之謀而竟就

匹夫之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歟則知之而嵩
不知也吳起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守河西而
拒强秦之兵宋義置酒大會不恤士卒之凍餒留
安陽而致項羽之誅愛士卒當如愛子起則知之
而義不知也數將者其於兵法合之則成違之則
敗所謂合之者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不知兵法者
也兵法之常也高陵不可向也趙奢先拒北山秦
師爭山不得秦師大敗劉備先據馬鞍山陸遜西
面蹙之漢師大敗蓋遜以乘勝之兵蹙備已敗之
兵是得夫激水之疾可以漂石之意若秦師大敗

則兩軍相敵未有勝負者也豈可以論乎祥疑所
當禁也田單令一卒爲神以破燕者田單智勇之
將與怨怒之軍志復宗國是得大能感士卒耳曰
之音若郭京之敗則市井無賴原不知兵者也豈
可以同語乎陽處父退舍於泜水此合令之濟而
擊之之法符堅駐軍於淝水揮兵使却亦合此法
也退不可止而大敗者蓋堅軍無紀律耳是豈知
法令孰嚴之言哉魏武日夜行三百里遂先主于
當陽正犯百里爭利則擒之法唐太宗日夜行二
百里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亦犯此法也遂破金剛

而大捷者蓋金剛已敗沮耳是豈非其疾如風之
言哉所謂合之者固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亦知兵
法者也兵法之變也即是而觀之則常者固常也
而變者亦常也孫子有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也兵不
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變之一字其用兵
之最要者乎抑又有說焉兵凶器也瀆之則危然
昔有周當成康之時四方無虞允若迪夾召公
告以張皇六師周公告以詰爾戎兵二公豈好君
以盛武哉蓋人主於天下無事之時易有心於

儀文制度之間以爲藻飾太平之具至於兵之一
事往往視爲不急之務言之者以爲不祥爲之者
以爲多事及天下卒然有變則茫然無以爲應奸
人賊子得以肆其滔天之惡而天下遂至於大亂
唐玄宗之時何等全勝之天下也安祿山漁陽一
鼓而諸鎭尾解乘輿播越矣今天下萬國又治百
餘狀寮庶職奉法文章禮樂闇恭彬彬而愚生之
慮以爲所因循而不振者兵與將耳此亦或執事
未發之意也敢借言之謹對

問天下之大勢在外則邊陲在内則郡邑邊陲

所以禦外侮郡邑所以安内治也今邊陲之
上軍士怯怠矣紀綱陵遲矣帑藏空虚矣其
何以禦外乎郡邑之中風俗頹敗矣盜賊竊
發矣生民困瘁矣安在其安内乎致是者厥
咎何由也今所以處之者何道也遐想古之
人教步兵于澤潞者天下推勇誅亂將於朔
方者諸鎭奉法屯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者
蠻戎降敗是皆名將也得是人而用之軍氣
可振帑藏可足紀綱可伸鄉之郡若治崇
豐歲[illegible]則歌者人稱神明勸農桑重牧養而

禁奸侈者郡有若賴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
用之民生可蘇盜賊可息風俗可淳歟古人
未嘗借才于異代今天下文武之士歲進幾
千人獨無是人出于其間歟抑或有之而莫
之用歟此天下剝膚之弊而
廟堂之所欲聞者也諸士子其縱言之主司者爲
之達
有致弊之源有拯弊之道然欲拯其弊當先究其
源拯弊而不究其源是猶醫者之治病而不究乎
病源之所在抑何以施治療之法哉生也恭承明

問而有以知前日致弊之源今日拯弊之道矣天
下之道二義與利之間也天下尚義則治尚利則
亂前日之致弊者利也今日拯弊之道亦有義而
已矣仰我
聖天子在上日勤
聖學總攬乾綱備二帝三王之德則固宜有太和維
熙之治也而天下之弊如執事所言種種者何哉
在邊陲帥臣格之也在郡縣有司格之也自正德
十六年間權奸相繼用事政以賄成我
祖宗以來生養安全之道禮義廉恥之教綱紀法度

之制掃蕩無幾外而邊陲之將內而郡縣之吏莫
者以利而超遷貪者以利而幸免而將與吏多不
得其人矣將既不得其人則邊陲之上軍士不得
不怯懦倉廒不得不空虛紀綱不得不陵遲也吏
既不得其人則郡縣之內生民不得不困瘁盜賊
不得不竊發風俗不得不頹敗也是前日所以致
是弊者無他利而已矣知前日所以致弊之源則
今日所以拯弊之道可得而言矣蓋嘗聞之士有
百善惟廉爲最士有百惡惟貪爲最蓋廉則衆欲
皆伏而達之於政自無不善貪則衆欲皆起而達

之於政自不能善廉者義之天也貪者不義之大
也是故今日之所急者義而已矣必也絕請托之
私重苞苴之禁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典則前日
之私既足以驅天下於利而今日之公獨不足以
驅天下於義乎誠使邊陲之將郡縣之吏皆忘一
身之私秉爲國之公則前日之弊將不革而自除
焉不然則操演雖勤徒足以爲觀聽之具轉輸雖
多徒足以長侵漁之奸誅殺雖嚴徒足以激凶頑
之怨矣邊陲何自而理哉剿賊雖頻徒足以資盜
昔之賊捕緝雖急徒足以貽地方之擾教戒雖切

徒足以爲文具之虛矣郡縣何自而治哉遐想古人李抱真之帥澤潞也教習步兵而天下推爲最郭子儀之至朔方也按誅亂將而諸鎮奉法趙充國屯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於是羌戎降服是皆名將也得是人而布之邊陲之上如李抱真焉何患乎軍士之不振如郭子儀焉何患乎紀綱之不伸如趙充國焉何患乎爭戰之不足今武舉之選世龍之胄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文翁之守蜀郡也建立學校而治崇禮義虞詡之長朝歌也誘擒盜賊而人稱神明龔遂勸農桑重牧養而禁奢侈於是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布於郡縣之中如文翁焉何患乎風俗之不淳如虞詡焉何患乎盜賊之不息如龔遂焉何患乎民生之不安今科目之舉縉紳之胄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易曰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夫天下之治在外則邊陲在內則郡縣今邊陲之上郡縣之內旣皆如此可謂蠱之極矣然則今日治蠱之責其無所於

聖天子之心乎先甲後甲治蠱之道也程子曰治蠱者先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所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illegible]

以今日振弊之要無踰于此者矣雖然竊又嘗究理亂之勢推盛衰之迹乃旣爲今日憂而又爲今日幸昔曰天閔是我成功所然則今日

聖天子承先朝之大弊雖不能不廑宵旰之憂而其所以弘中興之業求當世之邃者亦莫不在於是乎是故商道不衰無以成商宗之令周道不衰無以見宣王之績今天下行將大有爲矣明對之人子今聞不已敢爲

今日謹陳對

□□集卷之九

兌洛集卷之十

妾薄命

昔郎年少時妾在蘭閨中見郎鏤戚西緑駬嘶春風　妾作郎家婦郎行萬里舟妾心無所願欲作長江流　妾不如春月花開到郎側郎心匪飄風妾無傾城色　桃花紅復紅江水深復深花紅強似面水深不如心　流螢度珠簾秋夜長無極為郎製羅衣淚痕濕如織　妾始嫁郎時永言受郎恩但得郎舟回妾願鎖長門歲序不可轉六月或清霜郎豈無歸日時復理紅裝

買劍曲

千金買寶劍百金裝赤鞘意欲獻上方騎馬長安道　胡來風塵昏胡去血肉腥何時赤霄西訊掃無王庭　瀚海憶埧琨天山起鼙鼓落日照轅門將軍怒如虎　年少氣亦俠常思萬戶侯磨刀桑乾河欲斬郅支頭　金印大如斗旌旗百尺高不上燕然山不掉作中貂　少小事戎行生長亦朔漠君恩重如山鐵衣輕如鴦胡風蕭蕭來七月如深秋馬騰槽邊嘶笑取金絡頭　男兒介胄身死葬崑崙山郎笑班將軍生入玉門關

玄菴

大化運氣機綱維不可測至性有淵源於人見天則一覺明真境西方談空色啓關走龍虎揮神凌八極是非千萬載大易重消息

雜意

崑崗峻且崇鑿出雙玉華磨之勞沙石堅好無纖瑕製為雙玎璫組以雜玄黃其價且萬鎰以佩君子裳

貴陽長靈杉千章百尺高秋來動風色雲外起天濤有此棟梁材生之萬山隈世無魯公輸千載委荊萊

金門多良竹春風生新枝猗猗青且堅薄言一采之物用各殊感之重嗟吁或為虞廷簫或為吳姬竽

灼灼檻中花日結紅芳友偕此妍麗姿隨折佳人手幽草澗邊生春發秋還榮三嘆猿午身使我淚沾纓

晉溪

峩峩太原山混混晉溪水山有合抱材水有蛟螭起合抱作棟梁蛟螭興雲雨棟梁無條枝雲雨或愆期造化有不能物豈無參差奮飛從神龍未必乏行施遇命許旌陽我心實傷悲

渭濱叟

西伯本事商後車載老人豈期牧之野空有十亂臣我獨召鷹揚敢笑誅商辛峩峩首陽山其下渭之濱

渭水至首陽山下東入河夷齊餓死首陽山

周公居東　周公聖人又王室懿親進退之際天下安危係之被謗居東二年餘召公太公未嘗發一言援釋及成王卜風雷之變得周公請命之書二公猶以為不知聖人舉動未易言也

周公王懿親進退係安危居東二年餘四海皆跣浴二公位阿衡未見出一詞王以風雷變出郊親逆之各各懷忠誠二公心始知

成王悟二公之心白矣

鵂鶹聲至

洛陽鵂鶹聲至爾意亦何勑宋室諸縉紳誰可為違禁

窟莫謂禽無知性或靈於人負爾數聲血千載徒悲辛

徐世勣　世勣與褚遂良同受太宗顧命曰佳兒佳婦皆以付卿後高宗欲廢皇后立武氏遂良不可世勣勸成之世勣以其孫敬業有滅族相使入林麓縱火焚之敬業倉卒無所逃引佩刀剖馬腹匿腹內火過浴血出後敬業討武氏之罪不克死之遂族徐氏

宗室殺欲盡汗穢烝宸扆太宗托孤心是誰亂唐紀智哉浴血兒火燒不能死火燒兒不死于以見天理

敬業死徐族不滅

駱賓王　武氏簒唐改號周然知任狄梁公武氏欲以天下與武氏梁公曰陛下以天下與太子則千秋萬歲後血食於太廟若與武氏未聞姪為天子祔姑於廟者也乃移中宗於東宮後五王擁立中宗勅武氏還宮初武氏臨朝時駱賓王佐李敬業討武氏罪不克死之

狄汝何况北房州還東宮敬業仲人我揮戈振群
蒙烈烈震王嶽如日當天中宮為敬業死不立狄
梁功。

張柬嚴變　當時立王和議後始終不從宋
偶與夕曲端以在送凡誅所罷以忤觸見
拚
貴閣上和議恭放志恢復聽之真奇人誰有孔明
腹曲端既已誅武穆見忤觸試使當筵舞再蒙寵
和辱

卷十　五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殷謝　浩不出衆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安不出衆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後大
子微浩桓溫辟安皆起
深源與安石皆為士望宗天子微浩入手以抗桓
公嗟差桓晉閣誰復識變通智哉東山子蒼生戚
高崧感此殷謝事成敗論英雄
高崧餞安於新亭戲曰昔安石當如蒼生
何今蒼生當如安石何

人不歸
憶我遊子吟苦吟傷子心倚子遊念心踟志踟失我

作清清在山泉忽為九仞川流水不復返我心日
悠悠
客自河曲來寄我雙鯉魚長跪接鯉魚或有尺素
書剖魚乃空腹使我心成孤生此女子身不如委
溝渠

金臺送王大人歸關中
朔風驚客耳歸興難禁牽迎轡繫長楊帶劍登祖
筵把酒北望香心逼側何足憐霜雪蔽天地征棠獨
蹁躚聚芳滿洲渚老鷹新餞還君志在商顏浩歌
出幽燕閑雲落南浦野鳥入青天誰愛黃金臺不
必重淒然

卷十　六

鯨谷　王一侍郎圖
王子自闕來愀愀顏色枯須臾隕雙淚語我鯨谷
闕旻天覆下土林鵶亦啼雛我獨失其怙懷抱泣
呱呱哀此北堂人青春撫遺孤中道復棄捐旻天
降雲霄辰雞入省視衆飛鮮醫壺今也稍豐裕肥
甘速妻孥敵屠多寒暑簞瓢無褐蒲冠榮錫雙誥
安得春桑榆旻天覆下土不聞子號呼桐棺薄如
墨土淺且崩宿茲能讀喪禮空有龍虎圖荆露零
春華秋霜寒如鋪牲醴亦嘉旨安得奉庖厨旻天

覆下上胡戾獨予誅空山栢如金其味苦如荼茫
茫風木恨直與乾坤俱聞之重感傷為君歌且都
努力樹名德毋愧吾閔徒

東廓遺叟　雷給舍翁

給舍展緗帙示我遺叟行讀之三嘆息乃識虞
盈遺叟尚玄德位獨弗稱情給舍珪璋器唾手公
與卿遺叟吳皋彥早歲負才名持筆謁天曹文章
冠群英令觀纖黼地遍野甘棠生温温清死判施
澤先孤惸挺挺松栢資虬枝霜雪勁喚彼鶯與燕
視我同春榮玄鶴巳千仞刷羽雲霄鳴郭東有橅

竹良友堪同盟相隨詠舞雩心與賢聖并

富陽民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
家采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
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
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
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獄中集古　東岩同作

天地身何往故鄉不可思蕭蕭北風勁慘慘中腸
悲多病久加飯開懷無愧辭眼前列杻械報

主爾何避

右一寄杜位二赤谷三江村四送方書記
五兩六詠懷七草堂八有

徘徊虎穴上性命由他人漂梗無安地塗泥任此
身浮生看物變海宦走風塵烱烱一心在天高難
重陳

右一寄贊上人二懷鄭司户三征夫四送
陵州路使君之任五又示兩兒六贈別何
邕七巖武八奉贈鮮于京兆

赤縣昔同遊忽在天一方危時暫相見鬢髮各巳

蒼陰風千里來歲暮石巖谷人間夜寂闃落月滿
屋梁出處何世網涕淚濺我裳平生方寸心嫉惡
懷剛腸痛惜奇節士激烈思時康昊皇太宗業道
德仰今王丈夫折昇國志士懷感傷吾道正羈束
真宰意茫茫

右一贈蘇四徯二成都府三送舍弟赴齊
州四贈衛八處士五吳侍御江上宅六壯
遊七夜聽許十誦詩八奉李白九鄭公虔
十柳少府十一舟中苦熱十二壯遊十三
義鶻十四夏夜歎十五北征十六洛城玄

元皇帝廟十七前出塞曲十八贈李四丈
十九觀水漲二十遣興
樓角凌風迥夜深路氣清今夕復何夕寂寞壯心
驚故國十年別轉衰病相嬰妻子隔絕久萬里正
含情惆悵年半百何得尚浮名鵬鶚志意滿豺虎
正縱橫鵷鳳在赤霄亦驥頓長纓志士淚如水忠
臣氣不平挺身艱難際萬古一死生感恩義不小
旅懷丹鳳城
右一東樓二玩月呈漢中王三贈衛八處
士四歲暮五客居六春陵行七述懷八客
卷十
夜九立秋後題十水檻遣興十一病栢十
二久客十三幽人十四述懷十五聽楊氏
歌十六嚴武十七送韋評事十八詠懷十
九送盧侍郎二十送覃二判官
右集杜
感激平生意此心誰見明與君歌一曲一半是秦
聲　右一贈易秀才二將中丞大衛入石門山
三將進酒四觀胡人吹笛
狂風吹古月照斷白楊聲哭雪柳中共空歌慟迷
上　右一司馬將軍歌二上留田行

樂詞其七四九口
燕臣昔慟哭千載爲悲辛歷代復元古如君何足
珍　右一古風其三十七二古風其四十八三
古風其一四效古其一
屑皮秋色遊休光淡碧滋長歌盡白日不覺鬢成
絲　右一摘箬耳作二與賈至舍人三遊南陽
白水四上三峽
倚杷獨愁坐煙蘿欲暝時蔡雲起嶺樹及此奇相
思　右一鄭崔五郎中二遊白鼻師山池三登
新平樓四遊秋浦白笴歌
倚杷獨愁坐煙蘿欲暝時蔡雲起嶺樹及此奇相
思　右一鄭崔五郎中二遊白鼻師山池三登
新平樓四遊秋浦白笴歌
卷十
獻納青雲際往言非至公何由返初服美酒沽新
豐　右一答高山人二林席江上待三過盧郎
中四效古
歲落衆芳歇秋來百草生萬重關塞斷康慨淚沽
纓　右一太原早秋二贈閭丘宿松三奔亡道
中四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
昔獻長揚賦風雲四海生遭逢聖明主禮樂秀群
英　右一答杜秀才五松見贈二贈諸葛武侯傳贈
崔少府三春日贈蔡舍人雄四留別金陵諸公

潛虬隱尺水海鳥知天風霜髮兩邊白出門悲路
窮
右一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二贈任城
盧主簿三贈友人其三四贈從兄襄陽少
府皓
蹭蹬遭讒毀空懷戀主情賢人當重寄或冀一人
生
右一贈張相鎬其二二觀胡人吹笛三贈
昇州三使君忠臣四擊尋陽上崔相渙
朔雲橫天高遠海動風色蕭颯望中來摧殘梧桐
葉感歎發秋興蒼然五情熱長安如夢中雲山萬
里隔前期浩漫落日歸心絕生事如轉蓬一宦
已髮白昨日東樓醉綠楊正可折今茲大火落已
屬流芳歇壯心惜暮年頹光變奔迫天地一浮雲
生死殊飄忽李斯上蔡門窮途方慟哭張翰江東
去清風灑蘭雪世路今太行非時將安適結心寄
青松千春臥蓬闕且從命酒樽浩歌待明月
右一酬崔五郎中二早秋贈裴十七三至
真公主別館門塞下曲其四五觀山懷古
六古風其五七送陸判官入望夫山九登
敬山亭南望懷古十蘇武十一贈從兄必
府十二贈崔秘書十三魯中東樓醉起十
四古懷贈從弟十五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
十六送崔十二遊天竺十七玉壺吟十八
淮南臥病書懷十九贈別從甥高五二十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二十一留別于十
一兄逖二十二古風其五十四二十三送
張舍人之江東二十四別魯頌二十五擬
古其七二十六擬古二十七望黃鶴樓二
十八天台曉望二十九春歸終南山松龍
舊隱三十春日醉起言志
空名適自誤迫脅識目天刑應念投沙客多愧魯連
生感此三嘆息淚滿逐臣纓白日在青天為君前
致辭我本草間人幸遭聖明時投軀寄天下遂為
千載期一度浙江北茫然使心悲世路成奔峭萬
姓危朝霜修蛇橫洞庭獨坐傷激揚六駮食猛虎
剪棘樹蘭芳獻替入金闕著論談興亡浮雲蔽紫
闥虹蜺掩天光黃金消衆口青蠅遂成冤其事竟
不就小節豈足言松柏本孤直虬龍盤古根瑤草
寒不死猶懷明主恩
右一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二望鸚鵡洲
三贈漢陽輔錄事四問李大尉大舉秦兵

五遊天山六觀胡人吹笛七還山留別金
門知己八書懷贈南陵常贊府九贈諸葛
武侯傳十訓崔郎中十一鄴中王大勸入
石門山幽居十二尋魯城北范居士十三
贈上判官十四送王屋山人十五經亂將
避地郯中十六狀中上崔相十七荊州賊
平臨洞庭言懷作十八贈從孫義興宰銘
十九送張秀才從軍二十敘舊贈江陽宰
二十一金門答蘇秀才二十二贈別舍人
弟二十三古風其三十七二十四答高山

人兼呈權顧二侯二十五送薛九被讒去
魯二十六書情贈蔡舍人雄二十七贈張
相鎬二十八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二十九
古風其十二三十贈宣城趙太守悅三十
一送郄昂謫巴中三十二同王昌齡族弟

右集李

齋居　時隷司徒卿

奉天承

帝戒東宮肅齋留居竹蔭春階月瑩明夜樹清天風傳
禁漏郊路濕塵鑾輿清曉朝班事竟就裝珮琚

落形巢樹定吞埋正漫漫月夜地幽靜風郊
天使鎮萬年間往稷百辟漢衣冠深慨書生腐惟餘
一寸丹

九日遊石泉大司寇

虛節黃花無主秋光舊客心蹤餘三逕菊斜日萬家
砧行役空歸鴈幽情堪淚零靴中有桑落相對一
豪吟

萬里荒城暮三秋使節來共携杜陵酒同上越王
臺後逸知尚與蹤狂愧非才過從能幾度草晚鶯
車回

春崗

崗白崗尚發春來生氣生卿雲千樹合修竹萬竿
清溪留龍臥岐有鳳鳴地靈久蹤結今日見
偉英

送唐中丞撫蜀

聖主憂全蜀中丞開府開西南金勝地經濟出群才
俗飭辭楓陛風霜動柏臺聲華通分閫右
御中催

送梅溪

寒江歸去晚秋樹望中疎霜沒金鷹影風傳玉鴈

書寄山農別浦白髮對征車相送萬餘里思君入
夢初

送光祿大夫王子之南都　以九廟功成遷
聖皇崇孝理
恩命被儀臣
帝里龍蟠舊仙樓鳳覽新十年負才略
九廟見忠勤暫衛留都試行當侍
紫宸

萬給舍擢山東少參
書舫春江渡臺高鳳欲翔風生青瑣闥花静紫微

堂報政聞齊魯封章動廟廊經綸應不負咫尺仲
尼鄉

送錢銀臺自考部之南都
考功天部容長嘯出春明祖席開燕闕繁花發
帝城晚風催去舫新月照行旌
聖王恩弘化應還召賈生

盧秋官辭京部之南都爲親也
帝里青春好千家桃李開君獨辭
丹闕誰不愛金臺望切秋雲過心驚綵日催即今承
彩服朝夕奉霞盃

詩寄端溪一首　進退
端溪天下士高卧在林泉四海蒼生望千年道學
傳
聖皇今側席君子好彈冠王佐明時彥風流晉謝安

節婦義女　爲欒侍御題
悲風起大梁門扶感雙在綠萱偏傾日芳梅未識
春三秋深夜雨自折茂實身誰秉如椽筆休令漫
泯淪

西盤家宰奏功入京
北闕趨環佩南都報治成百僚師揆度四海仰均

平輕舸過天蕩高標拂月明此行應
簡在
天子舊知名

浙上送遂谷　無涯白石入廣五泉明農今
復見子傷哉獨爲四子耶
知己半零落生離幾惱神忽逢洛下客亦是嶺南
人時事頻相問憂心未敢陳君歸別千里回首
沾巾

送劉司部郎歸蜀
蜀中山川道秋深感慨多漢江[illegible]渡棧道掛

過對月應懷友鮐巫且浩歌到家問苗翁三逕長
青蘿

再過崔州

此地吾嘗沿風塵幾度遊道隨汾水折雲擁崔山
浮昔往黃梅雨今來白鴈秋浮蹤倦行役何處是
滄洲

平遙夜坐

漠漠荒城暮飄飄旅第空坐看寒燭盡愁絕夜更
催冀北花爭發秦西鴈不來歲華容易改春盡且

同戈懷古

英俊同戈地隋唐百戰秋晉陽殘馬歇汾步錦帆
收風野平沙合霜林落葉稠更憐金水岩咽咽下
汾溝

送高都御史總督南都糧儲

留都根本地國計仰臺臣戮力東南粥天儲遠近
臻　傳口饑僅存臻
聖皇思博濟君子抱經綸獨嘆陽城拙空勞撫字仁

羅水道中答慧岩

驅車下羅水條而發徵涼晴樹提備綠秋山晚更

蒼開城啟虎豹郡邑少豺狼吏且後召使春風滿
發陽

聞舍弟下獄

邸報封章有數陳與世違往來
明主怒原是小臣非事業千年遠存亡一葉微高堂
雙白髮知我只宜歸

出獄至蒲

驅車下蒲坂雲樹見吾家覆死堤堤柳沿河曲曲
花生還仍故國客去幾天涯不寐今宵月雞鳴問
夜柸

詔獄　自浙至京未嘗對刻釋三刑

五品臨司貫朝廷法不私一封濱
明主十口累相知黃卷未離靜青燈夜榻浮舊聞胡
憲使此日慰相思　胡先在錦衣獄

懷慧岩　嚴江夜半之別在於夢寐之中覺
而視之但見孤舟搖搖烟波浩浩於天涯
之外回首仙舟殆不能為懷切恨當初萍
聚處只將楸枰作尋常耳小詩見意幸
賜俯和以慰余情

甚舫湖來別孤帆夜不眠寒江烟浩浩秋對草半

芊客病經三月天涯又一年薇垣新月上今夕最
堪憐

比慶受勑　繼母也

東署多勞績褒封感
聖明錦雲雷墨淡寶篆玉香濃雨露榛萱秀恩波泉
壤榮高堂春酒綠悲喜可勝情

送焦少師閣老致仕

聖主洛元老封章遽乞歸黃麻心尚壯白髮願何違
事業存青史勳階冠紫薇泌陽當花鳥相對好忘
機

卷十　十九

懷友

關西一羈旅燕北苦孤吟夢落沙棲月魂消灞水
心思君無藥力念爾獨情深湖海孤舟夜秋來風
雨侵

聞　車駕幸北邊

聖主思弘業揚兵出紫宸
天威凌瀚海殺氣薄秋旻鏖戰有邊將奇勳多近臣
傳聞奏凱日還欲下三秦

獄中對棊

盡地為棊局柏看趣亦深推移惟信手勝負不關
心得有知秦漢收拾嘆古今達人觀物變志士惜
分陰

獄成坐獄誹謗

獄吏傳招下文羅亦太深青蠅閒點璧黃口果銷
金欲效燕人哭應悲楚澤吟神龜存九廟堪獻小
臣心

孫羽士太初　關內人隱於浙江西湖之上

羽士關中産高名遠近聞洞賓通變化太白富詩
文華岳三峯月終南萬壑雲西湖歌舞地簫鼓日
紛紛

卷十　二十

雲中道

景物邊城異多秋旅更增風高聞畫梓擊柝白日日薄
結秋冰有冰八月渡水愁沙陷桑乾河少忽然陷馬蹬丁俱無蹤跡人登
山畏石崩嵐山路斗石大石忽崩丁夫不能避晚來孤館宿燒木
即為燈

晚至沁州書懷

北戍新關度淹留直至今將來茲遠劍奇列盃盤
心萬壑迷寒雨孤城隔遠林須臾看祀處望一
沾襟

畢少祈雨有感

二十一

役千峰雲合滂沱應候霖參大節之六通地一犂金歌舞斯民樂精誠大尹心五行洪範傳感應驗于今

慶源堂　松皋閣老

舊趾留遺澤新堂扁慶源河泉月星宿山脉發崑崙派別函關大參惟嵩嶽尊精靈鍾勝地閥閱冠中原瑞氣通黃閣天星照紫垣一門三宰相兩代八賢孫經實心名在勳功汗簡存師臣松皋老先生也榮極品大作奈
皇恩

送介溪宗伯承天祀　陵

達孝隆追王天恩顯大倫星槎勞使節圭瓚奏
皇仁犧酌　靈神格鑾刑至敬伸登歌周禮樂奔走漢儒紳歷歲松楸古凌空殿閣新荊衡萬馬下江漢九龍馴期會隆昌運精英毓
聖人宸碑光御翰
寵命被詞臣問俗周郊甸觀風馭駱駒民情與吏治還望達楓宸

霹石道中

分水環嵐石蒼山落日程攢峯寒霧結宿莽生牧笛横牛背樵歌雜鳥聲夕陽催去騎緑樹送行旌隆葉三秋思飄蓬萬里情家山漸喜近人語似秦城

梲亭道中

雲際千巖落照荒村幾樹輕烟暗水聲聞澗底流鶯啼傍花前落日旌旗捲晚風鼙鼓塡諠新郷滿堤春色長楊夾道黃昏

再過梲亭

切去燧風緑郷重來冷雨黃花天末鴈聲寒雁庭前消樹寒鴉野戍凄凄畫角山城處處寒砧最是秋風暮客不堪暮雨鄉心

盤石道中

萬里久淹海嶠一官又到春山花鳥更添客思雲山還滯鄉書聞說南荒溽暑原來海國寒多礬石桃花未綻長安春色如何

苑洛集卷之十

世芳樓　襄毅少保

世芳樓下花竹稠太平拱揖長河流襄毅少保一代良臣宜經綸坐朝堂當時是誰控衛鈞却令少保養閑身君不見吐魯驕胡近儻梁力敌擄我西藩王少保赫然揮甲兵提戈直指哈密城虜酋膽落驚逃奔金印付還元王孫又不見當時劉瑾排朝權百僚稽首皆爭先少保直節難磷磨一見不肯剡肯阿元元不幸頹朝綱再令少保樂世芳松皇閣老際

聖明三部尚書進阿衡敭歷中外五十年魏魏勲業真光前吾皇神武御紫宸昌期自應生名臣我願天子益嚴惟閣老大作安華夷只使常懷廊廟憂莫教獨樂世芳樓

送南太守之保寧

燕山二月杏花開千樹萬樹　御城限柳條新發爽長路祖道郊傍黃金臺臺下獨策征車去東風日暮起飛埃我思郭隗三歎息他年遂騎青驄來

劉中鎮荐美

知維麗人下絲中黃才名動聖皇近侍班中親　簡陟兵符金豸雙　龍勑號令一出神鬼驚雨折六月寒風生叱咤指顧雷電走智士勇夫皆倚首我有忠勤結主知　御書時復來卅舜我行我止幽敢數一或攖予天子怒上方四時充球鮮長江大海飛黃船三十二宮被龍鳳匪我玄垂誰許貢湖山奇處起生祠飛碧流丹百尺危窮碑高碣鑿瑤石雄文大字論功績復有錢塘百萬民黃童白叟傳俱頁湖山高湖水深

恩光蕩漾君主心湖水深湖山高煒煒聲華中鎮勞

劉吏部考滿

石頭城下長江流中有美人乘仙舟順風大帆西北去不消一月到　皇州知君報政獻天子旭日遙瞻五鳳樓金臺正在鳳樓下君好夾天一上遊

七里灘

行路難春風七里灘灘陰崖暗白日危石濺驚湍挽夫力竭舵師癡盡日才能進咫尺狹塘水隘忽逆流滿船相顧無魂魄君不見南來簫鼓輕舸附

日一夜到杭州

長子和沈提學沁州壁間韻

長平山下多白骨趙王臺上牛羊牧三晉自古稱
繁華海水桑田幾翻覆平原公子今如何故宅蕭
蕭秋草多人生休懷千歲憂百歲浮踪蓬一科塵
世紛紛何足較昔日紅顔今老貌瀛關開軒邀皓
月樂地從來在明教閑尋清泉景物良休將身跡
滯他方桃花纔落渚蓮發回首却已摧群芳高鴻
渺渺入青天安得與爾同飛翔長歌一聲生風雨
坐對黄花金傘張

東鳥嶺

東鳥嶺上愁雲停東鳥嶺下流水腥千章夏木陰
森合一道盤旋摩青冥鐵崖萬尺寄沈洞俯視還
恐坤軸傾群峯爭起劍戟列當關拱揖巖巖城一
夫荷戈千人廢天險豈可階而升却憶當年劉六
到如履平地任憑陵刺史墜馬三軍走流血如海
鳥嶺紅長驅而下破竹勢劉六豈是真英雄奈不
見監軍總制紛紛出千金懸賞期候封又不見趙
城炊兒赫然怒手提廚刀摧元兇　炊兒年十八
九歲與妹母同居流賊三人至其家欲犯
其妹炊兒怒以其不備提刀盡殺之

送劉尚書白日講學士下南都

北斗星移地座前詞臣拜命下堯天行行郡國江
湖遠渺渺蓬瀛日月邊漢殿十年千卷史秦淮萬
里一帆煙黄金臺下離歌歇駐馬停盃各愴然

秋旅

赤葉黄蘆下晚林客舟析析緊轉愁深十年宦迹變
蓬蒂萬里浮踪一破琴江閣風高悲旅笛霜城日
暮急秋砧郵亭寂寞逢村酒獨對黄花一醉吟

送俞憲張君按關西

西北窮邊已自荒年來時復報災傷但令風裁揺
山嶽便是霜威滌穢壤開說豺狼盈道路不憂胡
虜在疆場貪吏之害甚于胡虜定知刺史褰帷日千里澄清

六月霜

山東參議致仕歸　時年四十三

鄉國清幽萬景許年來舞動古人思首陽月照夷
齊墓在吾家東三里一奇也渭野風飄尚父絲在吾家南十里一奇也

繞捧綸音贈

帝命絲綸奉詔起用却將迂論起人疑[illegible]
聖也無陵三同皆認非予在背外不知上疏諫止之州不較而同時者以爲在異

歸來家有書千卷獨取孝經日玩辭

下獄 余既自浙繫至南司聞 詔下送北司 天威赫怒故事下錦衣獄者不過四十日狀之八十日命人監視之

丹詔驚聞下縈簇胃多知與死為憐欲將忠孝酬明世敢為艱危惜此身才㧞月華方億越縲絏忽看雲影即思秦老親在秦寸心 夜愁千里流得刺來兩鬢新

獄中有感

秋聲瑟瑟夜茫茫此際孤臣倍感傷四海生靈惟

聖主萬年宗社有先皇殷憂宜共條山甚滿浹應同湘水長卻憶泰廷十九客茅焦終得悟君王

梧落霜清鴈已歸可堪縲絏鎖圜扉堦前深炭蝸知足海上魚魎烏牙幾萬死自甘明宗葉一官多與世情違山妻舊補牛衣在何日重披上釣磯

山西副使致仕

偶因衰病乞閑身敢向明時嘆屈淪十度拜官多棄斥一十…二為民…年獨…祿…風塵…官…歷任…仕…止…年

但能知足皆為樂幸得歸來黃屋貧述恩到家正重九黃花無數滿籬新

雜興 癸卯九月也

兩拜龍草下玉堦虎頭關上督邊師幾年沙漠無消息萬里河山足嘆嗟雪滿紅崖春寂寂秋高紫塞草離離卽今多病成衰謝却學書生日課詩

西風瑟瑟雨蹂躪木落沙寒嘆索居無奈吳樽聊共汝却看花鳥轉愁予年年九日移家枕處處三關報羽書獨卧青山秋欲暮雨河戎馬幾時除

蕭蕭華髮已衰頹五十年來一病軀主度草廬天下兩番圖上聖恩殊棲遲歲月媿明世俯仰乾坤咲獨儒臣濟曾無纖芥力空教二選畏流燕

四海風塵多戰伐十年蹤跡漫林丘平山問水成頭白絮柳飛花過眼秋見說長洲是天險坐看廣騎亦安流休將冷眼輕班衛仰空縣萬户侯

形勝杭州天下先曾將忠節典群賢江分吳越連滄海嶺入杜大文獻彬彬三道議杭嚴碑全嚴有獨…忠邪歷歷爲今傳他年…收拾莫

使浮名不稱何

虛名誤入蓬瀛選侍講常依日月邊惟曉華開寶扇香飄御几展緗編日期宵旰千載周諮虞謨達

九天遥憶秋來炎暑退定開春殿御經筵

幾上封章學治安遷除無補却懸冠泰川秋晚花仍發晉野春深血未乾

聖主幾年勞側席將軍何日獨登壇病來深愧雙兩劍日日扶黎看藥闌（所務如此可謂也）

數年戎馬滿關河曾督提兵夜又過塞外生仔令幾萬雲中中土道如何曾聞漢將旌旗遠還說胡兒戰騎多咫尺太原接幾輔莫教醜虜渡滹沱

入晉陽

又策征車入晉陽青山無數點蒼蒼秋深畦黍稷霜熟雨後林花見日香幾逐遊蓬淹歲月漫費流水嘆年光遥思故國東籬下三逕無人蔓草長

獄中憶五泉舍弟　時五泉先以諫下獄罷

歸

豈是世間少兄弟古今寧有此相知思君此日應無淚憶我今宵定有詩同為逆時逢盛斥幾因多難致分離

聖恩不久金鷄下共醉村南麻子池

晉陽致仕　時年四十五

封章七上許歸田深感

聖恩自九天衣鉢丘緣三點在一（兩請致仕一為民）迂庸敢謂二疏賢山園赤棗釀酒（棗邑人以為酒）家沼金鱗不用錢更有雲霄南去雁相隨同到華峯前

時家兄亦致仕

接駕

千步廊邊集珮環寶香紅霧襲朝班天街風煖聞韶樂仙仗雲低識

聖顏金壁承休來五福黃朱昭德列千官書生過計其迂腐猶說虞廷尚克艱

岳墳

黃閣紛紛議講和江淮從此欲投戈萬松宵晚笙簫過五國城高雨雪多麥漂宵闕社稷燕京遂復漢山河祠前吊古憂時客蕪樹南枝一慨歌

送遂谷子

千載相思隔

常州大淮北日後離愁湖明返照興山暮楓落寒潮

遠海秋涵白賈生空上策懷鄉王粲漫登樓茫茫
水國銷魂地萬里煙波一葉舟
閶闔沉沉萬里遙五雲深處擁旌旄詔將麟史開
春講日有龍旂候早朝黃閣雍雍周傢彥金貂楚
楚漢驃姚如君獨上憂時策越嶺東南見海潮

蘭谿夜坐呈莘君　九月十日也

秋淨星河夜色遙江城獨坐思迢迢燒殘小閣雙
銀燭聽盡高樓幾玉簫桂送暗香如姤月庭前有桂一株
竹搖疏影欲凌霄窗外有竹一叢昨朝書舫逢佳節撑到
西湖第幾橋

卷十一

慰遣嚴州士民　時調江西奏免進貢章下

匪才尸素
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為天心還看匣有平津
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
越江潯

喜交見訪

多病還驚歲月過靜看周易笑乾坤縱有懸無
冠蓋此日柴門擁薜蘿兩世交情誇在上年為
別夢魂多論將道子今華髮且對清樽一浩歌

送兩洲宗伯

萬樹春梅映曉晴一川淑氣拂行旌廟翔北闕蓬
萊仗龍繞長江水自清一代風雲虛謝席百年禮
樂舊依劉相逢若問思歸客歲鬢蕭蕭病已成

送陳君歸　舟回夜泊野渡頭

人世銷魂是祖筵朋情別思重淒然煙江風雨秋
帆共山館琴樽夜榻聯寒露白看梧樹月重陽空
負菊花天時九月晦也孤舟獨有瓶中酒痛飲和衣一
醉眠

卷十二

蘭溪舟中

海天時候乍陰晴歲晏孤帆逐水程兩岸蒼山寒
霧合一江涼雨暮潮生幾年漂泊歸心切萬里奔
忙宦況輕深夜茫茫風浪起推篷卻見月華明

西盤尚書

海內名英復幾人此心無日不山林謾看結綠思
歸便慨拂絲朱自解音竹滿西盤來鳳宿泉流姑
射聽龍吟龍泉有祠也知景物鄉園好天下蒼生屬望
深

別端溪尚書

四十年前春進士交情今見舊陳雷青襟綠鬢曾遊

旌閣臨首蒼顏上鳳臺新句每栽秋後月素心□
看歲寒梅蕊余已上表歸跳如子還洲濟世才

怡椿軒　椿崗總寫侍刑部時追思所翁大
司寇有作和韻

老幹森森獨占春芳枝還比舊精神陰凝西部□
霄古秀發南囊雨露新華國共推余作鼎傳家再
見玉垂紳尚行珍重怡神慈
聖主年來眷命頻

送世寧晉帖吴筆

風動微消落五雲花生吴律掃千軍天涵華樑雙
落碧潮逆長河九派分江令夢醒文思迥張顛醉
後姓名聞寥寥末世蘇黃體滿架珊瑚且贈君

蘭谿九日

越水吴山久倦遊登臨轉覺動人愁一簾烟箇滄
江暮萬壑寒聲落葉秋佳節莫看陶令菊異鄉休
上仲宣樓楚臣荒草經霜白且把茱萸對酒甌

答無涯都御史

無涯詞伯久馳名寄我新詩字字清……池邊依
草綠滕王閣外浦雲生九霄風雨驚龍□一曲□
韶聽鳳鳴安得滄洲同結舍盡將化□□□情

南行

□□入涯總客程蕭蕭此日復南行新砂潮接
江下漁浦風從北海生春色欲隨吴地盡野花空
送越山明當年俊逸□垣使千里方舟獨有情

甲子夢中　弘治十七年

自入雲宫雨月程風□漸畏窮傷情成樓月落城
門閉野寒風寒戰馬行幕府神兵傳號令沙場鬼
火作鮮明玉關人老□猜笑誰息狼烟致太平

聞舍弟至

去年送汝下杭州吴□燕山萬里秋青草忽驚
運夢白河即報本膺舟難危澤役經年別飄泊
踪此世浮已辨新醪期共解征驂一簞□莫淹留

書所聞學

門壁青山列畫圖一川流水送驂騑鶯啼花落□
將夫日暮天涯□役□家遠還時看雁字途……
恐負牛衣賦趾□□如……自茫茫覺已非

徐家南竹

……小山陰誰種洪涯……千尺雲霄看
□□五更風雨耳邊□吟寒香……直節還
通泰拍心却憶故園……秋下高……堂深

潞川分司八詠

忽聽千山起迅雷送來霖雨滿街亭箬笠銀竹參
天發滿院琪花簇地開坐見乾坤成草昧俄驚滄
海走塵埃大風不久驅雲散還挽晴光白日回

晚下竹竿坡趨盤石

萬壑林濤似海波驅車晚下竹竿坡無邊赤葉愁
中見幾處黃花客裏過峯勢漸還逢秋色改歸心偏
傍月明多到家不用鱸魚美半畝蔬園十畝禾

高平懷古

路入長平日已昏野花爭發渚禽諠蕭蕭荒塚横 卷十一 十三
殘碣寂寂頹祠倚敗垣澤潞已消唐將業山河猶
帶趙人冤征途弔古三秦客惆悵東風一斷魂

丹坪砦

泥馬南來勢已危東窓長舌計成時十年功廢將
軍痛[飛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五國[二帝北]山遥二帝悲[冬青三]
千周後彥羽林百萬漢旗旗[一若高宗有]沁北
丹坪砦一旅還能抗虜師[上人豪傑據此砦今人不能取血宋聲聞不]
[與砦人力抗金師]

盤陀驛

青山行盡見孤村下馬盤陀日已昏綠樹滿庭春

寂寂東風將送鳥聲喧

長平

悲風陣陣逐山來白骨堆千載誰磨秦
劍血長平不及杜郵哀
行人指點說秦軍往事淒涼那忍聞上黨誰更應
頗將趙人錯怨武安君

李將軍和高山長平驛韻

諸侯嗷擾推澤潞軍抱孔勳業至今聞秋來故砦迷
深草日暮沙寒生野雲

自高平趨潞州和菊軒韻

昨宵風雨過高平今日晴川柳色明漁笛一聲滄 卷十一 十四
水綠青山寒擁潞州城

平陽四首　時予以吏部謫判平陽

汾水春深落照低沿堤十里盡桃花畫船簫鼓遊
人醉誰說風流是杜家
簾風緩沼碧荷香代安歌兒舞袖長一醉長陵傾
百盞不知風景是平陽
姑射泉聲萬竹稠來青樓外日山秋平陽府後歸
來晚黃菊紛紛插滿頭
清曉人家霜似雪例小竹扁馬楓亦大道平陽判府催

徼出琛戟空維過豫橋

魯投哲

聖皇神武降千古提督成辭振四夷十萬強胡皆竄
伏不須復勒燕山碑

幾年胡騎乘秋入今歲三關獨晏然聞說元戎貫
韜略三軍齊唱凱歌旋

哭雷仲軒

淚洒霜天十萬行為君今日裂肝腸西風吹落壺
陂月荒冢蕭蕭秋草長

介休三首

綿山

綿山夕照墨雲馳疑似當年縱火時抱玉卞和雙
刖足古今不獨介之推

潞公宅

潞公勳業古今騰自惜人情有愛憎千載故應人
敬仰不聞更說錦籠燈

郭林宗祠

四海誰扶漢室顛桐江風節一絲傳知君自隱真
明哲千載人稱范毋賢

得恕夫書

旅舍邊城病不休一封書到慰家愁柳青沙苑春
堪折何日同君上白樓　宇文泰敗高歡於沙苑植柳千株白樂天懷友詩曰煙入白樓沙苑暮柳花白樓吾家也

韓信廟

養兵自道天下患漢家圖轉用張良蒯生好似鴻
門玦不必登壇論項王

權店樓

四月深山似九秋瀟瀟寒雨長離愁仲宣無復荊
州意日暮他鄉一倚樓

渡桑乾

少小不知邊塞遠鴈門聞說在天涯如今流落桑
乾外南望山陰即是家　山陰在鴈門關外

詔獄過羅若里

去年送子越江西幾度相思夢轉迷此日扁舟雙
槳急夜深風雨過梁溪

答浙客

憐君風雪入潼關斯世茫茫行路難爾是浙人應
自悉蕭蕭生事比君寒

釣臺

江上雙臺俯白雲子陵風節古今聞臯夔應績唐虞世精一相傳在典墳

華山長卧擅驪翁功成海外虬髯老天下已屬赤符人惟有桐江一絲好

竹　題宗元畫軸

勁節虛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猗猗笑他江上羅浮樹只放寒花一兩枝

梅答宗元　正德丙子宗元和尚自謂通文武學宿於村廟請見六日不許會五泉余

他出過廟宗元邀入廟講論至夜深指天曰一天新星象五泉歸告予明日宗元再請見亦不許宗元以畫梅一軸請詩宗元見詩曰不可致矣明日去

凌霜傲雪不凡才直到嚴冬爛熳開不為春光使改色管他桃李莫相猜

謝郡洪尹贈金　至崇德洪尹巽以白金為贈且曰此某之俸金非取之民者余曰感君高義但司縣之際恐終非法也巽曰感難中升平時比余曰君不讀論語乎顏淵

必於是巽乃持去且備以予言告諸上巽巽平素喜節好義昔宿少部待罪且將死親朋不敢近巽時為喙予為之付湯藥四十日宿得生還固非容令比也

洪尹高情太古音艱危昏夜贈行金為仁君子存顛沛不是當年偶起心

魯橋神　魯橋張仙神者時傳其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等謁神且有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公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

鎮守無天理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齊奏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當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膊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實遇余少禮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故神言之官校既回皆詣予賀自是待余愈恭而張某尤謹

尸素何曾有寸勞虛名空使萬民謠聖朝法度山難轉不似仙神有魯橋

醉翁亭

滁陽天外數峯青暮常雲霞似畫屏每向離騷悲
楚客何心更上醉翁亭

偕遂谷子登映江樓

秋風送上映江樓 遂谷 兩岸雲山共別愁日暮海
門潮正急 苑洛 煙生沙磧樹如浮襟期此日還看
劍 遂谷 尊酒他鄉且繫舟梅嶺古來多瘴厲 苑洛
南行敢說是奇遊 遂谷

再過遂谷子

暮雨江頭使節來 遂谷 茅齋一醉菊花盃連朝茶
情惻吾俗 苑洛 今代文章羨才落木荒雲秋色
遠 遂谷 孤城寒角夜聲哀相看俱是天涯客 苑洛
此地過從更幾回 遂谷

遂谷將行話別

十年海上說相逢 苑洛 坐對清尊聽曉松 慧岩 長
路風塵悲逐客 遂谷 南荒禮樂見儒宗 苑洛 看山
是處還三宿 慧岩 去國無心更萬鍾 遂谷
聖主即今思化理 苑洛 未應直道獨難容 慧岩

再會遂谷韓潮閣

萬山落木望蕭蕭 苑洛 久客殊鄉倍寂寥 慧岩

日來益增離思苦 友竹 碧雲空有夢魂遙 遂谷 蕭次
亂江風白 慧岩 島與微茫海氣消 苑洛 尊酒明
朝與君別 友竹 相思何處獨聞簫 遂谷
落日招提上 遂谷 西風越海遊 苑洛 浩歌聞野牧
慧岩 長笛倚湘楚 遂谷 度嶺千山瘴 苑洛 藍關萬
里天 慧岩 北歸吾未卜 遂谷 相對一潸然 苑洛

會遂谷子天然閣

三年作麗地 苑洛 高閣一開樽 慧岩 鷲嶺開圖畫
遂谷 松關入翠微 苑洛 江潮衝雨下 慧岩 木葉帶
雲飛 遂谷 海國相逢幾 苑洛 年來故舊稀 慧岩

烟雨秋江上 友竹 關河故國思 苑洛 開尊疑夢寐
遂谷 執手惜睽離 慧岩 遠道風塵 友竹 他鄉歲
月遲 苑洛 別期何日見 遂谷 不厭讀詩碑 慧岩
燈火洲邊寺 遂谷 相看夜欲闌 苑洛 海雲松影暗
慧岩 風塔鐸聲殘 遂谷 歛出胡床坐 苑洛 更消金
杯凡 慧岩 詩成僧入定 遂谷 山月正團圓 苑洛
霜雁驚鄉思 慧岩 星槎望海門 遂谷 次時還覓句
苑洛 既醉復移尊 慧岩 說法聽山鬼 友竹 行歌杳
嶺猿 苑洛 明朝仰城市 慧岩 此意共誰論 遂谷
月出千山白 遂谷 風高萬壑哀 慧岩 滄江連海闊

莬洛嶢嵑倚雲開遂谷貧病秋還客莬洛登臨夜
徒朴慧君天涯幾知己遂谷候吏莫相催慧君

留遂谷子

江頭忽報理行舟莬洛急策征驂向予留滿眼黃
花近佳節慧君數聲白鴈過高秋越王臺上可登
眺莬洛和靖祠前多倡酬且盡渭城一盃酒慧君
錢塘南去總離愁莬洛

九日約遂谷子飲遂谷子遊勝果寺余二人
不能從

昨宵風雨是重陽莬洛滿地黃花笑客忙飄泊逢

憐知己在慧君登臨謾逐野僧狂白衣負我東籬
約莬洛烏帽從渠短髮吞湖上秋光未央落慧君
不妨小艇載滿觴莬洛

登保俶寺　錢越王俶入朝於宋國人建塔
祝其來今共塔相傳為保俶寺以名

百尺浮圖上碧霄莬洛登臨此日憶前朝慧君夕
陽天外千山暮遂谷秋滿江頭八月潮莬洛社稷
有臣揮痛淚慧君君王何事樹降標遂谷當年城
郭分明在莬洛十里長堤見野橋慧君
村墟吳越百年遊慧君一派長江流不返遂谷北
地猶存萬壽塔莬洛何歸曾見衛巫歲慧君秋深
宮殿迷寒草遂谷日落湖山起暮煙莬洛千古興
亡回首夢慧君清尊相對重悽然遂谷

遂谷將行餞之

秋江雨月駐行旌莬洛一度相逢一度情慧君明
日即為南去客遂谷臨岐數問北歸程莬洛霜紅
越樹重城隔慧君雲黯蘇溪萬里行遂谷人世生
離今夕是莬洛漫開尊酒嘆浮萍慧君
夜靜潮鳴閣慧君江空月影寒莬洛一尊成遠別
遂谷萬里頓加餐慧君不愧三灘水莬洛水任廣東韶文

公過此深慙七里灘遂谷推還吾道在慧君共說
報君難莬洛

別梅溪

才喜逢君又遠違梅溪海鄉相對思依依風高古
木猿聲急莬洛霜落寒江鴈影稀共向離歌悲祖
席梅溪不堪別淚點征衣關河萬里瀛南道莬洛
我獨驅馳駟馬馳梅溪
痛飲新醪興轉豪梅溪環谿秋色下庭皐雨過籬
菊開金蕊莬洛風入長林動碧濤山對小樓峯似
戟梅溪潮生滄海水如刀天涯寥落綈袍在莬洛

一事無成早二毛 梅溪

岳墳

武穆祠前落葉秋慧岩悲風長夜起松楸精忠萬古南枝在死洛遺恨無窮汴水流鳳閣誰為天子詔慧岩龍沙空抱上皇憂輿圖竟付東窓計死洛寂寞崖山一葉舟慧岩

謁廟

古柏高秋露氣寒慧岩橋門初日集儒冠萬年制作從周禮死洛千仞宮墻拜漢官自是聖朝多化雨慧岩還看吾道障狂瀾迂疎愧我眞無補死洛山斗于今正仰韓慧岩

松崖方都憲號時致仕

烏石山高隔世塵死洛長松鬱鬱八千春暖雲不斷靈脂結慧岩晴雪初乾老幹新萬木惟應悔作使死洛孤根還許竹為隣山腰松下茅堂小慧岩中有高翁樂性眞死洛

夜話

小坐依脩竹死洛新凉滌赤襟殘砧秋戍外慧岩長笛越江潯一客驚蓬鬢死洛孤燈共此心相看清夜盡慧岩月轉碧梧陰死洛

閱城

東南論勝地慧岩吳越此名邦天險通三省死洛城高帶二江貔貅明劍戟慧岩虎豹擁旌幢萬國車書一死洛華夷氣自降慧岩

宿天寧寺

石磴盤雲出死洛風林百鳥啼秋陰花外轉慧岩午院竹邊低野興逢僧發死洛狂懷共客題浮蹤今兩浙慧岩歸路白隄西死洛

夜歸宿公署

竹光明夜路慧岩湖影浸秋城月白千家靜死洛霜寒九陌清山輿歸路遠慧岩風樹客窓橫古陳慧岩意死洛相從幸此生慧岩

索戶部夜話

寒山響落潛索孤燈共夜堂鄉愁聞海拆韓旅況對春觴遠別匆匆話索浮生處處忙相看渾不寐韓江戍漏聲長索

慧岩將歸小酌話別

海內論交後死洛如君復幾人死竹還林共從契約擠縱登愧修鱗慧岩別意春江暮死洛孫懷夜月新東溪寬慧岩頻沉醉約再千里見情眞友竹

延行暝烟亂約齋江雲野鶴還慧岩山光染水外
苑洛烏啄武林間友竹得着先收荷約齋魫春欲
問山東溪懸知非俗駕友竹世路自漫漫苑洛
多難知交誼友竹離筵倍感懷約齋江山真得友
東溪花鳥欲忘骸苑洛聖代因波潤慧岩高名物
理乖苑洛先機令勇退友竹塵絆媿吾儕約齋
雲淨天光遠慧岩江空別意長苑洛驪歌聞柳外
友竹袒席醉花旁約齋夜雨他年夢東溪巓崖此
日輻慧岩欲歸歸便得約齋洛渭正滄滄苑洛

將滴慢溪

江上樓船待客歸苑洛山城尊酒且依依宦途歲
月他年夢慧岩鄉國田園昨日非露冷槿花開鷓
度苑洛風高荇帶憶鱸肥淹留不覺秋宵永慧岩
漏盡寒雞月滿扉苑洛

別慧岩

滿江風雨解離舟苑洛病客難禁萬斛愁欲去為
君仍水宿慧岩重來共我一山遊多情衡簇詩篇
在苑洛過眼鶯花歲月浮脉脉尊前不成醉慧岩
海天蒼莽是杭州苑洛

獄中　徐東岩御史

多病孤三木東岩虛名有四知何能酬
聖主苑洛深愧負明時月落寒砧急東岩秋高夜漏
遲推枰聽雞唱苑洛故國動相思東岩
南省名曾並苑洛西臺罪有餘身如置裏兔東岩
命似釜中魚痛哭懷宣室苑洛佯狂問卜居古今
一生死東岩吾道竟何如苑洛
窓外蕭蕭葉苑洛堦前唧唧蛩夜深人寂寞東岩
天迥月朦朧愚直逢明世苑洛狂言瀆
聖聰拘幽皆自致東岩敢謂小臣忠苑洛

梅溪赴滇南

吳江秋雨正瀟瀟松皐江上離愁黯不消苑洛萬
里雲山初解纜慧岩十年京國幾聯鑣苑洛鄉情
不禁開尊酒慧岩客夢還驚越海潮松皐莫恨淹
滯倚馬慧岩征鴻渺渺暮天遙松皐

獄中

月華如水近中天東岩脉脉相看夜不眠湖海篇
條家任越苑洛風塵荏苒客存乾先幾今已慚張
翰東岩小雅曾聞悼馬遷此夕悲時多少淚苑洛
北隨春夢入雲煙東岩
圖上無人惜布衣東岩西風吹送雨霏微秋□

淒蕭蕭下花洛心逐行雲片片歸萬死寧嫌同草
木東岩一官原不為輕肥平生點檢知無愧花洛
塵世何勞較是非東岩
兩鬢蕭蕭白病攻東岩天涯秋盡且飄蓬千離殘
雨催寒菊花洛幾樹酸聲下晚松愁入夢魂歸故
里東岩身無羽翼脫樊籠陰房寂寂人踪少花洛
白日時看鬼火紅東岩
重門深鎖一燈昏東岩十載交情此夜論東岩問
君焚幾度花洛窮途見子諳三番踈窓時有驚風
入東岩晚樹猶聞宿鳥喧咫尺

卷一　二七

堯天傳玉漏花洛
聖明不久布洪恩東岩
落葉西風過短墻東岩逐林踈雨過微凉三秋松
菊鄉園在花洛五夜關河客夢長世事了知棋一
局東岩年華空負酒盈觴與君欲學東山卧花洛
十載
君恩那敢忘東岩
聲言無補
聖明時花洛幾飲水手鮮萬姓脂予以奏免進言得罪兩浙口碑
設道見東岩百年心事鬼神知花洛誰識成周禮

花洛標標何以告默默惟觀易卦辭燈下相看成一
笑東岩鐵窓外冷風吹花洛
千里寒城起暮烟花洛北堂斷續繫人眠披衣坐
對青燈暗東岩步月愁看白雁深冰夜床頭周易
在花洛罷憐雲外蜀山連夏黃卬取當年事東岩
聞道應知慨昔賢花洛
獄中懷程以道
一別茫茫近十年花洛偶來千里舉猶鮮殷勤始
見交遊面東岩激切時聞咏議篇淫野聯鑣秋色
晚花洛嘌山對榻雨聲連知君此夜相思夢東岩

卷一　二八

定繞圍扉碧樹煙花洛
獄中懷吉道夫
知君鄉國最心知花洛咫尺空勞兩地思何日論
文重對酒東岩今宵還與且憑詩秋深青瑣愁多
少花洛月落滄江夢幾時況是艱危佳節後東岩
黃花寒雨滿東籬花洛
獄中懷曾東石
少眠清瘦近如何東岩尖樹相思病轉多別後詩
篇今幾帙花洛秋來風雨憶重過去年春已負前年
約東岩明月應憐此夜歌生事各將浮梗花洛

幾回搔首費躊躇 東岩

言別

京華一別七年過苑洛忽訝相逢在綢繆月落梧桐疑是夢東岩夜闌風雨不成歌平生許國心還壯苑洛此日分襟恨轉多去去相期各努力東岩敢將衰朽負賢科 苑洛

苑洛集卷之十一

苑洛集卷之十二

滿江紅 廣武道中

漠漠寒天孤城下九秋時節黯[illegible]處燈獨照荒山幾疊渺渺長空哀鴈叫淒淒野戍悲笳咽望秦川今夜到明朝頭應白 來時候梛可折歸囬首沉芳歎嘆玉關人老歲光奔迫胡馬踏殘青海草塞風吹落雲中月憫浮沉今已負平生應悲切

金菊對芙蓉 閱兵鴈門登城

樓起層城城蟠絕岫旌旗上拂雲天看龍蛇陣繞虎豹關嚴班聲一喏桑乾沸青霄外震裂恒山石英雄號將黃金繡鎧白玉雕鞍 北望殺氣騰騰更胡霜漠漠萬里腥膻把壯心引動鼙鼓填然（君聞鼙鼓之聲則思將帥）合當痛飲黃龍府縱兵十日蕩畋好生擒[illegible]梟首頭劍斬樓蘭

滿江紅 哀仲禮

四野停雲哀猿哭瀟瀟渭水傷心處青山雨欲[illegible]楊風起十二樓中誰是主（昔宋儒不忍名其師云主家十二樓[illegible]千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研）三千門下空珠履想當時[illegible]渡冰舟成何濟者（仲禮每門諸友雪夜[illegible]三冬變各才命二族始[illegible]瓦之義）十九史班馬才瀾闊志但[illegible]寒沙漠一地長

夜沉沉何日曉綿綿此恨何時已看窮碑歷歷寫
愁腸千行淚

踏莎行 趙氏二子仲典仲禮皆以奇童稱仲典十七秋試歸病於途死仲禮十八秋試歸病於途死二子生時其母夢紫龍入室卯年生人見二子奇之謂必大成皆夭殁異矣

綠綠沙迷宇文公所植千株在沙州白樓烟泉白樂天同州懷昔二子原所蓬蒿落落鴉聲杳怎能兩兩沒涯天雙雙玄鶴歸
華表 子健才高甘羅年少論經綸那有存懷抱
覓一抔黃土掩英賢和九原痛恨乾坤老

滿江紅 吳中秋

時序驚心庭皐下梧桐一葉衣回首春光幾許早
來秋色蓬憶去年燕市酒忽看今夕吳中月最飄
零無定似浮萍功名客 江千折山萬疊壯志寒
歸心切笑人間業帳何時了絕百歲奔忙愁裏過
楚臺漢塚君知得若作黃粱夢醒始知休莫疑

踏莎行 春思

夢轉紅絲愁生綠綺小窗獨對應無語雨餘花亂
細依羅罷梁燕子雙飛去 情緒千端家山萬里
鄉心不爲功名繫沉雲重隔華山青長河不断空
流水

滿江紅 客思

雲衰連天幾綫陣陰風怒作正此際潮生越海吳
江楓落萬里孤舟漁火對青山明灘聲悲縱飲
中有酒洌如泉那堪酌 愁似海心如爍多病豈
難支閑說海棠開了便酬初約七夕重陽都已過
楚臺空負朝雲合望長安安樹阻歸程成蕭索

踏莎行 盟臺

落日荒坵斜陽脉脉行人共指盟臺說相如曾此
拜登秦江月萬古稱豪傑 韓信翻劍陶朱蜀藏
英雄自有謀王策當時一怒額長刀將軍頸上空
流血

玉樓春 客中春

檻外桃花紅似血岸上柳條青可折美人何處春
醉眠獨倚高樓看明月 樓上玉簫聲斷絕江上
琵琶聲慘切夜深風送海潮來回首秦關腸欲結

踏莎行 韓信廟

高塚連雲繁烟帶雨長楊滿路悲風起將軍墓上
草蕭蕭荒祠白日眠狐兔 九里山前不堪回首
淒涼往事煩得腦烏江汾水兩悠悠東流不盡英
雄淚

西江月　春思

殘雪已消往事東風又報春愁珠簾不捲玉香鈎庭院遲遲清晝　細雨繁花上院輕烟碧草汀洲一聲啼鳥水東流春在小橋楊柳

沁園春　重陽

木葉初飛重樓鴈過又是重陽有菊開清冽樽中酒綠枝含瘦冷籬下花黃佳節難逢茱萸細看劇飲高歌總不妨君聽取但此身粗健莫更思量古今總是亡羊漫得失輸贏夢一場看龍山事往夕陽明滅楚臺人去烟草荒凉半晌流光百年浮世回首西風易斷腸對知音且須然一醉山月蒼茫

鷓鴣天　鎮虜臺宴諸將

戈戟叢中玳宴開正同諸將捉生回十年高臥希夷峽此日還登鎮虜臺　長劍舞巨觥催帳前金鼓震風雷李陵碑外天驕遁遠見旗旗捷來

西江月　同前

臺下縱橫鐵騎筵前錯落金卮風塵不驚太平時正是賞心樂事　流水落花片片小橋楊柳絲絲韶光那覺是消磨此日須拚一醉

臨江仙　三月三十日

芍藥牡丹開已罷明朝不是春光鶯兒撩亂送斜陽繁華應不再蜂蝶且休忙幾架薔薇依碧檻新荷更蕩芳塘水晶簾外細飄香推杯聽玉樹移座倒金觴

西江月　易水

西望遠山落日南來暮柳繁烟鳥啼花發自年年成敗興亡幾變　白水河邊壯士黃金臺下英賢到頭惟有新琺冊千古令人哀嘆

祝英臺近　妾薄命

夜光闌　怨曉啼鳥正當力春愁今通繞天涯去恨來還自尋思五更風雨總不到東君去處東君處如有這箇風光應思我難處況又東風早晚帶飛絮看看太半韶華匆匆過了是誰把青春孤負

臨江仙　重陽

藍水經霜清徹底玉山遙送青來寒雲浮雨過庭槐白衣攜酒至黃菊幾枝開　感友還逢佳節賞獨憐多病形骸登臨未減昔年懷西風齊着力送我上高臺

永遇樂　妾薄命

鶯舌輕調燕泥新綴蝶夢先醒雛落誰家夭桃臨水橫放一枝紅影此時無奈青樓音信却似瓶沉玉井數青春容易拋擲早過三分光景　珠簾半捲銀屏獨倚還把雲鬟重整檢點韶華嬌柳夭桃誰占東君寵此君還似楊花無定點點和烟芳徑但無言憑欄悄悄此心自省

謁金門　春樓

珠簾捲樓外春愁無限雨過荼蘼春色減落紅鋪滿院　枝上燕鶯慵懶誰與韶光為伴煙柳絲絲迷望眼闌干空倚徧

風流子　京華

京華佳麗地風光好難解故園思況洛苑雲山渭濱花柳安排春色日待人歸今堂下數聲青燕語幾點白楊飛喚起便愁驚[illegible]夢不須秋到便想鱸魚虛名和盡利中何用苦苦為遠棲遲那黃粱易熟白駒難繫教旅魂無着鄉心如碎晝長人遠且飲芳卮最是不堪消遣午醉醒時

臨江仙　塞上

烽火戍樓明萬里昏昏漠月蕭關數聲羌笛夜漫漫邊愁聽不盡知淚望潸然　途人莫說封侯事叢雲白骨沙尖峻河流血幾時乾將軍多廟算不久凱歌還

臨江仙　同前

月明胡騎乘秋入妖氛處處塵烟霜清草白曉尤寒塞風吹黑水天霰暗陰山　將軍親授黃龍鉞提兵十萬當先不擒冒頓不回轅怒披金縷甲直指玉門關

滿庭芳

九夏初長午陰方轉綠槐疊簇團團芰荷風動香度金盤屏前簾捲晝閑人靜驚心處時序推遷三春乘嬌鶯乳燕今已老花間　浮身還却似萍泛之飄泊自年年歎一生湖海[illegible]鬢闌鬖蕭索思鄉王粲更憔悴多病文園處窗下不堪情況白日抱琴眠

風入松　客春

畫樓簾捲柳烟微暖雨霏霏[illegible]山極目家千里天涯何日歸期寂寞度愁似海[illegible]鬢成絲鶯兒壓折海棠枝飛上薔薇深紅淺紅[illegible]無數逐東風滿院芬菲最是惜花心切只[illegible]花去春歸

燭影搖紅 端午

荷綠翻風榴紅鬪日端陽節湖光百里碧波搖是
處華筵列簇角玉紅銀白泛金觴香蒲堤波絲懸
艾虎錦奪龍舟佳人豪客
笑語聲諠誰知此際堪悲咽騷魂千載尚悠悠日
暮吟湘澤幾點黃梅雨歇欲懷古俄成悽惻不如
醉了還勝似醒時免煩胃膈

中秋月 別舍弟

同在天涯君歸也恸日暮長途煩莽游著孤館泊
誰家蘆溝橋下望灞陵一樣銷魂塞水流沙 月

卷廿七

滿蒹葭飄零也渭水川川秦山疊疊無際嶺雲遮
迢迢今夜恸想池塘客夢夢本還繞京華

踏莎行 夜餞良謀進士入函谷已巳

畫閣東頭荼蘼架底一輪明月天如洗潘安年少
更多才馬卿抱病春尤劇 愁溢米酷情添綠綺
天涯易落離歌淚說明朝人渡灞陵橋夢魂隨繞
函關去

踏莎行 送龍推

霜滿邊山兵連荒戍征車行策天涯際幾番回首
望京華風煙不斷關河樹 歸閥滄風清陽遊

幾年遷逐飄零處近聞
天子奏神功慈沈不久徵君去

醉蓬萊 七夕

正素秋新霽玉宇澄涼金風蕩暑月上珠簾捲鉤
簾不起遠迤岫雲生奇峯忽出比山峯疊翠縟蘂瑤
階紅香寶播瀾天如水 靈鵲橋成銀河喜度迢
迢今夜年年此會灞水銷魂有橋下如磁人在流
沙看看已老只經年別淚天上人間歡娛何處悲
愁何處

蘇幕遮 風雨春暮

昨朝風今夜雨雨橫風狂偏在梁園裏斷送春光
春幾許寂寂紅芳漫委青苔隊詩落花寂寂委青苔詞餘紅落盡青
苔蝶蜂忙鶯燕語共怨東君不替花為主無計留
春春欲去多少春愁且對殘紅醉也殘紅且愛且惜

木蘭花慢 重陽

雅梧爽景物是秋象好秋光正玉鴈南飛金風西
動白露含霜籬中菊英酒綠東籬下遙見菊花黃
試問人間佳節一年幾度重陽 共知音一醉紫
萸囊得倘佯使短髮簪萸從渠落帽也自無妨龍
山前人已往有追長島晚會食勞處須開笑口

休思身在他鄉

襄城遺曲　琴叔

多才自累百感攢結天涯消病思歸客渭水新豐家山在那些南南北北奔馳歲歲年年飄泊悽切悽切好悽切鴻鴈又來也天末數聲哀聚散梧桐葉幾陣西風瑟瑟玉簫聲斷秦樓月秦樓月坐河縹緲萬里波搓照徹長江千折長江東下何時欲六代繁華都泯滅夜半寒潮蓼岸荒洲石頭建業

踏莎行　秋江

赤葉凋霜黃花冒雨鴈聲秋斷寒江渚一篙新水

海潮來滿山宿春山風煙起　紅蓼灘頭白蘋岸底小航深繫漁郎醉矣瓜洲蝸下利名人向夜來還逐風波去

黃粱夢　謝仕歸

見青山猛自驚又黃粱一夢醒甘高鳥脫樊籠符劍空鳴蕭柳兵書都沒用　有慶雲天上坐看甘泉地下湧說風火九邊寧豫太平皇白髮甘生心自醉

漢宮春　過驪山山下有華清泓溫水數泓

綉嶺溫泓自妃子浴後泓水猶溫奈人千年枝

百里脂膏想當日帶得洗兒湯錢入華清泰下客往迴過此風來猶帶聲起不　厚沒山靈弃天鐘勝君地竈燒紅不如淮河飄雪灞水逆冰却教人到與馬嵬泥一樣看成君聽取漁陽鼙鼓方知哲婦傾城

長安月　驪山

望驪山泰宮凌漢周火連天到如今繁華埋瓦礫思愛孃付塵煙國家長泰家短眼前一樣凋殘嘆溫泉玉娥蹟參乘翠葉鳴鑾到如今西風吹水冷孤月照沙寒飛霜樓明珠殿無人更倚朱闌

踏莎行　劉道長生子

麟鳳呈祥熊羆夢協明珠掌上圓如月萬家燈火慶長年初辰明日元宵節　閥閱高門箕裘世業天公固求仁人澤馮京原是王皇童釋迦親抱來銀闕

浪淘沙　華陰諸生賀翟長教會試

師道最尊嚴絳帳高懸門前立雪盡英賢況有文章堪樂與桃李翩翩　暫且擁青氈不日鵬摶明年春滿杏花天聖主臨軒親策士身上金鑾

踏莎行 于少保石將軍

未勝驕胡憑淩中夏高才恭國于司馬將軍一砲定江山至今閭巷傳詞話小說家編成石家詞話優人唱說莫說南宮見存東駕虎符誰向藩籬下智哉長史止王車難將一手瞞天下

踏莎行 客中清明

萬點紅芳千條金縷韶光爛熳春無際愁人抱病在天涯却如赤葉霜枝墜 舊塚笙歌新墳涕泪紛紛令 雨迷烟樹杏花村有酒縱如泉對壺觴灰著鄉心碎

水仙子 秋思

月娟娟空上海棠枝杷無風瑟瑟催殘楊柳絲露零零易落梧桐洞倚西楼看鴈歸陽天涯萬里相思休說到夢中見假軃香娛還勝酩耶夜迢迢夢也還稀

折桂令 金陵

上高城漢息金陵望不甚蔥樹欲楂何處是六代宮庭陳宋繁華齊梁 蒋子湖流風掃做了一塲話柄還落不得半筒虛名只有那淡淡多情依舊明宗寂寞殺夜半石頭潮打空城

駐馬聽 春思

春思依依習習和風春晝遲看他游春杜甫喜見春來又怕春歸耽春不覺鬢如絲向海棠還問春消息燕語鶯啼碧闌干外春光有幾

同前

春雨霏霏綠柳絲絲春漸肥看他萬花枝上都是春光蜂蝶休辭擔頭春酒隴頭詩風流人是春光主燕語鶯啼碧闌干外春光有幾

滿庭芳 洛陽懷古

深秋旅程切山雲起洛浦風生風悲雲慘斜陽映往事傷情牛羊坂是英雄墳塚禾黍塲是帝王宮庭今和古成長夢只丟下些虛名虛姓模糊在斷碑中

綿搭絮 邊城春到遲

昏昏漠日下荒臺望胡天極目凄凄春盡過山花未開對寒盃百感興懷家鄉萬里白髮催何處是渭水秦城雪滿紅崖鴈不來

同前 邊城秋來早

胡沙慘慘逐人來見西風纔報新秋亦黃葉滿階已催上高臺百感興懷天下有那些關塞都敍了

古往今來當不得弔古思鄉野戍悽悽却又畫角
哀

駐馬聽　寄答世寧進士壬申

別意悠悠又是西風萬里秋那堪雲迷白鴈露冷
黃花月滿朱樓柳條折斷水東流思君一夜把潘
腰瘦多少離愁輕塵弱草人非如舊

綿搭絮　咸陽懷古

蕭堤衰柳暮蟬鳴倚西風駐馬高崗極目咸陽百
感生嘆英雄霸業成空墨不盡寒莎烟衰尋不着
漢關秦宮只丢下些剩水殘山雲物淒凉落照中

清江引　曉秋

銀箭催更天漸曉金井梧桐落蕭蕭西風小閣寒
殘月臨簾照王仲宣此際愁多少
綠樹滿庭清氣生宵鶴消銀蠟風傳玉鴈聲霜沒
金蟾影就不是宋玉也愁難整
樓上殘更雞叫徹銀蠟還明滅角飄別院風砧急
長廊月蕭條便信愁難說
河漢西傾生白露三四寒鴉語黃花月下殘紅葉
風前舞張衡到此把愁添似五

駐馬聽　錢兆甫舉人時在關中以治乙丑

夜色香在茶酒消芳推恨轉長那堪聲沉玉漏香盡
金鑪燭冷銀缸離情總說兩三行慇前却早雞三
唱來迴起行裝却早把殘魂銷盡不管霜滿陵橋
上

水仙子　同州道中懷古

落花不見採蓮舟亂柳難尋沙苑棲沙青白塚清
明後長春宮麋鹿遊把豪華都做了一坏荒丘長
揚坂繁烟埋恨夕陽亭落日生愁留不住渭水東
流

滿庭芳　送宗周舉人己巳京師

陽關柳新王河波煖燕關鶯鶯春深斜陽淌上增愁
問別酒重斟北邙坂英雄休問霸陵橋芳勝休尋
越兆起離人恨似這年浮名絆引只待長卧華山
雲

朱履曲　邊城夜雨

對寒燈邊城今夜望長安家山在那些鴈南飛人
冷的天時節風瑟瑟催殘滴雨瀟瀟打紅葉多榛
是這愁人來添悶也

駐馬聽　過北邙

落日荒荒瘦馬西風度北邙但見寒鴉古木衰草

平原殘柳長岡驟暮冢斜陽知他是何朝何代何卿相發軔思量榮華富貴古爲今梯
終歲奔忙十度驅車過北邙當時朱顏綠鬢如今短髮蕭蕭古貌蒼蒼五十年一枕夢黃粱到頭來回首堪惆悵世路茫茫山河如舊人情新梯

寄生草 晉陽懷歸

曉霜凝玉體寒晚雲多金甍過祖尊鱸膾禁不得西風動對鶯兒彈不出南薰曲芹壁煙霞去不下東山景急歸來却早是白頭人到此時看破了黃粱夢

又

又不是貪山水又不是愛神仙人家筵席也終須散漢殺人鶴唳華亭嘆秋殺人烏江淮陰怨聰明人須早過是非關英雄漢挑不起功名擔肯排山山能移背海海可翻只是我兒女裏不要緊心兒裏憾沒來頭無限閒物管不中用多少閑文案黃石橋拔了子房綿玉門關指起[illegible]侯劍

又

我本是釣鰲人做不得[illegible]千萬做何苦了只因大一十年信不盡經綸信用三顧茅廬得前[illegible]陪歸來一腔海天空斷腸錦還賞得乾坤[illegible]上

洛陽橋春柳新岳陽樓陰風動萬事皆長休迷了瀟湘明送華峯高還尋着希夷洞五湖深繫不住陶朱艇養閑身猿鶴伴丹霄鑄衰顏龍虎蟠金鼎你看那三傑忙你看那四皓閑漢家青史都把名兒顯白樓綠柳是吾家茂渭濱河曲與漁樵伴對知音還取古琴彈散幽情細把蒼經點

朱履曲 思歸

我也曾披金甲坐鎮玉關我也曾步玉階侍講金鑾都是一塲傀儡鬧喧喧也未必山林好也未必省臺安得抽身便宜了坪千萬

新水令帶過折桂令 秋思

客窗風雨苦瀟瀟幾番將離魂驚覺曉沙秦苑迥秋水灞陵遥極目迢迢又天涯夜曉 短髮彫形搔病不相饒愁不相饒爲病多減了酒量爲愁多瘦了詩腰酒量減劉伶添倒詩腰瘦庾信蕭條雁下空塚葉落庭臯不敢畫草破寒蛩面淋婦絮叨叨

朱履曲 子房從赤松子遊託也

延尉司蕭何械繫未央宮韓信誅夷那英雄早已見先幾赤松子人何在黃石公數負歸知德的只

竹簡越況齋

新水令帶過折桂令　別仲巽進士辛巳

曉亭三疊奏陽關共離情緣秋黯黯獨聲遠入雁

花氣細侵簾梅雨無端把韶光一夜換　卜怪我

懶上雕鞍暈這步過際浮蹤消幾度千里關山挪

折金絲酒斟玉斧詩蕭雲霧從邊才高了從擇

風流年少潘安死白芊芊渭水川川　也知

到後會多期再來時只怕我兩鬢斑斑

鴈兒落聯得勝令　閏中秋邀楊大飲弘

治乙卯

研霜整黃餅蔬傾秋露芳停滑小園中綠橘垂錄

籬下黃花綻碧亭亭窗外兩峯突却不覺身在塔

江邊金陡濟關道　家　人台王湯泉　下也　鄉園

萬里雲山遠且追歡醉如泥錦瑟前

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　謹

奏爲蘇民困以得安地方事臣巡歷至嚴州府建德等縣杭州府富陽等縣地方據軍民人等䙡稱本處地方雖出魚鰾茶綾等物人民艱苦肆府太監差人催督擾害地方雖大不得安生要行禁約等因到臣爲照前項魚茶綾鰾係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太監王堂市舶太監崔瑤織造太監晁進督造太監張玉各差參隨人等在於杭嚴二府地方催攢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斂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肆太監作貢之物動以萬計是

陛下所得者壹而太監即所得者拾參隨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糧里人等所得者萬利歸於私家怨歸於

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萬況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

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德等縣地方地瘠民貧山枯多

漿纖之饒江清鮮魚鮍之利頗以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肆出軍民困瘁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爲亂一呼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往事在鑑實可寒心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按御史幷按察司及該道分巡官揭榜戒諭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於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爲害應參奏者奏請定治應拏問者徑自拏問庶民困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爲此專差謹
具奏

聞

正德拾壹年肆月　日

戶禮武部覆題叩絕進貢擾擾等事　准免後鎮守等太監奏以詔御爲民復進貢

愼刑獄以光　新政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臣　謹

奏爲愼刑獄以光　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係焉伸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皋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法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

後又特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非極惡
天子非特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
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貳年以來權姦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淫威迫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
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
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

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諤然驚疑謂
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係也伏望
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雖若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瀆
聖聽罪誠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
金波臣山東屬官

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狂
瞽以獻芹暴惟
聖明采擇焉爲此專差謹具奏
聞
正德拾陸年拾壹月　日
都察院覆題先是撫按三司官認罪特出恩
在外不知也奏下撫按三司皆不悅遂自陳
致仕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消　天變事
奏爲自陳不職乞
大理寺左少卿臣　謹

賜罷黜以消
天變事適者彗星見於井宿之間
陛下既躬盡克謹之誠又命羣臣痛加修省臣惟以
人動天惟刑爲甚速天下典刑之官惟大理寺
爲甚要昔之人所以壹婦鬱冤遂致大旱而廷
尉稱爲天下之平也稱斯職者必得仁明平正
之人而後可如臣之凡庸愚昧豈能堪此要任
曠官尸位上干天和彗星之變臣有其咎伏望
皇上將臣速賜罷黜以消天變之壹端也臣不勝戴
罪恐懼之至爲此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捌月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
巡撫[illegible]府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
謹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臣惟
國朝舊例兩京官員每遇陸年壹考察肆品以上
皆令自陳舉職者留之不職者退之此誠黜陟
幽明之盛典也今臣待罪都御史之官謬膺巡
撫之任受兵民之寄假便宜之權況宣府壹鎮
擁衛京師當貳虜之衝制伍路之將使非有適
機應變之才其何以勝重而致遠也伏念臣駑
駘之品驅策固已不前而蒲柳之姿衰病又加
日迫知足之念每懷於平時而揣分之誠尤切
於今日顧惟車非其馭則輻脫而載傾鼎非其
器則足折而餗覆如臣以凡庸綿薄而叨此巨
大之任豈不遺地方之患負
恩遇之隆哉伏望
皇上俯賜

宸斷將臣黜罷則大明之典協成周之公而熙績之

聞

以進有虜之患矣爲此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貳月　日

乞給馬匹以實營伍事

謹

奏爲乞給馬匹以實營伍事臣惟防邊禦虜截殺追襲莫要於騎兵今宣府宣鎮累年以來倒損馬匹數多其無馬營軍中間殊有驍勇善騎壯之人若選而用之給之以馬皆爲精兵則是給壹馬即增壹兵故邊人有言出軍不如發馬此

誠達機知實之語也況今大虜臨境時出輕騎欲行摽掠而騎兵尤所當急伏望

皇上軫念宣府地方爲捍衛京畿重鎮

勑下該部於太僕寺給撥馬四五千匹則卒然之須即增四五千精銳之兵矣爲此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叁月初叁日　給馬三千匹

預處邊儲以濟缺乏以備急用事

謹

奏爲預處邊儲以濟缺乏以備急用事臣聞糧多則兵自強士飽則氣自倍苟糧乏而士饑則雖孫吳之智無以施其詐賁獲之勇不能致其力故糧者三軍之司命而凡行師者必以爲急者也臣據宣府公差人員節次飛報去冬河凍之時北虜大衆渡河而東即今分散輕騎於各隘口潛駐或晝或夜窺我無備即行剽掠必須隨處發兵按伏且聞走回人口報稱虜中約會人衆欲要南侵雖戎情詭詐未可全信察其事勢草生之時必然大舉深入今本鎮歲額錢糧僅足軍士月糧之支雖有先年所買之糧若虜巢

大衆而來必當調集客兵防禦截殺而所買之糧尚不足客兵之用至於按伏之糧全無措備必待臨期糴買則米價騰踊所費多而得糧少若於成熟之時預爲處置則每銀壹兩可以得貳兩之用所費少而得糧多其月支之糧雖名爲壹石然除本色外其折糧之銀或米捌錢或陸錢以上其實每月止得糧柒捌斗伍陸斗所以士多饑色心恒怨咨夫以饑色之人而懷怨咨之心乃欲責其奮勇效死以赴敵者未之聞

也伏望

聖明敕下該部於太倉動支銀貳拾萬兩解赴本鎮
管糧郎中處交收聽臣等乘時糴買以爲接伏
客兵之支其軍士月糧當春夏米價太貴之時
全支本色如此則糧多而士飽以攻則勝以守
則固矣爲此專差親隨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叁月　　日發銀捌萬兩
舉將才以裨邊務事
謹
題爲舉將才以裨邊務事臣自到鎮以來即以將
才爲事留心訪察似得其真然臣又以爲干城
之將不可以貳卵棄之焉乃能致千里故
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恕其既往而責其將來
則人皆有可用之才苟以壹事而棄其平生以
壹時而擯於沒齒斯下無全人而臨事有才難
之嘆矣臣鎮所屬武臣其謀勇著聞才力通敏
而罪過無累者臣固舉之其雖因事罷閒而謀
勇足稱才力有爲者宜併奏
聞以候
聖明采擇焉臣訪得萬全都司軍政都指揮僉事王
鎮參將武舉都指揮同知梁振此皆可以任遊
擊而統援兵領參將而守一路者也保安衛掌
印指揮使郭梁宣府右衛軍政管屯指揮使趙
鑾宣府前衛掌印指揮同知俞鎮龍門衛掌印
指揮同知倪乾懷來衛掌印指揮同知陳綱此
皆堪爲大城守備保固疆場者也至於革任參
將都指揮僉事李彬勇號萬人之敵各路之守
將皆出其下昔任守備隆慶左衛指揮僉事劉
瓔名振一時之功各城之守備莫之或先二臣
者若使復其原職建立必有可觀此其瑕疵之
過誤之失但所當略者也如蒙
敕下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將臣所舉擢用
李彬等錄用則於邊務亦可少有裨補矣緣係
舉將才以裨邊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嘉靖拾貳年柒月拾捌日
分守官員經理道事以裨地方事
謹
題爲分守官員經理道事以裨地方事臣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戚照宣府大同西北東鎮

宣府地方伍路叅將肆拾貳城堡大同地方叅
路叅將壹拾柒城堡而大同原設有布政司分
守官壹員按察司分巡官壹員一府肆州柒縣
又設有掌印佐貳首領官員今宣府止設僉事
壹員貳州壹縣況宣府兵馬之衆錢糧之多事
務之繁比之大同又加叅之壹而所設之官無
大同叅之壹僉事幹理固已不周及遇陞黜事
故缺官又復動經數月深爲未便再照繁簡隨
乎時因革通其變宣府地方城入百萬兵各路
城堡召商糴買殆無虛日夫利之所在弊緣之

生利積則爭訟日起弊久則巧僞日滋由今視
昔繁簡大殊因時拯弊幾在今日而大同布政
司分守官事亦簡少宣大貳鎮地方相去不遠
分守官可以兼理貳鎮事務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言可采行令大同布政
司分守官兼理宣府事務照例依期交代或添
設叅議壹員於山西布政司列銜如本鎮僉事
事例僉事行分巡事分守官行分守事各官如
或有缺吏相帶管如此則上下相承體統有等
政務可以振舉而地方亦有少裨矣緣係分守

官員兼理道府以裨地方事理具本專差齎題
請
旨
嘉靖拾貳年叁月貳拾柒日
墩軍大缺盔甲器械不便瞭報防守事
謹
題爲墩軍大缺盔甲器械不便瞭報防守事節該
欽奉
勑諭命爾巡撫宣府等處地方整飭邊備訓練軍馬
俱要衣甲整齊器械鋒利欽此已經通行各路分

守叅將欽遵督同守備等官即將軍士衣甲器
械壹壹點視其有損壞者修補製造應自備者
責其自備應官給者在官給與其旗幟金鼓有
損壞者悉與更換務要鮮明響號仍將查勘修
補製造更換過數目開報通行去後日久未據
回報又經節次催查近准分守東北中西南伍
路左右叅將馮勳李樾都動[illegible]鎮劉江手本各
稱查得所轄墩臺臨口守墩軍士原關盔甲什
物委因年久破爛不堪并節年被虜踈失各路
通共缺少盔六千六百八十頂甲七千三百二

十二副腰刀三千六百一十八把等因到臣爲
照各路守墩軍人共八千五百二十九名今缺
盔者至六千六百八十名缺甲者七千二百二
十二名缺腰刀者三千六百一十八名是數千
人者皆赤身空手之人也臣爲之嗟訝慨嘆不
意邊備之廢弛壹至於此臣惟宣府壹鎮擁衛
京師去虜賊駐牧之地甚近視各邊最爲要緊
而墩軍日與虜賊相臨所恃以典司砲火傳報
聲息把截隘口助揚軍威使虜賊不敢以深入
者統諸軍尤爲要緊者也顧可使之赤身空手

以當之哉臣嘗因各官墩官申報墩軍下墩取
水及走報聲息往往爲參伍零賊即行擒去或
在墩上爲賊射傷臣竊疑之本鎮墩臺甚密相
去不過二三里舉旗發砲鄰近各墩及設伏之
兵二三十人卒然可具遇三五零賊來擒墩軍
縱不能斬獲追逐而應援救護力亦所能何至
爲之擒去且賊在墩下軍在墩上身披堅甲墩
上又有女墻遮蔽自下而上仰而發矢何至射
傷孰知其盔甲器械之不備如此夫盔甲所以
衛身器械所以攻人今皆無之以赤身空手之

人而遇強虜雖有不能以當其擒去射傷固
其宜矣古云器械不利是以其卒與敵也況皆
無乎言之可爲痛哭思之可爲寒心不可不亟
爲之處也再照西路城堡極邊衝要虜賊不時
出沒已經量給過盔甲腰刀各八百件隨查得
萬全都司見在貯庫盔三百六十六頂甲三百
五十七副腰刀五百四把并收先年京操官軍
帶回堪中盔八百九十九頂甲四十六副腰刀
五千三百五十三把及京營兌調軍器盔壹千
九百一十七頂甲一千九百四十七副腰刀二千

一百四十八把除腰刀可勾支用惟盔甲在
庫數少不敷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合無准令將前各項軍器支給其欠少
之數於該部見收盔甲內扣筭照數發運前來
聽臣分給各路墩軍收領其各路損壞不堪盔
甲腰刀收送都司堪修補者修補查候腹裏軍
人有缺者給付庶守墩軍人衛身攻人各有其
具而瞭報防守兩便矣緣係墩軍大缺盔甲器
械不便瞭報防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題請

嘉靖拾貳年捌月貳拾陸日
鄰境官軍殺死總兵官員事
謹
題為鄰境官軍殺死總兵官員事嘉靖拾貳年拾
月初玖日辰時分據大同巡撫都御史差來夜
不收劉名報稱拾月初陸日叁更時分本城官
軍聚眾放砲吶喊將總兵官李瑾殺死及將本
官公廨燒燬等因得此會同總兵官都督僉事
議得大同官軍聚眾殺死總兵官燒燬公廨此
方大變除行各路參守等官申嚴號令整搠人
馬嚴為隄備盤詰姦細外緣係鄰境官軍殺死
總兵官員事理為此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貳年拾月初玖日
怯懦將官燒荒遇賊奔敗事
謹
題為怯懦將官燒荒遇賊奔敗事據宣府任城坐
營管操都指揮僉事朱彬管操把總千戶孫鎮
等呈稱本年拾月初貳日卯時分總兵官劉淵

統領坐營都指揮朱彬等官軍叁千餘員名前
往中路青邊口堡燒荒至本月初貳日卯時分
與同本路參將都勳守備操守官楊鉞王勳靳
尚武張輔等人馬俱從本堡大邊新臺西空出
境都勳領兵前哨朱彬等後哨相繼行走至未
時分哨至地名紅崖兒等處與張家口堡燒荒
宣府遊擊王鎮南路參將劉汀人馬會合仍分
兵各從原路回還朱彬等當先都勳等人馬繼
後各責令夜不收四散燃火至地名大莊窩被
南山溝內潛伏達賊約有貳拾餘騎乘隙風煙
前賊突出拍馬喊叫衝來各官軍并參將都勳
帶領有馬官軍往東混亂跑走遺下步軍被賊
邀追射砍當蒙總兵官劉淵坐營官朱彬督率
職等官軍齊力奮勇與賊兵刃相接射重參賊
拖拉去訖將步軍馬匹救入營內復督官軍追
至紅崖兒北賊敗遯山林趨避[illegible]追山河
艱險樹林深密時值天晚恐防賊[illegible]兵回還
查得本管並無蹤虜首不具呈及[illegible]軍怯懦
跑走僨將本管人馬驚亂致失大事臨難分辯
呈乞轉達等因備呈前來行間隨准分守中路

左參將都指揮使郗勳等本嘉靖拾貳年拾月
初貳日卯時蒙鎮守總兵官劉淵統領官軍并
本路官軍從青邊口新臺西空出境燒荒分布
本職等前哨行至地名紅崖兒等處離邊約遠
柒拾餘里各下營劄立傳令官軍發火焚燒至
未時分起營回還總兵官劉淵前行本職收兵
後行至地名大莊窩迤西比時煙霧蔽天忽被
南溝林內突出達賊貳拾餘騎拍馬喊叫來衝
本職督令官軍下馬各用神鎗弓矢射打當有
總兵官劉淵急來救援復督官軍齊力奮勇射
打傷重數賊各賊見我兵勢衆大敗張奔走往
西北去訖欲要追赶山險林密河道阻隔恐墮
賊計收兵入境續據為略堡守備指揮楊鉞呈
稱查得被賊射傷旗軍叁名劉剛崔恕武三射
死軍人李小大下馬壹匹操守常峪口堡指揮
靳尚武呈稱查得被賊射傷軍人貳名田仲禮
周小柴操守羊房堡指揮王勳呈稱查得被賊
射死軍人壹名潘來各傷去本軍下馬壹匹神
鎗壹把再無別項隨據操守青邊口堡指
揮張輔呈查得本堡並無損傷官軍馬匹等因

各呈到職恐有漏報取具各官不致隱漏結狀
在官等因備具手本到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某照得參將某當燒荒之際為殿後之軍
擁數十之精兵遇貳拾騎之零賊兵刃未交望
風退縮致諸軍之大敗向四散奔逃使醜虜之
長驅而縱橫出沒重為邊境之害益驕胡虜之
志良以本官人本凡庸性復怯懦惟平昔之威
名久振故臨陣之紀律不嚴及至開報緣由又
多隱瞞情實圖脫重罪肆詐虛文再照守備操
守官某各擁營堡之兵同為奔北之將使當
時有一人奮勇而自立則諸軍必不至相視而
不進總兵官劉淵行遣亦當參究如蒙
勅下法司將某等依律從重究治庶邊臣知警而軍
威可振矣緣係參將官燒荒遇賊奔敗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人齎捧謹題請
旨
嘉靖拾貳年拾月拾壹日
親王不值欲要延　開奏
謹

親王至鎮欲要赴
闕事嘉靖拾貳年拾月拾壹日午時六
代府承奉吳聰齎
王令帖到臣內開爲叛逆軍人兇惡逼迫私出
禁城親詣赴
闕事嘉靖拾貳年拾月初陸日晚侯更時分本爵在
宮聞知城中放砲納喊是人門首打探言說軍
士燒燬總兵官都察院門及令大明將總兵官
李瑾殺死將總兵官及都察院衣服等件盡行
搶去又將各店客貨亦行搶去有經過府門者

言說要本爵與他做王於初柒日申時分將各
處修邊按伏軍馬調入城中本爵慌懼引領承
奉吳聰藏衣小帽就混入於衆人之中從北門
而出前至金谷莊潛伏官吏時分將管莊人王
宣帶領跟隨前至四家莊將管莊人宋景春亦
隨前來至順聖川西城劉參將家暫住宿初玖
日起身有總旗張文錦楊達因在東井村催糧
亦隨前來等因到臣至本日未時臣謹迎
王入至鎮城臣慰安又整備一切供用外會同
總兵官都督僉事郤永大同軍變

王因出至臣等鎮城實不得已但要親詣赴
闕未奉
明旨臣等啓
王留住鎮城候
明旨以爲進止緣係
親王至鎮欲要赴
闕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專差齎題請
旨
嘉靖拾貳年拾月　　日
實邊鎮以振兵威以防虜患事

謹
題爲實邊鎮以振兵威以防虜患事據萬全都司
坐營管操都指揮僉事朱彬呈稱照得宣府在
城前後營并奇兵新舊遊兵營原設馬隊官軍
壹萬肆千餘員名隨征馬壹萬貳百餘匹近因
大同軍變參將奇兵營舊遊兵營新遊兵營并
將前後營及南路參將兵馬盡數調去及北中
西各路精壯官軍亦摘選通行征勦大同止遺
前營走報夜不收并存留傳報各處城堡擺撥
等項官軍壹千餘員名日逐差遣不暇馬匹節

漸渡僥況今虜中走回人口傳說大舉逆賊要
來搶掠及邊報聲息絡繹不絕倘遇警急動調
追勦深爲未便如蒙准呈乞早裁處庶克濟事
等因到臣爲照去歲冬間大虜渡河而東特
命今代大臣總制提督軍務旦調遼東延綏之兵以
爲應援蓋爲宣大貳鎮預防虜患而設今總制
提督既專意西征大同臣鎮奇兵舊遊兵新遊
兵南路參將兵遼東延綏兵既盡數調去而前
營後營及中北西各路精銳之兵謀勇之將亦
各抽選而去本鎮止留奇兵壹千餘名又近日

使者交馳錢糧解發往來護送日見疲損操演
且不能以成陣況遇警禦敵而可責其成功也
哉倘北虜乘虛而來雖孫吳不能支而況臣輩
凡庸者乎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今待之者無具矣豈可不爲之預處耶臣查得
本鎮步軍倒死馬軍及壯餘人等綽有驍勇之
人若授以什物給以馬匹數千精兵旬日可具
所缺者馬耳如蒙
勑下兵部議處將太僕寺馬匹給發貳叁千匹聽臣
抽選前項步馬壯餘人丁給授之編成司隊作

給營又臣本鎮嘉靖拾壹年拾貳年馬價兵
該肆萬兩不曾解發再乞
勑下戶部將前年例銀兩照數差官解送臣鎮收買
馬匹置辦什物亦給抽選前項步馬壯餘給授
之編成司隊作爲壹營但馬數甚多恐壹時收
買不及合無將前項銀兩內取今萬轉發兵部
每銀拾伍兩折馬壹匹給發則不當萬兩徑解
臣鎮爲置買什物及本鎮買馬之用臣仍於本
鎮參閑參守都司等官中推選謀勇著聞之人
貳員統領之待事寧之日分撥前奇新舊遊兵

諸營補其逃亡之數如此則不惟可以爲本鎮
防虜之備亦可以遞爲征大同諸軍之聲援
此亦救時之一策也臣叨承撫寄事在剥膚故
敢昧死上陳惟
聖明鑑察馬緣係實邊鎮以振兵威以防虜患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評題請
旨
嘉靖拾貳年拾壹月　日
選軍給馬斷閘營伍以實邊鎮疏
謹

題爲選軍給馬暫圍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
官都督僉事議照本鎮近因大同事變兵馬多
調西征本鎮實爲空虚臣等謹便宜會選得無
馬軍人及步軍壹千肆百叁拾肆名從公推選
得守備都司李淮才力有爲謀勇可取暫委爲
千總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户旗舍陸拾陸員
名俱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范紹宗
等陸員爲把總職事千百户旗舍李陞等陸拾
員名爲管隊貼隊職事及置買旗招鑼器鼓
長鎗桦木等項俱已完備每把總肆員旗軍壹
千名作爲一營就令李淮統領以聽征調其餘
官軍亦令李淮暫管候足千人之數別選謀勇
官員委爲千總職事統領另行具題定奪之後
仍令各歸本伍緣係選軍給馬暫圍營伍以實
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壹千伍百壹員名
官陸拾柒員
旗軍壹千肆百叁拾肆名
千總都指揮僉事李淮

把總官陸員
指揮伍員
范紹宗　洪銘　朱達　奚讓　姚甫
千户壹員　江旻
管貼隊官旗舍陸拾員名
管隊官旗叁拾員名
千户叁員　李陞　周泰　王縉
百户貳拾肆員
劉成　聶寶　劉錦　郭奉　袁斌
趙堂　李湯　戴鉞　杜江　賀伏
趙完　任堂　高榮　栗堂　周彦清
魏宗　崔琦　張進　趙玉　畢永
張聰　趙相　黄鵬　程茍
貼隊旗舍叁拾名
總旗貳拾柒名
李堂　劉傑　賈鸞　李堂　楊玉
張洪　張見　楮顯　蘇錦　趙守中
劉月　董斌　王堂　葉堂　董七中
王見　程舉　劉堂　張錦　張添禄
鄭濟　周讓　梁錦　王堂　史仲贇

楊璽　龎仲巴
舍人叁名　李昨　江全　施洪
壹定派過夜不收官軍伍拾貳員名
官貳員　李堂　李湯
軍人伍拾名
前哨官軍貳拾壹員名
官壹員　李堂
軍貳拾名
後哨官軍壹拾壹員名
官壹員　李湯
軍壹拾名
左哨軍人壹拾名
右哨軍人壹拾名
壹領過器械共肆百玖拾玖副杆
中軍用
高招壹杆　坐纛壹杆
響器伍副　馱鼓壹拾貳面
隊伍用
招旗每隊壹杆共叁拾杆
長鎗每隊壹拾杆共叁百杆

柞木每隊伍副共壹百伍拾副
嘉靖拾叁年正月貳拾貳日
逆軍引誘虜賊大舉入寇鄰境預防邊患事
謹
題為逆軍引誘虜賊大舉入寇鄰境預防邊患事本月貳拾日據遊擊將軍夏景差夜不收孫良報稱大同逆軍引誘北虜伍萬有餘至大同城下將遊擊將軍王鎮等殺敗即今賊尚未退貳拾貳日又據巡撫大同樊都御史差來齎本百戶鄭鎮稟稱即今北虜大衆尚在大同城下分遣精銳叁千餘名南搶應州等處自聚落堡至大同城下道路不通貳拾叁日又據擺撥軍人任福玉傳提督軍門號令運糧之車且不必來本日又據夜不收劉章報稱東關官府叅將李彬兵北關官府副總兵張鎮兵叅將劉江兵俱被關困六日未支糧料先據宣府分守東路右叅將馮勳稟帖開報拾陸日大舉達賊從米穿邊方擁衆入境本職統領官軍林錦等急出迎敵不料賊衆兵寡混砍壹處但令我兵拾命對敵占據山梁傷軍賊人賊馬數多俱被鈎馱內

賊漢語叫說不要放箭與你答話你們人馬去
關大同我大那顏也來了先使參筒頭兒領衆
達子搶殺等語據此切詳所言中間顯有姦細
復寇之舉旦夕難測除對敵緣由另行呈報等
因各到臣會同總兵官都督僉事議照大同逆
軍引誘北虜大舉入寇直抵城下敗我官軍駐
兵不退且分兵搶掠圍困諸將阻絕餉道似與
尋常入寇不同臣恐大同既已得利必寇宣府
縱或暫回其勢草生凍解必然大舉分寇宣大
兩鎮而東虜亦有大那顏引兵也來之說及照

近因西征大同臣鎮奇兵舊遊擊兵新遊擊兵
南路參將兵盡行調去而前後營及各路精銳
之兵忠勇之將亦行摘調臣鎮實爲空虛夫以
大同城下客營及各路兵馬林立雲集尚且敗
挫不支而況空虛之宣府哉且虜中既有逆軍
爲之畫謀鄉導則我各邊之虛實夷險彼皆詳
知其大舉入寇必然之理也夫以宣北虜大同
城下數路之兵不能支若東虜入自東路北虜
入自西路宣府豈能支哉夫宣府者大同之
根本京師之隄防也大同雖已失利苟宣府無

事則猶可據此以圖再舉而京師亦不至於震
驚倘宣府亦復失利譬之根本既仆枝葉無從
而生隄防既決下流必受其害則大同不可圖
而京師之勢孤且危矣況大同城下衝鋒陷陣
被圍被殺張鉞劉江李彬王鎮部下皆宣府調
去之軍則宣府之虛豈但目前而已哉臣等叨
承重寄鎮撫一方事在剝膚心誠危懼故敢昧
死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重鎮
勑下該部會集多官從長計處將新調延綏遼東之

兵發與臣鎮聽臣等調遣節制仍再調別鎮兵
馬防禦及多給馬匹聽臣等選軍給授如此庶
乎有備無患而邊境可保無虞矣緣係逆軍引
誘虜賊大衆入寇鄰境預防邊患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題請
旨
嘉靖拾叄年正月貳拾肆日
久缺極邊要路參將官員事
謹
題爲久缺極邊要路參將官員事臣會同總兵官

都督僉事議照西路參將劉江中路參將李彬
因大同軍變調去西征久然前項武職係極邊
要地當虜賊之衝而參將官員外以防禦寇敵
內以聯絡諸城實將所不可缺者今既逾時改
歲矣況今臨境軍變大虜壓境又非平時之比
也臣等雖委官暫管然止可於平居無事之時
奉行文移幹理政務而已若大遇寇臨陣諸委
官固不能致身於他人之職而諸軍士亦豈能
效死於暫委之官哉此固理勢之必然也臣等
嘗見雖諸司卑微之職豈遇暫委政務輒廢況

參將受
朝廷之勅當壹方之寄掌握兵權攘外安內豈可
久以權假之官居之哉況劉江李彬素有謀勇
既去西征他日功成報捷當陞賞擢亦必不復
居舊職矣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議處推選素有謀勇之人領
勅前來管領貳路兵馬惟復
聖明別有裁度緣係久缺極邊要路參將官員事理
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參年貳月　日
選軍給馬暫開營伍以實邊鎮事
議
題為選軍給馬暫開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
官都督僉事趙照本鎮先因大同事變兵馬多
調西征已經會選行無馬軍人及步軍壹千肆
百叁拾肆名推選得空閑都指揮李淮為千總
指揮等官治綏等陞官員為把總千百戶旗
本所千哨拾員名為管隊貼隊及置買旗招響
器馱鼓及鍁杴木等項俱已完備并把總肆員

旗軍壹千名作為壹營號令李淮統領以聽征
調其餘官軍亦令李淮暫管緣由先已具題訖
臣等今後會選過官軍伍百陸拾貳員名并前
餘剩軍士肆百叁拾肆名把總管貼隊官旗貳
拾貳員名其湊軍千之數從公推選得空閑指
揮同知路鏜久歷邊方熟知邊務暫委為千總
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戶旗舍貳拾肆員名俱
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王清等貳員
為把總職事官旗舍孫清等貳拾貳員名為管
隊貼隊職事官邊置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鍁

本等頭就令路鏜統領以聽征調事寧之日各
歸本伍緣係選申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理開坐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壹千壹拾捌員名
先次餘剩官軍肆百伍拾陸員名
今次選過官軍伍百陸拾貳員名
官旗舍貳拾伍員名
軍人伍百叁拾柒名
千總指揮同知壹員　路鏜
把總貳員
指揮壹員　王清
百戶壹員　徐碧
管隊官旗舍壹拾壹員名
孫清　王雲　鄭真　陳鉞　劉經
郭文　董陽　施經　楊瑺　趙昇
徐淮
貼隊旗舍壹拾壹名
王漢　李鸞　劉杲　崔堂　折威
楊堂　徐俊　陳鉞　楊貴　關學

李鳳鳴
嘉靖拾叁年閏貳月　口
地方疲備乞處稅糧以蘇民困事
謹
題為地方疲備乞處稅糧以蘇民困事臣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議照本鎮地方懷來衛隆慶
右衛隆慶州永寧縣保安衛美峪所宣府鎮城
衛所萬全左衛懷安衛保安右衛東城西城深
井等處近因大同事變征剿調發百倍往時凡
軍需火器糧料草束及壹切攻戰之具皆係本
鎮運送兼以使者交馳大軍經過　宗室流寓
車牛夫馬動以萬計家無閑丁役及婦女日無
寧時繼之以夜差役困已繁重況其時天寒地
凍雪深冰滑損傷者不計其數又以極邊之地
人無多蓄數月之間閭閻困瘁前項地方嘉靖
拾叁年稅糧已蒙
聖恩蠲免伍分其該徵伍分委的難納不敢再照地
方困所當卹國儲亦所當惜臣等查得萬全都
司庫內所貯歷年椿朋年例及近日兵部貳次
發下馬價銀兩以往年歲驗馬匹計之可足支

請拾叁年拾肆年拾伍年叁年之支況各年又
各有朋合年例銀兩雖肆年之支亦且有餘去
年戶部解到拾壹年年例銀貳萬兩見在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議處將前項地方伍分稅糧蠲免將
前項戶部年例銀貳萬兩發管糧郎中為接濟
軍儲之用如此則地方既得蘇息而國儲亦可
以少補矣萬民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地方疲憊
乞處稅糧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叁年肆月　日

議處年久浥爛預備倉糧以濟時艱事

謹
題為議處年久浥爛預備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宣
府前衛申據本衛預備倉委官見監鎮撫劉鎮
等各呈告自嘉靖貳年起至嘉靖拾叁年肆月
終止除放支外見在各廒細糧伍萬伍千叁百
捌拾叁石叁升肆勺捌抄陸撮玖圭在廒盛放
年久節蒙查盤踏躧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
晝夜思慮性命所關錢糧為重地氣濕浥米粒

日漸蟲食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殃累不得
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到臣行間續據宣府
左衛申開預備倉委官見監千戶楊欽見任千
戶竺雄等名下見在粗細糧壹萬捌千伍百貳
拾玖石玖合捌勺宣府右衛申開預備倉委官
見監千戶尹繼見任千戶李政等名下見在粗
細糧捌千肆百捌拾貳石捌升柒合伍勺伍抄
貳撮興和守禦千戶所申開預備倉委官百戶
李桂等名下見在粗細糧叁千伍拾石柒斗捌
升叁合肆勺肆抄叁撮亦各稱年久日有壞爛

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
絲銀壹兩糴粟米捌斗又據軍人郭驢兒等亦
稟稱米價甚貴止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
養贍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
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
久浥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於破家亡
身其見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委將浥爛目下
青黃不接時值委為太高軍士糧賞月止陸錢
伍分糴糧不過伍斗委於養贍有所不足又召
商糴買銀壹兩[illegible]方可得糧官在而米價

飢寒於騰踴矣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
無將前項倉糧借支給與本城軍士作為月糧
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
斗還倉如此則當轉移之間有伍便焉以陳朽
而得新糧閣儲不至於有虧壹便也軍士得受
其實惠而不至於怨咨貳便也商販不待遠人
利而時價可平參便也所費之銀少而所得米多
肆便也經收人員不至剝克負累破家而亡身
伍便也再照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昔軍士之
缺食不特鎮城壹處為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

米價之貴又有甚於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
處如蒙
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
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緣係[illegible]年久浥爛
預備今[illegible]權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illegible]謹題請
旨
嘉靖拾參年肆月貳拾玖日
安設兵馬防禦虜寇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
道

題為安設兵馬防禦虜寇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
案照先據萬全都司呈將估計過懷安城李信
屯新築土堡壹座設蓋公廨倉場營房等項該
用木鐵瓦料共銀壹千叁拾柒兩壹錢柒分壹
釐等因備細造冊繳報前來據此案照先據守
備懷安城指揮同知周鐸呈稱本城西北地名
李信屯與隔鎮大同所轄天城邊界相去五十
餘里地方平漫各年達賊往往乘隙由彼邊方
入寇我境多被殘害合無修築土堡壹座設立
墩臺撥軍防守等情已經行據守備官周鐸將

各項該用物料銀兩數目估計呈報又經案行
該司估計明白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議
照前項李信屯地方係兩鎮交界之衝兩山俱
盡之所實虜賊由大同地方入寇宣府咽喉之
地若於本屯地方設堡立墩斬崖築墻屯兵戍
守則虜賊必不敢長驅而下以寇西南貳路地
方而意外隱憂亦可為備誠有如守備周鐸之
所言者既經該本官與都司估計停當相應依
擬除行文都司將修築土堡設蓋倉場公廨等
項通共用銀壹千叁拾柒兩壹錢柒分壹釐容

官庫見收節年糶民銀內動支壹千兩賑詞僱內支領參拾柒兩壹錢柒分壹釐選委的當官員督辦木鐵等料如法造作匠役於預備倉班名驗日支給口糧壹升伍合起撥無馬軍士借倩屯田空閑舍餘輪班修築其築堡占用屯田地畝有糧地土於別項無礙地內照畝易換撥給該用防守軍士參百名查照先准兵部咨該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孫英奏本部議擬題准移咨各邊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衛鎮守巡等官但有額缺正軍清勾補伍其舍餘軍餘果有年力精壯通曉武藝情願竭忠報效之人查照各邊軍丁收操事例量給月糧防守選用操守有功壹體陞賞事例委官前去該城公同守備官如數召募舍餘軍餘候築堡完日安插居住收支月糧缺少盔甲什物官庫查給應用把總管貼隊官旗另行推選管束操守防禦騎操馬匹照常估買給發分給定設馬防禦虜患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理未坐未專擅謹具題

一估計過懷安城本信屯新築土堡壹座設蓋公廨倉場軍士營房該用木鐵等料共銀壹千參拾柒兩壹錢柒分壹釐

一築堡并公廨倉場及各軍營房地共通行街巷堡牆根脚外圍壕塹南北長東西闊共地貳頃內有餘丁王斈等屯田地柒拾畝軍餘常玉等地畝糧地壹頃參拾畝應於本城迤西拾里灘苦場地內照畝數易換撥給

一堡牆地基肆面每面內除壕塹壹丈伍尺壕壍至牆根壹丈伍尺共參丈週圍該修牆垣肆百肆拾丈根闊貳丈收頂壹丈貳尺高壹丈捌尺垛口陸尺肆角仍築敵臺箭城修工人夫於本城操備官軍除有馬架梁防護外其死馬并步司雜役等項軍士及借倩懷保二衛屯田空閑舍餘分為兩班編定旗伍委官管領伍日壹換其把條若落守備所轄管領前項人夫前去產有地方採打堡門貳合堡門樓壹間角鋪肆間合用木植鐵料共銀陸拾伍兩貳錢

捌分

一公廨正廳後堂□房□房□□□門前後□房壹拾伍間共銀陸拾叁兩玖錢肆分伍釐

一倉場貳處廒房門樓官廳房屋拾玖間合用物料銀壹百叁拾柒兩陸錢貳分

一教場南北長壹百伍拾步東西闊壹百伍拾步該地玖拾叁畝柒分伍釐亦於拾里灘草場地內照畝撥給共演武廳房叁間并旗杆共銀壹拾伍兩貳錢伍分

一本堡西北與天城交界東西沙河一帶居中流水南北抵山達賊由此進入今於其河兩岸南就石崖山立臺壹座北在河岸立臺壹座抵臺往北修□邊墻壹道深挑壕塹至山崖斬削之處堪以拒虜經行其墻共長伍拾丈及看守朱家屯西梁并南山迤西石梯山俱四望遼遠今立墩臺貳座以便傳撥亦用前項人夫修築肆墩房屋照樣壘門樓鋪木植每間值銀貳兩伍錢叁分共銀壹拾兩壹錢貳分

一打造□用米叁拾□石柒斗伍升用銀拾貳兩玖錢□分陸釐

一防守軍士叁百名查照兵部題准事例行委本處各衛軍餘安插居住每名蓋房貳間共陸百間共用銀柒百叁拾貳兩

一磚瓦石灰木處燒造

一各色匠役查取本處軍匠於預備倉每名日支口糧壹升伍合

嘉靖拾叁年拾月拾柒日

苑洛集卷之十四

議處通賊要堡以遏虜患以衛地方事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　　謹
題爲議處通賊要堡以遏虜患以衛地方事臣會
同鎮守山西副總兵閻勍邊關至朔角堡地方
看得本堡東去寧武關玖拾里南至鎮西衛壹
百肆拾里西至偏頭關玖拾里北至老營堡玖
拾里乃適中用兵之地正衛大同西路平朔奶
河堡蕎麥川壹帶虜賊入寇之路又兼地方不
甚險隘虜騎可以長驅近年大虜南犯屢由本
堡出沒於嘉靖肆年設立守禦千戶所改撥拜
召募官軍共計額數壹千肆百員名添設守禦
指揮官員操練兵馬修理城池保障居民緣自
立所以來其守禦官員未經奏請止是暫委署
關指揮署僉依內責任不久又止更調不常以
此兵將不識威令不行衙務衙門人心懈怠軍
伍日漸消耗邊備猶見疎虞況本堡武職官員
甚少管隊等職皆係旗軍總百戶亦無其守禦
指揮皆是腹裏衛分坐委是以戰陣不諳法嚴
無用徒掛虛器寄空名而已臣等議照宜屬地
方如新河新開等堡官軍不過叁肆百員名又
無衛所止設守備官員總理人馬等堡官軍壹千
肆百餘員名又有守禦千戶所在內似應比照新
河等堡設立守備官員管領如蒙
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於邊衛推
選堪任守備職員奏請補用前來管理庶乎職
專任重人心畏服而虜患可遏地方亦可少賴
矣緣係議處通賊要堡以遏虜患以衛地方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正月拾壹日

添撥緊要縣分官員以備地方事

謹
題爲添撥緊要縣分官員以備地方事據山西布
政使司分巡冀寧道左參政等官高叔嗣等
呈稱照得山西地近邊境閒屯兵儲糧
防據要害所係緊要縣附近隘口虜人游騎往
年常牧城下緣人尚能守其處實係緊切地方
謹查諸司職掌各縣若不及貳拾里長者裁減

縣丞主簿繁峙縣壹拾玖里設知縣典史各壹
員固
國家定制但該縣比與他裁減地方不同各官合
議得前事相應奏處該縣可添設縣丞或主簿
壹員管理倉廒糧草以備缺官掌印及別項差
遣委為應用為便利如蒙矜念地方乞為奏請
定奪施行具呈到臣議照繁峙縣當鴈門迤東
壹帶山隘周圍數百里其東北境內為關者壹
曰平刑寨乃山西之咽喉中國之樞紐若北虜
興謀大舉圖入中國必由此途苟得人以守之

不惟可以為山西壹省之保障亦可以為天下
之藩籬矣其北為隘口者四曰北樓口曰大石
口曰小石口曰茹越口山皆壁立石多崇竦所
謂壹夫當關千人莫敵者是也又為巡檢司者
參曰北樓巡檢司曰平刑巡檢司曰茹越巡檢
司各設官吏弓兵以備非常且有各處民壯輪
流上班常川防守又為驛者壹曰沙澗其偏頭
寧武鴈門及陝西延綏等處公差人役往來經
由絡繹不絕況本縣境內地有遺利民有餘力
用多膏腴之役納實故太原府屬上等縣分必

以繁峙雖止設有壹拾玖里然其險則為阨塞
之處其地則為衝繁之區其途亦為衝要之所
若得豪傑之士掌而治之則雖然推缺其特為
大縣而已只額以里長限制止設知縣典史各
壹員甲間官遇各官丁憂陞調患病緣事等項
事故則政皆委之吏胥再照該縣知縣又往往
多以監生及各處才力不及人員除調舉人出
身者甚少進士出身者絕無是以平居無事則
錢糧之徵解欠明詞訟之枉抑蝟集境內之地
利未興行旅之支應告乏而兵壯人等往往逃

避脫役若遇壹日警急其不足以為禦外捍內
之倚仗可知矣誠有如左參政等官高叔嗣等
所呈如蒙
勅下該部如果臣等所言可采合無將該縣添設縣
丞或主簿壹員分理縣事及備缺官署印仍選
擇進士中強幹有才力者遴選為知縣如此
則數年之間牧理教養足食足兵禦外捍內之
備修而不然之變可保無虞矣緣係添設緊要
縣分官員以備地方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舍人齎捧謹具

旨

嘉靖拾伍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惡逆擅害尊長搆賊殺死多命賄官枉法故

勘肆獄淹禁生靈乞

恩差官急救以伸大冤以决久訟事

謹

題爲惡逆擅害尊長搆賊殺死多命賄官枉法故

勘肆獄淹禁生靈乞

恩差官急救以伸大冤以决久訟等事據山西按察

司等衙門署印副使等官呈會問得犯人李偏

招年云云等因具招連人卷呈到臣覆查先節

該前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桑驗爲查理冤人

下落事文據

慶成王府校尉[illegible]爲因[illegible]毆死人命久禁

屍親不得伸冤事文據[illegible]其狀令

家人李保兒抱告爲[illegible]人命

買使投充弓徒[illegible]偏共

狀令李保兒抱告爲[illegible]人命

買通[illegible]

[illegible]等事俱經批行山西按察司等衙門

的只招詳奏聞續准都察院咨該

慶成王府輔國將軍奇瀶同男輔國將軍

表樹表杷奏爲惡逆擅害尊長搆賊殺死多命

賄官枉法故勘肆獄淹滯生靈乞

恩差官急救以伸大冤以决久訟事又據該府鎮國

將軍奇[illegible]令家人王保兒抱告爲極惡庶人累

犯不悛招賊刼截坐守分贓刀傷親兄刼出獄

囚嚇打民財違法等事又據奇瀶訴爲姦豪賄

囑主文改易供詞故陷無辜冤抑等事又據陝

西咸寧縣人任山西太原府同知郭鏊男郭昕

訴爲素惡擅誣職官事又據巡按山西監察御

史會稱奉都察院巡按山西捌千肆百捌拾壹

號勘合亦該奇瀶奏爲懇乞

天恩憐孤存殁惡孽陷願隨祖居辯雪寃全恩義

以免大難事又奉都察院巡按山西捌千陸百

貳拾陸號勘合該

慶城王府[illegible]李偏具本令姪李廷

寶抱奏爲[illegible]將軍糾領賊黨擅用弓箭射死

人命又[illegible]乞

恩以伸冤抑事又奉都察院巡按山西捌千陸百叁

拾貳號勘合該奇淵同男輔國將軍表檄表梐
前奏爲惡逆擠害尊長搆賊殺死多命斯官枉
法故勘肆獄淹禁生靈乞
恩差官急救以伸大冤以決久訟等事又本都察院
巡按山西捌千陸百肆拾貳號勘合該已故
慶成王奇湞妃侯氏奏爲謄録敗倫滅人朦朧
奏討冠帶紊亂
成憲事又該奇淵同男表檄表梐奏爲肆惡逆搆強
賊殺死人命賄貪官害尊長乞
大恩彰大法殄元兇雪冤抑以息久訟以免釁成大

變事行間又准都察院咨又該奇淵奏爲賊姪
殺死多命攢謀囮陷尊長等奈未得公勘死生
抱負大冤懇乞
天恩比例差官急救焚溺以明大獄等事又准都察
院咨該
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瀚凡本家人王保兒
抱奏爲大肆黨惡招聚強徒刼掠殺人坐守分
贜刃傷親兄謀刼獄囚賄害地方等事與經會
行該司併勘從公虛心鞫問明實干礙應參人
員並併招參以憑斷處施行又該前

撫山西左僉都御史批據太原府同知郭鏗呈
爲懇乞致仕暫准同籍仍候聽結久案以便下
情事又據郭鏗呈爲挾讎誣奏已經勘明牽滯
不結先乞摘發以便下情事又據汾州申蒙本
院批據奇淵具狀令家人小計兒抱訴爲乞明
訪察善惡査究先後供詞辯雪讎冤誣枉等事
又據山西按察司分巡冀南道呈繳前巡撫山
西右副都御史批據汾州衛申爲鎗劄親兄乞
驗傷捕群賊以安地方事及奇瀚令家人張汾
州抱告亦爲前事及前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

批據汾州衛申稱奇淵令家人小周兒抱告爲
豪奴挾讎打死嫡母措詞父傷遮飾罪犯事奇
瀚令家人王保兒抱告爲惡黨率賊持鎗劄傷
親兄事奇淵又令家人小周兒抱告爲黨惡糾
賊謀害親叔殺死二命激變地方事李儒令家
人李廷任抱告爲群賊聚賊搶劫事又據汾州
民任長壽告爲勢豪將軍挾讎誣良爲賊情
盆禁親隣家口急救生命事各該告詞繳報前
來又該奇瀚夫人宋氏具狀令家人金保兒告
爲擅放巻強賊故縱人犯打死親兄淹滯冤

抑等事奇瀹告爲惡逆不孝蒸姦庶母爭分家
財氣死親父聽信儀賓宿娼酗酒率領群賊欺
毆尊長乞究以免患害等事續又准都察院咨
該
慶成王府已故鎮國將軍奇瀚夫人宋氏具本
令汾州兒抱奏爲蓋世逆爭挾讐劍死兄長勢
致強賊脫獄嚇陷人命乞
恩辯明寃苦急救生靈等事內稱臣夫不甘奏行一
本爲敗倫傷化革職廢人不攻前非故違
祖訓招集兇徒刼財放火謀殘骨肉虜掠強淫逼死

人命罪惡滔天乞除兇害事一本敗倫廢人冒
封千祿挾讐刃傷親兄窩賊刼財謀死數命激
變地方懇乞
天恩差官懲治強掃餘黨以正
祖宗成法事行間又准都察院咨又該
慶成王府奉爵鎮國將軍奇瀹具本令家人小
郭兒抱奏爲兇惡逆不孝不良不道不睦蒸
淫庶母多分家財氣死親父劍毆姊妹殺人害
叔懇乞
天恩明正誅戮以警風化以除大患事又准都察院
咨亦又該奇瀹奏爲酗酒貪賄受財枉法故禁
平人致死故入宅室贓罪事發脫逃見任京職
乞
恩究以嚴欺誑等事又准都察院咨該戶部廣西
清吏司員外郎郭鏗下義男郭靑奏爲讐官問
官嚇詐未遂不遵勘明成案添捏前詞覆行奏
擾乞
賜究察以懲稔惡以息刁風事俱該本院覆題查得
奇瀹等節次奏詞已行撫按會勘未報本院欲
候

命下仍咨巡撫都御史韓 會同巡按御史查提先
今奏內人犯逐宜作急勘究明白如果干礙郭
鏗一併參奏議擬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會案并批行該司
掌印官會同都布二司掌印官逐節從公鞫問
明實連人招參詳審續據該司行得各項奏告
頭緒多端事體頗大議呈欲委太原府知府張
承祚平陽府知府李檟親詣汾州勘問緣由到
臣又經批仰該司依擬委用期在完結去後今
據招參前繳前來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

同三司各掌印官一一細加研審俱無異詞除
批行各官將犯人李儒監候明文至日施行小
周兒劉釗等定衛發遣王達等依擬發落金瀵
董璠等各奏告人命擬罪等情仍聽守巡道歸
結未獲強賊晏仲等行州衛巡捕官緝拏未到
僉督等拜本省故關巡檢司官吏嚴提問結其
鎮撫等官李棠等行令聽參外看得
慶成王府革爵庶人奇瀜心比蛇虺更多機變
之智性如很虎尤有奸巧之能招群小為爪牙
任從撥置捐一身為城社大肆兇殘以恣詐為

奇謀逞鬬訟為美事逼財害命窩盜殺人凌問
官劫罪囚恃勢難以枚舉包攬娼伎官地違法
不止一端罰傷親兄更何有於倫理捏誣親姪
實無異於仇讐擴拾勘官肆為虛誕叢越赴奏
管祀條章皆罪已懲前非不改今不重治後豈
能悛輔國將軍表樑表㭬長修縱訟好鬬今無
禮讓之風聽誘為非同知法禁包樂婦而
姦占白比娼優收耕以劫財何殊盜賊表㭬
平民被其打嚇尚延調于追贓表樑告叔亦有
虛誣且買婢以圖頂又與表㭬服中挾妓作樂

恣輔國將軍表樑敢肆兇來毆打公差與諸
瀜表樑等節次乖違俱不遵乎
祖訓親為措置實有玷于
宗藩參照山西都司汾州衛把門鎮撫李棠門
禁是司稽察不謹以致
宗室擅出封城該衛巡捕指揮王壽敢受賊盜
之財而公然會敘又與掌印指揮張文愷均有
地方之責而全欠關防
慶成王府武陽郡君儀賓郭經本因恐嚇頭畜
添誣劫奪重情該府署教授事典伏衛玘明知

捏誣不行啓復及至檢舉又增虛詞俱屬違法
律合提問再照奇瀜奏稱表樑與高要郡君通
姦又將父妾上氏薛氏表樑將春梅表㭬將來
喜各烝淫可濟奏稱奇瀜與六合縣君通姦儀
賓葉繼重孔身死俱于宮閫呂氏上氏二婦亦
在奇瀜府內外人難以進入必須內臣體勘方
得明白合候
命下行
晉府長史司備由啓
王特差承奉壹員親詣汾州會同道守巡官

地間應事可結絕不致復詞緣奇瑞表稼表樹
表櫓表櫛俱
宗室郭縉係儀賓張文愷王壽李宗禎係宗室職銜
珮係王府官李儒係行止有虧儀賓例應奏
請發落及係惡逆揩害尊長搶賊殺死多命贓官枉
法故勘肆獄淹禁不生靈乞
照差官急救以伸大寃以決久訟等事并節本
欽依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譯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叁月　日

下情激切懇乞
天恩俯辭料價早賜夫匠修理府第以全母子居處
事
謹
題為下情激切懇乞
天恩俯辭料價早賜夫匠修理府第以全母子居處
事據山西布政使司呈原議合用夫貳千伍百
名匠柒百貳拾名分派澤沁貳州并本府各屬
縣分共計壹千叁百壹拾餘里每里夫匠貳名
半每日工食銀夫叁分匠伍分該州縣拘點併

俯差委官屬官等管領赴工中間若有願出
銀雇覓者聽令交收在官給付委官領解工所
雇人替當等因已經申報本家行勘但原議夫
匠若使解人則夫匠之□不便官司之撥遣
亦煩且工久人怠不無逃竄之虞若使免差則
將夫匠之雜差盡歸貧難之下戶且口久差繁
不無賠損之累是解人不如解銀免差不如不
免之為便也其原議夫匠每里各出貳名半雖
若和應但里分有大小人戶有貧富若槩令照
里出派亦似未均合無行令各州縣掌印官查

照賦役文冊議量三等九則分派前項工食銀
兩中間里大而富戶多者量為加增里小而貧
戶多者量為減少每年通融均派陸續徵完解
赴本府貯庫就近雇倩夫匠解發管工官處看
役仍委本府佐貳官一員不時查點不許管工
官作弊賣放如此應重輕易舉而民無偏累事
有稽查而工可就矣及照府第宮殿廟房門樓
并燒造琉璃瓶瓦築砌墻垣等項工程浩大若
以五年或恐過多而民力不堪若以叁年似乎
太少而工難就緒今定擬肆年為期庶民不甚

勞而工得早完通呈照詳蒙巡撫山西右副都
御史韓　批據本司呈前事蒙批以叁千之夫
匠共肆年之工役是叁千壯丁肆年失業中間
逃亡事故勢所必有議擬徵解工銀足見爲民
爲事之意但本省地方近年以來屢遭災傷兼
以徵科繁重今又益以是銀不惟民力不堪抑
且追徵難完則民有實勞工無實濟仰再議處
別有良便之法呈來具奏繳蒙此案照已經該
道勘議前來通呈詳奉去後今蒙前因議照修
理府第料價夫匠皆不可缺已經守巡等官估

計合用料價銀伍萬肆千餘兩夫貳千伍百名
匠柒百貳拾名
瀋王乃灼見時艱深恤民隱辭免料價止用夫
匠今該守巡道會議前來欲將潞安澤沁府州
縣分緊要均派工食銀兩僱倩夫匠以肆年爲
期夫叁千夫匠不爲不多肆年爲期不爲不緩
倘處置失宜則
王府無落成之期有司有督責別項之擾況前
項地方累經災傷近頗豐登而民未甦錢糧自拾
年以來逋欠數多當此併徵之時於大小民破

費完以應官司殊不聊生今再加以此役則
潞府武州之民無壹里而不應役無壹人而不
應役出於負累危爲繁苦難議徵銀比之愿役
頗爲便利且州縣少吏胥緣以爲奸嗣歲之轉
凶然以科將備致小民逃竄徵解不前不惟有
誤工程抑且貽累地方誠有如本院之所慮者
相應議處今無將本司所屬各庫無礙銀兩
通行查出務湊拾萬兩之數本年先解肆萬兩
以後拾陸年拾柒年拾捌年每年貳萬兩差官
徑送本府長史司交割責令雇倩夫匠與本府

旗校人等相兼做工等因前到臣隨經查照撫
山西布政使司呈前事已經批議去後今據前
因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illegible]看得布政司呈稱
要將本司所屬各庫無礙銀兩通行查出務
湊拾萬兩之數本年先解肆萬兩以後拾陸年
拾柒年拾捌年每年貳萬兩差官徑送本府長
史司交割責令雇倩人匠壹節無非期大工之
早成寬里甲之出辦亦行事之流弊體
親郎之義擬
賢王愛民之仁不爲無見但[illegible]司勘議[illegible]

相應奏請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布政司所屬各庫無
礙銀兩通行查出務湊拾萬兩之數本年先解
肆萬兩以後拾陸年拾柒年拾捌年每年貳萬
兩差官徑送本府長史司交割責令催倩大匠
與本府旗校人等相兼做工事完之日通將做
過工程用過銀兩買過物料各數目造冊奏繳
查考如此庶工料得以有濟而府第早見其成
小人亦免偏累之苦矣惟復別賜定奪緣係下
情激切懇乞

天恩願辭料價早賜夫匠修理府第以叅母子居處
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illegible]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肆月拾陸日
地方災異自陳不職嚴糾庶官以圖消弭事
題爲地方災異自陳不職嚴糾庶官以圖消弭事
謹
嘉靖拾伍年陸月貳拾玖日起至本年柒月貳
拾肆日止節據平陽府稷山縣臨晉縣太原府
五臺縣祁縣河曲縣石州靜樂縣清源縣沁州
武鄉縣汾州介休縣孝義縣鎮西衛寧化八角
寧武守禦千戶所各申稱本年伍等月日不等
猛風大作驟雨連綿山水泛漲致將地方軍民
所種夏秋田苗俱被淹沒無存稷山縣及稱各
家房屋倒塌民人樊月等淹死衣服器皿頭畜
猪羊等物被水漂沒臨晉縣及稱峨嵋坡水泛
漲將北門并城墻衝開伍百餘丈擁入城內水
高約有丈餘致將居民周輕等房舍壹千伍百
餘間穀麥家活等器并鄉村衝倒房墻壓死婦
女馬氏等馬驢牛羊雞犬無數及布按分司府

治六房牢獄儒學兩廡官宅齋號等房庫樓倉
墻卷濟院監行倒塌各房文卷泥壓破壞河曲
縣及稱蝗蟲從西北飛來遮隱天日喫毀田苗
石州及稱將民郭永陳等房屋壹百叁拾伍間
被水推沒介休縣及稱將民住房多有淹塌鎮
西衛及稱蝗蟲從西至飛約長數拾餘里從東
北梁家坪等屯飛去寧化守禦千戶所及稱天
池汾河往水泛漲沿北關城墻根口頹倒伍拾
餘丈水流不及城門塞滿垛口進入關廂南半
等屯漂去人口軍餘曹伏胡興王政等房屋衣

糧漂毀數多八角守御千戶所及稱滿溝半地淤漫田禾幾無存蝗蟲從本所地方北甘河等處寬約叄拾餘里長約肆拾餘里遮天隱日喫田拾無壹貳寧武守御千戶所及稱蝗蝻將太原前衛虎北屯太原左衛麻峪等屯拜木所三岔溝屯田苗喫毀又據嵐縣申稱本年柒月拾叄日蝗飛遮天落食田稼壹空興縣申稱蝗蟲經過苗稼俱被喫傷不得秀實各等情緣由陸續具申到臣看得前項災傷係干民瘼重事除行山西布政司委官分投踏勘明白另行具奏續據平陽府蒲州申稱將南北貳鄉冰雹拾圖人戶拘集東嶽廟立大比較間於本年陸月貳拾叄日午時分忽有暴雨如注將馮道高牆淋濕牆根浮動房屋壹齊傾倒當即搬救內有打傷者壹拾伍名打壓身死者貳拾陸名等緣由亦申到臣看係變異仍批行該州死者量給埋葬傷者亦給醫藥緣該官吏另行外卷查本年陸月內先為天鼓鳴響事緣為災異事將天鼓鳴響冰雹打傷禾稼大水淹沒死傷人畜等情已經貳次具題立今該前因為照山西官吏

數月以來天鼓鳴響冰雹降霜及蝗蟲之災異可謂重且數矣除行都布按三司行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大小官員痛自修省以消弭外

臣聞之天人之際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有如桴鼓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所召天道弗僭此固必然之理也臣又聞之洪範庶徵隨分省驗職任有常卑休咎有大小日月有久近地方有廣狹各有所屬理不容紊臣為山西巡撫官今山西地方災異累見咸召之由其咎在臣緣臣才本凡庸加之衰病雖奉委任之心徒勞效報而爲駑之質驅策不前待罪巡撫年餘以來戶累日深負乘無補人事有缺災變斯應臣不任比咎而委之誰哉伏望

皇上將臣特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再照山西地方有司官員其庸劣貪懦職業不修之人比之他處特甚當事之小動經歲時且訟之微動費十百叩閽不公抑不理強凌衆暴者益肆姦偽衙役者日滋無以撫之者 自微派無方貪難之人無以自伸弱者畏之懦者莫稱行怨鬱結之氣積而爲災合無

將下該部再加議處行巡按御史比常嚴加考覈將
各官不職實跡具奏重體罷黜庶幾災變可弭
而地方有賴矣緣係地方災異自陳不職嚴糾
庶官以圖消弭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柒月貳拾玖日
倉糧事
謹
題爲倉糧事據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
官呈稱據太原府申據本府大盈倉等本關稱

本倉宇宙厫不堪穀貳千貳百肆拾石玄黃厫
不堪穀壹千壹百捌拾壹石叁斗柒合捌勺貳
抄信字厫不堪穀壹千伍百伍拾捌石伍斗寒
字厫不堪穀叁千玖百柒拾石閏餘厫不堪雜
糧穀壹千肆拾叁石伍斗小麥壹拾石黑豆肆
拾壹石伍斗緣由到府轉申到司案查先抄蒙
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　案驗
據太原府知府捐稱　蓋倉將厫內收貯
各年積穀上而未及下向與　歲於中取出壹斗
當面搗簸止得米壹升柒合衆擣皆然令人作
飯餘驗味苦難食備由案仰本司即便會行糧
儲道并都按貳司掌印官將前項倉穀逐一查從
長計議作何處分期為良便通將議處過緣由
呈報等因案此已經行查去後今據前因會同
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右布政使糧儲道右參政
按察司副使都司都指揮僉事議照前項倉糧
積貯年深兼以地氣卑下山澤下濕鋪墊無法
曬晾非時以致陳朽不堪至於此所據經手
人員本當追賠但年遠事故無憑提究失今不
處後將益甚今知府舉以為言相應處令無

收許久日仍行太原府管糧官吊取該倉節年
厫經卷簿到官逐一通查明白除近年堆積堪
用外其餘前項陳朽不堪者盡行搬出曬晾厫
底深淨盤驗見數要見陳朽若干堪用若干另
厫鋪墊如法收貯每遇支放軍糧之日搭配放
支及將巡撫衙門并司府衛縣等衙門官吏月
糧通行搭配庶不至於虛蠹壞但倉穀數多
事體重大必須奏
請庶可施行緣係案仰從長計議作何處分事理各
職未敢擅專議合會詳前來為此今將前項緣

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會呈到臣卷查先據太
原府知府揭帖前事已經案行山西布政司會
同糧儲道并都按貳司掌印官從長計議處分
呈報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
議照所呈前項倉糧委因積貯年深兼以地氣
上升雨澤下濕鋪墊無法曬晾非時以致陳朽
不堪壹斗擣簸止得壹升壹合失今不處將來
陳朽日甚壹日皆至通為灰塵是以有用之物
盡致之無用之地矣再照該倉經手人員法當
追陪委皆年遠事故無憑查究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查處合無行令太原府管糧官吊取
該倉節年收經案簿到官逐壹通查明白除近
年堆積堪用外其餘前項陳朽不堪者盡行搬
出曬晾扇簸潔淨盤驗札數陳朽若干堪用若
干陳朽者開除堪用者另廒鋪墊如法收貯每
遇支放軍糧之日酌量搭配放支及將巡撫衙
門并司府衛縣等衙門官吏月糧通行搭配如
此雖於原數不無有虧尚可存拾分之柒捌不
至董棄艱埃盡為灰塵矣緣係倉糧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柒月貳拾玖日

傳報大舉聲息事

謹

題為傳報大舉聲息事嘉靖拾伍年玖月貳拾壹
日據山西按察司分巡冀寧道帶管雁門兵備
僉事禀帖報稱偏頭關副總兵差夜不收報稱
拾柒日達賊約有貳萬餘騎從小廉子溝等處
進邊到於老營堡九方岩頭寺下營離堡拾伍
里副總兵帶領偏關馬軍拾捌日到八[illegible]堡

下營離賊營貳拾里本道拾捌日貳更時分奉
到本院明文即夜發行三關并八角守備等官
嚴加防守外等因據此本月貳拾叁日又據太
原右衛巡捕指揮禀帖報稱本月貳拾叁日酉
時蒙偏頭關副總兵差夜不收李欽等報稱達
賊約有肆萬餘騎分叁股分行本月拾柒日虎頭
墩放砲壹箇總兵官守備領人馬前到地名高
家庄迎見東山墩夜不收報說達賊約有貳萬
餘騎往南行至岩頭寺方城八營有老營堡坐
營指揮王言本日兩哨分領人馬至營盤梁上

營達賊約有叁千餘騎與王言對敵間續到達
賊約有壹萬將王言人馬圍定總兵官差夜不
收傳與王言每軍壹名牽馬叁匹步軍後排各
拏鎗砲又傳與老營堡官新軍指揮領步軍策
應王言總兵官又差夜不收叁拾名各拏火砲
至黄家營放砲吶喊策應王言馬盡入堡步軍
與達賊對敵奪下達馬貳匹總兵官入椰樹堡
領兵前往老營堡策應後添平虜衛叅將右衛
叅將共領官軍玖百員名合兵壹處達賊哨見
盡往西南去訖與岢嵐州相鄰其賊未回等因
隨據太原左等衛把總指揮稟報蒙委本職統
領人馬貳拾壹日卯時到代州守備拾玖日未
時起程有寧武關守備差夜不收傳報總兵官
分付調取本城兵馬本日起程前赴偏頭關合
營平虜衛朔州等處俱有大舉達賊傳放砲火
不絕等情稟報前來又據代州守備稟帖報稱
今有大舉達賊深入頭哨馬俱是先年叛軍引
領深知地道墩堡下聲言要來攻打建適今任
邊駐牧要來深入南搶鴈門等捌隘口委的缺
人守把其見在操軍不足行伍秋班遊兵上班

宜對支持等因又准鎮守山西副總兵官差夜不
收齎執大同總兵官手本內開玖月拾肆日據
東路叅將差夜不收楊義口報拾貳日午時瞭
見邊外西北來精兵達賊約有貳萬餘騎往東
行凡離邊約遠叁拾里據報得此會同巡撫大
同都御史會議得北虜酋首小王子前次大舉
入境搶掠被我兵馬敵退出邊今又舉衆復寇
南侵勢甚猖獗本鎮兵分寡少必須請兵聯合
邀截歸路共圖成功等情手本前來調取本鎮
遊兵前去接援等因亦報前來本日據寧武關
守備差夜不收報稱玖月貳拾日達賊約有壹
萬往馬邑縣灰泉子朔州等處去訖貳拾壹日
達賊約有叁萬餘騎往朔州馬邑縣圪老壠去
訖貳拾伍日又據鎮西衛指揮稟帖報稱玖月
拾柒日達賊由朔州邊入拾玖日前哨賊捌騎
至本衛離城陸拾里地名後子窪等處大營在
於太原前衛小辛庄等處其零賊漫散於本衛
右所大寨等處倘值天雨通霄不止本當大肆
攻搶附近地方多無隄備等因稟報前來貳拾
柒日又據太原左衛指揮稟帖報稱蒙委本職

於玖月貳拾叁日到天門關貳拾肆日帶領官
軍前到地名鐵溜崖溝離關肆拾伍里溝微窰
處築石墻壹處山頂上臨邊係石堀貳拾堆秤
搭溝山上築石墻壹處隨石墻下挑壕壹處集
石堀叁拾堆作山岔小路肆處天門關至凌井
驛叁拾里俱石山溝通無斬削去處貳拾柒日
帶領各軍前去築壘夾驢石口等因陸續稟報
到臣卷查本年捌月貳拾捌日先准鎮守山西
副總兵手本為傳報鄰境重大聲息事捌月貳
拾肆日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差夜不收楊雄傳

報達賊貳萬餘騎拆邊進入紅寺兒灣下營本
鎮遊兵調去朔州住劄但恐達賊侵越三關地
方兵力委的不支等情前來已經差人齎文前
去巡撫延綏都御史處煩照兵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聽調官兵督發前來偏頭關防禦隨
准巡撫延綏都御史咨稱准鎮守延綏總兵官
手本查得本鎮奇遊兵貳枝兵馬俱蒙總制冬
邊軍務兵部左侍郎調往西路哨守定邊等營
堡並帶地方所徵官軍無從督發等緣由前來
臣恐大虜一時侵犯兵馬寡弱何以支持隨即

移文副總兵如遇有警暫將禦冬黃河把總指
揮所統軍馬調去防禦問本月拾貳日准鎮守
山西副總兵手本及據三關遊擊等各開稱本
年捌月貳拾肆日巳時准大同總兵官手本將
本鎮遊兵調去朔州應援後與大同人馬合營
分哨行至地名金家莊被賊將遊擊祝椎左小
指右腿肚左肩甲俱砍傷重不能領兵況今大
虜尚在鄰封乞要委官暫代遊擊祝椎領兵防
禦各等情俱各稟報到臣看得本省三關山西
所屬東路與大同渾源應州西路與大同朔州

馬邑等處地方相為犄角山南兵力寡弱全恃
渾應朔州馬邑地方以為屏蔽近日前項地方
不可倚恃而本省山南地方承平無備恐大虜
深入未免地方受害壹面劄行鴈門兵備道三
關入角守備官及岢嵐保德河曲代州繁峙等
州縣各所屬地方俱要歸併堡寨預備器械銃
砲多積瓶石灰瓶等物防禦當遇有警畧就收
斂人畜堅壁清野壹面行委都指揮使前赴老
營堡代統遊擊兵馬選委都指揮僉事帶領官
軍前去鎮西衛等處地方把總指揮帶領官軍

前去代州等處地方指揮斟領官軍前去天門
關等處地方各防守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前項
虜賊自今年正月以來屢犯我邊或遂赶出境
或斬獲首級今乃於玖月拾柒日大舉寇邊深
入我境東至繁峙縣地方西至鎮西衛伍所大
寨地方目今雖已出境而大營尚在朔州邊地
住劄察其形勢及各官所報較之往年寇邊情
狀頗異壹枝入洪州地方以綴大同東路之兵
壹枝既入老營堡地方旋入復出以綴大同西
路之兵使兩路之兵各自為救不能應援鄰封
之師而大營則深入徑下伍所大寨可以肆然
出境而無邀截之患其為奸謀亦深矣且調延
綏應援之兵又却不至再照本鎮極臨邊境兵
孤將寡而外援不至況今虜酋狡詐異常即今
正係馬肥弓勁虜騎馳突之時彼虎狼之性貪
饕無厭若再大舉深入其何以支哉伏望
皇上軫念三關地方爲雁門分界重地
勅下該部早加議處及行大同延綏援兵如遇虜賊
人衆深入三關地方隨即應援勿得自分彼此
致誤邊事庶虜賊入無搶掠之利出有邀截之

患則我地得安彼勢亦挫不敢復為深入之舉
矣邊方幸甚微臣幸甚緣係傳報大舉聲息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月初伍日
來降人口傳報聲息事
謹
題為來降人口傳報聲息事嘉靖拾伍年拾月初
陸日據守備寧武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指揮使吳帖報稱本年拾月初肆日巳時據朔
州南寨守長哨夜不收傳說平虜衛來降達賊
說大舉達賊在大邊黑石崖駐牧各殺牛羊整
理鍬钁熟食要搶南邊地方等因禀報到臣看
得所報前項西虜先次大舉擁衆深入我境仰
伏
皇上神威遠布敵退出邊今又復謀入寇雖虜情譎
詐聲東擊西未必即來然虎狼之性志在噬齧
況先次深入未經敗挫其氣頗驕復寇之舉難
保必無且各殺牛羊整理鍬钁熟食似有攻乞
城堡之意況先次延綏援兵預調不來而大同

揚兵亦復未至倘若宣時深入而參門只以此
弱其何以支如蒙
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合無行文大同延綏撫鎮官員
虜衆大舉入寇三關本鎮調取兵馬各督發聽
調前遊營兵星夜兼程前來偹剿住劄隨賊趨
勢應援截殺若或賊勢衆大深入久住聽臣亦
調宣府遊兵應援庶邊鎮有賴而地方無虞矣
緣係夾降人口傳報聲息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齎題請

嘉靖拾伍年拾月初柒日

請官專管庫藏以便收放防革奸弊事

謹
題爲請官專管庫藏以便收放防革奸弊事據山
西太原府代州知州申准本省先年稅糧徵
派本色本州原設監收同知壹員經收道偹等
倉場糧草正德拾年間奉布政司明文會議將
平陽太原貳府澤潞等州縣稅糧內坐派三
關各營倉折收價銀解司差官類解兵備道案
發本州因缺監收太任知州代收出給通關收

徵銀兩聽候三關并振武衛官軍月糧料草之
用嘉靖元年以後監收同知管理收放中間多
有吏員出身往往因事問革被盜皆因職微官
卑人心不服及查得每年解到糧草價銀叁拾
餘萬兩每月三關支放壹萬柒捌千兩有之貳
萬兩有之見今該積銀叁拾壹萬餘兩況本州
相離偏頭關并各營堡路途肆百餘里寧武關
壹百捌拾餘里鴈門關肆拾餘里各關每月差
委官旗赴州支領錢糧甚是不便況係邊餉重
務爲照大同庫藏設有部官今本州監收同知
官小力難支持錢糧重大亦與大同事體相同
查得寧武關先年設有官庫專官貯放糧價合
無將本州原收三關錢糧乞改本關適中地方
比照大同事例奏
請部官一員職專管理防範奸弊庶使官軍支給兩
便錢糧不致跌虞緣係邊偹重大事理卑州未
敢擅專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
申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具申到臣看得代州知
州申稱本州設有監收同知專管收放三關各
倉場糧草價銀每年約有叁拾餘萬兩節年監收同

知化內作作被瘠簡其皆因職微官卑人心不
服及要改設寧武關適中地方比照大同事例
奏
請部官當員職專管理防革奸弊賞罰不為無見但
事干改設臨收軍餉重務會案行據山西布政
司等衙門左布政使副使都指揮僉事會議呈
報與前相同議照將勇兵強而後邊疆可寧士
飽馬騰而後軍威可振故足食足兵王政之要
而不可有所偏重也昔有漢之興蕭何不絕餉
道至與韓信並稱為傑而我
國家防邊衛虜凡有大兵重鎮如宣府等處皆特
郎中總督軍餉親自收支時有大警往往又以
大臣督餉如近年大同之變總制軍務則兵部
侍郎總督糧餉則戶部侍郎司糧儲之官獨不
重哉今山西三關之地偏頭關有副總兵老營
堡有游擊將軍守備而下衛所關城營堡并黃
河禦冬官軍參拾餘處及貳府伍拾餘州縣修
守民壯又數千餘名歲辦糧銀叁拾餘萬兩而
總司之者壹代州同知耳又往往多吏員出身
及年老之人前項糧銀皆其自收自放非兵司

兵柄者則比之宣府等處亦甚重而司糧儲者
比之宣府等處為太輕矣夫以卑官下品之人
而司重利彼其日暮途艱中間虛出高收被挾
聽囑自守且不能矣況夫重利所在大盤從之
其豪強勢要之包攬衛所司隊之扣剋積年奸
蠹之侵索肆濫自出彼又何以能禁之哉故其
官往往多不能以自全或既罷官猶守支數年
新官無肯接管者知其利重弊多先已扣剋其
餘矣況偏頭關老營堡在本省極西北之隅而
代州在本省極東北之隅相去數百餘里而寧
卷十四
武關則在適中之地城中舊有廠厫其公館數
處亦頗宏大比之他州縣不同若於此處住劄
收放則各官關領銀人員甚為利便誠有如代
州知州所言及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
等官所議者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合無比照宣府等處事例稍加
低品差主事官員奉
勑管理親自收受各府州縣解到價銀并斟酌本折
坐放各衛所司隊官軍俸糧草料及因時因地
酌量主客兵馬糴買糧料草束務要發解或給

批前來照例年改選其代州同知查照偏頭寧武
貳關同知事體過石部官坐到本處倉場糧料
草束收放如此則姦弊可革豪強可禁錢糧不
至缺乏而邊兵有賴矣緣係請官專管庫藏以
便收放防革姦弊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月初拾日
大舉聲息事
謹

題爲大舉聲息事嘉靖拾伍年拾月拾玖日酉時
准鎮守山西副總兵差夜不收報稱本月拾伍
日達賊貳萬餘騎從平虜井坪至朔州前後寨
劄營拾陸日開營由溫嶺双泉梁水瀞冬股頭
兒過神池土棚至義井坪下營拾柒日早起營
由大辛莊等處擄營徑往西南寧武偏關老營
堡兵馬拾陸日午時到八角堡合營不消其打
員名支糧料襲賊尾當差夜不收調大同
兵馬未至待虜賊分散開營搶擄再報在野人
畜已貳日前收斂盡入堡內併寨等因具報到臣

臣卷查本年捌月貳拾玖日先爲傳報鄰境重
大聲息事已經差人齎文前去延綏巡撫衙門
請調兵馬間本年玖月初拾日續爲哨探聲息
議調鄰兵預防虜患事將達賊近邊兵馬不敷
議調援兵等情具題并差人齎文延綏大同各
巡撫衙門請兵俱未督發前來本年拾月初壹
日又爲傳報大舉聲息事將虜賊入境援兵不
至等情備本具題本月初陸日又爲來降人口
傳報聲息事已將來降達賊傳說大舉達賊在
大邊黑石崖駐牧各殺牛羊整理鍬钁煮食要

搶南邊地方攻空城堡等緣由具題及又調取
兵馬間本月拾捌日止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
史咨稱遊擊將軍統領本部兵馬前去朔州聽
候應援等因回咨到臣兵馬亦未到鎮臣會同
副總兵案行鴈門兵備僉事轉行三關守備等
官將沿邊各帶地方緊要缺堡修築城垣隘墻
挑空壕塹坑窖并分布步軍民壯各嚴謹防守
及預爲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其腹裏地方臣會
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備行司府州縣修城池
築堡寨操民壯嚴保甲操舍餘防隘口瞭烽堠

脩戎器發火器動錢糧嚴號令明賞罰防禦[illegible]
令准前因臣已會行副總兵與遊擊所統兵馬
合營尾賊向往追襲行令各城堡守備各守[illegible]
域防禦截殺其腹裏參將等處行委都指揮張
源統領寧武關下班官軍前去靜樂等處按伏
截殺指揮於信統領太原左衛隨操餘丁前去
天門關防守指揮李承祖統領馬步官軍前去
忻口等處按伏遏殺以備不虞切緣北虜近日
以來累次大舉深入形勢異常臣嘗累次具題
上緊

發覽兩次告急調兵鄰封荷蒙
聖恩屢次
勑下該部查議亦蒙本部酌量緩急處置周詳其鄰
封援兵今竟不至即今虜賊在寧泉醜乱各大
辛庄等處擄掠南下與靜樂縣地方相近倘乘
虛深入腹裏地方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為患非
輕而本鎮兵孤將寡委難支抵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重地
勑下該部再加議處仍令無行文大同延綏鎮撫官員
作急督發參將遊擊兵馬星夜倍道前來隨賊勢

遊援截殺如或虜賊深入久寇查照臣先年[illegible]
題許臣亦調宣府遊兵應援庶虜賊少挫不致
肆然而入邊鎮有賴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緣係
大虜奔突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月貳拾日
拾分緊急重大達賊累次深入攻圍城堡事
謹
題為拾分緊急重大達賊累次深入攻圍城堡事
嘉靖拾伍年拾月貳拾壹日卯時據寧化守禦

千戶所署印千戶任山稟帖報稱本月拾柒等
日逆賊不知其數從寧武關丈鍋石口等處進
入搶掠拾捌日寅時分約有叁千餘騎到於本
所城北官股四散各屯村搶掠殺人放火壹股
東北攻圍城池墩臺本所署印千戶任山隨即
督率官軍舍餘并鄰城居住靜樂縣民人上城
分撥垛口各用弓矢器械火砲石頭砍打至本
日申時分方纔退回離城捌里石佛屯大舉達
賊住劄放火燒房搶擄人畜等情本日戌時又
據偏頭關守備楊璟呈稟帖報稱本月拾柒日

時分據原差平虜衛傳事夜不收段三稟稱於
陸日本城走回人口來說邊外遠有陸萬達賊
拾柒捌要搶山西本月貳拾貳日又准副總兵
差夜不收武前兒口報大舉達賊不知其數前
後聯絡叁拾餘里深入鎮西衛地方往西南去
說各等情亦報到臣看得前項虜賊近來糾集
衆醜累次大舉深入本年捌月貳拾伍日越過
大同鎮渾源應州廣昌等州縣及過界山直入
繁峙縣地方玖月拾捌日越過老營堡偏頭關
八角所等處直入鎮西衛伍所大寨地方拾捌
拾柒日又從平虜井坪朔州由温嶺灰泉梁米
溝過神池土棚義井至大辛庄直至靜樂縣界
至寧化所攻圍城堡今又糾合大衆前後聯絡
叁拾餘里深入鎮西衛地方西南兵荒爲照前
項虜賊先年固有深入之時然皆數年一至旋
入即出未有如近日前後不久月間肆次深入
而每入動則數萬至於今次之入賊營聯絡叁
拾餘里勢甚猖獗而攻城放火大肆乎常直賊
既入鎮西衛地方則長驅南下無復忌憚腹裏
地方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誰能爲之支抵正使

虜無他志得利即回又安知既去不即復來而
本鎮兵張將分副總兵及遊擊將軍合兵不過
肆千餘員名家丁鄉兵匹馬不至而虜常猖獗
如此雖使家傳之士遇之寡固不能以敵衆豈
固不能以當百而況臣等凡庸之輩哉臣等在
剝膚心誠危懼伏望
皇上軫念兵命至重地方可虞於分巡道
勅下該部早加議處查照嘉靖拾貳年宣大重大聲
息事例調發遼東延綏遊兵各官於前來聽臣
及副總兵調用事竣各歸本鎮或照臣近日節
次具題調大同延綏遊兵應援及賊久住深入
亦調宣府遊兵庶虜賊少挫不敢再爲深入之
舉矣邊方幸甚微臣幸甚緣係拾分緊急重大
達賊累次深入攻圍城堡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月貳拾叁日

風憲官員患病危迫事

題
題爲風憲官員患病危迫事據山西按察司分巡

河東道兼理兵備僉事王世隆呈據河東運司
經歷司承准使司照會切照巡按山西等處監
察御史沈鐸自巡按河東稱兼理解州所代
等拾貳縣清審鹽丁除革奸弊因風土不宜飲
食不節遂起痰嗽寒熱之疾藥石罔效近來前
疾愈甚況舊有怔忡腸風痔漏等症不思飲食
日見本官病勢狼狽不敢隱默況鹺政係干邊
儲事關三省不可壹日缺官合行照會本司即
便轉呈施行等因到道為照本院自按臨河東
本道亦嘗巡歷相隨親見本官委有前疾宜拎

復作愈重誠難料理鹽法擬合呈報為此今將
前項緣由理合呈乞照詳奏報施行等因具呈到
臣看得所呈惟恐尚堪調理復差醫官李九思
前去診看得本官委有前疾亦報到臣據此切
照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沈鐸自受命以來
徧歷州縣清審鹽丁大小鹽政理處得宜風力
丕著憲度克修人心畏懷地方仰賴正宜始終
其事以荅群望但委因風土不宜致成前疾況
本官夙有怔忡腸風痔漏等症新舊之疾發作
交作療不即功體日以弱不能經理鹽筴切政務
必須久於靜養方可望其生全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鹽政重務事關三省不可壹日缺人合無
勅下該部查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痊愈赴部聽用
仍別差御史壹員前來接管鹽政如此則不惟
本官得以荷
皇上曲成再造之恩而鹽政亦不至於廢弛矣緣係
風憲官員患病危迫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初陸日

苑洛集卷之十五

薦舉地方賢才事

謹

題為薦舉地方賢才事臣惟人才之生也固有數其習養而成也尤難得大抵人之材質不甚相遠惟習與養耳習養則達習養之久則成矣習養於數十年之久而廢之於一旦誠為可惜此古人所以有人惟求舊之說也臣於所屬地方得二人焉是皆習之於歷任而養之於累年大可以康濟一時次可以浚明庶政而不可久棄者也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潤才猷宏遠而聲望素隆持守堅定而涵養已久原任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文秉公持正再歎而氣不衰氣碩才優一誠而人皆與原任通政使司右通政党承志獨立不阿而無攀附之私斂華自韜而有在中之美臣又訪得各官家食以來杜門讀書不事干謁造詣益深習養益進鄉評攸重士論咸惜焉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將張潤等

特賜起用則人材不至於輕棄而於治道不無少補矣緣係薦舉地方賢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貳拾伍日

北虜大舉深入官軍奮勇追殺斬獲酋長衆賊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事

謹

題為北虜大舉深入官軍奮勇追殺斬獲酋長衆賊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事據守備偏頭關指揮使楊遂呈嘉靖拾伍年拾月拾肆日戌時據平虜城傳事夜不收走報本日卯時大舉達賊約有二萬餘騎進入大邊磨兒山往南行走後有灰塵不斷十六日丑時據原差夜不收走報爪至平虜衛爪得前賊十四日至地名團城子下營離平虜城十里十五日起營由坦子山往南兵說等因得此節時馳報蒙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韓 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調統遊擊將軍祝雄管有馬遊兵官軍二千餘員名并本職偏關有馬官軍一千二百餘員名十六日申時至八角堡哨得前賊拾陸日辰時分從

朔州前後寨起營由温嶺灰泉梁等處越過本
鎮彊界本日申時至寧武關地方義井坪下營
復蒙副總兵傳鐸料得北虜衆舉深入必侵鎮
西崞嵐等處爲害差人齎調寧武關守備恭希
倫帶領有馬官軍一千餘員名八角守備萬山
帶領有馬官軍四百餘員名合營起行間十七
日午時哨得前賊由羊房寨入山越過支鍋
石隘口徑往寧武關地方三馬營等處去訖蒙
副總兵傳鐸發號統領本職幷遊擊祝雄等各
家兵馬本日酉時由八角起行至十八日黎明

到於寧武關當蒙副總兵傳鐸與遊擊祝雄分
哨兩路並進本日未時至地名分水嶺迎據夜
不收走報哨見大舉達賊在於地名三馬營等
處下營分遣達賊四散搶掠得此蒙副總兵傳
鐸申嚴號令會合遊擊祝雄身先士卒督率官
軍急進本日申時至三馬營地方其賊逕見人
馬披戴盔甲擺列營陣衝突前來蒙副總兵傳
鐸督令本職等鼓舞官軍各用鎗砲弓箭骨朶
奮勇爭先射打內一賊身長六尺披戴明盔堅
甲卽若鐵人當先指示衆賊與官軍交戰良久

將彼本賊部下小旗許資才撲入賊陣將酋
砍落馬餘賊衆皆消散我軍乘勝追殺就陣
斬獲首級幷奪獲號戰馬夷器等件及將虜賊
營巢燒毀夜欲窮追天晚恐墮賊計收兵就彼
下營將賊行道路堵截十九日黎明其賊披戴
盔甲張打旗號復來衝突塵土蔽天矢注如雨
蒙副總兵傳鐸督率本職等當先迎敵衝戰數
拾餘陣賊見兵馬强勁內一賊勒馬答話我是
大同人你是那裏人馬令通事回答是偏關幷
老營堡人馬其賊說不曾搶了你地方你將我

大頭兒父子都殺了又殺了我許多達子衆賊
號泣討路放過兵罷我軍布置營壘周密無隙
可逃輒由地名酒務溝登山沿洪從黃土坡直
抵棲子山徑奔黃花嶺賊大當將收獲被虜牛
羊驢畜就彼召官認領訖二十日卯時據寧武
關陽方堡坐月夜不收走報十九日申時復進
達賊三萬餘騎到於朔州前後寨至抵陽方二
墩紅崖兒止營長三十餘里備報得此蒙副總
兵傳鐸揆度此賊動靜撲踵前來必有深入之
謀故意緩我兵馬求援決定內侵移兵寧化城

探賊向往二十一日報到前賊仍由温嶺過界
至義井大小辛莊下營探知五所寨埋伏步兵
有備二十二日起營分爲三股不敢四散搶擄
徑往西求蒙副總兵傳鐸統領本職等各枝兵
馬急由支鍋石口從鍬钁溝黃花梁到於五所
寨二十三日跟襲賊踪追逐其賊遥見兵馬灰
塵大起本日夜起營由木本溝萬補梁石路子
等處往北去訖二十四日未時分馳至地名鄭
家山破收後精騎達賊約有一千餘騎披帶器
甲衝突前來蒙副總兵傳鐸并遊擊祝雄身先

士卒督令官軍齊力射砍連衝數陣殺賊敗遁
就陣斬獲首級戰馬夷器等件其賊見得本鎮
兵馬連日鏖戰又見大同遊擊趙綱尹堂領兵
繼後聲勢聯絡不斷往北且行且戰我軍追殺
不捨本日酉時其賊由岩頭寺等處出於三邊
外下營蒙副總兵傳鐸統兵於南溝梁下營與
賊對壘其賊本日夜三更時起營由馬頭山消
出邊外二十五日將賊拆邊豁口砌完閉收兵
於老營堡二十六日領兵全勝回關爲此今將
斬獲首級有功官軍分别衞所職役并奪獲戰

馬夷器理合具呈伏乞施行等因續據雁門等
三關遊擊將軍祝雄手本爲傳報鄰封大虜深
入侵越地方官軍奮勇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奪
獲戰馬夷器等事開據經營都指揮僉事王仁
呈開本營斬獲首級有功官軍分别首從備開
衞所職役并奪獲戰馬夷器等件及重傷旗軍
追殺緣由前來等因節據寧武守備恭希倫八
角守備萬山各呈開前項月日與大虜交戰各
部下斬獲首級達馬夷器等件數目到臣據此
案照先爲傳報鄰境大虜侵越地方官軍迎敵

斬獲首級達馬夷器事據偏頭寧武八角守備
指揮楊琰恭希倫萬山各呈開本年九月十七
日大衆達賊由岩頭寺等處進入至二十三日
統兵追殺斬獲首級戰馬及奪獲被虜牛羊緣
由并遊兵坐營都指揮僉事王言呈開本月十
七日至十八日本官領兵與大虜對敵攻戰奪
獲戰馬重傷陣亡官軍數日到臣隨將前項奪
獲被虜牛羊召主認領取領附卷及通行各官
從公查勘虜賊經過地方搶虜頭畜損折官軍
數目有無隱匿仍取各官不致扶隱甘結去後

以憑會議參究去後及照節該臣遵照兵部題
奉
欽依隄備事宜又經會發各關泛兵續該臣會帖行
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將偏關本班官軍仍留
預先分布各該關隘營堡按伏備行各關守備
等官各將沿邊一帶地方緊要城堡脩築城垣
隘墻挑挖壕塹坑窖及將所部兵馬嚴加整搠
鋒利戰具分布要害地方按伏堵截又該臣會
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行令遊擊祝雄所統
兵馬合營隨賊向往追襲截殺及調發寧武關

下班官軍及選操餘丁新置馬軍前去靜樂天
門關析口等要害之處按伏遏殺中外布置嚴
密外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議
照西虜糾集各部落醜類屢次大舉侵犯地方
形勢比往甚有不同大肆驕悍深入腹裏全無
顧忌臣等仰仗
皇上神威遠布及該臣等預先設伏兵馬收歛人畜
堅壁清野烽火嚴明督調遊擊守總等官提孤
兵臨大敵日夜奔馳鏖戰出奇邀擊追殺斬獲
酋長并虜賊首級二十九顆奪旗幟四桿戰

馬六十九匹夾器二千四百一十二件文牌會
虜賊營巢除將首級送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紀
驗馬匹給軍騎操夾器發山西都司貯庫節次
虜賊出沒地方有無被虜人畜并損折官軍通
候查勘明白另行具
題外為照殺賊有功官軍臨陣奮勇斬獲首級奪
獲達馬夾器功雖不多然賊兒大挫士氣少振
再照副總兵傅鐸平昔之謀勇素優臨陣之機
宜咸當故能提一旅之孤軍挫數萬之強虜遊
擊將軍祝雄先因應援大同主兵皆潰身被數

傷而鏖戰不衰今以合兵本鎮屢稽奮出挺身
先鋒而遂致斬獲伏望
皇上軫念邊兵効勞以寡敵衆
勅下兵部將有功官軍照例奏
請陞賞傅鐸祝雄量加賞勞以示激勸則官軍奮勵
將來大功可期虜患可彌矣緣係北虜大舉深
入官軍奮勇追殺斬獲酋長衆賊首級奪獲戰
馬夾器等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
專差親齎謹題請

計開嘉靖十五年十月十八等日鎮守[illegible]副總兵任鐸管領斬首紀戰馬夷器等項有功官軍姓名數目

一斬獲首級二十九顆

偏頭關守備指揮使楊璲部下斬首一十五顆

一顆　為首鎮西衛指揮使張鄉
　　　為從本衛舍人張倫

一顆　為首替盡武舉保定後衛前所署所鎮撫胡蘭
　　　為從鎮西衛前所軍人袁均秀

一顆　為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試百戶華山
　　　為從本所小旗祁小八

一顆　為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實授總旗岳仲十

　　　為從本所軍人賀大威

一顆　為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實授百戶馬玉
　　　為從本所軍人孫釗

一顆　為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軍人卜彥信
　　　為從寧武守禦千戶所軍人楊變

一顆　為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實授小旗薛資才
　　　為從鎮西衛中所軍人高貮

一顆　為首鎮西衛後所實授小旗韓宗岩
　　　為從本衛右所軍人王八

一顆　為首鎮西衛中所實授總旗張仁

孝
爲從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軍人王
小八
一顆
爲首保德州守禦千戶所軍人楊
丑兒
一顆
爲從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軍人李
谷用
一顆
爲首鎭西衛中所軍人張伯川

爲從本衛右所小旗劉奴兒
一顆
爲首鎭西衛中所軍人尤大
爲從本衛左所小旗范雲
一顆
爲首鎭西衛前所冠帶實授總旗
何僧兒
爲從本衛左所軍人張貳
一顆
爲首鎭西衛前所實授百戶李鑾

爲從本衛中所軍人弓成甫
一顆
爲首鎭西衛後所實授小旗溫大
爲從本衛中所軍人李濟
寧武關守備指揮使蔡府倫部下斬首
四顆
一顆
爲首鎭西衛中所實授正千戶徐
鳳
爲從寧武守備千戶所軍人王廷

相
一顆
爲首寧武守備千戶所總甲辛公
庫
爲從本所總甲朱友貴
一顆
爲首寧武守禦千戶所總甲飛公
讓
爲從本所軍人化堂
一顆

爲首太原左衛前所實授總旗王
貳
爲從寧武守禦千戶所軍人杜紀
八角堡守備指揮僉事萬山部下斬首
三顆
一顆
爲首八角守禦千戶所試百戶李
時春
爲從本所小旗王玉
一顆
爲首八角守禦千戶所軍人郭文

舉
爲從本所軍人郝均義
一顆
爲首八角守禦千戶所實授百戶
陳紀
爲從本所總旗呂秀成
遊擊署都指揮僉事祝雄營坐營都指
揮僉事王言部下斬首七顆
一顆

爲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試百戶
魏鎧
爲從鎮西衛前所小旗徐邦
一顆
爲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軍人任
貳
爲從本所軍人張欽
一顆
爲首偏頭關守禦千戶所實授總
旗袁海
爲從八角守禦千戶所軍人于的

才
一顆
爲首鎮西衛右所實授小旗石聍
中
爲從本衛中所軍人馬先先
一顆
爲首振武衛指揮僉事金[illegible]
爲從振西衛左所軍人胡思
一顆

爲首寧武守禦千戸所小旗黃□
中
爲從鎮西衛後所軍人小史
一顆
爲首鎮西衛後所正千戸李澤
爲從寧武守禦千戸所軍人李安
一奪獲戰馬六十九匹
偏頭關戰馬二十一匹
見在馬一十二匹
陣前射傷回營倒死馬八匹見存耳記

寧武關戰馬二十三匹
見在馬二十一匹
陣前射傷回營倒死馬二匹見存耳記
八角堡戰馬三匹
見在馬二匹
陣前射傷回營倒死青騸馬一匹見在
耳記
遊擊營戰馬二十匹
見在馬一十八匹
陣前射傷回營倒死馬二匹見在耳記

新募營軍戰馬二匹
一奪獲夷器三千四百一十二件枝
偏頭關夷器一千三百七十二件枝
寧武關夷器四百三件枝
八角堡夷器三百六十件枝
遊兵營夷器一千一百九十五件枝
新募軍夷器八十二件枝
一重傷官舍旗軍七十員名
偏頭關官舍旗軍五十五員名
寧武關旗軍三名

八角堡旗軍二名
遊兵營旗軍一十名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貳拾柒日
自劾不職乞
恩罷黜懲勠將官不能遏虜以致殘傷地方事
謹
題爲自劾不職乞
恩罷黜懲勠將官不能遏虜以致殘傷地方事照得
臣提督所屬地方本年八月二十五日虜賊深
入繁峙縣地方搶掠九月十八日深入鎮西衛

五所大寨地方搶掠十月十七日至靜樂縣界
又入寧化所等處搶掠十月二十二日又該鎮
守山西副總兵傅鐸差夜不收口報大舉達賊
不知其數前後聯絡三十餘里又入鎮西衛地
方搶掠又准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手本開稱
遊擊祝椎部下斬首七顆守備楊璲部下斬首
一十五顆守備蔡希倫部下斬首四顆守備萬
山部下斬首三顆共二十九顆臣俱先後具
題訖其各地方失事緣由除繁峙縣地方臣先行
分守冀寧道查報未明駁行復勘五所大寨寧
化靜樂鎮西等處臣行山西按察司僉事查勘

至日另行具
題外參照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既受三關之重
寄不能遏深入之虜賊遊擊將軍祝椎偏頭關
守備楊璲寧武關守備蔡希倫八角堡守備萬
山代州守備王臣均有提兵之責各有失事之
罪緣各官雖稱衆寡不敵久有斬獲微勞然功
罪自不相掩再照臣以一介迂腐之書生叨居
提督之重任乏禦虜之長策致地方之殘傷攻
則出於他人失則由於自致鰥曠之辜宜坐與
守之責難辭法所不容罪當萬死伏望
皇上憫臣愚昧將臣先行罷
賜罷黜將各官仍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具
奏
勅下該部酌量功罪另行議處臣不勝待罪恐懼之
至緣係自劾不職乞
恩罷黜舉劾將官不能遏虜以致殘傷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親齋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拾貳月初貳日

大慶事
謹
奏爲
大慶事仰惟
皇上
聖德格於
皇天乾坤鍾乎
秀氣於本年十月初六日荷
帝之休協肸之
吉

實予爲寔爲惟
達洪顯於肖後肆
元嗣誕於光
前蕃增
九廟之輝榮大衍萬年之
祉祚並衍忻忭臣無權騰况臣昔侍
經筵之時曾忝
春宮之職下情喜躍萬倍尋常臣謹吉服望
闕叩頭拜疏稱
賀緣係

大慶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伍年拾貳月貳拾伍日
擒斬賊徒地方已寧事
謹
題爲擒斬賊徒地方已寧事據山西按察司分巡
冀南道兼理潞安兵備僉事方日乾呈問得犯
人賈得鳳等招由幷叅呈到臣卷杳嘉靖十五
年八月初五日該山西按察司分巡河東道兼
理兵備僉事王世隆呈爲

宗室誅害父叔放火殺人事臣會同前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趙元夫具
題前事隨委山西都司都指揮使紀振統兵前去
相機剿捕及行山西守巡冀寧等道嚴督府衛
州縣隄備幷
陽曲等王府教授查各
宗室因何事故興此逆謀又恐賊勢窮促奔逸鄰
省隨即會行陝西河南北直隷撫按衙門遇有
侵犯一體剿捕幷明立賞格曉示催督該道等
官追剿間本年八月十六日僉事王世隆呈稱

賊徒張世朝等擒斬地方已安仍該臣會同巡
按山西監察御史趙元夫巡按山西等處監察
御史沈鐸各具本題
知及坐委山西按察司整飭石隰兵備僉事朱施親
詣地方查勘有功失事人員未報本年九月初
三日又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山西撫按等
官都御史韓▪等題稱山西
陽曲王府鎮國中尉知烒等因與父叔有讐要行

誅害潜養强盗逯得儒等糾同
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寨并指揮張世朝等四十
餘人進入伊父府内打開庫藏房搶出盔甲放
火燒毁官民房屋殺傷軍民人等府衛軍兵隨
郎追捕已獲知燋及擒獲逯得儒等拘繫監候
内有
宗室及指揮張世朝等奪門而出一節為照前事
干係
宗室及地方重情除巡按官查勘明白徑自具奏
定奪但内稱各賊奪門而出況平陽地方連年荒歉
卷二五　二一
若勢迫利誘則人心易揺若得指揮張世朝極
其兇惡無頼不早捕滅未免貽患地方所據前
奏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差人馬上齎文與巡撫都御史會同
巡按御史督同該道守巡等官并都司紀振整
率軍兵民快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務在日下盡
絶以靖地方庶恐
宗室在内衆賊假借
位號官軍畏法不敢擒剿必須先降
明旨處分庶為便益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便差人馬上齎文與撫按等官着整搠兵快
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務在日下盡絶以靖地方
宗室在内的一體擒拏不許畏避誤事欽此欽遵
又經會行委官僉事朱旒與該道僉事王世隆
查勘間本月二十日據委官僉事朱旒與該道
僉事王世隆各將查過前項事情招參前來臣
恐事情未悉併行僉事汚日乾覆勘間今據前
因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覆詳明白除首惡
宗室知娍知燋指揮張世朝坐前謀亂俱各死斬
再難別議外參照强盗犯人見在賈得鳳等三
卷二五　二二
十六名俱以很惡之性陰助亂逆之謀聚衆殺
人肆行無忌焚倉劫庫極其兇殘俱問斬罪照
例梟首但李景堂等雖各監故若不嚴伸乎
國法何以警戒於將來合將各犯斬首與張世朝
同名馬元兒首級一體梟掛情法相應人心稱
快及照充軍犯人劉江等一十四名攬入
王府教誘為非設局開場騙財賭博擬於見行條例
俱當邊衛充軍看得
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寨叨居
宗室罔知

祖訓之遵
陽曲王府信都鄉君儀賓鄭志海濫則
王實甘作逆儔之黨且各助成虐燄拒敵乎官兵
鼓舞群兇殺傷乎民伏情犯深重人心怨憤但
表寨於被執之後揚言投首原非悔悟之本心
鄭志海於事敗之餘棄馬奔逃特爲苟免之私
計宜坐惟均之典難同末減之條相應參
奏合照重典施行再照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元
夫嘗報一聞會發官軍以剿捕而兼出招安之
策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沈鐸賊衆猝至督

發官快以應援而遂致斬獲之功二臣者風紀
振揚法令清肅分布於關山津渡而把截之甚
周傳報於本省鄰封而防禦之極密以是各賊
戰則不能奔則無地原賊之就擒則二臣之功
賞宜從厚者也先任山西布政司左參政今陞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高叔嗣親臨戰理反側以
安山西都司都指揮使紀振立抵掾除亂藥俱
盡平陽府知府李櫝督率官兵以應敵併力防
禦而成功本府通判陳寶呂鋒向往而義不辭
艱選司副使張雲鵬發兵應援而勢因振舉臨

汾縣知縣趙統以義倡民而人爲之樂戰以身
應敵餘賊因之克平平陽衛指揮僉事崔憲盛
銘身當士卒之先斬獲兇魁之首本衛指揮使
王鉞開往指揮同知孫廷相並奮敵愾之勇均
收野戰之功曲沃縣主簿劉廷珊安邑縣縣丞
郭守中臨汾縣典史黃誥臨事不避艱危捕賊
俱多有獲以上各官勞績可嘉亦當重賞以勸
有功者也太原左等衛指揮同知崔宦劉勝陳
彬李承祖陳价胡登符勳平陽衛指揮同知崔
崇引兵赴調而擒捕未盡之奸平陽衛右所正

千戶李滄王廷臣副千戶王鉞前所副千戶楊
溫先盧柱後所正千戶李賢百戶李俊因事効
勤而阻遏方張之勢以上各官亦應量賞以酬
有事者也又照巡撫平陽衛指揮同知錢壎平
陽府檢校李大綸臨汾主簿高桂職膺巡捕專
欠防閑既蹈與戎之變雖辭失事之愆
陽曲王府教授見任叮鳳去任劉淇登牒不審呂
亂
宗枝又與
西河王府今丁憂教授安摩苦何幽膳揚泉輔導

無方深負職業平陽衛中門鎮撫丁鸞後所百
戶何大寧右所百戶孫富專司啓閉之責全乏
譏察之緣賊入而不知防賊出而不能拒俱難
有逭律合提問但錢鍾李大綸高桂陳前各有
微勞限內樂見捕獲以功論罪似應准贖又與
田鳳等俱犯革前及劉淙安磨在任犯罪去任
事發緣未寧係
宗室鄭志海係儀賓高叔嗣等俱有功官員申鳳
等俱
王府官錢鍾等俱罪職均乞

聖裁強賊賈得鳳等俱重刑牢固監候待報施行已
斬獲强賊張世朝周名馬亢兒首級并監故李
景堂等俱梟首示衆已解散未獲李良等行令
各該府衛州縣嚴限巡捕官兵緝拏外緣係節
奉
欽依是便差人馬上齎文與撫按等官着緊撫兵快
隨賊向往設法勦捕務在日下盡絕以靖地方
及并擒斬賊徒地方已無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閏拾貳月貳拾伍日
教職親老艱乞調任以全祿養事
謹
題爲教職親老艱乞調任以全祿養事據山西平
陽府蒲州猗氏縣儒學申准本學教諭宋剛關
等因備關學司擬合就行爲此合將孤身遠任
不能祿養事干切已緣由理合申乞裁照轉
奏調任施行等因具申到臣看得所申教諭宋剛
關稱母年八十相離原籍二千餘里家貧不能
顧養乞要調任附近以便養親一節爲照本官

家貧親老爲祿而仕今親年八十原籍去任所
二千餘里辭祿而歸養則貧無以資就祿以迎
養則力不能致心實可哀情非得已況我
國家設官以來司教之職亦有除授本省者改選
附近法亦相應仰惟
皇上躬行大孝以化天下天下臣民歸其有極所謂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乎本官於此
不能自已也伏望
皇上憫其孝思之心
體其不得已之情

勅下該部將本官改選附近地方如此則不惟本官
仰荷
皇上曲成之德圖報之誠益加効竭而凡為人子者
亦將益興其孝矣緣係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
全祿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
題請
旨
嘉靖拾伍年閏拾貳月貳拾伍日
乞
恩迴避事

謹
奏為乞
恩迴避事照得臣因所屬三關地方大虜深入殺掠
人畜見該科部官員查勘臣以一介書生叨居
重任不能運安攘之策以致地方殘傷雖萬死
不足以塞責荷蒙
聖明不即加斧鉞之誅
命官查勘臣雖粉骨碎身不能仰答
洪恩於萬一然於法於義臣當迴避益臣之所當迴
避者有二也一則科部官查勘必須交官必取

地方人等結狀臣既在任行事則委官地
等恐有分毫欠實難免顧忌之疑其勢皆在於
臣也一則臣與他邊都御史不同他邊都御史
所管止是邊境地方事務臣乃兼管山西腹裏
一省[illegible]府一十六州七十縣以十分為率計之
邊止不過十之二而腹裏之事則有十之八臣
既被勘則人心玩易法令難行臣雖竭力趨事
終難振飭雖靦顏就列心實不安臣恐日久職
隳臣之一身名節非奚不足惜遺患地方所係
非輕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腹地方容臣迴避不候交代回還原籍
聽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僭越待罪之至緣係乞
恩迴避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陸年正月初叁日
恤災固本事
謹
題為恤災固本事案照先該兵部奏奉
欽依內事理行令各處鎮守總兵巡撫內外官員嚴

督所屬守備等官查勘所守地方但有緊關要
害城堡墩臺等項坍塌者量撥官軍脩理堅完
之日將脩過工程數目開報查考等因已經通
行偏頭寧武代州三關并八角守備指揮使楊
璲等各將所守地方邊牆墩堡關隘但係緊關
要害去處應脩應補等項工程務要脩理堅完
回報以憑會
奏去後今據各官呈開嘉靖十五年正月起至本
年閏十二月終止各將脩補并創立過各項工
程數目到臣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傅鐸查勘
相同外爲此開坐具本專差親齎謹具題

知

計開

代州城南門牆一處高連垜口三丈五尺
長五丈二尺

鴈門關脩過工程

本城

石牆一十七處共長四十七丈八尺
俱高二丈水旱門四座高連垜口
丈共長一十二丈四尺

營房四間

廣武營牆長二丈四尺

迤東隘口

水峪口

營房三十一間
水口一十一處
壕塹三十六處共長一百七十八丈
深高二丈
石牆七道共長一十九丈高二丈
賺坑品窖共四百三十八箇

胡峪口

石牆垜口小牆共長一百二十六丈
壕塹一十五處各高不等共長四百
三十七丈
水口小路共一十二處

馬蘭口

本堡垜口牆長七十丈高九尺營房
三間
壕塹二十處共長一百二十七丈九
尺深闊一丈

石墻五道共長一十丈九尺高一丈
五尺水口小路七處
菇越口
石墻一十道共長一百四十七丈各
高一丈五尺水門小路共一十一處
壕塹七十處共長四千五百八十三
丈深高二丈
賺坑六百[illegible]十箇
小石口
本堡垛口墻週圍八十丈營房四十
三間
石墻三道共長一十五丈各高一丈
五尺水門小路共九處
壕塹一十一處共長一百一十五丈
高深二丈
賺坑二百七十箇
大石口
本堡週圍垛口墻四十八丈營房三
十間
石墻二道共長一十三丈水門小路

九處
壕塹七十處共長九百六十丈高深
二丈
白道坡墩一座高三丈五尺週圍一
十二丈天棚一間
賺坑品窖一千七百二十三箇
北樓口
本堡西面長二丈官廳垛口墻共長
四十六丈七尺營房五間
石墻一十三道共長四十六丈水門
小路共一十八處
壕塹三十處共長五百四十丈高二
丈
賺坑七十箇
太安嶺口
本堡營房欄馬墻共長四丈七尺高
五尺
石墻二處共長九丈一尺水門小路
共肆處
賺坑三百六十四箇

團城子口
本堡營房七間朶口墻長三十五丈高五尺
石墻三處共長四十六丈水門小路三處
壕塹四十處共長一千八百四丈高二丈
平刑嶺口
本堡朶口墻六丈高五尺營房八間
石墻三處共長四十六丈水門小路三處
賍坑品窖共一百八十箇
進西隘口
白草溝口
本堡朶口墻長一百二十丈高五尺營房三十九間
石墻九道共長三十丈五尺水口小路四處
壕塹四十三處共長一千八百九十一丈高一丈

賍坑一千七百九十一箇
八盆口
石墻六道共長二十二丈高一丈三尺
壕塹六十七處共長三百二十五丈高一丈八尺
墩臺二座天棚二間
賍坑一百箇
小蓮花口
本堡朶口墻長一百一十丈高五尺營房二十五間
大蓮花墩補修栽墻天棚一間
壕塹一十四處長一千二百九十丈高二尺
賍坑品窖共六百六十八箇
夾柳樹堡
本堡墻共長三十九丈七尺營房二間
壕塹六處共長六百三十丈
前堡梁墩高二丈周圍一十九丈天

棚一間
墩坑五百一十五箇
駝窩梁口
本堡城墻并垛口墻共長七十八丈
營房四十間
河口墩一座
邊墻一十四處共長一百八丈高二
丈水口小路四處
陽武峪口
本堡垛口墻長一十三丈高五尺營
房四間
石墻一十道共長六十五丈各高一
丈五尺
玄岡口
本堡垛口越城墻共長六丈五尺高
五尺石堄六堆
石墻四道共長二十七丈高一丈五
尺
蘆板寨口
營房一十八間

石墻四處共長一十六丈五尺
寧武關修過工程
城垣攔馬垛口墻各高不等共長一
千七百九十五丈
萬億倉厫口一十四間墻垣一十四
丈高二丈
陽方堡
東西水口二處共長三十九丈三尺
各高闊一丈三尺
石墻一道長九丈四尺高一丈二尺
朔寧堡大墻長二丈高一丈五尺攔馬
垛口墻共長二丈五尺高五尺
義井堡
城角鋪四間南面墻長二丈八尺高
二丈
壕塹長三丈深闊一丈伍尺品窖一
百二十箇
巖備鎮堡壕塹長八丈深闊一丈二
尺攔馬墻長一丈高五尺
片背也

城角舖一間城墻長一丈八尺高一
丈
壕塹長二丈深闊各一丈品窖一百
五十箇

寧文堡

官廳一座
越墻長三丈高五尺壕塹長三丈五
尺深八尺

黃花堡

本堡朶口墻長二丈高五尺壕塹深
三丈深闊各一丈
邊墻六處共長二十五丈各高一丈
二尺

二馬營堡

本堡朶口大墻長一丈高一丈五尺
營房三間
壕塹長三丈深闊各一丈

支鍋石口

官廳營房共六間
東西邊墻共長四丈八尺高一丈六二

尺

利民堡

西門吊橋一座將軍臺二座朶口墻
長一十五丈高五尺
城舖七座欄馬墻長五丈高五尺
壕塹長三十四丈深濶各一丈五尺
品窖一千箇

土棚堡

本堡西南角長三丈高八尺四面壕
三百丈深闊各一丈
東西門八字墻共長九丈高八尺并
吊橋水口

神池堡

城墻長五丈高二丈欄馬朶口墻共
長二十五丈高五尺
壕塹長六丈深闊各一丈品窖一百
三十箇
各路墩臺一十六座墩身各高深不等
共二十八丈九尺越城墻各高不等
共長二十四丈五尺壕塹各深闊一

丈共長五十四丈
邊崖一道西自八角界梁家溝起止王家莊東依麥川陡溝兒直抵鹽頭墩止崖壕六十九處各高闊一丈二尺共長一千五百九十丈

八角堡修過邊崖一道自寧武關界梁家溝起直抵野猪溝口止崖壕共長九百丈各深高闊一丈三尺 軒動馬溝等口石墻共長三十九丈俱高一丈三尺

偏頭關修過工程

城垣大墻五處各高闊不等共一十九丈七尺小墻一百四處共長五百八丈三尺

南關河堤一道共長二百八十三丈高二丈七尺

各衙門倉場大小墻各高不等共長三十六丈五尺倉門房六間

東九堡

老營堡

創築新城大墻三面週圍五百四十丈高連小墻二丈五尺城壕三道深高不等共長六百二十三丈城樓三座官廳一所共房二十間營房一千四百五十間

舊城大墻二處高闊不等共長七丈九尺小墻五處各高五尺共長二十一丈

八柳樹堡大墻三處共長四丈八尺小墻一十七處各高五尺共長一百六十三丈五尺壕深一丈四尺共長三百一丈八尺明窖一千七十六箇

馬站堡大墻二處共長一十八丈三尺小墻九處共長三十一丈壕斬共長一百六十丈水口二處共長九丈

永興堡大墻二處共長四丈二尺小墻二處共長一十二丈營房七間壕深一丈五尺長一百四十丈

長林堡大墻二處共長一十五丈二

尺小墻七處共長一十八丈高五尺
小營兒堡小墻三處共長八丈二尺
壕深一丈八尺長一百六十丈水口
二處長九丈
水泉營堡大墻五處共長三十九丈
小墻一十二處共長八十三丈壕深
二丈長一百九十四丈明窨一千六
百三十箇營房六間
寺墕堡越城小墻長七十一丈三尺
壕長一百一十五丈水口四處共長
五十丈四尺
滑石澗堡大墻二處共長六丈三尺
小墻一十八處高五尺共長六十一
丈壕深一丈六尺長一百九十三丈
明窨一千三十四箇
西八堡
樺林子堡大墻二處共長二丈三尺
小墻五處共長一十七丈壕深一丈
四尺長一百三十五丈
樓子營堡大墻一處共長二丈七尺

小墻八處共長九十七丈三尺壕深
一丈八尺長一百二十丈
羅關堡大墻二處共長二丈七尺小
墻六處共長三十四丈三尺高四尺
灰溝營堡大墻三處共長一十六丈
五尺小墻七處共長二十七丈八尺
唐家會堡大墻二處共長一十丈小
墻三處共長一十五丈門樓三間壕
深一丈三尺長四十一丈
五花營堡小墻三處高四尺共長一
十九丈
得馬營堡小墻四處高五尺共長九
丈八尺
楊勉堡小墻四處高五尺共長一十
二丈
各路隘口墩臺
鎮虜紅門隘口二座邊口四處各高
闊不等共長二下一丈三尺上小墻
樓鋪一間
墩臺

補修過衝牆小墻一十三處各高五尺
共長四十一丈敵臺一座高二丈五
尺長二尺天棚一間腰牆水口二處
各高不等共長四丈三尺
添築平虜墩一座高三丈底闊三丈
八尺收頂一丈九尺上週圍小墻七
丈高五尺
二邊墻一道東自丫角墩起西至老牛
灣止八十餘里大小墻三百四
處各高深不等共長一萬五千

二百九十六丈五尺
三邊崖壕一道東自老營堡視遠墩起
西至本關石梯兒止六十餘里
崖墻三百一十二處各高闊不
等共長八千三百一十七丈壕
塹長九百七十四丈口闊一丈
底闊七尺深一丈八尺
樺林子邊壕一道東自關河口起至
石城止二十餘里邊墻水口二十六
處各高闊不等共長七十三丈小墻
高四尺長九百四十丈石墻馬頭六
處共長五十六丈壕塹一道深高一
丈口闊九尺底闊五尺
西黃河邊墻一道東至吳峪口起至
唐家會止五十餘里邊墻水口一百
四處各高闊不等共長八千九百一
十六丈小墻一百四十五處高四尺
共長七千六百三十二丈壕塹一道
深高一丈六尺口闊二丈二尺底闊
一丈共長八千一十四丈明窨一萬
六百四十箇

嘉靖拾陸年貳月貳拾日
公薦舉以備任用事
謹
題為公薦舉以備任用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
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師兼太
子太師武定侯臣郭　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臣郭　臣李　臣夏　欽蒙
皇上召見於
文華殿西室荷蒙

聖明品題文武官員每以人才不足任用為嘆臣惟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除見任外即今
文武大小官員充軍為民冠帶閑住及致仕去
任者有所犯或情輕律重者有誤犯罪遣者有
因考察所司誤聽人言或平生鯁介不能奉承
致人左道者原所劾者後鮮自發其非亦無可
奈何矣況又有吏部題
准嚴例不許奏辯所以考察黜退有才者不得復用
虧枉者不敢辯理至於
大禮大獄被黜之人
大赦在所不原仰見
皇上惡惡之嚴垂戒之遠但其中有專主者有附和
者有佐貳及屬官不得已而隨從者譴謫日久
自新無路情重者固難輕
宥若果出不得已才識可用者亦許從公推舉如蒙
聖明開天地再造之
恩將臣所奏前項事情乞
勅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及南京各衙門并各處巡撫
巡按各衆所知備開來歷不拘名數或奏
聞於
上或咨送該部類總奏請
簡用
皇上求賢之心庶不負矣等因奏奉
聖旨吏兵二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該本部議處合
候
命下通行兩京府部九卿科道及在外撫按官查照
本官奏內事理從實舉奏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原任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張潤成文通政使司右通政党承志臣先
已舉薦外臣訪得臣所屬地方原任南京兵部
尚書劉龍久侍
經筵纘膺啟沃才猷茂著學行素聞特以用一人
之非罰一魚之細見論而罷豈非所謂以二卵
棄干城之將者哉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璘歷任以來聲名耿耿抱籌邊馭衆之才有謹
身務實之行及膺巡撫之任適當難處之時七
疏求歸而未能一被人言而遂罷先任南京福
建道監察御史今閑住江西按察司僉事曾世
祥歷官未久失德未聞直以互相糾劾之時遂
致吹毛求疵之舉年富才濟未可遽棄況茲臣

省家食以來讀書力田不事干謁鄉評攸重士論咸惜縱有微愆悔悟已深矣伏望

聖上俯念人才難得

敕下該部再加訪察果如臣言將劉龍等起用庶人才不至於輕棄而三臣之心迹亦得白明矣緣係公薦舉以備任用及奉

欽依內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陸年陸月初捌日

虜中走回男子傳報夷情乞討火器以防侵掠事

謹

題為虜中走回男子傳報夷情乞討火器以防侵掠事據守備寧武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雷澤呈稱蒙臣發下偏頭關守備程九疇解到來降達子周祿等三名到職依蒙隨將本關通事陸子倉等番語審得周祿哥子等俱係陝西寧夏鹽池人自幼擄去在虜牧放馬匹聽得衆達子們說有小王子因北虜兀良罕無子小王子要將他兒子與兀良罕做子承襲他說要合兵一處馬肥草茂時入南朝來搶等因具由呈報到臣據此參看先為虜中走回男子事據偏頭關守備程九疇呈稱嘉靖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申時據大邊墩軍坐月夜不收馬上交等伴送虜中走回男子周祿哥子等到職審得俱係陝西鹽池人於嘉靖元年正月內被達子搶去今見在於河東邀放孳牧大小伢子馬匹見得衆達子醉了偷赶馬四十五匹乘空得脫騎赶前來在虜營時聽得達子每說到馬壯時候來要報讐搶殺等情前來除會

行三關遊擊守備守堡等官修堡練兵比常十分加謹隄備外會同鎮守山西三關副總兵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若得寧武關守備雷澤呈稱審得周祿哥子等說稱自幼搶去在虜牧放馬匹聽得衆達子們說有小王子因北虜兀良罕無子小王子要將他兒子與兀良罕做子承襲他說要合兵一處馬肥草茂時入南朝來搶報讎一節議照雖係傳聞之言未必可信要之虜中有此奸謀故走回人口得以聽知雖彼未必決來然防之不可不預臣聞兀良罕者所謂

虜乜達子是也勇悍倍於北虜此倍北虜之北先爲北虜後乃背叛彼此互相讎殺数十年來殆無虛歲每當北虜深入我地則兀良哈必率領精銳襲其巢穴北虜惮之今乃議要連和合兵來搶必有奸人為之謀畫其為兇計亦異矣古云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果如人口之言則夷狄連和豈非中國之憂哉况虜性本自兇殘又挾報復之怨且欲連和醜類合勢而來是必簡聚精強以圖深入以快條教為邊疆之害不淺矣再照中國長技火器為上北虜所畏亦火器為最而火器之中佛朗機砲尤為便利邊關之地所以自衛攻敵者惟此皆足恃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

勑下該部將見貯佛朗機銃發送一千付聽臣等分給各城堡以防虜至如此庶幾有備無患而邊境有賴矣地方幸甚臣等為此緣係虜中走回男子傳報夷情乞討火器以防侵掠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親齋謹題請

旨

嘉靖拾陸年陸月初捌日

大舉聲息事

謹

題為大舉聲息事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七日辰時據雁門等三關遊擊署都指揮僉事祝椎差夜不收口報達賊約有三萬餘騎從渾水泊青麽子二溝出到八挪樹地方至林家坪下營二十里長約有三里寬後有灰塵十里不斷本日申時又該鎮守山西三關副總兵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周尚文差夜不收口報八月十四日平虜衛傳報夜不收報說平虜衛大邊墩石梁山達賊分作六股頭行約有四萬往南行走十五日周總兵領人馬要去八角截殺十九日又該大同副總兵都鏜差夜不收口報副總兵帶領本部人馬於本月十八日於大同起行本日又據雁門兵備副使兩輔報稱據寧武關守備宙澤差夜不收報稱十六日未時分有達賊四萬餘騎自八角地方西往利撥堡行至鎮西衛地名三岔新人寨往西南不住徐徐行走總兵官周尚文移平遊擊祝椎守備宙澤併合兵一處隨

賊向往北襲截殺於本月二十日又據大同參將
李彬差夜不收口報李參將帶領本部人馬已
到與周總兵人馬合營應援等因節報到臣巻
查先於本年六月十一等日節據鴈門兵備副
使節次報為火砲聲息事已經會本具
題及嚴行三關遊守等官嚴加隄備并行文宣大
等鎮遇有緊報各査照先部題本
欽依內事理各帶領本部人馬前來應援去後今據
前因除選委太原左等衛指揮宮勳等各帶領
馬步官軍於寧化等處隘邊要害地方按伏截
殺寧化所宮勳嵐州張文愷靜樂縣李承祖
嵐縣竹勳興縣項登及選委原任守備指揮張
文總領五處官軍相機調度又選委指揮袁漢
呂調陽各帶領人馬前去袁漢天門關呂調陽
忻口各按伏截殺并給各官輕便火器及嚴督
三關遊守等官各嚴明號令相機戰守仍行兵
備副使分布軍壯於十八隘口設伏并各地方
官員有無失事及有無斬獲功次候賊退之日
另行具
題外緣係大舉聲息事理為此具本專差紀齎謹

具題

嘉靖拾陸年捌月貳拾壹日

大舉虜賊出邊事

謹
題為大舉虜賊出邊事嘉靖十六年八月二十四
日據太原左衛中軍指揮同知劉勝票帖審得
問總兵原差夜不收報說本月二十日達賊在
鎮西衛地方三井下營二十一日三井起營行
至狼窩山下營二十二日狼窩山起營行至鄭
家山是陣本日從岩頭寺往西北行走本月二
十五日又據鴈門兵備副使吳鏵報稱本年八
月二十三日未時據本道原差夜不收前去八
角等處探回還報稱達賊於本月二十日在
於鎮西衛地名三井村開營二十二日仍從舊
路北去人馬退盡情本日又據中軍指揮同
知劉勝呈帖報稱本月二十五日照前達賊總
旗宋參報稱本月二十二日達賊從岩頭寺
前樂子鋪等子窩東山出頭山下墩口門進裏
出口大約等因節報到臣巻查先為大舉聲息

事節據鴈門等三關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祝雄
等差夜不收報虜賊四萬餘騎擁從行至鎮西
衛等處地方臣選委太原左等衛指揮官勳等
各帶領馬步官軍於代州等處繞邊要害地方
按伏截殺及嚴行三關游守等官各嚴明號令
相機戰守仍行兵備副使分布軍士於十八隘
口設伏備由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具
題訖今據前因除地方有無搶虜人畜及各官有
無斬獲功次候查明另行具
題外為照虜賊大舉深入臣已先行具本題
知今虜賊既已出境若待查明具
奏臣恐
上廑
皇上西顧之憂緣係大舉虜賊出邊事理為此具本
專差親齎謹具題
知
嘉靖拾陸年捌月貳拾伍日
大勢達賊擁衆深入急調陝兵會合迎敵官
軍奮勇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器人口等事
謹
題為大勢達賊擁衆深入急調陝兵會合迎敵官
軍奮勇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器人口等事據
守備偏頭關署都指揮僉事程九疇等各呈前
事備報到臣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周　議得
西虜阿著奸謀糾集套賊吉囊等部落慣戰醜
類伎越三關犯我晉省據來人言意搶綏段人
畜久不露形僞稱舉衆陽從大同邊界攢嶺等
處倉卒入我境界暗由北道西來意在攻我無
備幸得差哨早報信砲分傳臣等差人分投省
諭設備賊從偏關平凉承等墩進邊烽火通明
柴堆并焚四野早知人畜趨避無虞前賊深入
臣等本照總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左侍郎劉　節行咨文及兵部題奉
明旨但遇警急徵調隣兵互相應援事宜分投差人
即調隣兵繼後協力已促逐進據報前賊於本
搶掠岢嵐等處止留一日下守營將士乘彼分勢
奮不顧身向前齊力用命射砍三日鏖戰五次
仰仗
皇上
神威聖武傷死西虜甚多但以天將之際不及斬首多

彼鈎駝去訖鋒前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
件功雖不多士氣少振賊虜深入山西邊至於
老營堡八角三岔五所大寨一路往還五百六
七十里兵賊相挾俱未得搶追逼計窮搬營前
到鎮西岢嵐刁搶人畜止是半日因兵後躡前
賊各山旋馬當日制回撥營過去搶擄人數因
兵追戰太半丟棄自回鄉土緣賊營部落數多
別糾來侵事計難測除行各關守備遊擊各整
兵馬仍行沿邊各路墩臺守瞭人員比常十分
加謹隄備及申明催督前項賊經衛所州縣各
令鄉屯急添堡寨各編堡頭設置柴堆輪撥夫
守遇砲傳燒柴堆人畜早知收保堅壁四野外
查得沿邊州縣衛所惟靖樂興縣申報前賊未
到地方其各賊經行鎮西岢嵐寧化嵐縣行令
鴈門兵備副使行查未報欲候查到慮恐遲悞
除將斬獲賊首奪獲戰馬夷器關送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紀驗明實及各賊經地方有無搶掠
人畜另行具
奏外臣等先將賊犯日期并官舍旗軍通事人等
衝鋒砲敵奮勇當先二日鏖戰五次殺傷前賊

鋒前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項有功官軍
緣由具
奏伏望
皇上軫念邊兵以寡敵衆若中得生乞
勑下部仍行查勘明白照例奏
請陞賞以勵人心以激將來再照當鏖戰之時彼衆
我寡虜賊旋繞纏擊我軍不解甲者五日不飲
食者三日人心危懼幸得副總兵周尚文隨機
應變申近來未行之軍法斬退縮違令之軍人
掛竿懸首然後衆心始堅殊死效力賊衆望見
懸首以口咬指是以我軍得以保全虜賊終於
退遁緣係大勢逼賊擁衆深入急調隣兵會合
迎敵官軍奮勇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人口
等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
題請
旨

計開鎮守山西地方兼提督代州三關副總
兵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
周尚文督斬獲首級奪獲戰
馬夷器等件并陣亡[illegible]

望走報被賊射砍傷重回營
身死等項有功官舍旗軍姓
名及陣失射死馬匹毛齒數
目
一斬獲首級三顆
一奪獲戰馬一十四匹
見在馬七匹
陣前射中回營倒死馬三匹見存耳記
一奪獲夷器九百三十三件枝
一陣亡登高瞭望走報被賊射砍傷重回
營身死旗軍夜不收一十一
名
一陣失并射死操馬四十八匹
一重傷官舍旗軍并副總兵周尚文遊擊
祝雄各舍人家丁共九十八
員名
嘉靖拾陸年玖月初陸日
欽遵
勑諭因時察勢益兵據險以防虜患以衛中華事
謹

題爲欽遵
勑諭因時察勢益兵據險以防虜患以衛中華事嘉
靖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欽奉
勑巡撫山西都御史韓　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傅鐸
近該監察御史徐九皋奏稱各邊武備廢弛請
命大臣行邊逐一經畧修築等因朕以爾等久
膺邊方重寄特茲勑諭爾等親歷各處嚴督所
屬逐一點視何處軍馬缺少所當選補何處兵
甲損壞所當修葺墻垣壕塹有無高深墩堡城
堡有無完固器械有無齊備糧草有無充足或
修或補督令有司着實用工或增或益不許虛
應故事其軍職官員如有貪懦無爲役占軍
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無法者爾等參奏聞凡
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
具實奏聞爾等須悉心整理務使邊備修舉地
方寧謐庶副委任如或照前因循廢弛以致臨期
誤事責有所歸年終通將整理修舉過事蹟造冊
奏繳以憑查考爾等勉之慎之故勑欽此欽遵所
遵奉
勑諭除選軍行鴈門兵備副使呂作見今召選馬匹

行令山西行都司都指揮郭祐兵備副使呂㫬行
太僕寺卿郭玉常倖給賞補馬二千七百餘匹
兵甲弓器械臣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右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周尚文動支官銀修葺過三關
八角等處軍士什物盔甲弓箭旗鼓響器等項
器械完備墻垣壕塹臣行令兵備副使呂㫬將
坍塌邊墻壕塹賊馬品字坑窖并通人小路逐
一包砌補修剷削截斷挑穵各深闊陡峻墩臺
城堡臣會同鎮守山西副總兵右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周尚文將沿邊一帶添築墩臺一十八

座堡寨五十一處崖窨百十餘座臣又以老營
堡舊城狹薄不堪容衆固守軍皆分番終非工
著臣謹以召募新軍一千餘名常備將輪班官
軍改回本處防守臣親歷本堡督同先任兵備
副使賈啓沿山擬野逐一驗看經畫於堡東展
築城垣一座週圍三百共長三百六十八丈六
尺底闊二丈八尺收頂一丈八尺高二丈垛口
小墻高六尺敵臺三座上蓋舖舍各一間堡內
起蓋營房一千五百間編立千文字號分給新
軍居住官廳一所大小房二十五間石砌水口

一處磚券衆㝎門二座補修過舊城北面連敵
臺三座東西共長一百五十八丈九尺西南二
面并東北角一處共長二百八十八丈九尺各
底闊一丈收頂六尺高二丈垛口小墻高五尺
裏向攔馬小墻高二尺七寸俱已完固糧草臣
行令管糧主事許舜濱見今督催糴買其軍職
官員各備無為役占軍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
無法者查訪明白之日另行指實參
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
及山岡平漫之處雖虜騎可通然有隘可據若

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
切近爲鄰則漫然平曠虜騎可以長驅無阻而
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踈然前
此虜賊頗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爲之屏
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地曠人稀無
所虜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
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
截于前老營備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
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
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

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者亦僅等處
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為
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
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
在山西支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
儲供給大同者正以其屏蔽山西也且虜之侵
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非
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矣
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
地已為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
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虜騎擁
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
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觀近日虜之入寇姦
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
勢其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敢攻空城堡今
則整備鍬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
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
而歸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飄風今
則大衆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

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坐散而去今則部伍嚴
整旌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
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
國之人為之鄉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姦細有中
國之人遺易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虜中
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度
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等聞之萌芽不剪遂
蔓必長滋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
能為三關屏蔽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
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
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
起於細邊入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虜且生
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
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
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衆年皆未有如老
營堡之空疎為可乘者也虜若狃於常勝姦與
其謀闖入中國惟此途為其便臣等嘗詳察乾
東之界自大河以西由偏關岢嵐靜樂寧武至
雁門歷紫荊倒馬直抵山海關 背界山崇岡
峻嶺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

以爲籬笆於險外以爲重險之固紫荊居庸
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
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
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
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
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
不可攻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敵我設險之
並敵莫有加焉寧武以內其險則在興嵐石隰
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
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

副總兵一遊擊將近日巡撫
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
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口之間可攻而破也其
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
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荊鴈門之險今偏頭等
處既已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
虜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爲藩籬哉我
國家設險驅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畫周密獨偏
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爲偏關若要與化
志圖入中國必由此路而入也夫古制者因其

時先機者通其變而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
以臣計之岢嵐州與興交之界有險可據宜設
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
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
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爲一堡各設一
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
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
力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爲總兵推選謀勇都
督領之駐劄寧武北樓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
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

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
鴈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
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參遊守備俱聽節
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州縣官員賢否軍民
詞訟旗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
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
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
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
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
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

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為之壯矣如
蒙
勑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宣大偏關等處地方
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周　傳
訪群議覆
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
聖明俯
賜采擇焉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緣係欽遵
勑諭因時察勢益兵據險以防虜患以衛中華事理
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陸年玖月拾貳日
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
謹
題為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據山西布政司等
衙門右參政等官胡鏡會呈蒙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韓　批據本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
衛所等會呈據各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山西監
察御史案驗本都察院巡按山西九千六百五
十九號勘合准兵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

定侯郭勛奏陳前事計開一款山西三關地方
虜閑先年悉在腹裏經略未備近年官軍十分
數少鎮堡倉場糧草在在空虛遇有警報束手
無策任其搶掠若不思患預防抑恐將來為患
匪細乞
勑兵部會同戶部不必專按舊日經畧庶應故事必
須督官集行如某關可以添兵馬若干在某衛
食糧某處可以添糧料草束若干可敷主客兵
馬幾時之用務要計出萬全永保無虞方免將
來之患矣等因具題該本部議擬覆題奉
欽依准議欽此欽遵移咨備劄轉行三司會同議處
回報施行抄呈各司會議間續抄蒙巡撫山西
右副都御史韓　案驗准兵部咨前事案行各
司即行掌印官會同鴈門兵備道從長議處要
見某關衛要該多添人馬若干某關偏僻該量
添人馬若干編入行伍應與某衛食糧務要計
處周詳會議停當具由呈來以憑會
奏施行蒙此依蒙該本司左布政使衛道會同
按察司按察使　等經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鄭
求鴈門等關兵備副使黃作議照山西地方大

門關一帶皆繇藩籬以胡近地大同通近
北胡故當時經略亦備城堡聯絡軍馬沿大虜
雖有犯可保無虞三關稍近腹裏以大同為之
屏蔽故當時經絡未詳職守亦得雁門關之東
白大安口起西至不關及寧武偏頭關向南至
河曲縣等處地方延袤一千三百餘里代州守
備所統官軍不過一千七百餘員名有馬者不
過五百餘員名寧武關及神池土棚陽方口五
也兒梁等處及西八隘口乃達賊出沒要路守
備所統官軍不過二千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一

千餘員名至於偏頭關僅在西北尤為孤懸是
秋之間尚隔一河水結之後華夷同地總兵守
備兩營所統官軍不過二千三百餘員名有馬
者亦止一千餘員名老營堡雖設有遊擊一員
統領官軍三千餘員名此外雖有守城步卒中
半老弱不堪調用夫以不滿萬之兵守千餘里
之地而當數十萬之逆胡雖是眾寡不敵況自
以來虜酋猖獗知我虛實每犯三關深入腹裏
萬騎星馳飄忽如風雨東奔則忻代受害西下
則興嵐被擾況今衛軍旗逃亡數多當伍空虛

兵力尤為單弱沿邊備禦十分疎略而虜勢日強誠
可為之寒心也今照偏頭關去雁門甚遠寧武
關居三關之中為今之計合無將副總兵官移
鎮寧武適中之地令其往來調度隨機戰守地
方有警易於策應偏頭關改設叅將一員益兵
三千於岢嵐州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神池
堡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八角堡之
東寧武關之西八角堡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
之地亦各築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
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俱與三

關遊守相為犄角彼此應援其所益之兵或召
募土著強勇或僉於民壯中大戶盔甲弓箭取
於本省所屬衛所成造馬匹
題給太僕寺寄養馬七千匹或馬價銀二三萬兩於
本處收買撥付騎征各營應用把總管隊等官
於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內熟於邊務者選擇推
用召僉新軍近寧武如神池八角之東者附隷
寧武所八角之西者附隷偏頭所各收籍食糧
終身開除子孫願繼者聽仍照近日兵部題
准召募土軍事例每軍各賞銀三兩以資器械軍裝

什物房丁人心樂從又查得大同偏頭關□□
陽汾潞等衛所官軍七千餘員名原非皆親□
以正統土木之變暫留戍守遂成定例每年輪
班遠戍異鎮月糧猶在山西支給且訪各軍到
彼不過買閑私門徒充厮役而已方今虜寇猖
獗往邊未退且聞虜中走回人口往往傳說不
久集衆大舉深入搶掠譎詐之計固難盡信防
禦之策不可不嚴合無將前項隸大同官軍七
千員名掣回撥派三關仍照舊規分為春秋兩
班更番戍守如有不足召募新軍以充其數掣
回官軍除在衛應有月糧外各在邊仍每軍日支
行糧一升五合新募軍人止支月米如徵調遠
出亦各照例支給行糧芻糧如有不足行布政
司照数派徵支用再照將者三軍司命地方安
危繫焉三關地方止設副總兵一員無於都指
揮內推用責重任輕無以鎮服人心懾服夷虜
似宜改陞總兵官職銜推選謀勇都督充之如
此則軍威壯而邊防增重將勢強而地方改觀
三關一帶可以永保無虞倘或大同有警亦可
互相策應矣望乞照詳施行議處例已詳的但

事體重大及所額歲支歲入錢糧總數及應增
之數尚未入議將官之宜添宜守兵馬之宜減
宜增城堡之宜廢宜徙仰再會議回報緣蒙此
案照先為前事已經會議呈奪去後今蒙前因
該布政司署印右參政趙錦會同按察司署印
副使萇僑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茂鎮鴈門等關
兵備副使呂咋覆議得除原議掣取大同備禦
平陽等衛官軍改戍三關事體利便無容別議
外今照偏頭關副總兵改設總兵官推選謀勇
都督充之移住寧武道里適中控以時勢似為
相應但本官原係副總兵所治仍須添設參將
一員益兵三千名馬二千匹及查得岢嵐州乃
古來秦漢華夷之界尤虜馬出沒之衝長城基
址猶存又查神池堡接壤温嶺為平虜之衝亦
胡馬侵犯要害重地先議於岢嵐州及神池等
堡各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抑恐兵微將寡
終不能以防遏虜寇職等愚計合無於岢嵐州
添設參將一員增置官軍二千員名馬二千五
百匹神池相地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八
百員名馬五百匹八角所之東寧武關之西偏

頭關之東適中之地各立一堡各設守備一員
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
八百員名馬各五百匹庶幾外嚴而內亦不虛
新募軍人仍照近日兵部題
准募軍事例各賞銀三兩募軍附隸鎮西衛并偏寧
二所收籍食粮通計所益召募士兵以八千四
百名爲率每名月支米一石每歲共計該粮一
十萬八百石掣回平陽等衛官軍仍舊分爲春
秋兩班更番戍守每班以三千員名爲率兩班
六千員名每員名月支行粮四斗五升每歲共
計該粮三萬二千四百石二項共該粮一十三
萬三千二百石每石折支銀陸錢共該銀七萬
九千九百二十兩馬六千匹爲率每匹月支草
三十束料九斗每歲止支六箇月計草一百八
萬束每束折支銀一分五厘共該銀一萬六千
二百兩料三萬二千四百石每石折支銀五錢
共計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通前共計該銀一
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兩查得布政司會計內
坐派三關夏秋稅粮馬草起存本折全拋共徵
銀三十三萬八千五十二兩有零屯田子粒大

約徵銀一萬二千餘兩三關實在兵馬大約每
歲支用銀二十八九萬兩計数雖若有餘然中
間遇災蠲免拖欠等項勢亦難免每年合於河
東淮浙等鹽內
請發八九萬兩庶足前項增益兵馬支用其修建城
池公館工料及召募新軍給賞該部量發銀数
萬兩應用如此則兵食足而邊防有備守禦嚴
而虜患潛消矣惟復別有定奪爲此今將前項
緣由理合會呈伏乞照詳施行等因會呈到臣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翁衍布政等司署印
右參政等官趙錦等會議呈稱制手取大同備禦
平陽等衛官軍改戍三關副總兵改設總兵官
推選諳勇都督充之移住寧武本關添設參將
一員益兵三千名馬二千匹及稱岢嵐州宜添
設參將一員增置官軍三千員名馬二千五百
匹神池堡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八百員
名馬五百匹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
頭之東適中之地各立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
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八
百員名馬各五百匹召募新軍各賞銀三兩募

軍附隸鎮西衛幷偏頭二所收糴倉糧通計所
議召募土軍幷向平陽等衛官軍更番戍守增
馬六千匹粮草共該折支銀一十一萬二千三
百二十兩又稱查得布政司會計坐派三關每
秋糧草每歲徵銀三十三萬八千五十二兩有
零屯田子粒大約徵銀一萬二千餘兩三關實
在兵馬大約每歲支用銀二十八九萬兩計數
雖若有餘然中間遇災蠲免拖欠等項勢亦難
免每年合於淮浙河東等鹽內

請發八九萬兩庶足前項增益兵馬之用其修建城
池公館工料及召募新軍給賞該部量發銀數
萬兩應用一節臣等議照事無定體惟變是適
名有先機因時而動山西三關比之他邊原額
軍馬寡弱錢粮數少近來虜賊形勢與前猶微
日甚習知中國險易虛實往往糾合醜虜大舉
深入舍隘就易避實擊虛將來為患殆不可測
所據添設將官增益軍馬建設城堡處置錢粮
相機防禦乘時經略正在今日此太師兼太子
太師武定侯郭勛所以有前項論列而參政等
官趙錦等所以因有此議者也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少裨邊務伏望
皇上俯賜采擇施行則邊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慎
重邊防以保安地方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陸年拾貳月貳拾捌日

舉薦文學官員以備擢用事

謹

題為舉薦文學官員以備擢用事臣惟天下之治
係教化而教化之原在賢才今之提學實主教
之官也苟得其人則賢才成而教化立治豈有
不成者乎臣訪得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
趙廷松操履嚴肅學問著聞既有立教之本詩
文典雅舉業精純又有立教之具誠一時難得
之才也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訪察果如臣言將本官遇有提學員
缺推補則庶乎教化可裨而人才有造矣緣係
舉薦文學官員以備擢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拾柒年正月　日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　　謹

題為舉賢才以裨治道事。臣惟我

國家以科目取士，天下賢才盡在網羅之中，蓋其選者莫非俊乂之士，高下相去實為不遠，惟在習與不習耳。夫人才固為難得，而造就尤為難成，習之於累年，而棄之於一旦，成為可惜。臣謹以所屬地方聲名著聞、年力未衰者，開人各因所長具實

上陳。臣訪得原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源清，忠義之性實本於天，成經略之才有驗於施設，退閑已久，增益良深，此其文武皆通堪任提兵之官者也。原任國子監祭酒臣王道，識遠而志高，心純而學正，式觀造詣，無負斯文。原任河南按察司副使王崇慶，簡冊日隨，文章為侶，甘窮約以終身，樂恬退而無悶。此二臣者，清修篤志，堪任文學之官者也。原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胡松，深遠之見，明敏之才，備職無負於言，退身益勵其志，此則浚明亮采之器，隨事而能効者也。伏望

聖明俯念人才之難

勅下吏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特量官隨才起用，其於治道不為少補矣。緣係舉賢才以裨治道事理，為此具本，差親齋謹題請

旨

嘉靖貳拾肆年叁月　日

遵

勅諭專職務舉薦所屬賢能官員事

謹

題為遵

勅諭專職務舉薦所屬賢能官員事。臣奉

命總理河道，所轄直隸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甚為廣闊，中間賢能官員甚多，然臣所奉

勅書止是掌印管河兵備官員，其他佐貳官員雖有賢能，臣固不敢濫舉；其雖係掌印官而於河道無干者，臣亦不敢濫舉；其雖於河道著有勞然任淺，亦不敢濫舉。整飭曹州等處兵備兼管河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傅，整飭沂州等處兵備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徐鶴齡，濟寧州知州張宗德，陞任管河兼管水利河南等處提

刑按察司副使吳惺臣亦不敢濫舉外臣訪得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葉照施設
詳明器識宏遠慎端嚴之操足表率乎一方抱
經畧之才克撫馭乎大鎮整飭大名等處兵備
兼管河道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喬瑞明
達之才端廉之操督兵而武事脩舉兼訟獄之
公平管河而水道疏通更便民之恱服直隸大
名府知府張謙寬嚴得體端潔自持約戒精詳
諸邑較若畫一差徭酌審歲省幾至萬金山東
東昌府知府歐思誠通敏之才練達之器勤恤

民隱而澤及於困窮刻剔弊端而事振於廢隳
兗州府知府曹亨操持廉謹才器老成善撫求
乎流移而人多稱頌克釐正乎積弊而政報循
良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牛恒溫雅之質明敏
之才官謫而志不隳政舉而人不擾大名府管
河通判張文明勤於管河明於斷獄卓然著聞
於鄉國操守無玷於官箴直隸大名府長垣縣
知縣郝良臣官久而守益堅官成而志益振開
濬河以通水利節浮費以省民財以上各官皆
其克脩職務有裨河道者也乞

勑吏部再加訪察果如臣言將各官量其資才擢用
則賢能者進而人知所勸矣緣係遵
勑諭事職務舉薦所屬賢能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親齋謹題請
旨
嘉靖貳拾肆年叁月　日

謝恩事
刑部右侍郎臣　謹
奏為謝
恩事本月初七日臣以衰病不能供職具本乞

恩休致十五日准吏部咨內開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感戴
聖明
洪恩
天高
地厚罔極難名謹伏枕流涕叩頭奏
謝為此具本專差親齋謹具奏
聞
嘉靖貳拾肆年拾月拾柒日

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
參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臣　謹
題爲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職方淸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淸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戶科給事中
李萬實奏前事內稱南京城外新江浦子二口
並據南北之衝犄角相資長城天塹王公設險
此其要圖然新江近在附郭向屬操江浦子遂
隔一江全無統攝雖屢經先任都御史簡霄及
南京兵科給事中萬虞愷奏行南京兵部等衙

門覆議當將守備官各懷胸臆之見不推體
國之誠謂五衛久屬本部一旦分轄操巡頗體面
則嫌於損威惜成規則嫌於作俑止據常行奏
覆遂至扞格不行不知事當興革則還變而通
苟利
國家則同心共濟但去藩籬尒汝之私自無彼此
異同之嫌查得浦子口應天等五衛幷作一營
原額逃亡十去其六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坐擁
重資荒淫驕奢軍之富者安享於家貧者商販
於外每遇守備操練臨時顧覓應名兵部點操

有官恭年僅一再至將皆紈袴卒盡浮游日不
辯旌旗之位耳不聞金鼓之音折箭敗戈鞘囊
倚壁習懶成癖安所用之甚者御皆乘機坐窩
爲盜根連窮詰掩覆多方皆因統馭無人以致
驕玩太甚況二口事體既分臨轄各異壁壘之秦
越原不同心設有緩急憂虞安肯互相應援是
平時在浦子既坐享其安而有警則新江獨受
其敝若待備查簡霄萬虞愷原
奏着實議處將浦口五衛仍屬兵部衙門但江防
事宜兼聽操巡約束閑暇則照舊營操以備不

虞有事則調遣策應以爲聲援其應否量撥操
船悉聽該部酌處庶輔車相倚而勢不孤號令
一新而兵自足況職方原屬不改其舊部院節
制無害其同似亦事之可行者也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爲再陳
愚見以裨江防等事該操江都御史簡霄南京
兵科等科給事中萬虞愷等題本部覆奉
欽依行准南京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浦子口五衛本
爲拱護京城與南京各衛事體相同向來不係
操江管轄是以遇無戰船更非水卒會典亦無

開載遵行年久且無江操器具而徒屬操江管
轄恐於事體無益等因照舊不必更改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尹科給事中李萬
實奏稱新江浦子二口並據南北之衝然新江
口向屬操江而浦子口全無統攝以致官軍驕
玩緩急不肯應援要照簡霄萬虞愷原奏將浦
子口五衛仍屬兵部江防事宜兼聽操巡約束
調遣為照江洋一帶南有新江北有浦子二口
邊臨大江水陸咽喉極其要害新江口屬之操
江有戰船水軍以防江寇浦子口屬之兵部聽

守備操練以禦陸衝設備之策無不盡善但二
口瀕江俱當衝要江面廣闊鹽盜為多先年雖
有小警隨即撲滅無足無患近年盜賊出沒無
時愛肆猖獗官軍不能追勦往往失事以故嘉
靖十八年操江都御史簡霄具奏於先二十三
年兵科給事中萬虞愷復奏於後俱各酌量地
方身親目擊要將浦口五衛亦屬操江管轄操
習水戰以備應援深為有見但先年查議將定
成規惜割分轄事成掣肘不便施行以致未宜
復有此奏要將五衛仍屬兵部江防事宜兼聽

操巡約束既不失舊制之成規又不失部院之
節制其於江防有益事體相宜但事干南京守
備參贊等衙門未經覆議或礙難准允合候
命下仍咨南京兵部會同都察院及科道各掌印官
將所奏浦子口五衛仍屬兵部衙門江防事宜
兼聽操巡約束閑暇照舊營操以備不虞有事
調遣策應以為聲援及應否量撥操船演習水
戰等項逐一虛心會議務使弭盜安民江防可
障作速具奏以憑覆議上
請定奪施行如此則通變得宜而江防有備矣等因

題奉
欽依移咨到部送司通行欽遵去查照外參查嘉靖十
二年巡江御史宋宜題為陳愚見以安地方事
內稱浦子口與龍江關對峙南至江浦縣北至
六合縣江浦則僅乎上江六合則僅乎下江而
浦口獨處其中兩無所屬雖緊有城堡設有守
禦及應天等衛所然守禦官旦不得而督責巡
捕官旦不得而委用合無行令守御等官聽巡
委用等因該兵部議擬移咨南京兵部會同操
江都御史查勘浦子口地方巡捕守御等官聽從

[illegible]應否聽巡江御史督責委用中間有無
違礙議處明白具
奏施行該本部尚書劉龍等會議得浦子口號為
京營本為拱護南京而設然器無戰船軍非水
卒不與操江之事者正以雄據江岸備江北鳳
陽一路之警以遏其過江設立以來止聽南京
内外守備參贊衙門節制正德年間該操江都
御史范鏞奏
請本浦守禦官員應否聽其節制該兵部題奉
欽依南京操江都御史設立已久事有定規不可增

損合無本部移咨南京兵部查勘浦子口五衛
果係沿江要害地方未設守禦之先俱係操江
管轄就將守禦指揮聽受都御史節制若自來
不係操江管轄宜從照舊不必更改等因具題
又該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准議咨部通行遵照嘉靖二十三年又該南京
兵科等科給事中萬虞愷等奏為陳愚見重操
江以固
祖宗根本重地事奏内開稱新江口近在城外則屬
操江而浦子口遠在江北反屬兵部操江節制

行於新江營而不行於浦口營形勢相依事
權不歸萬一江上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
之勢而浦子口得坐觀推避之安若得隸操江
聽其節制與新江口相為應援此誠歸一事體
頗切江防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該本部尚書宋景等會議得應天
等五衛官軍設立浦子口營操備防守與京城
各營事體相同且南京據有江險而守險當不
止于江洋是以南有新江口水操以備上下二
江之警北有浦子口營陸操以遏淮鳳陸路之衝

水陸操備不同均為拱護南京而設各有專責
不無深意設立以來止聽南京内外守備參贊
衙門節制續又聽科道及本部委官點閘控制
之司不為不多糾察之法不為不詳且無江操
器具而徒屬操江管轄恐於事體無益適使衙
所多事況先經題議照舊不必更改奉有
欽依遵行年久臣等似難别議前項遵行遵照外今
該前因通行案呈到部臣會同南京都察院將
院事右副都御史王守南京吏科若科事南京

戶科給事中李萬實南京戶科給事中李萬實
南京禮科給事中鄭維誠南京兵科給事中甄
成德南京刑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鄭維
誠南京工科給事中林懋舉南京浙江道試監
察御史張鑑南京廣西道試監察御史朱木南
京四川道署道事南京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趙
錦南京福建道試監察御史李九功南京山西
道試監察御史王民南京江西道試監察御史
趙錦南京湖廣道試監察御史歐陽震南京廣
東道試監察御史金豪南京雲南道署道事南

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楊順南京貴州道試監察
御史陳澤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李尚智南
京河南道署道事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楊順
南京陝西道署道事南京湖廣道試監察御史
歐陽震看得戶科給事中李萬實所奏要將浦
子口守禦應天五衛官軍俱屬操江節制及浦
子口指揮千百戶荒淫驕恣軍之富者安享於
家貧者商販於外每遇操練顧覓應名甚者與
貨乘機坐窩為盜二口事體既分安肯互相應
援其應否量撥操船悉聽該部酌處一節無非

振揚武備輯寧地方之意臣等議照我
國家以南京都城根本重地據長江天險分京城
各衛官軍為五營在城三營
神機營大教場小教場京城之外二營江南設新
江口水軍以禦水寇江北設浦子口陸軍以禦
陸寇水陸二軍南北犄角互為聲勢使水寇不
得以登岸陸寇不得以渡江雖二軍不同皆以
拱衛都城五營通屬內外守備參督尚書節制
設立以來永為遵守若以浦子口之軍撥船習
水則水軍獨增而陸軍全無水戰未習而陸營

已廢北來之寇何以禦之浦子口之軍既不可
改為水軍則雖偏之操江亦為無益且操江官
之職止以操演新江口水軍以拱衛都城為務
其軍亦不得調遣他出本官欽奉
勅諭操習水戰教練戰船振揚威武壯固根本是也
故自設新江口水軍以來江海之寇衆多不一
未嘗一經調遣其操江無官巡江擒捕盜賊自
有沿江一帶衛所有司巡捕官軍火甲人等戢
勢重大又得通調沿江一帶衛所有司軍夫所
以不下於浦之何仰於浦子口之軍哉況係

祖宗累朝舊制先後部院科道各官會題明禁舊累次
奉有
欽依難再別議其指揮等官荒淫驕縱等弊誠或有
之則申明先年題
准比照京營事例科道官及本部委官不時點查嚴
加禁約各官如有縱放軍士安享商販賄賂不應
名者具實參問其有乘機生窩分贓者犯出依
律重治本管官員受財故縱者一體治罪再照
新江浦子二口皆係京營今新江口之軍每年
春秋操期守備參贊諸臣各一次閱操嚴行賞
罰則浦子口之軍當春秋操期內外守備參贊
官亦合各一閱視嚴行賞罰如此則舊制不至
於更改而戎務亦不至於廢弛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定奪緣係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及奉
欽依內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專差親齋謹題請
旨
嘉靖貳拾捌年陸月貳拾伍日

乞　恩休致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遵吏部行山東布政司留疏遣之又准都
御史陳公鳳梧奏爲略曰臣伏見右參議韓邦
奇秉恬退之節抱經濟之才偶因脾疾以遂
起思親之念既上疏以乞休即促裝而就道伏
望
皇上軫念人才難得將本官暫令致仕以遂其恬退
之節病痊起用以盡其經濟之才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暫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奏來起用
乞　恩休致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遵
再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再乞
天恩休致事奏
聖旨吏部知道疏遺致仕閻陛副使
懇乞　天恩休致事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　謹
奏為懇乞
天恩休致事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准致仕疏遺
乞　恩休致事
南京太僕寺丞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奏
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南京太僕寺留疏遺
十分病危再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十分病危再乞
天恩休致事奏
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南京吏部留疏遺
乞　恩休致事
大理寺左少卿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疏遺
久病不時舉發再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不時舉發再乞
天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五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
邑縣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先因感冒勞瘵之
疾已於去年十月十七日具
奏乞休吏部題奉
欽依不准致仕臣後用藥調理未曾全愈感
恩思奮扶疾而出自後不時舉發入春以來遂加沉
劇臣疾留連困苦前奏備陳其狀不敢再瀆
天聽伏念臣才質凡庸自入仕以來五蒙罷免自分
終身里舍幸而遭際
聖明三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臣雖
粉骨碎身無以仰荅
恩遇而臣福緣淺薄驅策不前無可効涓埃之地伏
望
聖慈矜臣病篤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骸骨於舊邑則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貳月　日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
舊疾大作乞　恩休致事
吏部爲舊疾大作乞
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韓
奏臣見年伍拾柒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人
由進士歷任今職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
入秋以來遂加沉劇晝則頭眩困卧夜則發熱
盜汗兩目腫赤精神短少飲食日減形體日削
察其病勢終不能愈況臣身任巡撫責領民兵
任大責重豈容病之人可卧治哉伏念臣一介
書生荷蒙
眷遇秩至三品官至都御史感
恩圖報際時宣力臣之本心而臣才微命薄福過生
菑淺至如此雖犬馬之心無已而沸撫之符[illegible]

彫苟爲勉強就列必取尸素之罪矣伏望
聖恩容臣休致則臣此後一日餘年皆
聖恩之所
賜是臣之一身進與退均荷
大造之仁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本官才望素隆地方倚重暫爾有疾難擬休致
合咨貴職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拾肆年玖月拾柒日
舊病大作再乞　天恩休致事
題
奏爲舊病大作再乞
天恩休致事臣疾危迫前疏已具不敢再陳煩瀆
聖聽伏念臣迂腐拘儒遭際
聖明三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召此
海嶽之
恩未有涓埃之報匪躬委命臣子之分也況當群賢
彙征之時臣雖愚下豈無貪庸之念但臣疾委
實日加沉劇不能驅策而在外巡撫之官責任

[illegible]人依則綜理政務出則巡歷地方皆衰病之
人所能勉強哉伏望
聖明矜臣久疾察臣愚誠容臣休致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嘉靖拾肆年玖月叁拾日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
久病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已於去年　六
八月十二月內二次乞休伏蒙
聖旨不准致仕臣感
恩思奮強起視事乃自今年交春以來日加沉劇即
今腰膝酸痛兩目赤腫夜則盜汗不眠晝則昏
沉困鬱飲食減損形體消弱蓋臣疾起於火熱
入春木旺遂至如此交夏火盛難保生全矣伏
念臣入仕以來仰荷
聖恩優沃
天高地厚嶽重海深正當少竭犬馬之勞用仰酬勝

之願而臣福緣淺薄遂至如此雖聆
天戀
闕須臾未忘而氣乏力衰驅策難進故敢復陳血誠
懇瀆
天聽伏望
陛下矜臣久疾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則臣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嘉靖拾伍年貳月　日吏部移本以大義責之
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七
謹
奏為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臣於去年八月間舊疾復作具疏乞休
十月間再疏乞休伏蒙
聖旨不准致仕臣扶疾辦事殊不能支於今年正月
二十五日三疏乞休至今未蒙該部
題覆顧臣病委係沉劇留滯調理已經改歲藥餌
全未即功伏念臣遭際
明時荷

皇上覆載之
恩瞻
天戀
聖感
恩圖報之心臣前疏已備披瀝血誠不敢復陳以瀆
天聽但臣病日深一日無望生全況臣身後無述事
之子出門乏資旅之人誠恐自此不起遂至遺
櫬他鄉良可哀也伏望
皇上矜臣久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
之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伍年肆月貳拾柒日
久病危篤調理不痊乞 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危篤調理不痊乞
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近於去年八
月間赴邊臨帶綿衣數少比至十一月間復趨
寧武關偶遇大雪衣薄感寒用藥調理留連至
三月初旬方得少愈因旱少雨臣勉強赴城隍
廟祈禱遂致勞復即今晝則畏風戰慄夜則盜
汗發熱且兩耳聾閉百事健忘至於日流冷淚
鼻引清涕則又人所共見也蓋以衰暮之年當
此大病又不得早安靜養生全且難保矣況望
其精神復舊而可於官理事乎伏念臣一介儒
生叨蒙
恩濫官至九卿三品雖効死於職分所當然但臣身
為巡撫官寄民兵既已衰病昏憒久則事廢法
弛遺悞地方所係非輕也伏望
聖明憫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致仕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柒年叁月叁拾日
久病不痊再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久病不痊再乞
大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奇奏臣以舊病大作於
本年三月二十日具奏乞休未准該部奏覆臣
該在邊一歲衰病之態不得已之情前疏恐具

不敢重覆煩瀆
聖聽伏念臣一介書生遭遇
聖明官至九卿三品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
聖恩之萬一但臣疾委實留連日久不愈始以醫藥
繼以灸火皆不見效即今昏沉困臥晝夜呻吟
且又心苦官事憂懼不寧愈加沉劇一日遺棄
異鄉情實可哀臣幸身際
明時當賢能登庸之際而臣福緣淺薄遂至於此伏
望
皇上矜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

之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右副都御史韓
邦奇奏稱有疾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人品
豪邁強學凡文禮際
聖明陟官中外卓有令聞方當精力未衰之年正期
奮庸一向之寄但感患前疾日久不痊以故屢
奏乞休詞意懇切況本官無理事機兵務要非
臥病所宜相應議處合無候

命下准令本官回籍致仕調理另行推補待病
痊之日有司具
奏起用庶有用之材不致終棄可惜但係巡撫重
臣去留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緣係久病不痊再乞
天恩休致及節奉
聖旨吏部知道事理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許　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韓邦奇既有病著致仕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貴職查照本部題奉
明旨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拾柒年陸月叁拾日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刑部右侍郎韓
奏臣見年六十七歲歷任今職臣稟賦素弱疾病

時常舉發乃於今年六月內因中濕熱兩耳出
膿用藥調理膿止而耳遂重聽聲稍低微即不
能辨臨事接物行如癡呆深爲未便况又痰火
上攻頭腹生瘡發熱盜汗食減不寐時當金水
之交尚且如此春來木火盛相難保生全矣伏
念臣一介書生累蒙
聖恩擢臣至六卿之佐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於萬
一而臣福緣淺薄不遂犬馬微誠伏望
聖慈俯憐臣疾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貴職煩爲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肆年拾月初柒日
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
吏部爲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見
年七十歲係陜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民籍由

進士歷任今職臣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
欽此欽遵今臣年已七十於例相應致仕况臣
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每發則潮熱盜汗頭
眩神昏臥床動經一二月即今春年尤甚伏念
臣一介書生遭際
聖明登仕四十二年歷官二十六任位至尚書海嶽
洪恩未有涓埃之報竭力效勞是臣本心而臣年既
如此病復如此驅策不前徒懷感戀且南京實
根本重地而尚書有參贊之責誠非七十多病

之人所能堪也伏望
聖明容臣休致則臣既得追尸素之罪復得遂首丘
之願矣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遵例奏稱七十
多病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敭歷中外才望
素隆年雖七十精力未衰尚堪供職遽難准理
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及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柒年叁月初肆日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大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
見年七十歲由進士歷任今職臣自幼氣體虛
弱歎病時常舉發動輒臥床數月今衰暮之年
每疾雖愈精神不能復舊亦自然之理也今年
三月感瀉痢之疾一月有餘方愈即出供職六
月間面目皆腫至八月間後成疝疾留連二十
八日未得全愈臣心不安勉強復出供職至今
瘧疾復作飲食日減寒熱往來徹夜不寐盡日
呻吟藥不即功況臣年七十耳聵不能聽微聲

目昏不能視細字神短不能憶往事夫神者一
身之主耳目者聰明之用今既如此復加之病
日久事廢勢所必至也況留都本兵重任而又
加之參贊大責豈衰病之人所宜有哉伏念臣
以一介草茅荷蒙
聖恩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尚不足為消埃之報竭
力思効本臣素心而臣衰病至此誠不足以勝
重而負大也伏望
聖恩俯容臣誠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
七年二月內該本官奏為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議照本官敭歷中外才望素隆年
雖七十精力未衰等因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已行本官
欽遵照舊供職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稱衰病
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歷有年勞
素負才望雖稱有疾尚堪調治況奉

旨留用未久遽難准理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既
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
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柒年拾壹月貳拾伍日
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
見年七十一歲由進士歷任今職緣臣血氣素
弱自幼多疾年逾七十衰殘特甚先於嘉靖二
十七年正月內七十循例具奏乞休該吏部題
覆伏蒙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即
扶病任事至本年十月內疾復大作臣再具奏
乞休亦該吏部題覆伏蒙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欽遵臣感激屏營望
闕叩頭祗謝
天恩勉強供職外但臣兩耳重聽兩目欠明於心實
為不安於力實亦難支臣衰殘之狀前奏已具
不敢復陳上瀆
聖聽伏念臣疾特作特止或有愈時至於耳聵目昏
力弱則臣衰暮之年當日甚一日無復回少之

時矣且臣官為尚書四司屬官每日升堂稟事
不但一時一事而已臣聽欠聰應答一或有差
誤事不小況臣又兼參贊之責儻或有機密重
事若高聲大言豈不宣泄而衙門時行奏本字
畫謹細臣必映對日光方能看視一入暗室即
不能見矣臣遭際
聖明官至尚書感
恩罔報是臣本心而臣福緣淺薄衰殘至此臣亦不
勝其自傷矣伏望
聖明俯察臣誠憫臣衰殘容臣休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稱衰弱不能
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歷中外才望
素優況精力未衰雖稱有疾尚堪調理遽令休
致似為可惜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去留出
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五月
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本月
初八日奉
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
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捌年伍月初玖日
衰年耳聵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年耳聵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
見年七十一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人由
進士歷任今職伏念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主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無以酬
洪恩於萬一竭力圖報臣之本心但臣稟氣素弱年
過七十衰殘特甚痰瘧時發困之護躰耳目視
聽皆失其思臣為尚書之官各司屬官毎日毎
事公堂面議臣既重聽應答一或有差誤事不
小然此高聲尚可聽聞至於臣之兩目本年四
月間右目忽然失明精有白點瞳人不照已成
殘疾今於十月初左目昏花初則不能辨細字
既而雖常行文移字畫亦不能辨用藥點服幾
一月皆不見效居官而視聽如此其職頗廢
必然矣臣入仕四十餘年歷官二十餘任雖懷
犬馬之心未有涓埃之報而臣福緣淺薄竟至
癈疾臣瞻
天戀
闕伏枕流涕不勝其自傷矣伏望
聖明俯察臣誠憐臣衰病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

顧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
七年二月內該本官奏爲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著照舊供職欽此本年十一
月續該本官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內又
該本官奏爲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着照舊供職欽此已經咨
行本官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
得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稱衰年耳
聵目昏不能供職乞要容令休致一節爲照本
官歷中外才望素優近因衰病節次具奏休
致累奉
明旨留用今復奏稱前因情詞懇切似非得已合無
准令致仕壯復別有
定奪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矣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年耳聵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本月十五日
奉
聖旨韓邦奇既屢奏衰病情詞懇切准致仕欽此欽
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捌年拾貳月拾柒日

苑洛集卷之十七

苑洛集卷之十八

漢唐宋三代與我

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之之法詳於我
國家防之之法略其故何也漢高帝嘗困於白登蓋
振古豪傑平東北諸胡獨霸虜中控弦四十萬高
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圍
非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其防之也極其詳四百
年間君臣上下日夕講求非戰鬬則和親未嘗一
日忘唐太宗嘗困突厥之彊至于稱臣請兵以
取天下故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嘗遼金元之
彊自朝廷以及閭閻所害者歲幣戍兵也我
國家當元之甚弱蓋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
內一百五十年來虜人化為中國人視中國人為
尤弱而兵之一事為尤弱蓋中國服裘武事雖弛
猶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無矣況
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力辦虜人驕惰尤甚是以
我
太祖既平群畜命徐達北定中原元人即北遁未嘗
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
文皇之英武三犁虜庭虜人破膽遠遁蓋以平日雇
不豢食之人一旦身無衣腹無食救死之不暇雖
習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況我百戰之兵乎是以
防邊之兵較前代為疎蓋前代當虜之强我
國家當虜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
養教習亦二百年後其故性若之何而守株以待
乎可憂也
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謂改革者
無他修復
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
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
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
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
咄而奴隷視者十餘輩奴顔婢氣一人欠謹而譏
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
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者豈古之明君而易見者
我
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即遣一使而使者
又不曉
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至之以自尊崇安有才
難之惜使為將者惴惴焉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

安能自奮揚以立於人才剝落臨時無措則出之
閭閻之中豈是傷弓之鳥見矢而驚豈能欲逐於
渭濱之叟哉即使子牙遇此時彼惟卒釣於渭濱
耳雖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元光六年衛青出上谷至龍城斬虜首數百將軍敖亦亡
七千騎
元朔元年衛青出鴈門斬虜首數千明年匈奴殺
太守虜漢二千餘人
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斬虜數千獲畜數十萬匹
青封侯明年匈奴殺代郡太守掠鴈門千餘人又

明年匈奴入定襄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衛青出高闕圍匈奴右賢王王夜獨與
愛妾壯騎百餘夜潰圍遁獲右賢裨王十餘人擒
殺萬五千餘人獲畜數千百萬此年秋匈奴入代
殺都尉朱英
元朔六年衛青出定襄擊匈奴斬虜萬餘匈奴殺
裨將趙信軍三千信敗降匈奴右將軍教以八百騎
陷匈奴中漢斬裨將蘇建全軍以沒單身逃歸衛
青青言武帝赦建罪免為庶人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抗匈奴渾
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斬首八千餘級去病復踰居
延斬首三萬二百級獲五王及王母單于閼氏王
子千五十九人相國將軍都尉六十三人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掠千餘人
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入塞擊匈奴青度幕出塞
千餘里斬首萬餘級至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悉
燒其餘粟去病封狼居胥東臨瀚海斬萬四百餘
級自是漢與匈奴相持各拘留其使
元封六年匈奴入甘泉乘掖殺掠數千人
奇謀勝算不在高遠切於時務即是奇勝蓋事切
於時務即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

高臥南陽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
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
固俱不可圖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據守可以立
基故一見昭烈即以為言而終身事業雖忘沒身
殲以圖興復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高遠言之誅曹
操篡弒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明俊偉
然勢有不可行也故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呼為俊
傑且日以為別前蓋為此也今天下大計禦虜之
策雖募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

切務惟在於修邊然今之言修邊者每以宣大為
說則失策甚矣蓋宣大之邊不惟不能修而亦不
必修何謂不能修宣大大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
縱修之亦不能遍守然決不必修也何謂不必修
蓋華夷之界限本在宣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
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虜共處一地
不守險而守之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
英豪之深意且宣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粮選天下
之兵將守之者非為宣大之地計為屏蔽天下也
今宣府彈丸之地總兵有正兵副總兵有奇兵遊

擊有遊兵五路有參將四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
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三參將十七城堡若
舉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若只保守宣大
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
以修邊為哉所謂不必修也今邊之宜修者山西
真定順天也力財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
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一二零賊潛引
竊入虜騎決不可長驅但有人守之即不可越所
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夷險
不一共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修者多也山險處

不必修平漫接修之十不二三其土山平漫者可
斬削當自偏關宣武舊墻接修之其真武順天一
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以隨
時修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宣大二鎮各
城既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
一一歸併虜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
所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歸之則邀而擊之且可
獲功何必修邊為哉此修邊之說也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
先發若彼既入寇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

爭鋒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
數十萬駐牧我邊近地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
以我兵素不出攻不為之備吾乃師師攻之然必
為萬全不可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參各陣為兵火
一營且攻且守雖彼百萬之衆四面攻圍亦不礙
吾之進退可取必勝攻吾前則吾前衛之攻吾後
則吾後衛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
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從得志兵火器大略以大
車兩後為陽門板三孔安砲仍以牌遮其口甚為
虎頭形兩兩頭橫安二砲兩後各扎管用之兩兩

頭番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糧草并用火藥手
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面兵至中軍扯起青單號
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帶第三砲放
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矣西南北各如其制若四
面齊來則四面砲齊放此外臨時制也若吾欲回
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內則攻其前若彼闘其左
右則用橫廂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彼必遠遁
豈敢近吾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乃必
不敗之陣也都城四面平曠最宜用此陣若於潮
河川蘆溝橋左近為此營則虜必不敢近而吾可

得志大抵用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
多益善攻守之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
臨渴掘井奚敹未善此攻邊之說也
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為疎為不專昔漢時高
帝當匈奴強盛之時又以冒頓之梟雄是以備之
者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漁陽金
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谷專刑專舉碎
且又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負俱不計賞
罰亦不如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

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一有
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監
軍而軍功不成況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為
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凡一切戰伐
進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唐
之初興有資於虜稱臣突厥亦當虜強盛之時宋
則不須言矣是以當時朝廷之上日夕所圖惟者
惟邊計耳我
朝當虜之極衰當我
太祖之聖神又值我

成祖之英武中國強盛未有如
今日者大強則其弱則忽陟羊腸者不蹶而或仆於
平原臨深淵者不陷而或傾於行潦甚矣忽使之
然也況今我當承平日久彼當教訓之餘我弱而
彼強矣是豈可以尋常視之哉今當倣漢唐制而
行之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預邊事管粮
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兵節制如巡
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
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
之巡撫然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預舉碎潛移

於邉無止是防邉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練而選
之况此又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
太祖
成祖之法也
天下之事必知之明論之定而後可經理以守之若
貿貿然隨事設論日見其煩擾而終無分寸之效
今日之定論修邉是也山西兵定哨夫是也邉兵
不可常調一則錢糧供給不敷一則以勞待逸此
猶較可仍恐有意外之虞古人所謂不戢則自焚
矣

今儒生談兵動曰賞罰今提兵者手無一破錢當
何所施
西北之大邉六宣府最為緊要額兵十二萬其次
大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華夷一
帶界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荊鴈門寧武寧化自岢
嵐保德偏關直抵黄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墉
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華夷也而古始守以險外
以為藩籬居庸紫荊之外有宣府鴈門寧武之外
有大同我
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荊鴈門寧武皆設兵將守
化以西乃界而不備奈時城址猶在者考其地而
設兵如鴈門等處虜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
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為甚費今虜入中國惟老
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虜妄興異志以侵内
地惟此途為便既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岢嵐等處
無守則天門忻口玄岡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
之城皆在山麓下若虜乘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
城西衆以甬道長不過二里即至山顛上闊二丈
高三丈兩面環以女墻設數舖房虜至以兵守之
金湯之固矣

人於念慮未發未應事接物之時檢點日用所為
有無違理即是戒謹恐懼之一端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于法
非平也中者有權之道焉
京氏易傳至百餘卷必比於四千九十六卦俱有
所附五星衆星之經留順逆遲速守犯自開物以
至閉物俱有定局若太乙數之式者惜無所考也
姑億識之
京氏易若今星士之五星子平但二書論一人之
休咎京易論一世之休咎

樂記感於物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本於虞書言志數句來但變化文耳變是清濁高下樂記一篇好文字古今有兩篇好文字易大傳樂記是也萬世莫及其次則孫武子十三篇郭景純葬經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只此二句盡乎樂矣聲容備矣

天地間止一陽氣之流行自冬至至夏至則日升自夏至至冬至則日降升於上則為温為熱降於下則為凉為寒陰是静的物本寒其體也隨陽之升降為寒熱耳冬寒矣而地下則煖夏熱矣而地下則寒夏至後氣降若何飛灰觀今風匣可知進而吹固生風退而縮亦生風

李文察謂律生五聲不如古律和五聲此說良是人之聲自有五但以律正之而可調然作和字又不如孟子言正字尤好

琴七絃内備變宫變徵正調入散音十二調為宫則各其徵為十二宫聲商角徵羽皆然為管各用其孔也

焦氏四千九十六變孔氏之正脉也

宋氏直文則以己意衍之也

聲七律十二每律聲鍾磬各十二準十二律今止用一均七而以五為正古鍾磬每架十二張文收据此得大樂古鍾十二是也愚意作七架或九或八或六或七或五各取用之

鍾十二磬十二今止用七餘五不用七者黄鍾一均之備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也是止七聲何八十四聲之有是且不成一調何六十調之有

琴徽十三置一為黄鍾半清聲在首其餘十二徽自是起黄鍾一黄鍾二大吕以至應鍾各按其徽則每一絃皆為十二律是七聲役過十二律各有七聲所以旋宫有八十四聲調有六十調則隨其取聲如今之箏

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單穆公曰十二辰之鍾也周十二鎛隨月用律編鍾十二長短隨其律口闊則同

特磬十二有長短有厚薄長而薄則聲濁短而厚則聲清

九奏在琴以宫一下徵二中二上二泛音上一下

此心最難持非昏昧則外馳
人於匆冗忙迫之時即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
亦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
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恥數問者恐人以
已為不知而恥問非克己好善者之存心也
人於不得意處不必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已果是
也固當坦然縱是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
愧徒銷沮何益

有聖人之學有大賢之學有賢人之學方念慮不
萌時即戒謹恐懼自無惡念之發聖人之學也湯
武反之是也蓋無事於慎獨矣戒謹恐懼矣而資
未極粹忽然非心萌焉即遏止之不使見之於行
大賢之學也過止在心無行過也資又下也過之
未能遂見於行然後悔而改之此賢人之學也故
學有三等若堯舜則不待學也
念慮未萌此天理渾全無虧損時人於此時便能
存養雖有非念之發遏之較易若未發時不用工
夫非心之發如湍水之決六馬之馳其遏難矣曰

川體驗自見
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
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天人之際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學者
惟篤信孔子之言與行及五經之旨可也
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
所為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
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流
俗不知之有識之士必知之有識之士不知之天
地鬼神必照之天地鬼神不照之吾心不自知之

乎必如是方為大丈夫
學者於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
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於逆天拂經損人利已
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已況肯損國以利已乎
苟施者必苟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
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為自脫之計
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
生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
私心
氣失其平而為疾雖孔子亦不能免此而怒憤亦

有之豈惟聖人雖天地亦不能免當寒而温當暑
而涼風雨晦瞑旱澇為災星辰失度日月薄蝕之
類皆天地之氣失其平者也
學者動静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卧之時亦矜
持揩節然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
前誰勉強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
見善勇為惟恐人知退焉有慚色此誠於為善者
也
一部易經當以一正字為主當看時字才字坤時
若不可為若有直方大之才亦可為若六四則括

囊而已
周子無極而太極即老子無生有周子重無字以
無為本觀下文云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可見況原
本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而朱子削去自為二字乃
以吾儒正理釋之則亦回護之過矣
先儒謂老氏以有無為二周子以有無一非也周
子亦以有無為二有無為一朱子之正論也
余以至無而至有釋無極而太極亦回護也
天地間惟水為最先生自子運至午日長自未漸
消短東南始皆水涯水漸落而地出故西北之地

先出地脉接處次人物漸茂東南地脉
物漸長天地之開也自西北始故天地之
西北始
十指日躔為六合
人能為善而恥在人先則為已之真者也若揚揚
然爭先倡首與亦非其善
儒行篇讀之生愧恐非孔子之言也
他書只將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
物皆有箇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察

為心害正如仙家導氣佛家入禅孟子所言勿忘
勿助最好試於日用之間驗之自見
夜氣一節惟孟子有之他儒皆無觀程朱夜氣之
說即可見其原無此氣蓋其得於天者未甚粹不
如孟子多矣余二十以前未食之前此欲淡然全
無及食後則欲心萌矣到明日早時回思昨日之
欲此身寒吝真如在穢溺中惡惡臭尚不足方也
自悔死法乎何以至此到飯後時欲心又萌明早
知又悔悉懼大抵之反覆也以此知程朱原無此
氣

易此不追其去求其此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
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
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謂去就
不得自遂入其國不合而不得去士皆懼而不來
必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
者而用之也
養心之法無問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
合道義而後發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
萌然此心難制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違之
事為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專

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
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
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士大夫終日靜坐一日
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
相干矣哀哉
遇大事不動心大賢以上者其難然未無難養長
至故為難或為變與其次為利害又其下則為得
失矣若疑惑則又係天資學未至不疑惑更說恐
懼不得子路之死雖不恐懼乃恐懼之最甚者未
至不疑惑故也

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
米鹽逐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
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
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
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
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賢義暗合下此類多
禪學矣今之經史亦自可見
意是心之發誠意即中庸之謹獨心是其本體正
心即中庸之戒慎修身則是端九容各有工夫如

燕居之申申夭夭入朝之色勃足躩臨下之莊敬
享禮之容色之類皆是也傳者釋正修或指其用
或推其原非正解也
子思之功自靜而動曾子之功由動而靜皆說箇
大綱孟子之有事勿正勿助勿忘則其中之節次
也人能敬以持心雖盛暑正午之時衣冠而坐亦
不覺熱雖熱睡時其體亦自不放
君子當以三代學者為法程度大節大本不至顛
覆
此心運而不息有如江河汪洋浩蕩流而不息養

心之道如禹之治水去其壅塞耳若夫閉目靜坐
使此心如槁木死灰是池沼之澄清耳
此心之大與造化同造化運而不息此心亦運而
不息惟有動靜耳有冬有夏晝有為夜有寐是也
此心應事接物時及念慮萌動時此時省察斟酌
使必合乎理便是養心事物未來念慮未萌敬以
持之亦養心之道也古之聖人於靜坐之時經綸
酬度周遊天下亦所以養心也
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釋之曰養德養
身之切務言語也何謂養德孔子曰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只此一句便是躬行之實旨是無過言無
虛言無狂言無戲言無俗言無多言慎則德成
日用之間體驗之自見
中庸戒慎謹獨一日行之則一日聖賢一月行之
則一月聖賢終身行之則終身聖賢雖顏子之賢
不能不違于三月之後是豈易能哉此段功夫不
惟可以養心亦可以却疾若把持太過反有以傷
其心亦能致疾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此其法也
夜氣浩于飲食以生知仙家忌煙火食但吾儒化

谷而進仙家欲避耳而成飲食豈可廢哉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化育流行是也道字解
作路字指流行發見者而言春秋之時世道衰微
天道人道人皆不知而以窈冥昏默者當之故孔
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人道曰率
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而言
學不足以合天人一萬物非學也萬物者天地之
子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人之子必似人牛之子
必似牛馬之子必似馬杏之子必似杏桃之子必
似桃天人萬物豈有二哉

性道一物也存之於心謂之性寂然不動者是也
發之於外謂之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
人率人之性而行發而見諸行事為道子思所謂
率性之謂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
發而見諸化育流行為道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是也至於凡物亦為性發而為雛知覺運動
是道也核為性發而為樹榮瘁開落是道也孔子
逝者如斯子思鳶飛魚躍皆謂是也宋儒於中庸
解人道則是於易大傳解天道則謂陰陽迭運者
氣其理則謂之道則非孔子本旨矣若然是以叙

然不動者為道矣宋儒又謂道為太極太極是寂然不動時物道是動而生陽以後物安得以道為太極哉

宋儒於中庸解天道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為天道亦是而獨於解易則非者蓋於形而上謂之道一句未分曉耳易謂形而上非謂氣而上也

且凡之謂字是直指且有曉示群非之義若曰欲論非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豈可解作二義乎蒙所謂字不如孔子之謂字為的確此又聖賢之别

一元未闢渾渾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

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之間河嶽莫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為言語應接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出許多事業此堯舜之道也

天地萬物本同一氣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卧然而大者天開一萬八百年而後天始成地闢一萬八百年而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後萬物始成子思於中庸著論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萬物載焉正見天道流行不息之意宋儒乃謂天地非由積累而後大誤矣如此則是木之一出便有枝葉花果矣且天地亦有老時自子至午則漸長自未至亥則漸消天地渾沌亦以漸而沒若陡然如今世界就一時渾沌了亦可傷矣萬物有死時天地有渾沌時即今已到未字上以後漸漸一代不如一代天地將老乃欲挽而為唐虞三代正午之治難矣

由渾沌至於開闢由開闢至於渾沌一消一息未

嘗一刻之停開闢了就渾沌渾沌了就開闢由渾沌至始開闢三會由始閉物至渾沌三會則渾沌者六會開闢者六會

逝者如斯鳶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如雞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小至於蝇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此子張灼見道體之本然他人所不能道太虛無極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異耳三五是十五五三亦十五三五雖不同不過皆十五但變易不同也形不形雖不同一气也但

聚散不同也一動一靜一聚一散是謂參乎變易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此橫渠灼見性命之真故敢為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後諸儒不敢為此言孟子言性善非謂性全無欲只以當時人皆說人性無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萬善皆備於性非謂全無欲也孟子嘗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也以為性善之驗若果如此則愛親猶待孩提敬兄猶待長若一生下時便要食乳臥一污濕則啼雖母就污濕不能顧然則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只為時人謂性中無善故孟子曰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皆自然之良無待於習可見人性中本也有善此孟子立言之旨也若謂止有善全於欲則以告子之辯豈不能以前理欲先後折孟子遽肯默然而服哉未嘗無之謂體所謂氣块然太虛自漢唐宋以來儒者未有見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為此言亦不敢為此言也

上智下愚與性相遠孔子之言平正的實萬世無弊宋儒謂下愚可移直自誣耳人之生欲與善氣與理同受但恍悟則欲在先而善在後雖孔子堯舜亦然但不暇修習耳宋儒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強釋於文義似矣驗之人其實非然也

太極未嘗無也所謂無者為有之未發也所謂有者有是體而無形也未嘗無之謂體太極也如此則諸子之陋不待言而自見矣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之大權濟事成功之妙用事雖可為卜不可為亦不為事雖不可為卜可為則為之如復國讐討強逆此事之可為者㪅力不能則宜止越之於吳共讐恥豈可忘之勾踐既已返國事吳甚謹進西施獻巨木十年來無或怠豈忘吳哉俟時力既可而吳亡矣如高貴鄉公忿司馬昭之逆奮然率衆討之昭豈不當討時力不可也遂至身亡國滅弟之殺兄事之不可為路人知之周公誅管叔豈不知此管叔亦且死而周之社稷滅矣使殺周公而周可安周公寧死而管叔不可誅也不獨如此大事雖日用之間固有可為而不可為不可為而可為者君子當精於義處事每如此安有敗事是以可以措諸民也他書惟以義行之而成敗非所計易則圖萬全何以能之幾在事前也如殺身成

仁此大好事而過涉滅頂以凶字與之凶者不順
理也如文天祥之死宋可謂殺身成仁不順理在
何處非死之時不順理度宗以前是何時也天祥
不為儉德之避乃出而顯名此時已不順理矣到
那為相時只得死此而不死愛身負國揚雄之徒
耳使天祥於理宗之末知禍亂之必至埋名而遯
如荷蓧偶耕之徒宋室既亡豈無十畝種瓜田哉
而萬全可保矣故曰有道術以通之道術二字下
得極好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先至柔而

後動可剛若直以剛動如何何必先柔皆為坤也
力有所不足若五伯之盛直以乾道臨之何必先
柔當玩一坤字漢高可以當之時未可也力未能
也鴻門之謝漢中之往垂首而行及其可為也定
三秦平燕齊滅楚於垓下何剛如之用易君子幸
勿輕率以禍人之家國也哉故曰積大勢成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聽順則得其常矣
坤亦不足小物上配乎天坤以陰柔而援乾符故
先迷而失道後能聽言納諫信任元臣乃得其常
如商之太甲可以當之

坤之五幼沖之主有柔中之德如漢之昭帝周之
成王可以當之然得二之輔周公霍光是也故元
吉
隋承南北朝之亂至隋季則坤陰已極時當來復
險難甚矣唐太宗有黃裳之德振而起之成太平
一統之業李密王世充輩何人而紛紛若此徒自
殺其身而已然則當如之何不有六四乎括囊如
四皓可也學者察此則於易也思過半矣
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人處險
中方寸先自亂處之無道難何以濟心亨不動無

所疑懼則所以謀脫其難者周悉萬全有不濟乎
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
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
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
三者情異不可不察此節非易之本旨夫易者見
幾趨時審力合道以求萬全乃聖人之妙用義命
不足言也橫渠以吉凶二字恐學者既不見幾矣
及當其時乃為偷生脫死趨利避害之謀故示之
以此以為未盡易者之防也若老子稍走作了便
是奸邪過涉滅頂凶此殺身成仁之事凶不順理

也漢之龔勝宋之文天祥足以當之方王氏賈似道擅權之時成衰理度衰亂之際使當見幾審力斂其德操以見堅氷使人視之如庸夫僕類如此莽又安能以禄位加之宋之傾危亦無與於己也既不能然勝之聲名已著天祥名位俱隆及莽徵宋亡此時而不死豈儒者哉天祥當時不秉國與復隱處林泉知何不可也位登宰輔國滅而全身無是理也為二子者當如薰膏之翁可也庶僚百官國滅而全身可乎不當為興復之圖乎若有昭烈孔明之才不斂其德可也圖興復亦可也孰一

而論又非易矣

蒙齋蒙華有譽處方皆謂君接已温厚而下情可伸人主之尊如天威嚴之下誰敢盡其情惟人主降辭色以誘之則下情始得伸上下之情既通則讒毀不敢入彼奸人雖好傾擠讒譖然交情密無彼亦不敢進其邪惟其情意遠絕誣不能明彼方得乘機而入故下情通則讒毀不得入讒毀不行君臣孚信上下交而德業成今聞廣譽施及萬世矣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之處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夫以周公之聖遭變而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爵安危又與周公皆開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為之營救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為召公太公此周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長也當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斥二公不安其位矣二公豈為己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社稷何倚焉況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

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于穴出于血此之謂也若淺識狹度一有為名潔己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矣

周公之居東亦二公之志也使周公不去而周可安公亦不避擅權貪位之嫌苟焉為肥遯之謀惟其不去也內既主疑臣危外則流言易入不終朝而禍亂作矣此周公所以引而去也蔡子曰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得周公之心矣

衍忒未分何悔吝之防尚書洪範衍曰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自夫子贊

易之後卜筮不傳占法貞悔乃四千九十六卦之凡例六爻無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有動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詳見啓家

五年一禘正若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三年太祫合七廟祧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合七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於七廟而各祀之皆天子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禮記經秦火之後漢儒集成已未可盡信況三代之時與

今時異宜三代之禮嫡庶之分甚嚴者當時諸侯卿大夫皆世官不得不嚴正如今之武職豈敢分毫違越若通天下而論庶子不祭祖不祭禰設使禰無嫡子又無叔伯則二世皆絕不祭仁人孝子何以自處仁人君子之為政亦何忍如此安可泥古而不酌之今哉

七廟之禮決不可行止以同昔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文所謂七世之廟非七座廟也禮經諸侯兵其籍又遭秦火之焚漢儒附會而成至宋儒既不以身體又不以理察又不以時[illegible]計度遂[illegible]成定以為不刊之典今大祭之禮一行須一二時若七廟則一廟而後一廟出一廟而入一廟一日之間亦不能周是君臣上下終日不食則奔走登拜之勞腹又無食精神疲倦豈能堪乎若祭一二廟而食亦無是理也況古禮繁多今禮簡少不過十之三一日之間安能周乎若分日而祭古又無是禮也

銷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此二段事同几言神位室祊言祀神之所書成王殁設五席兼設平生之坐先儒謂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

亦或室或祊之意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尊故統乎上若諸侯卑故統乎下若上謂諸侯下謂大夫士是一方謚是一人

凡祭祀宗為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蓋鬼神無形惟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即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為聞其氣而已是也古禮制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于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體薦而不饋食神何所享乎古禮有饋食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薦而無饋食者

祭祀用尸比宜取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主木之
像像又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之
義至宋儒謂影像與所考無一毫專用木主不知數
寸之木與祖考有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
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
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
主介賓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

古祭禮無所考其節奏之詳惟士虞禮少牢饋食
諸篇今禮之所無者迎尸送尸九飯告飽獻賓獻
衆賓獻兄弟獻衆兄弟獻祝獻佐食數節諸篇亦

不載旅酬之禮豈旅酬天子之禮歟

古之坐即今之跪伏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前者
曰坐是也

氣之性本虛而神虛字為無極字神字為太極字
虛而神正是無極而太極氣是陰陽五行

指遊魂為變為輪迴釋氏亦竊見夫子造化未造
化氣聚於形則生氣離然後則歸於造化釋氏
乃謂今散之氣有善惡則散之氣為人物故有
輪迴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
為善得福為惡得禍然有不盡然者故人率怠於
為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
下之人使之為善熱欺之也聖人之教以誠釋氏
之教以偽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況偽乎古
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得其一
肢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教者也潤
釋氏之教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於
禍甚者殺人為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有一人慈
悲遷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為
亂假白蓮之教聚而為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
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偽立教故其徒亦以偽應

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辯哉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
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佛氏以死為歸真生為幻
妄亦只是主客之意但幻妄字便有箇無用的意
思須是不用此形骸氣性方無累所以彼必絕男
女之配絕男女不食人消物盡方是真誠的道
理殊不知天所以為天以其用之不息也若只混
沌一塊氣要他何用然此亦自然之理天與聖人
非有意安排張子所謂是皆不得已而然者也豈
佛氏所能撓而回之今天下之人比比趨於佛氏

而遵佛氏之教者天下無一人也倘使人之靈佛
氏可以誘而教之盡絶夫婦之交至於物之雌雄
牝牡佛氏亦無若之何此其終不可歸也佛氏之
教亦窮矣
形聚爲物形潰反原此意張子發之曰潰因聚
指氣之附形者言古人謂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
非也地中亦有氣天地間惟氣爲交密雖山川河
海草木人物皆氣之充塞無毫髮無者張子此說
先儒多議之是乃在冊子中窺造化不曾回首看
眼前造化之實故邵子有觀物之説而大易仰觀

俯察以得造化之實
詩言駿奔走在廟書言駿奔走執豆籩所謂遠如
奔焉也禮之嚴如此故有子曰禮從容步爲貴若
太從容則慢矣
在伍則抗而立在朝則俯而立
長格不設正如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也只自
盈盈人固貴不已其功然須優柔有漸間斷固不
可急迫亦不可此爲學之要法
孔子刪詩書於詩錄商頌魯頌於書錄費誓秦
誓兩錄侯國之事係於帝王之後者見周之天下

成之於周公錄商頌者見周之天下得之於商錄
秦誓者見周之天下失之於秦始終其辭云耳
江西律呂一策所論皆正但謂黃鍾無十非也黃
鍾爲事根本樂之黃鍾無十如分寸尺丈引龠合
升斗斛銖兩斤鈞石豈無十哉新書十數總論黃
鍾非止樂之黃鍾也蔡謂新書不當言體數新書
何嘗言體數直解言之耳以此知其學得之於近
解、

中庸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極于至大而無
外正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陽二氣
之發育即道之發育也天無涯陰陽二氣亦無涯
即道之峻極於天也
中立而不倚最難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凡事有所
依憑則不倚無所倚憑則易至於倚蓋時措之妙
也如不違乎親意人子依此而行何難之有乎却
有以違親之意爲中者大舜不告而娶是也有可
其不可者亦有不可其可者豈易能哉中是無過
不及倚是過不及也日用之間酬酢萬變初無定
體皆欲合中非得時措之宜者非過則不及矣
人來請謝若以威福作於己也若隨物應之則諸

謁自不至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此驗也

為治之道無過於一誠此心之誠可潛通於夷狄通之者非接其人而感化之也非施以德而懷柔之也誠立於中國自是不來侵犯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學者無以為迂

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余接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

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變色凛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韓尹廷學曰不知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

水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只此二句撫世酬物之大權經綸勘定之妙用盡之矣縱黃石經亦有所遺分陽者以大臨小五霸是也分陰者以小事大勾踐事吳是也迭用柔剛者隨時消詳乘勢發機之用也君子握此安有敗事

為治之道在於平不用刑而人畏不施德而人愛則平矣

形而上之謂道氣而已之謂性

[illegible]集卷之十八

當今所最急者宗室祿米不足也邊軍糧料不足也以宗室言之　國初宗室少即今宗室多蓋有百倍於昔者而糧額如故謂之曰少誠無所處矣以邊軍言之　國初軍馬多即今軍馬少不過十之六七　國初糧料於正額外猶有餘數即今正額之外無所藏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廒露積未聞告乏今乃往往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及小民之逋欠　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及逋欠者乎況邊稅又不在捐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各處巡撫初以侍郎為之其權甚重其侍郎初至坊方考察二司官提學官亦在論劾中衆曰提學官無大過巡撫曰既無大過吏胥之責五板姑留供職

官不久任雖欲言治皆苟而已百弊皆生於不久任百利皆生於久任非可以言說盡也不必上考古制我

高皇之法三年一考六年二考九年三考然後考功司付文選司因其考語之高下或平除或陞一級或陞二級間有緊急用人功業顯著者六年以後亦得超陞若不再考而陞者考功必詳其文選何所憑據而知其賢乎弘治以前皆遵行之舊事按察司官惟按察使陞布政副使先有陞布政司者惟風力不著之人間以陞之副使李隆陞參政見即報罷曰我何負於其職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布政司官亦鮮陞按察司者至正德中止因躁進無恥之士上求請託而圖諉於吏部以其年資尚淺無可奈何或以僉事陞參議或以參議陞副使而

祖宗之成法壞矣嘉靖初凡正德中弊政小大皆釐正之此條改之最大者不循其舊是

祖宗百年之成法猶不能守而正德中一時之弊乃守之而不失以此日之所見聞者朝邑知縣劉道以成化十八年以進士除授中間兩次考滿升緣事之日至弘治五年十年餘方行取為御史繼道立者蘇榮弘治五年以舉人除授至弘治十五年亦十年餘考滿六年又循良吏也當是時上下相安盜賊不生地方無擾[illegible]或墻垣不設防守倉廒充盈閭閻殷殷猶可想見其風景也自弘治十五年至今四十餘年知縣十五餘人即今

聚數百邑中無百金之積村落之中在在室如懸
罄催科之人晝夜號叫雞犬亦不得寧也
陝西防邊之法考唐三城守之於河外上策也若
守之於河外則險在我而易為力守之於河南則
險在虜而難為功也修夾道之墻時出精兵以擾
套中策也其下策來則浪戰去則坐守而已
蘇秦亦識天下之勢不幸而不遇急於富貴而為
合從非其本見也初學既成知周室易興說周顯
王顯王不能用次知天下惟秦強可輔之霸而說
秦惠王惠王不能用然後說六國使合從非其本

心也卒之殺身使顯王用之則周之威令可復振
秦惠用之則秦可霸而身可全
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黜汚之易易之非以金鉉玉
鉉象之金鉉玉鉉人所寶愛而珍護之人能愛才
如愛鉉其愛國之忠深矣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
制三年考察其法已密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劾
是又不特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
小過或詿誤或譖謗或語言不合趨承未至以致
黜退我
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乂之器才識不大

相遠但習俗不自知耳若之於累年棄之於一旦以
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閑廢深可惜也大旌異之典
以待超才其餘論劾者以疲老貪酷不可待考
察之期者今所劾者果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
制刑多加寬恤惟罪交淫佚公餘其刑劉以其蔽九
二之賢也劉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深矣
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最要官
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
視之惟以賢否為高下今則分為二途進士除者
縱橫行逆施上之人必曲為回護舉貢除者一有

過失即斥去至於接見稱謂之間亦大不同進士
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
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權特之士豈惟上人
雖下民視之必有輕重進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
卿舉貢官鮮有十乎者至方面官者絕少自非有
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門第途遠必為私家之計
矣此雖非
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二途
並用年歲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
舉人雖二十中式坐監歷事聽選三十以後方得

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貢出六十以上
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
斯民何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
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
黨而治可成矣
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階上有無名
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瑾傳
旨令百官 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至上官起
出巳刻瑾出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許內監待

翰林院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寧杲訴
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
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
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
舊站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已初
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五品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
豈肯復立於此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於
官家搜稿黃公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
肯留稿瑾已之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撥?不知投

出何等無端事件為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寸
雲微風偃者數人命搜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
都是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
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
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
俻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們倒一頓發內使擲
下冰瓜共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都
跪有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
宅閑住黃公南京閑住申刻
旨出都察送錦衣衛追究進士盧伸皆送撻至錦衣

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
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察送錦衣時途中餓者
皆爭以飯食送各官不敢嘗明日瑾微聞帖子乃
內人所為命軍官去下乃令各處上將各官領出
辨事
成化中萬妃寵冠後宮弟萬喜權傾中外京師呼
為萬舅門達素貧不能自立萬一微時滿達妻官
至錦衣衛指揮學士萬安附為同族入內閣權寵
與尋常吏李白省僧繼曉皆以祿術白省官至禮
部侍郎曉稱為法王佛子皆號兄無時號以黃綾

紉絡左手於項揖公卿內臣止以右手只左手右
所用也萬妃酷愛寶石京師富家多進寶石得寵
幸賞賜累鉅萬內帑幾為之空京師呼曰某寶石
家某寶石家畏之甚
孝皇初自省等皆得罪寶石則追其所償入官各家
破產不能償
正德中每免朝後司禮監諸璫至左順門西面立
各衙門說事如
御門禮如吏部引後堂官北面跪說畢司禮監首璫
云

聖旨着後職鴻臚寺官替云叩頭起揖諸璫答揖如
都察院引巡按說畢首璫云
聖旨着東邊的去禮如引後尚書楊公一清當謝
恩至掖門顧隨行主事曰既叩頭便是
朝廷之上不可揖司禮監不當答揖既相揖便不可
叩頭須如何處主事曰叩頭禮不可不行不揖可
也公曰正然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人命力手縛斬之左右曰
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竟斬之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
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
提督韓公觀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
史飲以人皮為坐褥耳目口鼻頭髮鬚散於褥首
披椅後殺七中一人首觀以筋取二目食之曰他
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
至觀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
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都御史韓公雍才高有智略提督兩廣令布按二
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曰提學官與軍門無干請

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應
死罪人置之廂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
聲應之及提學來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拏
下殺了衆應之如雷提學以為殺已也不覺跪下
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
警悻悻無識者
又公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
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
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選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
為題命以閏餘成歲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們

做秀才特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運
千字文也不知聞者絶倒此可以儆浮薄之習
于忠愍石國公各集紀載者皆實録但文之抑揚
殊有未當二公皆有功於社稷非忠愍則天下之
治亂未可必而分爲南北則必然矣非國公之守
威虜未必遽退也其罪則皆有可言者當
英廟北狩李實楊善出使奉迎不持一御衣不持一
珠玉其意何如也此羣情之所深憤
英廟之所痛恨者遣使虜庭正兵部事忠愍委之不
知可乎回鑾之日入于南城此理義之至公無可
卷二十九　　九
言者
憲廟已立太子而廢之此
國家之大事忠愍雖爲兵部尚書坂謂其以大司馬兼
行六卿之事隱然拜相之制當時何無一言及之
乎當
景皇帝病篤之時已出
駕帖取楚世子繼統王長史勸世子無行而止取襄
王入嗣極大之事豈有内閣兵部不與聞乎而雙
溪乃謂
景皇帝賓天之後廷臣必推戴

英廟何謂也復辟之事當與天下共豈國公所當專
爲者哉忠愍之得罪得罪於
英廟國公之有功有功於
英廟至於廢　儲取世子一節則其得罪非特
英廟而已大司寇彭公作名臣録人以不録忠愍問
彭公曰功之首也蓋謂罪之魁此至當之論而國
公之罪則怙寵驕縱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耳今忠愍祠于杭州嘉靖初南都言官謂當復
國公之爵而祠之顧未施行此論千石者之所當
識也
卷二十　　十
雪川頻洲云當今相業當以端毅王公爲首稱或
問李西涯如何曰文學亦可觀相業則槩乎未之
聞也
御史張公芹奏牘云李榮陳寛　瑾張永魏彬數
人性行不同而東陽皆得其權　其結納神奸誠
不可測矣
五泉子李西涯冢碑行云平生一字値千金忍使
金籯供權鑿
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
等八人下獄内則太監王公岳外則大學士劉公

健合謀已得
旨但是日天晚候明早即宣
旨送出瑾等而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公東陽泄其
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懼
上御豹房二鼓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
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為司禮監傳
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
孝皇十八年不輕詔獄錦衣乙丑主事李夢陽劾張
鶴齡疏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震怒下夢陽錦衣獄中外洶洶莫敢言越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
知胡大罪
皇上怒之甚也
上曰他無禮直呼皇后為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
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為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為劉
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當氏危蓋謂劉家趙
家也若曰張家
天顏悅說即命出夢陽復其官　屈西溪云

弘治中孝皇中人命一巡按以公錯箠一縣丞後
丞病死丞者中貴戚也丞子奏巡按箠死伊父下
之都院當巡按不應上讞
上怒甚召大學士劉公健曰巡按故勘丞死而夫司
當以獄罪何也劉頓首曰凡上司箠死人有三因
公事如法責之邂逅致死罰之因公止應杖罪復
職非法用刑致死罰之酷刑問罪為民因讎挾私
致死始謂之故勘應抵命
天顏始悅謂劉曰朕看律未精幾乎誤人今後遇此
等事卿須盡言

孝皇資高如帝且又尊之使言然堯舜莫加焉何聖
如之　屈西溪云
崆峒家集云尚書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
下獄太監李榮傳
旨已得允候明日即施行公等且退忠定公云恐未
的李公云此
朝廷大事我此腳頭是鐵葉裹者敢虛說次月復傳
旨已各打十五發落矣
崆峒記六正德初劉瑾等八人擅權忠定韓公具
疏率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公榮

詰責所以忠定出明日召六卿入衆懼叵測褰毅許
公進同行至後門褰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
說也忠定不答故我疑而後

正德初劉瑾擅權肆虐流毒縉紳大則籍沒其家
小則殺其身公卿而下竦息戰慄視之若雷電鬼
神莫希其意而不能測況敢與之講議乎吏部尚
書張公彩入朝始敢進言凡事于順門講議處政
所多中止然後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僉事吳
廷舉劾瑾瑾譯其疏中以他事必欲致之死彩申
救得免他如御史劉寓生等皆得生還復起御史

劉毅以示前日枷號之為公凡此皆以術左說之

江西京官外調命已下矣彩勸止之

辦事官某以訐告授都察院司務已到任矣彩勸
罷其官

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宇肯阿附瑾與瑾交厚
甚密未易離間也彩皆勸退之

郎中高選戍宣府彩勸瑾復其官曰就令宣府管
粮以動人之視聽

初劉瑾納賄皆萬金以上一日瑾召尚書張公彩
飲情既洽彩從容言曰凡各官饋送非取之官庫
則朘之小民下招民怨上損國儲凡貨財足用可
也多亦無益瑾喜納之時有太監侍郎錦衣衛指
揮數輩回饋白金二萬兩瑾怒奏發其事銀入官
庫三人皆罷官

瑾不用東廠錦衣衛校尉訪事自命門下人名曰
內行出外訪事甚為衣冠之禍大臣至有抄沒其
家者張公彩言之瑾瑾遂罷之不遣

張公彩自恃其才足以轉移一世然多忠靖之誠
凡有驕矜之意逢時不理欲倚權官以就事功雖
謙抑敬慎且懼不免而況驕矜以促之易曰比之

匪人不亦傷乎彩之謂也

大學士李公東陽約二條置酒天寧寺請尚書張
公彩以接殷懃之懽是日早東陽偕二條親至彩
第邀之彩尚未起命曰請坐喫茶既而復命曰請
先行東陽等出笑曰張西麓正以辦事官待吾輩
耳內閣係宰輔而相待如此彩之驕可知矣

尚書張公彩查太倉所積　國初來歲積若干自
正德元年兌食者多歲支過原額若干計數年後
太倉空矣言之瑾稿已具郎中以稿示韓尚書文
相曰為我謝堂尊此事未可舉也并障墻偏同

心為相又值仁宗之明勝勘蔡子之法一行幾乎
殺身初琦不肯行至是彌中夜不寐繞床而行嘆
曰韓琦真聖人今乃欲依權宦以行此事乎當瑾
閹之時不過小小救正而已郎中矣日事已成無
多言割了舌頭命既下內而永彬大用永成諸權
貴家衆所葦左多外而文武大臣幸蔡者革之亦
多且令其各還鄉里法令既嚴行之無漸由是內
外皆然而彩之禍基於此矣
瑾既就擒翟晉張公彩收繫廷鞫當之結交近侍
斬罪彩乃以十六事自辨皆歸之東陽謂其事某
卷十九　十五
事部中如何處東陽皆㬥旨不依有原稿可察疏
巳下刑科時文選諸君適有事於科給事中出疏
共觀未竟內閣命官將疏收入留中不出明日有
旨拏問彩遂坐以謀反
初張永自寧夏還瑾以旨止之良鄉令無進城明
日將又以旨發永南京第士勸永無奉命徑當入
朝翼日早瑾暨諸僚至順門故事謝
恩見辭既畢當六卿議事諸僚自辨皆後遂去瑾獨
留是日諸僚欲退瑾以辟止之曰今日之事當衆
共議之諸君何作乃宣吏部尚書張公彩上語久

復曰宜兵部彩退此數事俯首若沈思狀尚書王
公上瑾頓足甚恨論說移時王公面色如土復宣
刑部未上忽中使疾至曰有旨宣瑾瑾曰有何事
中使曰張公公進東華門矣瑾曰如何不待聖旨
急促矣明日瑾就擒矣
今蔡某所論頗有不當皆如韓忠定一代偉人
豈可以正德初忠定率九卿伏闕抗疏忠貫
日月心獻神明不幸為奸人泄其謀其事不成豈
可以成敗論哉
湖州沈公蘋洲集所載甚公而彙言不錄何也
卷十九　十六
名臣錄作者數家惟彭司寇去取甚真自序論于
忠愍尤為切當
當 國家豫泰事非臺諫進危言而死及幾死耳
目所覩記者在洪熙時學士李時勉論官掖事巳
打折肋三支押赴市曹行刑幸監斬官路走來遲
天威少霽命錦衣衛監候在正統時學士劉球論
時政得罪王振下錦衣獄餓死衛官函球首送振
觀在成化時主事林俊論中貴事下錦衣獄弘治
中主事李夢陽論張鶴齡下錦衣獄在正德時有
僉事吳廷舉論劉瑾下錦衣獄

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鉞耳胡地威寧海子水草肥美林木茂盛北虜珍倚之群聚於此數為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殺或逃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虜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虜人每過海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凶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為詩詞圻許稚放出人意表

吐魯番逐忠順王據哈密城甘肅鎮守都督劉公寧偕巡撫都御史許公進提兵征之克其城復立忠順王而還特塞外乏水軍馬困渴吐魯番率兵追之不及三十里而我軍入關魯兵引去

正德中河南鎮守廖太監姪愷入河南鄉試監臨以下皆取之監試僉事張公璡執不肯監臨與二司討出張僉事於外愷遂中式及晏張令徹出愷痛不容愷與晏二司固勸之張知不可爭拂衣去不與晏

權寵之人若行好事如薦賢去惡除國利民之類便當贊與行之若以其出於權寵阻而不行則妨賢長惡病國殃民在我矣天順中石國公為儒者

吳與弼吳一時之賢人君子也大學士李文達公因而用之未為不可某言指此以文達為國公之黨且云為國公草薦疏草疏之事有無不可知國公欲薦賢不能自為疏而大臣代之亦可也假使魯欲誅顏子季氏力能救之而不能草疏托之孔子孔子辭而拒之可乎

文廟委任文達有間無間知之誠文達始終持廉秉公未嘗行一賄聽入一苞苴自後來觀之可謂富貴不能淫之大丈夫矣豈可輕誣之哉

大學士劉公珝不拘拘於曲謹而有大節成化中欲易儲召內閣諸輔臣議他莫敢言公執不可

上命出公立不退必欲得命

上悟從之聞史冊不載此事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晏太監何文鼎戒鶴齡曰

祖宗有法非內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再無入鶴齡不悛一日復入侍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日必誅鶴齡內使密報

上命收縛文鼎鶴齡既出

上面訊文鼎曰汝內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

長使者二人

上亦無如之何

上曰彼為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昇曰孔子孟子

上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去使文昇曰孔孟皆書教

人為忠為孝臣自幼讀孔孟之書所以敢盡忠

上怒命武士亦撲之文昇幾撲死

大學論新民曰平天下皆偏當閣欲治惟在於平

否則為偏黨為惡不小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平

平武定侯郭勛付寵驕恣日為不法何曾謀反無

此而加之是誣陷之也名曰扶公道其實害公道

名曰惡惡而反自為惡厥罪均矣當時刑部尚書

吳公山執而不肯衆議紛紛原諫交論吳公不動

為民去識者謂吳為真刑部尚書可謂天下非之

而不顧矣

都御史胡守中拜郭勛夫婦為父母勛敗守中劾

之後守中以罪下獄勛向罵曰我雖不曾生下汝

汝夫婦也曾叫爺叫娘乃劾我耶可謂萬世士者

之羞矣胡守中之死於律亦欠合今之所論非以

守中曾為都御史也非以守中曾中進士也直以

盜論守中耳守中乃當死之盜耶不當死之盜耶

盜論得財者斬不得財者徒監守自盜得財者准

徒不得財者不應耳守中雖聽許銀八千兩銀尚

在庫未到守中之手乃監守自盜不得財者也豈

可坐以死罪誅一守中如芟一腐草耳何足惜哉

明明之法可惜也

孝皇崩矣中使持其白綾血衣慟哭曰古今有幾箇

道等聖人因言

孝皇方御膳金夫人泣訴主事李夢陽事曰

皇上在夢陽尚敢如此他日我家無遺育矣固請罪

夢陽

孝皇怒揮膳而起終不罪夢陽

左都御史戴公山屢以疾辭

孝皇不得已使中使諭曰既不肯留君臣之情可不

一面辭乎山扶病入辭

孝皇見其羸弱曰卿真病也賜茶山叩頭辭

上泣下曰與卿長別矣山復叩頭曰臣不去也

上揮淚曰卻不好數月山卒于京山忠亮不阿始終

以道自持

弘治中周公經為户部尚書

孝皇欲起一別宮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户部

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
皇上取之經豈不與
命下經曰此單儀也不可動奏上
上欲已之左右曰命既下豈可中止復下之部左侍
郎韓公文復上奏
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復下
之部右侍郎許公進復上奏
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之明月科道
又言矣遂寢罷
英皇既退太學士李公賢命吏部推

簡久不上
英皇召尚書王公翺問故翺曰
皇上既退賢必求一人勝於賢或與賢等者方可
英皇曰李賢果何如翺曰本分人也老臣無有過於
賢者
英皇復召賢入內閣
吏部久任尚書王公翺十餘年初尚書王公直掌
印翺副之然事皆決於翺後直太保翺專為尚書
尹公旻侍郎尚書亦十餘年當其時也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

初太學士萬公安素鮮文學圖為祭酒而時不與
適祭酒缺吏部推安為首邢公讓次之安讓私第
相連侍郎與讓厚者書一小帖曰萬首邢次意在
其次允之過讓第適安之子戲讓第門侍郎以為
讓之子也投其帖于子安見之甚恨既而果點讓
為祭酒後安認萬妃為同宗入內閣誣收繫讓枷
于監門前奪其官後並逐尚書尹公旻
孝皇重人命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恃才舞智任刑執
法人多死杖下巡撫都御史列其箠死之人奏興
曰養犬所以防盜今不吠盜而吠主養貓所以捕

鼠今不捕鼠而捕雞設官所以安民今不安民而
殺民
孝皇以其箠死人命數多震怒收興廷訊當斬吏部
尚書王公恕陝西三原人也初興巡歷至三原搜
索王家無所得黜其儒學生員大半至是王公上
疏論救謂興執法不撓克盡憲職
孝皇素重恕興免死打一百邊遠充軍
宮人鄭金蓮其兄火者鄭某與金蓮與宮人王女
兒同宮為火者言皇儲為王女兒所出火者告之
王女兒家人共趨之稱為皇親王女兒父兄王某

筆一時炫赫緝事衙門奏
孝皇以事于宮闈親御玄武門鞫之鄭金蓮竟死火
者斬于市巨女兒收入宮王恭等問罪發之里
成化中給事中鄒恭左遷蕭山知縣蕭山人御史
王恭以事充軍潛回里二人皆恃才放縱不拘禮
法初交甚懽後不相下久搆為讐鄒惟以逃軍解
王預寫文書僉定解人路費馬匹俱已預備久不
得見一日王飲于三十里之外鄒命解人即席縛
之行王家知之已遲鄒又使人截于途追不能及
至廣信王以病死王之子欲報之鄒防之謹後鄒
陞按察司僉事飲于餞家還王子率家衆縛鄒剜
其兩目實目孔以灰置之葬舟中鄒乃不死告之
官王子當絞後太學士蘇州王公鏊系其故因是
釋之文士撰為戲文今扮演盛行扮鄒者以銅為
二目納之以灰備諸醜態

形而上謂之道氣而上謂之性

菀洛集卷之十九

菀洛集卷之二十

出主降神衆神初亞終獻飲福徹饌送神為九獻
樂書云五音以相生聲之聲宮則及徵次商次羽次
角應宮者為徵初不拘於定位也
奏黃鍾一均之備至蕤賓七聲下生大呂故大呂
起一均則黃鍾為商矣此左旋也又歌大呂五生
為仲呂一均之備雖右轉然左轉隔五而為太簇
起調皆天然也豈人為之私哉
聲所以有二變只為黃鍾之角不能接下調大呂
之宮故有二變夾鍾以黃鍾為羽又用黃鍾之羽
故曰羽之羽周樂起調終調零星補湊可疑然其
節奏亦合倡和亦妙周變九六八其聲合難通
聲之有七自然之數非聖人以理推排也先儒或
謂當用二變或謂不當用二變皆億說也
凡聲至七生則過律一自其長短之序無一毫之
紊如黃鍾至七聲盡為蕤賓蕤賓實生大呂少一
不得多一不得十二律皆然
律呂之全與正不同全是十二律長短之數正是
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正數如黃鍾九寸
正也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六寸為正林鍾三

[library seal]

分益一隔八上生太簇八寸為正太簇三分損一
隔八下生南呂五寸三分為正南呂三分益一隔
八上生姑洗七寸一分為正姑洗三分損一隔八
下生應鍾四寸六分有奇為正應鍾三分益一隔
八上生蕤賓六寸二分有奇為正皆全也蕤賓三
分損一隔八下生大呂四寸一分有奇為正非全
也大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夷則五寸五分有奇
為正夷則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夾鍾三寸六分有
奇為正非全也夾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無射四
寸八分有奇為正無射三分損一隔八下生仲呂

三寸二分有奇為正非全也正指何而非全大呂
為黃鍾之次十二月之管若止用正數其管短甚
何以為用必倍其正數方可為黃鍾之次此亦非
聖人以意倍之也自然之數也蓋黃鍾七音既畢
為蕤賓蕤賓生大呂以起宮自然之妙如此必倍
之而后謂之全夾鍾仲呂倣此所謂在陽倍之是
也

惟黃鍾一均皆用正不用半七聲回宮亦用正下
二律回宮亦用正

中聲者固為難曉然必自下學始需數足也自積

力久若終不可得哉蓋久則精精則神凡事皆然
先儒知樂中聲之妙默心高遠謂不必屑屑於器
數之末既不從事於下學安能上達哉正猶孟子
之論聖神然必自善信始也夫能撫琴然後可以
得琴之妙能鼓瑟然後可以得瑟之妙然撫琴難
鼓瑟易而近古反不達瑟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
不傳必能吹排簫然後得排簫之妙必能吹笙笛
然後得笙笛之妙然笙笛難而排簫易近古反不
達排簫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不傳鍾磬則惟制
造之難耳

管聲有不協者或二孔取一聲或三孔取一聲或
四孔取一聲此樂家之用變也

瑟隔十二絃應備樂須用五十絃此製瑟之初所
以五十絃也今以六陰律折為後二十七絃足矣
今以六絃應者後世簡便之法也排簫亦以十二
管應今兩八應者以相生之次也微無定在應宮
者為微短者倨而長者和以長律為準

瑟絃隔八應自然之序不可易也古人以中絃不
用前十二絃為十二律之正聲後十二絃為十二
律之應聲當作兩架調第十三絃之聲即第六絃

之聲也琴焉自不能齊一
瑟古人常用琴則用之者少如由之瑟曾點鼓瑟
孔子取瑟而歌三見於論語
宮動而徵應商動而羽應角動而變宮應變徵動
而七聲盡復回宮天然之數也
宮徵各當其位惟琴之九徵為然三絃跌半徵者
待變徵也七絃為大呂天然之妙已著於桑梓之
上不待伶倫而後成也
若七聲回宮第一絃中絃不用至二十七絃折焉
後為變宮十二律足矣備樂須用三十七絃[illegible]

三絃中絃不用宋時蜀人撅待三十六管玉笙上
之正於此瑟合
古人重樂器得美玉皆為笙磬簫管
甲申大同之變都御史張公文錦巡撫地方初宸
濠之變文錦守安慶宸濠兵至城下百計攻之文錦
伏忠義哲士民竭力拒守濠氣大沮賊黨皆急有
散去者及濠敗文錦以功超遷至巡撫文錦思圖
報稱性本急功喜事好剛忽衆而又嗇於用財故
激成此變大同鎮城孤懸極邊與虜共處一地
無寸山尺水之隔堅城深池設以重兵治以總兵

巡撫副總兵兩遊擊都司守巡郎中府縣城以襄
立衛所州縣城堡大城臨邊以禦外侮使小得以
安內附小城聯絡於內以為大城之拱衛此我
祖宗神謀聖算經略之宏規也文錦欲以鎮城之重
反花極邊欲作五堡以為藩蔽乎而其事不成文
錦以一身當之使其事成後來將為國家之患矣
初文錦將營五堡衆皆以為不可而莫敢言事下
前左參議左參以三十萬計報總制臧公鳳
鳳笑曰五堡倚不成矣左參議曰何以知之鳳曰
張巡撫視國之財如家之財安能捐三十萬金以

成此堡乎左參亦笑文錦果已之總前左參議者
右參議以三萬計上文錦決意行之郎具奏上
聞營造閒財用甚少
成命累下乃撥軍入山伐材木燒灰瓦參將賈鑑
督工嚴急軍心已怨堡既成苟率太監并軍營房
一間及撥戍軍皆憚行文錦亦以公撥麾下官軍
往於是總兵太監皆撥其麾下不充其數以伐木
軍足之三堂麾下官軍素驕逸固已不堪矣諸軍
皆願單身分番而往文錦必欲帶妻子常駐諸軍
相謀曰人各有妻子或妻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

以能容且莫說明處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一家
死矣等死也不如殺了賈參將投入北番遂殺鑑
文錦使人招諸軍回城而虎狼入室矣諸軍見文
錦文錦曰汝輩來了我的賈參將何在不即為處
分居數日奸紩首倡曰張都堂若行出城赴京具
奏諸軍相聚至都察院奪門而入文錦懼踰垣匿
宗室府諸軍遂搶檢家財勢不能已矣執家人欲
殺之問文錦所往告以匿宗室諸軍環譟宗室第
宗室出文錦衆爭殺之總兵知府出走兩遊擊郎
中匿民間為首者號於衆曰衆人莫懼但同心共

事他日問罪不過將我輩首惡十數人與之而已
廷臣以文錦激變請
詔宥首既至開讀諸軍跪聽諸軍相顧曰此安我也
豈有殺巡撫遊擊而不問者乎有起而伏匿者既
畢
詔使倉皇而回衆心洶洶以兵守四門
朝廷簡都督桂公勇為總兵官太監武忠為鎮守起復
左參議於家分守大同既到任請入大同御史儲
公良材曰大同城中如血海公此行如以肉投虎
口何益之有如是公手中事死生以之可也他

人懷事而公往死之非義也左參曰諸公終日言
大同事參議大同官在此於心何安且作亂者大
同一城耳冀北十七衛所州縣豈皆作亂乎參議
出鴈門量可而進且以繫屬冀北人心儲公曰如
此可也八月左參既出鴈門自度已與大同之人
素無仇嫌
朝廷錫有恩赦而軍士猶不靖者無主耳乃直抵西
安驛西安去大同城才六十里耳大同城中大驚
探事者二人故恐左參露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
左參曰汝回報大同城我明日決進是夜又故放

火燒參將宅以恐左參明日左參竟入大同亂軍
嚴兵露刃城門內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禮大同人
心由是少安時城中無一文職出政者獨左參一
人耳乃約法兩條以禁軍士之暴餘皆以無事處
之下令於邊關口一切人等非有本道關防不得
放過有應行者皆使宜行之初不以條格拘於右
或以為僭左參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兩月地
方大安而巡撫都御史蔡公天佑始至
拾月蔡公至代州左參揖曰大營於鴈門關下親
帥四守備令盛裝衣服謁蔡公於代郡蔡公驚曰

公何為如此左參曰參議遇事上者大同變
後巡撫之威甚削大同人止知有參議耳不肯下
降禮何以帥衆且言捕營蔡公固欲散營軍只
既出大同又盛陳武備大同人必疑吾與公圖殺
豈不生變左參曰參議已有處焉公後且先入大
同參議既入大同則人心安矣蔡公曰善左參即
晝夜馳入大同時有識左參過於茶上者左參以
李翅迎裴論試應州諸生蔡公既至大同左參約
法地方便宜二十六條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
撫條約令大同推官馬隆榜示所屬人心大悅左

參治大同獨尚嚴武公素不悅左參於會中大言
曰我輩安心樂飲地方或再有變自有頂綱之人
蓋謂左參也
拾壹月蔡公會同桂公及左參會審內捕盜桂公
率遊兵擒逆軍八十人杖殺之遼陽兵參將所
部軍趨甘肅過大同地方人閉從不容止宿參將
軍罵曰會與延綏軍殺此及賊戶部今主事齎接
濟銀兩來或曰此賞給大同軍之銀以此三事奸
人乘機互相恐動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砲喊之聲
震天諸軍先趨左參分司叩門呼曰書吏出來者

吏出左參亦出軍士曰參議老爹天心地方恩府
速報左參老爹安心還來同話若驚動左參老爹
寸斬不饒書吏曰左參老爹在此左參問以作變
之由軍士言
朝廷赦小的衆老爹必欲殺之左參告以原無相害
之意再三諭止之諸軍曰遼陽兵已至城下奸細
以遼陽鞍子為號已令得矣老爹去馳上堂今夜
一個不留揮其兵進且分兵至李主事分司要出
齎銀文書看為何事又分兵至鎮守府武公極其
困辱分兵至總兵府桂公不屈諸軍喧譟桂公曰

殺便殺何用喧譟衆曰既無殺我輩之心如何將
家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女出見至都察院要
巡撫出再三諭說軍士曰此與左參之說同且止
之初八日黎明左參休堂如平時出謁巡撫時亂
軍填塞道路見左參出皆分道立旁時巡撫門尚
未啓扣門而入巡撫迎左參笑曰紀綱何在地方
想無事矣不然公何以得至此今將安出左參
曰彼未曾殺人紀上搶掠尚可招來面諭左參同
司治酒召郎中主事分巡兵飲諸公曰地方有事
宜早散左參曰彼豈草竊者乎殺人豈問昏明徒

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總兵遣我軍按伏肘人
風雪出西門外衆曰五堡軍役都空叅將且無事
我輩且按伏那内賊而散是夜更初砲喊者三四
而俱起不但五堡亂軍而已聞桂總兵宅左叅自
書告示一通備陳禍福利害話言曉之令書手關
路持往招之左叅自出立於道中已而見西南火
起問過軍曰火何也荅曰殺桂總兵焚其宅耳左
叅令關路還曰彼既為逆招來何用左叅乃回司
閉門特月正午左叅召書吏人等誓曰彼既殺三
堂必迫我為主或令討赦二者皆不可待彼攻破
司門則我已自處矣事後守
朝廷必遣京官來勘汝輩詳記我二夜所行所言以
告之然實非殺桂總兵乃大同縣火起知縣死焉
巡撫遣人諭之初十日左叅謁巡撫以所書告示
示巡撫巡撫曰善命書數十張榜諭通衢巡撫曰
何以處之左叅曰必須面諭乃約總兵鎮守太監
郎中叅將副總兵遊擊會都司各經代府代王府
當面語至午不了特五步之外兵戈林立左叅恐
變生大言曰各官諸軍尚未早飯且請回只此已
都司無一人言者總兵乃言欲致仕衆亦不聽

左叅曰君掛斗大金印是我分守關防那今日請
公安諭地方何言致仕總兵怒起而出諸公知諸
軍怒總兵無敢留者左叅隨之而出時諸軍皆在
二門外左叅自度可因此發言乃謂諸軍曰汝桂
老爹欲去汝輩捨得那諸軍皆跪曰好總兵不要
錢不欠糧草只是心狠耳總兵曰我與左叅老爹
不同左叅老爹是汝父母問汝饑寒者我是汝師
長鞭汝皮肉者今日倒持太阿倉庫城池汝輩據
之旗牌兵器汝輩搶之由我何用且軍法遣之不
行輕則杖之一百重則斫頭汝輩能依我乎諸軍
曰小的每日食朝廷之糧如何不受總兵之命左
叅與曰諸軍說你心狠真箇心狠諸軍捨不得你
去你如何捨得諸軍去也拉總兵入命諸軍隨之
而入左叅及總兵坐定諸軍皆跪於堂下諸公無
一人發言者左叅以天將暮而軍久跪不見起分
恐又生變問曰朝廷已赦汝輩乃今如此何也諸
軍曰朝廷雖赦小的老爹們不肯赦小的左叅曰
何以言之諸軍曰捕盜止另指揮耳遊擊將軍非
過惠不調今乃以遊擊兵巡捕是欲殺小的也左
叅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吾亦未見明盛明

軍門曰打劫王府者如此為盜者如此捕盜者如此
軍曰小的每此實驚怖望老爹撤兵遊擊兵今後
再有為盜者小的每自相擒來好使待秋後處決
否則就便打死左參曰你們若知守法即便散了
遊兵才省我行糧耳諸軍請各巷口立柵門左參
曰門外也有你們門裏也有你們立柵門何用你
們自編火甲禁防盜賊可也諸軍又曰屯糧實納
不起太監武公知此糧決不可免欲激怒諸軍謂
左參曰此事亦先生處分左參曰屯糧之納王府
食乎各官食乎汝諸軍自食耳奈何不納諸軍曰

卷三十　十三

正經屯糧如何不納張老爹將無影荒糧每軍派
與二十如何納得左參曰此糧不但今日我初到
大同時便已行查尚未回報屯糧照舊徵納荒糧
查明蠲免眾應曰諾其聲如雷左參乃以武公曰
亦處分矣諸公曰可以具奏矣今奏亦煩左參為
之就對眾公堂一揮筆可也稿成諸公傳贊稱善
三堂各令寫本人寫就各用印實封即時差人出
城奏
聞地方稍安奏下兵部
朝廷以大同逆軍再犯不悛

偕侍郎胡公瓚為文提督都督曾公綱為武提督部
師問罪
敕內開為首惡郭疤子等十三人的名仍
敕稽等若大同送出首惡即使班師如不送出進兵
征勦稽等駐師天城移行總兵巡撫取首惡郭疤
子等十三人逆軍群聚於帥府曰進本討赦卻請的
兵來時逆軍知取首惡而不知有的名蔡公諭曰
朝廷止取首惡餘皆宥爾前日擒殺八十人可作首
惡你們都該受賞矣督你奏本班師奏既上眾心
稍安諸首惡皆係三堂頭領在三堂肘腋之下無

卷三十　十三

三堂有行必參其議於是桂公獨定密謀伏兵於
宅後宰羊煮酒召郭疤子等議賞稍議畢令入後
飲酒至則當頭一銅瓜打倒出入堂後斬首如此
者殺十一人最後者二人同至議畢令入飲酒二
人者覺其形色異常奪門而走上樓房大叫曰總
兵拏首惡俾桂公親提兵捕獲斬其首送赴提督
軍門即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諸軍曰首惡皆有
的名今已擒獲餘皆當貰矣人無譁者偉哉桂公
此功身墜滄海之中而能擒斬鯨鯢於隱落顛始
壞於人之輕動終擁於人之沮抑紀事者又不宣

之怡哉捷至軍門胡公晏諸參佐謝公稱頌功德
不已左參曰明公功德非言所能盡參議觀桂勇
之功出於計取而非力勝也君明公上無
勑旨首惡既得即便明出告示散賞班師倘明公念
諸軍之逆必欲進征則非參議所宜言胡公不語
少頃左參曰日將暮矣明公宜早決遲恐生變胡
公曰少參飲酒我有軍法以違令者斬木牌置左
參之前諸將佐皆散出胡公召大同聽事者夜不
收入加以刑令再報首惡數十人以釣牌付千戶
馬勇胡公素愛勇恐其有言告勇曰汝毋多言

則斬首矣勇知其不可而不敢言領牌而出然聽
事者已逃回報大同城軍矣復以釣牌大書副總
兵時陳左參議領所部軍圍大同城東西南三面
城門子時起身違慢泄漏者斬露布而下起鼓時
馬勇倉皇至左參道告左參以再取首惡之故且
曰老爹們千言萬語如金如玉大同人皆不信從
軍之言大同人信之如蓍龜何也上人失信故耳
朝廷勑旨送出首惡班師給賞今首惡既得已出告
示給賞班師今又取首惡禍變不淺矣使君不言
誰再敢言左參取閱城牌示勇曰其牌如此我豈

可再入勇咨嗟而去二鼓時將陳將門不得抵墻
而入至左參所道曰大同城中精兵五千為我與公
部下三千安能為敵且時陳閉的門公閉東門誰
則開西門我當為違令之將死於軍門豈肯為敗
將死於城下胡公太子少保書上要寫時陳姓名左
參曰恐胡公有別謀若違慢其罪在我輩且俾有
吾輩此身時刻而無到城下時刻第徐徐而行令
人無所提督轉達胡公陳曰既露布而出何言泄
漏有何他謀直漫為耳既而果報曰且駐兵聚落
堡時城中已得再取首惡之報逆軍號眾軍曰我

說殺了首惡便殺五堡軍殺了五堡軍便屠城你
們不信如今如何又取首惡於是眾軍哄然而起
收勇家眾男女二十九人皆殺之仍活剖四人腹
去其腸胃若以衣冠桂之以杖二死人把勇宅門
二死人把帥府門餘皆縛者通衢擁勇出於市欲
殺之斬副總兵隨之蔡公出救諭眾曰殺了提總
兵家眾也無者是殺了總兵如何回報
朝廷斬了蔡老爹的是一軍斫斬首血流被面復
以刀斫蔡公輸蔡公曰我替你們做好事你們思
其眾口也罷擁總兵家眷最多者挾總兵寫箇箚

此項了桂總兵去若走了件總兵乐家一家寸斬
不饒諸軍於彼中取出孔總兵朱振立為總兵馬
勇不得入城同以總告胡公取脚引燭焚之謂勇
曰無令人知遂班師而歸乃隱其別情奏言如
勅旨既得首惡因以班師至於因桂勇立朱振則不
可聞乃奏言桂勇宜同府辦事又薦朱振堪為總
兵兵部亦朦朧覆奏從之茲事也首惡既得若即
便班師而不再妄動則
朝廷恩威兩著紀綱翦然振舉及其激成禍變王宜
赦然捐戈進兵征勦卦乃狼狽而歸於是乎大同
紀綱廢墜不可收拾矣殺戮之慘不足言也後半
年桂公猶在囚中蔡公再三開諭始放之歸大同
緒志無一字實者內著其大略而未及詳也

黃鍾為宮天下之君也十一律為宮列國之君也
故黃鍾不為他律役

人之聲有得黃鍾者有得應鍾者於中皆有宮商
角徵羽人聲高下不外乎十二律

徵律接商律反宮律而用之以應律為準如琴九
徵一絃為宮四絃為徵若以徵接商則以五絃為
徵不敢以下陵上也

造化人心不過自靜而動而已復歸於動使歸靜
絕離於靜便歸於動由之聖賢只說動靜於中於出
一幾字已屬乎動矣

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
之至之前半尚屬去歲然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
臨子月帶亥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
無改移哉

動有二靜惟一有大動有小動無小靜大靜也陽
常有餘陰常不足故也

經世數始終天地十二萬九千餘年太乙數至今已
十五萬餘年二家之論不同經世歲節獨得之學
後人用之多不驗太乙是與天地算命先立下箇
八字然後推算中間頭緒頗多既排諸星又論三
元又論七十二候又論卦運又論陽九百六又論
得地失地得失之消吉凶所關不以常例拘又論
算數和於不和又論八門中間細目又有掩迫關
刃之類學者一有不詳誤人多矣

晝夜有開闢渾沌之小象也開闢之極即漸渾沌
渾沌之極即漸開闢無一息之停

乾元亨利貞乾字是伏羲的卦元亨利貞是文王

蘊的辭乾卦中存箇大通至正的道理故文王繫
以元亨利貞之辭有四樣解說各不相關其一以
卜筮言上古所傳朱子之本義是也其二大哉乾
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是說乾字是天元亨
是春夏生長物利貞是秋冬收藏物如曰乾元亨
利貞者天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萬物之謂也此
以造化解也其三大明始終首出庶物二節是說
乾字是聖人之德元亨是聖人得位利貞是成天
下之治如曰乾元亨利貞者以聖人之德在天子
之位成天下之治之謂也此以聖人功業解也其

四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長人君子行此四德
二節是說乾是健元亨利貞是仁義禮智如曰乾
元亨利貞者君子以健而行仁義禮智之謂也此
又以君子之學解也其他倣此
龍德而隱是有聖人之德而隱若伊呂之徒聖人
樂則行之是他本欲見是之人今不見是而無悶
如巢許之徒彼自忘世矣亦不必言無悶也若林和
靖四皓隱士耳非龍德而隱也
剛健中正都在龍德上正中以時位言也庸言四
句是龍德意德博一句是正中意尚非出潛離隱

何以能化哉庸言庸行之信謹正是德之盛處蓋
凡於朝廷宗廟及衆所覩聽之際信之謹之但有
德者皆能至於尋常小小言行非德之至純者鮮
所不忽邪字指外物或指心之私以言行言之亦
可邪乃誠之害也故閑邪所以存其誠善字德字
皆指上三句言博是及人之博指化而言
忠信是進德之本修辭是居業之本朱子小字所
謂有此心方會進德是也知至至之就是進德知
終終之就是居業蓋惟有此忠信之心而后能知
至至之有此修辭之誠而后能知終終之上至字

是理之極處下至字是求要到去那地位終是已
到此修辭立誠地位下終字是守之悠久至是指
理之極處言終是就理之歸宿言其實只一也但自
理之至而言謂之至自吾已到謂之終能知至而
求至則知之已在故能於念慮萌動處審其善惡
而能存之能知終終之則行之已熟故能泛應曲
當從心所欲皆合理節是能權而化也
大抵此爻重進字上蓋進退無恒便見欲進上下
不常便見欲上退不是自上而退是原所處本等
之位進便是進不進只在原處地位上便是退蓋

退而不能進使之進退無常也上下亦然
上即物類之同明聖人與人同類作而人覩下又
即物類以見聖人之所以作而人覩者以其同類
相從故也
無位無民尚可至於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尤為危
道也如宋孝宗既禪光宗漢獻受制於強諸侯是
也楚伯王可謂賢不輔如子房陳平韓信英彭俱
去而從漢無民從出乎人位之外亦可
順健者非是順而又健順而健也蓋順而無一息
之不順方為順而健固守其順者也若有一毫健

卷三

焉則非健矣所以謂之坤有一毫之健即復卦也
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乾之時君
子以正自持便了坤之時正固不可離然須和柔
委曲方能行之此君子處治亂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厚字指坤之德是化機之亨
氣載物是物之亨也此無疆是乾之亨品物流形
者也含弘光大即厚德亦指化機說含弘是無虧
無之其含甚弘也光大是昭著於兩間其光甚大
也如夏氣一動無處無之是含弘含字是容字不
是含藏之含夏氣之熱是其光明著見而大也未

說到物上到成字始到物矣
易道因當因時非要尚自家材器坤之時本不可
為也有此方大之德亦可為也商山四皓是六四
之材只可隱處若不自量而出如酈生之徒殺身
必矣請何嘗有直方大之用也
上六龍戰陽雖衰猶龍也陰雖非龍盛則亦龍矣
故稱龍戰或以龍只指陽亦陰與陽戰也未見正
義如臣之於君夷狄之於中國是也
餘慶餘殃起於一念之善不善弒君弒父由於一
念之僭逆君堅冰之由於履霜也當臣子初萌僭

卷三　二十二

逆悖逆之時就曲處之則可免禍若其勢已成而
方辨之則禍在至如王莽司馬氏方其匿情求名
及初握兵柄時處之何難直至乎富高貴卿公時
乃以震畏之從方欲奪於一戈其能免賈充鴆酒
之禍者辨之不早辨也不早辨尤不若不辨也
當屯之時現有濟屯之才如何又不遽進理勢當
如此也彼秦隋之亂極矣陳勝李密之徒既無亨
屯之才又不知未可遽進之義時未可而似往適
足以殺身為真主之驅除漢高祖唐太宗負濟屯
之才知其未可似往也方且潛龍於芒碭晉陽之間

問待時而動天下一矣時乎時乎讀易君子尚其
玩之此與亡之幾也
[illegible]侯而不然楚項王既分列諸侯自都彭城而驕
得非建侯而寧者楚之亡也然哉聖人之言可謂
必應者矣可畏哉
君子經綸雲雷要見草昧意方見是也又要見未
通意經是總其綱綸是分其目綱目備舉大小不
遺方成濟屯之功漢高目不學經而未綸也
屯如邅如屯是為其所難邅是遲回不進是盖人
有濟屯之才上亦有可為之君而為權幸所羈也

然權幸初非有害我之意蓋欲以勢利籠絡納交
於我耳但君子守正不為所籠終至於久而必通
權幸之妄求者去而九五之明君合矣女子貞不
字馬融之就梁冀班固之從竇憲可謂不守女子
之貞者矣
屯其膏陽剛中正居尊有應本可為者但為坎體
身居陰中已既難為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既無人
宣其化初九得民於下又有人阻其化此其所以
終不能為也如晉時簡文雖賢王[illegible]求本朝持
溫又擅其權於下謝樂征伐其[illegible]以號天下乎

蒙亨斷作明者發蒙一邊說為是本義乃占法也
如比卦云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此謠
故明童蒙求我重明者自重不為童蒙求教之切
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暗者固有亨道也筮者
暗則我當求人而暗者亦有亨道也利貞亦是筮
者明則明者教暗當以正筮者暗亦是明者教暗
當以正也
利用刑人是立法要嚴用說桎梏是把那用的刑
罰寬要子蓋發蒙之道當嚴以督之然不可強其
必能若有未通時徐徐待他自省若不管淺深過

若他時則反無益於蒙而我遂失了發蒙之道非
吝而何吝是發蒙者之吝刑人是刑杖之人用是
人以治人也
治蒙過剛正是我擊蒙為蒙致害也取以大過攻
治太深是害了蒙者故不當過嚴外誘是害乎蒙
者則當過嚴利不利只當不當耳
孚以心言蓋人於當需之事雖勉以需之而心或
有欲速者非需也故以孚為言實心以需之也
光亨亦是心中如此蓋人於事之當待者猶有外
慕則徒然煩擾便不光明通達矣貞以事言若心

能待凡謂所行又要俱合理不可非為是從己所行也不是為僥幸求進之事以進任一事言此心待命累吝無求仕之心然不可謂無求仕之心而所為全不致謹又於凡事都要守理不是不為求進之事也此卦於人之居常遇變安於知命居易盡性處說得委曲詳盡學者宜留心則平生無不足大事矣

入于穴敬以上是象終吉是占三陽有捉人之力者本欲害已因以敬而反救已昔文天祥因於金金使人監之天祥朝夕誠意待之久而反親指示南歸之途天祥遂脫難正合此爻也

卷之二　二十四

利用恒是本象以著占需於郊而可能久耐也故曰恒利是險可濟

九三居坎體之下去險愈近則是將陷於險而需之也然能用恒於需猶之可也況又過剛不中輕進妄動以趨之則致外侮之至而為害大矣其象如此占者之凶不言可知

此與象傳對貞則需於酒食此處需於酒食是說象傳為有孚得正之象則需於酒食包孚正二意此處貞是占即象傳有孚貞之占辭

窒還是不過聽訟之好人或曰五中正大人指九而又為不正耶主二而言則非正應矣易隨爻取象正不可如此拘吉字只是窒有通終凶者以訟不可成故也蓋終其訟不惟曲者凶而直者亦凶

天與水違行天勢上行水勢下行故曰違行不是天在上水在下也

剛為險主正是險而健本欲訟然一則以有柔中之德一則以勢不可敵故不克訟彼非純德者但有柔中耳使其勢可敵彼亦敵之矣若更無這些德特雖遇不可敵之人彼亦不量力而與之抗矣

卷之二　二十三

或錫之鞶帶本義終字勝字俱乇皆從剛字來因恃其剛故終其訟又取勝或字當玩蓋無理訟本不能取勝而或有勝焉非定理也

此象辭余以理言之卦中原無此意又一例也

爻中本無律與否臧之意只據初爻為出師之始遂以理言出師之始當如此也與卦辭同

不寧方來后夫凶總意一串觀本義中將字又字可見將者欲歸未歸也蓋未歸亦不安思欲歸之即歸之則可矣中間又有疑豫而不歸則凶後夫即不寧者也如後漢隗囂幾欲歸光武所謂不寧

方來者何乃又遲疑而不往故終誅死竇融不寧
即來矣封侯永世不亦宜乎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士君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
於可賤之人古之人如班固之於竇憲蔡邕之於
董卓柳子厚之於王叔文是可傷也若夫卑卑小
輩何足以為傷乎近時如張西麓欲依劉瑾以行
其志遂至殺身亡家可傷之甚也若夫楊邁石文
義之徒何足以為傷乎
畜未極而施未行下指陰說是言所畜者小之義
別在人事上取一象蓋言君子當群小見沮之時
雖可亨然終不能大有所為如李綱見沮於汪黃
雖未能便退以李綱終為他打擾終亦不成大事
紂雖不能殺文王是文王尚可亨然終不能施德
於天下到後來畜極則三分有二可遠施矣
陽本是在上的今欲復進而上然其進而上也由
乎正道而進自由也道者進之具也復不是復於
道是復其上位由道而復也无咎是進得好吉是
進而無阻
輿說輻夫妻反目說盡小人之情狀古人所謂其
暫為朋者偽也疏本諸此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此不以小人畜君子言亦不
失不弱的又只任勢的位卑耳有孚是柔順得正
虛是有孚實而無虛假也二陽助之孚之所感也
體字是外對中而言者多義占在外柔順得正虛
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之象陰本不能畜陽是
血惕之象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而能
畜陽是血去惕出之象无咎宜矣
還是小人極盛朋黨固結分布天下勢成事就之
時尚德載正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此爻如曹操武
后之流荀彧周來之輩所謂征凶者也陰陽和只
是為雨而言非是君子與小人和也月幾望是象
以陰勝為貞然加於陽則不可故厲君子陽也故
往則凶俱指占者既雨既處是盛尚德載是畜極
正與上畜未極而施未行對
益發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伏羲以此卦以柔躡剛
是能躡履危之道而可不見傷為可進行躡而進
之之義故名其為履文王係辭亦只說伏羲名卦
之義即卦德以着其象言以和悅而躡剛強之後
則雖履危而不見傷為可進故本義不別解卦名
只於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

彖故名卦為履以兌卦為履者以兌悅以躡剛
強雖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之義也如訟卦伏羲名
卦之義以上剛下險內險外健之險彼健而文王
係辭即取是象窒惕之義是名卦與係辭之義不
同故本義別解之先解卦所以為訟而後係辭之
意此則伏羲名卦與文王係辭只一義故總解之
至其占亦只是此義故云而占如是也
恥能視至啞人一串說是不以和悅履剛強取象
雖不一然皆本於不中不正才柔而志剛來也柔
而志剛貼武人為大君是帶說柔而志剛為大君

必定肆暴非是為武者使才弱而志剛是才弱志
剛的喚作武人若才剛志剛則為名將矣
無平不陂泰將極而去也無往不復否去久而來
也艱貞艱是思慮貞是施為食是享意如食舊德
之食無往不復以上是天運不能無艱貞以下是
人事所當盡此是保泰而得其效也
否之匪人是爻義下二句方是占貞正是泰之九
二爻中行之道也君不君臣不臣便非人道大往
小來是言不利君子貞之故
縈字是加字此非君子擇祿人不能用也蓋君子

斂其德人不知為君子自不得以祿加之如漢龔
勝非斂德者為王莽逼迫而死
否德閉天運如此還因君子有陽剛之德所謂天
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曠遠無私只是這裏也同那裏也同不偏厚在一
邊於人無彼此是所同者無私非所同之事無私
也未可說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上亨與利涉俱
從于野上來利涉上又添以健而行的意利涉是
遇難而亨君子貞只發明于野之意利字只是復
說亨利涉之意象則所謂未有大同於物不正者

不正則自不能大同
同人之初未有私上言其時无私蓋數十人來相
與初見之時未有厚薄不但人之公者能然雖私
之人初見人時何厚薄之分至於處之既久公者
則但無厚薄私者則漸有厚薄不同久以剛在下
則其德无私也上无係應又无邪人在彼來誘我
也同人于門只是同人无私之象然此止說无私
意未說到曠遠也
陽為大有五陽故為大有健明是德尊是位時
行是治治即德之發用處大有只是天下皆在照

臨之中而乾健離明不尊應天以得元亨者則治天下之道與其致也

无交害匪咎是爻義艱則无咎是戒占初九本為卦之大有在此則亦為當大有之人大有者也交害只是富則易驕多有而害生凡事久則有失而害生事之初未有失也故未涉害

大車是剛中之象載是應上之占有才德為上信任也有大車而不以載則大車徒空耳未說到勝重上載字重有物得用上不重勝重細詳自見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上无咎則勝任而免責矣

內止是其心抑止而無發揚之意猶厭任其有不外見也亨是行得去人不阻抑拂亂有終是那所有始雖晦而不彰終自著明不可掩非是亨又有終也亨是眼前終事後面事內無驕心外無驕行

在上能謙從六五來不富從六字來鄰從五陽來不富不是在上能謙在上能謙在不富之上一節惟其在上能謙所以能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雖是所當伐者亦本於謙而得衆來惟謙而得衆所以侵伐能勝不然雖有所當伐亦不能勝是不但征伐也凡事皆利德字從不富之象來利用二句則占也

和樂應上是豫之正義順以動是所以致豫之由也卦辭中以順動合和應蓋能順動則自然和應矣俱在利字上

蓋合也簪聚也速也聚而合之義速也由字上已有潤澤的意蓋因有澤及人故人悅樂然又必盡誠以來天下之賢為之輔助斯可保此和樂於無窮也朋來一句順動之意但上之順動所以致和樂也此之順動所以保和樂也順動一也用有不同耳天下皆和樂故為大有得

此重物來隨己上剛柔以柔為己而剛為物彼此以此為己而彼為物也固有主賓也已能隨物二句不平因己能隨物故物來隨己然何以見其能隨物處陰自能感陽動自能獲應元亨推開去指所為無礙也大凡人輔若多則事易行然有无咎之亨有有咎之亨如亂臣十人之在鼎故凡制禮作樂刑罰討罪沛然施行無不宜意宋朝王安石引用蔡京之徒充塞朝廷當時一時所為誰敢阻滯然罪大惡極矣

隨有獲此爻郭子儀可以當之貞字是得民之正自是盡臣職耳非如田常厚施於國暗邀人心者也然亦凶上之所甚忌莫過於大臣之得人心謂其附彼而離我也昔宋太宗於真宗之立不甚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何地父子之間猶然凶危可畏哉

艮巽非蠱乃所以致成蠱也

陽剛字要玩是有用世之才德者也若止不事王侯而不高尚其事猶在於天下如竹林七賢之徒亦不足貴也

此卦之意蓋言當陽長之時固大通利正然恃其長盛一或不謹自此以往亨者不亨而正者不得遂矣唐之五王宋元祐諸賢似之八月是自子十一月至未六月也剛長中亦有貞意剛非貞而何體德中亦有元亨義其善如此自可大通

知何以為大君之宜蓋以一事自為之猶之可也大君以一人之身總萬幾之衆是可不任人乎中庸曰舜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與此同

九五居上言有觀之位內順外巽言有觀之德矣有位而無德則固無以觀天下有德而無位則亦不能以觀天下此觀之道意順巽就是中正致其絜清四句是不敢輕易舉動凡有所為熟思審處也孚是示天下之孚顒若是為人所仰總是一箇觀字有孚顒若是君身可為人仰而人已仰之也示者仰者皆中正也

觀我生進退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則不仕是也此時可進可退之時若決不可進之時雖通亦不進矣此時不是時世之時乃所遇之時如孔子當大亂之世可以進則進是也

觀國之光主二四言用賓主占者言

生字本陽剛中正蔡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能含象九五乃占何也曰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便有自審之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原无觀之意曰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如是是字指爻中君子

上九處賓師之位人之所仰也謂之主賓者以我字直指自家其字自他人說我猶云人云那上九自觀他所為故云主賓也就字意有如此分別以爻義觀皆是自觀也

亨字之說不指折獄言既亨又利於折獄也正如人謙之六五利用侵伐又無不利也噬嗑伏羲本意只是去其間梗則合文王以大通明之折獄是文王卦中又指出一事而言後周公六爻皆以折獄言之非伏羲名卦即以獄為主也非如訟卦本為訟也亨字斷不可用折獄說是非未辨而有爭物之間也是非既明則合矣

得黃金黃字亦從五來礪是探心危亡當還恐未當惟恐其或差也作危殆者非是

賁亨通則通矣而所通者小何也有文可通無本故小攸往亨亦在賁道發揮陽本能行而內又離明故亨陰本不能行又艮止於外以得剛文故小利有攸往不能行於外也

敦本尚質從柔中來得賁之道從為賁之主來賁文也如何本實為得賁之道本實為賁之上也束帛戔戔即形容那丘園之狀也敦本為質自其陰性吝嗇言束帛戔戔雖是得賁之道然却薄小意因其性之吝嗇做出本實薄小之事然是賁之上但分兩下耳戔戔又狀那束帛也此丘園之象正論語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以貴人龍無不利利是有貴人以為之主故比字順遂或以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為己也順其為人也忠此是講先發非利字意

得輿剝廬是象占具其中得輿在五陰在下承一陽取象剝在一陽在上五陰欲覆取象剝廬者小人本賴君子以安也今衆小人把君子都剝落了到那禍亂既成小人自家亦不能保是自剝其廬矣自古如漢唐宦官把那君子都殺盡到了袁紹朱溫來時盡行誅族豈非自剝其廬乎狄仁傑在武后時正以碩果

此復字全從剝來在坤則陽氣已萌特未成耳亦足以見天地消息之機聖人知幾之神也方剝之時陰方盛而尚隔純坤然復之陽已根於此矣正與剝之上九本義所謂剝未盡陽復生相表裏、

不復本於六來終迷本於上來復終則為始矣其能復乎災指天說如星辰昔見水旱不時之類在一人則如疾病之類眚指人說如盜賊弒奪之類在一人則如獄訟之類此爻義是以一人說行師非其用坤合其凶之大也十年不克征則又終凶矣

无妄九五遠人稍有不恭便欲近攻遠討非勿藥也必如周公之於殷民夏禹之於有苗然後為勿藥也或以上下相交言其相信之深或有讒譖之至勿辨益相信之深讒譖之言必不入若辨之則反多事矣胡以嫌疑小生不必辨則太非既相信又何足嫌疑有嫌疑又何以為无妄之至耶

健極則難畜畜極則當變而不畜故通極而通一句總承上二句求譬以堤障水到那水滿時堤固不能障水亦自溢是所以畜之者與為所畜者皆極矣故通二陽同類豈相畜俱進重三三隨上而

進良馬只指三說艱貞與衛四字平說然艱貞乃所以行輿衛之道也輿是致用之具治平之法是也衛是自防之術如左右近幸指皆為非及奸人緣法作弊儉小之人求吾之失而欲譖皆思所以防之者如何輿乃治之法衛乃法之防須有了如此本事方可居官如良馬之逐也利有攸往即良馬之逐也所以艱貞習閑者只是為二過剛進說來非為九不可防也

觀頤二句不是正之實是求其正與不正也求字解作求字慎言語節飲食只是養德養身之急務

觀頤口實所包者闊不止二者而已節飲食可概鄉黨夫子飲食之節

此是人初能自守而終遂改節者如漢之紀唐始以清修著名後仕王莽及光武起而得罪矣爾指初九我指四朵頤亦指初謂初見四而朵頤也

大過不是剛過亦不是中強之弊本末之弱只是有非常之變而大異於常之時棟撓是當事變之時無非常之才事必敗如漢之竇武何進之去宦官子之之讓國趙括之為將皆是剛過只是去其過而就中是其才可以濟大過如周公伊尹霍光

之處幼主湯武之征伐皆能濟事而成功蓋謂行權者言也

大抵此爻言剛柔得中剛可濟過偏於柔則不可濟過兩意也得中由爻以陽居陰求至於柔以爻以陽居陰己中了人應之於陰則過於陰矣大抵當有變之時過于柔過于剛俱不可只要得中隆是其才只可當大事否是事成了

水最是能陷而險者陽皆於陰如物沉于水險可知矣人最是外寫若無事內藏禍心為險陷若外面有些機緘發露猶可測度故內實外虛為陷險

之義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又居重險之下則其勢又難于自免故其象則爲習坎而入于坎窞矣自習坎而入于坎窞也以六三言之入于坎窞不言習坎例之可見窞者坎中之小穴乃險中之險可以見險中又險無可出之理矣凡言坎者猶有可濟之理入于坎窞終無可出之理矣

此只是麗附之麗死明義其象爲火體陰用陽正是說附盖火是陰體附是陽爲用不說是火明何未詳也下彖辭無明之義也或曰麗字兼附與明陰麗于陽是明之義其象爲火是明之義下彖亦有重明字眼

缶是常用之物大耋之嗟是取象言當將衰之際愁悶不能自遣也不止爲嗟耋且將死言人於盛極而衰之際不能自處則凶如霍氏旣收兵權之後乃不達缶樂之理兄弟相對而泣所謂大耋之嗟也遂滅其族又常見當世之貴人一被淪棄不勝其憂多至亡身或不勝其戚戚之心寄情於神仙盃酒之間往往敗名破節皆所謂凶也吁大上

君子當其未遇之時固嘗困窮拂逆矣及其旣陟華要而被罷遣是固吾偶得之常耳乃往往不能自安名爲達人大觀者亦不能不動於中矣夫惟孟子貧賤不移難矣哉吾知免夫足矣

取女是卦中取出最大一事别言之蓋所感之不
正在夫婦尤爲甚重苟合淫奔者其能爲終身之
託而成其家乎故特指而言之取女要本於正來
如得其時待其求之類亨始之正得亨又要利貞
以保之朱子云然不以貞則失其亨可見必正而
亨非正者无亨也

二在那卦之第二爻正似腓之在膝下足上此是
那性躁急不常之人而却知道義无蜜舜的然感
人之道已之於人固不可以是而自處人之於我
與其得口蜜腹劍之人不若得是人而緩急猶可
恃也

咸股是執隨之象執隨是咸股之正義往不是隨
是以此隨道而往以利勢感人也如衆人好利即
亦從而好與人相交皆以利不以義是也股之取
象有兩義一當之處又隨足而動如三隨二初而
動也執其隨只是於三在二初上取義九字上亦
有步意思言只能靜爲陰所移九三宜待而動爲
可羞如王莽時群臣爭獻符瑞之此不足以揚雄
爲世名儒乃亦美新其爲莽大夫乃爲可耻

此恒字却以尋常言非以常久言也尋常對異而
言常久對暫而言然未有不尋常而能常久者也
震上巽下便是理之常若陽下陰上便是陰陽易
位大變也有雷便有風是常理二體以震巽剛柔
相應言六爻以三陰三陽相應言剛柔相應是天
下之常不應則變矣大焉

浚是深求恒是常也古之人如京房之進諫孔融
之納交卒之身家俱敗是也勢分懸隔不但名位
也雖情不洽亦然如荀彧之於曹操一則已未可
求一則人不可求一則已不虔力一則已好求四
者湊合則凶矣如盡心諫君責友豈不是正道然
恃未可也

田无禽此只是人之所爲不得其要道所以雖久
無功如人主治天下其道在任賢却乃自親政事
一身之小雖日夜不休亦不能給雖百年何益古
人如王安石之爲相是也此只是箇不會幹事的
非奸邪也

退避二字要分明是陽退而避陰也蓋惟六月夏
至之後陰漸來陽漸去便是陽退而避陰也

後屈從初來初以上下言之則在一卦之下故曰

後或以陰柔故不能早退未免悔處是儉德韜光
意蕭傑如伯夷居海濱待天下之清也遯尾是在
位者退之不早勿用是占者當其時當不可進也
指未仕者言
陽剛則操介嚴守確卦外則本事外之人未曾出
仕無係無應則非外物所能動者故有肥遯之象
自由自在何不利之有嘉遯在已處之雖好然還
有尋者時如龍勝之屬嘉遯是在位者張子房似
之肥遯是原不曾在位四皓似之
是于卦體上取了羊之象六五上取了喪之象蓋
卦體為壯如羊也六五不能壯是喪羊也柔則退
縮不敢進中則自守不欲進此正如漢之石慶當
天東方朔張湯諸人爭名劾進之時而能醇謹自
守雖失了為相之道然却得善終
明出地上言萬邦皆文明之化也文明是明字意
萬邦是地之意順而麗乎大明重順字大明字輕
是言有如此德以附乎君順是恭順坐正度進侯
職而僭越之無有也柔進而上行只是說以謙恭
禮下之德居尊位柔是謙恭溫和無剛強驕亢
之意安國指大子之國

言只是進禍就是占也王用占中假象字先妣是
說占法非以此為祭祀說也不可以錫馬三接為
福蓋彼是功臣受此褒寵此是仕之初耳只是居
天位而食天祿也
艱貞只是晦明蓋人於患難之時盡將那步忠貞
之氣晦而不露若愚人相似而中之忠貞蓋未嘗
泯沒也在不用其明上已是明夷之時下是處明
夷之道
初遂於五是君子見傷去而志不得伸去字象飛
志不得伸象是傷垂翼初九象君子君子如鳥見
傷從卦來要見因明而見傷如弼正建明之類因
明見傷也主字作活字看主於人有言非主人也
如孔子在陳絕糧孟子去梁適齊而齊王又託疾
召孟子所如不合是也一行去此國言攸往主
往彼國言飛而垂翼正如孟子去齊不豫也
利女貞正是刑于寡妻之意蓋必能刑于寡妻而
后可為父子兄弟之法也是必然之理家人指男
女男女瀾凡一家之中然有夫有父兄弟子姪之類
皆男也為女者母妻兄弟之子婦皆女也故曰一家
之人

此正是男正乎外亞九五上盖以九五有是德而
得賢妃之助上假有家是家齊矣由是不必憂而
天下平正是外正也然正外必本於正內王假有
家是內正吉是外无不正俱是占假字只是齊之
意指中正而言此是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道理
天之所命爲性心之所懷爲志性字志字當分曉
歸是之子于歸之歸指女子之嫁而言也中女少
女歸至夫家各不同愛
遇主於巷與納約自牖不同牖是就其所明而通
之巷是君臣之情不通不聽其言正道不得行由

他道而往期欲君心攺悟而已如張良招四皓以
安惠帝是也
此爻象占通不在本爻取只在承乘有應之爻取
義因處於二陽之間故有曳掣之象又從睽上取
上九猜狠之象睽字從卦來天劓即猜狠之假象
非猜狠之外又有髡劓也髡劓皆刑髡是割其髮
劓是割其鼻因上九陽剛爲正應故有有終之占
使非陽剛正應則終不得合矣
不言吉者蓋有可濟之理尚未濟也本義若字貼
大蹇剛健中正貼朋來

大人據九五爻當無德位來碩只是爻義利見是賢
占者二句一意上六只是說天下大亂无所之正
所謂茫茫四海皆魚鱉何處堪容身仲連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鄧仲華杖策以見光武曰願攀鱗附
翼効尺寸之功垂芳名於竹簡耳來碩之意也當
時天下皆亂亦有銅馬王郎公孫之輩紛紛擾擾
何所之乎只得從光武也
言天下之難既解若果盡平也則安靜之若猶有
未平也則早爲之不早往則患將萌民被其害不
早來則擾民不休

負且乘不是正義是假象只是不勝其位尸位可
羞正所謂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是也非指失位
爲羞致寇至中已有失位之意貞是位之得雖不
是自己攀附權倖諂佞人主營求而得乃出於公
朝之薦人君之命然不勝其位自可羞古之人如
殷浩楊琯王安石之流皆是滿朝薦舉人君屢聘
而起然皆負乘矣或以鄧通爲言通還是不正
損益二卦以主賓看來以君爲主則損之爲義損
乎君也益之爲義益乎君也以下與內爲民上與
外爲君朱子云剝民奉君所以爲損此言當玩味

蓋以損指君也
有孚還是損下是出於不得已有征伐工役之興
於常制之外取之然是實不得已非假之爲剝削
計也
酌損之是蓋言當論其淺深損其益己之忠陳東
歐陽徹忠則忠矣酌損之義則未盡也
細看來卦體有二意損上初畫益下初畫是就二
體兩爻一益一損對待言自上卦下下卦是以二
體上下之位自上而下一直言之前則是損己益
民後則言惠自己及民也諸家通作惠自上而及

下失損益之本旨矣
初九元是所爲之事合理吉是事功成无咎益以
位卑言高宜有咎然大善而吉有以報乎君恩故
无咎非以盡職爲无咎此見臣子職分爲難盡又
不可不爲大事爲大事却又有出位之失必元吉
可免也此正如陸贄之於德宗雖不在相位眷遇
則厚矣
朱子云決之而已言易也如以鍬去物一決而已
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乎號其類使君子之朋
合尚有危厲知其奸深術巧不可以其勢[illegible]而忽

之也告自邑以理勝也不利即戎不以力爭也又
即是不可恃其同類之多還當以理勝之告自邑
二句又言正去邪之本非是因危而防彼拔除也
言不可專恃其力又當以理爲本也
壯于前趾往不勝於初字上取壯下位之義也於
九字上取壯于前勇於決除之義也決義從卦上
來雖是君子衆九之位則在下又失其決之之道
故陰雖弱亦不能勝不勝者一則在下位一則壯
故也
姤遇也好個遇字聖人下的如此有意蓋是邪方

盛之時忽一箇敗衰之事萌動乃心之所甚不意
料而至者人所深不願見者也故曰遇其旣恨不
願見之意溢于言表聖人多少扶陽抑陰之意壯
字不是言陰漸盛只是不正遇而偶合固已非正
已壯矣一陰五陽則壯之甚者也壯字在遇字與
一陰五陽上取出非以其漸盛也爲陽之害只是
淫亂使爲夫家之禍
九五以杞包瓜此正如唐文宗時候宦官盛朝若
寸此時生出個剛健中正之君來倘不量其淺深
遽欲誅戮鮮有不致敗者必静以制之則彼之所

若有死亡或有可乘之隙便乘之則可賜矣
自天而降言忽然而來也如當時並蓬權勢熾灼
人皆以爲無可奈何于八月十三日忽然就擒誠
如天降也唐憲宗漢質帝只於不含章俱不保身
唐宣宗隱德于潛龍之際後爲天子閉目搖手不
敢一問宦官豈其心一日有哉知其無可奈何
姑俟之耳但未能成有隕之功也謂之靜以制之
則亦非拱手聽其自來然中間自脩于己時觀其
隙以圖其機者未嘗頃刻有忘但不露泄耳不包
瓜瓜爛而木存正如含章有隕自天也

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乃萬物萃聚之
象也蓋卦德中有彼此之聚卦體中有上下之聚
澤地中有草木鱗甲之聚總爲萬物萃聚之象
六二引吉觀本義雜字還以二陰爲小人小人
可引而用之乎則牽引是二附五也蓋爲二陰所
偏不得即萃必牽引而後萃也虛中誠實皆是孚
虛則無物無他詐僞者是實性理諸儒有明說孚
字指卜祭者言虛中誠實俱在爻上孚之形也禴
祭是薄的非是就用禴祭只象薄物亦可祭
升字全重自下上也至下卦又要見時之義也待

在下卦之上當進也巽順是有可進之具有應是
有可進之機故進而大通不然進不得通矣見大
人南征一意仍自見天子言爲見大人自從下而
欲上進則爲南征勿恤是得了祿位有慶意吉是
地道大行志行意俱是元亨之實
險則雖務升而不顧理升極則一惟升是務而不
止者也不忌不指正是人之用功蔡氏云冥字是
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爲占者設一
變化之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曰惟狂克念作
聖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冥升汲汲于外者也不
息者汲汲于內者也知利於不息之貞則知冥升
之不利矣
全從升與巽來當升之時是固可升也巽於二陽
又有人助之以升也故允升大吉允升大吉通作
占說初以陰柔居下只就居巽下說非全卦之下
也
无咎只指孚字蓋不誠是咎故能誠則无咎非謂
諂瀆求媚也
自坤上取升有阻義自升陽剛上取可升義

酒食指禄朱紱指恩寵俱是取象當困之時當
大位重責憂危不安是爲當貴所困也
惟困于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之禍不見其
妻是名辱身危死至家敗之象凶字就是上文言
占者當困之時困于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
之凶困據亦本陰柔不中正來上本三之應也故
行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就不可爲之事言如李
訓鄭注之去宦官是也

此辭於卦德卦體卦變卦象俱無所取只從井之
理推說往來井井不重能及物上只說隨他汲水
者不同而井固只是此井也不必以首句爲井之
體下二句爲井之用大抵只是說人事仍舊而不
紛更則無所損益而事自若不能守舊而中途都
又紛更便是幾成而敗凶可知矣上一條井之事
下一條汲井之事改邑正見井不可改

以六字取井泥舊井之義於何取不食先翁之
義蓋井泥則人不汲不汲則人不食人不食則翁
亦不顧矣此蓋行之汚下爲時所棄者先翁甚言
此爲時所棄也因人不食故非上無水而翁亦不
食

大人虎變是兩様變一是自新使民皆變自新處
常之大人堯舜是也一是順天應人把天命變了
處變之大人湯武是也虎方夏之時毛希到秋來
變的毨好此於五上取大人之象九五上取虎變
之象愚意只依革命言自新新民之極了遂順天
應人天命由諸侯而爲天子自百里而有天下爲
是

元吉就人主上說當澗說或只指凝命或只指善
皆大狄鼎亦有善之意須火上木下方爲鼎試看
竈中之火皆木下而火上木上火下非鼎也烹只
是煮飪有調和之意論語解飪字爲烹調生熟之
節也

九四象大臣任重如鼎之重也應初六象大臣任
小人鼎之折足也必誤國害民如鼎實之覆也亦
由鼎折足四應初取象也刑渥於鼎上無所取亦
因上爻義而來不勝任只指用小人蓋大臣之職
正在用人因此致覆餗本義自明

耳象君從五居尊來黃象君有中德從五居中來
耳虛能受鉉之貫又象君能虛己下賢從六字來
六陰故虛也於應爻九二上九取賢者有德之意鉉

抑賢者金則有德也耳之黃君之有德能虛已下
賢者也
震之爲動重一始字蓋忽然一陽生是非常之變
忽然而來爲可驚也亨亦是占辭下四句是震所
以亨之實震有亨道者以震來能恐懼故也笑言
啞啞是致福假象非真笑乃占中之象不喪匕鬯
愚意以爲只是象不失其常如坎之心亨上言當大
變之來而此心之主不爲之搖所謂威武不能屈
也言由平日能常如震時恐懼故於震來也不失
其常

此乃見人而自省者正如秦攻韓而趙魏自爲之
備不能救韓言是鄰咎蓋上之方當救不待人非
坐視也未及身不是全無震震未及中非二震字
亦本卦來皆指爭變
艮其背是箇頭腦處然艮其背則不獲其身艮其
背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一節 節體
下來身動背乃止而不隨身動此不有其身之義
人之一於理而不顧其身正猶背之止不隨身而
動也以身爲靜以人爲動動靜主靜止於理亦靜
之義也動靜皆主于理之所止而不動於欲故爲

主靜此文王借代義卦名爲義如履虎尾者也蔡
子曰人必止於所當止之地則於身之利害得喪
不暇恤矣旨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夫既能止於所
當止而不獲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不暇恤矣
是雖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蓋庭乃往來所由正
有人之地也
此爻主君說列其寅象中之象薰心是其病勢日
深將攻心矣所謂病入膏肓是也於三在上卦下
卦之間取限象其義則上下之間也於過剛不中
取艮其限象其義則上下之情不通也如此敗亡

之禍將及身如人之病勢攻心將死矣
止則不安進人惟不能少止也故進之急不以漸
止自能漸進與自能循序止異中俱有漸進之義
其進以漸亦指六二謂由初而二也磐不是位安
而可保是居是位而心安不當得而得之便危剝
大位上也不安與飲食衎衎同飲食指鴻取象者
非二也吉只從祿位可求上說衎衎有二意 則
本於得君而有功從爻之柔順中正應九五來 一
則由於漸進非躐居要地者從爻卑進來
歸妹二字說今不止之義長少相從非以年配年

固不正以說動相從非以德配德亦不正故曰皆
不正往指女之初嫁之時无攸利則歸以後事也
重女而男從之則皆凶而不利也以此名歸妹故
重女不正從女起端而男從之則亦非正矣位不
當柔乘剛還分貼

明以動致豐之道宜中者保豐之道蓋王者當豐
大之時易至於不中而恃其承平之盛多至於有
所興作改其常度或征伐之舉或土木之功此常
情也皆不能中常而爲過盛之爲者也故戒曰宜
日中

无咎只就明動相資上說明動皆無偏而有用就
是无咎只指初言四之動有所用雖指四亦初之
无咎也以初爲主此是同僚事非君臣也不必用
上下字入講正如漢相丙魏丙以寬濟魏之嚴唐
相房杜房善謀杜善斷以此相濟是也

火在山上是火去其所止矣火性上行便是失其
止爲旅旅之亨與吉大抵相似貞字細玩故曰有
其正還是旅時正道即中外順剛退止離明是也
始亡一矢終得譽命正射雉之意此爻惟曰有終
順得中文明三意大抵重文明字蓋爲離之主曰
順曰得中皆文明乎順文明得中只體貼簡射
雉譽命耳蓋人之爲旅雖有大德一時人皆不知
不加敬重至於久之則人皆知之矣豈不有譽命
乎正如射雉者雖亡一矢而可得雉也射雉爲際
亨嘉文明之運一矢亡爲立功者未免勞心經綸
得譽命爲能建功立事

小亨從以陰爲主說利有攸往以初四從二三五
上說利見大人以初四從九五說各有所主

獲三品是說反得陽之助不徒助而多助如田獲
三品也是假象與史巫紛若同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是以柔弱之人遇剛強
之人本爲難處有悔者也然以柔則用柔居上之
下則能謙是以能處而悔可亡又不但悔可亡也
反得陽之助其助也不特一事之助而事事之皆
助不特一時之助而時時之皆助有如田者獲三
品之禽獸可以實乾豆可以奉賓客可以充庖廚
也占田者得之則吉矣

誠信說而亨說字在我上說不指人之說蓋以誠
信爲說之道則人說矣故亨大抵人之和說者易
至於詭隨而無特立之操故又戒以利貞剛在中

故曰中柔在上故曰外
爻中原無孚剝之意爻本是不信讒邪之人但自
爻說戒耳五雖不信邪而不可不戒如舜豈傲虐
者而猶戒之是也蔡子云剝謂陰能剝陽者也蓋
陰柔小人內則蠱惑人之心志外則斵喪人之德
業何剝如之剝之一字吉哉
亨假廟利涉三句平看剛來而得中六往居三得
九之位而同四固不假於假廟利涉也亨是濟天
下之渙假廟是濟祖考之渙利涉一巳之渙大川
是至危難險危之際非指濟民之難也利貞總承

於初字上取渙之始六則非濟渙之才上承九二
則能用壯馬壯馬只是拯速而著力當渙之初即
拯而拯之又力拯字壯馬字俱從九二來
澤是水之止者其容有限江河則流通故納百川
而不溢言有限正見多則溢亨是節可行言二五
即如其得中央節有兩義有數度之節減省撙節
之謂有德行之節節義之節所謂清風高節者也
且如用度固有節度然減省太甚則行[illegible]需
之與將何以備所謂大輅小輅者人之行已固當
以節義為重然太甚如仲子中者豈可為常法也

故曰不可貞
初是時不可出陽剛得正則能因時而今[illegible]不出
矣使非陽剛得正則雖時未可出亦出如楊時出
於靖康之間是也
中孚自其欲之不掺言中實自其理之無間言一
也誠感豚魚則人無不感故曰吉吉字與利字對
貞是言所感所濟又要貞蓋世固有不正而感人
如男女之相悅至死而其心者亦有不貞而濟難
如人之賄賂勢要以脫禍者所謂行險以僥倖是
也

大意本爻應爻俱不善故有此象上九位之窮則
反無位不能常三陰柔不中既無獨斷之才又居
說之極性好順從乎人故上九無常也六三亦從
之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無常正如俗所謂無
主張之人隨人言隨人語隨人笑隨人哭之謂上
九本是無常的六三從之亦無常
亨是陰亨陰本無致亨之理但以比朋比衆多凡
有事扶持輔翼者多故可亨如那司馬懿王莽之
徒豈不亦能亨者但不正耳大人多固可亨然不
可恃其朋比而交合以害正則亨可得如那豈[illegible]

之不敢知印押珋是也下皆是利貞之實二事字
指小者而言蓋是小者當小過之時當如此然則
此爲小人謀矣夫聖人於此有正不得已者當此
之時既没柰何不成教小人害君子哉只得教其
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如郭璞之戒王敦之類爲
小人謀正爲君子謀也
夫陰柔固是箇好進之人又上而有人援引他又
得遂其進之之心又當過時則其躁進又皆過乃
是上而不下者正與飛鳥之聲下而不上相反故
凶

上二句正義在象外下二句正義在象中又一格
也大抵此爻言爲臣者不爲強梁跋扈之事而爲
恭順忠靖之行則不過僭其恭而得爲臣之道矣
於三四上取祖於五上取妣又於五上取君二上
取臣又於卦上取過字所以能如此者以二能柔
順中正也
初吉終亂是推利貞之由既濟之時大事如建侯
行師都亨過了今雖一政一令之小事亦有亨之
道矣火下水上便是君臣相得六爻各安其位便
是君臣上下各安其分事安有不濟乎孫氏云只

緣既亨不好好事已亨過了於縱欲酒酩酊花開
離披時節義曰水居上受火之濟火居下則能熟
乎水水火相爲用也彼此相爲用事之必濟者也
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
陰位各得其所處無有不正若亦事之所以濟也
變東谷在五爻當既濟上來七日得全本二來古
人有言天下有道則仕今既濟之時賢者反不得
行其道必待過時方可行如何蓋人主於治安之
時天下無事不知賢者之不可無也常有慢賢之
意當大國家多難之時則寤寐思賢矣所謂高鳥

盡良弓藏家貧思賢妻者是也七日得指茀是得
行其志之象
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象无攸利是占不當位則柔
濟剛柔應則可亨未濟非不濟也未字當玩正如
漢高起自豐沛之初那時那裡見得濟處到後來
得良平信布而遂得天下所謂亨也又如符堅始
焉削平燕趙幾於成矣然其黷武窮兵不能敬懼
遂至於亡豈汔濟而濡尾歟
以九二應六五君柔得中則是以才高任重之臣
遇柔順之君且當艱難之際有凌逼之嫌者也然

以其靖恭忠順能安乎爲臣自止於下殆猶車之爲輪而不行焉如是則得爲臣之道而功名祿位可保於悠久矣何古如之唐之郭子儀漢之孔明足以當之矣

六三以陰柔居下體之上不中也以陰柔居三陽之上不正也當未濟之時若不度德量才而有所往焉吾見事不克濟而大禍即發矣其凶爲何如哉然三以柔而乘九二之剛將出乎坎則是頭發強柔之蘊未易圖也而用柔以圖之乘機而發待時而動則功成而險濟矣其利爲何如哉

只作變化氣質說吉只是愚者明柔者強伐鬼方二句只是勉正之功所謂百倍之功也受賞是克了欲帶在功内語非言其效也夫始焉未正未濟也終焉以正則濟矣

要緊一箇好義字有命有義命者天運之自然義者人事之當然也自義非只飲酒只是快活過日不勞思費力求夫人之休咎有命有義命者一定義者當然人之休咎固有一定之命不必勞心以妄求然又盡人事以待之而待其天有一定之命而放肆怠緩則命固不移而義則失之矣諸家未到趙太祖微行云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可謂信命矣然微行豈人主之道乎失其義矣

[illegible]溪集卷之二十一

關中好箇風水山自西而東河自西而北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山河相會之處水口纔丈餘耳中間明堂秦川八百里所以漢唐以前人才最盛也好箇形勝

地氣自西北崑崙發脉漸漸東南去了此理勢之自然但分得破碎耳

江淮之間風水最大

天下大水如江漢皆出於關中長河亦兩繞關中而東下淮濟流乎其中餘皆小水耳

江南所受之全氣自岷峩循江而南自南而北自北而東矣

天下山明水秀無有過寧紹者所受皆是自家的氣脉

洛陽不見有大風水山水又背乃在天之中蓋所得者天氣耳

數生於五行萬物不能逃也

朱子得易之一枝程傳得易之條緒京氏得其門矣而未見堂室之大

黑水為梁雍二州之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北疊溪千戶所有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安縣本汶江縣地蓋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即今之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與蔡傳漢志同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言黑水至棘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成都北而叙州在成都之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兩入江又不同於經文至於三危入于南

海者不合雍之黑水正亦各異源一在平凉府關城縣入黃河一在寧夏衞東亦入黃河一出文縣千戶所索嶺山入于白水一出鎮夷千戶所城西經行都司城西北入居延海與經文漢志蔡傳皆不合今獨肅州備城西一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顔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志云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南即其地也志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今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為界不同與抑豈黑水之黑水各為異水不相涉與

程氏又謂葉榆澤爲黑水之源葉榆即西珥海其地有黑水祠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浪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去舜之三危南北数千里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於張掖燉煌師古亦謂滇池西北有黑水祠並黑水既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與然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張掖在極北西珥在極南安得以相屬哉燉煌在陝西肅州衛西今屬胡虜是國家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國家極南境梁境黑水是黑溪黑水斷非導黑水之

黑水也至謂水黑爲榆葉之積尤爲不通源頭之黑或可通若流而数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哉且梁雍爲黑水者凡七而漢中亦有黑水未聞皆有榆葉落其下也

洪範占法事類以棊子定棊子全爲事類而設詳見下

先將事類寫定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二陰或三陰雜陰雜陽或水或火或金木土

先看斷詞

或大数或小数

次著数

次看筮得之畫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二陰或三陰或水或火或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純陰純陽雜陽雜陰雜陽

次甲子

後看當時年月日時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二三陰或水火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純陰純陽雜陰雜陽

蓍定三陰三陽雜陰雜陽

綱奇目一爲一陽目二爲二陽目三爲三陽綱

偶目一二三俱爲陰主綱綱奇偶合目数一爲七爲陽二爲八爲陰三爲九爲陽雖多一陽数然所合亦多所對亦多吉凶無偏陽固有餘理也九固多一陽也一三爲雜陽二爲雜陰土目

棊定三陽三陰雜陰雜陽

如陽畫一一爲一陽二二爲二陽三三爲三陽

如一二一三二一二三三一三二爲陽者九

如陰畫一一爲一陰二二爲二陰三三爲三陰

如一二爲二陰一三爲三陰二一爲一陰二三爲三陰三一爲一陰三二爲二陰爲陰者九

如陰陽一畫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謂之雜陰
雜陽或綱陽而曰陰或綱陰而曰陽凡爲純陰
純陽者九雜陰雜陽者九（綱陽曰陰爲雜陽綱陰曰陽爲雜陰）

甲子定三陰三陽

本極有圖

蓍定五行

一綱一曰其揲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
爲木四九爲金中五爲土

事類定五行

一綱一曰其綦子排下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中五爲土

甲子定五行

本極有圖

定事類

如筮者欲年上占排定綦子年是三陽則此事
即屬三陽餘倣此看年上数是一或六即爲水
餘倣此（月日時人）

五行上下取陰陽之数若日取数東西取

定吉凶

一以揲下畫占大數小數

一以綦子擲下雜取其八白上而下者二自西
而東者四筮者北向故自西而東其畫上下皆
陽爲純陽上下皆陰爲純陰上陽下陰上陰下
陽爲雜陰雜陽上分陰陽下上一二三數如一
一陽畫是一陽一二陽畫是二陽一三陽畫是
三陽如二一陰畫是一陰三二陰畫是二陰三
三陰畫是三陰餘倣此如上一陽畫下一陰畫
上一陰畫下一陽畫爲雜陰雜陽此事類分陰
陽也綦畫上下爲一六爲水四九爲火二七爲
金三八爲木五爲土此事類分五行也

一以揲下数與事類綦畫若如事類是一陽数
亦一陽大吉二陽二陽次吉事類是一陽数是
一陰大凶一陰三陰次凶如事類雜陰雜陽数
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皆不相對不相合通
爲雜論吉凶参半如事類是火数是木爲生大
吉上爲相次吉水爲尅大凶金爲尅次凶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尅火火尅
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我生者爲相我尅者
爲賊

一以甲子陰陽五行與事類看陰陽看合與不
合五行看生相尅賊
一看大數各以所占事定吉凶曰正吉不正則凶
矣曰靜吉動則凶矣無吉凶并行者在人消詳
一斷法有三名為三其實七古人占卜皆用三二
吉一凶斷以吉二凶一吉斷以凶三吉大吉三凶
大凶詞一也數分陰陽五行一也甲子分陰陽五
行一也共三數（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二 甲子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問數者天地
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

純陰純陽為正雜陰雜陽為間如事類三陽數亦
三陽大吉數三陰大凶之類故曰確如事類雜陰
雜陽數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不相合未見吉
不相對未見凶縱使事類相對相合而本數陰陽
已差參矣吉凶未定故曰雜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占數以奇為用者也有
對則凶
易卦陰與陽正應則吉範數陰與陽相對則凶相
對即是正應甲子陽干陽支為純陽陰干陰支為
純陰陽干陰支陰干陽支為雜（此以純雜合與合為吉凶非以陰）

陽論
事類甲子數純陰純陽雜陰雜陽在三陽三陰
數裏如數基一一陽畫是純陽就是一陽甲子
如甲為一陽就是純陽乙巳為三陽就是雜陽
大抵此占主著與基子二事合事類即是合基
子
北平郡驪城縣即平州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其
西南即本府昌黎縣也有山遠望穹窿似塚山頂
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
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

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
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白洋南遠看
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
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皂
江水入敘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
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
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峽入
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歷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
首入沔陽州過雲夢澤入武昌府嘉魚縣經江夏

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府巴陵縣過洞
庭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入江西九江府德化
縣入南康府星子縣過番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
懷寧縣入池州府東流縣北流又折而東歷李陽
河口梅根口銅陵縣東入太平府當塗縣入和州
為橫江入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縣
歷泰州經常州府江陰縣江南江陰江北泰州經
蘇州府常熟縣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江南常熟江
北通州

天體至圓天本無涯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
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挨左旋地外此天盤之
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
一度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去聲
每分去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圍共該三百
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二百三十五分　參十度
井三十四度　鬼三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繞地左旋常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
日角起子字位到第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稍東
矣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釘在車
輪輪轉則丁轉角行則二十七宿皆行角易一度

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
箇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遭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
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此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
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以九百四十分
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箇時把十二時分作
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說九
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當三百六十五日

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若只說三
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爲尤明渠却帶其
毋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
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了位一度上了
一日過一度十日過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
日過三百度又五十五日則過三百五十五度還
有二百三十五分又三箇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
五分則與日到寅字上會日與天會是一年巳畢
又起第二年矣歲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

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與日會凡月與日會自朔至晦九二十九日零
六箇時辰有奇十九分度之七難算者照常数以
十計之雖微秒不盡其餘今算以下通變其法以
四奇爲一釐十九息爲一奇刊除始無奇零以
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
二奇十八息內取七分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十
二息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箇二十九日
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箇四百九
十九分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以
法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約
之而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
而一者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
十八以全日三百四十八及餘積六日并不盡之
數通共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

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
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
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
齊者曆不能齊也所以置閏者只爲月氣不能與
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
一中排定則節氣又正曆亦省便但初一月不與
日會十五月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

夫有陽必有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
論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由前而所註日與天會爲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強月與日會三百
五十四日零七時強爲少五日日五日多月五日
少相合來十日然皆是月之不足者

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
七將及十一日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
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十有九年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二分
以日法除之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爲七閏
之數氣朔之分齊矣

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者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
日甲辰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
十日六六三十六也

大餘是月不及天之數小餘是日不及天之數

武都漢時爲郡所治甚遠而北自陜西鞏昌府成
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縣有人地
故曰武都此武都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均縣地
今安陸州京山縣二州縣地三澨在京山縣西八
十里汉澨漳澨薳澨故曰三澨靜海縣今省入通
州屬南直揚州府

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爲出於鞏昌漢志曰東
漢受氐道水或以爲出於漢中大抵鞏昌爲是盖
嶓冢山在可証也漢中無嶓冢山常氏謂鞏昌之
漢爲東源三泉之漢爲西源又曰西縣爲東源是
以西縣爲鞏昌矣是不知鞏昌非西縣去西縣千
八百里鞏昌在西三泉在西縣之東豈可以鞏漢
爲東源　通州等處至此則爲中江至今土人猶
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爲南江可知此
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爲中江可知此因
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匯曰東爲者謂漢自西
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漢之東
邊也何足疑哉

漢中沔水源出金牛山人以爲漢水既誤以爲漢
水以漢水出于嶓冢山也遂以金牛山爲嶓冢後
人不知金牛山爲漢水之誤爲嶓冢又以嶓冢之
名爲漢水之說謂既非漢水緣何出於嶓冢山

四時騐日影春分於卯夏至於午秋分於酉冬至於子子不可考止言平在朔易

渾天儀不難造難於激水之法其遲速之節正如銅壺滴漏

用乾坤不若用既濟未濟仙家有見于此取為長生之道乾卦治中有亂坤卦亂中有治既濟常治而不亂生而不死者也未濟常亂而不治死而不生者也況又從水火相交而來

華陰中張公統殺身成仁可謂王臣蹇蹇方公孝孺高公翔殺身而仁未盡所謂過涉滅頂者方高

二公其忠至矣夫惟君子中庸難矣哉知道君子為之傷痛

漆水止據蔡傳云自同官縣來他更無諸而鳳翔有漆輦邑有沮皆自本境入渭源派甚明但其地在灃水入渭之上與經文不合惟考有洛水源遠流長而派明通

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三府之人至今皆呼為洛河漆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邑有洛死鄉水經曰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云雍州其浸渭洛左馮翊註云洛水經北條荆山而東南入渭此亦為明證漢志又曰洛郡曰褱洛皆延安近洛之地畧無一字及漆者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者又不知何所指也而顏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為漆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輦自有漆沮二水以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而

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而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能飛度涇汭而來同官邪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

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子午嶺乃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予嘗至同官縣見一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山如壁立水流出東壑問其居人父老曰漆潭正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然至富平不百里即入洛昔洛自洛漆沮二水

亦入洛歟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
施勞者雖大亦畧歟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
水也不知蔡傳何以不引此
或者漆沮實鳳翔之水詩人詠之亦名川也而經
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攸同之前歟如此
則洛與沮會禹未嘗書而漆潭一溝水耳故古志
不載
漆水出鳳翔府隴州東入渭漢志右扶風有漆在
正西指此也亦名川
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蔡傳謂延

安沮水合榆谷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
沮水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
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
其他文字皆可著作惟醫藥之書不可輕爲一字
苟一字不當殺人多矣其罪與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等學者可不慎哉
造化不如人聖人能全其性造化不能全其性脩
齊治平聖人之功業也聖人無居民之政生物育
造化之功業也虺蛇射工鯨鯢造化不能自克也
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

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
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
日道常内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斗二
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虛九度共五十二度壁
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共
六十三度昏中多十一度者蓋日在十之末昏中
在壁昴之中歟大較若此
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
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

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
近之以七十五年乘九百四十分每年該十二分
半强自唐堯甲子至宋寧宗己未以七十五約之
則五十二度雖未齊一亦不甚遠矣天運微杪難
巧曆不能齊曆家非前趙後以步之如閏法耳二
十八宿安次則由右運行則由左
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
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挺起如柱在海東南
之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
在滄平之間無疑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爲

為九派以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
已為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
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
故處今皆為田廬為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
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
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
九河在其目中矣海之灣汞平謂之南海此洋東
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此或逆河則河從此
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鈎盤在德平
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
府三百里方是濟南之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又
六百餘里古河自洚水直趨而北至於大陸則皆
真定之地又北播為九河則固汞平河間地也不
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廻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
當時河自南而北道西經冀東經兖冀高兖下水
直溢於兖故禹治之於兖北疏殺其勢以泄其水
不應反自西導九渠而東以灌兖經上言播為九
河下言同為逆河則既分而復合為一今乃散涣
不一紆曲旋繞八九百里方合而入海恐無此理

况曰鈎盤者今入海大河既徙安得有水
河間府吴橋縣有黃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
滄州廢淸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
景州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慶雲縣鈎盤在獻
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葢先儒
皆于紙上求之此古志得之土人父老之相傳為
是所謂禮失求之於野者况有文典可徵乎一則
近海一則在正北一則相去不遠似當時分合之
迹河雖為冀兖之界然兖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
兖地而其治之也為兖為多故九河於兖言之
灉水蔡子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隂溝至蒙為灉水
東入于泗今考汳水乃河之别流在豫州者浚儀
隂溝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今有浚儀橋蒙亦祥
符地今有大蒙城小蒙城在隂溝之東汳流至此
名為灉一水二名也此節山東兖州府曹州曹縣
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于泗泗水出兖州府泗水
縣陪尾山歷本濟寧州入南直隸徐州境至南直
隸淮安府邳州宿遷縣入于淮古時汳泗皆在河
之東南故灉入泗今河徙而南灉在河西泗在河
東灉為河截斷今入河矣雎水一在開封府陳留

縣經睢州寧陵一在本府夏邑縣經本府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于兗無干灘雖經曹縣然在曹州南一百二十里正徐之域今經所謂灘沮會同者灘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于荊或出于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灘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府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灘沮也從昆說汳字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慎曰河灘在宋明汳灘非汴也今濟南府章丘縣有漯水入小清河漯亦河之別流與灘

異稱者也或稱漯或稱灘一水也此其兗之灘沮會同歟

示恩以縱盜非仁也捐財以給奸非義也設機以傾賢非智也足恭以媚上非禮也

海中有國有山非海也地之卑者淪於水也至潦落則眞海矣

康節之數蓋以一年之候而得之因一年而悟一元因十二月悟十二會因三十日悟三十運因十二時悟十二世以此知天地之間一元十二會每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每世三十年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又以天地之始而推之至於分齊又以釐毫絲忽而考之猶未也至於微秒塵息通爲齊一五星連珠日月合璧而天地一終矣因小以悟大自始以要終而其年有如此之數夫豈億說者哉

先生少時銳意於詩文既而當弘治之盛自慶身際昇平復留心於禮樂比登仕則正德矣乃慨然於性命道德之學凡詩文則隨意應答稿多不存又先生撫宣時以其稿付姪生員仲諮會遭火災盡焚之文龍侍先生最

晚始集先生制作爲卷二十有二不可考者過半矣文章如江神河伯諸賦篇皆百萬餘言今亦遺失奏議在南都如擁護
孝陵會內外文武重臣議覆刻石朝陽門外山西 宗室禮部覆有
成命命先生送發高牆先生以 宗室越赴南都止因省親別無他意宜伴送本處經該衙門查究收管此其最大且近者稿皆不存他可知矣斯集也文龍爲門下士安敢贊一辭止述其集之始末存失識歲月云嘉靖辛亥

十二月二十四日門人潼關張文龍頓首識

苑洛卷之三十二終